

# 狂飆時代



馮鳳鳴遺稿  
文翰整理

香港新潮出版社印行

# 代時颯狂

BEHIND THE SCENES AT YEN 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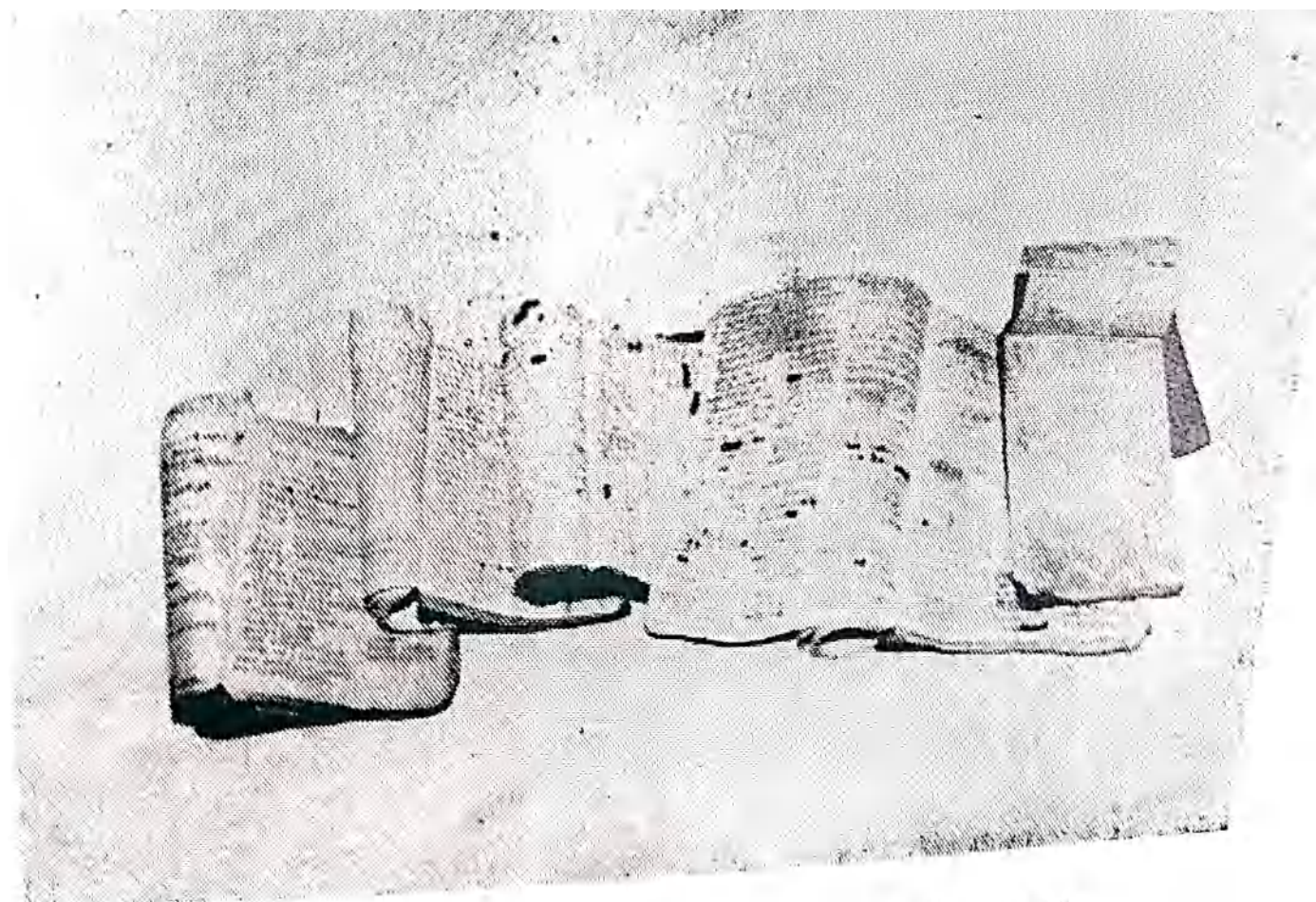
稿遺 鳴鳳馮

理整 翰 文

行印社版出潮新港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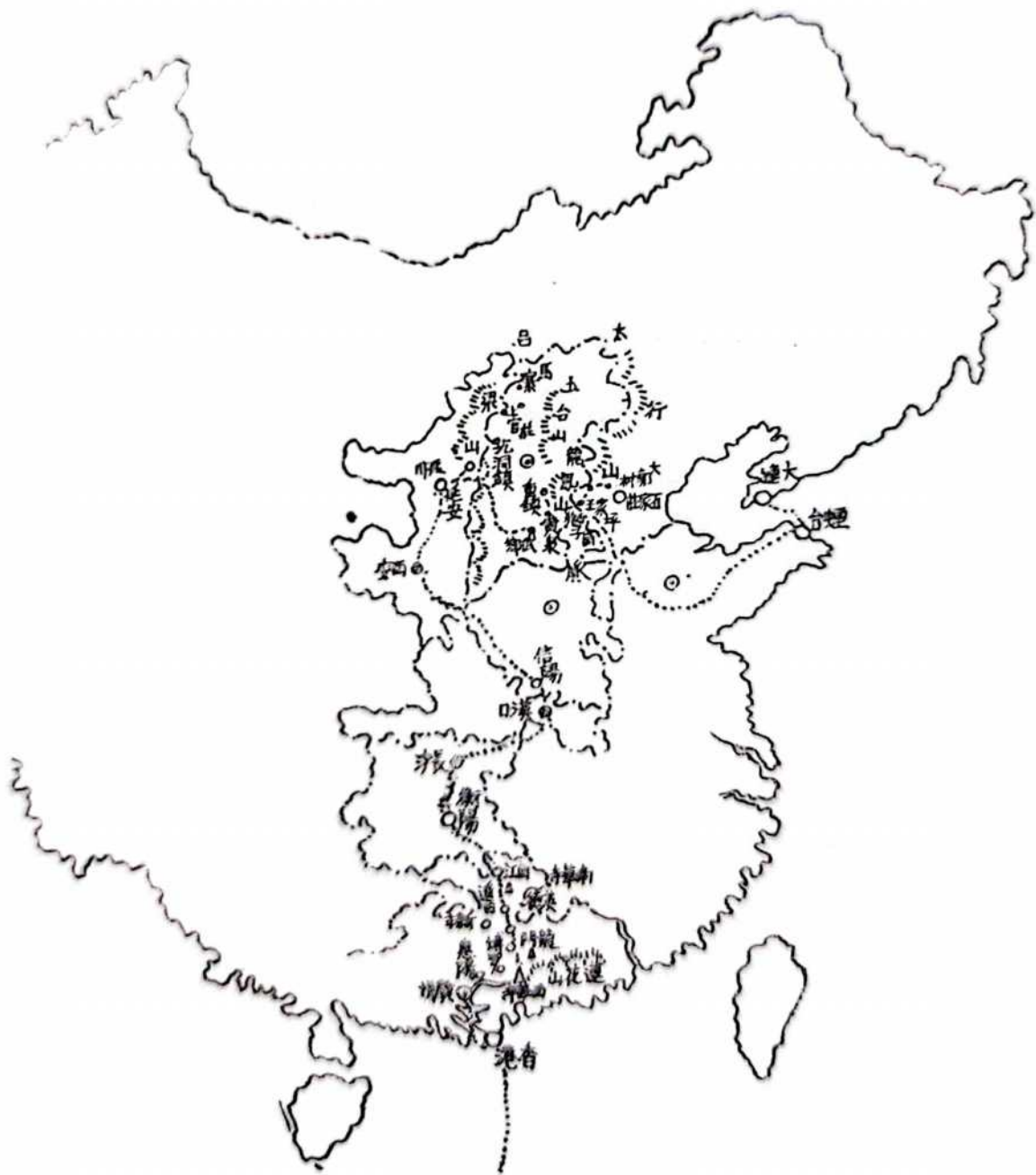


馮鳳鳴女士遺像  
一九四七年攝於大連



馮鳳鳴女士遺物十年日記之一部

馮鳳鳴女士歷年工作地區及路程略圖  
 SKETCH SHOWING MISS FUNG'S TRAVELS  
 AND PLACES OF WORK IN CHINA



# 圖畧區郊與市安延

## SKETCH OF YENAN CITY AND VICINITY



# 目錄

馮鳳鳴女士遺照與日記	
延安市與郊區畧圖	
馮鳳鳴女士歷年工作地區及路程畧圖	
前言	文翰
星島日報發表讀者來函之一部	世界各地讀者
序	靈子
星島日報鄉情版主編柯武韶序	柯武韶
誰願意做奴隸 誰願意做馬牛	五
媽和姐姐從海外尋來	二八
調訓延安 歷盡艱險	四五
如此這般 進入「魯藝」	五六
成功帶來幸運 也帶來了厄運	七四
人人自危的「托肅」大屠殺	九〇
到敵後各根據地去	九八
在緊急情況下她找到報仇的機會	一一三

	九	生死患難中表示永恆相愛·····	一三一
一〇		養傷中的感懷和巧遇·····	一四五
一一		驚天動地的十萬人大突圍·····	一五七
一二		我們被扣留起來·····	一八〇
一三		每一個轉黨者都不例外·····	一九七
一四		滿懷傷感 離別黃泉·····	二〇七
一五		戰場上的一段插曲·····	二二六
一六		突圍分散 歷盡驚險·····	二四三
一七		劫後重逢 悲喜交集·····	二六九
一八		重返延安 歌舞昇平·····	二八四
一九		到中央高級黨校受訓·····	二九六
二〇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三一五
二一		第二次「百花齊放」·····	三四六
二二		一場「自由民主」的噩夢·····	三六五
二三		「平妓院」與棗園之夜·····	三八七
二四		「整風」四年 晉西受難·····	三九六
二五		四回「魯藝」 苦難逼人·····	四二〇
二六		抗戰慘勝 苦難愈深·····	四四〇



二七	空前絕後的「評定等級」	四六三
二八	戰火逼近 代表中共中央赴大連	四九九
二九	走不完的道路 受不盡的苦難	五一四
三〇	演出失敗 病入膏肓猶無知	五四一
三一	待斃醫院 十年幻夢一場空	五五七

尾聲——

敬告讀者……………新潮出版社

## 跋言

「狂飆時代」是我利用多年來的業餘時間，根據千頭萬緒的日記整理而成。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一，至同年十月十五止，在星島日報發表以來，深獲海內外人士之重視，且被譽為「是一部揭露中共內幕的最珍貴的史料。」尤其自由文化界前輩李秋生、張贛萍、岳濤諸位先生提出購書運動之建議，獲得世界各地 讀者紛紛來函響應、鼓勵；星島日報破例發表來函；更將鄉情版稿酬增加一倍；又蒙國際著名學者洽商英譯，由 Mr. Eugene Perry Link and China Cultural Service 著文向全球四十三國逾千七百間大學和圖書館鄭重推薦；馬來西亞及香港 讀者改名「鳳鳴」及為其愛子取名「明兒」做為紀念……在如此的支援、鼓勵、關懷、熱愛之下，使我所受感動之深，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故此決心傾我所有，甚至負債亦所不計，即將「狂飆時代」出版，以答謝 讀者的熱愛。

惟「狂飆時代」在困難不安的環境下掇稿；在倉促中出版，在個人來說雖已竭盡所能，但不能盡如人意之處必然很多。尚乞 讀者能不吝指正，以作再版時之張本。

很多 讀者來函，關心明兒的下落。「狂飆時代」下集，便是明兒這一代的遭遇。其資料根據十六年來的通信，以及明兒不久之前在北京第一監獄，被無限期扣押時所寫的「反省自傳」草稿的一部份，稿將整妥，亦擬交星島日報發表，敬希留意。

最後，對所有支持、鼓勵、愛護過「狂飆時代」的先進、讀者、友好們，再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 序

靈子

早在去年秋天，李秋生先生便鄭重地向我推薦當時正在「星島日報」連載的「狂飆時代」這個長篇。

後來遇到文翰先生，知道他要把這個長篇出書，我向他建議，書名與其仍採用那帶點文藝氣息的原名，還不如改取「延安時代」更能概括內容。

我所以這樣想，因為文翰先生曾把馮鳳鳴女士日記原本給我看過幾冊。雖然本子小，紙張粗劣，寫得又密密麻麻，而且藍墨水的字跡經過二十年的風化水漬，已很模糊，但爲了查對毛夫人江青的朋友「小蘋果」其人，我還是很費力的看了幾十頁原作，知道文翰先生改寫的態度十分嚴肅，除了刪去乙部分過份瑣碎的私事，已儘可能地保留了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從而我知道本書是一部歷史的紀錄，而非經過加工的歷史小說。

毫無疑問的，本書對於研究現代史，特別是研究中共黨史的人，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就我自己來說，除了從王寶味、丁玲、艾青等人當年的雜文隨筆中，聽到一點不自然的喘聲之外，對於整個延安時期的中共，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印象。可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許多運動和事件都是那個時期遺留下來的，周揚的問題是如此，劉少奇的問題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說，最近的這一場權力鬥爭，也是那個時期累積下來的恩恩怨怨的總清算。因此我相信這本書也一定會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

## 序

星島日報鄉情版長篇連載「狂飆時代」單行本，在讀者們的熱情鼓勵之下，終於面世了。

這是一篇血淚織成的真實故事，是作者文翰先生根據其亡妻馮鳳鳴女士的日記遺稿整理而成的傑作。馮女士所遺日記原稿我曾經過目，證明全是事實而非虛構。當讀到「馮女士醫院彌留」時，一些讀者來函表示：「終日鬱鬱不樂」，「食不下嚥」，「不禁灑下同情之淚……」可見故事感人之深！

本書女主角馮鳳鳴女士，是一個具有愛國熱忱的女青年，懷着滿腔熱血從海外投到祖國的懷抱，她用十年不平凡的經歷，寫成了這部血淚史，內容包括東江幹校、延安、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呂梁山區、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山區等，中共最老的根據地當年真實的情況，也是自由世界從未發表過的中共「延安」時代一頁活的黨史。

我更要着重的提出一點，就是本書中關於當年延安「整風」與「民主大檢查」的經過，報導非常詳盡，尤其是鬥爭王實味的一幕，情況慘烈，更是一字一淚，海外人士祇知王實味曾被鬥爭，從不知個中內幕，若非親歷其境，絕難作出如此翔實地描寫的。從王實味之被慘鬥，反映到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鬥爭老幹部、高幹，可知中共黨內排除異己之激烈作風，由來已久，再說，當年的所謂「民主大檢查」與日後之「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手法如出一轍，惜乎此種珍貴的資料，從來都無人報幹，年青的一代也無從吸取教訓，致重蹈覆轍而不自覺。

馮鳳鳴女士飽嘗十年艱辛折磨之後，不幸終於在廿四歲青春最燦爛的時期中被夭折了！本書由始至終未提及馮女士與作者的關係，直至她臨終時向「大哥」的囑咐中，才有所交代——這位「大哥」也就是本書的作者文翰先生。

文翰先生已完成其亡妻的遺志，把她的日記獻諸於世，俾使黨外青年男女知所借鏡。馮女士在天之靈，當可瞑目了！

「狂飆時代」在星島日報鄉情版連載七月餘，獲得好評如潮，包括本港及來自美國、星、馬、台、菲等世界各地讀者的來函讚許，譽為「劃時代的傑作」。單行本之發刊，相信必獲得更廣大的讀者所歡迎。謹向文翰先生預祝成功，為「報導文學」展開新的一頁。

柯武韶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

## 前言

親愛的讀者：

「狂飈時代」是記述一個要將人類毀滅的瘋狂底時代！是無數海外青年男女用生命和熱血，所寫下來的一個苦難底時代！是一個充滿着悲痛和錯誤的時代！是亡妻馮鳳鳴和我在戰時，所親身經歷的一段實事！

友好們多數都知道，我現在的妻子是海外華胞，很少人清楚亡妻馮鳳鳴也是一位僑生！我們雖然僅是名義上的夫妻，可是她的死却拯救了我！這場悲劇的結束，將廿年了，人海世事，白雲蒼狗，但是亡妻溫婉的音容，却仍然生活在我的心裏。

我用去十數年的時間和精神，來撰述這件事實的經過，目的是希望青年一代的悲劇，不要再上演了！記得初到香港時，看見海外僑生一批批地湧回大陸，——雖然這幾年大部份已出來了。看見左派書店裏，經常擠滿了學生，內心不禁感到莫名的悲痛，因為他（她）們就像當年亡妻的跑回大陸，及我到天安門外，在水龍頭和警棍下示威的情形一樣，那時，我們把批評共產黨的人，都看做是落伍的社會敗類！仇視一切忠告，反共的書刊更不屑一顧，總之唯恐自己不左！

直到多年之後，在現實生活中連受教訓，頭腦逐漸清醒，對共產黨真正有了些認識，這才想到自己的愚蠢！但為時已晚！而共產黨也不再理會你了，因為又有取之不盡用之不

場，頭腦簡單的新一代，新的接班人供給利用，就這樣，青年一代的悲劇，永遠不停的在上演！

亡妻馮鳳鳴，和海外無數的純潔青年一樣，沒有任何黨派觀念，也沒有任何思想成見，她們祇是不滿現狀，爲了衝破時代的苦悶，反抗命運的不幸，爲了尋找出路，在「教師」的鼓動之下，而不顧一切的背叛家庭！懷着滿腔熱血，和一個崇高的「理想」，跑回祖國去，獻身於民族解放戰爭！當她那肥皂泡似的「夢想」，在冷酷的現實中破滅之後，終於由「教師」的幫助，和統戰人士的安排下，而走進共產黨主義的陣營！

馮鳳鳴由東江幹校，派到延安去受訓，從晉、綏、邊區，到晉、冀、魯、豫邊區「幫助」工作，最後又調回延安——慘勝後，代表中共中央赴大連慰問蘇聯紅軍，是年廿四歲，在生命最燦爛的年代便被扼殺了！

馮鳳鳴曾工作的機關，包括東江幹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工一團、晉、冀、魯、豫邊區政治部文工團、陝北文化協會實驗劇團、高級黨校等，工作性質遍及黨、政、軍、民、前綫、後方、醫院、淪陷區、以至最老的太行山根據地等。

在延安，像馮鳳鳴這樣從海外歸來的青年，爲數不少，其中有民族資本家和膠園主的子女，有教員和大學學生，有小資產階級，馮鳳鳴由於客觀條件，和本身刻苦的努力，使她在延安的初期，能夠成爲一個比較的幸福者，使他能看到週圍各式各樣的人遭遇！

馮鳳鳴在延安工作，先後達五年，由於演出上的成功，使他紅極一時，因此有機會經常接觸到毛澤東、劉少奇以至中共中央各大員和太太們，她從偉人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

那是所有崇拜者，永遠也想像不到的，也許就因為如此，她所受到的懲罰，也遠遠地超過一般人。

馮鳳鳴在延安期間，歷年所發生的大的政治風暴，例如一九三九年張國燾走出、一九四〇年「托肅事件」、一九四二年清算蕭軍、鬥爭王實味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一九四三年「整風」中，「百花齊放」的前版「民主大檢查」、一九四四年高級黨校事件、一九四五年「評定等級」、「轉變作風」和「增強黨性」等等震動全黨的事件，不但都有着最詳盡的報導，而且能洞悉這一切複雜事件幕後爭權奪利的背景！

還有一點和一般人不同；馮鳳鳴和我的家庭，有許多地方很相似，祖父一代不必說，到我們呱呱落地之後，父親因為對家庭不滿而走出，靠母親勤苦而養育成人，經濟上的困境，使我們長年的把冷水拌剩飯來充飢，我們都餓着肚子，跑五、六里路去讀過中學，可以說是一直從飢寒交迫，和非常貧困的環境中生長起來！

因此，我們痛恨這個不合理不公道的舊社會，我們需要革命，需要共產黨，我們的出身成份，也正是共產黨的黨綱和黨章中，所明文指出是最好的，她也一直按照共產黨的指示，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忘我的工作！

馮鳳鳴在一九三九初加入共產黨，一九四二年獲得全軍學習模範，遂被選為模範幹部。為了解決思想出路，我們曾經下苦功，學習聯共黨史、歷史唯物論、唯物論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社學科學、哲學問題、列寧主義概論、史大林全集、馬恩選集、資本論等。讀到廢寢忘餐的地步，加上每晚最少一次生活檢討會、一次學習小組會、每週一次黨內小



組會、每月一次分支會、每年一次全黨大會、一次黨內思想鑑定、一次黨員幹部評定、其他行政會議、時事政治報告、鬥爭會等不計其數，這樣的磨練了十年，思想建樹愈多，結果與客觀現實的距離也愈遠！

馮鳳鳴把這種情形，歸於自己的學習不夠，但是看着那樣多的人瘋狂了，拋棄他（她）們用青春和血汗換來一切自殺、叛黨，而那些疑問却並未獲得解答，因此內心的痛苦也愈深，馮鳳鳴和無數的弱者一樣，以悲劇結束了她寶貴的生命！

必須向諸位說明，在執筆前後，我看過不少有關鐵幕和竹幕的報導，由於馮鳳鳴的情況不同，因此不能採取別人用過的方法來寫。

我承認，馮鳳鳴的逝世，曾使我在道義上，黯傷過頗長的時間，但是在此億萬同胞深陷痛苦的時代，個人的不幸實在太渺小了！因此我盡力不使這種心情，影響寫作態度，其次，共產黨所謂「執行中的偏差」，和中下層幹部羣衆的錯誤，以及個人的愛惡和恩怨，正如戰亂中的男女問題，是任何運動也難免，早已不是我們報導的中心。

我們要從民族的苦難，和億萬人的怨恨、從其利與害的對比、從其普遍和特殊、一貫與偶然中、從長遠和暫時、從社會發展進步的觀點，去證明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及政策方面根本上的謬誤！

因此我們不喊口號，不加妄測、不謾罵、不曲解、祇寫目親身受、比較典型的人事，着重當時的思想情況、從各個角度、各種時期、各樣政策中表現，盡量避免片面和主觀，以使「狂飈時代」，能成爲沒有偏見的一個時代的紀實！

希望海外有子女回國的父母們！那些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家長們！能從這篇報導中，知道一些你們的子女和親人的情形，也希望青年男女們！能從別人的血淚和死亡中，取得教訓！

星島日報能給予我一個機會，償此心願，使我能藉此以慰亡妻馮鳳鳴於地下，這是我要特別感謝的！

最後，必須向讀者說明，這裏的全部資料，都是根據亡妻馮鳳鳴所交給我的遺物——十年的日記和襍記等，而加以整理的，原稿達七十餘萬字，經過多年來不斷的整理，終於壓縮到四十餘萬字，其精彩生動之處，全部為馮鳳鳴之原稿，所有錯漏和敗筆，皆由於我的笨拙，誠望讀者各位不吝賜教：

文翰 誌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香島。

## 一 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

「號外！號外！……」校外馬路上的報販，在狂喊着奔跑！

「……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攻佔我國蘆溝橋！抗日戰爭爆發了！……」大禮堂前面的擴音器，正在廣播南京電台的傍晚新聞，教師和數千名男女同學，滿懷鬱怒的在站在運動場和課室內外，連大街上的許多行人、小販、三輪車、公共汽車等也都擁擠在門外，屏息聆聽！這時同學們突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國萬歲！……」所有的人都怒吼似的狂呼起來，聲浪淹沒了一切！

教師們默然的走開，同學們和行人，也風捲殘雲似的湧向各處，最後廣場上祇剩下一個少女，她就是我——馮鳳鳴。那時候我剛剛十五歲，沒有政黨派系觀念，對人生也毫無成見，但是却像千百萬的華胞子女一樣，有着無限的愛國熱情；有着高貴的純潔；有着強烈的正義感和對現實不滿，再過半年初中就畢業，但是戰爭爆發了！

錦綉前程、黃金般的美夢，都要在炮火和刺刀下毀滅了！這時，感到一陣破滅的恐懼和悲哀；一種莫名的黯傷和悵惘！幾種交錯的情感，把我懾在那裏！

晚風將我從迷惘中喚醒，我拂了一下頭髮，走過運動場邊各級課室的窗口，看見首批返國從軍的高中同學，在痛苦流涕的互相演講；有的在研究通訊地址和留字紀念；有的在破壞門窗和桌椅洩氣；還有的爲了戰爭勝負的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更有的在黑板上寫着各種口號，逐一的振臂高呼，女同學們淚汪汪地，不斷的用手帕在拭抹。

越過圖書館前的芭蕉叢，來到一批紅檻的海邊，滿腔熱血猶如岩下洶湧的激濤。我激動的望着那渺茫無垠的滄海彼岸，似乎聽到那蒼老的聲音在呼喚：「我的兒女們！我要危亡了！……」這個聲音喊得我失去了平靜，雖然教師竭力勸告「讀書不忘救國」，但是讓我們怎能安心呢？明知這樣影響學業，可是誰能控制自己呢？

「鳳鳴！」我最好的學姊胡坤英，在芭蕉叢邊叫着：「躲在這裏，讓我找了半天！」我們趕進圖書館去，裏面擁滿了男女同學，在圍看畫刊和報紙。班主任張若倩在向大家解釋各種疑問，報刊上用紅筆劃着「歸僑招待所」、「待遇最高的技工人材」、「軍官

學校」、「六年畢業的航空學校」、「十二年畢業的幼年空軍」、「一切公費……」，我早就夢想做一個女空軍，這時彷彿駕駛鐵鷹衝入敵陣，感到一陣無比的興奮，同時張主任大聲疾呼：「……每一個熱血的兒女，都不能再猶豫了，我已經向學校遞了辭呈，決定搭下班船回國，中三的同學決不落後，願一起回去的，現在簽名！」

「啊，我簽！我先簽！我先……」同學們舉手歡呼，爭先恐後的擁上去，幾十支鋼筆在紙上寫着。

「鳳鳴！替我簽上！」胡坤英被擠開，我却被擁到桌邊，剛簽好便被人潮衝開。

「大家注意！明天上午九點去辦護照！」

「軍官學校這邊報名！不收女性，女同學去發動慰勞募捐吧！」

「男女平等！爲什麼不收女性？」我們踩着脚的向男生質問。

「請妳們去問蔣委員長吧！」男生得意的神氣，幾乎把我們氣死。

「女生雖然不能從軍，投考護士學校同樣爲國獻身！」張主任的話，立刻獲得女生的歡呼，但是我却不顧男生反對，簽名幼年空軍，有的同學興奮得唱起「馬賽曲」，另一些則唱起「熱血」來，歌聲一唱衆合，大家情緒激昂，雄視濶步的擁出門去。

當回到女生休息室時，每晚來接我的四姨，正在門邊和張英芬談什麼，見我走來便責怨的說：「這麼晚了還不去！」

在途中的車上，我陷入一種希望的陶醉中；

我是寄住在外婆家就讀的，提起外婆，內心便充滿着溫馨的安慰，她是世界上最可敬

愛的女人，廿年前，外公在海上遇難，撇下四女三子，她便挑起這副重担來，不幸家道中落，大舅和三舅相繼去世，剩下最不成人的二舅，四個女兒之中，以我的母親生得最美，但是命運也最悲坎坷；因爲在姐姐之後又生了我，受到祖母重男輕女和薄貧的歧視，一病幾死，從此終身便不能再生育了。

因爲我生得酷似母親，性情倔强却似外婆，致外婆待我像命一樣，連媽也不敢在她面前呵斥我一聲，但是她管教起來却十分嚴厲。

車停在院內，我從回憶中醒來，外婆早已準備好晚餐在等候了。

夜晚，我照例在燈下溫習功課，心中却開始考慮船票等等問題，外婆替我整放着蚊帳，忽然閒談似的說：「鳳鳴！是妳要報名回國去嗎？」

這當然是張英芬告訴四姨的，我見外婆並無責難的意思，便領首承認。外婆坐在牀邊，望着我半晌，才無限溫慈的說：「鳳鳴啊！不管妳去哪裏，可不能瞞着妳媽，妳媽是一個可憐的人，妳姐姐又剛出嫁，現在祇有妳，是她活着的一點希望，妳可不能再傷她的心了。本來，今秋裏妳三姨有信，叫妳去美國讀書，可是妳已經訂了婚，妳要回國的事，張家知道嗎？」

「外婆！」我安慰的說服她：「我回去，是爲了國家和民族，也是要讓他們知道，生女兒並不差於生男兒，張家沒有權力阻止我，不過我也捨不得妳和媽，外婆！不管我到哪裏去，我是永遠愛妳和媽的！」我說時不禁一陣鼻酸，淚水紛紛，心裏在暗禱着；外婆！原諒我吧！爲了民族和我的前途，我不得不暫時的離開妳了！

翌日，大家到學校集合，由張主任帶領去移民局辦理護照，看見一批批地技工和學生，絡繹不絕，巨輪泊在碼頭，送行者成羣結隊，更使我為船費的事焦灼。剛回到家中，坤英和張英芬帶來他哥哥張英明，我推說頭痛，被兩人硬拖去看醫生，然後又一起到海邊巴剎（市場）晚餐，張英明乘機提出反對我回國的事，使我想不到他竟是這樣一個自私的人，我始終一語不發，結果不歡而散。

一週之後的一天下午，在學校領到成績報告單、護照和船票——因為有些同學被家庭阻止，便將船票轉贈，大家正在歡呼，校友却來找我，說老太太和姐姐等來了，大家預感到將有意外，勸我躲一下，但是我把證件藏好，跟着走向會客室，果然看見母親、姐姐、祖母、連四姨都來了。

「媽！」我向母親招呼，但是媽却祇顧和坤英等，親切的寒暄，同學們擁向室內來，空氣很僵，我祇好緩和的說：「祖母！妳這麼老遠的跑來做什麼？」

「做什麼？」祖母氣忿忿地責備說：「妳真是讀書讀野了！這麼大的姑娘，竟敢不告訴家裏一聲，就要跟着人跑啦！」

我當眾受辱，不禁羞赧的反駁說：「我跟誰跑啦？」

「還說什麼？」四姨過來低聲的責斥說：「快回去吧！」

我見再僵持下去，必使我更加難堪，便繃起嘴來，向同學們做了一個堅定不移的表示，扭身走去。

在海傍區，有一幢年久失修的舊樓，那便是我的家。樓下有一間仄陋陰濕的臥房，那

就是回家之後，被爸爸囚禁的地方。我向母親表示，張家若是再逼迫，我便以死回答，母親愛我雖然超過她自己，但是有祖母在，她一切都難做主，結果終於在輪船啓碇之前，母親寧願替我受過，暗中將門鎖打開，讓我逃出牢籠。

黎明的碼頭，人頭攢動，胡坤英也偷了母親的首飾跑來，大家含淚擁抱。同船各校學生達數百名，都是首次返國，大家滿懷崇高的理想，認爲祇要踏上祖國的土地，一切都會如願以償了！

巨輪怒吼着駛離碼頭，所有的眼淚都被震落下來。我和胡坤英在船舷邊的人羣中，忽然看見幾輛汽車駛進碼頭，張英明和他的父母、我的祖母和外婆、四姨和姐姐、爸和媽全都趕來，但是已經遲了。

我遙向母親和外婆揮着手，眼睛被淚水模糊了，心裏比刀絞還要痛楚……

……五天之後，巨輪由香港駛達廣州，我們見到忿怒的珠江，蒼鬱的老榕，西山的古塔，江邊的艇渡，一草一木都顯得分外親切，各校救亡宣傳隊，在街頭烈日之下，大聲疾呼，整個的城市都在沸騰中！

許多同學都去了華僑招待所，胡坤英要我陪她住在東山富麗的祖宅，遇見她的表兄和女友，形容憔悴，神情頹喪，他們是戰前回國，到南京投考公費學校，最近才跑回來，他灰心喪氣的長歎着說：「……唉！所遭遇的情形，哪是在海外所能想像的，報名投考人數又多，可是學校要兩家鋪保，叫僑生到哪裏去找呢？總算有些同學和家長同情，學校雖然優待僑生，但是國外程度比國內低，考過幾個地方，才僥倖的被錄取了，……那些軍閥式

的管教……真使人無法忍受，因此我們決定回海外去了！」

我們被潑了一頭冷水，不但不冷靜去思考別人的意見，反而自覺得會比人幸運，並且有些看不起他們。遂和胡坤英去問張主任，他竟承認這是事實，但是却表示，也有理想的地方，遂帶我們到惠愛東路，去見一位雲先生。

雲先生有四十多歲，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裝，戴着一付墨晶鏡，態度和祥，很像傳教士，對僑生的熱情讚不絕口，說許多人已經參加市內宣傳動員工作，歡迎我們參加。

胡坤英不願離家太遠，有些意動，但是我却拒絕了，因為我要去完成女飛行員的志願。雲先生立刻稱許的說：「啊！真是壯志可嘉！不過目前我們的空軍，暫時還不擬招考，既然你們願意深造，我可以介紹你們，去東江抗日軍政幹部大學，歡迎攜帶武器，那裏不需要舖保和保人，衣食住用都有國家供給，校內充滿着自由和民主的空氣，不打不罵、男女平等、特別重視僑生，畢業之後，可以按照個人的志趣工作，國家發給薪餉，讓每一個青年，都能夠成爲國家未來的主人，都有着無限遠大的前途！」

雲先生的話，深深地打動着我們的心，不管是真或假，那一片謙和、平等的態度，與動聽的詞句，却是最容易取得青年人好感的，他這時遞過兩份簡章來，胡坤英看了一下，詫異的說：「唔？爲什麼這是共產黨辦的呢？」

雲先生微笑的解釋說：「現在國共兩黨合作，這是一所統一戰綫的學校，不分黨派和信仰，不分種族和地區，這是專爲僑生所設的，這是一座最理想的學府了！」

「不！我們在海外沒聽說過，我們不去！」胡坤英爽快的拒絕了，因爲我們有着精神



上的默契，自然我也跟着一起退出。事後我們才知道，雲先生就是十八集團軍駐穗辦事處主任雲廣英。

在一切希望碰壁之後，我無聊的乘隙到鄉下去，看見故居和留鄉的親人，同時也看到農村的愚昧、落後、污穢、貧困。雖然在二姨家「動員」了一支自衛鎗，但是却一直無法把自己從深重的苦悶中拔出來。

村裏的三姑六婆強來替我做媒，對方是一個大財主的獨生子，被拒絕之後，竟深夜裏率人來綁架，僥倖被二姨和村中發覺救下來，可是已經飽受虛驚，這時胡坤英又跑來，說廣州謠言熾盛，朝不保夕，鄉下又惶惶不安，海外、城市、鄉村，沒一處安靜的土地，不禁使我想起雲廣英的謙和與笑容，及那座令人神往的大學，在海外雖然沒聽說過，但是眼前已找不到別的生路了！

我說服胡坤英，抱着試試看的態度，趕回廣州，雲廣英照樣歡迎，並且設筵招待，幫我們把介紹信縫到衣領裏，用地圖說明幹校的地點，指示途中遇到盤查的措詞，鼓勵一番之後，我們便僞裝探親，當晚搭乘內江輪船離開廣州。

翌晨，在惠陽白沙埔登岸，踏着單車一路東行，看着那瞭濶的大地，連綿的山嶺，讚美着祖國的偉大和壯麗，把破產的農村，看得充滿了詩意，將襤褸的農人，認做是深有樸素的美德，兩個人忘記了疲勞和困苦；忘記了心靈上的悲痛和哀愁，也無視母親因為我們走出，將遭受的苦痛，僥倖一路沒遇到什麼盤查。直到傍晚，才望見村後叢林掩映的一座大廟，村頭上有許多青年男女，看見我們也紛紛注視過來。

我和坤英下車時，不料兩腿麻木，竟一起跌到路邊，一個美人畫似的女生，關心的伸手攙扶我說：「跌着了沒有啊？」

「沒有！」我艱辛的站起來，猶滿懷興奮的說：「請問這裏是西華寺嗎？」

「是的！妳們——」那個女生和氣的打量着我們。

「我們是從海外來投考軍官學校的！」坤英不待問，便激切的表明着來意。

「歡迎！歡迎！妳們跟我來吧！」女生熱情的幫助我扶起了單車，一路走向村後去。經過詢問之後，才知道這個女生叫宋毓秀，是不久之前從越南回來的。

校部設在破寺的大殿裏，校長曾生是一個漂亮的人物，正在接見新生。我和坤英從衣領裏拿出介紹信來，連成績報告單等一起交上去，他看了一下，伸出手來熱烈歡迎。

我們和幾個男女新生，被領到偏殿——校部的「餐廳」。大家談論着，途中遇到軍隊檢查的事，立刻有人擺下四菜一湯的白米飯，招待晚餐。

從寬大的窗口，望見正在殿前晚點的幾十名男女同學，拿着各式各樣的鎗，領我們來校部的女生宋毓秀，站在一個神采奪人的男生身邊，值日隊長身披紅飄，一個身材高瘦的女生，在隊前指揮着雄壯的歌聲，令人心神興奮。

飯後，我們被安排在後殿裏，值日班長發下履歷表來，要大家填寫。「表」內條文繁瑣；如出身、成份、家庭經濟狀況、父兄職業、入校動機等等，這些可以照實填寫。內有「對國共合作的認識」一條，却把我和胡坤英難住了，根本沒見過，怎麼能談到認識呢？至於學科，祇分軍事和政治兩門，我考慮了一下，決定學軍事。

交上表格以後，心情安定了許多，這時月上東山，大家倒在門板上，我和胡坤英同睡在一個蚊帳裏，聽見同學們高談闊論，歌唱歡笑，環境裏的一切，對我們都是新鮮的。直到夜色已深，仰望窗邊的明月，聽着秋蟲鳴奏，一時又百感交集；想到我逃走時媽是知道的，但是她順從了我，不知這時她和外婆在怎樣傷心？伯父也許要氣瘋了，英明原諒我吧！眼前又幻現出美人畫似的宋毓秀……看看坤英已經睡了，新生們像在議論我們，不想吧，太累了，眼睛合攏起來便睜不開了。

翌晨，校長傳新生到校部談話，他看着我的表格，便擰起眉頭來，白我一眼說：「怎麼？你要學軍事？還是學政治吧！」

「爲什麼呢？校長！國家現在不是正需要軍人嗎？」我坦率的問他。

「但是你是女生，這不可能。還是學政治或者參加劇團吧！」他拿起鋼筆來要改。

「不，校長！」我激動的抗議說：「招生簡章上並沒寫，女生不可能學軍事，祇是沒有女生肯學罷了。爲什麼女生就不能學軍事呢？這裏男女不是平等嗎？我若是不及格，學校可以不要我，如果一定不准女生有這種志願，我要退學去投考別的軍校！」

曾生微笑着呷一口茶，放下筆說：「好罷！我就培養妳一個革命的女軍事家！」

訓育主任林平在偏殿裏接見新生，這時候過來了，那副高顴骨，尖嘴頭的雷公臉，令人看了，心裏不禁有些害怕，他滿嘴關外話的撇了幾句，伸手接表格時，一眼便看見我掛在腰裏的鎗牌手鎗，要過去把玩了一下說：「那妳就學軍事吧！在隊裏用不着帶手鎗，先發一支馬鎗給妳，待畢業的時候，再把手鎗領回去。」

我當然不開心，但是他已經從牆上，拿過一支輕巧嶄新的馬鎗來。我祇得解下皮帶上的鎗套，他興緻勃勃地說：「很好！妳的自願書填了沒有？」

神檯邊坐着一個梳雙辮約二十歲的女生，鼻尖有幾顆甜蜜的痘皮，好像是書記，立刻笑着遞過一張表格來。

我剛要填寫，却看見上端寫着「入黨自願書」。不禁便停筆注視表格的內容，林平鄭重的問我：「馮同志！妳願意參加共產黨嗎？」

我心想你沒看履歷表嗎？他見我在躊躇，便說：「我們的黨是最光明的政黨！它要爲人類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光明幸福、公平合理的共產主義社會！妳願意參加這樣的一個政黨嗎？」

聽了這一番美妙的形容，眼前頓時一片燦爛輝煌，好像已經置身在那樣的一個社會裏了。我又覺得雷公臉太偉大了，人類有這樣一個社會多麼美好呢？不禁興奮的說：「這正是我所希望實現的社會，不過我可以問過母親以後，再參加嗎？」

我說這話，好像沒通過大腦。因爲這時候，母親在我思想裏，還佔着統治的地位。我說了以後，也覺得有些不妥，但是爲了母親我並不後悔，再說我不填表，這個偉大的社會就不實現了嗎？現在祇要能學軍事，就心滿意足了。

林平看見我還未打破顧慮，便態度嚴肅的說：「那是絕對不可以的，凡是到抗戰陣營裏來的，祇有別具用心的反革命份子，才拒絕參加黨，真正的愛國青年，都以能夠踴躍的參加黨而引以爲榮，妳把表格帶去考慮一下，填好了立刻交來！」

飯後，我心裏被餓得一直快活不起來，胡坤英雖然莫明其妙的填了「自願書」，可是一肚子不自願。我想；真正豈有此理。明明寫着入黨「自願」書，怎麼可以強迫呢？我決定既不考慮也不填寫。

集合以後，新生到醫務處檢查體格，所謂醫務處，不過是一間王母殿，神檯前面一條四腿殘廢的桌子，上邊擺着幾個藥瓶和鐵盒，門旁一架貨物磅秤，檢拭目力的掛圖，像主婦的圍裙，掛在王母娘娘的懷裏，女醫生瘦得活像一隻病猴子，翻着履歷表，斜我一眼，扳着臉孔說：「入黨自願書呢？」

「我正在考慮填寫！」我預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弄些混飯吃的來！妳以爲抗戰是鬧着玩的嗎？去！」她咳着說罷揮手命我走開，又翻表喊着另一新生字的名。

退出王母殿，胡坤英看見我眼淚盈眶，不禁也焦急起來，廊下有許多新老同學，正圍着幾個啼哭的女生，在議論紛紛。一個快三十歲棕色臉膛的女生，見我走近便關心的問：「妳也不及格嗎？」

我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噙在眶裏的淚水，決堤似的流出來，另一個臉色蒼黃的女生忿怒的說：「我看這個癆病鬼，不是漢奸就是親日派！」

「體育不及格不要緊，還有別的功課要考試呢？」我在失望時，常用另一種希望來激勵自己。

「功課？什麼功課啊？」不知誰反問了一句，惹得大家哄笑起來。

「小姐！這裏根本不要什麼考試，「體育」不及格就不要！」一個腳着烟斗有小鬍子的男生，向我咬嚼字的解釋。

我正在被楞住，忽然有人叫着：「來了！來了！醫生來了！」

我隨大家向殿前望去，一個四十歲上下的胖醫生，穿着一件雨褸，像鴨子似的搖過來。同學們的議論，使我心慌意亂，竟迎上前，不顧一切的說：「醫生！我拋棄了父母和家庭，不顧一切的從海外跑回來，女醫生爲什麼不給我檢查，就說我不及格呢？」

他意外的站了一下，似乎嗅到學生們對他不友誼的氣氛，我嘮嘮不休的跟着走進醫務處，拿出「自願書」來，說明正在填寫，他被我纏得沒咒唸，祇得替我檢查。

翌晨，我和坤英到河邊梳洗歸來，看見壁報欄前面，圍着許多男女生在鼓噪，小鬍子男生在領導着高呼口號。走近些看，壁報上用大字寫着攻擊醫生的十大罪狀；「女醫生強迫男學員陳鍾靈脫褲子檢查！」「男醫生感情用事！」……

這時，忽然走來一個陌生的負責人，撕去壁報，把大家訓斥了一頓。聽到同學們說；這是廖承志委員。當時，我自以爲能看到革命先烈的後裔，感覺非常不凡。

學校舉行了一個熱烈歡迎新生的聯歡晚會，我沒有填交「入黨自願書」，便和胡坤英被分配到女生二班，從後殿搬到長型的西廊裏，老同學幫助我們整放被舖、掛蚊帳，我把毛毡舖在花牀單下邊，化妝箱上擺一塊花毛巾做枕頭，帶來姐姐結婚的綉花絨被，却連包也沒好意思解，便塞到舖底下去。

二班共有十一個人。當時女生流行束胸的風氣，祇有我不受約束，她們很難爲情的向

我抗議說：「馮同學！妳有這麼「好」的條件，爲什麼不參加劇團，妳喜歡搞政治嗎？」

「不，我是學軍事的！」我說得一本正經。

「妳——學軍事？」她們不相信的取笑着說：「女孩子學軍事幹什麼？妳要上前綫帶兵打仗嗎？」

「是的！」胡坤英代我把在校部說的那一套，又搬出來，有些同學的態度轉變了。

「好！女孩子學軍事，給我們女生爭一口氣！免得男生們再把眼睛長得那麼高，馮同學！我叫馮玉茹。是二班長！」棕色臉膛的女生熱情的說着，又代我們互相介紹；聳黃臉是高中生黃麗瑩，有哨牙疤眼的叫朱秀梅，有今天剛來的新生楊美玲等。

大家很快的便熟絡了，馮班長因爲同姓的關係，便讓我叫她「姐姐」，叫她丈夫馬本立姑丈——那個啣烟斗的小鬍子。她說這樣便沒男生敢欺負。這時大家生活在一起，比姊妹還要親切。

編班以後，因爲沒交「入黨自願書」，心裏總覺得像欠下一筆債。果然，夜晚廖承志派人來叫我到校部去，詳盡盤問我的家庭和履歷，對我參加軍校，鼓勵一番，接着便指責我，填「自願書」的「考慮」是一種藉口，是機會主義，把問題說得很嚴重。

但是我始終一語不發，最後他拿過「自願書」去，要替我填寫，把我對他的崇敬破壞無餘。這時我才表示態度說：「廖委員！你可以代替我填寫，但是你却不能代替我的自願，因爲我覺得現在對於黨，還沒什麼認識，在我對黨有了認識之後，你就是阻止，我也要參加的。」

「這基本上是思想問題！……」他又說了許多新名詞，給我戴上幾頂大帽子，最後限我三天以內考慮答覆。

過了幾天，我正在發愁怎麼應付？不料廖委員竟神秘失踪。「自願書」的事，校部也不再追問，事情像沒發生一樣，使我也覺得莫明其妙。

有一夜。「姐姐」陪我去站崗，談起偷跑離家的事，勸我應該寫信給媽，最後談到拒絕填寫「入黨自願書」，她瞪大了眼睛，望着我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時候，男生替我們起了些渾號，我和宋毓秀被選為校花。原來陳鍾靈就是那個神采奪人的男生，也是從星洲歸來，和宋毓秀同在一班學政治。一班多是上期和成績優越的同學，他（她）們能力高，認識強，派出去工作，最低也是連級幹部。

從「姐姐」那裏，知道了許多有趣的事，使我初步的熟習了這個環境。

學習剛開始的這個階段，當然有一些同學會在背地，對我說過黨不少的壞話，但是我在這裏，却感覺到一種新的作風、新的氣氛和新的生活。這一切新的見聞和感受，大都是適合青年人的心理和愛好，而且很快的便取得了我們的好感。這雖然僅僅是初步的印象，但這確實是不容歪曲的事實，特別是女性，對它更加愛戴和擁護，因為這裏男女平等的口號，比別處喊得更响更多。至於剛到學校時的那一肚子難過，早就烟消雲散了。

這時候，到學校來授課的講師，有雲廣英和史良等，但是最值得回憶的却是余步血教授，他約有二十幾歲，中山人，講授哲學和社會科學概論、政治經濟學等，他分析問題明確深刻，說話聲和色悅，深為男女同學所敬愛。



在軍事學科以外，我自修政治。課外時間，便常到余教授住的土地祠，去請教問題，每一次去，他總是在閱讀着厚厚地書報，見有人來，便把書報留下記號掩起來說：「來罷！有幾個問題？需要多少時間？」

「三個問題，可能需要半小時。」事實上，祇一個問題就費去了一點鐘，可是他仍然不厭其煩的解釋着，直到對三個問題，確信沒有疑問，我不得不告辭了。

「小馮！」他才笑嘻嘻地起身說：「下次來，要說三個問題三小時，而不是半小時，記住了嗎？好吧！再遇到什麼疑問，歡迎隨時來！」

這樣和藹可親的教授，深獲學生愛戴，決不是偶然的。我每次站崗，不論午夜或者黎明，總是看到窗口有燈光，好像他從來沒休息過，但是他的精神，却永遠那麼煥發。

余教授有一匹專馱書和行李的白馬，悍野難馴，每天課外，他總鼓勵男生騎馱，但是沒一個人沒被牠攆下來過，撞掉門牙的；跌穿頭顱的；被踏昏了的；有一個男生被掀下來，左脚套在馬鐙裏，被拖得半死送回家去。因此大家看見牠，不禁都「敬而遠之」。

我想；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將來上前綫，怎麼可以不會騎馬呢？可是又怕男同學給我加上更多的綽號，結果，終於敵不住馳騁戰場的誘惑，我從別人的失敗裏，學得了智慧，常常拔些青菜餵牠、撫抱牠、跟牠說話，漸漸地牠熟習了我，騎上去，果然似乎馴服起來，大家都認爲簡直是奇蹟！

有一天傍晚，我騎着白馬跑到離村很遠的地方，在回程的時候，牠突然不聽控制，發狂似的飛馳着，我兩腿拼命的夾住，但是終於在將達村頭時，被攆到池塘裏去。

「怎麼？小馮！」坤英和「阿嬌」等跑來，見我變成一個泥人，褲子都撕破了，大家啼笑皆非的，圍起來替我縫褲子。

「不要緊！不能怨馬，是我沒坐牢！」我竟毫不在乎的向大家解釋。

事後余教授不禁讚嘆的說：「沒有胆怯嗎？好精神！那麼這跟頭就沒白蹣！」

……光陰荏苒，轉眼來校已經一個多月了。男生由數十名，增加到數百名。女生也由十數名，擴大到數十名。廣東鄉間多數備有鎗枝防盜，所以學員們帶來各式各樣的武器，林平三令五申不准亂放鎗，但是却時常可以聽到噹噹的鎗聲，使荒涼的村落，好像過節似的那麼熱鬧。先後走火打死的學員，也有二十餘名。

這個時期的同學，像一個大家庭的兄弟姊妹，那麼親熱的不分你我。有一天，校部貼出一紙公佈令來，上面寫着；爲了適應戰爭的要求，學校決定採取戰時編制，甲乙兩班改爲軍事，政治兩個大隊。學員改稱隊員，互稱同志。校部改爲司令部，校長稱司令，訓育處改爲政治部，林平成爲政治部主任，麻鼻女書記丁珍夫，做了女生隊的政治指導員。

跟着改編，關於黨的活動，突然機密起來。

會生和林平先後在隊前做了動員；強調整編的重要意義，防止可能產生的偏向，以及正確的認識。最後提到有的女同志還搽胭脂抹粉，忘記了革命的優良傳統，忽然我發覺週圍幾百隻眼睛，紛紛地向我注視過來，不禁臉頰炙熱，立刻敏感到，定是四姨送我的化妝箱，引起了誤會！主任後來說些什麼，我也無心聽了，祇覺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每一個人都在警議我，平日我最喜歡別人多看幾眼，現在却幾乎無地自容，恨不得馬上回

去，把化妝箱踏個稀爛。

隊伍解散以後，朱秀梅和楊美玲嚷着跨進西廊：「是誰搽胭脂抹粉？就應該站出去承認！連累大家！丟盡了女生隊的臉！」

我緊繃着嘴不响，拉開化妝箱，嘩啦啦把成打的花手帕、信東和鉛筆、抄簿等都傾倒在舖上，然後猛向神檯摔去，砰的一聲，化妝箱撞裂了，上去兩腳把它蹂爛，指着舖上憤憤地說：「看吧！哪裏有化妝品，給妳們看個夠！」

大家都被我的行動，駭得說不出話，「姐姐」過來看了看，也楞住了不知怎麼才好。朱秀梅却指着力士香皂亂嚷：「這不是化妝品嗎？用香皂就喪失了革命的優良品質！不承認就是不坦白！妳敢說主任錯了嗎？」

接着又把我「學軍事」、「騎馬」、「不肯束胸」以及用花被單、花手帕等一切都攻擊起來，我也不顧一切的和她爭論着，認為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胡坤英更站出來，證明我從來不化妝，圍在窗外的男生們，這時唱着：「同志們！快停止私鬥！……」

在抗戰初期，非常盛行這種風氣；越幼稚淺薄越自命不凡，越態度激烈能亂加原則，就越發優秀。被批評者不論事實有無，如果不承認接受，再加一番「檢討」——應當說是挖苦自己才對，那就是不坦白、不虛心。像搽胭脂抹粉的「誤會」，胡坤英出來證明，不但不能替我洗掉嫌疑，反而被指為「感情包庇」。

後來，經過大家幾天的監視，我的名譽才逐漸恢復。女生隊的風氣竟遽然改變，所有的束胸者，也都悄然解放。

……戰爭像燎原的野火，從北方席捲的燃燒過來，整個的中國都震動了。海外各地的華僑子女，像潮水似的湧到西華寺來。

軍校的兩個大隊，又擴充到四個中隊，分駐在附近大小十幾個村裏，成員大部份都是青年學生，他（她）們性情好動，喜歡熱鬧和愛團體生活，來到這裏，黨又許給他們一個遠大的理想，所以大家什麼都忘了。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非常喜歡旅行，採集標本和夏令露營等課外活動，現在軍校的生活，比學校更充滿了興趣和神秘。這時候，軍事隊的學員達到幾千名，女生却仍然祇有我一個。

我們每天在黎明以前，冒着漫天的星斗，起牀會操和練習術科，飯後、授課中國革命基本戰畧戰術等，夜晚開生活、學習、時事等座談會，着重實習，如打游擊作野戰演習。有時舉行夜襲、突圍，每天緊張得連大小便的時間都沒有，腦子也來不及想別的，躺下就睡，睜開眼就忙。

生活越來越慘；自從初到吃過那次四菜一湯的白米飯，幾個月以來，每天不是發了霉的碎米，便是番薯飯，煮得比鍋巴還黑，泥沙多到不能闔牙，八個人盆底不滿一勺莧菜，五分鐘吹哨子就要吃完，到處都是蒼蠅，蚊子都像小的蜻蜓，多到碰臉，白天照樣出來叮人，令人防不勝防，但是却沒一個人說苦。

在這種空氣中，日薰月陶，大家都學會了滿嘴文明詞，一肚子大道理，能唱許多抗戰歌曲，我又被選為軍事隊的歌詠指揮，心裏高興得不知怎樣才好，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把

這些東西，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呢！

有一天，忽然隊裏傳說，有一批新同志，要被派到瓊崖和梅縣，去開闢工作，我相信絕對派不到我，因為在新生裏，我並不是積極份子，而且也談不上資歷。夜晚點名，指導員丁珍夫在隊前宣佈名單，萬沒想到頭一名就是我。

隊伍解散以後，調動工作的同志，被分別的叫到政治部去談話，林平對我說，司令部經過研究，決定調我負責宣傳隊，到梅縣去協助地方黨開闢工作，徵求我的意見。

我當然表示能力太差，對這樣重要的使命不能勝任，要求繼續學習。

「妳的學習成績很好，就不要再耽擱寶貴的時間了，我們認為祇有妳去負責最適合，第一學期派出去的同志，並沒有學習呢！現在是戰爭時期，可以到實際工作裏去學習，而且學習的目的，也是爲了工作！」我自信我那充份的理由，是誰也無法駁倒的，但是林平不成理由的理由，使我惶恐起來。

「不，主任！這並不是無理要求，讀完了規定的學期，派我到哪裏工作都可以，現在各方面都太差，一知半解的，我能做什麼呢？我不去！」他的動員「方式」，激起我倔強的反感。

「叫妳學政治，妳偏要學軍事，叫妳填表妳也不填，分派工作又講價錢，妳怎麼專鬧不服從啊？」他把臉色一板，不耐煩的呵責起來了。

「主任！我是爲了工作才要這樣的！」我覺得事情嚴重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便不理一切的堅持着。

「就這樣了，妳回去好好考慮一下吧！這是戰爭時期，這是抗戰工作的需要，這也是政治部的命令，海外僑生更要成爲服從的模範！」林平說着見我不肯走，便轉身向另一個哭喪着臉的男同志，徵求意見去了。

我氣忿的回到西廊，大家已經知道我「抗命」的事，紛紛地圍攏上來詢問，我拿出雲廣英給我的招生簡章來說：「這裏寫得明明白白五年畢業，現在兩個多月就「抗戰需要」了！」工作分配照工作需要和個人願望。「個人的願望在哪裏？說我學習成績好，學習爲了工作，當初爲什麼不這樣說呢？」

我恨自己當時沒用這話回答林平，尤其恨自己當初瞎了眼，竟會沒看到簡章上「工作需要」這一條。

「小馮！」幾個關心我的人，紛紛勸說着：「這個問題應該辯證的去認識，祇要是爲了抗戰工作，早走晚走都要走，乖乖地服從算了，何況上級已經決定了，就是命令，有什麼辦法能——」

「這個命令也實在是矛盾的！」胡坤英鼓着兩個腮幫在咒詛。

「並不是懼怕什麼，其實到哪裏工作我不敢去？也不是講價錢，我覺得這種態度太不誠懇了，用一種——我寧可退學，決不服從！」我那天性倔強的鋒芒閃露了。

「軍人以服從爲天職，這對妳有什麼好處？快別這樣了，小馮！」「姐姐」婉轉的說着，竟不知所措的掉下眼淚來。

「服從？欺騙的事也要服從嗎？」大家面對着不屈的我，互相望望無話可說，看着幾

個被叫去「談話」的女同志，哭泣着走回來。

熄燈號吹過了，想不到短短地相聚，明天就要分離了，大家都沒睡，我躺在「牀」上想着；明天就要出發了！明天，星期日——忽然在絕望中，彷彿看到一縷微光，懊喪的心情才覺得安靜了一些，重新想了半天，長吁一口氣便掉頭睡去。

翌晨，西華寺裏，貼滿紅紅綠綠地標語，許多男女同志在流着眼淚整理行裝。

飯後我帶起了針綫，藉詞去取農婦代補的褲子，解釋了半天，才請准半點鐘的假。

街頭上，巡邏隊在往來盤查，請假出村的同志全被「擋駕」。我向村中走去，忽然橫街裏，巡邏隊押着一個逃亡的女同志走來，我急忙躲進一家破園裏。

巡邏隊走過去，我知道出村的希望已經完了，正在考慮，却隱約的聽到，一陣女人傷心的哭泣聲，循着聲音跨過倒塌的籬笆，走進一所零亂的院落，推開虛掩的柴扉，看見一個抱着嬰孩的少婦，坐在地上迷哭，身邊站着一個不滿十歲的女孩，也跟着驚惶的哀號。

這時由竹壁牆後的內間裏，走出一個淚人似的老婆婆，見我詢問，便泣不成聲的拿來一封信說：「天哪！這可讓我一家老少怎麼活呀！……」

我展開信看時，原來婆婆的兒子在印尼做工，前年才去，近日得病死了。

由於我在貧困中生長，深知窮苦煎熬的痛楚，看見這一家老少，陷入絕境，觸景生情，不禁心酸淚落，便摸出內衣袋裏包錢的花手帕，放到婆婆手裏，轉身欲走，看見竹壁上的陽光裏，出現了一個人影，回頭看時竟是宋毓秀，雙手端着一盆飯菜，站在門口，驚喜交集的望着我。

這時，婆婆發現了手帕裏是銀元，不禁驚號起來，我不願接受她們的感謝，橫過宋毓秀身旁走出門去。

出來的目的，是要消磨半點鐘，法定的假時，莊頭不能去了，信步走進菜園，將到盡頭的竹叢處，發現林叢裏有一條僻徑，踏進去百餘步，前面豁然開朗，出現了十步方圓的一片山澗，周圍林木蒼鬱，顯得異常隱蔽。

發現了藏身之所的「新大陸」，我便脫衣沖涼、捉魚，盡情的玩到午後一點半，將帶來的一條褲子補好，才從原路走出去。

回到西華寺，剛過下午兩點鐘，許多男同志看見我，都驚訝的停住了腳。踏進西廊，「牀」上的「行李」和馬鎗都不見了。

女同志們聚集在那裏，緊張的談論着什麼，發現了我，臉上都充滿意外複雜的神情。

「姑姐」走過來，望着我半天，才憂慮的說：「小馮！妳到哪裏去了？爲妳一個人，全隊等了兩個多鐘頭，隊伍已經走了，現在——妳應該想到怎麼辦呢？——」

「巡邏隊把全村都搜遍了，妳沒開小差？」楊美玲頗有遺憾的意思。

胡坤英也義憤不已的說：「還不如開小差呢？罵也挨了，回來當不了受罰！」

聽說宣傳隊已經出發了，我心裏感到一陣快慰，便胸有成竹的說：「開小差？不帶着東西，我怎麼捨得開呢？隊伍等是它的事，又沒告訴我幾點鐘走，我請假到外邊，去拿補的褲子嚶，現在我就到政治部，隨便他們好了！」

吹過熄燈號，從政治部回到西廊，把「行李」扔到門板上，借着窗外透進的月光，看



見一雙雙亮晶的眼睛，她們都沒睡，坤英低聲問着：「鳳鳴！怎麼樣？」

「哼！能怎麼樣？向我跳！對我叫！這是早就預料到的，但是却沒料到會不開除我，反叫我到司令部去工作呢！」我笑着躺下去，大家仍在會神傾聽着，我說：「其實我應該早就估計到，無論如何不會准許我學習了，如果破了例子，將來被分配工作的同志，都像我一樣，來一次「遲到」，那不是笑話了嗎！」

西廊裏僵凝的空氣融解了。「姑姑」從身邊翻來緊抱住我，淚水淋漓的說：「小馮！我們不願意妳走，我們不要離開，本立替妳被調到梅縣去了。」

過了兩天，公佈令貼出來，調馮鳳鳴爲司令部書記，我心裏雖然一百二十萬個不願意，但是爲了抗戰有什麼辦法呢？

## 二 媽和姐姐從海外尋來。

從此以後，我開始了新的工作，現在做司令部的大殿，已經佈置得很有些派頭了，我每天伏在桌子上抄寫，言行都十分謹慎，心裏多羨慕那些一期的老同志，和那些特殊的人物，他（她）們能說能做，來到司令部隨便談笑，尤其是聽到縱隊操點和上課，內心感到一種莫明的苦悶。惟有努力工作，擠時間便去聽課，希求暫時忘却心頭的苦重。

有一天中午，正在郊外聽課，指導員丁珍夫走來，繃着臉說：「小馮！主任叫妳！」我不禁恐懼的猜測着；又出了什麼事呢？這次准逃不過去了。我像罪犯一樣的走回寺

院，經過窗口不禁向內望去，看見一個穿紅色大衣的少女，當疑問還沒得到答覆時，脚步已踏進殿內，我不禁楞住，原來是姐姐和媽。

「媽！姐姐！」不知怎麼一叫，淚水竟忍不住的奪眶而出。

媽和姐姐看見我，沒做聲也沒動，祇是媽嘴角微微一翹，眼圈紅潤，向我閃爍着一種深情，姐姐却滿面怒容的緊繃着。

林平和曾生在牆邊查看地圖，一面家長似的吩咐說：「小馮！到招待所去啦！」

我努力做出歡快的樣子，像在家裏似的抓住媽的手，拿起帶來的提包，走出大殿去。

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媽兩眼深陷，神色慘澹，像正在害病一樣，心裏既慚愧又納悶，媽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呢？

在走廊上，姐姐激怒的感情，終於無法抑制，大聲的責備說：「你怕媽受得苦少？要這樣傷媽的心，還自命是孝女！竟跑到這種地方來！」

「媽！妳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在這裏很好，妳總以為我是三歲小孩子，老放不下心！」我怕媽去看「招待」面孔，想起余教授來，便領着她們走向土地祠。

余教授剛出門口，要去上課，我便代他（她）們互相介紹，這時媽臉上才出現了笑容，謙虛的說：「尾鳳年少不懂事，從小縱慣了，多累余教授操心吧！」

「有這樣又乖又懂事的女兒，應該滿意了，她很知道求上進，大家都很喜欢她！」余教授讓媽和姐姐進內，客氣了幾句，叫勤務小王弄水沖茶，然後便上課去了。

媽握起我一隻手來，望着臉頰親切的問冷問熱，我向她誇耀幾週不脫衣衫睡覺，從到

這裏來，祇換過幾次內衣，忽然想起近來夜晚，身上常覺得針刺一樣的癢，媽望着我那幾天不洗換的衣領搖頭，幫我解開內衫，忽然看見上邊，有着米粒似的蟲子在蠕動，嚇得打個寒噤，失聲驚叫着：「啊！媽！生蟲子啦！」

「呀！」媽皺着眉頭說：「都生了蟲子，也不知道換衣服，怎麼不像針刺？」

小王聽見驚叫，不知發生什麼事，提着一籃水菓闖進來，我狼狽的叫着，躲到媽背後，他放下菓籃，紅着臉走出去。

媽替我搔背，解開長辮子梳整，姐姐一直在責備着；說我不該給媽惹禍，呵斥我回鄉下招搖生事，譏諷我得意太早，質問我懂得什麼政治，說像我這樣幼稚單純，祇配被利用，說這些人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是——

這半天，我就一頭火沒處發洩，聽到神聖的理想被侮辱，不禁激怒難忍，舉手打了姐姐一個耳光，姐姐一把抓住我的頭髮，姊妹兩個便扭在一起了。

媽讓姐姐鬆手，攪起我來傷心的說：「鳳鳴！看到妳的行爲，就知道妳在這裏，沒受到良好的教育。妳什麼時候學會動手打人的？什麼都不要說了，現在就跟我回去！」

媽見我沉默不語，便揮淚訴說我離家之後，祖母震怒不已，張家又向爸爸要人，媽無法可想，祇好和姐姐回來找我。

當她們回到鄉下那天，恰巧我剛剛離去，後來到各處尋找，始終沒有下落，直到接了一位馮玉茹小姐的信，才知道我在這裏。總而言之，我是非立刻跟她回去不可，不然祖母說過，媽也不必回去了。

媽說了半天，替我梳好了髮辮，見我無動於衷，便決意的說：「妳不願回去？好，媽也留在這裏，給妳們洗衫燒飯，和妳在一起！」

「軍事學校怎麼能要妳一個太太呢？」我知道媽也有一個弱點，就是怕國亡家破做亡國奴，我就用國家和民族的一套大道理，來說服她，告訴她頂多三年兩載，打敗了日本就回家團圓，來時是姑娘，回去交給她一個姑娘，如果硬逼我回去，我還是要跑的！

媽聽我說着，祇緊緊地抱住我流淚，不做一聲。

想起銀元的事，為轉移媽的愁腸，便把幫助貧婦的事告訴她，姐姐聽了失聲悲痛起來：「妳——那些錢，是媽儲蓄了十幾年的心血，妳竟隨便的送了人，妳還沒成為張家的少奶奶呢！」

媽婉勸着，但是姐姐悲憤已極，提着包裹不顧而去，媽沒有一分責備，反而稱揚我悲天憫人的美德，給我留下幾件應用的衣物，又拿出二十塊錢來，我流着眼淚接受了，又暗塞進她的提包裹。無意中看見宋毓秀在窗口向我搖手，剛要招呼她進來，她却做了一個暗示的手勢，向左邊指了指便閃去。

走到左窗邊看時，原來政治指導員丁珍夫，避在窗外偷聽，我像被侮辱似的激怒了，但是看着媽，祇有暗吁一口氣，裝成沒什麼事的容忍了。

媽見我堅定不移，便讓我致謝馮玉茹，她不想在這裏吃飯，挽着我走出西華寺去，她說來時，看見廣州開去許多隊伍，她放心不下，決意留在鄉下守着我，又再三叮囑，要按時寫信和請假回家，不然她還是要來的。

走到村口，看見姐姐站在風裏拭淚，心裏有些後悔，雖然兩個人的思想和信仰不同，我們究竟是姊妹！我向她道歉，請代我多照顧媽，又和媽談論着別後的家常，和學校的概況，不覺竟送出五、六里路去，我還要送，終於被媽勸住，離別以前，姐姐才挑戰的說：「現在你迷了心性，什麼都不會聽的，我們各走各路，將來讓歷史作裁判吧！」

眼望着慈母，和終生都不能諒解我的姐姐，漸漸地遠去，不禁心如刀絞，直到兩個人的影子模糊隱沒，我仍然站在朔風裏遙望，戀念她們無限的愛心，不願意回寺去。

……姐姐鳳雯和媽回去許久，我的心情才逐漸的平靜下來，學校又經過一次擴編；司令部下屬四個縱隊，鎗彈劃一，並有土炮隊。在政治課程方面，內容也大為改變；已由一般的理論書籍，改授論持久戰、聯共黨史、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等，連「校規」也改爲「鐵的紀律」了。

有一天星期日，我找余教授研究一個哲學上的問題，走出殿來遇見胡坤英，自從她入黨，我到司令部工作以後，兩個人之間，無形中便存在了隔閡，她問着母親和姐姐來情形，談起「姑姑」聽說，我送貧婦銀元的事，態度仍然份外親切，我覺得我們究竟同窗十年，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把這兩顆心分開。

我們談着心，來到「新大陸」。她高興得歡呼不已，立刻剝光了，泡到泉流裏去。

胡坤英聽我述說發現「新大陸」的經過，便引起滿腹牢騷的說：「現在隊裏的老同志，精神都非常苦悶，大家覺得黨掛着抗戰的招牌，利用華僑愛國的心理，擴大武裝，搜刮民間武器，進行黨派權力鬥爭，人人都羨慕妳，能夠脫離訓練，免得將來被利用！」

隨後，談到女同志心目中的大眾情人——全校成績最優秀的陳鍾靈，又談起馬本立被調到梅縣，因為他領頭反對壞醫生，滋事生非，黨說他政治上有問題，談話的興趣，漸漸地轉移到黨的方面上去。

坤英語重心長的說：「在我們剛來校的時候，那是黨大量「發展」的時期，當時全國的黨，都犯了「右傾路線」，「拉夫主義」的錯誤，到處都是強迫入黨、集體入黨，不願入黨的，便被認為有問題。」

到了學校第一次整編，黨便突然停止「發展」，現在是「鞏固」黨的時期。要想入黨真比登天還難。有一次「姐姐」在小組會上，曾提出「發展」妳入黨，結果引起許多人的反對，朱秀梅說：「小馮好「出風頭！」「死愛漂亮！」「脆弱狹隘！」「好流眼淚，每頓飯吃半碗「虛榮！」別人吃一筷子菜，她吃三筷子，純粹自私自利、個性強、英雄主義、勞動觀念太差，到處講感情拉攏！……」她還說曾經親眼看見過，妳往臉上搽美國洗不掉的胭脂，所以臉頰永遠粉紅，後來宋毓秀主持公道說：「小馮能從海外跑回來獻身抗戰，證明本質是好的，而且她今年才十六歲，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她還是可以改造的。」

丁珍夫最後結論說：「小馮年紀太小，工作雖然努力，但是「覺悟」不高，家庭觀念濃厚……」啊！還有誰「感覺」妳，長了一付布爾喬亞女兒的特徵，懷疑妳的「貧農」成份是假的，說必須得到充份的證實，黨籍問題才能進行討論。

最可恨的是楊美玲之流，自身什麼毛病都有，還瘋狗一樣的到處亂咬人，她們都曾經借妳節省衛生紙的錢化過，也偷用過妳的香皂，爲了表示「進步」，竟向黨內嚼黑「彙

報」，說妳經常接受家庭的經濟支持，這批沒心肝的東西，不得好死的！……」

聽了胡坤英的「廣播」，心情沉重難言，兩個人索興的循着原路走出，忽然坤英在前邊失聲的尖叫起來，抬頭看時，草叢裏躺着兩個人，竟是值日隊長和指揮唱歌的那個窈窕的女生，嚇得我和坤英落荒飛奔。

傍晚，我在村邊月下靜思，不禁百感蝟集；在黨的領導團體裏，祇要你（妳）不是黨員，不管黨怎樣號召黨員，要怎樣和非黨員團結，你（妳）在心理上蒙受自卑感的苦重，那是無法形容的，尤其女性羞恥心重，精神更加痛苦，平時，被從各個角度誤解和歪曲，在星期六「黨日」，黨員們詭秘的開小組會去了，撇下非黨員像野鬼遊魂一樣，無人理睬，和有錢就是好人的道理一樣，黨員當然就是優秀份子，非黨員就是落後，就是政治上不可靠、不能被信任，但是非黨員在各種工作上，還要比黨員們做得更努力，當然大小領導崗位上，更是清一色的黨員了。

假如我是黨員，個性強就會變成「性格堅強」，能堅持立場不向錯誤屈服，那一次「搽脂粉」的誤解，就會被認為是「保護皮膚」了。

這是有事實可資證明的；例如楊美玲夜晚常在我起牀時，跟出外邊去，嘴裏哂哂的叫着，她說小便要選別人便過的地方，先把鬼趕開，不然溺到鬼頭上，就會懷鬼胎，這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再如朱秀梅對我的攻訐，誰都知道那是一種妬妒，但是因為她是黨員，惡毒的心腸，就變成了善意的幫助。

她每天夜裏懶得起牀，把被單溼成了「地圖」，又懶得洗晒，走過牀前，騷臭沖鼻，麻着蠅嗡嗡，因為她是黨員，這些就成爲「病症」，值得同情了。

難道我還不如她們嗎？難道調我去開關工作時，說我學習成績良好，都是謊話嗎？這都是誰的罪過呢？我想不通，結果又走上逆來順受的路子；我承認我還年青，在認識和修養上，都存在着嚴重的缺陷，我相信這裏有富於正義感的人，我整個的心，仍在嚮往着自由幸福的新社會，我相信我能夠忍受這些挫折和磨難。

這時候我覺悟到，政治上沒保證，比找不到入學保證人更危險萬倍，我知道參加黨的重要了，我相信黨內，一定是光明幸福的；是正義和公平的，黨內一定不會有這些舊社會的黑暗和骯髒；黨內一定不會有勾心鬥角，和顛倒是非的罪惡，我從痛苦中，獲得了奮鬥的勇氣，不管環境怎樣的險惡，我決心苦幹下去。

這時，忽然丁珍夫出現，她技術的向我徵求意見，然後表揚一番我的優點，便入情合理的，談起胡坤英對我談過的問題。

最後提到；人活着免不了要犯錯誤，而且絕對是本身錯誤，客觀才有反映，因爲客觀決定主觀，物質決定存在，一切錯誤的根源，都應該在自己的意識範疇裏找，希望我嚴格的自我檢討，從實際工作中，表現改正的決心，羣衆印象自然會改變，黨籍問題，也必然順利解決。談到黨，麻鼻上僅有的一絲笑容也消逝了。

我並不芥蒂母親來時，她在窗外偷聽的事，事後更痛下決心，廢寢忘餐的工作和學習，休息時間，便幫助患病的同志洗滌，任勞任怨，惟恐做不好，一個星期、一個月過去



了，我忘記了寫家信，大家也像忘記了我，在這種種種痛苦和折磨之下，我的性情開始變化了；變得沉默寡歡，一言一行都在深思熟慮着。

有一天，胡坤英胃病請假，約我到村後僻處去談心，說朱秀梅等又在破壞我；說我爲了入黨假裝進步，光做眼皮上的工作，態度虛偽，觀念不純潔，最後她恨恨地說：「不知道是誰，捏造了一個最惡毒、最下作的謠言，說妳——」

「說我什麼？坤英告訴我，我不會——」她若不說出來，我會被急瘋了的。

「說妳——說妳有麻瘋！大家都怕得不得了！」我突然間被極度的激怒了，我用盡一切力量克制着、忍着，把盈眶的熱淚又吸回去，使我覺頭昏腦眩，胸口一陣陣地痛楚。

「鳳鳴！」坤英不安的慰藉着我說：「因爲妳的臉色，生得一直那樣紅潤，也容易引起誤會，當然，我相信這不是真的，所以我才告訴你，鳳鳴！事久自明，妳千萬千萬不要提，如果追究起來，知道是我告訴妳的，那時我——」

坤英發覺路上有人走來，便再三叮囑的從寺後走回去，爲了鎮靜要毀滅掉我的一種情感，我便向後山爬去，拼命的爬着、爬着，一個頑強的念頭，炙燒着我的心：「一切都完了！還顧慮什麼？妳還顧慮什麼！鬧起來同歸於盡吧！」

我跌倒了，又掙扎起來，就像另一個思想，樹立起來便被打倒，我不顧一切的爬着、翻滾着、跌傷的血在流，身上刺滿了荊棘，終於爬上了山頂，筋疲力盡的撲倒在草叢中，放聲痛哭起來。

不知經過了多久時間，我從迷惘中醒來，看到附近的岩上，落着一隻巨大的荒鷲，左

翼被打傷了，正在用長舌舐着創口，舐着那殷殷地鮮血，發覺我注視，便長嘯一聲，振翼飛去，忽然我像得到一個啓示；荒鷺傷得那麼重，但是牠沒有一分悲哀，人難道不如鳥獸嗎？我決不能爲謠言而毀滅了自己！女人也不一定都像玻璃，我要堅強起來！像那隻負了重傷的荒鷺，任何苦難都不能摧毀我，除非我自己！

我站起來，站在迎風的山上，望着直騰凌霄的荒鷺；望着西華寺前的廣場上，幾千隻螻蛄似的人羣。不禁回憶起初來學校時，幾十個人艱苦患難，像一個家庭裏的兄弟姊妹，那樣親切熱情，互相敬愛、沒有猜妬、處處感到善和與溫情，不須要防範避諱；不須要勾心鬥角，撫今追昔，我開始感到痛恨這個環境的風氣，和這許多人事了。

我忖度着；難道學校裏人多了，就一定要這樣罪惡嗎？不！在初中時同學也不少，年齡和程度也不相同，爲什麼大家相處幾年，却畢生難忘呢？我相信這是環境，和這裏的許多法制所造成的，不過還沒有足夠的經驗，能夠從中找出其所以然的道理來！

我逐漸的覺得，姐姐責備我的話，好像有幾分道理；我還總以爲，我是「考」在「學校」裏「讀書」，事實上這裏不早就軍隊了嗎？現在我不是百分之百的一個女兵嗎？

本來我發過誓，如果到幹校之後，覺得有任何欺騙與罪惡，便即刻退出，現在明明看到這許多黑暗與不合理，令人失望，但是想要退出，和想要解決黨籍的問題一樣，將是不可能的了。

……戰事從北方步步地逼過來，直到平型關戰役，學校混亂的思想，才澄清了一陣，我在司令部的工作表現，曾生似乎還算滿意，他經常向我講解處理問題的原則，詢問我的

意見，高興起來，也喜歡暢談過去，說他幼年在惠陽時的笑話，以及在中山大學和「一二九」學生運動，做學生領袖的故事，使我覺得他不像林平那樣不易接近。

我除了睡覺回女生隊以外，其他整天的時間，多數都在大殿裏，因此和女同志們的關係，日加隔閡，和坤英也僅能在課餘時間，短促的談晤一會而已。

新年熱鬧鬧地過去，舊曆年轉眼來到，隊員要求請假回家的，超過兩千餘人，我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批准，便乾脆放棄了這個念頭。

正在這時候，延安派來一個高政委——政治委員的簡稱。是黨的最高代表，實權比司令還大，譬如作戰或者人事決定，政委不贊成，司令就不能進行。學校籌備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會，事先我會猜想，政委的使命既然這樣重大，必定是一個精明幹練才貌出衆的人，或者是一個足智多謀的老革命家。

在隆重的大會上，這位偉大的全權黨代表出現了；約四十多歲，矮個子，滿臉風霜和勞苦做成的皺折，緊眯着一雙綠豆眼，兩扇兜風耳朵兀突在頭上，鬍髭和鼻毛長長地翹起來，駝背使他走動時前後搖擺，說話總是在重複，每說一句，便把插在袋裏的手拿出來抖一下，那種聲調笨蠢刺耳，像嘴裏咬着一塊番薯——後來我知道，國語也不是這種講法。他努力做出高尚的氣派，那滿面純樸給人的好感，被破壞淨盡。

大概他不習慣沖涼，走過身旁時，發出一陣薰人的汗臭氣。穿了一套舊幹部服，那股子氣概，還不如幹校的馬伕，可是他演講時，每一句話都像喊口話似的那麼激動、咆哮，面紅筋暴，口沫橫飛，如果有嬰兒在旁邊，一定會得驚風，但是他却是著名的鼓動家，能

抓住每一個學員的心情：「每一個同志都是民族英雄！每一個同志都能做拿破崙！」

果然，許多覺悟高的優秀份子，都認爲高政委才真正是勞苦羣衆出身的工農幹部，這才配稱爲是平凡的偉大，在這種影響之下，學校風氣遽然改變；再也沒有人到河裏去洗澡了，到處可以看見鬍鬚鼻毛，和故意弄髒了的服裝，談話時，都喜歡把手從褲袋裏抖出抖進，會議上發言，都莫明其妙的重覆着，到處可以看到搖幌着走路的駝背，他（她）們認爲這是方向，是革命堅定和優良品質的具體表現——祇有陳鍾靈等少數人不如此。

我心裏也不以爲然，姑且不說這是否盲目崇拜，不洗換衣服和不理鬍鬚，却實在不衛生，難道真會忙得連這點時間都沒有嗎？

不久，我發覺高政委的「深入下層」，也僅僅是常到那些「崇拜者」當中去。他光臨司令部看到我時，雙目虎視眈眈，我猜不出那是惡意還是好感。我祇在想：一個上層幹部，能夠沒有官僚習氣總不算壞，但是路綫錯了，並不能使他破除隔閡，這和高高在上的官僚習氣一樣，兩者都無法達到真正了解下層的目的。

歡迎大會剛剛開過，追悼大會便來了；因爲到梅縣開關工作的宣傳隊，被漢奸堵在房裏，全部用斧刀分屍，同時去收編大天二的馬本立，也傳來噩耗，據說他講話得罪了人，被暗殺了。

會後，「姑姑」不堪刺激病到了。胡坤英等含着淚水擁抱起我來，我也激動得說不出是悲是喜，祇開始感覺到，人的一生有許多事，真是無法預料的。

有一天傍晚，高政委來司令部開會，我暫時到政治部去，在焚燬扣留的信件裏，發現

有我的—封家信，拆開看過，才知道媽曾經寄來幾封信，見我既不答覆又不回家，決定在臘月初二、三趕來看我，有要緊的事——今天是臘月初一，那就是說明後天就要來了。

各縱隊的幹部，集中在司令部，通宵舉行秘密會議，大家以為必是研究春即問題，不料會後才知道，事情嚴重極了；原來廣州方面，發覺了「幹校」的內幕，便跟延安交涉，指責他們假借抗戰和國共合作的招牌，暗中擴充勢力，但是延安堅決否認，因此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率領五路大軍，從惠陽趕來圍剿。

消息傳佈之後，學校空氣突然緊張萬分，會議剛完，通知和訓令接連的分發；各隊即時輕裝破壞，準備戰鬥，夜晚八點在寺前集合。

同時另有公佈令，曾生和林平調赴延安受訓，據說是因為犯了洩露秘密和左傾的錯誤。我的手鎗也就不告告別。

我正在司令部焚燒清除的文件，忽然外邊人聲嘈吵，從窗櫺裏望出去，看見百多名「拿破崙」推着單車，搶抱着行囊，蠶擁的向寺外奔去，政委背向着我站在殿前，喝止無效，突然大叫一聲：「開鎗！」

警衛隊十餘名武裝齊備的勇士，端起手提式來，在撲撲地烟火聲中，「拿破崙」們紛紛地倒翻下去，我驚駭的尖叫着，掩起耳朵來躲到牆邊去。

下午工作完畢，不知道為什麼，學校頒令不准攜帶單車。回到女生隊去準備行裝，大家還在議論紛紜；讚揚政委果斷有力，咒詛那些落後份子「地方觀念」，說他（她）們怕被政委帶着離開廣東，現在竟離開了人間！她們看見了我，便又擁過來，探詢校部的消

息，一個個驚惶失措，好像大難就要臨頭了！

另有許多「拿破崙」們，正在英勇的破壞器具，連門窗等等帶不走的，也都全部搗爛，弄得紙灰殘廢，遍地皆是。

入夜以後，天色陰沉，星月無光，幾步之外就看不清楚，各縱隊從四面八方，匯合到寺前的廣場，「拿破崙」們神武的抗着洋鎗土炮，鎗機高板着，在女生隊裏橫衝直撞，大聲叫喊着聯絡和尋找。驟馬也闖進隊伍裏亂轉着，好像走入了八卦陣，怎麼也闖不出去。喧鬧、吵嚷、叫罵、咒詛、亂成一片，哪像緊急集合？我尤其擔心那一觸即發的鎗炮，鎗口對着大隊，萬一不慎被人撞上，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女同志緊靠在一起，內心焦慮着；怎麼還不走？敵人是否距離很近了？不然怎麼連「隊前動員」都不作了呢？這時，突然前面一片火光閃爍，緊接着轟的一聲巨響，土炮爆炸了，女生們倉惶的抱起頭來，濃烟瀰漫中，傳來一陣紛嚷：「走火了！走火了！」

前後左右的手電筒，交織的照射過去，幾個血肉模糊的「拿破崙」，呻吟着被抬走。拖延到午夜一時，隊伍還沒站好便出發了，踏上山麓，一路東北，拂曉以前，走了沒三十里，便隱蔽在樹林裏休息，女同志們被優待到一座破廟裏。

在我被胡坤英推醒時，已經是日上三竿，她找來半杯泉水解渴，我朦朧着眼睛，望望女生們，橫七豎八的躺着，看看兩腳一片水泡，全身沒一個地方舒適，好像患了重傷風。

「起來吧！過年啦！」坤英解嘲似的向我打趣。

「喲！我的媽！一步也走不動了！」我掙扎起來暗自叫苦。

「起來！快起來！隊伍出發了！」值日隊長在廟門外邊，大聲喊着跑過去。

女同志們被驚醒了，尋找鞋襪和帽帶、借梳子和鏡子、一片忙亂，有的仍在躺着死也不肯動，我咬緊牙跛着腳，扶着坤英跨出廟門去，隊伍還沒站穩，連集合號也不吹，便向蓮花山的方向出發了。

隊伍在饑渴困乏和炎日之下，像老牛拉破似的走着，有些「拿破崙」開始掉隊了。

「向前傳快走！……」口令接連的從後面傳來，但是隨你怎樣催促，前邊却好像故意搗亂，跑幾步便又停下來……大家不禁焦慮萬狀，懷疑有奸細破壞。

忽然高政委領着警衛隊，鞭着馬從前面竄回來，大家望見他們滿臉緊張的神氣，越發惶恐不安，正在這時候，突然後面傳來轟轟！兩聲霹靂似的巨響，回頭望去，隊後一片烟塵瀰漫，大家以為敵人追上來了，哄的一聲，隊伍變成了幾千路，沿着田、塘、坑、壕，遍山漫野的跑去，頓時泥塵飛揚，掩蔽天日。

有些「拿破崙」把鎗炮和彈藥拋棄了，女生們則拋棄着僅有的衣物，帽、鞋、武器、包裹等遍地皆是，掙脫了韁繩的騾馬，把背上的高馱翻在腹下，在人羣裏驚嘶着迴竄，有些「拿破崙」被踏死了；有的被擠到井裏在狂喊救命，但是那些優秀的黨員，受過多月主義的訓練，却沒一個人能在危難中，忘記自己去拯救別人！

附近村裏的農民，以為是土匪，也吶喊着用排鎗射擊，子彈在頭上嗡嗡的飛叫，我忘記了腳痛，拖着坤英一口氣衝出火網去。

忽然前邊路上，站着幾十個男女幹部，緊張的端着鎗叫喊：「同志們！不願離開廣東

的向這邊走！……」

隊伍跟着向岔路奔去，突然高政委率領衛兵衝上去，截斷了隊伍，欲追擊叛離的幹部，却被用排鎗趕回來。

我和胡坤英跟着大隊，登上蓮花山，扎掙的走着，這時覺得褲襠裏濕涼涼地，摸了一把，不知什麼時候溺在褲裏了。回頭望去，路邊儘是掉隊的人員，一股高冲雲霄的濃烟，凝住在遠方，隱約可聞激烈的鎗彈聲，那裏不是西華寺嗎？我眼前幻現着，單車和綉花被等，寄存的物品在燃燒。媽和姐姐在鎗彈和烟火裏，向我絕望的呼喚着……

我佇立在路邊，黯然的流着眼淚，沉默的隊伍，在身旁頻頻回顧的走過去，忽然有人在我肩頭拍了一下說：「鳳鳴！走吧！一停下便跟不上了。」

回頭見是余教授和坤英，我垂首無語。他見我神情頹喪，便把背包拿過去放到馬子上，我一步一回頭的，跟上散漫的隊伍，原來十幾里路長的行列，縮短得不到一里路了。

隊伍不停的在叢山疊谷中出沒，兩天之後，在荒僻的平山，和東莠縣委王作堯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紅軍游擊隊及海員游擊隊等匯合，總數不過五百人，散亂的住在破廟和農人家裏，工作和學習都停頓了，黃昏以後，才弄到早飯吃。高政委做報告，我雖然覺得頭昏腦脹，也得強持着去參加，優秀的黨員朱秀梅和楊美玲，以及許多熟習的面孔都不見了，剩下的男女同志，一個個垂頭喪氣。有些人在議論着：「……路上根本沒敵人，政委看見隊伍走得太慢，便趕到後面去，扔了兩個手榴彈，想催促大家走快一點，想不到竟把隊伍打垮了！」



「西華寺的大火，是撤退以後，實行堅壁清野，自己縱火燒的呢！」陳鍾靈在侃侃而談，他發現我沒「掉隊」，好像非常意外。

政委的報告，連一句也聽不到心裏。散會以後，回到破落的農舍，躺下去便爬不起來了；媽和姐姐的喊叫，幾個月來所遭遇的苦痛，一齊湧上心頭。

傍晚，指導員丁珍夫來了，問詢了幾句，便說黨調我到政委室工作。不料她得到一個冷淡的答覆：「我病了！」

丁珍夫背誦了一套不關痛癢的教條，見我始終不作一聲，便鐵着面孔羞惱的說：「同志！小布爾喬亞意識！落後的家鄉觀念！完全要不得！」

我不知從哪裏得到的勇氣，毅然向她反駁說：「我要求調換工作，不管到哪裏，去月球都可以，祇要不在軍校！」

這樣以來，更使她大爲震怒，咆哮了半天，見我仍然緘口不語，便恨恨地掉頭而去。翌晨，政委幾次派人來叫，我的病已經痊癒，但是却拒絕進食，堅持調換工作。

第三天早操，丁珍夫突然出現在門前，冷冷地說：「馮鳳鳴！政委決定調你去延安受訓，隊伍已經出發了！」

### 三 調去延安受訓歷盡艱辛。

當時到延安受訓，比教徒去耶路撒冷朝聖還要榮譽，多少幹部都在夢寐以求。雖然黨

中央也指出，要派優秀份子去，但是哪一個負責人，捨得把他的「好幹部」放走？因此便把一些認爲「有問題」和「佻皮搗蛋」的份子搪塞充數，我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去。等一會坤英等發現我失踪，便以爲我逃亡了，更遺憾的是無法給余教授和媽留下一封信。

我背起簡單的衣物，匆匆地趕出村頭，果然前邊路上，停留着一股隊伍，約有百餘人——女生約三十名，我奔過去，一眼就看見始終無緣交談的宋毓秀，她也看到我，同時一個身材魁梧的幹部，向我咆哮着：「妳也是受訓的嗎？爲甚麼現在才來？」

「指導員剛剛通知我！」我解釋着站到女生隊裏去。

另一個戴眼鏡的幹部過來，宋毓秀便替我說明：「張主任！她就是馮鳳鳴同志！」因爲有些女同志臨時要求留下，所以隊伍停在路邊，才使我能趕得及。身軀魁梧的幹部瞪着兩隻牛眼，口沫橫飛的大肆裁留，竟把我也拖出隊去，說不及齡路上麻煩，恐嚇着，拾起路邊的泥塊來擲着，不准跟去，但是我寧死也不願再回到那苦惱的深淵，便決心在隊伍後面尾隨，我想終能用決心來改變他。一路上幻想着到達延安後，怎樣學習和努力，想得前途充滿了美景，可是對於眼前如此嚴重的困難，却簡直視若無覩。

傍晚，我縮短尾隨的距離，沿途得到農婦的施予。深夜裏，跟着隊伍翻上蓮花山，回頭望去，可愛的家鄉，埋在天邊的烏雲裏，現在一步步地遠離它，遠離那些親愛的人，我雖然在海外長大，但是却從來沒離開過媽，現在敵人逼得我遠離她，到哪年哪月才能回來再團聚呢？想到這裏，淚水慘然的淌着，同時仍要緊跟着隊伍，不停的前進。

拂曉以前，隊伍隱蔽在山邊的一座破廟裏，我也擇地休息，不料，午後被哨兵發覺，

張主任和魁梧的幹部，見我意志堅定，祇得把我帶回破廟裏去。

同志們聽說我尾隨一天一夜的事，都深受感動，宋毓秀讓我躺在她身邊，告訴我剛由學校趕來的人說，昨天拂曉，學校遭遇了敵人的襲擊，政委和許多同志都遇難了。他們以爲我回校去了，正在惋惜不已。我們激動的擁抱着，我致謝在媽來時，她對我關懷的暗示，和內心一直對她無限的傾慕。

她告訴我，魁梧的幹部是瓊崖縱隊的參謀長，戴眼鏡的是東莞游擊隊的張主任，他知道我被關在黨的大門外邊，談起隊裏傳說我有癡瘋的事，有些人說我活不久長，但是她從胡坤英那裏，及我幫助僑眷的事中，了解了我的心地，她相信那是某些人妬妒，加予我的污蔑，她對我深表同情，因此被認爲是落後的黨員，而遭受排斥，想不到在旅途患難中，我們渴望了許久的友誼，終於緊密的建立起來。

飯後參謀長隊前講話；說明爲了擺脫敵人的注意，要實行強行軍——要晝宿夜行。

隊伍出發不久，張主任把我的背包放到馬上，沿途讓我唱歌提高情緒。午夜趕到三縣邊界的觀音閣，黎明前進入博羅縣。我們沒有夜行軍的經驗，鬧了許多笑話；有一次遇到前邊有一顆樹，後邊的走到樹跟前，以爲隊伍停住了，也迷迷糊糊的站着甜睡起來，直到前邊派人回來聯絡時才發覺；有一次隊伍越過一段斷垣，後邊的同志，站在斷垣前邊甜睡了，心裏知道在這裏不能停，但是祇要有籍口能歇一會，然後再跑半天都願意；有一次失掉聯絡的同志，竟圍繞着一個大稻草堆轉起來，直到被參謀長喊醒，大家看見隊伍圍成了一個圓圈，不禁啼笑皆非，而前面的隊伍，仍然閉着眼在半里路以外走着！

有一次最危險，隊伍沿着東江默默地前行，因為河流太多，大家趟水涉泥懶得脫鞋，正在昏昏迷迷地，「啊呀！救命呀！……」突然前邊傳來一陣尖厲的慘叫聲。

大家突然被驚醒，瞠目看時，才發覺自己站在江水裏，原來隊前騎在馬上的女同志，人和馬都睡着了，馬子領着隊伍走進江裏去，直到被江水淹醒，把女同志掀到江裏喊救命，大家才被驚醒，紛紛跑回岸上，說笑了一陣，但是一會便又打起瞌睡來。

我們走到日上三竿吃飯休息，太陽未落便繼續行程，從羅浮山下進入龍門縣，到了新豐，從遙田踏入英德縣境，再從江古山插入曲江，駐防到南華寺，大部份同志都病倒了，這些苦難，以前做夢都沒想到！

因為沿途逃亡嚴重，學員們情緒低落，飯後參謀長又打氣來了，他滿臉嚴峻的說：「同志們！這一次北上，是大家革命堅定的最好考驗，逃亡份子是被革命的烘爐淘汰了！今夜我們最後經過頑固區，便可以到達曲江，搭乘粵漢路火車。誰想開小差，最好過去這一段路再開，不然落到頑固份子的手裏，絕沒有生還的希望！」

隨後，張主任又列舉了許多幹部，遭慘殺害的事實，大家聽了，不禁心驚胆戰。

入夜以後，隊伍離開僻路，在阡陌間行進，不料半夜裏，誤闖進頑軍的駐村，頑軍誤以為被偷襲，張惶突圍，敵我混雜，在危急的情況下，一個純樸的男同志跑上來，扶助宋毓秀，毓秀却要他攙着我，一起衝過敵人的封鎖綫。

在混亂中，張主任被參謀長誤認是敵人擊斃，在頑軍追擊下，大家不要命的跑，全身都浸在汗水裏，毓秀喊肚子痛，把月經都跑出來，偏偏這時候又急小便，男同志轉身就

行，我們也顧不得羞赧，隊伍一停，便跑到荒田裏就地解決，不料後邊的男同志，以爲前面遭遇了敵人，也緊跟着蹲過來，嚇得連氣也不敢喘，緊張萬分，但是却聽一陣小便聲，雙方這時才恍然，不禁狼狽萬分。

我們從平原跑到叢山，又從叢山跑到平原，最後全隊剩下不足四十個人，在一切陷入絕望的時候，終於到達曲江了。

參謀長拿出「曲江鄉村師範前方慰問團」的旗幟，及偽造的證件，果然得到許多便利，駐軍指定曲江旅館招待。這時我認識了那位在危難中，捨己助人的男同志叫楊再興，他的義行使我終身感激。

當晚，大家疲憊已極，我覺得好像剛躺下去，但是睜開眼時天已大亮。女同志祇剩下我和宋毓秀，另有兩位正在整裝逃走，男同志連參謀長在內剩下八個人。

我們由曲江搭粵漢路火車進入湖南，參謀長又用八路軍廣州辦事處的證件，夜晚進駐衡陽，這正是農曆年的正月初一，參謀長當晚宣佈，公款被逃亡的同志盜竊，要大家寫信，叫家裏匯款來，不然祇有原路回去。

聽了這個消息，大家都着起慌來，如果家裏接到信，不但不能匯款，反而會跟蹤來捉人，但是除此以外，到哪裏去弄錢呢？忽然我異想天開，提出演「放下你的鞭子」街頭劇，來募捐，大家也認爲這是沒辦法的辦法，祇得試試看，幸好幾個角色的詞，我都能背得出，當晚排演，租借，忙了一個通宵。

翌日飯後，敲着鑼鼓，抗着刀槍，到大街城皇廟前邊打場子來了，鑼鼓聲中，民衆從

各處湧來，人山人海的把我們圍住，在伴奏聲中，我慘悽的唱着：「高粱葉子青又青！：」一會兒又倒折着腰身，一個一個的翻着，錢鈔像雪片似的投進場裏來。劇中有一個公務員的角色，事先站在觀眾裏面，當參謀長鞭打我的時候，他出來「干涉」，不料他竟乘機溜了，參謀長氣極了，竟揮着鞭子遷怒於我。

我被打倒地上痛哭起來，觀眾激怒了：「他們不是演戲的！奪下他的鞭子來！」

「這姑娘准是他拐騙的！把他交給警察！」青年人衝進場來，折斷了鞭子，雖然經過極力說明，參謀長仍被打得眼腫鼻青，幸虧警察進來，才結束了這個場面。

回到旅館，統計收入四百餘元，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參謀長生財有道之妙，因為長沙就有八路軍辦事處哩。

我們從衡陽經過長沙，轉乘快車抵達漢口市，八路軍駐漢辦事處主任葉劍英，招待大家補吃年飯。

葉劍英生了一副圓臉腫眼北方人的相貌，在介紹中，我才知道他是梅縣客家人，他健談風趣，令人和藹可親，聽說我和毓秀是海外歸僑，更表示格外歡迎，因為北去天氣漸冷，除了毛衣絨褲之外，又和參謀長送了許多東西留念。

休息了一天，繼續前進，越向北去，年的氣氛越淡，戰爭的氣氛越濃厚，沿途大批難民絡繹不絕。火車已經沒有了班次，空襲警報頻傳，一日數驚。

挨到河南信陽，改乘長途汽車西進，從地圖上看，祇剩下二分之一的路程了，因為沿途生活改善，大家的情緒逐漸明快起來。

汽車在蜿蜒的山徑上跑；在寒風飄雪裏跑；在冰地和泥漿裏跑；在乾鬆的黃土路上跑；車後黃泥滾滾，好像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每個人的臉色都變得鐵青，沾滿了一層厚泥，眼角上兩條淚痕，鼻孔的涕液，築起兩道水泥工事，大家隨着車板的拍節顛波撞仆，沿途又不時的拋錨修理，要大家推擁，上坡又要下車，比好像坐在蓆子上猛拖的火車，更加辛苦，最後大家飲食停頓，十個人病倒了五雙。

「同志們！到了西安了！」大家以為參謀長又在加油，但是真的，前邊出現了一片巍峨的古城，寺樓似的屋頂矗立在城頭。

大家情緒活躍，頓時病也似乎好了，齊到河邊梳洗，換穿新衣，整齊軍容，連汽車也抹得淨亮。駛過城關大道，抵達建國公園後邊的七賢坊，一幢門旁掛着，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西安辦事處的木牌前面，停下來。

這時辦事處主任林伯渠，一個態度嚴謹的老頭子，滿臉肅穆的笑容，令人見了快活不起來，在招待我們的晚餐會上，對僑生極盡稱揚。後來參謀長提出病號普遍的情形，要求乘搭公家汽車赴延安，林伯渠近於嘲弄的說：「如果你們來八個女的，兩個男的，那樣就可以坐專車到延安去了！」

他的態度裏，對女性含有一種污辱，使我心裏對他說不出的惡感。

我和宋毓秀住在特備的房間裏，因為過於興奮，躺了一會無法入眠，男同志來招呼我們到街上觀光，招待所的女同志却警告我們，說街上滿佈國民黨的特務，容易發生危險。我和毓秀究竟顧慮多，但是男同志出去的却都平安歸來。

翌晨飯後，我們決定去逛街市，參謀長也決定即刻出發。來到西安而未能看看古城，我恨死那個女招待員。

和我們一起出發的，有二十餘名青年學生，向北行，到達延安仍然有千八里路，除了經過黃陵一段平原之外，其他盡是些黃泥坵嶺，梯田縱橫，隴坡重疊。隊伍進入邊區了，沿途的城鎮和村莊，都有執着紅櫻槍的自衛隊盤查，沒有足夠的證明，很難通過。不過我想那些壞人既能當漢奸特務，難道說做假證件還會成問題嗎？

西北氣候苦寒乾燥，南方人初去感到異常痛苦。風沙打擊到臉上，火辣辣地痛楚，中午稍暖，早晚氣候嚴寒，哨子風吹得光着身似的。週圍坵陵，草木不生，目所能及，杳無人烟。經過洛川和郿縣招待所，我和宋毓秀合蓋着毛毡大衣，緊抱在一起，仍然止不住的抖戰着，而且時刻都想到廁所去。大家凍得無法入眠，便起來在屋裏跑步。

再往北走，貧瘠荒涼的黃泥山崗，連綿起伏，一望無際。我們踏過了半邊國土，歷盡艱辛，終於到達延安了。

到達延安了！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初春，我們遠遠地望見寶塔山上的九級古塔，清涼山的古剎，山崗間鴿子窩似的窯洞，峯谷僻處皚皚的積雪，冰封的延河……羣山環抱的古城，出現在眼前了！

城樓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風飄揚，大家不禁熱血沸騰，忘記了沿途的勞苦和病痛，跛着腳大聲歌唱，我被激動得流下淚來，隊伍繞經南門外的飛機場，穿過穹形的古城門洞，走在延安的大街上。



在我們想像和傳說中的延安，一定是比羅馬還要偉大萬倍的聖地，就像我們想像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但是事實上，擺在眼前的延安，却是一片荒涼和簡陋，站在十字街中大喊一聲，可能四個城門都會聽到，還不如廣東那些靠都市的村鎮大，但是牆上的大小標語却觸目皆是，街頭巷尾，多數是穿得臃腫的軍人，也有些小毛驢和老牛板車點綴着。

當地的婦女們，把一雙腳纏得比粽子還小，連不滿十歲的女童也不例外，走起來翹呀翹的，使人見了搖頭，但是她們看見我們，也像發現了什麼妖物，瞠目結舌的望得出神。

男同志們有的垂頭喪氣；有的在咒罵那些把延安描繪成東方莫斯科的騙子！怨恨自己的幼稚無知。也許由於我以能夠脫離東江幹校，便感到滿足，因此，雖然不滿那些言過其實的人，但是却覺得延安是一個樸實的古城。

在城北關桃林，十八集團軍總部的招待所裏，我和宋毓秀同住一間房，大家知道這是在延安相聚的最後幾天了，便乘機到各處去尋望同鄉，也有不少男女同志，到招待所來探望熟人。曾生和林平都早來到，廖承志也在這裏，但是我却不想去找他們，也不願他們來找我，祇是隨宋毓秀一起去大街上看看光景。

我們先來到毛主席住的棗園附近，遠遠望去，穹形並排的幾個大窑門，雅緻壯觀，門前有些野棗樹叢。聽說窑洞冬暖夏涼，但是我却擔心它缺乏光綫和空氣。

大街上開設的多是些小店舖，酒店則用竹竿掛一塊紅布，有的是一個紙燈籠，小飯館的門前，掛着一棵泥做的大葱，有的掛着一塊假羊肉、卷心菜。裏邊幾張小方桌，幾條長板櫈，桌上堆着幾個粗窑碗，看來別有一番情趣。

夜晚，氣候轉寒，我和宋毓秀蓋着兩牀被毡，躲在用泥磚砌成的熱炕上，炕邊有洞門，放進煤塊和木柴去燒。拿出買的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來，希望從上面尋找一點家鄉的消息，結果失望了。

當然我並不後悔，我究竟離開東江幹校而來到延安，祇是覺得大家剛剛在患難中熟習，却立刻又要分散，加上人地生疏，內心有些悵惘，所以直到深夜，仍然不能入眠。

翌日，宋毓秀探友歸來突然病倒，我深知異鄉病中痛苦更深，便婉言安慰，整日的守在房裏，陪伴和伺候她，我想；有什麼能比我們的友誼更珍貴呢？經過多少苦難和血淚？犧牲了多少生命？最後才剩下我們兩個女性，當時，宋毓秀又是我心靈中的偶像，她比我美，更能把任何不如意的事，處理得十分坦然，她那柔和的性情，和待人接物的風度，處處都被我作為立身的表範！

因此，我決心和宋毓秀一起入「抗大」或者「女大」，永不分離，但是她好像有什麼心事，緊握着我的手，眼睛一直泡在晶瑩的淚水裏，歎息無語。

夜深了，我仍然興奮得失眠，躺在炕上默想着；付出這半年多寶貴的青春，得到多少收穫？還存在着什麼缺點？跑到千山萬水之外來受訓，是很不容易的！我決心今後不再捲入個人問題的漩渦，把整個的心神和時間，都用到學習上去，當然，在軍事上求深造的信念，並沒有因為來到這樣遠而有所改變。

多數同志陸續被分派到陝北公學，楊再興沒有向我握別，便去了「抗大」，招待所裏祇剩下我和宋毓秀，使我心裏不禁焦急起來。

忽然參謀長和廖承志委員來了，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心理，我不喜歡看見東江幹校的人，和那種「謙虛」的態度。

「……小馮！」廖承志閒談了兩句，便笑着說：「妳預備到哪裏學習呢？到華僑工作委員會去吧，我幫助妳設法！」

「到「魯藝」（魯迅藝術學院的簡稱）去吧！小馮！妳應該到那裏去！」參謀長咧大了嘴笑着，但是我却執意不肯，惟一的理由，是要進「抗大」，畢業以後能到前綫去！

兩個人一唱一和，最後廖承志見勸不動，便在宋毓秀的同意，和參謀長的催促之下，把我帶到一家飯館去吃飯，解釋在東江幹校分別之後，第二天便被調到延安來，他曾經留下一封信，聽我說沒看到，顯得有些意外，遂又談了些延安學習的情形，鼓勵我安心求進步，如果將來想回廣東，惟一的辦法是畢業之後，到「僑委會」工作。

飯後，廖承志留下地址，希望我常常去聯繫，不論有任何困難，他都將像過去一樣，盡力的幫助我，但是却沒料到，分手不遠我就把地址撕爛了。

傍晚，宋毓秀不知到哪裏去了，學習問題仍然沒着落，不禁心情焦灼，忽然傳達員進來說：「馮同志！有四個女同志來看妳，下午她們已經來過一次了！」

院裏這時泛起一陣說笑聲，我詫異的迎到門邊，看時不禁一楞，來訪的四位女同志，

我從未見過，從她們修改過適合身材的夾軍衣上來看，顯然不是普通的受訓學員。

「妳是馮鳳鳴同志嗎？」前邊一個廿七、八歲，戴眼鏡、皮膚白皙的，微笑着問我。我領首承認，同時禮貌的請她們到屋裏坐。

她們的態度，顯得十分親切而大方，坐下之後，便伸手分別自我介紹；問我姓名的叫丁夢綺，另一個身材修美，笑時有些裝做的叫藍蘋，最後的兩個都梳着一對長髮辮，身材稍矮的是陳波兒，高些的叫譚翠紅，四個人不論面貌和風韻都很美麗。

談起來，除了藍蘋之外，丁、譚兩位是廣東番禺人，陳波兒是潮州，她們都是東江服務隊第一期的，幾個人從家常又問一些軍校和故鄉的風雲，最後才談起我的工作志願。

她們聽說我要進「抗大」，臉上都顯得十分惋惜，藍蘋說：「馮同志！「抗大」從來不收女軍事學員！而且女學員畢業以後，都分配到地方上，去做婦女工作，動員婦女放腳啦！辦婦女識字班啦！……」

「真的！馮同志！妳有這樣好的條件，應該進「魯藝」學習！不要聽別人亂說！」

「是的！馮同志！我們都是女同志，又是同鄉，不會騙妳的，到「魯藝」去學習，是最有前途的！將來祇要成績好，學院會送妳到蘇聯去深造呢！」

四個人此唱彼和，最後的幾句話，却使我有些站不住腳了，我相信她們說「抗大」的情形是真的，我也担心畢業以後，不會分配我回廣東故鄉工作，至於出國到蘇聯深造，那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那將多麼有前途啊！於是我毅然改變初衷，接受她們的意見，答應了進「魯藝」學習。

同時，我要說服宋毓秀，因為我們的行動必須是一致的，但是她到哪裏去了呢？直到進了「魯藝」，查問過許多人，可是誰也不清楚！

#### 四 如此這般進入「魯藝」

延安東門外隔着一條冰封的延河，便是清涼山，中共的學校部門大多分佈在此。

參謀長伴送我來到「魯藝」。在院部看到了院長周揚。他給我的印象，是一派文人藝術家無拘的風度，不過也有些像商行的老闆。參謀長正在替我吹噓，丁夢綺和譚翠紅推門進來了，後面是藍蘋挽着一個氣宇軒昂的青年幹部，她們笑瞇瞇地望着我，一面向周揚說：「起應！你看，我們的眼光怎麼樣？演少女是最理想不過的了罷！」

「我們再遲去一會兒，那麼；就被「文協」搶去了！」藍蘋做了一個攫取的手勢。

原來她們都是「魯藝」的「鈎餌」。這時候我也說不出什麼了，祇得報以微笑。藍蘋蹣跚的走過來，牽起我的手向青年幹部介紹着：「小馮！這是訓導主任徐一新，我的DEI高！一新！我們的眼力不錯吧？」

我踏進「魯藝」的第二天，便遇到一件震動延安的大事；就是中國共產黨國際代表中央委員王明等從蘇聯回國。黨中央要「魯藝」找一個女性，代表全延安獻花。周揚竟選定了我。不到九點鐘，延安所有的機關全體已開到指定的地點，我聽着老同志們的高談闊論，才知道王明是安徽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一九三一年黨的中央書記；是中共第一名理論家。把他說得像神話中宙斯似的那麼偉大。

我帶着一束紙花，隨周揚來到機場，看到了毛主席和綽號「老農民」的朱德總司令，

以及數十名黨中央大員。他們讓我練習獻花，來打發枯等的時間，後來又問我的姓名和籍貫，以及回國投考東江幹校的情形。毛主席聽說我是海外歸僑，祇有十六歲，便笑起來說：「我的小兒岸英比你還大呢？」

大家站在冰天雪地和凜冽的西北風雪裏，等到快十二點，飛機終於來了。在山崩地裂似的掌聲和口號中，王明和抱着孩子懷孕已數月的太太孟慶樹出現了，他約有卅六、七歲，白皙的面孔單眼皮，和毛澤東相似寬大的前額。是一個身體豐滿神采奪人的漂亮人物。夫妻穿着得都很樸素。孟慶樹雖然大着肚子，却仍然美貌驚人。

後邊有幾個俄國人和卅餘名中國幹部。毛主席上去擁抱了他。我跟着獻上鮮花。王明牽起我的手來吻了吻，立刻向各黨中央委員招呼握手，然後和毛主席乘車駛出機場。

沿途軍民夾道歡迎，旗幟飛舞，口號此起彼落：「歡迎世界革命領袖王明同志！」

「黨中央國際代表王明同志萬歲！」

「王明同志是黨的天才領袖！」

「擁護黨的英明舵手王明同志！……」

古城內大街小巷，紅綠標語觸目皆是，各學校和民衆團體等，傾室而出，萬人空巷。這是延安空前絕後的最隆重的一次歡迎。

翌日，在總司令部前面的廣場上，舉行了最盛大的歡迎晚會，毛主席介紹王明的鬥爭歷史。讚揚他對黨的豐功偉績，說他是中國共產黨最寶貴的資材；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保障！說明黨派到蘇聯去的高級幹部，祇有王明和秦邦憲（已死。）及張聞天。接着各政要首

腦都做了一番不能再好的頌揚。最後由王明簡單的致答謝詞。「魯藝」文工團演劇助興。節目是藍蘋主演崔嵬編劇的三幕話劇「被糟蹋的人」，由於劇本的失敗，結果大失觀眾所望。我聽了許多尖酸刻薄的評論，使我在演戲的觀點上，起了一個極大的轉變。

第二天繼續舉行全延安幹部大會，王明報告「蘇聯現況」。第三天報告「國際形勢」。第四天報告「抗日戰爭」。每天報告八小時，從上午十點開始，到午後六點結束，當中休息十分鐘，讓大家解手和舒動一下筋骨，但是王明每天在講台上一直站立八小時，不喝水也不能解手活動；更不帶報告提綱，講話開始是緩慢的，由始至終出口成章，有條不紊，越講越清楚。問題經他一說，顯得更加生動有力；更加深刻明瞭，講出的話，添多一個字不通；刪去一個字不順。報告完畢以後，再從頭到尾歸納一遍，一二三四大項，下邊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對照記錄竟能絲毫不錯。

報告的時候，全場掌聲不停。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癆病鬼張稼祥，和宣傳部長陸定一領導高呼口號，緊張得從台上跌下來。王明的天才立刻震驚了整個的延安，被公認是活「馬列主義」，每一顆心都在嚮往着他；每一個角落都有着讚揚的聲音。記得我在學校時，曾聽到老師說過，汪精衛是中國第一演講天才，把他說得簡直非人所能，現在才知道，世界上確實有這樣傑出的人才！祇是我對人生了解得太少而已！

獻花的「差事」，給我帶來了許多幸運的機會，美術系和文工團的美術廠，經常來借我去做素描模特兒，由於我覺得要求得踏實的進步，必須放棄舞台生活，因此在填表時，  
我毅然的選擇了聲樂系。

學院在每天晨操之後，集體練音，多半都由冼星海指揮，解散之後，把我們十幾個挑選出來的男女同志，帶回審洞去，介紹認識他新婚的太太錢韻玲，然後吹着「定音簧」，夫妻兩個一起來試聽我們的聲音。

錢韻玲同志認為我們的「聲色」（指聲音的顏色）「聲域」等本錢都很好，如果想終身獻於音樂，希望將來能成爲可造之材，就必須認真的下一番苦功，經過最嚴格的考驗！這是任何一個成功的聲樂家所必經的道路。在勉勵一番之後，又要求我們一生禁食油膩、烟酒及過於甜辣等富刺激性的食物，連炒花生和瓜子也不准吃；避免大聲喊叫；過度勞累和失眠等以保護聲音，甚至不得過早結婚，如果犯了「禁例」，便毫不客氣的打回系內一般同學中去，因爲他夫妻不願意浪費大家寶貴的精力和時間。

我們逐一的向他表示了決心，從此在每天清晨集體練音之後，又接受冼星海單獨的指導，他用刻薄和近於挖苦的言詞，來糾正我們的缺點，有兩個男同志態度表現不夠虛心，一個女同志被認爲改正得不夠努力，當時便被逐回原系去。

爲了認真學習，我每天傍晚和起炕之前，便跑到山邊去苦練一小時；喜歡吃零食的毛病，也嚇得暫時不敢再饞嘴了。不到半個月，十六個女同志淘汰得祇剩下了我，和上期的一個女同志柳若鳳——她的聲音是少婦型的。我們提前完成發聲的課程，開始學習樂理及困難的「顫音」「裝飾音」「半音」等等技巧。

在學習之後，我時常幫助冼星海夫婦整潔內務，她們也常常燒一點小菜，挽留我和柳若鳳，因此雙方相處得頗爲融洽。經過幾次閒談，我才知道冼星海竟也是番禺人。而且是



在不久以前，和新婚的太太錢韻玲從漢口到延安來的。

有一次柳若鳳不在，他談到鬱悶處，長歎一聲：「唉！延安真使人感到絕望！」

「星海！——」錢韻玲在桌邊幫助他抄寫樂譜，這時回頭輕聲的制止着。

「韻玲！心裏有話，我非吐不成，否則我會瘋了的！」洗星海憤然的長歎一聲，走到太太身邊，把着她的雙臂說：「韻玲！延安我住夠了！我已經當面向組織部提出來了，我希望到蘇聯去看看，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麼樣的？」

錢韻玲頷首贊同，然後回身去繼續抄寫。洗星海直言不諱的對我解釋；說黨中央爲了團結專門人材，最近特別吸收他入黨，但是，他不願意喪失寶貴的自由，而換來精神痛苦的生活！黨對於他是不適合的！他厭惡透了這個環境！因此心情不安，在上課時，態度和言詞都不好，雖然發掘了我們兩個認爲有希望的學生，同時在爲我們修改「農村曲」，和「黃河大合唱」兩個歌劇，但是他心裏却一直無法快活起來。

不料正當這時候，院長周揚未徵求我的意見，便斷然的在隊前宣佈，把我和柳若鳳都編入戲劇系，我雖然一肚子不高興，由於初到一個新環境來，也祇有服從院部的決定，但是洗星海却未等到隊伍解散，便轉身逕自走去。

我很怕引起誤會，事後便約柳若鳳，一起去向洗星海夫婦解釋，並且要求能夠繼續得到他的指導。洗星海忿怒不語，在錢韻玲再三的婉勸之下，總算沒拒絕我們。

因爲我進「魯藝」不久，觀察問題的能力差，所以祇覺得洗星海的脾氣古怪，除了認爲院長調動學員，對他不夠尊重之外，看不出有別的什麼事，足以使他那樣鬱怒！

在初期的學習生活中，很快的便認識了「魯藝」和文工團幾個傑出的學員；第一個是廿八、九歲的王佩苓，東莞人，父親是海員。她在舊式的學堂畢業。長得又黑又瘦，性情却溫和，很像幹校時期的「阿嬌」。不過她的一顰一笑，仍然保持着鄉下女人的特點，說話的聲調嬌滴滴地。鞋的前頭總癢着半邊，大家都說她幼年纏過腳，後來又解放了，所以不管到哪兒站坐的時候，總要先把一雙金蓮藏起來。她安份守己，處處以大姐的態度照顧新同志，很得我們新學員們的敬愛。

我熟習的第二個老同志叫于蘭，是一個廿一歲廣東南海的少女，身材畧矮而胖，她生得並不美，由於束胸發育又不良，但是她待人接物，却令人感到十分誠懇和謙虛，即使遇到那些最難纏的男同志，她也不會生氣，說話時那種和藹溫柔的聲音，使人一聽，便深信她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少女，她的同情心和體貼人，使我們都非常敬重她。

還有福建集美華僑陳嘉庚的族叔侄女，陳金蕾和陳金荊姊妹，聽說她們的父親，是一個神經質的華僑民族資本家，由於被官僚資本逼得無路可走，便帶着兩個女兒和全部財產，跑到延安來，在精神和物質上，都給予共產黨很大的支持，現在住在西山窑洞裏做寓公，掛着「開明士紳」的招牌，每當對外舉行什麼民主會議、向華僑捐款、或者招待外賓參觀和舉行筵會等，便一定會看到他在座攻擊國民黨，因為有着這樣特殊的關係，姊妹倆在「魯藝」當然也被另眼相看，嚴然天之嬌女。

大陳（金蕾的暱稱）約有廿七、八歲，也許因為年紀大一些，閱歷多和知識水準高，一般的說還頗能自重，據說她是一個離過兩次婚的大學生，身體羸弱，面色憔悴，說話輕

聲細語，有氣無力，所以從來不參加早操等集體活動，連爬幾步窖洞的山階，都氣喘喘地辛苦得受不了。她時刻在憂慮自己嚴重的心臟病，老同志們都在傳說她患有手淫病，我却有些不信，看她那樣斯文高貴，一派正經，不像是那種無自尊心的女性。

小陳——金莉是她的七妹，她發育成熟，情竇初開，走路像穿着高跟鞋似的，專在男同志面前搔首弄姿，但是她的芳齡却和我同年，才十六歲呢！

第五個出色的學員，是廣東梅縣富農家庭出身的吳艷冰，十九歲的中學生，論風姿、曲綫、面龐都有着九十分以上的美麗，而且「勞動作風」居全院女性第一名，時常看到她，在廚房裏忙碌，或者幫助男同志們縫補衣褲、洗臭襪子，雖然她總要搶白那些懶鬼們一頓，結果却仍然會儘力去幫助人的，而那些被責斥的男同志，也樂於再來麻煩她。

另一個戰友是具有男性美的少女王亞男，廣東四邑人，中農成份的市立中學生，她體格強健，膚色紅潤，總喜歡把頭髮掖在帽子裏，做男裝打扮，氣概和面龐也十分酷似。她喜愛運動，常常和男同志們混在一起，對女同志反而有些隔閡似的。

和我同時學聲樂的柳若鳳，是美洲華僑的獨生女兒。也剛滿十九歲，橢圓形白皙的面龐，襯着碧藍得嬰兒似的一雙眼波，白天喜歡咬手指甲，夜晚因為和我睡在一起，被子和枕頭都給她咬爛了。不然便把大腿掛到我身上，搬下去又放上來，使我每夜都要醒幾次。平常一個針尖大的蟲，便可以嚇得她失魂落魄，軍裝和她那女性的溫柔太不協調了。

她對人非常熱情，那怕聽到一句動聽的話，讓她挖出心肝來給你都可以，感情濃厚而脆弱，所以始終跳不出愛情的圈子，造成她終身的煩惱和無限的痛苦。

最後一個女同志，是天才的全能演員前進。她也是「魯藝」惟一工人成份的無產階級。她自稱卅歲，後來在相處的五年之中，她每年遞減一歲，還有一套充份的理由，說年齡對人是根本沒影響的！說實際情形比年齡更加可靠！

她性情高傲，脾氣暴烈，生得樣子很怪；兩條輕佻的瘦腿，插在尖削的屁股上，一付賤骨頭，混身沒四兩重，走起路來像條水蛇，根本沒一分女人的味道了，再加上生得滿面痘皮，別看這些外貌，她在全院的同志中却最爲神氣！

據說前進的父親是一個鐵路工人，在廣州成立「公社」的時候死去，她便被帶進革命的陣營，內戰時期她當過四方面軍的師黨代表，作戰英勇果敢，結過很多次婚都離了，弄得老幹部都不敢招惹她，新幹部她又看不起，因此情緒低落，到「魯藝」來養閒。

前進入伍時沒受過教育，但是現在她卻能夠把「馬列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論」啃得出來，她學了這些理論，專門用來俘擄新同志；用來做無原則的爭吵，偏偏句句都是原則和立場，亂戴大帽子！初次見面的新同志，沒一個人不對她尊崇備至的，但是相處不到一週，她那一套說和做完全脫節的原形，便暴露無遺，又變得神憎鬼厭，人見人怕。

在男同志方面接近得少，但是也認識了幾個新的人物；有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綽號「莊稼佬」的田忠，卅六歲，是由越南歸來的海南籍教員，他生得一臉農人的辛苦相，無野心、守本份，被選爲經濟委員，負責全院的伙食問題。

另一個是馬來西亞歸僑黃昏，廿三、四歲，像田忠一樣生得週身的莊稼骨頭，但是却拼命追求洋化，他承認自己沒藝術天才，所以起早睡晚的埋頭苦幹，寫得一手工整的字

畫，演劇和歌詠之外，理論修養也很棒，總之事事都要強，連筆記都一律用A B C D，雖然連英文的廿六個字母都啃不過。

黃昏對任何侮辱都可以原諒，但是誰在他面前說一聲「大鄉里」！那他至死都會恨你的，不過他的生硬和矯做，却使別人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另一位是頭髮和鬍髭永遠都長長地，不修篇幅的作家滄浪，大約有卅幾歲，據說做過報社的記者，他可以不吃飯，却不能沒香烟吸，所以很少看見他不在吞雲吐霧之中，那雙眼睛永遠都像沒睡醒似的，他喜歡擺老資格，時常用反話來嘲弄新同志，或者以奚落取笑的方式，使我們能知所警惕而避免犯過錯，可是他的方法，往往得到相反的結果。

最後的一個是軍事隊長王克強，約有廿四、五歲，生得一付高大的身材，但是却頭腦簡單，據說曾在泰國做過體育教員，他簡直看見書本就頭痛，屬於運動上的活動，却非常愛好，雖然生了一付沒頭腦的蠢相，但是却偏偏喜歡做出令人肉麻的溫柔狀，尤其是在女同志面前，總愛把衣服脫掉，賣弄身上的肋肉。

因為大家是「魯藝」的活動份子，又多是從東江服務隊轉來，所以很快便熟習了，此外還有幾個僑生，由於他（她）們處處顯得高人一等，使我也就不敢去高攀了。

顯然的，我所熟習的同志，幾乎都是由海外歸來的廣東人。這種「宗派團結」，完全是環境造成的，因為新、老同志中間，有着一種深不可破的隔閡，新學員之間，又有着強烈的排斥和刁難，假若不找同鄉簡直無法存在，尤其是天性心胸狹隘的女同志。我找不出這種現象的原因，祇是把它看作是革命初期難免的。

不久，我便熟習了「魯藝」內部的情形；這時候有學員約四百餘名，女生約有百餘人，其中以北方人佔多數。從歸國華僑、大學教授到留學生、大學生、專家和目不識丁的工農份子、統戰人物和敵區青年等等，成份複雜，應有盡有，不分尊卑，熔於一爐。

院內共分做四系；戲劇和音樂兩系人多，工作活躍易見成績。文學和美術兩系人數較少。教授多數是名人。文學有周揚、徐懋庸、何其芳、周立波、蕭軍、丁玲、柯仲平、周而復，國際文學教授蕭三等；戲劇有崔嵬、張庚、袁牧之、賀敬之等；音樂有冼星海、呂驥、賀綠汀、塞克等等。除了專家執教業務之外，還有哲學家艾思奇、歷史學家范文瀾、陳伯達及其他政治經濟專家，黨政首腦之外，還可以聽到毛主席做報告。

「魯藝」下面附設文工團，團員多數是戰前就參加了運動的老同志，或者有着高深修養的專門人材。像陳波兒、藍蘋、張水華、王大化等他們把新學員根本就沒看眼裏。

團內附設創作研究室、美術廠等。負責人是吳玉章、趙毅敏、沙可夫。當時「魯藝」有着文學家和音樂家、藝術家及詩人、導演、劇作家。人材濟濟，盛極一時。新學員的學習情緒，也都十分高漲。

這時候，從報紙上知道日寇對前方加緊進攻，在四月初的一天上午，敵機對延安突然舉行連續性的空襲轟炸。古城陷入一片烟火中。敵機剛繞過去，王克強便跑出窑洞來，大聲呼喊著：「走啊！同志們救火去呀！……」

王亞男、于蘭、吳艷冰我們四個女同志跟着他，不顧機羣在頭上往返掃射，直趕到城內來，大街上烟塵瀰漫，一片瓦礫場牆。有幾顆炸彈正投在奔向東門的軍民羣中，死傷數

百人，嬰孩、孕婦、老人，蟠伏跪臥，血肉狼籍。有的祇剩下胸骨和幾根肋條；有的被從襟中炸開掛在樹枝上。門扇從當中挫折插進牆內。書簿打在高空裏飛揚着。

城裏的水井很少，而且都深逾十餘丈，又沒工具怎麼救呢？我們剛闖進城去，外邊已經有軍隊趕來戒嚴。許多同志和農民們，被認為給敵機做信號被抓走。我們出不去又無處隱蔽，便躲向南關焚燒的烈燄附近，看見婦女們瘋子似的在俯衝的飛機下面，哭喊着倒下去。我們冒着烟薰火炙，避進場牆裏去。

「救命啊！」突然身邊傳來一陣隱約的呼救聲，慘悽動人，尋了半天才發覺有人被活葬的腳底下。大家不能見死不救，便動手搬動場牆，不料瓦礫和磚塊熱得火炭似的，我們祇好用帽子墊着，一齊動手猛扒。

這時候附近一陣哭聲，湧來了一羣婦女，哭天搶地的叫着：「同志呀！快救命呀！幾家老少都埋在底下呀！」她們指着瓦礫堆祇會哭叫。大家人多手衆，不一會便扒出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來，面色蒼白，神情安逸，望望大家闔上眼睛便死了。

瓦礫下邊露出幾顆人頭和折斷了的手腳，這是一家人藏在屋內罹難了。隨後又扒出一個小孩子來，嘴裏祇喊媽媽？扯他衣服的時候，皮肉熟爛得成塊的掉下來。瓦礫下邊仍在呼救。敵機已經狼狽逃竄了。立刻有幹部指揮着兵士來搶埋屍身，看見我們認為有好細的嫌疑，要帶走審問，大家說明來救火的始末，他們看見扒出來的屍身，及我們手臂和臉上的灰泥，便登記了姓名和機關，然後驅逐出城。沿途看見兵士們，將幾十條屍身拋在一個坑裏，其中還有些傷殘沒斷氣的，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

回到學院，耳邊仍然慘呼聲隱約。「魯藝」也犧牲了十幾個人。大家都認爲日機轟炸這是雙方交戰沒話說，黨中央應負責任這場重大的損失，但是黨中央却認爲延安的奸細特務太多，大家麻痺，警惕性太不夠。命令各部門幫助整理廢墟，女同志則到各家去慰問。這次空襲究竟死傷多少人，誰也不清楚。我們所看見的，也不過是城內的一角，整個災况根本沒人知道，但是謠言仍然不少。王克強被偵審之後釋放了。那些「秘工」人員到「魯藝」來，查問我們幾個人的過去，幸虧我們沒把災况傳播，否則問題也許會相當麻煩。

不久，在城南建設起新的南市來，城內的機關，大部份都遷到城外窑洞，和附近的莊村裏去。同時又展開了熱烈的關密運動。……

延安成爲多難之邦了，四月裏，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紅極一時的黨中央大員張國燾走出了。大家有的惋惜；有的憤激。從議論中，我才清楚他也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內戰時期是喧嘩一時底四方面軍的黨代表。走出以前，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正主席是毛澤東。兼陝、甘、寧邊區主席。在黨內的地位極高。

接着毛主席召開幹部大會報告；指出張國燾是江西反動大地主出身，在黨內一貫的鬧獨立，不服從中央領導，擺老資格排斥高崗等，於是被宣佈永遠開除黨籍。毛主席向大家報告，陳金帶同時向我報告；說張國燾過去在黨內勢力很大，後來徐向前等人叛離，毛主席抓住兵權，和多數湖南籍的中央大員，所以能打跑陳獨秀，趕走李立三，如今又——高崗在陝北和劉子丹（已打死）開闢邊區，功高勞苦，否則共產黨已無立足之地了。

果然不久高崗出任邊區主席，兼任邊區留守兵團黨代表。張國燾走出，引起延安心理



上很大的不安。連我也開始知道，革命不是我這樣純潔的腦筋所想像的那麼簡單，我承認年齡使我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少了。

這時候，各機關部門的領導上，展開普通的工作檢查，「魯藝」的老同志好像都很不安心，如康濯和曾克等，都要求到西北搞農村劇團工作，乘機離開了延安。那位每次談話必說自己是左翼作家聯盟，和蘇維埃作家聯盟的大作家蕭三，也要求到晉、綏邊區去了。事後才知道，這些老同志在「工作大檢查」中，成了領導上錯誤的替罪羔羊，因此爲了避免被批評，大家都不願負責任，對工作也不再積極的提意見。接着毛主席又在中央大禮堂做報告，號召全黨「議論紛紛」，有意見不論正確或錯誤，都可以儘管提出來，這個口號使老同志們消沉的的情緒，又被鼓舞起來了。

一九三八年在轟炸和緊張的防空生活中過去了，久靜的「魯藝」，因爲藍蘋和徐一新的戀愛決裂，又顯得熱鬧起來。有一天，我從洗星海那兒學習聲樂回來，看見公佈欄前面，圍着許多男女老同志，一個個神情激憤。走過時聽了一陣，才知道他們在「議論紛紛」的指責周揚院長，說他行爲卑污，手段下作，利用藍蘋討取毛主席的歡心，不惜犧牲徐一新，而去博取地位和黨的信任。

女同志們則不滿意毛主席玩弄女性，說他沒有領袖的道德和人格！他的第三任夫人賀子珍，在內戰時期替他養了四個孩子，生死患難快十年了，現在環境剛剛好轉，便薄情無義的說她有神經病，利用組織上的手段逼迫離婚！

對於藍蘋却遭到男女同志的一致攻擊；說她利用和訓導主任徐一新戀愛做手段，抬高

自己的身價，又假借「研究問題」爲名，天天往棗園跑，夜晚不回來，周揚裝瞎子不管不問，現在肚子裏的孩子都幾個月了，竟說是毛主席的授意，要她回「魯藝」當起教授來，這一紙公佈，使全院老同志都爲之嘩然。我是一個新人，對於學習以外的，事前毫無所聞，看見老同志這種情形，反而對他們感到不滿，覺得他（她）們未免太多事了。

我正在感慨，忽然鼓噪聲平息下去，注視時，原來有一個態度純厚、戴近視眼鏡、行動時有些跛脚的幹部，走來對老同志們解釋說：「同志們！這是領袖的私生活問題。大家都是黨的幹部，都有着較高的政治水準，「議論紛紛」不能公私不分！」他列舉了許多歷史上的偉人，證明覺悟高做大事業的人，不拘謹於私生活小節。號召大家愛戴黨的領袖。老同志這才啞然的散去。

後來沈星海告訴我，這個跛脚的人，便是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陝北公學的校長成仿吾，顯然的他在老同志中，具有相當的威信。

「議論」平息，藍蘋名譽破產，無顏留在「魯藝」，便調到中央軍事委員會去。毛主席替她改名叫江青。表明過去的藍蘋已死。負責給毛主席「搜集整理材料」。到四月裏生了一個女兒，兩個便正式同居了。

從毛主席和藍蘋的事件，使老同志更加崇敬王明，他從未鬧過個人問題，沒有浪費過寶貴的光陰。因此時常聽到老同志們對毛主席不滿的指責。

和蘋藍事件的同時，延安還發生了一樁鬧得滿城風雨的艷事，就是邊區文化協會會長丁玲，和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的戀愛糾紛。丁玲在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本來就很有

點名氣，何況延安始終鬧着女人荒，祇要是個女的便成爲奇貨。在一次會議中，彭標子——當時延安老同志對他的稱呼。意思說他獨身已四十多歲，精力充沛。看見了玲口若懸河，全身肥地很肉感。丁玲也是旱苗盼雨，又羨慕副座的虛榮。兩個人一打即着，同居了許久，彭德懷始終不肯結婚。這時藍蘋已在會議上提出和毛主席結婚，事前中央有佈置，所以進行順利。丁玲自視甚高，乘機要藍蘋幫忙，在毛主席跟前提出婚姻問題。不料彭德懷祇要同居，更說黨的工作第一，尙未考慮到結婚問題。丁玲羞辱難堪，痛斥彭德懷玩弄女性，毫無道德人格，剛剛提上褲子即裝沒事，她決心把問題鬧個清楚，否則寧願退黨離開延安——她和沈星海的情形一樣，都剛入黨不久。

當時丁玲和蕭軍在延安，很能吸引一些國民黨和敵區的青年學生。黨中央爲了表示重視智識份子，對丁玲極力挽留，彭德懷受到批評之後，被調走做第一野戰軍的司令，號稱西北王——直到一九四二年，黨中央才介紹重慶新華社，有「二姐」之稱的記者浦熙修和他同居。丁玲覺得很有面子。不久，黨中央再派青年幹事李明，對丁玲進行「團結」，鬧了半年多的『議論紛紛』才不了了之。

七七抗戰三週年快到了，黨中央決定隆重擴大慶祝。「魯藝」爲了準備遊藝節目，全院氣氛緊張，在這一年半的學習中，我始終不牽涉任何糾紛，祇是埋頭苦學。在聲樂方面，我已經學到作曲、各種歌劇不同的唱法，及懂得運用變化複雜的感情在歌唱中。

沈星海的「歌劇」已經脫稿，但是覺得很不滿意，因爲時間不夠，希望下一個能寫得好一些。他的魄力令人驚服，而且說了就做。我祇有感謝他對我的關懷，說明我苦讀的願

望。不想這樣早就參加演出。他很失望，那種痛苦的情形，幾乎改變了我學習的決心。

任公演的積極籌備中，周揚並沒有來找我，正副支部書記丁夢綺和譚翠紅卻來了，她們介紹我加入共產黨。這真是我做夢也未料到的，延安處理黨籍問題竟會這樣寬。

「馮同志！妳參加大會演出工作吧！」當我交上「入黨志願書」之後，丁夢綺才露出她本來的意圖。

這時，我已經知道她是周院長的愛人，同時也是黨內主要的負責人，我像跌落陷阱的獵物，已經無法逃得出羅網，但是在未就縛之前，仍然想作最後的掙扎，我誠懇而婉轉的解釋；說自己實在沒有藝術天才和條件，更不敢和老同志去比較，但是兩人却勸我無須顧慮太多；說能力比資格更爲可靠，大家認爲可以的，就決不會錯……

「馮同志！我們都知道妳過去時常參加演出，而且很多人曾經看過，都說好得不得了呢！」譚翠紅提出事實根據來了。

「小馮！多少人都在怨自己條件不夠呢！妳快不要『講價錢』了！」丁夢綺的話和態度始終有些官腔。

「我、我絕不是考慮個人問題，我覺得，我知道的東西實在太少了，所以我想好好利用黨給我的學習機會，我覺得磋跎過一分鐘的時間，對我都是最大的損失！」我祇能耐心的說明，不想參加演出的動機。

「可是，錯過這個工作中學習的好機會，那時候，妳的損失將有多大呢？小馮！妳這小孩子，怪不得都說妳固執，倒是真夠固執呢！」丁夢綺譴責似的截住我的話，牽起我的

手來說：「好了！好了！翠紅把她的名字寫上去啦！」

「譚同志！」我制止的望着譚翠紅，但是，却用要求的語氣說：「請求妳千萬不要寫。我實在覺得本身的政治認識和工作能力都太差了，任務這麼重大，黨和領導上對我的期望這麼高，我怕——」

丁夢綺和譚翠紅又一唱一和的鼓勵、解釋着，就是不從實際方面去研究我思想上的顧慮。最後又用「方式」來達到目的了：「小馮！妳怕什麼！去年藍蘋的失敗，主要的是劇本，這一次的劇本毛主席要親自看過修改，有絕對的把握，妳放心！」

「小馮！這一次演出，對學院的前途太有關係了，不但毛主席和各級首長要來，還有各軍區開會的高級幹部參加。「魯藝」一定要挽回去年的聲譽。晚會成功了，對妳個人來說也很有意義。任何人有藝術天才，都應當毫不保留的貢獻給黨，說明她對「魯藝」的愛護；對黨的無限忠誠！」

丁夢綺鼓動唇舌，說到黨，三個人的態度不禁都鄭重起來。我沉默了。

譚翠紅乘機寫上我的名字，便和丁夢綺高興的去了。剩下我一個人楞在審門外，望着天邊默想：「黨員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團體，少數服從多數。」我早就喪失說話的權力了，但是我思想中的問題，却根本沒得到解決呢！

事後，我即刻去見冼星海，把事情的經過坦白的告訴了他，他原諒我，並且認為我應該爭取時機，將我兩年來的所學讓人們知道。

中共中央同意「魯藝」演出三幕民歌劇「農材曲」，「魯藝」集中力量全體總動員；

文工團樂隊和音樂系，聯合組成一支四十餘人的大樂隊，戲劇系和文工團，挑出了六組演員同時排演，最後舉行決賽，挑選成績最優良的參加大會公演。

劇中女主角「小妹」，共有吳艷冰、柳若鳳、陳金莉、陳波兒和我五個人分飾，以陳波兒當選的呼聲為最高。因為不滿這種強迫就範的作風，所以引起我內心的反抗，排戲時我謹記導演的指示，但是却態度從容，故意唱出半音來，把大家弄得搖頭不迭，甚至有人把耳朵都堵起來，在唸詞的時間我則看「政治經濟學」，希望造成最低紀錄而被淘汰。

預賽演出之夜，院方邀請了吳玉章、丁玲、艾思奇、陳伯達，藍蘋也代表毛主席來參加，還有「老農民」朱德等十幾個人做評判。最後由周揚公佈結果；他指出許多同志太緊張，或者在拼命的做戲；有的唱歌忘記了表情，或者表演不能配合歌詞，好像化裝唱歌。批評老演員們太油滑了，他宣佈頭一個小妹當選者便是我，說我態度從容，但是台詞太生，特別是聲音怎麼搞的，簡直是亡國之音，指定冼星海等負責加緊練習。這個結果真使我啼笑皆非。同志們也都認為今年的「魯藝」要比去年更慘！

決賽之夜，成績整個的壞透了。大導演顧正紅拖着兩百多磅的肥肉，都要累昏了。冼星海夫婦始終不參加任何預演。老演員們在台上態度「從容不迫」，聽了我那不協調的聲音忍不住笑起來，氣得周揚在台下大聲喝止：「不要笑！」

閉幕之後，全體演員當場受到最嚴厲的批評。我頭一次看見周揚發這樣大的脾氣，他什麼都罵得出口，像一個粗野的流氓。為了表示他最大的決心，終於忍痛把幾個老演員撤換。最後確定重要演員；王佩苓飾演嫂嫂；黃昏飾演哥哥；滄浪飾演漢奸；王亞男反串妹

夫；田忠飾演莊長；除了我飾演的小妹之外，演員陣容被公認是最理想的人選。

周院長抓着馬鞭子，親自監督連排一週，我看看實在逃不過去了，這才祇好認真的歌唱，將兩年來胸中的積鬱盡情傾吐。這樣一來，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原來對我絕望的，也都驚喜得難以形容，老同志們却恨得牙根癢，從旁百般的吹毛求疵。

「好啊！」周揚這時才覺察到我的用心，盯着我轉了一圈，用手在我臂上打了一下說：「小馮！原來妳在搗我的蛋哪！今次妳不給我演好，我要慢慢地收拾妳！」

## 五 成功帶來了幸運，也帶來了厄運。

七七抗戰三週年紀念大會，盛況空前，圍繞司令部前的廣場，張滿了大小各色怵目驚心的布畫，晚會公演開始之前，數萬觀衆在台下歡欣期待，成功的條件已經具備；宣傳工作在一個月之前就轟動了延安，觀衆也不忍心再看見「魯藝」失敗了！而且我們本身也確實做了空前的努力，連化妝和服裝、佈景等，都由周揚親自督製和檢查，在黨內也進行了動員，一定要保證演出任務的成功！

快到我出場了，我站在佈景後邊，窺見台下這麼多的大人物，心情起了一陣麻木似的緊張，但是看見在我身旁充滿自信的洗星海；想到我會面對過千萬的觀衆，演出過無數次；我曾被譽爲是一個有希望的演員時，心情才漸漸地平靜下去。

在龐大的伴奏聲中，不知什麼時候我出場了。人海中欣起了一陣微波。我耳朵聽不到

什麼，眼睛也看不見什麼，全心全意的落化入劇中。

當劇情達到高峯時，台下似乎連呼吸聲都停止了，好像整個的世界都萬籟俱寂，祇有那圓潤柔美的歌聲，與諧和的伴奏，彷彿從月宮裏悠揚傳來，直到全劇結束，人海中掀起的那濤聲，如怒潮似的淹沒了一切。全體演員待幃幕垂起了不知多少次，才興奮的湧到後台去。台下傳來激動哄然的評論聲。新同志已經給我傳來了捷報，但是我又擔心，怕自己偶而的失於檢點，引起同志們的反感。

隨着眾人踏進後台，首先看到周揚站在梯邊，眼睛都笑到一起去了，伸手攙着我來到化妝間，他不說一句話，祇是笑着。我的心這時才放到心坎裏去。卸妝時，聽見老同志在挖苦着：「……這次如果再失敗，周揚要離開「魯藝」了，真算他有運氣！」

匆匆地換過衣服，要尋找洗星海夫婦，兩人已經回去了。周揚挽着我的臂，去應付擠滿了後台的各軍區司令和政委，握了一圈手，周揚再介紹各劇團負責人；民衆劇團團長柯仲平，領下一撮山羊鬚，年紀不小了仍有些孩子氣，大概喝了酒臉紅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對周揚說：「這本來是我們的人，我們晚去了一步！晚去了一步！」

接着是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賈克；西北文工團團長嚴寄洲和江安；邊區文工隊聯政宣傳隊；平劇研究院等等……接待室內是女大員；瘦鬼蔡暢、朱德的愛人康克清、鄧穎超、孟慶樹、丁玲和穿得漂亮滿面紅光的藍蘋等，她們在高談闊論着；認爲我替「魯藝」替延安的女性爭光不少。又證明女人強過男人，當時發展我參加「婦聯」和「文協」。

蕭軍和「文協」秘書周文等等，站在化妝間外邊，雖然沒有周揚介紹，我也點頭握手



了，他們都顯得很興奮，用着各種祝詞，恭賀我演出的成功！

「啊！演得真太好了！」我回頭看時，是一個縫眼鷹鼻子陌生的男同志，激動地向我讚揚着：「感動了所有的人！」魯藝」這次非常成功的演出，在中國戲劇運動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

本來我不願意向這種阿諛的人搭訕，但是我怕得罪人，又不清楚他是哪一行，我把這一切都歸於全體同志的努力；歸於院長和洗星海夫婦的教導，說完我便忙着梳整。

可是這位鷹鼻牌的人物，很善於利用時機，立刻遞過一張卡片來說：「這是——我的卡片，請笑納！」

他的熱情使我感到意外，祇好接過卡片來，那是用較厚的紙片自做的，上面寫着工整的鋼筆字，「抗大」解放劇團主演兼舞台監督張溶，左下方寫着「湖南」。

「張同志！真抱歉，我——沒卡片，我叫馮鳳鳴！」我嘴上這樣客氣，心裏對他不知有多反感，在共產黨裏還用什麼鬼卡片？

吹集合哨了，有首長來訓話，張溶等已經都出去了。我走出化妝處，看見週圍儘是負責警衛的特殊人員，毛主席說笑着顛預的走進後台來，朱德總司令和王明左右拱衛，後邊跟着那個顴骨尖削，鷹眼鼠頭滿臉陰霾的劉少奇，隨後便是肥的、瘦的、便衣、制服、約有四、五十名在機場看見過的中央文武大員，一個個目光爍爍地注視着女同志們。

所有的大員都是滿面春風，祇有劉少奇陰寒的臉上幾乎可以刮下霜來，那樣子令人覺得他像永遠都在想什麼。

毛主席講了許多勉勵的話，特別提出我的藝術天才底演出，賺得幾萬人的眼淚，使他都哭了好幾次，爲示鼓勵特別命招待所犒賞一番！

周院長陪在毛主席身邊，嘴巴一直沒合攏過，毛主席的話剛在掌聲中結束，他便走近幾步，招領着我過去會見，又和王、朱、劉、康生、任弼時、高崗、邊區主席林伯渠等等逐一握手，首長們剛剛退出去，外邊圍看的幹部們又擠進來。

這種情形，使我心裏感到欣幸，但是我也知道，必然會引起一部同志的嫉妒，因此祇有極力抑制自己的情感，處處謹慎，不敢絲毫大意。在全體進入招待所宵夜時，周揚把我招呼過去說：「小馮！江青同志在等你，到她那裏宵夜去吧！」

走過餐廳，忽然發現橫門外面，有一雙熟習的大眼睛，我不禁如獲至寶的跑過去。

「啊！毓秀姊？是妳？妳到哪兒去了？一年多啦！怎麼也不給我來個信呢？我到處查問，也找不到妳的下落，妳——」我像見了親人似的抓緊她的手，親切而激動的說着。

借着燈光我定睛注視時，宋毓秀臉上那紅潤的光采已經消逝，兩眼淚水盈眶，腮頰削陷，神情頹靡，身上穿着一套潔淨的細布吊袋幹部服。在當時的延安，祇有少數黨中央大員，才有資格穿這種衣服。她聽了我的話，木然無語的點點頭。

「毓秀姊！妳生病住醫院了嗎？——」我察覺到她與前有些不同，便關切的望着。她臉上的苦笑，又被濃重的鬱悒籠罩起來，搖搖頭似乎有話要說，但是却扭過頭去，雙手捧着面，慢慢的走進黑暗裏，她像在哭了。

「毓秀姊！江青同志派人來要我到她那兒去宵夜。妳住在哪兒？毓秀姊明天我看你

去？」我跟在她身後，替她拉整着衣服，等待她回答。

她聽着我的話站住了，似有所欲的望着我走到她面前，突然緊緊的抓住我激動的說：

「聽我的話，鳳鳴！不要去！哪兒都不要去！」

「我也不願意去呢！是院長叫我去的。我們談談吧，毓秀姊！這一年半來妳究竟到哪兒去了？」我知道她話裏有話，便親切的吻吻她，牽着手兒走向幽靜的延河邊去。

「我——我坐了一年零三個月的監獄！」她全身激動，突然雙手掩起了面來，那被極力控制的情感將要爆發了。

「啊？——那是爲了什麼呢？」我被意外的駭住了。

「哈！……」她失常的仰首對天哭笑起來：「因爲我是國民黨的特務！我是日本人的間諜！我是——但是，他却謀殺了我的愛人，和我這個特務間諜結婚了！啊！」她終於悲痛不可抑制，哇的一聲慟哭起來，拼命的摟抱着我，像要從我身上得到一些慰藉。

「毓秀姊！」我開始感到一陣恐懼，繼而委婉的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請妳告訴我，自從分別以後，我時常都在懷念着妳，相信我們姊妹是會彼此諒解和同情的。」

「……對不起妳鳳鳴！請妳讓我靜一靜……」她靠在河邊用手撐着頭，沉默了片刻，遂又軟弱的坐到河邊，疏散着胸中積鬱的嗟歎着，聲音低得模糊的回憶說：「……在招待所的時候，我曾經隨一個姓呂的女同志，到棗園去看望她的同鄉，認識了中央委員康生，他招待我們吃飯，送我們東西，大家都很尊重他，不料見了面沒一刻鐘，他便提出來要和我結婚。鳳鳴！現在我告訴妳，在抗戰以前我已經訂婚了，我和未婚夫一起參加了東江幹

校；一起到延安來，他就在路上幫助我們的楊再興。我拒絕了康生，說我是來延安求學的，不想結婚。他說結了婚同樣可以讀書，而且有他的關係，各方面都會得到好的待遇。我要走，他攔住我，強迫我，威脅我。

最後我便告訴他，我訂了婚而且未婚夫也來了。他才放了手。回到招待所我就嚇病了。妳曾經安慰我，在廖承志帶妳出去以後，我——我便被捕了。上了手銬腳鐐關到一間黑窖洞裏，一個月不聞不問。

有一天夜晚，康生找我談話，說我是國民黨特務和日本間諜。呂同志和楊再興已經被捕認罪。他有可靠的證據，要我坦白出打入延安的全部組織和任務。我抱定決心寧死不屈。我想革命聖地怎麼允許他這樣橫行？他便把再興和呂同志提出來當面對質，想不到呂同志竟一口咬住我。再興却破口大罵。康生得不到口供，便再把我押起來。

在獄裏，我病了快一年。直到三個月以前，康生又去看我，說我罪證確鑿，死罪難逃，唯有嫁給他才可以設法救我。這時候我心腸已碎，祇會痛哭什麼也說不出了。後來他又說，他同情我不幸的遭遇，並且提出了十個條件。我聽他說釋放再興，便糊塗的答應了他，被從監獄裏提出來，住在棗園。一個月以後就結婚了。可是他講過的條件什麼都不肯實行。再興——早在一年前死了。」

聽着毓秀的悲訴，我不時的被感染得流淚和憤懣，在迷茫和惶惑中，默默地說不出一句話，心裏却一直在問着自己；革命裏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黨怎樣會能允許呢？我相信宋毓秀不會說謊，但是黨怎樣會允許這種事情呢？

「我要活下去！我要等待着將來，將來！將來總有一天——」突然宋毓秀噙着淚水，向棗園發誓似的咀咒着。

這時，我才聯想起去棗園的結果，不禁感到一陣身履薄冰似的恐怖，僥倖遇到毓秀，始將我從命運的厄途上拖回來。事後向江青婉轉的解釋了一番，總算沒發生什麼枝節。

過了不久，「魯藝」再行擴編，又從「抗大」「陝公」和「女大」、招待所，選來一批有藝術天才的青年男女，在新老同志聯歡晚會上的自我介紹中，有幾個頗為「出色」的人物；如劉戀，廿五歲的海南島少女，生得彷彿祇有十一、二歲，別看身材矮小，但是來頭却頗大；她父親是海南瓊崖縱隊的司令馮白駒，她隨着棄母而姓劉，曾做過側反工作。大家都覺得她被奇怪的重視着，原來她是負責黨的副總支部書記的。

由印尼回國的少女沈潔雲，是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有着一副甜甜地的面孔，後來她却成爲「魯藝」的寶貝。她相信命運陰鷲，凡事講人道良心，她說子彈有眼，她敬惜字紙，不害螻蟻，在街上遇見出喪和尼姑，便吐三口，並且拍掉衫上的霉氣，雖然如此，她却有着令人好感的勞動精神。

可惜在藝術上，沈潔雲實在無緣份到極點，比較起來對歌詠算有些興趣，可是又「音盲」兼五音不全，指揮的時候更加手忙腳亂，大家唱大家的，她指揮她的，因此在聽報告和集會時，她常常被歡迎出來指揮唱歌，使大家肚子都笑疼。

另外有綽號「肥婆」的朱菲；有會唱京戲彈詞的女藝人林珍玉；有會口技的綠萍；有面龐姣好擅長剪裁的惠陽籍少女張醒芳等。

男同志方面有于金耀，廿四、五歲，廣東潮汕人，生得一副雄獅面孔和粗啞的嗓音。戰前他受過軍事訓練，因此很講究姿態和風紀，有些舊軍人的習氣。同時他非常厭惡勞動，性情又十分高傲，對學習更加頭痛，不管黨怎樣「填鴨」式的灌輸，他始終運用着自己那套方式，異常自私的活着。

于金耀被選到「魯藝」來，主要的是需要他這樣一個演軍閥的造型，他也果然不孚所望，但是女同志對他卻都沒好感，因為他總是兩眼賊似的盯着看人，他從不檢討自己的思想意識，和修養等各方面的落後，反而怨恨領導上，把女同志都寵壞了，讓他們也都不被放在眼裏。

傳奇人物歐亞，是從婆羅洲回國的客家青年中學生，他生了滿臉的笨拙相，自知不能與人爭衡，便乾脆做出一派「老實」狀，不管平時或者會議上，說話時，兩隻雌豬眼眨巴眨巴的，同時把厚嘴唇咧斜着，不自然的乾咳兩聲聳聳肩。大家都認爲他飾演卑瑣胆怯的小人物，真是再好也沒了，但是後來却幾乎把周院長氣死，因為他在台下的時候，全身連汗毛孔都是戲，一上舞台便兩眼發呆，那些精彩的小動作全沒了。

真正具有藝術天才的，却是星洲歸僑福建籍的青年江濤，高中學生，生得氣宇軒昂，留着一頭鬢曲的黃髮，酷愛聲樂。冼星海對他極爲賞識，常說江濤的音樂天才和智慧，將來是無法估計的！在「黃河大合唱」和「生產大合唱」等歌劇中，許多動聽曲調的創作，都有江濤的參與，但是冼星海在完成了這幾部著名的歌劇之後，對環境不滿已經達到極點，向組織部堅決要求到蘇聯去學習，否則寧願退黨回武漢去，結果黨中央終於接納了，

讓他帶着錢韻玲和懷抱的孩子到蘇聯去。

離別延安之前，冼星海夫婦特別約我和柳若鳳，晚上到窑洞去，親自燒了幾樣可口的小菜，慇懃招待。飯後，冼星海無限感慨的說：「……我對妳們的要求，一向都太嚴格了一些，因為我知道我終於要離開這個地方，因此希望在離開以前，能把我的所有全部都教給妳們！但願妳們能夠諒解！對於在這快兩年的時間裏，妳們的努力和成績，今天我第一次對妳們說，我感到很滿意！對於我能教導妳們兩個，我也感到驕傲！不要哭！」

柳若鳳的眼淚早已在流着，一提到哭字，我的淚水也不禁奪眶而出。他遂又歎息的說：「其實我又何嘗捨得離開妳們，我花費了這樣多的心血，來栽培妳們，當然希望看見妳們開花結果，即使別人篡奪了我的功績，我也照樣高興，但是現在我不得不走了！」

我和柳若鳳站在炕邊，一直默默地聽着。錢韻玲坐在一旁，這時關切的看了他一眼，冼星海長歎一聲，又轉換過安慰的口氣，說他知道呂冀和塞克等，都另有得意的學生，他們不會把真本事教給我們，不過最基本的東西，我們都已經學過，希望我們能夠繼續努力，嚴守禁忌，那麼在「魯藝」，就永遠也沒人能瓜代我們！

冼星海夫婦把這最後希望的幾句話，作為給我和柳若鳳寶貴的臨別贈言。

告辭之前，冼星海又提醒我們，說他生平最不喜歡別人送行，所以明早不準到機場去；也不許來幫手。他認為送行將抵消了懷念，他不願意用懷念去換取俗套的送行。

夜晚躺在炕上，想了很久，總覺得師生一場，若不送行心裏難得平安。翌晨天還沒亮，便一個人來到飛機場，從曠野裏刮來的西北風，使身上微微覺得有些顫抖。

機場內的同志都認得我，聽說來爲洗星海送行，便忙招呼我進屋裏去，我却選了屋後避風的一角，乘隙練習，不久，一架兩個馬打的飛機被拖到門前，有幾名同志不停的轉動着螺旋槳。當我再向南門外望去時，看見有幾輛牛車沿着大路而來，最前一輛車上，有兩個人像是洗星海夫婦。

這時我走到窗口，對機場的同志解釋，請他們不要把我來送行的事告訴洗教授，一面躲到牆後去，希望能偷窺一下他們夫婦，然後離去，心裏也會覺得好一些，我不相信這樣會減低對他夫婦的懷念和感激！

不久牛車駛近了，聽到機場同志的招呼 and 回答聲，果然是洗星海夫婦。

辦事室裏似乎在忙碌着，飛機馬達突然噴出一串白烟，連響了幾聲，那幾個同志剛跑開，螺旋槳便自行轉動了，許多箱槓被送上飛機去，有兩個穿皮大衣的女同志，不知是什麼人，正在和送行者握手。

「是什麼人？……在哪裏？」忽然聽到洗星海在查問，我担心可能是機場的同志，把我來的事告訴了他，正感到尷尬，抬頭看見洗星海夫婦出現在屋角邊。

他滿臉不悅的說：「馮鳳鳴！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偏要跑來送行呢！」

「洗老師！」我激動的解釋說：「我、我、我不是有心要違拗你的意思！你想，我跟你快兩年了，今天分別了，不知道哪年才能再見面，師生一場，我怎麼能在你走的時候，都忍心不來呢？我想了半夜也不能睡，爲了能多看你一眼，我情願讓你罵一頓！」

洗老師！洗師母！人是不同的，我來送您，祇會使我的懷念更深，至於您的恩情，您



所給予我的一切——我、我、我永遠都不能忘記的！」

「哈！……」錢韻玲淚水盈眶的笑着說：「真少看到你們師生這樣的，沈老師爲了捨不得你們倆，昨晚也整夜的沒睡，好吧！飛機要開了，快握手說再見吧！」

我努力嚙住眼裏的眼淚，不使它滾落，愉快的把手伸過去，錢韻玲騰出抱孩子的右手來，緊握了握，又在我臉頰上吻了一下。

沈星海看了我半天，這才抓住我的手說：「記住我的話！好好努力！希望回來時，妳還是我的第一個學生！再見！」

「再見！沈老師！沈師母！……」我搖着手臂，直到飛機連影子也不見了，機場送行的同志早已經走光，這才興意闌珊的回到學院去。

由於重晤宋毓秀，和沈星海夫婦的離去，使我心情快快，「魯藝」擴編之後，老同志們的表現，也使我覺得驚異，他（她）們能力強，政治認識高，但是却處處表示不滿；事事都讓步，工作和學習都很消極應付，瞪着兩隻眼睛，在一旁看我們的笑話。

因此，他（她）們在「魯藝」的地位和榮譽，逐漸的被我們這些後起的活動份子所代替了；我們有的最熱情和積極，對黨的工作祇知道埋頭苦幹，連續三天三夜不睡，能夠再發奮另一個星期，不知道什麼是辛苦和勞累，領導上可以把我們揉成圓的；也可以壓成扁的，壓扁需要壓到斷氣，問題解決了，從來不計較享受！

雖然「魯藝」中間的問題也不少，祇是在老同志們的「大事件」裏，顯不出來罷了；魯藝的領導層和黨員的矛盾，幾個月來，幾個月來，幾個黨員大吃一頓，儀式就算告成，置黨

紀於不顧；還有滄浪和黃昏，分別寫信追求于蘭和王亞男，情書被人偷拆，張貼到佈告欄處，鬧得滿城風雨，領導上忙於老同志的問題，似乎無暇來處理這些事。

有一天，「魯藝」全院到中央大禮堂，聽毛主席做「時事報告」，「抗大」「陝公」集體參加，到會幹部萬餘人，講台後邊的幾條長檯上，擠着江青、蔡暢、康克清、鄧穎超等兩排太太們，毛主席在前面報告，她們則在嘻笑打鬧，引起我極端的反感，我覺得樸素的延安真的變了，我相信這種情形，一定會造成男同志更加輕視我們的心理。

會後，悶悶不樂的走過招待所，忽然看見門外一匹銀練似的白馬，很像余教授的坐騎，祇是臀骨瘦陷，沒那麼神氣了。這匹白馬在我的印象中很深，我會騎過牠很多次，又從牠背上摔到過泥塘裏，我不會認錯了的。

在我隨着隊伍走近牠時，白馬也像認識我似的，竟揚起頭來嘶鳴，啊！是牠！真會是余教授來了嗎？我正在興奮的猜想着，看見余教授的勤務員小王，從對面走過去。

「鳳鳴！」忽然一個熟習的聲音傳來，回身看時，果然是濶別兩年的余教授，和眼鏡仁丹鬚標誌的任弼時委員，笑容可掬的站在招待所門前。

「余教授！任委員！」我驚喜交集的趕過去，像久別的親人似的緊握着手問候。

余教授那付博學高深的面孔，把一切感情都反映得那麼自然。任委員有事走了，我挽着余教授的手走進房門。室內靠牆堆放着馬套和大量的書籍，被服反而非常簡單。我坐下來急不及待的便問長問短，恨不得一下便把所要知道的都問個明白。

原來我在東江幹校被臨時調走，余教授不久便知道了。過了幾天軍校被余漢謀的隊伍

襲擊，便和東江遊擊隊合編了。到一九三八年的十月，日寇在大亞灣登陸，不久廣州便淪陷了，直到年前他才被調來延安，住在這裏快一個月了。

「鳳鳴！」余教授說到這兒，撫着我的頭髮笑道：「……兩年來，一切都變了，祇有你越來越美麗！十八歲了吧？快成大姑娘啦！啊！鳳鳴！我還忘記告訴你，還有你的兩個戰友也來了，你看見他們一定要更加高興了！」

我的心爲余教授的讚美所陶醉，很久沒聽到這樣親切的聲音了，彷彿回到最初的西華寺時代。我興奮的說：「啊！余教授！你真好！還有誰來了？兩個人是誰呢？」

「妳猜猜看！妳是很會猜的呢！」余教授話沒說完，小王領來了我的兩個戰友。

「啊坤英！陳、陳同志！」想不到竟是坤英和陳鍾靈，我興奮的招呼着伸出手去。

「馮、馮同志！」也許因爲和陳鍾靈首次打招呼，他禮貌的握了一下我的手，但是胡坤英却神情嚴峻，既不向我伸手，也不回答招呼，我正愕然的不知所措，余教授便向我解釋，說他們兩個已經決定到「抗大」去，很希望能聽我提供一些意見。

我連忙說明，因爲最近工作和學習太忙，一點也不知道他們來的消息，當然我極力的勸三個人都參加「魯藝」，大家可以在一起常常見面，特別提出「魯藝」需要余教授這樣的人才，胡坤英和陳鍾靈將來可以到蘇聯去深造。爲了說服他們，我便把藍蘋當初對我說的一套，原原本本地搬出來。

余教授笑了，原來他的工作，有幾個機關正在進行中，他謝謝我的關心。隨後微笑的說：「鳳鳴！分別快兩年了，妳還是這樣的熱情；這樣純真，現在是革命高潮，在蘇聯的

同志都回來了，怎麼妳們還想去嗎？」

我想了一下，覺得果然有理。胡坤英和陳鍾靈拘謹的站在一旁，始終沒作聲，我心裏覺得頗爲奇怪，他們和西華寺那時，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尤其是胡坤英。

我擔心我的態度過於放肆，便儘量的表示關懷；問他們需要什麼，教他們注意飲食和西北變化不定的氣候，並且願意在禮拜天，領他們到各處去看看。陳鍾靈感謝過我的盛情，問余教授沒別的事便告辭了。

胡坤英竟始終沒理睬我，但是在出門以前，却仇恨的瞥了我一眼。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是最要好的姊妹，怎麼會變成了仇敵一樣呢？我百思不解，又不能問人。告辭以前，便找出余教授的舊衫褲和襪子，拿回去代他補洗。

在回「魯藝」的路上，想起淪陷在鐵蹄下的慈母，不禁偷偷地灑下幾滴熱淚，使我心中又平添了一層懷念，

回到學院，立刻去見周揚，極力的推薦胡坤英、陳鍾靈和余教授。這時我在「魯藝」顯然是周揚的嬌女一般，祇一句話，第二天上午，陳鍾靈和胡坤英便被調到「魯藝」來，但是余教授却已經決定工作了。

很想找一個機會和胡坤英談談，我們是最投契的姊妹，同窗十年，又一起回國從軍，世界上還會有比我們更親切的友誼嗎？什麼仇恨能使他對我像冤家一樣呢？但是她却處處疏遠我，使我心中納悶，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

爲了貫徹學習的決心，我又終日的埋首在書本上，不理會週圍任何糾紛，半個月過去

了，偶而注視了一下環境，覺得週圍好像少了很多人，大家臉上都顯現着一種深刻的不安，事情嚴重到已經表面化了；一切會議停開，兩個人不敢談話，週圍突然變得靜悄悄地，看到這些現象，我仍然不願去思想，祇是一心一意的學習。

有一天傍晚，從余教授那兒帶着舊衫褲回來，在東門外偶然遇見了胡坤英，我招呼了三次，她都置若罔聞。

「坤英！」我趕到前面，擋住她的去路，坦率的質問她：「坤英！我們是十幾年的好姊妹，現在你究竟爲着什麼，要這樣來對待我呢？我做錯了什麼事，或者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希望你能當面來指證我，就是打我，我都不會怨你。坤英——」。

「你不知道嗎？你裝的真像！我告訴你吧！就是因爲你，我被調到這裏來！你——」她猛的甩脫了我伸過去的手，咬牙切齒的瞪着我。

「爲我？——」我摸不着頭腦的楞住了。

「不是你？你把我對你說的話，全告訴了丁珍夫，爲了表示你的進步！爲了你入黨！呸！你個不要臉的臭婊子！」她越說越恨，竟一頭撲打上來。

「坤英！坤英！」我抓住她的手臂，絕不抵抗的搖着：「坤英！我敢對你發誓，坤英請你相信我！我沒有！我真的沒有——」

「小婊子！狐狸精！你用心機迷惑男人去吧！你以爲我還會上你的當，受你的騙嗎？」她惡狠狠地罵着，掙脫開手臂，不料用力太大，兩個人幾乎同時跌倒。

「坤英！坤英你聽我說，坤英！」她不理會我的呼喚，忿然的掉頭走去。由親愛的人

給予我的污辱和冤屈，加上多日來內心的鬱積，使我伏在草地上痛哭起來，與其說我痛哭失去唯一了解同情我的寶貴友誼，不如說我痛哭頭一次受辱不能還擊。

直到聽見後邊有人走過，我才止住了哭聲坐起來，望着潺潺地延水；望着胡坤英的背影發呆，我想今天打罵都挨了，不管怎麼樣，也要向她解釋清楚。

我剛走出河崖，距離胡坤英約四、五十步，天色雖晚，但是還能辨認得出輪廓。突然看見胡坤英前邊，跳出十幾個便衣，用短鎗指住她。我被驚住了，立刻警覺到處境的危險，閃身躲進崖邊，窺望着有一個穿幹部服的人指揮着，胡坤英被用繩子捆起來，架着向北奔去。看着胡坤英被捕去遠，四週恢復平靜，我才驚悸不安的步回學院去。

幾天以來，「魯藝」廚房裏的黃米飯和蘿貝，大量的剩下來，連早操等集體活動都停頓了，這時，我用心的觀察了一下週圍，才發覺院內少了很多人。有些同志早晨一道起床，到吃午飯時便不見了；有的晚上在一個小組座談，休息時便失蹤了。我不禁被一種深深地猜疑和恐懼所攫住；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呢？他（她）們都被弄到哪兒去了？領導上和黨內爲什麼也緘默不響呢？爲什麼所有的人都在戰戰兢兢呢？

我雖然自問清白，但是這種事萬一發生到我頭上，那時讓我怎麼辦呢？胡坤英是否會因此更加誤會我？讓我怎樣向她解釋呢？難道真的要弄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嗎？難道我真的要蒙受最親愛底人終生誤會？被一個相處生活的好姊妹當做仇人來痛恨嗎？那真將是最不幸的事情了。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讓我怎麼辦呢？考慮的結果，祇有暫時孤寂的將自己埋到書本裏，靜待環境的變化。

環境表面上好像十分寧靜，但是我却看得出，每一個人的內心都萬分恐怖。週圍所有的積極份子，幾乎全部不見了，計算一下，院部方面有名畫家丹青、藝術理論教授高飛、詩人教授江東流、作者劉白羽、若克、大導演顧正紅、訓導主任徐一新、劇作家金越、崔東、樂理教授史久鳴等等，連學員總數約有二百餘名。這時候我才如夢初醒；這幾個月來，我的生命一直都處在死亡的邊緣，而我却茫然的毫無所知！

## 六 人人自危的「托肅」大屠殺。

這種恐怖的情形，延續了約半個多月，一天早晨，天氣和心情一樣的那麼陰沉，「魯藝」突然集合出發了。誰也不知做什麼和到哪兒去，大家擔心是集體被捕！隊伍像出殯的行列，默默地走進中央大禮堂，台上貼着「公審大會」幾個紅色的大字。正中是「臨時革命法庭主審席」。左右是「陪審」和「記錄席」。各機關幹部多數已到齊，所有的人都在提心吊胆，靜待這個噩夢甦醒；公審誰呢？忽然看見毓秀姊也來了。她也安適的看到了我。這時，司儀宣佈開會，主、陪審官就席；主審官就是首先應該被公審的康生和張稼祥等。會場氣氛森嚴肅穆，鴉雀無聲。接着公審便開始了。

「帶反革命罪犯顧正紅！」司儀冷酷的喊叫着。

台側一隊武裝的兵士急速散開，背後閃出一個剛剛剃過鬍鬚和頭髮的犯人，穿着洗過的舊幹部服，衣領扣着整齊，臉色却顯得十分蒼白和憔悴，好像剛剛得過一場重傷寒，他

背着手，慢吞吞地被兵士擁到公審台前邊。仔細看時，他那兩隻要爆突出眶外的眼睛，像青蛙似的恐怖死僵，那堆兩百多磅重的肥肉，已經瘦去了一大半。背後站着兩個幹練的軍人，一手抓緊他的上臂，一手端着盒子炮，目不轉睛的盯着他。

這就是顧正紅嗎？我和所有「魯藝」的同志一樣，吃驚得幾乎叫起來。這時候主審官康生起立，宣佈他的罪狀說：「顧正紅是出賣祖宗的日寇間諜，兼國民黨的特務走狗！是潛伏在邊區的人類公敵托洛斯基匪徒！……」隨即痛斥他一貫的危害國家民族，破壞抗戰的十大罪狀！並謂顧犯均已供認不諱。

台下狂烈的口號此起彼落，劉戀和前進領導着「魯藝」的同志高呼：「托匪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死敵！接受人民要求快快鎗斃了吧！……」領導着呼口號的，後來我知道他（她）們都是各部門黨的負責人。屬於殺戮的事，不管是什麼人，除了國家和民族的敵人，我都不願意參加，但是在這個環境裏，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迫着我不得不跟着呼喊。不過內心總是頗多疑惑，也許女人多數是這樣的？我想；一個人既然有胆量做了這麼多的罪惡，他會承認嗎？如果是我，則寧死都不會承認，像楊再興可敬的精神一樣，反正怎麼都是死，為什麼要落個遺臭萬年呢？

這時，司儀又宣佈犯人答辯。台下的氣氛更加緊張，顧正紅像俎上的羔羊，被兵士叱喝着，押上台去。

我覺得身上一陣寒凜，竟止不住的顫慄着，幾乎不敢抬頭，又擔心萬一顧正紅否認罪狀，或者逃跑——



會場上一片可怕的沉默。我驀然的抬起頭來，看見那兩個幹練的兵士，用力執住顧正紅背後的手臂，他不作一聲，兩眼翻白搖搖欲倒。司儀不知道低聲吩咐了句什麼，兵士立刻扯爛顧正紅領下的扣子，露出幾條筷子般粗的鋼條，緊緊地勒進他的頸肉裏。大家才明白，他的眼珠是被鋼條勒出來的。顧正紅緩了半天氣，仍然說不出話來，兵士急了，猛的一拖，他隨着側轉過身來，露出背後的雙手，也被藏在袖邊的鋼條，緊緊地縛吊着。

兵士又給他放鬆了一些，顧正紅才艱困的透過一口氣息，眼睛動了，嚙着吐沫似的，用和祥的聲音說：「同志們！我——我——」

「帶下去！」主審官大力的拍着桌子，怒喝一聲。

顧正紅突然被頸上的鋼條，緊到將被勒斃似的萎縮着，同時兵士們一陣吶喊，把他殺豬一樣猛力的拖下台去。

「我們要求鎗斃！」司儀領導全體高呼口號！兩旁大批的警衛隊，立刻提鎗散開。兵士用步鎗口猛搗顧正紅的胸肋，同時兇狠的罵着：「快跑！……」

顧正紅被拖跑出門去。這時候，陰霾的天空，忽然照澈了燦爛的陽光。他仰面狂呼着：「中華民族萬歲！打倒——」兵士用鎗托猛擊他的臉頰，頭顱隨着垂下去。全場同志似乎受了口號的波動，涮的一聲站起來瞭望着。顧正紅被拖死狗似的拖向刑場去。

人們紛紛地坐下來，還有很多仍在站着瞭望，但是却沒一個人說話。

「同志們！」康生滿臉殺氣的繼續咆哮着：「萬惡的顧犯！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敵人！他很會表演，臨死還要在大家中間，留下最壞的影響！……」他將顧正紅的祖宗三代、本

人痛罵了半天，接着宣佈繼續公審失足份子。

「砰砰……！」在七、八響清脆的鎗聲中，大批的失足份子，被兵士們監視着押上台來，沈潔云、吳艷冰、譚翠紅、王亞男、胡坤英、柳若鳳、林珍玉、張醒芳、綠萍、朱菲、江濤、王克強、于金耀、滄浪、歐亞等總共三十幾名。一個個如喪考妣。他們當衆表白了自己失足被騙，承認加入出賣國家民族；出賣祖宗的「托匪」反動組織。並且感謝共產黨的寬大，接受永遠開除黨籍的處分，保證今後從工作中，表示改過自新的決心……。

我坐平頭一次，看到和我工作生活朝夕相處的人，被活活地判處死刑。幾天以來，眼前總在映現着公審大會的情形，耳畔響着顧正紅的呼號，深刻的刺激，使我心神不安。我做夢也未想到革命會這樣的複雜，會有着這麼多的波折！

不久，許多秘密都傳播出來；藝術理論教授高飛和詩人江東流、樂理教授史久鳴及畫家丹青等，都被秘密處死。我內心不禁頗覺得惋惜，這些人都是才幹超羣的專家和青年，他們爲什麼要出賣國家民族，甘心做歷史的罪人呢？過這經次會議，我才知道，黨把「托匪」看做是惟一的思想敵人，比國民黨和日寇更加可怕！

後來聽說，隨着國共合作的決裂，在延安各機關肅清出大批暗藏的「敵人」。以「陝公」的成績最「好」。果然毛主席作報告了，他指出這是日寇和國民黨加緊破壞邊區的鐵證；是萬惡的「托匪」張慕陶對中國革命無恥的殺害！聽着毛主席的話，我不禁在想；爲什麼我和他們相處年半之中，所看到的，却是待人熱情和工作負責呢？果然毛主席最後指出；革命不會平空的冤枉一個好人。對反革命的同情，是錯誤的「人道主義」思想，和

「感情脆弱」作祟。這些話聽起來雖然有道理，但是，始終沒有事實那樣有力，也不能消除我心靈中的懷疑。我知道懷疑就是叛黨，但是黨也要忠於事實。我是站在黨的立場上，保持清醒。經過幾番暴風雨，更使我覺得要努力求知，健強自己，以能在革命的驚濤駭浪中，掌握住生命的舵。

那些自首的「失足」份子，又編回「魯藝」來，從工作中接受考驗。黨指示大家都有責任「幫助」他們。從前的積極份子，現在都變得寂寂無聞，他們祇有工作的義務，沒說話的權利，永遠都沒抬頭的一天了！

是年冬季，在國民黨的加緊封鎖之下，整個陝、甘、寧邊區困苦的情形，已經達到了極點，這時已是三九嚴寒，可是多數新學員都還沒發下棉衣來；祇有很重的病號和中央級的幹部，才能吃到小米，大家靠雜糧和番薯、番薯秧和葉子充飢，還要限量和配給。

這時候，黨中央又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口號。整個的延安，一切正常工作都停頓，進入生產開荒運動的熱潮。由於周揚的偏愛，我被分配在廚房裏，跟吳艷冰做些輕鬆的工作。每天兩次送飯到南泥灣，看見朱德總司令帶頭苦幹。趁着大家吃飯，我和吳艷冰拿起蹶頭來鏟泥，不料沙土質的黃泥山崗，凍得比石塊還要堅硬。連蹶廿次，掀不起一塊土，雙手却震得流出鮮血來。週身的汗水，在凜冽的寒風裏變成冰屑，痛苦難忍。幾萬男女同志，都在忍受着這種磨難！

黨中央的首長們，爲了指揮全國的運動，雖然不能到南泥灣去，但是也紛紛地在窑前開荒。我不知道毛主席和那些大員在忙什麼，周揚可真努力，除了看看排戲以外，便找我

們聊天，談他當年的過五關斬六將。後來聽了我的勸告，也向毛主席看齊，在窯洞前面壘起一塊小花圃來，用竹片圍了一個籬笆，喂了幾十隻小雞，便算他也開荒了。

「生產大合唱」的歌劇，經過日夜突擊，一週排完。我仍然飾演小妹。記得冼星海曾說：「農村曲」嚴格的來說，祇能算是小調劇。「生產大合唱」則近於歌劇。各方面較趨於完整。果然演出以後，我的聲譽在邊區觀眾的心目中，已經有着牢固的地位。開荒的人們，又有了新的談笑資料，血汗交流的痛苦和辛酸，好像暫時被忘却了。

一九四〇年來臨，更多的苦難也隨着來臨了；離延安南面百餘里的酈縣發生事變，駐軍首長被胡宗南的軍隊殺害。接着國民黨更加緊封鎖邊區，兩黨開始磨擦分裂。古城上的青天白日旗不見了；國徽帽花扯掉了，開會、上課、談話、連牆上的標語，也全部都改爲國共鬥爭；把抗日的事似乎忘記了。

不久，劉少奇在延安黨員幹部大會上報告；說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民覺悟提高了，需要有領袖；需要有象徵。他指出國民黨可以有領袖，共產黨爲什麼不能有呢？中國革命十年的鬥爭考驗，證明祇有毛主席，才是黨惟一真正英明的領袖和舵手！

他的報告使所有的人失去了平靜；大家都預料着黨內將有新的風暴發生。果然不久，王明被派作代表團長到漢口去了。這件事引起延安很大的波動，以蕭軍的言論最得人擁護，他說：「當時王明在全黨心理上的地位，使毛主席不敢斷然的清算他，祇有用逐步的手段，疏遠、排斥、陷害，使大家忘却他，然後——」當時多少人爲着王明的調走而懸念；多少人爲着聽不到他的報告而不樂。想不到他這一去，真的被蕭軍說中。

上半年，又在大生產中熬過去。我的候補期早就滿過了十一個月，但是仍然被支部拖延着未能轉黨，另一件事，也使我十分擔心，胡坤英編回學院以後，朝夕相見，一年來不說一句話。她眉目間存孕着一種不可名狀的忿恨，我擔心她把在「魯藝」的一切不幸，全算到我的賬上；我擔心這個誤會，真要畢生不能解決嗎？當然這時祇要我一句話，她立刻就會離開「魯藝」，但是我怎能那樣做呢？

六月廿日，「魯藝」到大禮堂聽報告。裏邊擠滿了幹部，誰報告和報告什麼，沒一個人清楚，大家心裏知道決沒好事。這種預感，屢經證實並不完全主觀，果然毛主席出現了，他嚴肅得沒一絲笑容的宣佈說：「同志們！我向你們報告一個噩耗！德國納粹希特勒背信棄義，向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發動進攻，德蘇戰爭爆發了！……」不管他怎樣指責，大家都認爲蘇聯和希特勒訂約，豈不是和魔鬼簽合同？也不管他如何說明最後勝利，大家都知道德國是強國，就是蘇聯打勝了，也要付出最高的代價。而中國也將因此受到更多的劫難。果然日寇配合希魔，在前綫加緊進攻；在敵後舉行連續殘酷的掃蕩。蕭三和白羽等人，又從敵後勝利的轉移回延安來了。從他們那兒大家知道敵後「托肅」混亂的情形，比延安還要壞一百萬倍。

這一天傍晚，毛主席到「魯藝」來報告；我們知道又將有新的事情發生，果然。他說爲了戰爭的需要，黨中央決定從「魯藝」和文工團，抽調一批優秀的幹部，組織文工第一團，隨軍東征，到戰鬥頻繁、殘酷的敵後各戰畧軍區去慰問，指定周揚的愛人丁夢綺和趙毅敏負責。特別說明文工一團任務重大，挺進敵後是一種慰問示範的性質，被挑選的同志

要安心工作，劇團去多少人，回來多少人，一個也不准缺少，祇准多。

丁夢綺在遴選人員時，寧要失足份子，也不要那些老油條，經過黨中央的批准，理想的文工一團組成了；飾少女的有我和陳金蕾、張醒芳、吳艷冰；飾少婦的有柳若鳳、胡坤英、王亞男三個人；飾老太太的有丁夢綺、王佩苓；飾小孩的有陳金莉和黨代表劉戀；飾中年婦女有于蘭、譚翠紅；飾女反派有林珍玉、前進、朱菲；飾青年的有陳鍾靈、江濤；飾粗綫約有王克強；飾男反派的有于金耀、歐亞；飾老人的有田忠、黃昏；最好的後台工作人員，有沈潔云、綠萍等。全團百餘人，女性幾乎佔到半數，「魯藝」和文工團的積極份子被網羅淨盡，才組成這支人材充裕的劇團。

但是，周揚看了這個名單之後，却和丁夢綺爭吵翻目。沙可夫雖然要調到華北大學去，也跟吳玉章來一旁吶威助喊。

「夢綺！」周揚暴跳如雷的喊着：「妳不能這樣做，祇顧妳個人的利益，而毀壞了整個「魯藝」的前途！這是我多少年的心血；這是我的政治資本，你一下子給我拔了根，不行，妳決不能這樣做，最少也要留下一半？」

「我聲明！挑選和留人，我都沒意見。」趙毅敏變成了騎牆派，企圖兩面討好。

但是丁夢綺有毛主席做靠山，始終都皮笑肉不笑的不予理睬，被周院長逼急了，便反唇相譏的說：「哼哼！這有什麼稀奇！你們一向做事，又何嘗不是都祇顧自己？」

「各位！」趙毅敏經過周揚「個別談話」之後，又表示立場的說：「我認為大家都應該為整體着想，我提議人員最好平分秋色，不然的話，爲了整個「魯藝」的利益，我將向

組織提出，我不能夠到敵後去！」

「你不去，我還不希望你去呢！」丁夢綺發火了，雖然周揚等聯合起來，但是却始終拗不倒她。結果，從此丁、周兩人感情一直不洽，後來終於散夥。

七月中旬，文工一團動身之前，南洋華僑陳家庚到延安來了，由於我們按照原定計劃出發，使我連去向宋毓秀和余教授辭行都來不及。「魯藝」舉行歡迎遊藝晚會，迫得臨時排演節目，把周揚弄得手忙腳亂，焦頭爛額。

## 七 到敵後各根據地去。

文工一團到敵後方慰問的主要節目，說起來也慚愧，除了兩個正規的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之外，就剩下幾個獨幕劇和雜耍，因此丁主任決定在行軍途中，排演「黃河大合唱」，我也初次改變戲路，被派飾劇中的少婦。

對於這次東上，全體同志都不禁喜憂參半，喜的是能夠乘機到敵後方去增長些見識；憂的是敵後的戰爭環境，一定相當困苦。不過比我從東江幹校到延安來時，却保險得多了，我們第一個慰問的目的地——晉、冀、魯、豫邊區，劉伯承司令專派一二九師最精幹的一個連，沿途負責保護，這才打消了一些大家情緒中的憂慮。

七月的西北，已是一派天高氣爽的深秋景象，不料這支文藝輕騎隊告別了山頭的塔影，便踏上了淒風苦雨的征途，天時也好像在預示着，我們此行將不會怎樣順利似的。

北方落雨不像南方轉眼就晴，那種雨不落則已，落起來便淅淅瀝瀝地幾天幾夜不停，雨中行軍這份狼狽就別提了，幸好團內對女同志特別照顧，可以把背包放到馱馬或者男同志的背上，但是我從未想過那樣做。

幸好細雨不久便化成了迷霧，我們擰乾了遮身的毛巾，順着延水的支流在泥濘中跋涉，行進困苦異常。在學院發鞋子的時候，女同志都喜歡挑選樣子美觀的，現在却一個個地都叫苦起來了！

陳金帶要強，不肯剛離開延安就騎馬，但是她的皮底鞋在爛泥裏踏了不遠，幫和底便脫離了關係！看到她那種狼狽而無人幫助的情形，我便閃出隊去，從背包裏抽出一雙曾穿過幾次，我最喜歡的新布底鞋，攙着她坐到路邊較乾的土堆上。

陳金帶感激的脫下鞋襪來，用嶄新的絲手絹抹着泥水，我幫她找出三雙綫襪子，都套到腳上，穿上我的布鞋仍然大得不合腳。

「怎麼辦呢？有一條帶子就好了！」她那養尊處優的小姐脾氣，這時便暴露出來了。平日亂拋的條條帶帶，料不到現在會有這麼大的用場。我想到軍衣扣子的裏面，有一條寬餘的襯邊，便解開衣扣一把撕下來，另一條用我月經帶的布條，拿石塊在鞋幫上，砸兩個洞繫好，攙着她趕上去。大家看見我們狼狽的情形，便紛紛吹起口哨來；有的怪聲尖叫着。大陳無法可想，祇得騎馬了。

行軍約廿餘里，抵達邊區醫院。柳若鳳、大陳、吳艷冰、譚翠紅等都受到了主任的表揚，我不但表揚沒份兒，反而受到掉隊及「目無組織」的嚴厲批評，心裏十分難過，但是



外表却仍要做出心悅誠服的態度。因為我對大陳的幫助，使陳金莉變成了我的同情者。

「小馮！大家對於妳被批評的事非常不平，這就是她媽的公道！」在休息的時候，陳金莉過來和我私議着。

「我想還是我做得不夠，事實上，我掉隊就沒請假，也沒想到請假的問題。確實是組織觀念不強。」我委屈得要流出眼淚來，但是却努力的做出笑容。

「得啦！告訴你吧小馮！丁主任會說過，院長把妳縱壞了，她要對妳格外的嚴厲，如果領導上對妳不是有偏見，今天的批評就會變成了表揚。妳的掉隊就變成了「自動」幫助同志，階級友愛精神好啦！」陳金莉說着氣憤的吐了一口。

「我——領導上要求嚴格，對我總是好的！」這句話我像是說來安慰自己。

「得了吧！妳這樣就是累死，也討不出一聲好來。從前我和妳一樣，黨內對我抱偏見，總是批評我出身壞覺悟低，不然就是落後意識和立場錯誤；我「活躍」了說是「輕佻」，「穩重」了又說是「消沉」；我「虛心」了他說是「虛偽」；「細心」又說是「拘泥」和「政治不開展」；反正怎麼努力都不對。我苦幹得都要累死了，也未能解決黨籍問題。後來我看透了，老實人到哪兒都沒用，我便學習藍蘋改變「戰畧」，和支委黃昏來一段羅曼斯，他才以結婚為條件，在支部委員會上介紹我入了黨，他還怕我變心吶，訂婚的時候，又找上幾個證人。哈哈！六個月的候補期早滿了，祇要轉為青年黨員，我立刻就解除婚約。我要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辦法？」陳金莉搬動着兩片小唇，滔滔的發洩着。

這些見解和我做人本份的宗旨是牴觸的。想不到她年紀這麼小，接受了「馬列主義」

以後，思想竟會這麼「靈活」。

「如果他們不擇手段，那妳就很危險了！」我沉吟了片刻，反替她担起心來了。

「哼哼！這就要看誰能利用誰了！他如果說我是「托匪」，我就說是他介紹的，我把他們全咬住！反正我爸爸在這兒，我怕誰？」她大言不慚的，說完從袋裏掏出一塊朱古力糖來，放進我嘴裏，眼珠一滾補充的說：「我知道關在黨大門外邊的痛苦，我若是通過了轉黨，一定幫助所有的同志解決轉黨問題！」

我感覺到；這才是小陳對我表示同情的真正用意，正在沉默，忽然聽見黃昏招呼她練歌，陳金莉擠了一下眼嬌應着，像一隻乳燕似的飛過去了。

邊區醫院的病房，分門別類的散佈在附近的嶺坳間，文工一團分成廿個小組。我和柳若鳳、吳艷冰被派去最遠的地方，到幾個編號的密洞去，慰問重傷病員。密洞有着一種囤積日久，令人窒息的臭氣和藥水味。傷員多數的戰士，聽說毛主席關心他們，特地派人來慰問，都激動得流下眼淚來。當我們徵求大家對醫院治療，及生活各方面意見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的沉默了，態度冷淡的望望站在一旁的醫務人員。

「——很好！」不知誰冒然的叫了一聲，便再也沒人出聲了。

我知道有醫院的人在旁邊，什麼話也問不出來，便暗中拉拉吳艷冰，兩個人溜到隔鄰去，慰問幾名不能行動的重傷號。

他們知道文工一團來徵詢意見，情緒非常激動，紛紛地訴說；沒藥沒應有的設備、沒熱水喝、小米飯砂太多、菜油太少、七八天不來換藥、許多人傷口發臭生蛆等問題。

大家滿腹牢騷，情緒悲觀。有一個傷員始終一語不發，我們便徵求他的意見。

「唉！」他長歎一聲，鬱悒憤慨的說：「在這裏沒人敢反映意見，如果得罪了醫院，出院證上面就會寫着『在院中表現不守紀律和犯錯誤』。那麼回到本隊去就更麻煩了。乾脆什麼也不說算了，誰叫負了傷不快死呢？」

這番話立刻引起其他傷員的同感，窰洞裏一片怨尤和咒詛！醫院和後勤處問題多，是可以預料的，但是却想不到會糟到這種地步。

那個鬱憤的傷員，可能是部隊的政治幹部。這時他又歎喟的說：「物質條件困難，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是醫務人員不負責任，態度——對待傷員不當人！」

這時醫務人員和柳若鳳尋來，我們的訪問也祇好結束了。

當我們辛勞的回到院部，吳艷冰去彙報的時候，夕陽已將向晚，其他各組早已功德圓滿。在排練歌劇之後，我回到窰洞去，剛拿起劇本來，便聽到陳金莉和張醒芳在院子裏嚷起來：「喂！小馮！妳「表哥」陳鍾靈找妳呀！」

「小馮！醫院裏有一個快斷了氣的病號，在點妳的芳名呢！」

「馮同志！」我走到門口剛要問究竟，陳鍾靈却紅着臉對我解釋說：「今天我們到臨時病房去慰問，聽見護士長說，有一個快死了的病號，日夜的都在叫着妳的名字！」

「噢？真有這種怪事嗎？」于蘭和王佩苓等，頗感興趣的擁到門口。

「走啊！馮「同志」！我們快看看去把！」柳若鳳和沈潔雲也取笑的催促着我。

「是誰呢？」我摸不清是災是福，邊走邊望着陳鍾靈。

「醫院裏也不清楚，他們說抬來的時候，就已經不省人事了！」陳鍾靈走在前邊款款地說着，大家跟隨上去，望着他那敷過脂粉似的臉孔，艷紅的口唇。平日男同志很威風，但是在女同志佔優勢的時候，便要飽受我們的作弄了！

大家說笑着，祇有我緘默無語，一會兒來到醫務處——一座寬大的窖洞門外，有幾個女護士正從裏面走出來，陳鍾靈便代我介紹着。

她們可能看過我的演出，一旦看到本人，不禁都喜形於色的紛紛伸過手來，但是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畧肥而戴眼鏡的，却瞅了我一眼說：「喔！妳就是馮鳳鳴同志？」

「是的！」我領首應答，祇見她回身便走，幾個護士便帶領着我們一起跟上去。

在嶺邊一個偏僻的窖洞前面，有幾付担架，正在忙着運送病傷員，大家在一個空隙裏，走進幽暗的窖門，裏面的地方不很大，兩面壁上，各掛着一盞小油燈，地上躺着一排排的傷病員，秩序安靜，我們不禁也都放輕了脚步。窖內可能因爲人數過多，有着一股特惡的臭味，冲人欲嘔！

大家從陽光下剛走入黑暗中，眼睛矇矓的看見兩付担架從身邊走過，前面似乎有幾付正在搬運病員，我不禁有些異樣的感覺，走近燈光時，注視地上的病員，好像——突然身後闖來的担架員，吆喝着，咚的一聲把傷員掀到地上去。

這時我才辨認出，窖內地上停放的全是死屍！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兩手緊抓住陳鍾靈的手臂，女同志們也都發覺了！這兒是一處專停放死屍的閻王殿！

「啊！——」柳若鳳嚇得幾乎昏倒的尖叫起來。

大家被她突然神經質的一叫，更加驚恐失措，幸虧幾位護士過來圍起了我們，攙扶着柳若鳳，而護士長也在附近一個病人的腳下站住了！

幾個人驚恐的擠過去，果然聽見病人嚶語似的在喚着：「鳳鳴！鳳鳴！」

藉着慘淡的燈光，我一手仍然抓緊陳鍾靈，戰抖着俯過身去辨認，病人形容枯槁，長髮蓬亂，蠅蚋蠕據在鼻孔和眼睛上；在一堆堆白堊的蛆蟲上。我直起身來，望望陳鍾靈和王佩芬等，表是不認識，大家都說不出話，都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兒。

可是這時，病人又喚起鳳鳴來，我祇好再俯近些身子，揮一下蠅蚋，仔細的辨認，忽然看見那聳骨鼻上的幾顆痘皮，雖然病人已經聲形脫變，但是輪廓特點，却仍然能約莫的辨認得出，我恍然的認出她是東江幹校的丁珍夫！不禁熱淚盈眶，忘記一切的俯到她身邊，大聲的呼喚着：「珍夫！珍夫！鳳鳴來了！珍夫！」

這時，她那雙失神而佈滿了蛆蟲的眼睛，竟恍惚起來了。

「珍夫！珍夫！我是鳳鳴，珍夫！妳認識我嗎？」我用手巾拭去盈眶的熱淚，撫着她的亂髮，激動的忘記了一切。

「——鳳鳴！」她望着我，張大了嘴急喘起來，眼睛裏充滿着懺悔和祈求，掙扎的呼出最後一聲，口腔裏肝臟霉爛了似的惡臭，噴到我臉上，突然兩手緊緊地抱住我。

我也忘記一切的抱着她哭起來，護士和陳鍾靈合力把她的手臂掙開。我站起來看時，她仍瞪着兩隻眼睛，但是呼吸却已經停止了。

「馮、馮同志！妳和她是親戚嗎？」在走出客門的時候，護士長平靜的問着我。

「不！」我含着兩眶眼淚跟出去，最後回頭望望說：「我們在東江幹校認識的。」

「她抬到這裏來快一個月了。發高熱，一直就在昏迷着，介紹信也丟失了，所以我們無法知道她的姓名和機關。起初她迷迷糊糊地，祇說是水土不服，夜晚睡覺受了些涼，又說什麼癡瘋女，和什麼對不起妳，後來就祇叫着妳的名子。」護士長聲色平靜的直望着我，好像剛才死了一隻蒼蠅。

我相信她一定還聽到許多懺悔的話，如今人已死了，過去的一切我都願意原諒她。

大家離開「閻王殿」很遠，仍然覺得餘驚猶深，我攏理着頭髮和軍服，心情沉重，默然的走着，王佩苓和于蘭等噙鬧着陳鍾靈，他的手臂都被我抓破，柳若鳳嚇得肚子疼，臉色幾天都變不過來。這個深刻的印象經過數年，回憶起來時仍然感到有些驚悸！

文工一團踏進晉西山區，便邁上更加艱巨的途程，日寇探知這支小隊伍的價值，也派出一股精悍的騎兵，配合着空軍沿途捕捉轟炸；閻石山、李懷冰及第二戰區衛立煌的隊伍，也用機鎗和迫擊炮夾道歡迎，但是我們在嚴密的保護之下，像狡兔似的終於橫過同蒲路，涉渡汾水與漳河，勝利的抵達晉、冀、魯、豫邊區司令部的駐地——武鄉。

這是太行山區的一個小縣城，和延安差不了多少，這時街頭上，已經貼滿了紅紅綠綠歡迎我們的標語，廣場上的舞台早就搭好了，軍人、機關同志和民衆知道我們是從延安來的，無不笑臉相迎，大家這時候才放下一顆心來。

當天中午，司令部和政治部聯合招待我們聚餐之前，永遠戴着茶晶眼鏡的劉伯承司令——因為他祇有一隻眼睛。和同志們背後叫他「三寸釘」的矮子鄧小平政委、風度瀟灑的

政治部馬副主任、還有宣傳、總務部長等，帶着數十名武裝整齊的警衛員，由丁主任引導着浩浩蕩蕩而來。

我們全團早已列隊等候，正在這場面嚴肅的時候，突然前進大聲叫起來：「喂！劉瞎子！獨眼龍！你還沒死嗎？」

大家全被她這種瘋顛的行動，嚇了一大跳，同時劉司令等也都不禁一怔，看見是前進，便態度輕鬆的伸出手來笑着說：「噢？是你呀！你好！……」兩個人說笑了幾句，劉司令便和鄧政委很客氣的鼓勵了我們一番，又介紹過馬副主任，然後丁主任將我介紹給幾位首長。劉、鄧兩人一年前在延安公演「農村曲」之後便握過手，寒暄了幾句，一行人剛走，十六架敵機從城外凌空橫過，情況立刻緊張起來。

午後敵情已明；太原和遼縣（即左權）；河北的邯鄲和石家莊等處增敵數萬，在空軍配合下，分十九路開始圍攻太行山區，最近的一路距離武鄉不過六十里。司令部立刻動員輕裝備戰反掃蕩。文工團喘息未定，又要投入更大的戰鬥環境，情緒不禁大受影響。

夜晚八時，隊伍在廣場上集合，舞台上的幕布已經收走，杆棒也拆去了八成，這次大規模的夜間集合，比東江幹後西華寺的緊急撤退，更加可觀得多了。

龐雜的機關和部隊，囂嚷混擾、叫罵咒詛，亂成一片，直到午夜之後兩點多，各部還沒到齊，隊伍不能再等，祇得出發了，一路斜向東北山區，直到翌晨黎明，才走出約二十里路去，每一張臉孔都充滿着焦灼；每一顆心都在憂慮不安之中，這麼尾大不掉的隊伍，照這樣豈不是祇有眼睜睜地被敵人消滅嗎？

昨天抵抗的部隊，已經狼狽萬狀的全部撤回來，沿途遇見許多被打垮了的友軍，三十成羣，五十成夥的，把幾十挺輕機鎗用裹腿綁在馬背上。他們分別的被一二九師包圍解決，成百的俘虜被用幾條繩子細牢，第二天便全不見了。這時，我們已經被「馬列主義」教育成一種偏見；看見這些事情，毫不以為怪，如果有人懷這種攫為己有的行為，反而會被認為是立場不穩的落後份子。政治上打了問號，那便什麼問題都來了。

為防空襲，龐大的直屬機關，隱蔽在叢林裏偽裝休息。敵機不時的掠過上空偵察掃射；時在附近轟炸村中的農民。到中午飯後，西面的炮聲更近了，機鎗和步鎗聲，清晰可聞。重炮轟過天空，山林村圍着彈燃起烈火。大家默默地望着那衝霄的烟火，不知道多少財產化為灰塵！聽着那隆隆地炮聲，不知道轟破了多少人的美夢！掃蕩了多少生命血汗！炸碎了多少父母妻女的心肝！每一顆心，都在盼望着太陽快落，但是它好像故意遲遲地，不知比往日慢了多少倍。隊伍熬到太陽剛打斜，便沿着山脚向北突圍了，幾股突擊隊揮着大刀，砍斷了電燈桿，強過白晉路，不顧一切的向前急行。

黑夜來臨了，鎗炮聲沉寂下去，大家忍受着過度的睏乏，在山叢中出沒，休息時間又少又短，累得全身大汗，一聲休息，摘下帽子來躺下就睡，說聲走，爬起來就跑，半天才覺得頭涼，摸一把才想起帽子掉了！

荒山野嶺裏莊村稀少，隊伍在山脊背上走，遇不到水流，大家渴得唇焦舌爛，頭昏眼花。背上的包裹越走越重，女同志們不能堅持，便祇好把衫、褲等多餘的衣物，儘量拋棄。黎明以前，隊伍下山來了，忽然前邊的同志，一窩蜂似的擁向路旁，我注視時，看見



許多人從乾涸的河邊，龐大樹影的下面，端着杯跑出來。

「水呀！」我跟着喊叫的人羣跑過去，有人被擠到坑裏；有人被踏掉了鞋，我乘機俯身向那黑亮的地方挖了一杯，端着跟上隊去。

大家邊走邊喝，像甘露似的那麼津津有味。女孩子始終細心些，我歇了一陣身上的汗，在星辰下邊把杯放到眼前，也看不清楚，呷了一口，覺得粘糊糊地像喝了一口膠液。當時渴灼的程度，就是一杯毒藥，也要先喝下去再說了。

隊伍走到東方拂曉，聽說已跳出六、七十里路去，終於勝利的突出重圍了。大家正在鬆一口氣，忽然前邊山後，出現了敵機在低空搜索，大隊立刻向後轉，原路跑回。經過一條乾涸的河灘，附近河邊有一顆翳鬱的大百菓樹，好像拂曉以前搶水的地方，果然樹邊有一灣沙石積水坑，走近時，看見蹄印踐踏斑剝的爛泥裏，有一灣髒水，牛羊豬畜的糞尿，囤積日久，已經凝成黑綠色。隊伍裏立刻有人嘔吐起來。我也不禁一陣惡心，胸中頓時被淤塞住，像喝了毒藥一樣說不出的難受。幸好隊伍爬過一幢山，便隱蔽進叢林裏休息了。

丁主任開會回來，情況像很急，司令部發下一批鎗枝給我們，以備萬一時能夠自衛。王克強做了軍事指揮，要大家隨時準備犧牲。我領到一顆小型的左輪，四粒子彈。大家怨日本鬼子煞風景。太行山的官兵，則紛紛地咒罵劇團是災星，帶來了戰火。

隊伍連續的向西北「勝利的轉移」着，誰也不清楚敵情究竟如何，也許這是「軍事秘密」，不須要我們知道，祇像牛羊一樣的跟着走就是，這樣的晝宿夜行，突過封鎖綫，偷渡正泰路，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才能闖進友軍的地區而不受干涉，同時，全國一致的在

歌頌我們英勇堅決的反掃蕩。

不過沿途也不是沒有戰鬥的，一二九師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收拾了幾千夥失敗的友軍，理由是免得他們帶着鎗去投敵，幫助日寇來殘害民族嚶！

隊伍步步向北，每夜都要跳出百里開外去，同志們都走得吃不下飯，兩條腿抽了筋似的癱軟着，不管是在高山，或者懸崖上，邊走邊睡，不時的有人睡熟了，失足墜下深澗去，跌得粉身碎骨，但是大家仍然熬不住的要睡。

有時候，隊伍在瀝青似的黑夜裏行進，前面突然出現了一片銀鏡，走近看時，竟是廣闊的河面：「渡河了！」幾里路寬的河流裏，浮滿了人羣和騾馬，洶湧的趟水聲；深水淹沒了頭頸的驚叫聲，幾里路以外都可以聽到。女同志們拉起手來強渡，兩腳凍得失去了知覺，站在水裏便穿起鞋來。

隊伍有時在豪雨傾盆的深山裏前進，霹靂在頭上連串的轟擊着，閃電從一片刺刀尖上滑向天空。突然驚天動地的一聲，山洪爆發了，人馬被成羣的沖去；有時大隊出現在風狂雨暴的田野裏，前邊走過去，埂堤踏平了，後邊的隊伍找不到路，大家拉起手來涉着水走。好像世界上什麼都阻攔不住我們，一定要澈底粉碎敵人殘酷的掃蕩！

「啊！到了五台山啦！」隊伍從黃昏開始繞道出發，橫在眼前的五台山，綿亙數十里，高插雲霄，巍峨壯觀。

前半夜，隊伍插進荒山叢中，後半夜，便不斷的踏着艱險的荒徑，爬上崎嶇峻峭的山坳，穿過遮蔽星月的松林，匿宿的鷹鷲狐羣，驚飛慌奔。仰望山勢陡削，壯嚴宏麗的古剎

參雜其間，直到東方薄明，前隊尚未爬上山峯。

當我們接近巔峯時，祇見一片原始松林，路徑已絕，完全是人跡罕到的生山。

我們跟着隊列，艱難的攀過崇岩，和草檜雜生的絕地，踏過陰峽處的積雪登上山巔，荒檜叢中的狐狼，嗥叫奔竄，巨大的荒鷲在頭上盤旋着，松濤雲海，一片洪荒氣息。勁風將許多人的帽子吹跑，大家全身都被吹透，腦子被吹痛，吹得山搖地動！

這時候我們高據雲端，彷彿置身在天宮裏一般，回身向山下望去，低空雲陣浮雕，層次隱顯，山間的隊伍，猶如蟻蟲似的在蠕動着。

向遠處極目望去，千山萬壑，川流縱橫，田疇交錯，繽紛掩映，大地像精緻模型似的那樣玲瓏美麗。這時候，燦爛的朝陽，正從萬叢雲陣底下鑽出頭來，綠林橙舍，金山銀水，大地變幻着各種光怪陸離的顏色，雲隙間懸起半環彩虹，景色美奐絕倫，不禁令人忘却紛亂痛苦之紅塵。在羣山叢中，萬里長城宛如一條灰色的長帶，蜿蜒伸去，在眼睛望不到的遠方，把天地連接在一起。

隊伍爬上拔海四千餘公尺，中國西北第一高山之巔。我們頭一次，看見了祖國山河偉大的面貌：「多難的祖國啊！妳是多麼可愛！」大家瘋了似的吻着山岩；擁抱着荒松，有的開始朗誦；有的更引吹高歌「黃河頌」，一個個戀戀地不肯走去。

鎗炮和飛機聲都聽不見了，大家認為情況既然已經緩和，為什麼還要沒命的那麼走呢？在下山的時候，埋怨便開始出現了；

「噯！劉司令大概是騎馬子吧？要不然，他怎麼能不管我們死活？他忘記我們是肉長

的了吧！」吳艷冰尖刻的怪話，說起來怪難聽的。

陳金莉也陰陽怪氣賣弄的說：「艷冰！其實我們應該特別感激劉司令才對呢！要不然，我們能夠看到如此的良辰美景嗎？」

「劉瞎子！獨眼龍個死不了的！」前進狠狠地罵了一聲，接着誇耀的說：「在內戰時期，他向來就是這樣的，沒便宜的仗，他一次也不打，祇是帶着隊伍跑。所以後來別人的隊伍都垮了，就剩下他，因此才出了名。告訴妳們吧，他要打起仗來，那心才狠呢！現在落到他手裏，妳們慢慢地等着瞧吧！」

「哎喲！還有更厲害的嗎？老天爺幸虧讓他一隻眼，若是兩隻眼，我們可真要活不出來啦！」連從不說怪話的王佩苓也叫苦起來了。我想起從東江到延安時的那一段行程，若和現在比起來，那真是算不得一回事了。

但是人的忍受力，究竟是有一定限度的，更何況我們缺乏這種鍛鍊，過了五台山區，不幸便發生了；沿途儘是掉隊的幹部和戰士，連騾馬也累得搖搖幌幌地站不穩了，兩片耳朵綿羊似的耷拉下來，垂着頭無精打采，不時的喘着粗氣。

多數女同志都無法不掉隊，過累使她們的兩隻眼眶子都陷下去，有的經血淌個不停；有些人一月數潮。在延安時，草紙雖然不好，總有公家供給，現在都早已經用完了。留下一份祇好翻來覆去的用，弄得又髒又硬，因此把大腿兩邊的肉全磨爛了，一個個痛苦難堪。雖然團內提過意見，但是向軍區領鎗炮彈藥倒容易，要草紙却實在無處可尋。後來便發下一些白布和棉花，總算暫時才頂住了檔。

看看跟上隊的幾個女同志，也都是臉色青白，兩眼充血，神情呆滯，沒有人有精神去說話。柳若鳳懷了孕似的嘔吐着；譚翠紅的脚面被山蚊子咬了，擠出毒液之後，越過河水竟變成爛瘡，一步一拐的咬着牙掙扎；吳艷冰爲着起模範作用，走得心臟腫高一寸多，左乳高突，兩隻脚板腫到快半寸厚，連鞋子都脫不下來。她仍然不肯休息，忙着照顧其他的女同志，終於大口嘔血，一頭撞倒在路邊，幸虧因爲我們是延安來的，衛生部才派担架來急救抬行，昏迷了兩天始甦醒過來。

「肥婆」朱非從開始就哭喪着臉咒詛，始終沒跟上過隊伍，大家普遍的走得神經衰弱到極點，聽見突然的馬蹄聲，便會立刻心驚悸悸，身上虛汗淫淫。

我們的毛毯和大衣，都早已放到馱馬上去，肩頭祇斜掛着一個背包，身上雖然減輕了許多，但是我的喉嚨，却像放着一塊火炭似的那麼焦痛，我擔心過度的匮乏，會損壞我的聲音，但是堅毅的性格和生命的魄力；最要緊的還是愉快的心情，及平日對身體的愛護，使我在這非常艱困的時候，能夠支持下去。

文工一團除了馱馬之外，祇有丁主任那匹像狗似的老馬，別說騎了，牠僅馱了幾件行李，在過了五台山之後，便累倒在路上，于金耀等打斷了幾條碗口般粗的木棍，牠寧死也不肯走，司令部添了很多友軍給補充的馬，撥過四匹來，但是早被丁主任、劉戀、陳金蕾和柳若鳳等幾個特殊的人物獨佔了。

可憐大陳病勢兇險，暈得連馬子都騎不住了，馬伕跟在一旁罵不絕口。陳鍾靈和胡坤英負責照顧，不敢得罪軍區的人。大陳急得哭起來，馬伕才被調走，陳鍾靈策「陞」做馬

伏，大陳又要求我來補了陳鍾靈的遺缺。

隊伍這樣的走了一夜沒停腳，直到翌日太陽出山，才鑽進一條幽谷的叢林裏。

大家剛剛坐下去，忽然樹林外面「劈劈拍拍！」的駁起火來，子彈嘯過頭上，所有的人都驚慌的站起來，看見師部警衛部隊，包圍了成羣的馬匹，幾百名國民黨軍人紛紛地拋下了鎗彈，有幾個長官在叫着「統一戰綫！」但是他們忘記了這是在何時何地？交涉結果，終於「統一」的被用一條「戰繩」拴走，我想裏面可能有不少回國時在碼頭上看見的華僑兒女，他們怎能料到會有這一天呢？大家剛剛化憂爲喜，軋軋地飛機馬打聲，又從山後面傳來，前後都有敵人，這時同志們的心情，由緊張而開始感到絕望了！

## 八 在緊急情況下她找到報仇的機會。

……「現在偉大的百團大戰，已經乘着敵人掃蕩的結束，而勝利的展開了！邊區指示要我們立刻再輕裝，每人祇准攜帶一套內衣，大衣和毯子祇準帶一件！並且要切實的做好防空偽裝，等待司令部檢查！」總支書劉戀親自出馬，嚴肅的站在岩石上，傳達緊急指示，號召黨員保證不掉隊，完成黨所給予的任務。

我檢查着背包，裏面僅有一套底衫褲了，其餘是藍蘋給我的衛生棉紙，祇得忍痛把毛毯拋棄，眼前用不着的書全燒了，我想留給敵人看，但是却不被允許。大家在小聲漫罵；大聲牢騷，也有的等不及開飯便睡着了。可是司令部也沒來檢查。突然「轟！轟轟！」山

頂上響起幾聲炸彈，接着「啪啪啪！」！便爆發了連珠似的機鎗。

隊伍來不及集合，像掘開窩的白蟻，漫山遍野，爭先恐後的向山下奔去，馬嘶和噪雜聲像暴動一般。我和陳鍾靈攙着大陳上了馬，胡坤英在後邊，用木棍猛打着馬臀，每一下都像打在我的背上。我們撞進人羣中去，山崖邊新搭起來的鍋灶裏，滿是燒得半熟的麥粒，伙伙也跑了。我擠過去搶了三杯，分給幾個人，吃着趕過山崖，突然前邊奔跑的人羣，像撞在巉岩上的浪濤，紛紛潰向兩側，前邊出現了一排武裝戰士，端着上起刺刀的鎗，大聲喝喊的在驅逐亂隊，山坡上大批的戰士，正在揮動着雪亮的大刀，砍殺那些用一條繩子拴牢的中央軍。他們像切菜似的，紛紛栽倒在血泊裏，大刀砍折了；刺刀穿彎了，有些哀號着滾懸在山崖中間，又被幹部們用手鎗射殺。

「拍拍拍拍！」背後山上的步鎗聲，突然又緊密起來，流彈在頭上噉噉地吼嘯！同時後面的亂隊，哄的一聲把我們擁向前去，大家踏着屍體，衝過仍在殺戮的戰士身邊，不顧一切的跑下山去，聽到山上日軍清楚的吶喊聲，一口氣便跑出三、四里路去。

「文工團同志站隊！……」丁主任、劉戀和王克強緊張的站在草堤上，大聲疾呼，這時鎗聲已經停止，但是却仍然沒有人肯站住。

我想生命誠然可貴，這樣也未免太胆怯了，我們是延安來的，不能被人小覷，同時我在學軍事課時，早有過這種戰場上的心理準備，因此不理會胡坤英，上前拉住馬韁。

「停止啦！」我轉臉焦急的對陳鍾靈嚷着，後面的同志們看見我們站住，散亂的人羣，立刻聚成了一支小隊伍。

我望着前後左右，成萬累千的人羣，傾瀉進山谷去，在數里遠的山坡和荒野上奔跑。「拍拍拍拍！」敵人可能已經完全控制了山巔，居高臨下用機鎗瘋狂的掃射過來。

「轟喇喇！」炮彈開始在週圍爆炸了，人們紛紛地仆倒着，待炮彈響過了爬起來再跑，我們已經陷入瀰漫的烟塵和刺鼻的火藥氣息中，騾馬背上的高馱翻到肚下去，掙脫了韁繩，在人羣中驚嘶迴竄。丁主任仍在招呼後來的隊員，我却焦急的喊起來：「主任！趕快脫離這兒呀！」

「走！走！走啦！」劉戀和王克強早等急了，把手一揮，隊伍便平面的奔向前去，離開集合地約一箭遠，「轟喇喇！……」數發炮彈炸中了那塊草堤，烟塵交熾，凝成高揚凌空的霧柱，地上出現了一片屍體和傷兵。

「咚咚咚……」山上的重機鎗，也開始狂風似的絞殺，山坡、荒徑、谷邊到處都有鮮血，傷亡的人員，絡繹不絕。

我們冒着炮火，跟在亂隊中，奔上一座峻嶺的山坳間，身後的鎗聲逐漸的疏遠了，但是前邊正未知如何？大家正在杞憂，突然上空一聲尖厲刺耳的鋼鐵擦過，幾乎同時「轟喇喇！」霹靂在前邊削壁上爆炸了，巉岩崩塌中，嘩然的巨響裹着滾滾地亂石，瀑布似的傾瀉下來，狹徑上的散兵閃躲不及，多數慘遭活葬，有些竟驚惶的跳下懸崖去跌死。

這是一段長達數里狹仄的險徑，也是山坳上通向前面唯一的隘路，我担心停頓會帶來更多的不幸，事實上在後邊亂隊的擁擠下，也無法不前進。我要陳鍾靈抓住馬上的大陳，我抓緊韁繩，冒着頭上滾滾地碎石，便衝進烟塵裏去，身後的女同志們，因為我能預知危



險，她們已都知道我會學過軍事，也充滿信心，不顧一切的跟上來。

馬匹馱着沉重的被套和病人，已經一夜半天沒休息，連水也喝不到一口，牠掙扎着，艱困的跑過亂石堆，在一、二尺寬的險徑上，任憑碎石在頭上落着，奔跑擠撞的竄向前去，剛剛衝過這段危險地帶，「轟喇喇！」山炮又擊中後邊的削壁，這時我們也顧不了別人，抱着頭奔向前去。

「轟喇喇！」山炮接連的在背後轟擊着，在每一響炮聲中，馬子都被嚇得掙跳起來，不料在一段最驚險的狹徑上，那沉重的被套，竟從當中掙斷，滾下千丈懸崖去。

幾個人不禁都怔住了，因為被套裏，是團內最貴重的服裝和幕布，如果丟失了，不能演出責任實在太大了。陳鍾靈望着我焦急，我看了一下，懸崖附近有一處不很陡峭，便回身對王亞男和于蘭說：「你們快照顧陳同志跟上去！」

我把馬韁遞給她們，便奮不顧身的跳下斜坡，踏着碎石便直滑下去。胡坤英看見陳鍾靈跟着我滑下山坡，竟也隨後跳下來。

我顧不得想其他的，滑落到山坳處的樹樑間，將被阻住的被套再掀下去，但是在荒山巒谷裏，到哪兒去找人呢？我祇好把兩截被套，滾到下邊嶺上去再說了。

「鍾靈！你看那兒有間石屋，我們去看看吧，如果沒人，也祇好藏在那兒了！」我扶着樹幹回身喊叫。仰望山坳險徑處的隊伍，正在擁擠的奔跑着，飛機軋軋地似在山後掃射。胡坤英拭着汗水，停在那兒望着山下喘息，陳鍾靈正攀着樹幹，艱困的向我走來。

「你們不要下來了！」我向陳鍾靈招呼一聲，拔出左輪鎗來，拖着擱在樹根處的半邊

被套，趕到石牆前面——這是一間牧童爲避雨壘起來的石屋。想不到屋後藏着幾個青年農民，看見我手裏的鎗，嚇得一溜烟的跑向林叢中去。

這時，我才發現山側的一個村莊，也正在濃烟中燃燒着，剛要喝叫，一個嚇昏了頭的老農民，突然從石屋後側逃來，一頭撞到我懷裏。

「老大爺！」我又氣又喜，就勢抓住他的腰帶說：「不要怕！這兩包東西請你收藏一下，敵人過去了我們就來拿！」

「呀！我、我不知道！……」他怔在那兒，不知驚恐的說了些什麼。

「快來呀！大爺！」我走了幾步覺得不妥，便又回來：「快收藏到石屋裏去呀！」

「呀！我——鬼子要來了！……」他嚇得簡直連話也不會說了。

這時，彷彿聽得山上有人呼喊，我也顧不得了，兩人忙把被套拖進石屋裏。

「大爺！少一件我就找你！」我蠻橫的說了一句，不理他答不答應，翻身便走。抬頭仰望山坡時，不禁吃了一驚，陳鍾靈和胡坤英不見了。我緊爬了幾步，翻上一塊開闊的高阜，才看見兩個人，已經從原路快要爬上山坳去了，陳鍾靈猶不時的回頭向山下瞭望，他們竟拋棄我而去了！

我惱怒的向山上望着，我相信陳鍾靈決不會臨危拋棄我，這是胡坤英找到報復的機會了。「我不須要你等！」我怒斥了一聲，平抑了一下怨憤的情緒，在幾乎陡成削壁的山坡上爬；在一片碎石上爬，爬幾步便滑下去，但我毫不氣餒，可是再爬上去，又隨着碎石滑下來，連爬了三十多次，終於體力不支的爬不起來了。

長到這樣大，頭一次遇到世界上還有我做不到的事，心裏說不出的懊喪，我承認爬不上去了，可是，時間不能再耽誤了，山上和山下的敵人，相距都不會很遠，我祇有觀察了一下，選擇東邊一條半陡的斜坡，重新鼓起勇氣來，慢慢地繞遠路爬吧！

滑下山坡的時候，沒覺得怎麼吃力和費時間，但是向上爬，却費了幾倍的時間和精力，歸隊心急又不敢休息，直爬到太陽打斜，才筋疲力竭的翻上山坳。

歡慰剛湧上嘴角便消逝了，因為前後的山徑上，冷清清地連一個鬼影都不見，祇有不顧飢渴疲乏的向東奔去。

一會兒，便出了狹仄的險徑，前邊遼濶的山嶺上，出現了一條岔路，隱約的看見在幾里路以外，兩條路上都有隊伍。我應當奔哪兒去呢？有一路人數顯得衆多，司令部一定人多，文工一團當然跟司令部，我毫不猶豫的順着東北的山路奔去。

不到半點鐘，追上了前邊的隊伍，看見一個個盡是生疏的面孔，不禁怔住，他們看見由後邊趕來一個女兵，腰裏掛着手鎗，也紛紛地投來疑懼的眼光。我正想找一個女同志問問，突然迎面闖來幾個端鎗背刀，滿臉緊張的戰士，在幹部的指揮下把我監視起來。

隊伍行進着，我正在焦急，忽然發現一張鷹鼻鷓眼熟習的面龐，和幾個幹部站在路邊尋望什麼，我不禁向他呼喚起來：「張溶同志！張溶同志！」

「別動！不許動！」背後的監視者，露出一付兇相來，一齊用鎗指住我。

「爲什麼不許我動？我爲寄存公物掉了隊，趕錯了隊伍，你們把我當着什麼人看待？」我忿怒的回身抗議着。

張溶意外和狐疑的注視着我，和公演「農村曲」到後台看我時，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不准說話！」監視的幹部趕回來，看見我要說話，便厲聲的斥喝着，嘩啦啦地一聲拿出手銬和繩索來。

張溶轉向着一個有鬚的幹部耳語着。我不顧一切的向他呼救了：「張溶同志！我是馮鳳鳴！難道你這樣快就不認識我了嗎？……」

經過我一番解釋，張溶和有鬚的幹部仍然遲疑的不做任何表示。我雖然沒被銬起來，但是那幾位監視者，却緊釘在我身邊，像顧正紅被公審時的情形一樣。

最難堪的是週圍的人羣，都用一種凌辱的眼光斜視着我，同時紛紛地議論着，故意的罵給我聽：「……當然是女特務！民族敗類！不知羞恥的！趕快殺了吧！」

「看年紀頂多不過十七、八歲，可惜這麼年輕，你看——好漂亮呢！……」  
「哼！鬼子無恥的美人計，比什麼都毒辣呢！……」

我走在張溶跟隨的隊伍後邊，默默地聽着，漸漸地覺得，情形絕不像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可能因爲團體的面子，沒繳我的鎗，但是也爲了這支鎗，今後遇見任何情況變化，我的生命隨時都有喪失的危險。我不能自動繳鎗，雖然是自己人。我想着；這樣懷疑我，這樣對待我是不是罪惡呢？革命一定要這樣嗎？能不能免掉這些痛苦呢？幾年以後，回憶起這件事來，才覺得我太幼稚可笑了。

我懊惱的跟着隊伍前進，不敢掉後；也不敢太靠前，知趣的不敢和別人說話，餓得發慌，祇得扎緊些褲帶，吞嚥着唾液。我已經一夜又一天沒睡過了，隊伍休息吃飯時，監視

者扔過一塊黑地瓜餅來，生命都要無謂的喪失了，我哪兒還吞得下東西呢？我幼穉的把這種猜疑和不信任，看作是對我了解和他們應有的責任，祇能怨自己倒霉。

午夜裏，隊伍靜靜地停在一個村頭上休息，遠處的高空裏，不時隱現着彩虹似的信號彈，大家的心情，都陷在沮喪中。忽然村邊火光閃爍，夾雜着一陣吵嚷、刀劈和慘呼聲，隊伍沉重的騷動了一陣，立刻又安靜下去。

「——怎麼回事呀？……」前邊的影子，小聲詢問經過隊外的影子。

「媽的！那些繳鎗的傢伙們乘機想跑，找死！哼！」那個鬼影亮光光地眼瞅過來。

我咒詛的還他一眼，背上冒着冷汗，瞥一眼身邊的監視者，他們提着雪亮的大刀，緊盯着我。幾次都覺得大刀像在我頸頸上試砍着，忍氣吞聲的跟着走了一夜，連大聲咳嗽都不敢，更不用說瞌睡了。

走到東方破曉，晨風凜凜，困神一爽，飛機也起了個早晨，太陽還沒出它就光臨了。

隊伍在一條峪旁的岔路上，邊走邊隱蔽着，忽然前面出現了兩路大隊；一路軍容整齊，幹部是大耳朵褲子，兵士一律黃卞嘍軍裝，中正式步鎗，一班一挺機鎗，身上彈藥纍纍，和一二九師沿途解決的散兵完全一樣，聽說這是第二戰區中央軍衛立煌總部——那時候衛立煌執行統一戰綫，共產黨便在他內部，順利的發展起黨的組織來，一直到後來他全部垮台。劉戀就會在衛總部做過政工員。

另一路軍容武器雜亂，身上一律是特大的手雷彈，全部十分緊張的端着鎗，聽說是共產黨的死對頭李懷冰和閻石山等等的隊伍。大家都被日寇趕得無路可走，今天冤家路仄，

情勢頓時十分險惡。幸虧衛總部態度執重，從中奔走聯絡，才沒發生意外，但是大家却都不禁惴惴心虛的，捏了一把冷汗。

我却尤其担心，萬一發生衝突，我就要先告完結。這時前面的斜刺裏，又出現了一股隊伍，忽然發現邊區特有的綠軍裝，那騎在馬上的大陳，隨後的陳鍾靈、于蘭……

「丁主任！……」我喜極的喊着拔腿飛奔，監視者猛然一怔，抓着大刀便圍追上來。

「啊！小馮！鳳鳴！」進行中的文工一團，紛紛回頭看望，發現是我，不禁齊聲歡呼，幾個監視者剛要追上，看出情勢不對，便收住脚步，不過癮的提着大刀走回去。

「鳳鳴！這、這是怎麼回事呀？」王佩苓和沈潔雲等不禁被這種情形嚇得怔住。

「小馮！妳到哪兒去了呀？」柳若鳳和于蘭沒問完，王亞男和陳金莉等又插上嘴來：「呀！鳳鳴！大家都以為妳失蹤了，替妳担了一夜心呢！」

男同志們也過來問詢着，行進的隊伍中間結成一個痂瘡，大家圍着我，七嘴八舌的談論着……我才知道那股把我當做奸諜的隊伍，是晉、冀、魯、豫邊區黨委。

「公物收藏到哪兒去了？不快回來？怎麼會掉隊了呢？」丁主任和劉戀的問話，含有一種責備，她們臉上雖然沒有怒意，但是也沒有笑容。

本來我想說出如何被拋棄的經過，但是看見領導上對我這樣苛薄；胡坤英被男同志換回分隊來，對我忿恨的眼光；陳鍾靈的低首歎悔；心裏便產生了一種不忍，特別是陳鍾靈調來「魯藝」之後，一直低聲下氣，我怎能再讓他受打擊呢？想到這兒，便把吐到嘴邊的滿腹積怨又嚥下去。祇說出寄存公物的經過，受了一頓教訓，便緘默的跟上隊去。

對於同志們的熱情，並沒有因爲領導上的岐視而減低，我向她們述說着下山寄存公物，和找錯隊伍被誤會監視的經過，把被拋棄的事，解釋是我自己讓他們先走的。

「……小馮！不管怎麼說，這個責任是要他兩個來負的。昨天夜晚主任大發脾氣，派兩起人回去找妳，軍區又派隊伍下山去找，到現在還沒回來呢！」譚翠紅和于蘭說着，大家都表示同感。經過我再三解釋當時掉隊的情形，她們始悻悻不語。

「哎哎！」王佩苓的眉頭一直在鎖着，這時用衣襟拭一下淚痕，惋惜了兩聲關切的說：「小馮！昨天夜晚，大家都爲妳吃不下飯去，走了一夜都不開心，我們不能沒妳的，妳吃過了飯嗎？」

「昨天夜裏分了一塊地瓜餅，我也沒敢拿，幸好我不大容易餓呢，就是覺得餓乏！」說着譚翠紅遞過一塊手掌般大的麪餅來，我邊走邊嚼着。

「小馮！告訴妳一個好消息，一二九師和一一五師的主力都來了！大會戰就要開始啦！」陳金莉興奮的向我告密着。爲了避開她，我去要求主任繼續照顧大陳，但是却被嚴峻的拒絕了。

「往後傳！文工團到前邊！」前邊傳來這個優待的口令。我們立刻越過大隊，趕到政治部的前面去，隊伍剛剛穿過一個小山莊，前邊就傳來「原地休息」的命令。

文工一團分散在莊頭附近的幾個墓林裏。一個多月來，日夜都處在筋疲力竭之中，從昨天到現在，卅幾個點頭不眠不停還要跑，回想一下真不知是怎麼活過來的。現在大家逐漸的習慣行軍生活了，一天走七、八十里路，已經不算一回事，而且會利用時間恢復疲

勞，不管情況怎麼緊張，休息的時候，都要打開背包，解裹腿脫鞋襪，儘量舒服一些。

我躺在大衣上，倚着墳坡養神。因爲神經過度的睏乏，在疲倦已極的深夜裏，偏偏不能睡，現在白天強迫它睡，却又頭昏眼眩的毫無睡意。

我向北面閒散的望着，看見我們處在一個環形盆地的西山坡上，盆地方圓約有五、六里路，沙岩禿崗，草木不生，環視到東山嶺上時，隱約的看見嶺脊上有一簇馬隊。幾個同志都看到了，同時不安的坐起來。

「——應該是我們的巡邏隊吧！」王克強鄭重其事的觀察了一下。

「當然是我們的前衛！」前進站起來像總指揮一樣，用剛向劉瞎子要來的望遠鏡瞅了一眼，肯定的却又欲露故飾的說：「司令部在這兒休息，「便衣」最少也要放到十里路開外去呢！這是軍事常識！最好不要庸人自擾！」

「當然比不上妳，活馬列主義！老革命、老紅軍，」王克強諷刺了她一下便走開了。

大家覺得前進這點經驗總有，她的話也很合邏輯，便又紛紛地躺下去閉目休息。忽然王佩苓和陳金莉驚叫一聲坐起來：「呀！人數又多起來了，妳們快看哪！」

「呀！可真是的，怎麼這麼多人哪？」于蘭和柳若鳳等也不約而同的叫起來。

「喂！大驚小怪的！幫助敵人瓦解軍心嗎？」前進氣得罵着，用花毯子把頭蒙起來。

「各個山口上都有呢！啊！哎呀太陽旗呀！」陳金莉和王佩苓指着東山驚喊起來。

大家急忙爬起來，不約而同的看去，果然東嶺山口馬隊後面，有一輪鮮紅的旭陽浮昇起來。這時附近墓林裏，也是一片紛亂，大家都慌張的着襪穿鞋，搶打着背包。



丁主任和劉戀在喊着：「王克強呢？快到莊頭政治部去報告！」

但是王克強不知哪兒去了，同志們在搶打背包，急得兩眼發藍，都像沒聽見。我已經繫好了鞋子，抓起鎗帶來，掉頭便跑出墓林，剛趕到莊頭，果然看見設有衛兵的一座財主大門，這時東山傳來清脆的一響鎗聲，天空出現着一顆流星似的烟彈，我還沒踏進門，幾個警衛員整理着身上的武裝帶，緊張的抹了一把嘴衝出院子。劉伯承和鄧矮子嘴裏猛嚼着什麼，帶着幾個部長和警衛員，隨後從廳裏趕出來。

「劉司令！鄧政委！主任讓我來報告，東山發現敵人的騎兵！」我站在門邊指着東山，極力鎮靜的報告。兩人應聲着，忽忽地趕出大門。我跟在警衛員的身後，剛來到莊頭，便看見文工團和政治部的人馬，正在遙湧奔過，有的挾着毛毯；有的腳上僅穿着一隻鞋，驚慌鼓噪，亂成一團。

「佩芬！我的大衣和背包呢？」我想或許被她們帶來了。

她意外的楞住，歎喘息的說：「哎呀！大家一亂就忘啦！我……」

「妳快走吧！」我催促她一聲，便迎着忽亂的人羣，直奔墳林，果然大衣和背包仍在地上，我剛抓起了大衣，背後竟有人伸手來奪，回頭看見是陳鍾靈，提着那棵意大利造的六連子，在這樣危險的時候，不顧一切的趕回來，使我心裏對他感到了諒解，但是却餘怨猶存的故意扭身不睬他。

「鳳鳴！我知道上一次錯了！我不能求妳原諒，我替妳拿一會，快走吧！敵人已經來了！」他說着搶過我的背包和大衣便跑。

轉眼望時，果然東嶺上的日軍，已經漫山遍野的奔來，嶺地間一片泥塵暴揚，步鎗砰砰拍拍地開始射擊了。

我回過頭來，陳鍾靈已經被驚慌的人羣衝散了！我跟在亂隊裏，向莊頭奔去，一面尋望陳鍾靈。人羣擁擠過去，所有的籬笆、菜圃全被踏平了！

「咚咚！……」重機關鎗從東嶺上暴烈的射來，慌亂的人羣，彎着腰湧向莊頭。

「帶鎗的不要走！……」鄧小平和政治部馬副主任等大聲疾呼着。

但是帶鎗的幹部們，跑順了腿，一時停不下來，反而更快的跑向莊後去。前進和王克強舉着手鎗，在人羣中跑着向大家喊叫：「帶鎗的不要走！……」

我隨着小部份人停住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把鎗抓在手裏，正在向那些跑向屋後的人望着，却看見陳鍾靈，揹着我的背包，左手抓着我的大衣，從西邊望着我奔來。

我擠到衆人的前邊，正要招呼，突然看見胡坤英抓着手鎗站在附近，我似乎覺得陳鍾靈不是專爲找我而來的，心裏不禁感到一陣痛苦和惱怒，便站住脚，兩眼賭氣的盯着陳鍾靈，看你怎樣。陳鍾靈直趕到我跟前，看到我冷淡的神氣，莫名其妙的喘息了一下，便催促的說：「馮同志！主任要妳們女同志快走！」

「你去叫別人好啦！」我故意的說着，把眼睛望着天；「我有鎗不走的！」

陳鍾靈碰了釘子，爲難的向左右望了一下，似乎剛看到胡坤英，便招呼她快走。

不料胡坤英也嘮起嘴來把頭扭開，耳旁風似的沒聽見。陳鍾靈望着我，又不敢過去，尷尬的樣子，使我敏感到他們兩人之間，似乎存有着超越一般同志的感情。我一向都深

信，不要說是胡坤英，即使「魯藝」任何一個女同志要和我競爭，不論在哪一方面，我都自信能夠獲得陳鍾靈，因此我才大胆的把自己埋到書本裏，爭取更大的進步，以使陳鍾靈來追求。他爲什麼使我感覺到，會對胡坤英似乎比對我還要親切一些呢？

記得從初入東江幹校起，對陳鍾靈便由內心裏竊愛着，他幾乎已成爲我心靈中的偶像，好像對胡坤英也表示過，我要院長從招待所把他調進「魯藝」，下意識中也是希望把他留在身邊。我不相信在別後那一年多的時間裏，他會對生得肥肥地胡坤英發生愛情，因此此在內心，已經把陳鍾靈視爲我最好的戰友，每天看見他，心裏便會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慰，雖然極力的掩飾着，事實上我是深愛陳鍾靈的，他也應該愛我！我覺得任便什麼事都能容讓胡坤英，祇有在這一個問題上，我寸步不讓！

「砰砰叭叭！」就在這轉念之間，東嶺坡上的步鎗，也跟着重機鎗熾烈的射擊起來。劉伯承和幾十個參謀人員、政治部主任、各部長等，站在莊頭毫無掩蔽的廣場上，神色泰然的在用望遠鏡觀察，掛在腰裏的左輪鎗，連皮扣子都沒解。鄧政委和馬副主任等，也在指着作戰地圖談論什麼。我不禁感到一陣幼稚的羞赧，雖然看見所有留下的人，都把鎗抓在手裏，我却鼓起勇氣來，把手鎗放回腰帶上的皮套裏去。

「啊！莊裏起火啦！」忽然陳鍾靈指着莊中躡起的一股濃烟叫起來。

正在向東嶺窺望的幹部們，紛紛轉過臉來，人羣中又起了一陣騷動。鄧小平看了一下，隨便吩咐一聲的說：「你們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那些幹部們你望望我，我瞅瞅你，大家修養都很好，竟沒一個人想去搶奪別人的功

勞，不料陳鍾靈竟提着鎗，轉身跑進莊去，不知怎麼一來我也轉身跟去，正遇見莊內最後一批搶運行李的農民，哭叫着奔跑出來。

街上冷清清地，連狗也都跑光了。我不禁担心起來，萬一有暗藏的奸細，陳鍾靈一定會遭受暗算的，他太缺乏軍事常識了，竟從大街當中向莊內跑去。

「鍾靈！沿着牆腳走啊！小心有敵人呢！」我緊貼牆邊喊着，跟隨他衝進莊去。

陳鍾靈端着鎗，急忙避到牆邊，看見濃烟隨着風勢，從一家門內的灶下燃燒起來，火燄捲着屋簷的稻草，瞬息間便成爲燎原之勢了。

這時，東嶺上的輕機關鎗，突然增加了幾十挺似的，爆響着從頭上掃向西山。

「鍾靈！快走啦！」陳鍾靈見我向他揮手，翻身便跑到我身邊，見他沒遭到狙擊，這才提着手鎗，兩人一起跑出來。莊裏的情形，可能是農民聽見鎗聲嚇跑了，灶下的火引起的災禍！

鄧政委和馬副主任聽着陳鍾靈的報告，幹部們突然指着南邊騷動起來，我瞥了胡坤英一眼，轉臉望去時，發現兩側大批的騎兵，已快包圍上來了！

「轟喇喇！轟喇喇！……」敵人的重炮開始射向西山，封鎖數萬突圍的隊伍。

炮聲響過，西嶺坡上，漫山遍野的隊伍剛爬起來，又被幾百挺機關鎗壓下去，重炮接着再轟！接着又是掃射！正在這重炮和機關鎗的絞殺之中，突然十幾架敵機，從東山後面，飛箭般札的一聲射來，在機鎗和炸彈的烟塵裏，龐大的人羣，像碰在巨礁上的驚濤似的，砰然的狼狽潰散了！

我緊靠在陳鍾靈的懷裏，跟着大家隱蔽在樹下躲避飛機，突然莊後一陣驚心動魄的鐵蹄聲，一隊日本騎兵揮着明晃晃地馬刀，和腥紅的太陽旗，吶喊着殺來！

「開鎗！」祇聽劉伯承霹靂似的大喊一聲，所有留下的幹部，都身不由己的一齊開鎗射擊，數十名警衛員開動手提式、盒子炮，在強大的火力之下，騎兵人翻馬覆，死者將馬刀擲出一丈多遠去，傷者跌下馬來，腳裸吊在鎗上被拖回去。

同時特務團從西山谷裏，滿頭大汗的跑來。劉伯承大喝一聲：「王團長衝上去！」

「釘到天黑七點鐘！」鄧矮子也急得有些結巴了。

但是隊伍却停滯在那兒，聽着敵人嚎嚎地叫着衝上來。

「王團長！你死了嗎？」劉伯承咬牙切齒，戟指着一個矮壯的幹部破口大罵。

「司令！請你快快撤退！……」王團長兩眼火紅的說着。

劉伯承暴跳起來，拔出手鎗迎頭便開，「砰砰砰！」團長抱頭鼠竄，後邊長龍似的隊伍，在幹部們短鎗揮舞和喝喊下，終於被帶了上去，立刻雙方的殺聲、鎗聲和手榴彈聲，熾烈的響成了一片。

飛機發現了特務團的目標，從西山折回來，在頭上穿梭似的轟炸、掃射着。兩側另有大量的騎兵，將要包圍西山了。這時劉伯承才開始避過農村，向西山突圍。我和陳鍾靈、胡坤英眼上去，不料被警衛員們毫不客氣的伸手制止，起初我有些氣憤，後來看見百餘名帶鎗的幹部都被擋住，便向鍾靈提議：「我們跟特務團衝上去啦！」

陳鍾靈爲難的望着我，就在這一蹉跎之間，帶鎗幹部們已經漫無組織的向西北奔去，

敵人的馬隊發現了他們，立刻兜剿過來。這時候我學的軍事課有用了，迅速的觀察了一下情況，被一種求生的本能激勵着，向陳鍾靈說：「我們奔西南突圍，快走！」

他看見西南山坡上，是一片毫無隱蔽的開濶地，同時失去了劉司令等的踪影，驚訝的跟着趕了兩步，不禁疑難的望着我站住了。

「看什麼？要不趕過他們，我們突不出去的！快走！」我自信的向他踩着腳催促，在這時候，一分鐘都不容遲誤，我不管一切的掉頭便跑，陳鍾靈和胡坤英握緊鎗，不做一聲的緊跟在我身後。

向西北山坡突圍的幹部，被騎兵和炮火又趕向西南奔來，我們雖然遲過劉司令，但是却已經趕在他們前邊，滿身大汗的衝進一片熾烈的炮火，同時兩邊敵人的馬隊也兜剿上來，三八式機鎗的爆炸，和野炮的巨響，把耳朵都快要震聾了。

我們奔跑在烟塵裏，被火藥沖得一片喀嗽聲。奔過成羣的傷兵和血污，包裹、鎗彈，遍地都是。我和陳鍾靈拾了四顆炸彈，把拉弦套在手上，看着敵人大批的馬隊，像惡鬼一樣的叫着，衝進後邊帶鎗的幹部羣中，他們又轉向西北跑去，後尾的幾匹馬隊，却直奔我們的頭上踏來。我和陳鍾靈、胡坤英幾乎同時扔出炸彈，跟着滾下山坡去。

「轟！轟轟！」馬隊從烟火裏衝上來，鐵蹄從我身邊飛過，踏碎了傷兵的頭顱。我迅速的拂去臉上的塵泥，注視飛來的鐵蹄，却發現胡坤英在烟塵隙中，向我連開數鎗。我駭然的滾開，再看時，馬隊追向西北，胡坤英不知跑到哪兒，陳鍾靈也衝散了。

我伏在地上，看見騎兵確實已跑開，南邊幾步遠，有一條蜿蜒的山峪，我跳進峪裏，

同時尋望陳鍾靈，發現他在前邊的拐角處，我興奮的奔過去。

「鳳鳴！坤英呢？我們快走吧！敵人——」他一句話未說完，「轟！」一顆炮彈在峪上爆炸了，塵土紛紛中，陳鍾靈看見我跟上來，便沿着峪底向山上奔去，飛機軋軋地掠過頭上，低得幾乎掉上來，一路劈劈拍拍地掃射着。

「鳳鳴！」陳鍾靈喘息的回身催促我，忽然失聲的叫起來：「啊！血！」

## 九 生死患難中表示永恆相愛。

隨着陳鍾靈的驚叫我低頭看時，祇見鮮血染紅了褲子，不知怎麼一來便跌倒在地上。山下傳來熾烈的炮火和馬隊的嘶殺聲，我們不能停留，但是試了兩次要爬起來，結果都失敗了，我不禁失聲痛哭。

「鳳鳴！」陳鍾靈已經焦急的奔到我身邊，俯身望着我說：「傷着哪兒啦？不要怕！鳳鳴！不管怎麼樣，我決不會丟掉妳，鳳鳴！傷着腿了嗎？」

陳鍾靈說着單膝跪下去，伸手要拉動我的褲子查看，被我伸手推開，他不禁激動的說：「鳳鳴！請妳相信我！我們同生共患難，在這時候我、我、我——會有別的想法嗎？現在快一點先止血！鳳鳴！——」

他見我仍然不肯，便急忙從我背包裏找出衛生棉來，強拉開我的手，解開褲帶，用裹腿將傷口紮緊，攙扶着坐起來，俯身要抱，我仍舊拒推，他祇得攙起我來，不料剛一抬

步，便扭倒地上去，我知道沒希望逃走了，不禁掉頭痛哭。

陳鍾靈不再理會我，左手橫過我脅下，右臂便伸向雙腿彎，我回過頭來推拒，他無奈的撤回了右手，撫一下我額上的頭髮，望着我似乎要說什麼，突然竟吻起我來。

這是我未曾想到的，我掙扎着，但是當我聽到他迷惘的在說着：「鳳鳴！我愛妳！鳳鳴！從東江幹校起，我就深深地愛着妳了！相信我！鳳鳴！我永遠愛妳！……」這時我才衝破了羞赧，不再拒絕他。他溫存的吻着，使我覺得絕望和恐懼的陰影，被一種聖潔溫馨的光輝所照澈，這就是愛情！

我在痛苦和愉快；恐懼與自信的昏迷中，顫悚的抱住鍾靈，我們熱烈的吻着，任憑鎗炮在身邊爆炸；任憑飛機在頭上瘋狂的掃射和轟炸！

不知經過多久，我在陶醉的昏迷中，覺得被陳鍾靈抱起來，他也不再徵求我的同意，便直向山上奔去。我偎在他懷裏，雙手抱住他的頸，以便於他走動，內心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慰藉，支持着我抵受鎗傷陣陣地隱痛。

夕陽已將西下了，鍾靈沿着狹峪，爬上嶺側的另一座山坡，飛機馬達聲和鎗炮的射擊聲，已經被隔在遙遠地山外，祇見漫山遍野盡是傷兵，連山路都阻塞得無法通過，他們多數都沒包紮，抖縮在呼呼地寒風和絕望裏。

不久，我們便遇見開赴前線的担架隊，陳鍾靈便對負責幹部說明；我們是延安來慰問的文工團，但是却仍然不被連敝。他不禁忿怒起來，質問對方所屬機關和姓名，指出我的傷勢如果因為延誤急救，發生任何意外，責任都要他來負！



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方才撥出一付担架來。我剛剛離開陳鍾靈的懷抱，便覺得傷口劇痛起來，又被一陣無法忍受的焦渴逼得昏亂了，不禁失聲痛哭！

陳鍾靈抓住我的手，跟在担架旁邊，放正我頭下的背包，用委婉親切的聲音，慰貼着我的心。藉着愛和信心，才覺得傷痛和焦渴似乎減輕了。我忍住了哭聲，凝望着他那雙明慧的眸子，他懷裏染滿着我的鮮血，他抱着我翻上數里的山嶺，沒有半分怨尤和疲累的顏色，他的心地是那麼純正；胸懷是那麼寬宏；是那麼堅強能容忍而充滿着毅力！

兩個年老的農民，抬着担架在狹窄的山路上掙扎，雖然我並不算重，但是由於山徑崎嶇，步步都要小心，因此使他們顯得格外辛苦。

這時候越向前去，沿途出現的輕傷兵也愈多，他們僅僅臨時用布把傷口包紮了一下，互相攙扶着，有的爬行着，背負着，絡繹不絕，那種淒慘的情形；那種鮮血淋漓的景象，使我的心不禁又沉重起來。

他們看見有担架經過，便紛紛停下來，用鬱惱和羨慕的眼光，沉默的望着，當看到上面躺着一個負傷的女同志時，臉上又現出一片無可奈何的神氣。

担架越過擁擠的傷兵羣，走向山下一段清靜的斜坡，忽然胡坤英出現在我的回憶中，向我連射數鎗，我不禁激憤的痛哭起來。陳鍾靈以為我傷痛，便緊握握我的手，極力的安慰着，說就快到山下的村莊了！

經過考慮之後，我終於把胡坤英暗殺的事，告訴了他。

陳鍾靈駭然的情緒，半天才鎮靜下來，鬱悒不安的說：「——鳳鳴！坤英對妳誤會的

事，我知道一些，但是，我相信你的話是真的！」

「唉！」他歎息了一聲，接着說：「鳳鳴！妳對胡坤英始終是以德報怨，這是我——早就知道的，因為我用我的生命和一切來愛妳，所以我、我、鳳鳴！我請求妳能用妳最大的宏量，最後再原諒她這一次吧！當然她是不應該被寬恕的，可是我想到，妳們曾經是最要好的同學；又是一起從海外回來，無論如何再寬恕她這一次吧！鳳鳴！我以妳的愛人底情份來請求妳，她已經夠倒霉的了，這件事如果上級知道，她一定是沒命的了！」

本來我決心回去和胡坤英算賬，任什麼都不能改變，但是終於含着眼淚答應了鍾靈。我被抬到山下一個百多戶人家的村莊，邊區直屬機關和區黨委等都在這兒，街頭巷尾連大門底下也擠滿了人。

莊的南半部份，是衛立煌總部和閻、李等頑軍。担架轉了半天，才在莊西北首的一座大院裏，找到了「魯藝」文工一團，全體男女同志連肥婆朱非都平安到齊，祇是缺我和陳鍾靈，又沒人看見過我們，正在焦灼不安，忽然看見抬來一付担架，陳鍾靈滿懷鮮血的跟在一旁，大家都駭得說不出話來，待發現是我負了傷，女同志們都不禁掩面哭泣。

我被放在院裏的樹下邊，陳鍾靈剛走開，王佩苓、于蘭等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過來，用大衣把我染滿鮮血的傷腿蓋住，望着我不知怎樣才好。

這時，丁主任和劉戀從屋內趕出來，譚翠紅跛着腳跟在後邊，幾個人來到担架一旁，緊鎖眉頭的掀開大衣，看了看傷勢不輕，才歎言的安慰着；說我是「魯藝」第一個光榮的負傷者！她已經派陳鍾靈去請醫生，並且向我提出，在任何情況之下決不拋棄我！

于蘭這時端來一杯熱水，扶着我坐起來喝了兩口，陳鍾靈便帶着女醫生，和兩個女衛生員趕來。女同志們臨時用身體遮成了一道人幃，讓醫生替我檢查傷勢和換藥，聽見醫生對主任說，是手鎗子彈傷，子彈沒出來，但是却僥倖筋骨沒折斷。

醫生在留下一個女衛生員負責照顧我之後，便離去了。這時主任才問起負傷的經過，我不禁熱淚盈眶，哽塞難言。

劉戀轉問陳鍾靈，他說留在村頭隨劉司令突圍時，被敵人的馬隊衝散了，在山坡上遇到我負了傷，恰巧看見救護隊開上前綫，便要求了一付担架把我抬回來。

丁主任和劉戀交待過之後，便忽忽地到政治部去了。醫生雖然要我休息，但是環境給予我一種感覺；前方的情況可能非常壞，因此雖然身心疲憊，却無法把情緒穩定下來。

這時天色將晚，沈潔雲、柳若鳳和吳艷冰等，又圍上來慰問我。衛生員頗不高興，但是在聽說我無法獲得休息之後，便不再嚴厲制止，讓我能藉着同志們的慰問，以鬆馳緊張的心情，和稍稍忘却鎗傷的痛苦。

在男同志們看過我之後，陳鍾靈竟把胡坤英帶來，她低着頭站在我腳下，我看不出她臉上的神情，是還在恨我？還是在受良知的譴責？三個人一時都說不出話來，在有女同志過來時，兩人便默默地走開。

「鳳鳴！」玉佩蓉又坐到我身邊說：「前方情形，可能妳還不知道？今次據說，劉司令一定要把敵人全部殲滅！現在正和衛立煌等等大小幾十個司令在開會，商量共同抵抗，相信這一次的勝利，一定會比平型關還要大得多呢！」

忽然前進在門前叫罵起來，看時譚翠紅等正在勸她，聽陳金莉過來說才知道，原來她的望遠鏡不知被誰打破了。

「小馮！」陳金莉在王佩苓也過去時，才咬着下唇說：「大家都羨慕妳，這一次二等殘廢保健飯，妳是吃定了，不過能不能熬過這一關去，就要看妳的命了，說實在的，大家都希望能負點不關緊要的小傷，回延安去，也算有個交代！」

陳金莉見我苦笑，便低聲的說：「真的，小馮！不是講笑，前邊打了一天，沒一個好消息，特務團開上去團長就犧牲了，隊伍全部打光。一二〇師和決死一、二、三縱隊，現在所有的隊伍都開上去了，傷亡太大了，而且都撤不下來。據說第二戰區副司令衛立煌，要看着我們全部被消滅，然後才肯開隊伍上去。劉、鄧首長急了，說是如果我們被消滅，他們也一定要垮，但是他們不管怎麼說，死也不肯開上去。妳說氣不氣人！」

王佩苓忽然急急走來，把小陳叫去，走開幾步便低聲呵責她，不該在我跟前亂說什麼，倒是小陳大聲辯白着，說她根本沒說什麼。這時候，外面傳來一陣掌聲和口號聲。大家紛紛地跑出門去。「啊！小馮！」王佩苓喜出望外的過來說：「現在中央軍開上去了！大概是雙方協議了，邊區都在熱烈的歡送呢！」

「小馮！」王佩苓剛走開，小陳瞥扭的又過來了：「我對妳說的全是真實情況。她又來說，是中央軍自願上前綫是吧？劉戀說衛總部的黨小組，鼓動戰士自動要求上前綫呢！她們認為我們祇配哄騙，如果知道事實的真相，就會動搖叛變，脫離革命！這些殺千刀，還口口聲聲說是爲了我們！」

太陽就要落山了，東嶺上空，宛如天宮裏燃起了大火，燒紅了半壁蒼穹。隱約的可以聽到狂風似的重機鎗聲，百餘架飛機在瘋狂的轟炸和掃射着。

黑夜終於來臨了，戰事仍然在前方慘烈的進行。週圍山野沉寂，鎗炮聲像在幾里路以外似的那麼清晰。邊區的隊伍又活躍起來了，各部門迅速集中，開始向西南山隘突圍了。劉戀對我很自負的說；現在留下衛立煌和那一羣王八蛋司令，叫他們也撤不下來，看看到底是誰利用誰把對方消滅！一二九師都留在附近，誰垮下來就解決誰！等待戰鬥結束了，再打掃一下戰場，裝備幾個正規師都不成問題。當時不止劉戀，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一種被認為是立場穩，思想最前進，黨性最強的布爾什維克觀點。

隊伍沿着嶺前山坡的荒野，寂靜的前進着，山下的莊村黑魘魘地，像埋伏着無限的殺機，隨時都會爆發。

我和吳艷冰躺在隨軍担架牀上，我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祇有最特殊的人物，才能享有這種特權。我也相信他們不會有意的拋棄我們，就怕萬一遭遇了敵人，那就是我的厄運到了。在這種情況之下，誰也不敢保險說不會遇到敵人，想到這兒，祇有把心一橫，什麼都不管了，讓眼前又湧現着陳鍾靈吻抱的情景，不禁望望担架邊的陳鍾靈，他也正在看着我，以為我招呼了，立刻端過熱水來。

隊伍在艱險的山嶺間前進着，那兒沒有路徑，山下的莊村和路隘間，靜得有些怕人，不斷的射出彩虹似的信號彈來，在長空裏飄曳着，情勢顯得十分緊張。

騾馬也似乎特別警覺，不像往常的那麼容易亂鳴，連馬鼻噴嚏聲都聽不到。前面不斷

傳來緊張的口令：「肅靜！」一會兒又：「脚步輕些！」這樣翻山涉水地走了一夜。

天將拂曉，看看週圍平靜的情勢，我們已經突出了敵人的重圍。朝風從背後的深山叢中，傳來隱約的飛機聲，鎗聲像燒着鞭炮廠似的那麼熾烈。

劉繼來看望我時，得意的笑着說：「……中央軍和游擊隊睜開眼睛，還以為我們上了天呢！現在祇剩下他們和鬼子，拚個兩敗俱傷，然後再被附近的一二九師消滅！」

當時黨中央的機密指示；這是「三角鬥爭」。每一個指揮員，都要會「利用敵人消滅對方，壯大自己。」中央軍各自為政，有些妄想嚴守中立，以為躊躇得志，遂在消滅重點之後，被逐一擊破，像武士敏、李默庵、曾萬鍾、李家鈺等大量國軍和游擊隊，在三年之內，被全部肅清，晉西北行署主任續範亭等也靠攏了，最後祇剩下老奸巨滑的閻錫山，但是他已經被完全孤立了。

在半個多月的行軍——和日寇做了一場數千里路的長途競賽之後，情況終於緩和了。吳艷冰也已經康復。

因為按時換藥和調養得宜，傷口已經合攏，祇是體溫增高，不禁使我擔心子彈在大腿裏面作怪。大陳、譚翠紅、柳若鳳等以及許多男同志，再走下去，也都要垮下來了。

隊伍繞着晉、冀、魯、豫四省的邊沿，轉了一個大圈，最後又回到太行山區進駐黃泉休息。日本人的掃蕩，不但沒消滅掉我們的軍事主力，反而把敵後廣大的農民，逼得起來和他拚命。我想如果日本人能實行土地改革、愛戴人民、為人民服務，再有那樣雄厚的軍力，東半球可能早已掛滿太陽旗了。

丁主任表示對我特別關懷，讓我獨自住在一家有一座小樓的堂屋裏。房東馮大嫂是一個廿幾歲的少婦，淚汪汪地替我掛蚊帳，對門大娘拿來皮褥子和「新」被，莊裏的婦女們，立刻都知道有一個女同志受了傷，便成羣結伴紛紛地跑來看望，有的把煮好的雞蛋掛麵端來，大嫂把產後預備的紅糖都拿來了。當時根據地經過敵人殘酷的破壞，飢饉災荒普遍，她們這種熱情，深深地感動了我。

傍晚，王佩芬來看望我時說：邊區要召開慶祝百團大戰及反掃蕩勝利大會，丁主任已經決定了排戲，問我能否參加。我當時傷勢發熱的情形，是實在無法參加的，但是我是一個候補黨員，領導上已經決定了排演，「徵求意見」祇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我如果說傷痛發熱不能參加，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會被全體輕視；如果找替身代我排練，那更會被認為是裝模作樣，黨性不強，因此雖然我知道結果是不幸，也祇有忍受痛苦參加工作，果然一場戲沒排完，便全身大汗淋漓，在高熱痛苦中當場昏倒。

我被口腔裏濃烈的藥味薰醒，傷口痛楚，心神恍惚不寧。劉戀、丁夢綺和醫生站在炕邊，王佩芬、于蘭、吳艷冰等女同志在門窗外面，房東馮大嫂和許多婦女，在院子裏燒香祈禱。劉戀撫着我的前額說：「小馮！覺得好點了嗎？」

「不要緊？工作爲我停頓了嗎？」雖然在這時候，我仍然要把工作看得比個人的痛苦爲重，我寧死也不願意吐露難忍的痛苦情形。

女醫生示意不準我說話，檢查過傷熱，又注射了一針，留下蔡和一位女衛生員，對我提出應該休息療養的警告，然後隨劉戀和丁主任一起走出去。

女同志們也都靜靜地躲開，周圍頓時一片悄然。這時，我覺得痛苦稍減，不過身上仍然熱烘烘地，口腔奇渴。王佩苓和大嫂端來沖的雞蛋湯水，可是我又喝不下去。

病到這種情形，我心裏却仍在擔心不能參加大會的演出，排演工作可能也無法不因爲主演缺席，而宣佈停止了。

我雖然缺乏醫療常識，但是從傷勢的突然變化和醫生的神情上，知道情況是很危險的！到了這一步，我也明白，擔心和憂愁都沒用，一切祇好聽其自然了。

我似乎剛剛睡，便被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驚醒，睜開眼，看見丁主任和劉戀站在炕前，伸手撫着我炙熱的前額，向女衛生員詢問我傷勢的情形。門窗外邊仍然擠滿了人。

「小馮！現在情況又有變化了！」劉戀坐在我身邊動員着：「剛才去政治部開會，邊區接到情報，週圍的據點又增兵了！經過我和主任研究之後，爲了能使妳有一個安定的環境，早日康復，因此決定即刻送妳到後方醫院去，同時，醫院裏總比隨軍行動要安全得多，跟着部隊——，如果遇上意外臨時寄下，那就非常危險了！妳——」

「我不願意離開大家！我參加革命，沒有一天曾經離開過工作，想不到現在，工作爲我受到損失！」想到要孤零零地一個人，住到客洞的醫院裏，以及要忍受在邊區醫院慰問時，所聽到那種待遇，一時感觸之下幾乎哭出來。

「小馮！」丁夢綺一本正經的慰藉着說：「領導上也不願意妳去住醫院！不過，現在大會已經不能召開了，隊伍就要行動，爲了妳的安全和早日恢復健康，還是住醫院好一些。妳安心去養好了傷，再說工作吧！」



說話時，担架已經抬來了。于蘭、柳若鳳、張醒芳、譚翠紅等偷拭着眼淚，婉言勸慰着，幾個人把我抬上担架去。房東馮大嫂和大娘們，把熱雞蛋放到我身邊。担架抬起來，我像墜入五里雲中，隨風飄盪。男女同志的濕眼、村中婦女的淚珠、鍾靈的慧眸，漸漸地都消逝了。我終於忍不住放聲痛哭。

担架隊晝夜不停的在山叢中行進着，沿途有護士照料。我一直陷在半昏迷的狀態裏，不知經過了多少日月。忽然，我被沉重的震動聲驚醒，睜開眼睛，看見自己躺在一間小屋裏的地舖上，太陽的碎光，從頭上側一個窗子似的地方，照射到對面的牆上。外邊傳來飛機的叭叭聲，機鎗和炸彈聲。望一下手錶早已停了，也不知道天是什麼時刻。週身祇覺得抽了筋的虛軟無力，嘴裏粘澀苦滯，舌頭像沒皮了，傷口好像裏面在燒煮，說不出的難受，肚子癱了，腦子也空了，脈膊跳得咚咚地心慌，幾乎連眼珠都無力轉動。

我看看這間簡陋得連門也沒有的泥屋，這是什麼地方呢？離開太行山有多遠呢？

正在辛苦的想着，突然照在牆上的碎光閃爍着，好像有人走來。窗櫺的碎光逐漸擴大成一個方洞，三、四個人影從外邊爬進來，一個戴眼鏡拿聽診器的女醫生，站到我身邊，顯出她身材和面龐頗為修整的輪廓。另外是幾個戴白帽的女護士，她們放下籃子便忙碌起來。戴眼鏡的醫生看見我醒了，便輕輕地坐下來，用溫柔的手撫着我的前額，和藹的說：「睡得好嗎？不要動，現在傷口覺得怎麼樣？」

「謝謝妳醫生！我剛剛——」睡醒。現在傷口好像又——重一些了呢！」我如獲救星似的，悲喜交集底向她申訴着。

「安心休養吧！危險期已經過去了，不久妳的傷勢就好啦！」戴眼鏡的女醫生笑着拿出體溫表來，甩了甩埋進我舌底。兩個護士用我的茶杯盛過水來。

「在這裏妳覺得奇怪嗎？」醫生看着我的病情記錄表，用溫柔的聲音解釋着：「因為妳來的時候，傷口發炎很危險，敵人又出動，山上的傷病員太多，才把妳送到這裏來！」她說完了便拿出體溫表去注視。

我覺得痛苦似乎在逐漸增加，也願意和她說幾句話，分散一些注意力：「醫生！傷口裏的子彈，什麼時候可以拿出來的呢？」

「現在醫院正在研究——動手術的問題，妳不要焦急！」她把體溫表再甩了甩，重新埋進我的舌根說：「妳不要掛心工作，如果不聽話，我一定要妳在這裏多住幾天，那時候，妳趕不及回前方參加祝捷大會，看不到文工團演的戲，那才真是一輩子的損失呢？」

我含着體溫表，祇好苦笑的點點頭。這時候，額上黃豆般的汗粒滾下來，我平靜而忍耐的望着她。

「我在延安受訓的時候，祇要是她們演戲，我們每一次都要看的。啊！真是不知瘋魔了多少人哪！我看過許多劇團，邊區劇團啦！西北文工團，「西戰團」啦！什麼戰鬥劇團啦！；但是，從來沒見過有比他們演得再好的了！尤其是裏面有一個飾少女的主演，濃黑的睫毛，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不高不矮——就好像妳這樣的一付卵圓臉兒，把全延安的人都看迷了，她那副悠美的歌聲，使人聽了，會忘記世界上的一切的憂愁，聽過一次，就好像她的歌聲，永遠都在耳邊歌唱着似的！」

醫生回憶時的神情，好似全心都浸沉在欣慰裏，她那磁性的聲音，像母親一樣的那麼親切、悅耳，這時她拭去我額上的汗水，把體溫表拿出來。我真沒想到，我們的工作，能給予觀衆這樣深刻的影響。

「醫生！有辦法使我減輕一些痛苦嗎？我似乎又要——」  
「睡」了！  
「我無法容忍痛苦的增加，不得不向她求救了。」

「你看！華氏表才卅九度，受傷都是這樣的呢！」她把體溫表在我面前橫了一下，後來說什麼，我祇模糊的看見她的嘴在動，接着護士過來注射一針，我覺得定了些心神，痛苦才逐漸下降。我昏昏迷迷地睜開眼，醫生和護士圍在面前，看到她們對我這樣關心，感激得不禁流出眼淚來。

「醫生！妳說的，是真的嗎？」我疑惑體溫未達四十度，怎麼會這樣難過呢？

「真的！醫生不能說謊的，妳養好了傷，出院以後回到前方，就知道我不是哄妳呢！」她甜蜜的笑了，那笑容顯示她內心無限的喜悅。

二次醒來，我望着由窗櫺處透進來的碎光，忽然天陰了，像有石塊的搬動聲，我猜測着這兒是地洞嗎？不過爲什麼沒門呢？如果是地下室，天窗應該開在頭上，就權當它是「墳墓」吧！這時兩條影子爬進來，護士從籃裏端過盪湯黑麵來，醫生替我試着體溫。

「轟喇喇！轟喇喇！」隨着沉重的重轟炸機聲，炸彈山崩似的在「窗外」連響着，護士嚇得幾乎把手裏的湯麵傾出來，她們坐在我身邊，望着「窗」外發怔。我也聽得出，最少有十數架飛機的摩打聲，忽近倏遠的在附近轟炸着。

借着「窗」外的碎光，我才看清楚醫生面色白皙，生得眉目端正而透着秀麗，年紀頂多廿三、四歲，臉色和聲音一樣，顯出着一派溫和與慈祥。

「醫生！早！」我禮貌的向她寒暄，不禁問着：「醫生！飛機在轟炸什麼呀？」她聽見我問話，才轉過頭來，用手輕撫一下我的前額，接過護士手中的病情登記表，同時和藹的笑着說：「轟炸什麼？轟炸我們呀！後方醫院、兵工廠和被服廠、後勤處，以及所有的後方機關、學校，十幾萬人都集中在這裏，敵人要用飛機把太行山炸開、轟炸了快半個月啦，我們不是還照樣的在工作嗎？」

山上儲有足夠三年的糧草，劉司令說過，敵人要想打開太行山，最少要費五年的時間，要死傷卅萬人，他們如果能付得出這個代價，那就儘管來打好啦！我們安心去工作，妳也祇要安心休養，明白了嗎？好啦！我們還要趕到別處去呢！明天再來看妳啦！」

翌晨七點鐘，轟炸機羣又準時來開始「工作」。有一次，炸彈好像投在「墳」上附近爆炸了，震得泥土隆隆地跌落下來，直到陽光從碎石「窗子」的縫中將要溜走，才有一隻手把飯盤子放進來。「窗口」立刻又被石塊壘起。

在數天的靜養之後，高熱漸退，覺得身體的活力源源增加，我時常在回憶中，把自己沉醉在陳鋪靈的吻抱裏。

我想；照這樣再休息一週之後，就可以動手術了！頂多廿天就能夠歸隊！我是如何迫切底期望熱烈的工作！如何的期待和團裏的同志們重聚一堂！爲了提早實現這個計劃，必須加強鍛鍊才行，我支持着虛弱的軀體坐起來，覺得腿傷已不那樣疼痛了。

我欠着身站起來，從泥壁上的碎石「窗」隙中望出去，才發覺我原來處在一座高山的坳間，山下大雪紛飛，重轟炸機正穿梭似的把炸彈掀到嶺側去。因為靠得「石窗」太近，不禁感到一陣刺骨的寒風，把我的頭都吹痛起來。

我正在窺望着，忽然聽到一匆陣雜的皮靴聲走來，側首看去，驚得當時一身冷汗，原來是一隊雄赳赳地日本兵，端着大蓋鎗，押着一羣傷病員，從山坡邊吆喝而來，一路用明晃晃地刺刀戮刺着，突然我感到一陣嚴寒似的戰抖，便失去控制的歪倒在舖上。

當「石窗」外面透進的光綫移正時，窗櫺上的石塊又撒動了，我想這不會是鬼子！我靜靜地望着，那眩目的晝光，擴大成一個「窗口」，一隻手把小飯籃遞進來，「窗口」立刻又被石塊砌成了一片碎光。

我掀起籃上的紗布，裏邊擺着一碗涼了的黑麵和一片藥餅，醫生幾天沒來了，看情形，外邊可能已經有着什麼變化了！

我在猜測着；伙食爲什麼突然變得這樣壞了呢？隆隆地轟炸聲越來越密集，巨石像山崩地裂似的，不時的從「墳」上滾下來，有兩次「墳」搖地動，突然一片昏黑，「墳墓」似乎要倒塌將我活葬！不料隆隆聲過去，陽光和塵埃又從窗櫺外面滲進來。

這個「病室」，真使我覺得神秘莫測，怎麼竟會炸不塌呢？敵人既然已經出現，護士們怎麼又能這樣自由的來去呢？

## 十 養傷中的感懷和巧遇

我從夢中被石塊搬動和說話聲驚醒，週圍黑得無底洞似的，泥土裏響着冬蟲悽涼的哀啼，仔細聆聽時，又好像是耳鳴。

這時月光從烏雲後面閃出來，隱約的顯現着「窗口」處，有兩個女護士正爬進來，把一個呻吟着的病人，抬放到我脚下，然後又退出去，把「窗口」重新壘起來。

我望了一下病人，嘴裏發出不斷的呻吟，那粗魯的喘息聲，不禁使我擔心，醫院會胡裏胡塗的把一個男同志抬來，我儘量的把自己隔離得遠一些，又不敢出聲，但是仍然越想越怕，不禁嚇得失眠了。

少女的心事，總是比較多的，尤其是在這種情形中，我被抬進這座「特種病房」之後，爲求得早日康復，已經儘量的不去亂想，現在失眠了，却一時感觸紛集，不禁想起負傷的不值得！胡坤英從前和我好得像親姊妹一樣，現在她的心腸，怎麼突然會變得這樣狠毒呢？就算是我把她告訴我的話，對黨說了，出賣了她，也不至於弄到她非把我殺死不可的地步！何況我們從小學到初中，一直都是很要好的同學，在家裏又是好同伴，我了解她的心性絕不是這樣的，那到底是什麼，竟會將她改變到這樣呢？

我想不出答案來，却想起那位一度想要佔有我的張英明，他在我的生命裏，已經隨着沒有愛情的一紙「婚約」和那舊的時代，一起而被棄絕了。

自從陳鍾靈闖進了我的生命之後，我的世界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一切都變得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歡愉和明快！沒有憂慮；也沒有恐懼，而且我幾乎失去控制的思念着他；夢見他，他已經佔據了我整個的心靈。現在我懂得什麼是愛情了！我們在初戀中，彼此在心裏，深深地相愛着。經過幾年的尋求，我終於找到值得把終身相託的人了！

母親如果看到鍾靈，一定也會愛他的！啊！親愛底母親！妳那無限溫慈的容顏，又浮現在我面前了，現在她也許正像我在想念她一樣，在失眠中懷念着我呢！轉眼之間離別已經足足三個年頭了，我也已經十八歲了，如今天各一方，音信杳杳，這時，才深深地感覺到母親和外婆恩情的親切。相聚的時候，自己幼穉無知惹她們傷心，尤其是在西華寺，一時糊塗竟會打了姐姐，追念起往日的歡樂，不禁黯然淚下。

翌晨，醫生又來給我換藥，我覺得傷勢稍好，便側身望着腳邊呻吟了一夜的病人；長髮馬形下頷，滿頰的暗瘡癩癩，穿着有別於晉、冀、魯、豫邊區的草綠色軍裝，我不禁驚喜的叫起來：「——林珍玉！」

「啊？小馮！是妳？哎呀呀！……」她意外而萎靡已極的望望我，又呻吟起來。

醫生在觀察着她的病情登記，聽見我們招呼，便詫異的望着我說：「妳們認識嗎？」

「是的，醫生！我，我就是那天妳說的，卵圓臉兒黑睫毛，和我差不多的文工團那個演姑娘的呀！妳看像不像？」我微笑的望着她，直認不諱的打趣。

「啊？是真的？」她意外的望着我，立刻坐到舖上注視着，親切的牽起我的手來叫着：「呀！是真的呀！怪不得我覺得妳那樣像，想不到會在這裏看到了妳呢？那天竟鬧了

一場笑話，妳爲什麼當時不告訴我呢？馮同志！妳願意和我做朋友嗎？」

「謝謝妳醫生！我希望能成爲妳最好的戰友！」我說着又替林珍玉介紹，我們談笑了一會，她說她是後方醫院院部的助理醫生，名叫魏秀儀，廿三歲，西安人，在中學時期她就非常酷愛藝術了。

大家談得感情融洽，我便乘機試探的說：「魏醫生！我覺得精神恢復了不少，腿傷大有進步，可以動手術就出院了吧？」

「不行的！若是一星期後動手術，最少也要休養三個月。如果妳性急，再發炎就沒這麼輕快了！妳怕寂寞嗎？還是工作放不下心呢？想開一點吧！在這裏就安心休養，何況這裏是院部，醫療條件比較好得多啦！」她並不拒絕我仍稱她醫生，一面替我抽血，一面興奮的說服我。

「轟隆隆！」一顆炸彈又在附近咆哮。大家靜了片刻，我便告訴魏秀儀，窺見日本兵搜捕傷員的事。

「妳看到了嗎？」她像秘密被我發現，但是却態度坦然的說：「這幾天有一部份敵人，從炸塌了的山崖下邊爬上來，昨天，已經被山上的隊伍「請」下去了。妳安心吃妳的蛋麵，今天又添了幾千傷員，等一會安排好了，我再來看妳！」

她解釋着站起來，和護士們爬出「窗」外，臨去又向我笑着招招手。

魏秀儀的熱愛，使我由心裏感覺慚愧，眞想不到幾年來的辛勞，竟在這時候使我得到了報償，尤其幸運的是認識了她，可能使我避免掉在邊區醫院所聽到的，那種可怕的遭



遇，因此心情稍加舒適，我撫着創傷，心裏激動的自信着；不久就可以回前方了！

林珍玉被轟炸聲嚇啞了，飛機聲稍隱，便又長呻短吟起來。

我急欲知道，她怎樣來到這兒，便乘機詢問着：「林珍玉！妳怎麼啦？」

「……哎呀呀！像放在蒸籠裏一樣，噢熱死了！哎喲喲！全身要分家啦！難受死了！  
嗨喲喲！給我點水！……」她用各種各樣的呻吟叫着。

我爬起來，把瓦煲裏的水，倒在她的茶杯裏，她呷了半口，又閉着眼呻吟起來。

我把水煲放在她身邊，看見她高熱中痛苦難熬的情形，很想安慰她幾句，但是因為她是劉戀可靠的「耳目」，年齡也大過我，又有能演古典藝術的特殊技能，一直看不起我們這些「指着臉子」吃飯的，同時我也怕她是傳染病，所以很知趣的不說什麼。「墳墓」裏祇有她巫婆上神似的呻吟着。

第三天上午，林珍玉的體溫恢復正常，但是她仍然照樣的呻吟着。忽然「窗外」傳來雜亂的脚步聲，我不禁吃了一驚，聽見一陣鶯聲燕語之後，才知道是魏秀儀領着大隊醫生和護士，看望我來了，並且帶來了暖水壺和一籃煮熟的胡蘿貝等，她們圍在舖前面，一個個都顯得面容清瘦，但是精神却非常興奮。

魏醫生把我介紹給衆人，又爲我逐一的介紹，她們大多數都在延安受訓時，曾經看過我的演出，對於藝術工作充滿了羨慕和崇敬。她們替我梳洗了一番，在便談中，我做出不在意的樣子問着：「魏醫生！前方離這兒不遠嗎？」

「不遠！」她抬起頭來看着我，關切的說：「妳不要焦急回去，妳的傷不行的！」

「我現在身體好得多了，魏醫生！爲什麼還不動手術呢？明後天如果再不動手術，我想我會急病的了！」我像孩子盼家一樣的對她請求着。

她和護士們臨去以前，紛紛地勸慰我。可是我哪兒能聽得進去呢？祇在一心的盤算着，不久出院回到前方，高高興興地投入工作，想到快樂處，不禁悠然神往！

我忽視醫生的勸告，每天扶着土牆苦練走動，看見傷腿不聽支派，又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週身一陣不適，頹然跌倒，體溫迅速增高，感到奇渴困乏，精神萎靡不振。林珍玉吃驚的望着我半天：「——小馮！妳、妳怎麼啦？」

我被一種奇特的感觸籠罩着，連話也無力回答。……石「窗」口又遞進飯籃來，我不感興趣的掩着眼睛。傷口暴動了，內心發冷，但是身上却高熱炙手。直到傷勢這樣，我仍然在盼望着快回前方工作。

到黑夜瀰漫的時候，週身熱得像一塊火炭，浸在止不住的汗水裏。我默默地忍受着，但是用盡了方法，始終不能入睡，後來便心慌神亂，生命的活力似乎在高熱裏蒸發、消散，恍惚看到一個歐洲人，一會又是許多護士、剪刀、藥水、血肉、轟炸、痛楚、鍾靈、母親等，生命和身體在飄惚中分散，經過苦痛漫長的途徑，生命才渡回身軀。

我看見自己仍然躺在「墓墳」裏，身下重新換鋪着厚而鬆軟的草褥子，口腔中充塞着濃烈的藥味，傷口麻木的好似在擴大着。

這一天中午，魏秀儀和許多護士，圍在身邊靜靜的望着我，她用親切的口吻說：「還想回前方嗎？差一點回老家，把我們都嚇得個半死，現在妳肯聽話了嗎？」

魏醫生的「責備」和笑容，緩和了「墳墓」裏沉悶的空氣。我祇有回報她一個苦笑。護士端過肉汁和蛋黃煮成的粥，餵嬰兒似的來餵我。魏醫生自從動手術之後，每天三餐，都不辭勞苦的跑來，親自照顧，開始時，看見我臉上有些不很願意，便坦率的表示說；這是她心裏對我崇拜的一點誠意，別說是她的什麼份內工作了。

她又機密而慶幸的說我真是幸運，想不到加拿大籍的共產黨員白求恩大夫，竟那麼巧也在這裏，聽說是政治部拍電報來查問我，院長才請他來，替我施行了初步的手術。

我不禁詫異的談起，去年底在延安時，黨中央曾經宣佈白求恩大夫犧牲了，並且做幹部大會報告的事。魏醫生態度嚴謹的說：「沒有的！因為敵人一定要捉到他，邊區忽然傳出這個消息來，又隆重的召開了追悼大會，起先我們也以爲是真的，後來才知道——妳千萬不要和別人說，如果追查起來——」

我緊握一下她的手，使她放心，在她離去時，又再三囑咐的說：「要想早出院，我告訴妳，最好的辦法就是安心休養！馮同志！妳不要以爲我在嚇唬妳，如果傷口再發炎，就是傷得死也得殘廢！妳說，那時候，讓我怎麼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呢？」

林珍玉用我的紗布，把長髮紮了兩隻角，像蝦似的佝僂在地舖上，怔怔地望着我呻吟。我覺得有些異狀，便問她：「珍玉！妳好些了嗎？」

「哎喲喲！我剛剛好一點，又給妳嚇得幾夜都睡不着。唉喲嗨！我怕妳不會醒過來了！哎喲喲！……」她驚恐未已的埋怨着，又連聲的呻吟起來。

「不會的！」生命堅韌的毅力，支持着我自信的說：「我們活着的罪孽還沒受完呢！」

不過我們年紀還輕，健康要恢復也快的——你的病狀證實了嗎？

「哎喲喲！快別提了！到現在還沒診斷出來，到底是什麼鬼毛病。真是前世造的孽，一天半杯水，一餐一塊馬肉，外科紅汞、碘酒，內科阿士匹林。抬到墳裏來，簡直是埋了沒死。唉喲！倒了八輩子霉，哎嗨！」她滿腹牢騷，咒詛着長嘆一聲又呻吟起來。

「我想，我們總比戰士們好得多了！」我不以為然的解釋着，但是又怕勾起她的怪話，便轉了話題，來調劑沉悶的空氣：「珍玉！妳離開前方的時候，有什麼消息嗎！」

「前方？唉喲！前方可真慘透了！弄得連給養都籌不到，每天吃豆腐渣啃花生餅。噯呀！妳還不知道呢，妳走的第二天夜晚，大陳和譚翠紅都犧牲了？王亞男和于蘭被俘虜了！」她說書似的敘述着，我却被這個意外的噩耗，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唉喲！」林珍玉呷了口水，呻吟了兩聲說：「譚翠紅本來腳上生頑瘡，寸步難行，可是因為和主任好的關係，就可以隨軍行動，不料夜晚被敵人追擊，情況太緊急，臨時被藏到山邊的一個石屋裏。敵人經過山邊，譚翠紅怕被俘虜，便爬到屋外面，要把炸彈拋過去，不料炸彈在手裏響了，竟把自己的胸膛炸開，痛得翻滾哭叫。「便衣」躲藏在幾里路以外都聽見，整個屋前邊一片血污，鬼子看見太慘，什麼東西也沒動就走了。」

林珍玉說到這兒停了一下，我已深深地陷入悲痛的回憶裏，眼前顯現着譚翠紅和藹的倩容，她可以說是我進「魯藝」的「媒人」；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也是「魯藝」一個為人比較正直的女性。

「還有大陳的犧牲，真是太不值得了！」林珍玉喟然的望我一眼，見我在傾聽，便繼

續說：「她早就應當住醫院，但是主任計算錯了，一定要她跟隊，臨時急了，也被寄到地方黨幹部的家裏，誰想敵人還沒到，黨幹便都跑了，撇下她被鬼子活活地糟蹋死……」

我的心，這時像在被用力的揉擰着，難過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咳喲！說起來，我們女人總是倒霉，那天拂曉，又遇上埋伏，隊伍被打垮了，天明收窘起來，就缺少了蘭和王亞男，大概是被俘擄了。接着我又發高熱，當天便被抬到這兒來。唉呀！……」她說得累了，像觸動了什麼心事，頹然停止，但是我却忍不住的捧起臉來。想不到我們剛剛分離，從此竟成了永別。

中午，護士送飯換藥的時候，傷口突然劇痛。這是情緒引起傷勢變化了，但是我整個的心情，已陷入沉痛中不能自拔。護士告訴我魏秀儀醫生很忙，每天要照顧幾千名傷員，工作完畢一定會來看我。她要餵飯，我已經深感疲累，不能進食，體溫也升高了。

「啊要命了！今天吃生瓜片呀！妳喝黑麵湯了！」林珍玉尤怨的緊盯着我的碗說：「小馮！我們如果能隔離就好了，可是隔離也太寂寞。妳還不吃？要涼了！」我垂頭無力的說：「我要睡了，你吃了吧！」

當我醒來的時候，外面的轟炸仍在繼續，那已經是夜晚十時多了。燈光下，我發覺林珍玉的臉色，青僵怕人，便提醒她說：「珍玉！妳沒覺得不舒服嗎？點着燈睡吧！」

「……唉呀！點着燈我睡不着！唉喲！」她兀自的呻吟了一聲，用那片薄倖的嘴吹熄了燈，邊躺邊問着：「今天是不是很熱？唉喲！……」

我沒作聲，祇在冥想著：到「墳墓」裏來，眨眼便十幾天了，每一分鐘，都有多少夥

伴在血泊裏倒下去，我能夠殘存，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現在我相信要恢復健康，決不是十天半月的事了，但是想起工作來，却仍然恨不得立刻就痊癒，馬上出院趕回前方去。

這時，外面傳來隆隆地轟炸聲，連續幾分鐘。照這樣的炸法，不管太行山怎樣堅固，總有被炸開的一天。而且情緒似乎已經被炸潰，我覺得護士們的精神都變化了。我滿懷惆悵，昏昏欲睡，突然林珍玉恐怖已極的慘叫起來：「啊！快！快點燈啊！快、快啊！」我被叫得全身戰抖，立刻摸着火柴，點着鬼火似的棉油燈。看見林珍玉在慘澹的燈光下，手足癱瘓，挺得板直，額頸上青筋暴起，裂皆切齒，氣息厥住，長髮披散，像被針扎似的，一下一下的伸縮着，好似要爬起來。

「——林珍玉！林珍玉！」我不顧傷痛的連忙過去攙她。

「呀！……咳……」她手臂冰凍，掙扎了半天，神色才漸漸地緩過來，長吁着氣。

「林珍玉！妳、妳怎麼啦？」我餘驚猶存的直望着她。

「哎呀呀！可、可嚇死我了！」她恐怖已極的向四週撒望了一刻，喘息惶惶地說：「咳！我剛閉上眼，就覺得，有一個像針尖那麼大的東西，繞着脚尖，慢慢地往上轉，越轉越大，越大越快，轉過的地方，就失去了知覺，唉呀！我怕極了，又不敢叫，轉到肚臍以上，那個東西黑呼呼地，比水牛還大，轉得風馳電掣那麼快，全身祇剩下胸口，還有知覺，動不得，也叫不得，唉呀！氣也透不出，我怕再轉上去，就完了，我、我拼命的叫起來！唉呀呀！那是個什麼東西，可嚇死我了！咳！把燈弄亮一點呀！……」

我驚恐的爬起來，用髮卡子去揭燈芯，全身把不住顫抖着，一下竟把燈芯弄熄了，隨着林珍玉的慘呼聲，我跌倒下去……

在沉雷似的轟炸聲中我甦醒過來，隱約的看見白求恩大夫，和許多男女醫生，圍在舖前，他牽着我的手腕，望着錶，我全身軟弱得像麵條似的，臂灣處的針眼震震作痛，壁上

的碎光，炫耀得眼睛痛楚，迷惘的記憶，已經失去了層次，看情形是動過手術以後了。

這時候，白求恩大夫用英語對醫生說：「奇蹟出現，她竟甦醒過來了！」

他們注視了我片刻。白求恩輕輕放下我的手臂，轉身欲去，我有氣無力用英語問着：

「德特白求恩！請問你，傷口內的子彈，取出來了嗎？」

「是的！」他聽見我說英語便站住了，奇異的望着我說：「這種手術，要冒着極大的危險呢！」

我流着淚水致謝的說：「德特白求恩！現在我的生命，完全是你所賜予！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表示出我對你衷心的感謝！」

他見我可以用英語對話，便微笑着的走回舖前，勸我安心休養，他要看着我在他面前重新站立起來。說着用我枕邊的手絹，拭去我洋溢的淚水，再把我的眼睛合起來。

翌晨，白求恩大夫親自來指示給我注射、換藥，魏秀儀做了他的助手之一，她托着我瘦軟的手臂，模仿着我的口氣說：「不要緊，我的身體很好！是吧？你自己看看，從前又白又嫩，結實得像兩節生藕，現在軟成什麼樣子？注射的時候，我真擔心稍用一點力，會給你弄斷了呢！」他替我穿起衣袖來又說：「記得嗎？那天，我說你的體溫卅九度，其實

已經高達四十二度了。如果告訴妳實話，那麼妳當時便會昏過去呢！」

我感激的望着她。她見我不說話，便不許我再想什麼，祇要多休息，又抱歉自己的責任未能盡到，限於物質的困難，使我多忍受了痛苦。

在白求恩大夫的指示之下，院部祇得派護士日夜分班看護，內衣褲每天洗換，因為髮辮很長，也要替我梳洗。傷勢漸平，筋肉很快的便堅實豐滿，臉頰也紅潤起來。魏秀儀每天冒着轟炸來談天。要我教她寫藝術字，和設計醫院中的各種圖表。白求恩大夫更是風雨不誤，晨早八時準到。他以為我是大學生。經過我說明生長在南洋和回國從軍的經過，他十分感動，稱讚我的英文發音正確。他不知道華僑學生多數都好過我呢！

渡過兩週的療養和鍛練，傷勢沒有變化，我已經可以在「墳」內自由行動了。這一天，護士帶來一封信。是魏秀儀寫給我的，說她將要調到前方衛生部去，她捨不得離開我，勸我保重，並且對於未能給予我更好的照顧，表示歉意，希望時常通訊等等。又談起；魏醫生曾經替我輸過血，所以才能夠恢復得這樣快。這個消息不禁感動得我無話可說。魏秀儀的調走，使我對她的懷念愈加深切。

一九四一年快到了，敵機用巨彈集中轟炸。看情形一定要打下太行山來過年了。

這時候，天氣嚴寒，幸有魏秀儀給我換過的絲棉裏子的軍裝，才抵受得住這徹骨的嚴寒。林珍玉罵不絕口；說剛來的時候就受不了，後來一天一口水，馬肉換上鼠肉。現在又換成一塊白嫩的不知道是什麼肉。我在白大夫的護理下，他開出鷄湯肉汁，醫院起初照辦，不料這兩天湯麵全絕了。我預感到大難將臨的信號。爲着急於了解情況的變化，便在



這一天早晨，自動的跨出「窗」外去。

原來這「墳墓」，竟是在山坳間一片石壘的地崖上挖成的。如果用石塊塞起「窗口」來，在一片石崖中，怎樣也無法能辨認出絲毫的形跡來。

初癒的軀體和單薄的絲棉，難禦朝晨山上的嚴寒。便站在煦陽的光輝裏，仰望凌空的狼烟，染黑了半個蒼穹。那數丈高的懸崖削壁，蜿蜒十數里。懸崖的遠處，有些地方已經被炸裂崩塌，但是仍然無法攀登。懸崖下面的斜坡，直拖到石崖穴洞的上邊。在遠處的彈坑裏，有大批的隊伍在警戒着。

眼前十數步的山崖下面，又是幾丈高的荒壁危崖，危崖下面，又是數里傾陡的山坡。這確實是一座天險的要塹，它盤據在羣峯之中，扼守着進入山區四通八達的要路。

週圍那些大小的山巔上，鎗炮閃爍，一片黃泥軍裝，都是日軍的部隊。俯望山腳邊的羊腸小路上，成羣的馬隊在奔馳。抬頭展視，天地遼濶，顯得異常的偉大親切。在數十里路之內，幾乎每一座莊村裏，都冒着裊裊地一股濃烟，莊頭上飄着血紅的一輪太陽旗。我們已經陷在敵人重重的包圍之中。敵人要攻上來固然困難，我們想突下山去恐怕更難。隨着隆隆地摩打聲，重轟炸機衝出濃烟，在山上穿梭轟炸。

「馮同志！」忽然有護士經過，看見我擅自出「墳」，連忙叫我回去休息。她仍然粉飾太平企圖瞞哄我，見我已經曉得糧盡水絕的情形，在我逼問之下，祇得實說魏醫生病了，並沒調走，山上的儲水池早被炸毀，糧庫被燃燒彈炸中，糧食全部焚焦了。十幾萬人把騾、馬、貓、狗連老鼠和蟬螂都吃光！到後來便吃炸爛的屍體；扒吃埋葬了還未

腐爛的屍體，現在要吃活的人了！最可怖的是沒水喝，大家喝尿、喝血，現在什麼喝光了。

護士說到後來，竟變成歇斯底特里底哭叫，突然聲嘶力竭的靠到牆邊，幸好有護士來把她扶走。這時我才知道，山上的情形，已經危急到了極點。怪不得水糧斷絕，治療停頓，萬幸我的手術已在這大難來臨之前完成，不過，我想萬一情況突變，傷腿不能支持，我便仍然逃不掉悲慘的命運！

## 十一 驚天動地的十萬人大突圍

當夕陽斜照時，飛機轟炸聲突然停止。附近的山巔上。却響起暴烈的機關鎗聲。我和林珍玉急忙整裝，應付意外。隨着紛亂的人羣聲，石窗嘩啦的一聲被推翻，魏秀儀倉惶的出現在窗外叫着：「鳳鳴！鳳鳴！快走啊！突圍啦！鳳鳴！快點呀！」

我跟着林珍玉爬出去，洞外的人羣，潮水似的向西湧去，鎗聲在頭上響成一片，炸得碎石紛飛。抬頭看時，崖上無數的人羣，像決壩的洪水，從斜坡上的幾百個缺口裏，直傾瀉下來。在混亂中，我看見呂驥和沙可夫，率領着華北大學千餘名員生，以及在衛隊保護下，經過化裝的首長們，正在附近滑過，魏秀儀看見他們有武器，便拖着和我一起跟着滑下山坡去，轉眼間林珍玉被衝散了。

幸喜飛機這時候遁去，我環首四顧，同時謹記方向，看見上下十餘里寬的山坡間，擠

滿了人羣；有些人跑急了，竟翻滾下山去，有些大肚子的孕婦，還有些抱着不滿月嬰孩的產婦……漫山遍野，一片淒厲的慘呼。無畏的學生大隊，端着土造鎗，直着腰衝向坡下的大路。在驟雨似的機鎗聲中，一排排地跌在亂石堆裏，滾下斜坡去；栽倒在枯草中，排炮擊中密集的隊形，大隊狼狽潰散，華北大學等在突圍中還沒看到敵人便垮了。

龐大的人羣，散向各個山谷，順着荒徑直奔山下的小路，向各個山坡僻嶺湧去。

魏秀儀拖着我，跟隨最多的一羣人奔向小路。我却迅速的考慮到一個問題，突圍時間的選擇，雖然躲過了轟炸，出敵不意，但是時間過早，視線清晰，這樣盲目的亂闖，怎能突得出去呢？

這時候，魏秀儀決難聽從我的勸告而停下來，我選了一塊石板，突然頹喪地坐下去。

「魏醫生！」我喘息了一下說：「傷口痛，別管我，妳快逃命去吧！」

「鳳鳴！」她焦灼的看着驚恐的人羣，垂淚的伸手上來攙我說：「妳放心，我決不捨棄妳。唉！一切都有上天安排，起來我們慢慢走吧！」

我望着漫山遍野的人羣，被敵人驅向平靜的小路奔去。轉臉看時，有一羣武裝戰士，正從大路上潰退回來，我轉身迎着他們，向炮火熾烈的大路走去。魏秀儀不禁駭然的追上來抓住我說：「鳳鳴！妳、妳瘋了，怎麼向大路逃呢？」

我來不及解釋，冒着炮火，站在潰兵前邊的一塊岩石上，鎮定的大聲疾呼着：「同志們！你們這樣盲目的亂跑，決不能突圍出去！我是軍校畢業從延安來的，想要活命的，聽我指揮，各班排長掌握隊伍，我負責帶領大家出去！」

果然有數十名戰士，被我堅定下來，但是多數人却在猶疑不決。我迅速的把他們編成三人肉搏組，將六挺輕機鎗放在當中，簡單的說明突圍的關鍵在堅決！快速！這時候夕陽剛剛啣山，羣谷間泛起一片昏霧，幾十步以外，便有些模糊不清。敵人也正在山腳邊，燃起野火來。我抓緊時機，一聲「跟我來！」率隊直奔嶺下。魏秀儀緊跟在我身邊，看着人們不繼的被射倒，讓我那鎮定和機智的動作，駭得目瞪口呆。

隊伍接近了山腳，冒着炮火，俯身躍進。附近墓林前邊，和高地上敵人的重機鎗，射出扇形的五彩火彈，封鎖着山路。重迫擊炮和山炮發射，出口的燄火，使我看到附近敵人工力的佈置，野火的濃烟，幾乎窒息了我們，但是也掩護了隊伍的安全。

突然背後的山谷裏，傳來一片熾烈的鎗炮和千軍萬馬的吶喊聲，大家急忙跟着我仆倒，把手榴彈弦套上手指，機鎗伏在兩邊，我騰的跳起來，振臂吶喊一聲：「衝啊！」隨着手榴彈的連響，我們已在彈雨中，踏過被炸熄的烟火，衝近敵人的陣地。

林內的敵人，端着刺刀瘋狂的跳出來，三人肉搏組立刻迎上去。「拍拍拍拍……！」同時背後的六挺輕機鎗，集中向敵人猛射。

在鏗鏘的拼刺聲中，敵人的火力開始反擊時，大部份同志已衝過火網，躍進一條淺谷，向前快跑。隨後那羣猶豫的亂兵，却不幸的做了替死鬼。這是我第一次帶兵，傷痛疲累全忘了，祇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興奮，這時背後的敵人，仍在絞殺那些取巧者，我看了下隊中，僅有輕傷數名，魏秀儀臨時替他們包紮了一下，她一直緊跟在我身後，陷在意外的驚喜和迷亂中。

我們在荒野偵察前進，我發覺小路和墓林邊，都有敵人警戒，因此決定冒險，專闖大路大莊。這時我的指揮，已沒人再有疑議。隊伍闖到一個大莊，觀察了一下，聽見莊內亂哄哄地，我一揮手，大家跟着衝進去。街道上滿是偽軍正在開飯，抬頭看見我們已衝到陣前，便紛紛地驚惶奔走。我們不開鎗，祇大聲喊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有些提水端飯的偽軍，立刻扔下鍋桶，舉手亂嚷着：「大家喝！大家吃！……」待他們定下神來，隊伍已經衝出莊去。

我們就這樣專走大路大莊，竟突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不幸由於我的大意，在最後一個大莊裏，遇上的却是日本兵。我們一路打出莊去，突然前面一陣咚咚地馬蹄聲，抬頭便看見從公路上，衝來大批的馬隊，鬼哭狼嚎的吶喊着；揮舞着明晃晃的馬刀，直撲我們頭上踏來。

這時，我祇能捨棄大路，奔向一片滿佈桑樹的田裏，大家邊跑邊射擊，但是却無法阻止騎兵，我不禁想起負傷前，遇見劉司令對付騎兵的辦法，便喊着：「大家不要慌！集中排鎗射擊呀！」

「拍！……」「轟！……」不料莊頭的日軍，又開始用手炮向林中猛射，企圖使我們在馬隊的包圍下，全部被殲滅，誰知側翼有兩匹馬被排鎗射倒，大家便在一片泥烟中，湧向側翼的缺口，但是在手炮接連的轟擊和騎兵的射擊下，隊伍終於被擊潰了！

我和魏秀儀索性落在眾人後面，利用較粗的桑樹掩護着，避開了敵人的騎兵，迷失方向的奔跑着。隱約的聽到太行山上，傳來哄然龐雜的人羣聲；熾烈的機關鎗和震撼山谷的

炮彈聲，那一片封山的野火，這時已成燎原之勢，燒得火燄山一般，連十數里以外的樹林、草莖，都照耀得十分清晰。

魏秀儀拖着我不顧一切的奔跑，直到馬蹄聲和鎗炮聲消逝，連太行山上的火光和人聲都完全隱沒，仍然不敢停止，我望着她那蒼白的臉色，她却安慰我，說她的病已經好了。

趕到黎明以前，兩個人逃出約有七、八十里路去，僥倖一路再沒遇到敵人，我相信情況不會那樣緊急了，而且傷口也開始覺得陣痛起來，幸好這時，前邊發現黑壓壓地一片莊林，魏秀儀撫一下我的前額，讓我坐到麥田邊，一棵大桑樹旁的石板上休息，因為她穿着便裝比較方便，先到莊裏去看看，設法替我找地方休息。

魏秀儀去了沒一會兒，莊頭上一陣犬吠，莊內立刻百犬齊吠，週圍村莊的犬羣，也一片汪汪，聽來像是一個頗大的莊鎮，雖然猜不出這兒是什麼地方，但是我和魏秀儀都相信，我們不會跑出根據地去的。

在急行中，沒感到天氣怎樣冷，一停下來，加上黎明的嚴寒，便覺得身上的汗水，好像都凝成了冰屑，冷得我開始抖縮起來。我觀察着附近的情形，正在猜想，魏秀儀和一個約五十歲的大娘走來了。她介紹過那是鄭大娘，便攙着我邊走邊向她解釋，說我們是從日軍包圍下的後方醫院跑出來……

在莊頭一家大門前面，有一位大爺在等待着。院子裏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和一個少婦迎上來。我不禁欽佩魏秀儀的羣衆工作。我們被領進一間溫香潔淨的內室，用熱水洗臉梳整以後，我躺在煖烘烘地土炕上，在煤油燈下，魏秀儀替我換過了藥。大娘一旁拭着

憐憫的淚水，大嫂忙這忙那，姑娘又端着熱蛋走進來。望望我驚訝的叫着：「呀！真的，妳一定是外國人，眼睫毛這麼黑這麼長，真美麗！嫂嫂！妳快來看哪！」

大嫂果然燃着臘燭來照我，大爺吸着烟桿也跟進來。她們全家都不睡了，歡欣的圍攏着我。姑娘剝去了蛋殼遞到我嘴裏，大娘聽說我生長在南洋，又和她女兒同歲，不禁連聲稱許。魏秀儀吃着飯，談起太行山突圍的事，她們祇知道飛機天天在轟炸，但是不知道什麼地方打仗，大娘對我的負傷十分感動，她說：「咳！孩子，妳們拼命流血，都是爲了國家，我的大兒也跟着蔣主席在前方呢！」

我不禁暗吃了一驚。姑娘挽着我的手，熱情的說：「馮姐姐！我們全家都參加抗戰團體的，我在聯中受軍訓。在蔣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都是一家人。到這裏來就是家，不要客氣的。媽！我們走吧，讓馮姐姐她們早休息吧！」

我看看魏秀儀，她也被意外驚住了，我們祇顧着逃命，竟奔錯了方向，逃到國民黨地區來了。待會兒天亮了，鄰居一傳說，事情就無法挽救了。我跳下炕來，挽住大娘的手，親切的告訴她，說我們是八路軍。她不禁也大吃一驚。魏秀儀要解釋，大娘的女兒和媳婦端着火燵蛋進來了，大娘不安的望着她們說：「——出來！都出來！」媳婦詫異的跟出去，女兒不明所以的，仍然拉着我的手，說長道短的，親熱着不肯走。

「素珍！」她聽見大爺在外間催促，才勉強的應着走出去。

事情全糟了，怎麼辦呢？我深深地痛恨着中國黑暗政治的罪惡，將一分鐘之前的親人，變成了仇人。我堅守着魏秀儀作不屈的鬥爭，遂整了整髮辮，不顧睏乏和疲憊的走出

內室去。

大娘一家人兀立在外間，意外驚愕的望着我，從一種敵愾的神色中，我看出她們都知道這件事情了。我用盡所有的智慧說服她們，把自己比做是大娘的子女，說姐姐和姐夫也是國民黨，說明我們參加抗戰，從未做過傷天害理的事……

素珍冷然截住了我的話說：「不管妳們怎麼講，現在我要去報告保公所！」

我想如果那樣一來，事情便完全不可收拾了，我和魏秀儀這一生也就算全完了，因此懇切的拉住她，再婉言說服，將我們的遭遇比做她哥哥。魏秀儀也過來，要大娘救這兩條命做好事……兩個人費盡了唇舌，但是却絲毫未能改變她們的態度。

「我可以向妳們保證，蔣主席說過，祇要自首，就決不殺害，而且還要受優待的，要回家發路費，妳們怕什麼呢？這裏有很多投過來的人呢！」素珍說完，轉身便走。

「伯母！」我真急了，雙手抱住大娘的手臂，聲淚俱下的說：「妳真的要我們一生做不成人嗎？我們無冤無仇的，妳們爲什麼要害死我們呢？」

我說着捧起臉來，傷心的痛哭。大娘這才叫住素珍，但是却沒有釋放我們的意思。我抬頭向素珍說：「珍妹！我們一切都由伯母作主，請妳先不要去報告，因爲我們受過共產黨的宣傳，很怕蔣主席和國民黨，就像妳們怕毛主席和共產黨一樣。請妳先把這兒的情形，說給我們聽聽，然後我們跟妳去好嗎？」

果然在這樣的解釋之下，素珍才走回來，但是在態度上，却仍然存着很深地隔閡。我乘機斟了兩杯茶，雙手敬給兩位老人家，她們祇得接住。素珍領着我們回到內室去。秀儀



忙着舖被整理，兩人爭爭讓讓地，空氣稍微緩和了一點。素珍熱心的解釋着國民黨的施政方針。我們哪兒聽得進去，祇在轉着念頭怎樣逃脫這個噩運。

不久，朝陽爬上窗簾，我靜聽着講演，觀察着掛在牆上的軍人照片和花蝶標本，桌上放着幾冊英文讀本和筆記等，門後掛着彩巾和衫裙。這兒可能是素珍的寢室。

素珍陪着我們一起早餐，婉言的勸慰不休。她說的道理，聽來都是好的，但是我們已經永世都賣給共產黨了，而且沒贖身的價錢，這種情況她們怎能夠相信呢？

飯後，我翻一下了桌上的英文讀本。素珍說她要投考高中，正在自修。我指出練習題中有幾句寫錯了。她驚喜的望着我說：「啊！妳的英語說得極容易懂又好聽。蔣主席這裏正需要這種人材。希望妳能幫助我補習英文——」這時外邊一陣紛嚷聲，有人來了。素珍連忙讓我們藏到昏暗的裏間去。從窗玻璃凍結的冰屑中望出去；十幾個像在掃蕩中看到的中央軍，和保甲長走進院裏來，查問在天亮以前，有三個人來過嗎？有些甲長證明鄭大娘是征屬，兵士簡單的看了一下，便到別處搜查去了。

魏秀儀看見我驚嚇困乏，精神不支，便告訴素珍要我休息。素珍安排我們在裏間睡下，聽見母親呼喚，便曳上房門走出去。

我們直睡到午夜，才起身梳洗。大嫂端來了豐盛的晚餐，說素珍不來了，讓我們自吃。魏秀儀不管情形如何，勸我吃飽肚子好有精神。飯後大娘來了，面無笑容，但是亦無惡意的說：「吃飽吧！妳們不知道，這裏是保甲連坐，一家有事四家受累。我們不敢不去報告。我也看得出，妳們兩個的心腸是好的，祇是走錯了路。我們是世代忠厚的人家，從

不做傷天害理的事，我們雖然不能救妳們，可是也不會害妳們。妳們趕早走吧！」

我興奮得不知怎樣才好，祇有用眼淚表示着我們的感激。素珍和大嫂避在門外邊，我抓着她的手，隨大娘來到院子裏，大家兀立着都不說話。聽着莊內傳來三更的梆柝聲。

一會兒，大爺側着身走進大門來，我祇能感激的望望她們，走過通道，側身出門，脚步還沒落地，大門便關閉了。這兩條「漏網之魚」，緊貼着牆腳，奔出莊外去。

仰望天空，像一口大鍋覆在頭上，星斗入庫，方向不辨。又怕遇上太行山的敵人，和週圍的中央軍，祇能謹記着原路緊走。

我們步步奔向西北，想起剛才的噩夢，猶覺惶惶不安。一路提心吊胆，直走到天光，也不清楚又闖到哪兒去了。眼前的山水莊路，全是陌生的。我們再不能冒險了，因此便決定在荒野間，高粱槽搭成的「帳篷」裏，——那是一種比甘蔗高的莊稼，農民捆成多束的搭放在山野裏。先休息再說。

睜開眼不見了魏秀儀，不禁焦急的四處尋望，但是立刻又安下心來，我們在一起渡過最大的危難，她不會在這個時候拋棄我。這時天氣驟變，北風虎虎，幸虧黍稷很多，能避風，因此我又睡了一刻。醒來不一會，便聽到脚步聲，果然是魏秀儀回來了，她到附近去了解情況，和替我「籌給養」。失望得很，這兒靠近左權邊沿，太行山在東北方，傳說已被敵人佔領了。附近正鬧飢荒，她用黃金似的高價，買了十幾個雞蛋來。

這時，心情稍定下來，我才問起魏秀儀，爲什麼要把絲棉給我，自己寧願挨凍，又不肯把輸血和病倒的事告訴我？她却歉意而親切的說：「我如果早知道妳是這樣好，那時

候，即使需要我的心才能救妳，我也會立刻扒出來給妳的！」

我不禁被這種真情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祇緊緊地和魏秀儀擁抱在一起。

飽餐之後，兩個人爲了避免意外，便冒着紛紛地大雪，晝宿夜行，一路奔向西北。在第三天黎明，便找上了晉、冀、魯、豫邊區政治部，出乎意料的文工一團仍舊住在黃泉。

我和魏秀儀生死患難，一旦要分離，都覺得戀戀不捨。她再三叮囑着我珍重身體。我對她則祇有感激。經過一場惜別，她含着淚水到鄰莊前方衛生部去了。

我想這一次踏回黃泉團聚，大家劫後餘生，一定會抱頭痛哭，才能發洩出滿腹的情愫。在街頭上，看見田忠、王克強、歐亞、鍾靈、江濤等，一個個臉色蒼白而削瘦。他們看見我祇意外而淡淡地一個招呼，半個苦笑。陳鍾靈立刻疏遠的躲開了，我心裏感到說不出一種悲涼。在團部院子裏，看見吳艷冰、王佩苓、胡坤英、柳若鳳、張醒芳等在縫字幕，柳若鳳尖叫了一聲哭着說：「啊！佩苓！妳們看誰回來了！」

她們不約而同的抬起頭來，突然都停了手裏的工作，眼睛紅了起來，誰也說不出話。最後王佩苓用衣襟拭着淚水說：「好啦！大家把眼淚都收起來吧！鳳鳴總算回來了，我們也要高興一點——」不料話未說完轉臉又哭起來。小陳和沈潔雲、朱菲等從門外趕來，也跟着詢問我的傷勢。談了幾句，我拭乾了淚痕，走進團部去。丁夢綺和劉戀正在用當歸燉烏雞，一面談論着演出的事。

「主任！我回來了！」兩個人聽見聲音抬頭看見是我，也意外的透着粗氣，詢問我傷勢和住院的情形……現在我更不願意表示曾經過受的痛苦，祇是簡單的說明突圍回來，傷

勢仍要換藥。

「現在正準備舉行大會，先休息去吧！」丁夢綺沉吟的說着，會見便告結束。

回到女分隊，大家圍着我詢長道短，紛紛地談論着別後的辛酸。「小馮！」柳若鳳淚汪汪地說：「真想不到這一別離，譚翠紅和陳金蕾都成爲「過去」了！」陳金莉一旁流着眼淚，一種仇恨在眼睛裏閃爍着。忽然王亞男拿着一些服裝走進來。

「亞男！」我不禁意外的招呼着伸出手去，她却苦笑笑沒作聲。大家也紛紛低下頭去，或者睜開，氣氛顯得很蹩扭。

王亞男似乎要找什麼，看見有人，便又低着頭默默地走出去。接着大家又集攏過來，我說不出這是一種什麼感情，總之窒息得令人非常痛苦。

「小馮！」王佩苓看見空氣沉悶，便轉移了話題說：「大家都不像個人樣了，祇有妳更加漂亮！這幾天，就要開反掃蕩勝利大會，我們正在害愁，妳回來得真是好！」

大家談論着邊區和黨委，對我們的期望，院裏忽然傳來一羣婦女的歡笑聲；是小樓院的房東馮大嫂，抱着週歲的小蘭和許多婦女來看我，見我還是原來的樣子，竟喜歡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我慰問她們在掃蕩中遭受的損失，她們却充滿期望的說：「唉！祇要能打出鬼子去，我們再苦一些也是願意的！」

下午醫生檢查換藥以後，小陳要帶我到莊頭去看大陳的墳，吳艷冰跛着脚也要去，出門又遇見張醒芳和柳若鳳，路上我問起關於王亞男和于蘭的事。

吳艷冰嘆息了一聲說：「唉！那天夜晚隊伍被打散，王亞男被鬼子俘虜了，隔了半個

多月，忽然跑回來，她說是乘着敵人疏忽逃脫的，誰信呢？她說得太容易，她把敵人說得太慈善了，肚子都大了還不坦白！」

我聽着在這種風氣之下，所造成的同志們之間的批評，心中不禁百感交集，祇是垂首默默地走着……

「于蘭更加不幸，她被投降派閻錫山的隊伍俘擄了，糟蹋得不能動，扔在路上被隊伍抬回來，現在還躺在衛生部裏呢！」柳若鳳唏噓不已，振作了一下接着說：「她們總比前進光榮。她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帶着鎗到各家去搜雞蛋，打人的鷄。——還有那個老大爺，把你寄存的公物也送來了。她跟出莊去搶了人家的錢，還打死人的毛驢。天天到劉、鄧首長那兒去，整夜的不回來，最後和主任大鬧了一場，竟騎着公家的馬回延安去了。『魯藝』的臉算讓她丟盡了！……」

我們走着談着，吳艷冰落在後邊。我等着她艱困的跟上來，她頹喪的說：「唉！小馮！你的鎗傷都好了，我腳上這些頑固瘡還不好！妳說怎麼小心呢？蚊子叮了，趨了山水，用手一搔就發爛得比鎗眼還深。這兒剛好，那兒又爛了，于金耀才厲害呢！左腳背上爛了一個洞，痛得一動都不能動。譚翠紅偏偏遇上情況就送了命。」

說着話走出莊頭，在附近一處嶺坡下面，有一條東西的小河，幾塊巨石旁邊的堤岸處，有兩坵新墳，前面插着約二尺高的一塊木牌，寫着「陳金蕾女廿七歲福建集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延安魯藝文工團」譚翠紅碑詞上寫着她的籍貫，她祇有廿六歲！

淒涼的山野在北風裏哀號，幾隻荒鷹在夕陽裏憑弔。我任由熱淚澆到墳土上去。大家

都在哭着。我走到墳後邊，看見譚翠紅棺木的一角露出來，大家便用手扒了些凍土掩上去，又在附近折了些樹枝，插到鬆土裏，直到夕陽啣山，才黯然而回。

忽然我想起于蘭來，前方衛生部就在鄰莊，問大家可去看望她？幾個人互看了一下，都沉默不語。我便乘着天色未晚，前去作一次慰問。

到了衛生部，找到魏秀儀，立刻把我領到莊尾一家陋院裏，小草屋的門窗緊閉着。她叫了幾聲，叩了叩門說：「也許不在這兒。」

兩個人用力推時，虛掩着的門開了，裏面比我住過的「墳墓」還要黑。我在門邊望望，看不清什麼，便輕聲叫道：「——于蘭！于蘭！」

我感到一陣可怕的沉默，便請魏秀儀去借了一盞燈點起來，果然照見牆邊的草舖上，萎縮着一個憔悴的女子，臉頰上祇剩下兩隻淚眼，恐懼和屈辱的望着我。

「——于蘭！」我俯到她身邊注視了一下，顫慄的叫着。

她哭了。我坐下去捧住她的手，她掙脫了藏起臉來哭着……我感到一陣生做女人的悲哀，不禁落淚的說：「于蘭！請妳不要誤會，我們是最要好的姊妹！我們同是女人，知道女人的痛苦，我深深地同情妳的不幸。請妳相信，我來看望妳，決沒有一分惡意！」

「妳爲什麼要同情我？我願意妳有惡意，我是死的人，妳爲什麼要來使我更加痛苦？請妳快滅了燈走吧！我求妳，妳快走吧！」她說完掉頭慟哭起來。

她那淒涼的聲音，使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替她蓋整着被，滅了燈，便要求魏秀儀照顧她。秀儀答應即刻換房子，加緊治療。

回到黃泉莊頭遇見王佩苓，她對我探望于蘭的事未加評論，却笑着問我傷後住院，及回來之後有些什麼感想。

王佩苓在團內行政上是我的分隊長，在黨內則是支委兼小組長，這是催我「彙報」的客氣方式，也是要從漫談中，對我的思想情況進行了解。對於這一切我永遠都以善意來看待，永遠照實反映，當然不會幼稚到把誤入國民黨區等，那些容易引起誤解，而對組織又不必要的事也說出來。最後我創痛猶深的說：「……負傷當然痛苦，可是住院更加痛苦，無法參加工作和學習；無法過黨的生活。醫生說還要休養三、四個月，後來突圍也就顧不得了。我的候補期已經滿了一年多，我也焦急回來，趕快求得解決。」

王佩苓聽着沉默了片刻，要我準備一下意見，夜晚參加小組會，由負傷到歸隊，作一次總的「檢討」。

這幾個月來，雖然受盡了痛苦，但是我不敢有絲毫自滿的情緒。在小組會議上，優點根本不提，更儘量找出言行和思維中的缺點和錯誤，嚴格的提到原則高度去認識。

結果劉戀仍然認爲許多情況「聽不明白」，以及對錯誤的嚴重性認識不夠，要我充份準備，再作澈底的檢討。顯然的，我已經落到于蘭和王亞男的命運中間去了，不過因爲目前還用得着我，這一筆懷疑的眼，便暫記在偏見裏。我不禁痛苦的自問着；這是「負責」還是害人呢？難道受難的同志，都應該在苦難中死了才算對嗎？一個人處在這種強烈的氣氛之中，站得住或者倒下去，都是十分痛苦的，怪不得歸隊之後，所有的同志都像在憂心積慮之中，但是堅強的性格却告訴我，祇要一息尚存，便沒有苦難能折倒我。

自從由醫院突圍歸隊之後，便很想約會鍾靈見一次面，訴別後心中的懷念，誰知道連公開談話也抽不出時間，便投入緊張的演出準備工作中。

我們和晉、冀、魯、豫邊區政治部宣傳大隊同住在黃泉，因此處處都要起模範作用，生活戰鬪化，吹三聲哨子，便要站齊了隊；解散要喊殺聲；十分鐘要吃完了飯；夜晚要站崗……這時已是舊曆年前，但是整個的環境裏，却沒一點過年的氣氛。

因為籌給養很困難，但是軍隊卻不能沒飯吃，因此地方幹部便把農民的種糧，都「徵收」了去。房東馮大嫂哭着向我訴說：「莊稼人有句話，『寧餓老娘，不斷種糧。』妳們可以吃光這區吃那區，我們來年怎麼活呢？……」

我的傷勢經過幾次檢查，證明了確實仍須換藥，經過幾層機關，才被批准吃麵飯。可是在這種環境裏，大家都在啃花生餅，我怎麼能吞得下這碗麵呢？祇得和幾個病號分食，再陪着大家啃點地瓜乾和豆餅等。

我想花生很好吃，餅一定更香，結果吃了兩餐，便頭痛肚脹，時刻覺得要去廁所，怪不得大家都餓得頸子多長。每天一早，便要起來搶廁所，遲一點，便全癱到褲子裏。吳艷冰和于金耀等又犯了瘧疾和惡性痢疾，普遍的健康衰敗。環境雖然這樣痛苦，大家却仍要愉快的工作。

百團大戰及反掃蕩勝利大會演出的效果，當然可以料得到，不但整個的部隊和機關，情緒大為振奮，也鼓舞了無數民衆的意志。這兒有許多卑視藝術工作的人，立刻又把我們看得比什麼都高貴，特別是宣傳部長，給予我的印象最壞——聽說他講過，祇有被認為最



沒用的人，才會送到劇團去演戲！我們總算爭了這口氣。

在新曆年前後，接連的演出，使「魯藝」文工團在太行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我去衛生部看望魏秀儀和于蘭回來，在莊頭上，遇見了那個鷹嘴鼻子的張溶，現在他是邊區政治部宣傳大隊的教導員——黨代表，他像談論別人的事一樣，在互相招呼過之後，向我解釋那次掉隊被誤會的事，……他說：「馮同志！那是戰爭環境，當時，區黨委一定要繳鎗逮捕，經過我反復的解釋和保證，才——」

對於張溶我一向都無好感，經過初步了解，對他的印象似乎有了一些改變。我認爲他屬於面惡心善者，還可以做一般的朋友。「馮同志！」張溶繼一陣讚揚之後說：「文工團快回去了！妳想留在這兒工作嗎？下層工作實際，「抗大」有很多同學來了不到一年，現在最低的都是營級幹部。能力和認識進步快，劉、鄧首長很希望妳——」

「啊！你瓦解「魯藝」的人！」我說笑了一下，婉轉的表示着態度：「說實在的，除了演出工作以外，我還有什麼用處呢？再說我個人的意見，也算不了什麼，在哪兒工作我祇能服從。」

「妳太客氣了，在這兒工作，當然沒有在延安出風頭，但是如果真的想得到鍛鍊，這是一個最難得的機會了！」那副詭譎的笑容，使我對他的印象又起了懷疑。他的話代表着一般人對我的認識，所以我要解釋。

「張同志！」我一本正經的說：「你的話有一部份是對的，我確實比別的同志更希望實際苦幹。至於在延安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誰不希望呢？我從來沒想到那是出風

頭，也希望別人，不要那樣來了解我。」

「請你不要誤會，馮同志！我這是句玩笑話。哈！」他解嘲似的一笑，態度坦然，使我的反感不禁又消失了。

站得時間不短了，如果被人看到，這會被懷疑有「企圖」的。我剛要走，他若有所得的問：「馮同志！你的傷完全好了嗎？」

「好什麼，現在還在換藥！」我怕談及傷的事，尤其是怕和男同志談，何況他問詢時，神情有些異樣，我便作「有事狀」扭身走開。

翌日，劇團在小樓的院裏，召開擴大追悼會。劉戀「幫助」我準備「發言提綱」，使我內心充滿了憤慨。當我站在會場中的時候，想起好的戰友死了，活着的在蒙受苦難，彼此之間的情誼，似乎愈來愈遠。忍不住被淚水淹得說不出一句話，引得全體女同志不禁也都哭起來。結果，祇好走下台去。

最後，丁夢綺講話，將死者比重如泰山，她第一次，當眾讚揚我的克苦精神。最後總結了數月來的工作，宣佈延安來電報調我們回去。同時強調的說：「這是毛主席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

散會以後，團內重現含着淚水的歡笑聲。祇有陳金莉跑到她姐姐墳上痛哭去了。

陳金莉在會上囁語「發言提綱」，博得好評。但是會下的她，却完全是另外一個人。自從她姐姐慘死以後，她時常都在自語着：「妳們死得太不值得了！……」這句話完全反映當時的心理，使大家內心對她同情多過譴責。

王佩芬叫我到墳上去勸陳金莉回來，她激憤的說：「關心！關心！人已經給關心死了！哼！通過轉黨我就會忘了這些嗎？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現在就和他們算賬！」

小陳的行動，變得簡直不可理喻。回到莊頭，遇見劉戀從莊內走來向我招呼：「小馮！主任叫你，跟我到政治部去一趟！」我不禁敏感到，叫我去政治部有什麼事呢？難道會和張溶說的有關係嗎？

「什麼事呀？」在警戒森嚴的政治部大門外面，我忍不住的問着。

「丁主任叫你來有點事！」劉戀應付的說着走進大門。我遲疑了一下，預感到一陣不祥，但是却大方的跟着走進去。

這是一家大地主的住宅，院落十分寬濶。數十名警衛員散佈在門前，在衆目睽睽之下，我走進大廳去。劉伯承戴着墨晶鏡，不知在哈哈大笑什麼。鄧小平坐在丁夢綺身邊。瀟灑的政治部馬副主任等站在一旁。大家興緻的望着劉伯承。他抬頭看見我向他敬禮，便興緻勃勃的說：「來啦來啦！好好好！坐吧！坐吧！坐下吧！」

「不用坐，站着好了！」我極力的劃清界限，照着劉戀轉達的意思說：「主任！叫我來有麼事嗎？」

幾個人又讓，但是我始終不坐。這時丁夢綺便說了：「……我們到晉、冀、魯、豫邊區來，已經半年了，蒙劉、鄧、馬三位首長，給我們工作上許多照顧，現在延安來電報調我們回去，可是計劃的工作，還有一部份沒完成，經過我和劉、鄧首長的研究，爲了照顧妳們，決定把妳和林珍玉，暫時留在這兒，妳和林珍玉的身體，都還沒恢復，可以一面休

養；同時幫助「宣大」，把未竟的工作計劃完成。三個月以後，身體可以支持，妳們兩個便一起回延安去。關於轉黨的問題，回延安去立刻給妳解決。妳有什麼意見嗎？」

丁夢綺這種過份的關懷，却使我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感覺，她用多麼卑污的手段，來阻止我回延安去；她用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掩飾他陰毒的心腸。她把我叫到這兒來，利用三個首長脅延我就範，她爲什麼要這樣來對待我呢？無非是不願意看見我，再落到周揚手裏，真沒想到，我做了她們之間傾軋的代罪者了！

我痛苦的沉默着，劉、鄧、馬三個人紛紛地解釋和保證着，勸我安心和相信黨。我強忍着盈眶的眼淚，和全身的戰抖，決不讓她們抓住一分話柄，平抑住激動強笑着說：「主任！我服從黨的決定。祇是覺得各方面都太差了，怕不能完成黨給我的任務！」

丁夢綺瞥了劉戀一眼，兩個人滿意的笑了，當時再決定留下歐亞和于蘭協助我。我問她沒事了，便要回去。劉、鄧兩個人，直着嗓子嚷起來要我入席，說就要開飯了。我執意不肯的跑出大廳去。

門外的警衛員們拉起雙手來，阻住去路，却又不敢碰我。劉伯承隨後衝出來，俯身把我抱回廳去，大笑着放到椅子上，和鄧小平把我夾在當中，分別介紹組織、宣傳、鋤奸三大部長，及秘書處長等。大家隨即入座。

這時我注視着廳內的陳設；雕檀、塑玉、椅案、畫聯件件講究。頭上懸着八角琉璃燈。大家圍坐的紅木桌上，銀杯、玉盤、鑲銀的碗筷上都有「福和堂」的刻字。這一切都是地主的財產了。想起毛主席曾說過：「到敵後去吧！地主給我們準備下一切！」這倒是

實在的。坐了一刻，覺得廳裏熱烘烘地，原來背後有炭火，燒得兩盆瑪瑙似的。

談笑聲中開始上菜了，丁夢綺端起酒來，爲毛主席乾杯。隨後幾十個警衛員，穿梭似的上菜，撤盤……我活了十八歲，不但沒吃過，根本就沒見過這樣豐盛的筵席；燕窩、魚翅、參茸及許多不知名的珍饈……美國罐頭，鷄、魚、肉、蛋已沒人問津了。

我一直認爲敵後困難，其實困難的是廣大的人民和兵士，困難不着司令和政委，首長的身體當然須要保健，但是我不禁覺得，這是一種罪！鷄、鴨在繼續的往上端，但是沒人吃了，這頓筵席足足吃了四個多鐘頭。劉伯承也滔滔不絕的說了快四個鐘頭。祇有我烟酒不動，最少說話，但是却成爲他們談論的中心。部長們隨聲附和着，連小學生都可以聽得出來，那是一種奉承阿諛；那全是一些淺薄的捧場。

最令人肉麻的，却是宣傳部長刁春堂，未說話先笑，說了又笑，有時候連說帶笑。——南方土話叫『大小便一齊來』。一派裝做和獻媚，使我更相信他輕視文藝工作者的傳說。奇怪的是劉、鄧首長的興緻却十分盎然，祇有馬副主任顯得正派而得體。我聽得厭了，扭過臉去，又看見丁夢綺腕上黃澄澄的金錶、衣袋裏的金筆和新眼鏡、桌上新的照像機、綉花緞被等，我感覺到這餐筵席真骯髒。

踏進女生隊的院裏，大家還沒回來。房門虛掩着，我想可能都在團部，回身要走，突然聽到林珍玉的聲音：「……別的事我就不大清楚，她在醫院裏可是天天哭！」

我不願意再聽下去，也不想知道是誰在向林珍玉問話，走到大街十字路口，看見前邊圍着一堆人，原來是陳金莉在對黃昏大哭大鬧的喊着：「你拿入黨做手段！還有總支書！」

你們幾個人串通起來騙我！我那時候年紀小，什麼也不懂，便被迫的訂了婚，我現在覺悟了，說什麼也要解除婚約！」當着「宣大」很多人這怎麼成呢？大家怎樣勸她也不聽。我便想乘機到衛生部去，把我被留下的消息，告訴魏秀儀。

當我從鄰莊和興奮的魏秀儀握別，回到黃泉時，情緒不禁又陷入徬徨之中，一直在盤算着；明天就要分離了，心裏充滿着希望；也充滿着失望，充滿了快慰；也充滿了痛苦。

晚點的時候，丁夢綺在隊前宣佈，黃昏和小陳取消婚約。黃昏神色沮喪，小陳猶恨恨不已。我想這是誰的錯誤？是什麼把小陳弄到這樣呢？當丁夢綺照着在政治部說的那一套詞令，宣佈我和林珍玉等四人留下的消息時，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劉戀又向大家解釋，說這是黨照顧我們的身體；這是一種半休養，三個月期滿之後保證回延安，但是從神色上看得出，多數同志都明白我被留下的真正原因。

散隊以後，大家離情別意，無限依依。我則照例的徵求意見，乘機寫了一個字條遞給鍾靈。熄燈號響過之後，又寫了兩封向余教授和宋毓秀報告行踪的長信。直到女同志都睡熟，我不知怎麼會這樣大胆，熄了燈摸出重門，避開崗哨便向約定的地點走去。我不禁想起西廂待月，和許多私奔的女子，現在體會到這種心情，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情願的。

莊頭上靜悄悄地，那張字條上寫得很明白，莊東河邊上，有一棵大柏樹，他不會不來的，我尋望着，剛要回身，鍾靈便從柏樹的後面閃出來。

「鍾靈！」我喜極的張開手臂投過去，誰知他却把伸出的雙手，握住我的兩腕，不抱也不吻，我氣惱極了，掙脫開雙手掉頭就走，他趕到前邊攔腰一抱，我拒絕着，不料脚下

一慌便被絆倒了，他就勢整個的壓到身上來，熱烈的吻着，我被那口中的電流，迅速的融化着，陷在極度快樂和甜蜜的半昏迷裏，吻到後來，我便什麼都不覺得了，一切痛苦和災難，連我自己都似乎消逝了。

不知經過多久，我從舒適中甦醒過來，緊緊地擁抱着他，喘息着輕輕地吻他，這是我第一次嘗到熱戀的滋味，這次吻抱將使我畢生都不會忘記。這時候他要做什麼，我想我都會依從的，但是他什麼都不做，祇喘着細訴的說：「鳳鳴！請你不要誤會，我怎麼會不愛你呢？從你負傷到住院，我沒一夜不失眠夢見你；沒一刻會放得下心，我時常暗地叫着你的名字，我知道不應當那樣，但是我沒辦法不那樣……當看到你平安回來的時候，我真無法能形容得出，我心裏是怎樣的快樂！」

鳳鳴！我曾經把我們的前途，作了一番長時間的考慮，我不能瞞哄你，也不能有一分污辱你，我們要相愛，我們也要顧到現實的環境，你一定知道，黨決不會承認我們的關係，現在我們的愛情，被認為是犯罪的，我們彼此都太痛苦了！因此我想在離別以前要求你，鳳鳴！用兩人的慧劍，來斬斷縛住我們的情絲。我承認，我個人沒有這樣大的力量。鳳鳴！請你答應我吧！讓我們永遠保持着最純潔的友誼關係，把我們兩個，從痛苦的深淵裏救出來，免得再陷落下去，直到我們兩個人都——」

「鍾靈！你真的愛我嗎？」我緊緊地擁抱着，突然抬頭望着他，不顧一切的大聲的叫着，淚水朴簌簌地落下來。

他緊緊地重新抱起我來，沒有說話，祇深深地吻着。一會兒我快樂的纏在他懷裏說：

「鍾靈！你愛我！我更愛你。如果沒有你，我縱然不死在戰場上，在醫院裏也無法戰勝死神。現在在我的生命一切都是屬於你的。這不是報恩，因為我深深地愛着你，我愛定了你，我愛你的心至死不變。你要斬斷情絲，就是斬斷我的生命！」

鍾靈！我在家裏曾經被迫的訂過婚，但是女人的愛情，是什麼也阻擋不住的。

鍾靈！我的鍾靈！我也會經過最後的考慮，爲了愛你，我願意受苦；我願意犯罪；我願意忍受一切，來維持我們內心裏最純潔的愛！我們現在都還年青，用十年的努力，來樹我們事業的基礎，那時候我廿七歲，你卅四，結婚並不算晚，你等得嗎？鍾靈！」

他快樂的擁抱起我來，兩片唇剛剛脗合，突然彷彿有着脚步聲，我們同時緊張的轉頭來傾視着，一會兒又響了，原來是林中宿鳥，驚落着枝頭的乾葉。我們相顧而笑，他見我撲進懷裏去，便開始撫愛，接着又狂烈的吻着，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光，陣陣地金雞啼聲，把我們從夢中喚醒，真是良宵苦短，不知不覺的天快亮了。

一夜情話，無限的纏綿，鍾靈祇勸我一件事，就是叫我「約束自己。」兩人依依吻別。我踏回屋內，才發覺竟忘記把信交給他。

清晨，在晨曦中，我和林珍玉、歐亞送着歸去的隊伍，走出莊頭，經過炮火洗禮的生離死別，更顯得分外的悽愴酸楚。胡坤英走過我面前仍然恨恨地。

沈潔美和朱菲在拭着眼淚。鍾靈來了，我要呼喊：「我愛！別了！」但是我們沒有戀愛的自由，我祇起心底的憂鬱，化成朴簌簌地淚珠，從笑容上跌下來。我祇能默默地把信交給他，然後揚起手來。



他微笑的望着我，又望向天邊的遠方，好像在說：「鳳鳴！明兒就會再見的！約束自己！」在真正離別的情景之下，我却想要跟他回去了。敵後戰爭環境變化無常，誰敢斷定明兒會怎麼樣呢？他走過去，我的心靈似乎也被帶走了，濕潤的眼；悽楚的臉；揚起的手臂；醇醇地叮囑，姊妹般的情誼；深似大海的愛，一切都忽忽的在過去。

「小馮！三個月以後再見吧！……」柳若鳳和張醒芳最後在揚手呼喚着。

「鳳鳴！在「婆婆」家，別忘記了「娘家」呀！……」王佩苓揚起廢底褲做的手絹，教訓着我，引得大家含着淚水笑起來。

漸漸地歡笑聲遠了，面目看不清了，直到她（他）們的影子隱沒在遠方的山叢裏，三個人才惘然若失的悵悵而回。

這時我的腦海裏，又充塞進許多新的問題；文工一團在這兒祇演過幾次戲，現在留下這麼四個毛孩子，能幫助什麼呢？怎樣幫法呢？想到這兒，才感覺到自己實在太空虛了。同時另一個思潮又在向我叫着；苦幹吧！難道機會來了，竟要放過去嗎？

經過一番自我鼓舞，心情又逐漸的安靜下來。歐亞不住的磕巴着眼皮。林珍玉則一路不停的埋怨着：「該死！黃泉這個莊名就不吉利。文工一團剛來，就住在這兒，弄得死傷離散！現在他們走了，把我們拋在黃泉路上，就憑這個莊名，你們等着倒霉吧！」

## 十二 我們被扣留起來

當天夜晚，晉、冀、魯、豫邊區政治部宣傳大隊，在大院裏，召開了一個隆重的歡迎

晚會，馬副主任、刁春堂和屬下的各科、股長、幹事等全體都出席。首先由馬、刁兩位直屬上司致詞，解釋挽留我們的重要意義，以及全體同志應有的正確認識。然後在熱烈的掌聲中，我和林珍玉、歐亞先後站出來，作了一番謙虛的自我介紹。

最後是「宣大」的幹部介紹，擔任司儀的張溶第一個開口，他廿九歲，湖南湘潭人，中農成份，初中程度，在延安「抗大」畢業調到這兒來，歷任組長等職。

繼而介紹的，多是年紀大和資格老的股長和分隊長，當時祇能有一個概括的印象而已。總之，大多數同志對於我們的留下，都表示熱烈的歡迎，刁部長更喜得眉開眼笑，把我捧得幾乎不能再好了，反而使我心裏感到頗為不安。

會後，馬副主任為示鄭重，決定讓我們在隊部辦公，另派一個約廿歲，臉上有點痘皮的女勤務員小崔，專門協助我和林珍玉，處理生活上的瑣事，讓我們能夠全力進行工作。同時他不經同意，便替我們分了工；由我負責全盤整訓工作的計劃及行政領導，張溶負責黨務和政治思想教育，歐亞和林珍玉、于蘭三個人分任教員與導演。

在馬副主任等走後，我不禁詫異的問張溶：「張教導員！這兒不是有大隊長嗎？我們這樣——做法，不是等於包辦代替了嗎？」

「大隊長，他調走受訓去了，當然，要想弄得有成績，也祇有這樣做比較好，請妳擬定一下三個月的整訓計劃吧！」張溶對我說話的態度，這時又十分尊重，不禁使我又想到，他可能是一個好的同事。

第二天晚上，在「宣大」隊部舉行的幹部會議上，林珍玉和歐亞對我提出的整頓，同

時調各師、旅宣傳隊前來集訓的計劃，迎頭痛擊，兩個人都認為，我們僅僅是暫時留在這兒，半休養半工作，頂多也祇能夠排兩幕戲，把「宣大」各種制度整理一下而已，這也是丁主任走前所指示的，他們堅決反對我的做法。

但是我却覺得三個月的時間，確實太短促了，我們不能去顧慮個人的問題，原則上一定要把文工團留下的工作做好；一定不能辜負首長和同志們對我們的期望；不能夠使「魯藝」的名譽受到損失。會議在無結果之下結束，張溶把記錄交到宣傳部去。

第三天上午，各師、旅宣傳隊，接到政治部的命令，紛紛趕來報到，我立刻根據工作分類編組，把「宣大」擴編成一支兩百六十餘人，鎗彈整齊的武裝大隊。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要說是半休養了，有一點照顧不到的話，都要出亂子的。

工作尚未開始，我便陷入一種極複雜的困難之中；除了忍受隊員們心理上對女性的輕視以外，還要應付內部歐亞、林珍玉的「半休養政策」。她們祇作消極的指責，拒絕積極工作；張溶則專管他的「隊前訓話」，或者「原則指導」。他給我唯一的印象，就是極怕麻煩，但是他却時刻做出忙碌的樣子，他又十分尊重我，使我不管在怎樣的忙碌中，都不能求助於他。

最後我想不出別的辦法來，祇有到衛生部去看于蘭。她的傷勢已經平復了，但是心靈上的創傷，却仍然嚴重，她決心調換工作，拒絕回「宣大」。我想我不能夠分擔她的痛苦，難道還要再給她加重負擔嗎？在這個孤立無援的環境裏，叫我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怎樣來應付這兩百多人呢？

總算是天無絕人之路，祇要是我提的意見，政治部便無條件接納。這才使我有信心，敢去嚴格的執行決議，連隊員們生活中的一點作風問題，都絲毫不肯馬虎。

譬如排戲的時候，隊員們把圍觀的羣衆驅逐出去，關起大門來，有人從門縫和牆頭上看，便會被粗魯的罵開。我却指出這是不應該的，要隊員敞開大門，擺下橈子，請羣衆來參觀指導。刁部長更對我大加讚揚；說這才是真正與羣衆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後來經驗告訴我，在彩排的時候這樣做，才比較恰當。

我自己日夜繁忙，如果看到有一個隊員閒散，我會不嚴格的指責和批評他（她）嗎？因此弄得全體同志不滿，女同志背後怪話連篇：「我們真是落到『後娘』手裏了！真是頭一次看見這樣的領導，工作以後竟不許人家休息！」

「從延安來的啊！能和我們這些土包子一樣嗎？……」

男同志們甚至在當面就指桑罵槐的牢騷：「後娘！抗戰是長期的！照這個幹法，不用多久，恐怕就都要給累死了！」

「哼！自己想累死也就算了，還想叫大家跟着一起累死！」

「算了吧！趁着還有這口氣，要求調換工作啦！……」

對於這一切牢騷，我認爲都是錯誤的，因此我行我素，不理會任何抗議，結果不過半個月，迫得全體隊員同時提出要求調換工作。

張溶把意見反映上去，刁部長立刻怒氣沖沖地跑來，招集全體講話，他那種神態，不禁使我也有些虛驚。果然，他對同志們的不滿大加斥責，對我則更加稱揚：「……你們要

知道，馮鳳鳴同志負了傷還在換藥。她這樣奮不顧身的工作，完全是對黨負責任！有些男同志！還死抱着重男輕女的錯誤思想，認為被女同志領導是丟臉的事，可是你們平心靜氣的思想，哪一個的苦幹精神和責任心，比得上馮同志！現在我警告你們！如果誰再不服從領導，立刻便像鄭大隊長一樣的押起來！……」

刁部長聲色俱厲的申斥着，最後毫不客氣的，視線轉向林珍玉和歐亞。

當時我不禁詫異起來，鄭大隊長不是受訓去了嗎？這是怎麼回事呢？不過因為我忙得連想鎮靈的時間都沒有，哪兒還有心去管什麼大隊長。——直到半年之後，才認識到我這種不高興看見隊員休息的領導方式，未免太幼稚可笑了，雖然當時是在集訓之中。

全體同志挨了刁部長的一頓教訓之後，工作才破除障礙，「順利」進行，從此以後，全隊一片緊張，看不到一個隊員敢閒散。當然要做事便有困難，我便從這重重地痛苦中，增長了經驗和能力，但是在工作進行時，我才開始接觸到真正的困難呢！

記得我在「魯藝」排戲的時候，導演祇是說明劇本故事的梗概，演員則憑着自己的理解去體現。在這兒排戲，則要「講教做」三種方法同時運用，習做多少次以後，表演時却仍然不像那麼一回事，但是我終於從兩百餘人當中，發掘出一批可造之材。

例如晉西富農的女兒呂笑嫣，十九歲，胖胖地，生成一付貓臉。天性達觀，純粹是一個天才的喜劇演員。

她的眉眼永遠都是笑着的，吵嘴時她笑；在任何非常嚴肅的事件中，連痛哭流涕的時候也是笑臉。高興勞動，她說這樣免得用腦子。她喜歡誇張事實來鼓勵別人。

還能修改裝軍啦，捉串蚱蜢、麻雀調弄點小吃呀，用竹片刻成梳子啦，用棉衣花絮做漂亮的衛生帶啦，舉凡小鏡子、小刀子，精裝筆記簿都可以自己做。我特別喜歡她能把頭髮辮得非常漂亮。她的毛病是說話嘴裏總帶些「髒」字，尤其是喜歡說庸俗和肉麻的話——雖然祇限於在女同志中間。

有一個名字很奇特的叫呂貴花，廣東東莞人，會做過下鄉的雜貨小販。年紀有廿五、六歲了，生得小鼻子，小眼睛，兩條腿却粗腫得像水桶，完全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女人，說話的時候，咬牙切齒，指手劃腳。同志們時常因為她的「嚼舌頭」而引起糾紛來。她時刻都在計算着，佔別人的小便宜，「節儉」得連漱口水和牙垢都捨不得吐出來，讓她飾演齷齪的長舌婦實在令人叫絕。

還有生着一張老太太臉型的臧少華，他說他是名詩人臧克家的侄子，也喜歡做詩，把臧克家的詩，抄成厚厚的一冊，有空閒便捧起來朗誦，幾乎可以全部背得出。在臧克家被傳說成爲「托匪」以後，他的政治生命也隨着完結了。

此外，有巧言令色虔婆形的四川少女尹戴芬；有頗具修養的全才藝術男教員雁翎；還有外型非常美麗，却笨得一竅不通的晉西少女袁姍；不會演戲的舞台工作者武鄉青年金越，廿四歲，有高度的責任心。在隊裏很得人緣；還有真正的農村少女張淑芹，她雖然不美，但是却有着山區婦女堅毅誠摯的特點，什麼都不問，祇知道埋頭苦幹。

這些男女同志們，多數都單純和熱摯，富有青春的朝氣，沒有延安流行的那種老大作風，工作通過他（她）們如火如荼的推動起來了。

我和林珍玉住在小樓院馮大嫂家裏的樓上。大嫂喜得眉開眼笑，把渡荒的柿餅和紅棗等水菓給我們吃。每天清晨，都沖兩隻鮮雞蛋給我做早餐。和她一起看護過我的那個大娘，是住在對門的本家二嬸，也時常帶着八歲的孫女小鳳，來送東西給我吃。

小鳳很討人喜愛，不穿褲子凍得嘴唇發紫，還到處亂跑。有時我問着自己；她們爲什麼要待我這樣好呢？她們的真誠，使我心裏覺得不安！

那時候太行山區的婦女，比延安來說，已經開通得多了，但是仍然被許多封建的傳統束縛着；夫妻在家裏見了面，都像是陌路人，祇能在夜晚，過着小偷似的性生活。姑娘們的規矩就更多啦！不能大聲說笑；也不能吃得多；更不能在男人面前隨便。她們瞪着兩隻眼睛，在暗中靜靜地窺視着我們。我在生活中的檢點，也引起她們的好感。因爲命運相通，她們的不幸，和那種撲素誠摯的性情，也使我更加同情和喜愛她們。

每當深夜工作完畢，我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到小樓上的時候，便看見桌上擺着一雙碗筷，有早睡習慣民衆，早已入夢了。連林珍玉也早就睡了。馮大嫂却坐在燈下做針線，守着一旁火上用泥煲燉着的南棗，看見我回來了，便盛到碗裏，熄了火，又去鋪被放蚊帳，然後才回到樓下去休息。

房東的盛意難却，我除了每天把吃不完的蛋麵，給她週歲的孩子小蘭和小鳳，也沒什麼東西贈送給她們，很覺得過意不去，但是看見孩子們的臉兒，很快就白胖起來，心裏才稍微好受了一些。

春節轉眼快到了，我再去衛生部挽留于蘭，她在魏秀儀細心的護理之下，健康已經完

全恢復，魏醫生曾把我的心意和處境，反復的向她解釋，結果兩個人好得情逾姊妹，但是她聽到「魯藝」的人，便不禁神色驟變，又陷入深深地自卑，即使對我也不例外。

「我再向你保證，于蘭！如果回去以後，發覺我對妳虛偽，或者允諾不兌現的話，妳可以隨時來住院，魏醫生可以做證人！」我誠懇的向她求助，再加魏秀儀的鼓勵，于蘭終於含着盈眶的淚水，依依惜別的和我們回到黃泉來。

舊曆年除夕，我們首次舉行軍民聯歡晚會，在傍晚部隊到達會場之前，我去檢查後台準備工作，剛走到莊頭，便看見幹練的馬副主任，站在通往會場的路邊閒眺，警衛員離得遠遠地。想到馬副主任名字叫馬二牛，幾乎忍俊不住的笑出來，這像一個莊稼漢，像他這樣瀟灑超脫，配上這樣一個兀突的名字，真有些滑稽了。

我無法不走過他眼前，行了一個舉手禮。

「馮同志！」我剛走過去，馬副主任向我說話了：「準備工作都好了嗎？」  
後他的聲音和笑容中，使我感到一陣春風似的和暖；也使我覺察出張溶和刁部長對待我的態度，夾有着相當不純潔的成份！

「主任！會場已佈置好啦！可以準時開會，我想去看看後台，演出的準備工作！」我觀摩學習着他那超逸的風度。

他稱許的點點頭說：「妳的傷勢好些了嗎？殘廢證批下來了沒有？是幾等殘廢？」他問得詳細而得體，使我不覺得有一點過份。

「傷還在換藥，不要緊了。」站得時間長了，我担心被隊員們「嚼舌頭」，不禁低頭



顧盼一眼，幸好附近沒什麼人，便說：「殘廢證發下來了，是二等殘廢。」

「噢！我想再和妳談一個問題，馮同志！關於工作方面，妳有什麼意見嗎？」他似乎覺察到我的顧慮，聳聳肩微笑的說着。

「我沒什麼意見，主任！祇是覺得——我個人的能力太有限，對工作的貢獻太少了！」我謙虛的回答着，內心却因為自己的受重視，而感到欣慰。

「唔！馮同志！目前的革命形勢和部隊，都在飛躍的發展，現有的編制，已經不能適合客觀形勢的需要。把宣傳大隊改編成文工團，妳看具備這個條件嗎？還有關於妳們幾位同志——確定一個名義，妳看對於工作的進行，是否會更加便利呢？」他完全為工作着想的樣子，神態從容不迫。

在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中，我摸索着他的用意，心裏却已經被「名義」的虛榮誘動了。遂沉穩一下心情說：「還有很短的時間，就要回去了，主任！確定名義好像——你看有必要嗎？至於改編為文工團，我認為「宣大」具備這個基礎！」

「唔！就這樣吧！」他畧微沉吟了一下，看見遠處已經有部隊出現，便結束了「政治攻勢」，放我到後台去。

……春節聯歡晚會過去不久，這一天上午，我佈置完了工作以後，回到隊部，張溶和歐亞、林珍玉、雁翎等在圍閱着什麼。看見我來了，立刻舉着一張紙單嚷起來：「請客！請客！主任請客！」

「小馮請客！……」歐亞乾咳着，從張溶手裏搶去了紙單，舉起來向我揶揄。

因爲我已經領到補發的殘廢金，也樂得大家一起吃熱鬧，小崔接着錢跑出去，歐亞剛遞過紙單來，雁翎陰笑着趕過來猛搶一把說：「別給她，讓她發一會急給我們看看，那才好呢！」

可是，紙單已經到我手裏來了，這是一張司令部和政治部聯合傳閱的公佈令，前段是宣傳大隊改編爲文藝工作團的政治動員，後邊是委任令；茲委任馮鳳鳴同志爲晉、冀、魯、豫邊區，政治部文化藝術工作團主任。

歐亞同志爲副主任。

林珍玉同志，于蘭同志爲藝術教員。……

在我們的後面，是其他機關一系列的人名，我剛看了一眼，便被歐亞搶過去。這時候心裏不禁驚喜交集；深怕這是邊區扣留我們的一種手段，也暗中欣幸，艱苦奮鬥終於使我獲得了歷史上的榮譽。後來我不禁又妄想着；將來三個月的工作完成之後，調回延安去，那時候名也有了，願也遂了，那真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

就任以後，張溶和支部組織委員金越，奉了總支的指示，對我談起轉黨的問題。提出要我建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加強勞動作風及階級覺悟，特別要我加強學習，作爲支部大會討論的條件。最後張溶嚴肅而忖度的說：「……關於團裏的政治情況，你還不很了解，臧少華、尹戴芬及雁翎都是「托匪」自首悔過份子，他們從前都是劇團的負責人，調到這裏來，爲着便於考察爭取，希望妳能注意到對他們的教育，更希望妳能安心工作，轉黨問題一定可以順利解決的。」

我除了對黨提出保證和決心以外，同時也希望支部，能幫助林珍玉等解決黨籍問題。「妳關心同志這種精神是好的，不過林珍玉的舊意識太濃厚了；她太過於注重享受，學習情緒太差，還驕傲自大。以後看他的表現，慢慢地再說吧！」最後，張溶結論似的結束了這次組織上的談話。

這時候我在工作上的處境，表面上似乎很順利，但是背後却窩藏着無數的問題。我重新擬定了計劃從身邊做起。林珍玉和呂貴花看見我被上級重視，立刻又向我靠攏，探聽了「情報」之後，便去向張溶告密。我却並不在意她們的這種行爲，林珍玉反而自以爲聰明得計，時刻哼着京劇，高興了就表演一番，同時團部有一隻戲匣子和很多名伶的唱片，她乾脆拿到小樓上去，每天唱個不停，在耳濡目染之下，很快的我便能把「宇宙鋒」和「坐宮」等唱得絲毫不差。林珍玉見我學得快，驚人，同時在提升之後一時高興，便以老師自居，從旁加以指點。所以在這一個階段裏，兩人相處得爲融洽。較

隨後我找雁翎徵求意見。他非常沉痛和虛心的檢討了自己，他曾經做過旅的宣傳科長。過去的痛苦因爲宣誓了，不能談吐。他告訴我大隊長鄭敏，因爲文工一團來了以後，被刁部長認爲工作不利，按上一個「托匪」的罪名便被捕——從他本身又談到尹戴芬、臧少華等同志幾年來悲痛的遭遇。我才知道在延安「托肅」事件之後，凡是有共產黨的地方，都進行了比延安更澈底更恐怖的大屠殺。

雁翎說到他自從調來「宣大」以後，沒人理睬他們，沒希望，也沒有出路！受盡了排斥和歧視，精神萬分痛苦，常常想到自殺，所以心理反常，錯誤的認爲我也看不起他們，

便把我和張溶同樣的仇視和痛恨。

我用本身和環境搏鬥的經驗鼓勵他；不管別人如何對待，應該以自己的前途爲重，把痛苦發洩到工作和學習上去，讓歷史來做最後的裁判。經過談話以後，雁翎的態度立刻便有了改變。尹戴芬和臧少華，也表示願意接受領導。可惜的是除了我和于蘭以外，誰也不肯理睬他們。

我在「歐亞」兩大洲碰壁了。他認爲我是「牝雞司晨」，說什麼「惟女人與小人難養」，寧死都不肯屈服在女人下邊，堅決拒絕合作。

這時候，對張溶的認識也更進了一步；我開始發覺到，他是一個骨子裏萬分陰險和精明的人。他爲了要擔任主演，始終都用尊重的態度，把繁重的工作全部推給我。在刁部長和馬副主任來視察的時候，他又一手包辦了表面的工作。他是黨代表，我祇能處處忍讓，我認爲他那樣做，決不能取得領導威信，我厭惡他的家長作風，更痛恨他那種性格。刁春堂雖然令人厭惡，却不會天天見面，可是和張溶每天不但時常見面，而且還要和他研究工作，徵求他的意見。我雖然知道在這兒頂多也不過三個月，但是心裏却總覺得有些不愉快，因此祇能更加要求自己堅持從前的民主作風，仍然像做隊員時一樣，沒有一點「身份」，我想祇要能保持這種美德，便永遠不會被陷入孤立。誰知道我做得好了，反而陷入比鎗殺更陰毒和更痛苦的卑污的政治謀殺裏。

三個月的時間轉眼便熬過去了，由各師、旅部調來受訓的宣傳隊，在歡送會之後，都帶着一套「本錢」紛紛地回去了，但是延安方面，却仍然沒有調我們歸隊的消息，歐亞更

顯得格外的焦灼不安。

有一天去政治部開會，在路上，我似乎無意的向張溶試探說：「張教導員！我們已經三個半月了，延安不會沒電報來吧？」

「在這兒多好啊！主任！還回去幹什麼？妳這個腦子真是化學的吧！」從張溶半開玩笑的態度裏，我恍然的悟到挽留、借用、名義、委任等等一連串的事，都是他們有步驟、有計劃的預謀，但是馬副主任却做得看不出一絲虛假來，反而使我對他不禁產生了傾心的崇拜和景仰，這就是政治！最好的政治家！單純幼稚的我，却一直都在懵懵懂懂地，以爲黨與劉、鄧首長的「保證」和「諾言」，真會把延安拍來的電報交給我，現在我才醒悟，他們造成了既成之勢，我要回延安真比上天還要難了。

當我一旦明白到被晉、冀、魯、豫邊區扣留的真象之後，內心對鍾靈的懷念，便突然覺得苦重起來，無奈敵後郵寄非常困難，因此祇好在夢中以慰相思之苦了。

在政治部的幹部會議之後，我想問馬副主任要電報，我相信延安一定會有電報來，但是不禁想到，那樣一來，又將會有怎樣的結果呢？我現在抓在他們的手掌裏，他們翻手可以叫我活，覆手也可以叫我死。我不禁痛罵自己，當時怎麼那樣愚蠢？可是又想到，即使我看出了他們的預謀，又能怎樣呢？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裝懵扮傻，我相信他們無法把我永遠扣留下去，等到一旦有了機會那時候再說吧！

我雖然這樣的說服了自己，可是內心却總覺得念念難忘。而這場痛切的教訓，也絲毫沒有改變我誠懇熱熱的本性，祇是顯得比從前更加沉默了一些而已。

既然回不去了，就要敢於面向現實，我決定利用這個安定的時間，和職位給予我的便利，擬定了一個埋頭苦幹的計劃，我相信真實的能力和修養，絕不能靠着幸運得來，我心付出最高的代價去取得它。

從此以後，每天起「牀」號前一個鐘頭起身，熄燈後一小時才入睡，更犧牲兩小時的午睡，擠時間去苦學。馮大嫂在一旁做針黹，也常常陪着忙到半夜。勤務員小崔和張溶一個脾氣，祇喜歡做眼皮上的工作，我從不願支使她，倒是馮大嫂幫我拆洗衣被，掃整室內，給了我很多的幫助，但是俗語說：『痛苦從前門走出去，却又從後門溜進來。』現在每到月汎之前，傷口便感到隱痛，心情煩燥不安，假如我一旦躺下去，整個的工作便要停頓了，所以仍然強持着去工作，至於其他女同志，我却一律給予幾天的時間休息。

這一天，在小樓院子裏排戲，忽然發現觀衆裏面，增加了一些陌生的軍人，一看見那種洋槐葉子染的綠斜紋軍裝，就知道是從延安來的，在排演告一段落時，忽然其中一個向我揚手，打起招呼來：「馮鳳鳴同志！您好嗎？」

我不禁意外的注視過去，看見他約有廿五、六歲，中等身材，場眼眶子，濃黑的睫毛，我搜遍了記憶，也找不出他的印象，但是我無法不做一般同志禮貌上的答覆說：「謝謝你！你是——」

「我是西北文工團的，現在從延安調到東北去，路過這兒，這麼巧遇到了您！」他解釋着，見我仍然疑慮滿面，便補充的說：「也許您忘記了，在您主演『生產大合唱』之後，我們參觀後台時認識的！」

這時我雖然還記不起來——事實上，會到後台參觀的劇團有那樣多，我也無法個個都認識，但是也無法不客氣一下：「真對不起！請隨便坐吧！」

「您太客氣啦！不要妨礙您的工作，我走啦！」他沒坐反而客氣的走了。飯後休息時，我叫林珍玉去查問一些「魯藝」的消息，但是他們在延安祇聽說我們被扣留，其他的便不清楚了。

翌晨因爲心事重重，加以懷念鍾靈，不勝精神負擔，突然發起高熱來，下牀去便覺得頭重腳輕，于蘭和林珍玉出早操去了，我便倚到牀邊上計劃一天的工作，忽然像發夢一樣，林珍玉從外面喊着跑來：「鳳鳴！電報來了！即刻回延安啦！」

這時耳邊果然響起摩打聲來，我竟乘着專機飛回延安來了，而且機場上也祇有鍾靈一個人在迎接，我喜歡極了，緊緊地擁抱着他叫起來：「鍾靈！鍾靈！我的愛人！」

「主任！……」我睜開了淚眼，才看見眼前並不是機場，懷抱裏的是來替我蓋毯子的馮大嫂，不禁長吁一聲，又闔上眼睛去重溫那幻滅中的夢境。大嫂撫着我發燒的前額，吃了一驚，說我太過辛勞終於累病了，勸我立刻找醫生來，不可以再勉强的去工作了。

「馮同志是住在這兒嗎？」忽然樓下有人叫起來。

「誰？」我詫異的問着，一面讓大嫂拿過我的軍裝來，我剛解開睡衣，抬頭發現來人已經爬到樓梯口，竟是那個西北文工團的。

「啊！我在換衣服，你怎麼這樣莽撞！」我真有些發火了，急忙抓起毯子來遮蓋。大嫂忙以身遮着我向樓下說：「馮主任病了，你有什麼事情，交給于姑娘去吧！」

他轉身下樓而去，我想這個傢伙一定神經不健全，否則怎麼會這樣隨便呢！

我扣整好衣服，靠在牀上剛把工作計劃完，大嫂替我買來一瓶鮮羊奶，剛剛喝完，隨着一陣脚步聲，我抬頭看時，那個莽撞鬼關懷的笑着，竟又上樓來了。

「你是誰？你來這兒做什麼？」我坐起來大聲的喝止他。

「啊？——」他提着用手絹包裹的雞蛋和水菓，意外的被楞在那兒，結結巴巴地說：「妳、妳不是病了嗎？我不能用同志的態度，來、來幫助妳嗎？」

「我病了與你有什麼關係！你怎麼可以闖進女同志的屋裏來？你怎麼這樣隨便？」說話時，外邊傳來隊伍解散的聲音。我板着臉孔大喝一聲：「你快出去！」

「……那真對不起，請妳原諒！」莽撞鬼煞有介事的道歉着，索然的走下樓梯去，就在這時候，樓外的紛囂聲，突然停止，接着張溶、林珍玉、歐亞、雁翎和小崔一起湧上樓來，靜靜地瞪着我和馮大嫂。

「啊！」突然張溶怪笑一聲叫起來：「這包水菓是慰勞品嗎？主任！犒賞三軍吧！」那個莽撞鬼把手巾包放在門邊的橈子上，我被氣昏了竟沒看見。林玉珍和雁翎嚷着一擁而上，互相搶奪起來，小崔和歐亞也跟着虛張聲勢：「給我一份！我要一份！」

「送雞蛋來了！怎麼小馮有喜了嗎？」歐亞用玩笑的方式，以達到激怒我的目的，我也用一笑，順受了這些逆來，我知道他們在用着各種手段，來奪取我在上級面前的信任；在用各種方法，想使我瘋狂；使我自己從領導的座位上翻下來。

這時候于蘭回來，默默地走到牀邊，撫了一下我的前額說：「啊！好熱呀！別是傷口



發炎吧！我請魏醫生去！」

「謝謝妳于蘭！不要緊的，祇是頭昏發燒！我想出點汗，休息一下就會好了！」我抓着于蘭的手致謝。幾個人在猛吃着，聽說我病了，這才停止了喧鬧。我把工作計劃遞給歐亞說：「副主任！你看一下吧，今天的工作計劃——」

「有妳計劃就行啦！我還用得着看什麼？我、我要和音樂股出發去教唱歌！好啦，走吧！走吧！主任病啦！你們擾鬧些什麼？咳咳！」歐亞眯巴着豬眼乾咳兩聲，拉着林珍玉和雁翎走下樓去。張溶這才關心似的問了兩句，也跟着走了。

「……于蘭！唉！」我見小崔和馮大嫂走下樓去，才長歎一聲說：「這是今天的工作計劃，請你替我隊前宣佈一下吧！若非實在不能支持，我不會麻煩妳的，于蘭！妳看這個環境，如果沒妳，讓我怎樣來處理呢？」

她接過工作計劃去，不禁也歎息了一聲說：「鳳鳴！我知道妳是盼延安的電報盼病了。想開一點吧！讓我們携起手來，應付這些人事，妳安心的休息一會，我去了。」

剛剛睡醒，于蘭請來魏秀儀替我注射了一針，又留下些藥，勸我多休息，晚上她再來。在這樣一個充滿邪惡的環境中，純潔的友情，使我覺得更加可貴！

午後，林珍玉不知道碰了誰的釘子，繃着臉回來了，我便乘機婉言的說服她，爲着自己着想，也應該積極的工作和學習，我們始終是從延安來的，將來不管多久，一定還會回「魯藝」，祇要她能有一點改過的表現，我就可以再向組織提出解決她黨籍的問題。

林珍玉一直在向張溶靠攏，可能連這樣的一句話，也沒人對她說過。我看得出她很感

動，她坦白承認，對於被無理扣留非常不滿；她也承認始終不尊重我，因為她看到張溶那樣，便不自覺的也跟着胡鬧。

她表示後悔和痛改的決心，不再被張溶利用，又立刻寫信托人帶回家去，動員她十六歲的弟弟林培玉來參加工作，做爲她改變的開始。

### 十三 每一個轉黨者都不例外

傍晚，魏秀儀剛走，金越在樓下叫了一聲，便上樓來了，屋裏祇有我們兩個，我意味到將有新的事件發生，果然他開門見山的說：「馮主任！支委會剛剛決定，要我轉達對妳的幾點意見，因爲支部大會，這兩天就要召開，討論妳轉黨的問題，可是今天早上，就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同志們把意見反映了上去，對於妳轉黨的事非常不利。」

延安文工團臨走，也留下了對妳的意見，認爲妳在延安一貫的喜歡鬧戀愛糾紛，並且因爲這個問題，阻延了對妳轉黨問題的處理，支部委員會希望妳，能對這個問題，準備一下意見，在支部大會上作一次深刻的檢討。」

我被這些莫須有的事激怒了，但是迅速的想到，爆發的結果，一切努力和成就便都將要付如流水，我的一生也算完了！問題也不會鬧出個究竟來，我想到可能是病，更影響了我的心情，我痛恨文工團的黨——丁主任和劉戀。她們爲什麼臨去，還要留下這樣損人而又不利己的意見呢？我也痛恨張溶，爲什麼要製造這樣一個機會，來處理我轉黨的問題

呢？——後來我才知，黨內有着規定，轉黨須要找「適當的時期」。我不禁氣憤交加，熱淚盈眶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金越見我沉默不語，使用一種誠懇而正直的態度說：「問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在黨內來說，不會因為這種生活上的缺點，而影響領導工作的。」

這時，我便把遇見莽撞鬼的經過，向金越解釋，最後憤慨的說：「過去在延安的事，來辯白支部可以說沒證據，今天早晨的事，連那個人的姓名。都不知道，怎麼能和他談戀愛呢？這個人或許還在這兒，我要求黨調查事實的真相！」

「我——我相信妳說的情況是真實的，不過，問題如果追究起來，一定會變成了一個領導上的幹部黨員，對待團員們提供意見，自我批評的虛心問題，妳能苛責同志們不該提意見嗎？」——金越用短暫的沉靜，安撫着我的激動，他吁了一口氣，低頭斟酌的說：「不然的話，那就是幹部之間的團結問題，那豈不是顯得妳，主要的負責人沒有涵養嗎？那些要轟走妳的人，不是可以更進一步——尤其是眼前的實際問題，支部大會便很難通過妳轉黨，那麼便又須要延長一年半，而不是三個月。黨綱規定，要按照拖長的候補期計算，那時夜長夢多，問題便可能更無法解決了！」

一個人的一生，總難免要被人誤會，或者誤會別人，誤會到身上當然很痛苦，但是一定要經受得起。那些不被嫉妒的人，才真正是庸才。我很欽佩妳逆來順受的精神，希望妳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事久自明，不要用錯誤來對待錯誤。妳能夠站穩黨的立場，那就是他們錯誤了。我這是個人意見，不知道——」

「你的意見很對。謝謝你？金越同志！我一定要擺脫這些煩惱，沒有人能拖倒我。請你轉達支部，大家正確的意見，我全部接受。」我委屈着，但是却堅強的表示了態度。金越望着我，好像還要說什麼，終於沒說，便告辭走下樓去。

翌日午後，我覺得病狀減輕，便強持着去參加支部大會，聆聽黨員提出對我轉黨的意見。開始由金越、張淑芹和呂笑嫣等提出一些原則性的批評，接着是被邀列席的藏少華，首先發動攻擊：「……我從來沒見過這樣「負責」的領導者，隊員在工作中休息一會，就要被批評，害得全體要求調換工作。難道說，妳連這一點淺薄的常識都沒有嗎？抗日戰爭是長期的，照那樣不要命的幹法，恐怕幹不到勝利就都已經給妳累死了！」

接着是要表示忠於黨的歐亞，望着張溶站起來，乾咳了兩聲擠擠眼，向我正面開火；他證明我一貫的毫無原則；一貫的亂搞戀愛，喪失了共產員應有的立場和品質，對革命利益，造成不可統計的損害。特別指出我的被提拔，完全是幸運，警醒我不要沖昏頭腦，自以為了不起，藉以嚇人！

最使我不能容忍的，却是尹戴芬和小崔的顛倒黑白；挖苦我自以為漂亮，靠着臉子去迷惑上級，騙取信任！攻訐我利用感情拉攏，代替黨的團結，嘲笑我的年齡和資歷，都不配做領導者。把我污辱得一錢不值！

我週身重病發燒似的熱血沸騰着，幾次要跳起來大叫：「我不要參加這個黑暗的黨了！」但是，抬頭看見與我有着同感的于蘭，和金越一雙無限嚴正和關懷的眼睛，不，那是鍾靈，他在說着：「約束妳自己！……」我又極力的控制住顫慄，漲紅的臉頰又變得纖

白，苦痛萬分的低下頭去，似乎已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中。

後來呂笑嫣等繼起攻擊，他們說些什麼，我也聽不清楚了。直到沒一個人再提意見。我才站在睜睜地目光之下，對自己再進行酷苛的，大家聽了舒服的檢討。對大家的意見，表示誠懇接受，決心改正。最後進行表決，張溶和金越兩個「象徵」，執重的舉起手來，當然誰肯和黨的意見不同呢？於是全體通過，呈交總支轉交黨中央批准。

會後，我百感交集，跑到莊外的草嶺上，躺下來望着遼潤的天地，吐出胸中年半來的積鬱，讓春風吹着，悠悠地遐思，極力避開那些痛苦的印象和嘈音，突然跳起來抓緊着拳，向宇宙宣戰似的說：「這是逃避現實！這是懦弱！我有勇氣面對着它們！苦難對於我總是有好處的！勇敢的把自己投進去！我一定要從這些磨難中堅強起來，現在我已經成爲準正式黨員了，我要無須顧慮的，和他們展開更激烈的競爭！」

想到這兒，我不禁勇氣百倍，覺得週身精力充沛！鬱結的心情似乎已漸平復，想起團內的工作，我不能離開的時間過久，便沿着曲徑走下嶺側去，忽然聽到山坳處傳來一陣嘻笑聲，抬頭尋望時，視線被一塊巨岩遮住。

「……人總是有些自私的，不管嘴裏講得多麼動聽！」是雁翎的聲音，他咳了一下接着說：「馮鳳鳴自以爲聰明能幹，其實是天下第一號的一個空想專家，不受盡了打擊，她是不會睜開眼睛看見現實的，她雖然說要幫助妳，但是在黨籍的問題上，她根本作不了主，……這祇能說是妳們太幼稚！離開妳們父母的時間太早了！當初妳們一留下，我就知道必有今天，妳不要被那些官銜給嚇住了，他們全是些滿嘴天官賜福，一肚子男盜女娼，

說人話不幹人事的畜牲！妳以爲這些玩弄政治的黨棍，還有過人格和信用嗎？」

我想另一個人可能是林珍玉，果然她歎息似的說：「……我真後悔已遲了！如果不是……我真不知道會弄到怎樣的結果！」

「……現在能明白，也不算遲！……談起張溶，簡直是個什麼東西，根本毫無藝術天才，却硬要做主演風頭。這個黑心的笑面狼！黨棍！他把持着那一羣奴顏卑膝的蠢類作本錢。真是沒一個好東西！……」

我不願意再聽下去了，對於雁翎的話，我根本不去考慮有沒道理，祇是因爲他和我站在敵對的地位，我就認爲他是別有用心，就算是他說得對，我也不願意聽信，遂愜愜的向嶺下走去，想到胡坤英的誤會還不夠受？我不要再過問雁翎的事了，但是又被「黨性」、「責任」及個人生命的安全等，嚴重的迫脅着，最後想到去找金越，聽聽他的意見。當我踏進團部內院的時候，聽到廳裏傳出一陣嘻笑聲來。

「……嘻！小崔！妳亂造謠，妳聽見誰說的？」是尹戴芬那奸淺笑的聲音。

「林珍玉對雁翎說的！她在延安專門走上層路線，哪個中央大員和她沒一手？要不然她憑什麼這麼年輕就能當主任？」小崔尖着嗓子直嚷，來反駁尹戴芬。

「憑什麼？憑妳笑起來滿臉的酒渦！」隨着張溶的俏皮話，激起一陣阿諛的笑聲。

我忿忿的走到門邊，却咬着下唇站住了，這不是懦弱，我必須保持轉黨以前的態度，我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使他們認識真正的我。因此轉身走出大門去。

「馮主任！有什麼事嗎？」我抬頭看見原來是刁部長，他伸着又長又瘦的頸頸，忽忽

忙忙地迎面走來，像家裏有人得了急病似的。

「刁部長！」我楞了一下，便站住了平靜的說：「雁翎和林珍玉到草嶺上去了。」

「啊？他們現在那兒？」他警覺而嚴重的，把湖南土音和國語一起兜出來。

我沒回答，祇是轉身向莊頭走去，刁部長緊張的跟在後邊，來到一片雜樹的地頭上，我向草嶺坳間望去，不料已失去了雁翎和林珍玉的踪影，不禁一楞，向附近注視時，發現兩人正攬抱着走下山徑，似乎仍在談論着。回頭看時，刁部長臉色陰沉，鬼祟的躲到樹後去偷窺，轉臉看見我還站在做地上，便咬牙焦灼的，揮手示意我快些隱藏，我却裝着誤解他的意思，回身向莊內走去。

自從支部大會通過我轉黨之後，林珍玉對我的態度，變得好像對待仇人，歐亞一旁更加得意。劇團新購置的樂器和幕布等，都被莫名其妙的用剪刀穿破了，這些行政工作上的損失，張溶自然不會焦急，我因為責任攸關，被迫的向林珍玉再提出忠告，可是她已經對我關起了友誼的大門。

更使我難過的，是在歡迎一二九師的晚會上，林珍玉在演出中，竟和雁翎故意嘲弄張溶，歐亞也乘機呼應，嚴重的破壞了團規和演出，散場之後，我把她叫到一旁去勸告，她不僅不接受，反而大聲亂嚷，我祇好督促她檢查後台工作，其他待檢討會上再談，不料她對份內的工作也不肯負責的說：「能者多勞嘛主任！黨員也要起模範作用啊，哈！」

她嘻皮笑臉的說着，便和雁翎先回團部宵夜去了，張溶卸裝出來找不到兩人，便惱怒的問我：「到哪兒去了？」

「大概先回去了！」我想我已經盡了最後的努力，責任應由她們自己來負了。

翌日午飯時，林珍玉和雁翎失蹤了，歐亞嚇得食難下嚥，兩隻豬眼眨得更急，隨後走進團部，低聲的問：「主、主、主任！林珍玉是、是被捕了嗎？」

我正在措詞答覆，張溶從門外走進來隨便的說：「他兩個到晉西北幫助工作去了，誰說的被捕了？誰說的？」

歐亞沒回答，他的疑團顯然沒有冰釋，傍晚便嚇得病倒了，

過了幾天，大家的情緒才穩定下來。忽然袁姍來了，看見祇有我在樓上，便不安的說：「主任！怎麼林珍玉押在保衛部裏呢？……是警衛隊的小劉對我說的，他不讓我告訴任何人的！」

這種消息誰也不敢廣播，可是女團員們有知心的事，多數都不避諱我。我點點頭，表示一個可靠的保證，她便沉思不解的走下樓去。

黃昏以後，我在燈下學習。張溶在樓梯口處打了一個招呼。我知道有公事，便整裝跟下樓去。他默不作聲的走着……街上一片漆黑，細雨霏霏。我跟着走進莊頭的一座破廟，推開大殿的門，裏邊黑壓壓地擠滿了人。一排排地端坐在那兒，圓柱上亮着一盞小油燈，照着迎面掛着一面CCP鐮刀斧頭共產國際紅色的黨旗。一顆顆嚴肅的眼睛，光閃閃地瞪着我，間有幾聲輕微的咳嗽，氣氛顯得十分沉重和森嚴。

我靜靜地坐到前邊，看見左右認識的人都是黨員，這像是總支部大會。唱過了國際歌，總支書組織部長洪明，報告中共中央批准我和其他數人，為正式黨員的決定，今天舉



行宣誓入黨……我站出去，在一片明晃晃地眼睛前邊，拿着誓詞舉起右臂，由全支部的黨員督誓，因為柱上的燈光太暗，看誓詞極費眼力，我想爲什麼不多點幾盞燈呢？後來才知道，黨要造成這種強烈得幾乎使人昏倒的森嚴，使黨員終生難忘。

誓詞的大意說：「馮鳳鳴十九歲，廣東人。覺悟到個人階級沒落……接着便是稱頌共產主義光明、幸福那一套的空頭教條。又說自己願意爲它獻出生命和一切；堅決遵守黨規和繳納黨費；如果違犯黨紀或者叛變，願受黨最嚴厲的處分。此誓。

會後我不禁想到；黨綱裏記載着，黨員的「權利」；「入黨無自由，退黨却絕對有自由。」但是誓詞却否認了黨員的「權利」；黨員退黨不但無自由，還要受到黨最嚴厲的，叛變和違紀的懲罰。這時候我的心情，陷在一種極度矛盾的激動中；教條和虛榮心，使我覺得這是新的生命開始了，但是實際的情形，却是覺得我的生命，已被一種無形的巨鎖枷了起來，我已經「賣身」予黨，今後不再屬於我自己和母親了。「代價」就是管住、衣食，但是却要無盡期的流流血汗，一直到死，不管我怎樣用教條來安慰自己，內心却總覺得有着一種難言的不安，直到很久，才被人類善忘的「優點」解除了。

回憶起來，就職文工團轉眼已經半個年頭了。在這短暫的安定期內，除了爲文工團排出了幾個節目，舉行過多次公演之外，並且曾經健全了各師、旅宣傳隊、專署及政府、後方機關的文藝組織，幫助駐區農村劇團等，培養了大批的人才和領導幹部。配合了開荒生產、大參軍等政治任務，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被選爲模範工作者。

同時由於我集中力量苦學，我的閱讀範圍，已由初級的「社會科學概論」「唯物論辯

證法」「聯共黨史」「歷史唯物論」「大眾哲學」等，而進入到「列寧主義概論」「馬恩選集」「左派幼稚病」「退一步進兩步」「反杜林論」等中級程度，策畧性的讀物。致在「五月五日」馬克思生日的學習節，舉行筆試的測驗中，我考得了全軍第一名學習模範。苦幹使我初步的獲得豐收了。

……在一次政治部部務會議之後，馬副主任終於提到了雁翎和林珍玉的政治問題，空氣頓時嚴肅起來。他徘徊着演講似的說：「……今天的問題已經不再是雁翎，而是林珍玉應當怎樣處理？」

「我的意見，這個傢伙簡直不可救藥！還有那個歐亞，也要馬上逮捕！她們落後結合，狼狽爲奸！他污辱馮主任是「牝雞」和「後娘」，一貫的不服從領導；馬主任頭上長了一個癩子，他竟破壞威信，說主任頭上生了兩隻角。有一次劉司令在野外大便，這個敗類竟亂扔泥塊，吆喝着趕兔子，這些死落後的罪惡份子，爲了黨的利益，祇有堅決無情的殺！」刁春堂咬牙切齒的說着，兩手做出殺頭的姿勢。

張溶接着深思熟慮的說：「……經過支部半年多的教育爭取，林珍玉反動的本質越來越壞，最後把歐亞也拖進去。黨和上級對她，已經盡了最後的努力。她仍然死心塌地，不肯悔悟。刁部長的意見我完全同意。」

「——妳呢？馮主任！」經過暫短的沉默，馬副主任望着我問。

「——因爲我和林珍玉從一九三九年，由「魯藝」到文工團，始終都在一起，所以比較了解她思想變化的幾個階段；她是一個舊藝人出身，在延安的時候，非常積極的要求

參加黨，支部也正在討論她入黨的事，便發生留下幫助工作的意外。

後來政治部決定了我們的職務，直到現在，黨籍的問題仍然沒得到解決。當然這個情形，是由於他本身落後所造成的，她對這個環境，感到悲觀失望，又因為年紀比較大，急於結婚——這一切造成了她對本身的自暴自棄，對黨不滿，因此被誘入歧途。

上級和黨對她，確實已經盡了一切爭取和教育。我個人覺得對她的幫助和教育，做得還很不夠，我認為不能爭取，總是工作的失敗。因此我要求上級和黨，不知道能否最後再給她一次機會？……」我深知非黨員的痛苦，想到口開口閉便關係一條人命，我不願意計較個人的恩怨；我也不顧慮這些意見，將引起的後果，便發表出內心的見解來。

「嗯！這樣吧，那麼就把林珍玉交給馮主任負責，等一會妳到保衛部去，當面和她談談，看看她的態度，然後再決定吧！」

馬副主任爽朗地接受了我的意見，會後保衛部長胡長庚，立刻和吳股長通電話，我跟着年前來盛筵時，替我搬椅子的那個警衛員小王來到莊尾，由在等待我的吳股長帶領，一起走進門去，穿過幾幢門落的崗哨，來到一個大屋外面。威嚴的吆喝聲，明晃晃地刺刀，森嚴的警戒，不禁令人神情悚然。吳股長嘩啦啦地一聲，扭下鐵鎖來，推開些大門。

屋中央背貼背的站着兩個端鎗的士兵，鎗上的刺刀閃閃發亮，一瞬不轉的環視着。

有一股惡濁的臭氣，直冲鼻孔，令人發昏，東西壁上吊着兩盞鬼火似的油燈，屋內徒然四壁，環牆一週盡是犯人，臉上全被用一塊黑布罩着，布上挖了兩個銅板大的眼洞，一個個像廟裏泥偶似的排坐着，看見有人來，有的便把頭微抬了一下。

「誰叫你抬頭！該死你媽的！」士兵暴雷似的大喝一聲，把鎗托咚的一聲，打在那個犯人頭上，跟着又是一腳。

「七號！」吳股長在門邊向牆角暗處惡聲吆喝，小王跟着他把手電筒照過去，兵士用刺刀猛挑起一個犯人的面幕，那就是林珍玉？她披頭散髮，神情憔悴，手銬腳鐐之外，雙臂被用鐵條緊綁着，她眯着眼，躲開手電筒的強光，抬頭瞅瞅吳股長和小王，忽然看見我，眼睛裏冒着火，咬牙切齒的扭過頭去。

「七號！妳死了嗎？馮主任來找妳談話！起來出去！」吳股長用手電筒逼着她的臉，惡狠狠地罵着。另一個士兵上去，抓緊後領一把拖她起來。

她猛力的掙扎着，把頭上的面幕抖下來，轉身仆倒在地上。吳股長看看我，小王蹦着臉拉我一拉，我怔了一下祇好退出去。大門沒掩好，屋內便傳來惡罵和一陣咚咚地鎗搗腳踢聲，與林珍玉嘶啞悽絕的慘叫。

「——她既然這樣，馮主任！妳何必一定要爭取她呢？而且她出去以後，一切行動妳要負絕對的責任！」吳股長在走出街門的時候，善意向我提出勸告。

我一時找不出適當的回答，祇好向兩人告別，懷着麻木的心情默默地走去。

#### 十四 滿懷傷感離別黃泉。

我被迫放棄挽救林珍玉，內心始終覺得有些疚責不安，這不僅是因爲我曾經「彙報」

過，或者是同事，主要的還是覺得這個環境裏一切人事，和我從書本上所學的理论，分歧愈來愈多，而且這種情形祇能隱忍在心裏，使我感到難言的苦痛，偏偏這時候，林珍玉的弟弟林培玉又來了，他是一個敵佔區的青年，滿臉的誠摯和朝氣，看見我在排歌劇，興奮得眉飛色舞的說！「馮主任！我真快樂極了，我姐姐呢？她怎麼不來見我？」

我啞然了一下，我不能欺騙一個純潔的學生，那是罪惡！但是讓我怎麼對他說呢？張溶一旁却大言不慚的說：「你姐姐高升了，到蘇聯學習去了！」

「——姐姐什麼時候走的呢？怎麼給我的信上，也沒有說呢？」他信以為真的，臉上又顯出一片失望來。

「去了一個多星期了？她走誰都不告訴呢！」張溶有些不耐煩，說着便走開了。

林培玉茫然的幾乎淌下眼淚來。我祇得安慰他幾句，把他編到金越的分隊裏，叫大家特別照顧他，暫時不要談到林珍玉的事。

晉東南的氣候，和人心一樣的反常，仲夏時節，早晚天氣忽然冷凜起來。邊區召開全軍幹部大會，劉伯承報告；說國民黨反動派願祝同進攻新四軍，發動了皖南事變以後，又不斷的在各地製造磨擦分裂。黨中央命令全國八路軍，進攻國民黨實行報復，環境剛剛安定了半年，醞釀了幾個月的戰役，便宣告開始了。

會後，我和于蘭去陳金蒂和譚翠紅墳上告別，觸景傷情，引起我內心無限的悲痛。

臨別前夜，馮大嫂把我和于蘭領到房裏，抓着手叮囑我們；在經期裏勿飲冷水，勿睡濕地，說女人的身體不同男人，替我們煮雞蛋，炒芝蔴小米粉；預備早晚沖粥喝。我們把

零碎衣服也全寄在這兒，像出嫁前的姊妹，親親切切地一夜未眠。

拂曉前，隊伍便在莊頭上集合了，忽然看見街上飄搖着幾隻紅紙燈籠。政治部特派員認爲是奸細的信號，保衛部長立刻派兵士過去逮捕，接着前面傳來一羣婦女的紛嚷聲。走過去看時，竟是房東馮大嫂和大娘，抱着胖蘭和小鳳，還有幾個婦女都是分隊的房東。我連忙制止士兵，便問大嫂：「妳們提着燈籠，來幹什麼呀？」

「呀！主任在這裏呢！我們來送送妳的呀！」他們七嘴八舌的叫起來。

胡部長等看見這個情形，便揮令士兵走開，婦女們用紅燈籠照着團員，紛紛道別。

隊伍出發了。大嫂牽着我的手淚汪汪地說：「……我們在一起過年，渡春荒，真是捨不得妳走，這次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回來！……」

隊伍向東南行進了，她們送出莊頭去，我制止大嫂不要再送了。女團員們也紛紛地揚手告別。我和大嫂相處半年多，她給予我無數的帮助，待我一家人似的那樣親切，使我感激難忘，一旦分離，內心難免有些悵惘的感觸。

隊伍走過兩幢矮嶺，東方破曉，回頭來仍然看見黃泉莊頭上，幾個婦女隱約的影子。隨着脚步心情漸漸地平靜下去，但是那溫情的笑容；樸素的心腸；親切的淚眼；還有那用血汗寫成的悲痛，却仍然在我腦海裏起伏着。

文工團的任務由平時轉入戰時，大部份男團員都分配到部隊裏去，配合進行政治工作，剩下的老幼殘疾和女同志們，便跟隨後方政治部，執行隨軍宣傳和調查等等任務。隊伍向東南經過兩晝夜的急行軍，便斜楔入「敵人」的心臟區。

忽然我覺得週圍的情景，似乎很熟習，田陌間一排排地桑林，那一望無際的麥禾，都達四尺多高，原野裏一片蓬勃的氣象，沿途遇到的農民，個個臉圓神足，婦女和孩子們穿着得頗爲整潔，顯示出他們的生活相當富裕。觀察了半天，耳邊聽着週圍村莊傳來喧鬧的鑼鼓聲，啊！這是去年太行山突圍之後，和魏秀儀錯奔的國民黨地區，那時因爲是在夜晚和一片蕭條的冬季，但是輪廓的印象總是有。我不禁感到一陣意外的喜悅。

中午，天氣轉爲陰霾，司令部進駐到一個大莊裏，莊頭白墜的牆上，寫着「重鎮」兩個大字，下邊用箭頭劃着十字形的指標，特務團和直屬機關，已坐在廣場上唱歌了。

忽然看到路邊地頭上，一棵龐大的老桑樹，我曾坐過石板，啊！我不但回來了，而且還住到這個莊子裏，這樣巧合的事，在每個人的一生之中，可能都會遇到的！

文工團坐下休息了一會，衛生部便過來了，魏秀儀老遠便招呼着我，她也辨認出這個「蒙難」的舊地。兩個人便先進莊去看望我們的救命恩人鄭大娘。

這時，魏秀儀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白求恩大夫在太行山突圍中，真的犧牲了。聽了這個噩信，心中祇能寄以無限的惋惜，和深深地悼念。

當我和魏秀儀走進莊去之後，才看出這是一個幾乎大過延安的莊鎮，街裏鑼鼓喧天，有些紅槍會的壯年人，紅布包頭，抓着逾八尺長的紅纓槍，滿臉驚虛虛地瞪着我們，各部門的事務人員，已經紛紛出動催給養、找房子，莊內豬叫雞喊，犬吠人嘩，敲門聲、担水聲、咚咚嘍嘍，像墟集一樣十分熱鬧。

靠莊頭附近鄭大娘的門，剛被看房子的打開，我和魏秀儀便走進去，院子裏祇有兩個

軍人在劃分住房。我們直闖到堂屋去，看見外間裏擺滿了重疊的蠶籬，大娘聽到脚步聲，從內室走出來擋住了門口。

「鄭大娘！伯母妳好嗎？」魏秀儀和我親切的打起招呼來。鄭大娘看見我們，突然怔住，瞠目結舌的望着。素珍和抱孩子的嫂嫂，站在炕邊，臉色慘白，身邊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弟弟，站在炕邊。我熱情的叫着素珍妹，要過去拉她的手，鄭大娘却冷漠而鎮靜的說：「妳們是誰？妳們認錯了人啦！」

我知道她們害怕報復，便和魏秀儀婉言慰藉，但是不管怎樣解釋，一家人始終毫無表情。我默想着；我並未想「報案」，也沒一分惡意，這是什麼東西把人類之間，造成這樣深遠的隔閡呢？我們不能久待，祇好等候將來有機會，再設法疏通感情吧！

回到莊頭上，魏秀儀和于蘭又談了幾句，便告辭了。歐亞負責生活劃分住房。我和張溶、金越去政治部，聽馬副主任和總支書傳達對環境的指示。那些警衛員們都集聚在政治部的大門口看熱鬧，說紅槍會正在赴壇。壇就設在前邊的一座大廟裏。張溶聽說部長們還沒到齊，便要過去看一看。

這是一座規模宏大的玉皇廟，院落裏擠滿了幾千人，紅纓槍遮天蔽日，密如竹林。殿內香燭繚繞，旌旗上寫着「抗日保鄉紅槍會」。他們剝光了上身，圍着殿前面的一口大缸，喝水噀咒，一個個喝醉酒似的滿臉殺氣。我覺得的情形有些不對，天又降起雨來，便催張溶快走。守衛廟門的紅槍會，聽見我說話，突然抓起槍桿，虎的便向我扎來，我遽然閃身，嘖的一聲，扎進牆裏去，由於用力太猛，槍折斷，他抓着半截木桿，紅着圓眼仍要



扎我，看見三個人拔鎗在手，猶虎視不去。

我們驚心的後退到政治部，同時莊頭上傳來一陣吶喊聲，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就在這時，廟裏的紅槍會，端着長槍一窩蜂似的衝出來。警衛員們端起手提式來，嚴陣以待，情勢緊張萬分。

我們急忘的趕進大廳去。馬副主任正在向部長們談着；要迅速的掌握紅槍會。話猶未了，莊頭上傳來一片鎗彈和慘呼聲，接着門外也響起連珠似的衝鋒式。劉伯承眼鏡都沒帶好，和鄧小平從屋裏叫着趕出來：「搞什麼鬼？搞什麼鬼呀？……」

突然警衛員小王雙手提鎗，滿身血污在撲撲地鎗聲中，嚷着跑進來：「主任！主任！紅槍會暴動了！……」

「地方黨怎麼搞的！……」劉伯承嚷着，和大家剛趕到院子裏，四週屋頂上，大批的紅槍會，端着紅纓槍鬼哭狼嚎，咚咚地跳下來。大家亂鎗射擊，跳下來的紅槍會，一頭栽倒在血泊裏。守二門的警衛隊抬起手提式，在一片火舌和爆響聲中，屋上的紅槍會，紛紛折倒在瓦面上，槍枝和屍體一起翻滾下去。

有一個折倒在地上的紅槍會，突然跳起來，猛的一槍扎向張溶，金越撲上去掩護，同時連開三鎗，紅槍會仍然執槍扎去，金越仆倒了，紅槍會跟着也頹然栽倒。

我驚叫着跑過去，不料金越握着右臂爬起來，衣袖被刺爛了，鮮血殷殷。我立刻用手巾替他包紮起來，這時莊外響起沉重的重機鎗聲，顯然的附近村莊同時出事了。隨着閃爍的電光，天空響起了霹靂，暴風雨來臨了。

幾十名警衛隊員，用衝鋒式和盒子炮組成的火網，控制了這座龐大的院子，部長和參謀處的幹部們，跟着劉伯承和鄧小平趕出二門去，看見大門外面屍體堆積數層，紅槍會仍然沿着牆腳不怕死的，衝向撲撲地手提式。突然鄧小平嚎啕大哭，大家不禁吃了一驚，都以為他負傷了，不料他大叫着：「打高一些啊！保全我的人民哪！……」

「打高一些！」張溶和部長們隨聲附和着。鎗打高了，一片紅纓鎗衝進來，警衛員退守二門，再被由二門趕到大廳裏，憑藉着門窗死守。

紅槍會不斷的隨着鎗聲倒下去，鄧小平仍然在雙手猛拍大腿，直着喉嚨哭叫：「打高一點呀！留下我的人民吧！……」門邊的衛兵鎗打高了，連聲慘叫中，紅纓槍挑出他們的肚腸，跟着衝進廳門，但是還沒站住脚，便仆倒在手提式下。

「兩個排全犧牲了！再打高一些就全完了！」警衛隊長血人似的大叫着，把手一揮：「跟我衝出去！」數十支手提式，並列成兩排，喊着殺聲，在撲撲地烟火裏衝出去了。院子裏的紅槍會，成批的栽倒着，那些剛衝進二門的，接着便仆倒在地上。我把受傷的警衛員包紮起來，跟出門去。院裏的槍枝和屍體，阻塞住去路，傷者在血泊裏掙扎着，有些呻吟着還能爬起來，又被張溶等鎗殺。

我們跟在警衛隊的後邊，踏着屍體，衝出大門去，被紅纓槍挑穿的警衛員，斷頭挖腹的棄屍在街上。有些紅槍會正在肢解傷員。死傷的紅槍會和斷折的槍枝，遍地皆是，鮮血和雨水流在一起，大隊的紅槍會，仍然從廟壇裏源源湧出。我們扶着傷員打開一條血路，突圍出莊去。

莊東頭的情形更加淒慘；特務團太大意，竟被紅槍會襲擊，祇逃出極少數人去，團長、政委及營級幹部幾乎死光了，武器拋棄遍地，廣場、田陌和溝路上，千百條屍體雜亂的堆陳着。鄧小平痛哭失聲：「我的特務團哪！吳團長你犯了右傾的錯誤！你要羣衆你不能束手待斃，我這都是十幾年的老戰士啊！……」

東邊有馬隊來了，是決死三縱隊姜司令和胡政委，他們接到劉、鄧首長被包圍的報告，全縱隊跑步趕來。看見劉、鄧脫險，便報告各莊部隊和機關，都受到損失。因爲重鎮莊內，還圍困着不少的幹部，決死三縱隊立即開始從南西北三面進攻！

鄧小平坐在堤上，雙手猛拍膝蓋的哭叫着：「我的人民呀！我的部隊呀！……」

劉伯承却在發狂似的咆哮着：「我劉瞎子吃過虧嗎？我要報復！我叫他們知道劉瞎子是搞什麼的！給我攻！給我堅決的鎮壓！……」

縱隊姜司令接受了命令剛跑開，重鎮南面的機鎗聲，便爆烈的響成一片。草房被子彈炸得燃燒起來了，借着風勢，霎時便成爲燎原之勢。鎗聲和炸彈聲熾烈的響着，圍攻的隊伍，把紅槍會趕到火裏去了，逃出莊的便被槍殺。紅槍會被迫得無路可走，便向莊東頭轟湧的奔來。由於來勢洶洶，我們剛要撤退，不料從後邊的一條乾溝裏，又蹣出一批農民來，揮着菜刀、斧頭和鐵叉等，截住我們的去路。同時莊裏場天似的一片哭喊聲，可能是決死縱隊攻進莊去，各家男女，扶老携幼，紛紛地逃出大門，人山人海地向莊頭奔來。

我們被身後的農民衝散了，不過農具始終不能戰勝手提式。祇半個回合，便被鎮壓回

去。我緊跟着鄧小平，趕到總部炮兵團的陣地，他哭得聲音嘶啞，終於昏倒被部長們攙走了。簡陋的工事裏，九挺重機鎗和六門山炮，作預備放的姿勢，對準上萬的羣衆；對準着婦女和孩子，羣衆的後邊才是紅鎗會。

待龐大的民衆奔出莊頭，約五十米時，九挺重機鎗密集掃射，隨着咚咚地爆炸聲，前邊的人羣紛紛被射倒，後面的潰散到麥田裏，婦女們跪下去，發出絕命的哀號；有些全家老少抱在一起被打死；有的婦女抱着打死的孩子瘋狂了，萬千人發出的淒厲呼號，震人心魄，但是重機鎗仍在噴着鐵火。躲在人羣後邊的紅鎗會，又被逼回烟火裏去，莊前邊舖遍了屍身，那條乾溝也幾乎被屍體填滿了。

驟然背後又傳來一片殺聲，各莊的紅槍會挺着紅纓槍，趕來接應了，他們從桑林阡陌間殺來；從大路和溝回裏殺來；從麥田裏和小路上殺來，四面八方，漫嶺遍野。九挺重機鎗各擋一面，不斷的怒吼着，衝上來的人羣，像跳出的彈壳，紛紛撞倒在地上；翻滾下嶺坡，阡陌間桑林的枝葉，被成片的劈落。可是不管重機鎗怎樣激烈，紅槍會仍然前仆後繼，直着腰的猛衝。一會兒距離便有五十步，祇隔着一條地堰了。

「滴……噠……」衝鋒號響了，一排手榴彈炸過，戰士們像百米賽跑的運動員，喊着殺聲，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衝進烟火裏去，刺刀敵不過紅槍會，戰士紛紛被紅纓鎗挑穿，紅纓鎗衝到眼前來了，所有幹部戰士的鎗彈一齊射擊，但是仍然阻擋不住，隊伍紛亂地撤退了。劉伯承咆哮着跳過去，親自抓起重機鎗，九挺集中射擊，紅槍會傷亡的人羣，就像陣地堆積的彈壳，火力雖然集中，但是紅槍會不怕機鎗，前邊的倒下去，後邊的仍然踏過

屍體，連腰也不彎的衝上來。

「開炮！」劉伯承跳出機鎗陣地，向炮兵大喝一聲，話猶未完，分不出是山炮還是天空的霹靂，接連的響成一片，紅鎗會密集的隊形裏烟塵暴揚，他們轉向左嶺撤退了，又被擊中幾炮，他們擁向嶺右邊，又正跑到炮火裏，紅鎗會終於潰散逃命了，埋伏的隊伍，在軍號聲中發起追擊。

情況緩和下來，霹靂消逝，細雨霏霏。我在陣地後邊的散隊裏，尋找着文工團，我真心擔心他（她）們受到傷損，雖然我們傷損了別人。

「馮主任！」金越找我來了。他的傷勢不輕，臉色蒼白。他告訴我全團毫無損失。原來隊伍正在莊頭上休息，又接到命令，要我們單獨住附近的小莊，不料剛走到途中，莊裏就發生慘變了。大家很掛心我，特別是女同志，看見我平安歸來都慶幸不已，團內除了金越以外，雖然全體無恙，但是我的心裏，却仍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苦重。

天色已晚，整個的戰鬥接近尾聲，祇是重鎮仍然火山爆發似的在燃燒，照耀得如同白晝。男團員們跟着直屬隊去埋葬屍體。女性被制止參加，金越敷藥之後，把右臂吊到項間，也被我留下和女團員們在田野裏看守公物。四週冷淒淒地，附近的莊村裏，仍然不斷的響着鎗聲。警衛員小王告訴我，劉伯承下令決死二、三縱隊，包圍了整個的地區，親自率領警衛團沿戶搜索，看見男人就鎗殺，要給犧牲的同志報仇。

爲了避免再受紅槍會的襲擊，直屬機關都集中重鎮，鎮南西北三面都燒光了，祇剩下東邊一角，燒燬了幾間屋。我到總務部去經過聯絡，文工團便住到鄭大娘家裏。

鄉家的大門和南屋燒燬了，堂屋三間仍然完整。女團員住到內室，蘿裏的蠶已全部被烤死，除了大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見了。她失神的呆望着燈火，淚乾了，心碎了。讓我怎樣安慰她呢？

這一次晉東南有名的屠鄉事件，國民黨竟沒一點反映，同志們都認爲當地民衆受毒太深！太頑固！讚揚劉司令的斷然處置堅決有力，說這是給國民黨一個澈底的打擊！

也有人稱頌鄧政委黨的立場穩，在這樣危急的關頭，仍然能以人民爲重。我却不禁想到；這些受難者之中，如果有他們的父母兄妹，不知他們是否還會這樣說？而且我覺得在這個地區裏，今後無論說共產主義怎麼好，都不容易有人相信了。

大家換過了濕衣，躺在炕上休息，談起在莊內看祭壇，險些被狙襲的事，張淑芹駭然的說：「啊！主任！紅槍會祭壇最忌女人呢！他們認爲女人能破他們的法，所以遇到女人，一定要殺死，不然就認爲會有災禍的！」

想起那個紅槍會，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甘的樣子，心裏不禁餘悸猶存。小崔却誇耀的說：「哼！管他什麼屁法，碰上決死縱隊也祇有完蛋！」

「噯！」呂笑嫣用嘻嘻笑來表示她的牢騷了：「別看決死縱隊打鬼子沒見面就跑，打紅槍會可真露臉呢！」

「你別說啊！決死縱隊這個名，可真嚇人呢！」尹戴芬跟着揶揄了一下，便解釋決死縱隊有個別名，當地人都叫它「怕死縱隊」。原是國民黨晉東南行署主任薄一波創立的，成員多數是「犧牲救國同盟」的盟員，最初有學生盟員十餘萬人，他們的武裝叫「敢死

隊」，後來被薄一波全部拖過來，才改名叫「決死縱隊」。

深夜以後，鄭大娘仍然呆坐在院子裏。大家也都不能入睡。掩埋隊回來了，興奮的向女團員們誇耀着：「……死傷總數雖然不清楚，可是莊頭上的幾條溝全填平了，我們專埋婦女和孩子，沒兩千也差不多，不少半死不活的，哭叫着也被拖進去。有一個約兩歲大的孩子，爬在他媽的死屍上抓血吃，因為小孩子無法安放，也跟他媽一起埋了。還有——還有一個孕婦，被子彈打中了肚子，把孩子都痛出來了！」

「不要說了！快休息去！」大家看見我制止再談下去，也就沉默了。我並不是怯懦，我覺得不論爲什麼，也不管是誰，這是罪惡！

……「主任！」張溶興緻勃勃地從政治部回來，在外間招呼着：「好消息呀！東線的一二九師，包圍了閻石山的一個主力團，光輕重機鎗就廿幾挺，今天夜晚就會全部解決，我們也來個小補充吧！」

「我們明天要求到前方，做些戰場工作啦！」我倚在牆上響應着。

我明白他的居心，處處挑我出面，發生了差錯由我負責，有了功績却是他的。我但求早日離開這個地區，使心情能得到平靜，別的也不願多考慮了。

翌日，天空陰霾密布，氣候驟然寒冷起來，我們領受了新的任務；開向東線，檢查戰場政策執行，及負責動員戰地羣衆和「政治工作」等。

消息宣佈以後，看見同志們那種歡欣的情形，這種爲黨和人民勇於犧牲的偉大精神，不禁使我感動。經過呂笑嫣一解釋，原來因爲上前方，人人都有獲得「補充」的機會，所

以大家才異常的興奮，這不禁又使我覺得洩氣！

我把馬子用來馱病號和女同志們的背包，讓小崔把金越和林培玉的背包也放上去。在數十里的行程之中，所見到的村莊，不是掩門閉窗，便是全家逃亡，除了驚惶的犬吠之外，沿途沒遇見過一個人。漸漸地前面傳來隱約但却激烈的鎗聲，空氣顯得更加緊張。

隊伍爬上一座山嶺，停在枯樹和石板搭成的山廟前邊休息，北風裂膚，冰屑紛飛，隊員們把夾被和毯子疊起來，用帶子拴在頸間做「兜蓬」，他們對於人類的反常視若無睹，對於氣候的反常則咒罵不已。

大家注視着鎗聲，在山下約五、六里路的地方響着，那兒有一座巍峨龐大的山寨，三面懸崖削壁，形勢兇險，寨下河流環繞，附近則是幾個較矮小的山崗——在晉、冀、魯、豫邊區，這種山寨很多，農民爲了防禦大股的匪患，便在那最險要的寨上，築壘起石牆來，寨內建有石屋和一切生活的用具，一旦有事，鄉人便集中到寨上去扼守。

這時候，我們已經看清楚，在那個龐大的山寨上下，一片烟火閃爍，成排的士兵伏臥在那兒，互相射擊着，嗤嗤地流彈，不時的掠過頭上，那座被包圍攻擊的山寨，就是我們的目的物——獅子崗，因爲它的形狀和氣勢爲衆崗之冠，所以才有了這座王崗之名。

我們被別人驅殺過，也曾經驅殺過別人，今天竟能夠靜觀雙方撕殺，真是人生難得一見的奇觀，團員們更加興奮，不顧寒風瑣雪，握着鎗枝趕下嶺去。

在嶺下約二里遠的地方，進入了一二九師部隊的警戒綫，經過和前方政治部的聯絡，才知道師部設在距離獅子崗約二里的南寨上，隊伍順着指示的方向走去。這時獅子崗上的



鎗戰已經停止，我們越過兩條山峪，警戒指示的路綫便不見了。

張溶率隊左尋右望的找了半天，前邊出現了一座山寨，因為週圍的山寨，近看時形勢都差不多，一時無法分辨敵我。張溶心急起來，領着男團員走向前去，越過幾塊桑田，便是一彎淺水沙溪，在百數十步以外的山寨上，有兵士在警戒着，我覺得情形不大對，便止住了隊伍，遲疑的觀察着說：「喂！大家隱蔽一點！前邊別是獅子崗吧？金越！你再向前邊去偵察一下！」

「我也去！」于蘭見金越閃出隊來，便向我說了一聲，跟着走向前去。

「主任！劉瞎子祇說過了山谷兩百步，向南拐，走了快四百步了，南邊有個鬼？」張溶半嚷着，見情況平靜，便從樹後走到河邊去張望。

「拍拍……」突然崗上一梭子輕機鎗掃來，隊員們俯身跳進淺谷裏去，同時一陣馬嘶，鎗聲便停止了。

我從樹後繞回谷邊，看見騎馬被打死了，馬伏嚇得半昏，總算團員們都沒傷損，張溶也跳回來，他臥地太急，臉和鼻了都被沙石擦破，狼狽的叫罵着：「怎麼搞的？闖到敵人眼前來了，南邊哪裏有什麼鬼路呢？」

「主任！張教導員！我們走過了！」這時于蘭和金越在南邊的林隙裏招呼起來。

隊伍沿着淺谷，向南走了約半里路，便遇見師部的通訊員，把我們領上附近一座不很高的南寨去。

這座南寨的山上，地勢傾斜，圍牆殘缺不整，比獅子崗矮小得多，但是却距離敵人最

近，在背向獅子崗的斜坡處，有十幾幢石屋，已經變成了殘垣斷壁，有些連屋頂都沒了，師部便設在一間比較完整的石屋裏。

隊伍停在石屋前邊，我便和張溶去見正在研究地圖的黃副師長與錢政治委員。

黃克強副師長約有四十多歲，棕色的皮膚，滿臉的勞苦和誠樸，令人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工農出身的幹部。

錢靜江政委，則是一位頂多卅五、六歲的知識份子，白淨微胖，滿臉精明，兩個人相同的便是身材，都生得矮矮地，看來頗爲結實。

一二九師當時也叫「黃師」。這是劉伯承起家的隊伍，裏面的班排幹部，還有不少是內戰時期的老兵。戰鬥作風像劉伯承一樣的粗野和暴戾，在整個的敵後方，提起一二九師來，幾乎無人不知，它在人們的心裏，是勝利的象徵；它是劉伯承的王牌，而劉伯承每次講演，多數都會提到一二九師，誇稱它是一支打不垮的「黨軍」。

兩位主人對於我們的前來，都非常客氣，尤其是黃副師長，忙叫勤務兵倒茶弄坐位，在那臨時搭成的石板上招待起來。別看他在戰場上打仗時如狼似虎，可是在女人跟前，却變得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才好，特別是當我提出把死馬慰勞戰士的時候，他祇是謝了又謝，結巴了半天才說：「我、我是個大老粗！不會說話，還是政委說吧！」

錢政委給我的感覺，似乎對於我們的來臨，表面上不得不接待，實際上却不很開心，不過這也難怪，一來他們忙碌異常，還要分心來照顧我們，二來萬一我們運氣不好死傷幾名，他們的責任就可小可大了。

但是，當他聽我說明我們的任務；男同志幫助掌握民伕担架，女同志協助救傷包紮等工作之後，臉上才現出一線笑容，讓我們把團部，暫時設在附近一間祇有半邊屋頂的石屋裏，以便於聯絡，然後向全體隊員，簡短的報告了一下情況；說獅子崗上的敵人，估計可能有一個團的兵力，被一二九師團團包圍，已成爲甕中之魘。總部決定今晚一點鐘總攻，讓大家等着看熱鬧，準備捉俘虜！現在要爭取時間休息，夜晚好有精神！

錢政委走之後，我再按照具體情況，分配各組任務，將男女分隊劃地休息。

金越和師部人員到山下去割死馬，帶回很多柿子、蘿貝來，大家正在說笑，忽然門外傳來一聲清亮的馬嘶聲。

「主任！」站在門邊的金越，向我招呼了一聲說：「黃副師長來了！」

我走到門邊看時，黃副師長和馬伕牽來一匹棗紅色的駿馬，全身毛色油光淨亮，配着一付嶄新的皮鞍子，說我的馬「犧牲」了，這是送給我的。我不好意思收留，還是錢政委打圓場，說師部俘虜頭軍的馬子很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才讓金越接過了紅馬。

這是我在太行山區，首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受贈物，心裏非常感激黃副師長，我相信他對我是沒有什麼企圖的。——誰知道這一次偶然的認識，却使我在兩年之後的延安高級黨校，逃過了一次無法逃過的劫難。

當夜幕垂落以後，戰場上冷落的鎗聲，便又開始繁密起來。在南寨東邊的一截斷垣裏，我選了一個陣地，全寨祇有這兒，和獅子崗的地勢比較平行，再向東去便是山坡桑林。這時候，冰層也漸漸澌澌地落起來，落到臉上，手上和頸項裏。團員們都披起「兜

蓬」來，我和金越幾個人伏在雪地上，等待總攻信號的開始。

夜深了，獅子崗上的敵人活躍起來了。

「蘇俄的走狗們！不怕死的就來攻吧！」是一個小孩子粗俗的惡罵聲。

「八路弟兄們！你們被騙了！你們的黨執行蘇聯的政策！……」這是一個政工人員的喊話，我站起身向附近臥伏的射手們叫着：「開鎗打！」

「噠！噠！……」輕機鎗從斷垣裏射向獅子崗，爆炸聲淹沒了一切。突然金越跳起來，左手猛一把扯着我的大衣，我剛要歪倒，幾乎同時，獅子崗寨牆裏的重機鎗，也咚咚……吐出血紅的火燄，子彈打得身邊碎石紛飛，沉重的吼聲，壓過了我們的輕火器。

「啪咚！啪咚！……」側面寨上一二九師幾挺日本三八式重機鎗，掃過獅子崗，在我們的頭上爆炸着，震得耳鼓錚錚地鳴着。

夜又沉寂了，祇有左右零散的冷鎗聲在點綴着。

「敵人的火力很強！」我觀察着敵寨的情勢，用這句話來表示感謝金越的救助。

他也看着獅子崗鄭重的說：「——地形對敵人太有利了，山寨上的火力，都能交叉起來，寨下邊百米突寬，一點地形也沒有，接近太困難了！……」

「慢走！慢走！……」突然背後傳來一陣吵雜聲，我和金越過去察看，原來是于蘭和臧少華、林培玉等，招呼着担架大隊，紛紛嘩嘩的走進桑林裏來。

「不要亂！不要亂！跟住！都跟住！……」我檢查過他（她）們的準備工作，便帶着呂笑媽和袁姍等，到前邊來看鎗火。

張浴担心寒牆不保險，要呂貴花等把掩體挖得一人多深，可以藏在裏邊睡覺。

……大家正在等待得有些不耐，忽然黃副師長和一羣旅團幹部出現在背後。我向他打着招呼輕聲的說：「黃副師長！從這兒主攻嗎？」

「從西邊主攻，這邊佯攻！如果西邊不利，再改由這邊！」他剛說完，錢靜江過來問担架準備的情形。

我指着掩蔽在桑林裏的担架大隊，向他解釋的說：「兩百付担架隨時可以過來！」

「那邊倒很隱蔽，很好！免得都擁擠在這裏。叫他們隱蔽好吧！」錢靜江說完便率領着幹部走回去。

一會兒，沉靜又被西邊接連的重機鎗聲震破。掩蔽在斷垣裏的十幾挺輕機鎗，開始便以驟雨似的密度，牽制射擊着。

「——攻擊開始了！」我看了一下腕錶，向大家做了一個隱蔽的手式。

對面遠寨上的三八式重機鎗，連珠般在頭上清脆的爆炸着。西邊雙方的鎗聲，突然響成一團。斷垣裏的伏兵也用排鎗射擊，同時大聲的吶喊着：「衝啊！爬上去啦！上啊！」

「咚咚咚！……」獅子崗上一片火舌噴射，步鎗像星火似的閃爍。

「轟！轟轟！……」隨着閃電掠過上空，我們的山炮開始轟擊了。密集的鎗聲像幾萬顆鎗口同時爆發一樣。背後的桑枝克喳克喳的折落着。

「劈啦啦！劈啦啦！」西寨響過兩陣霹靂，敵人的山炮口徑比我們的還大，但是大家絲毫沒有動搖對一二九師的信念，反而興奮若狂的叫着：「我們要繳獲大炮啦！」

忽然伏兵中起了一陣騷動，衛生員攙出幾個傷兵來。金越在炮火下面直着身軀，一隻手照顧他們躺上担架被抬走。我跟着繞到桑林裏去，看見千餘名民伏抱着頭蹲在雪地上，掃落的桑葉和冰屑，幾乎把他們蓋起來。

鎗聲更劇烈了，像颶風似的搖撼着山野，獅子崗上一片閃爍，宛如萬家燈火一般。

「轟！……啦！……」隨着雙方的炮火，手溜彈和殺聲，從山寨下邊傳來；「轟！殺！殺！」突擊隊已經接近獅子崗了。我急忙趕回斷垣裏去。

「衝啊！殺！衝上去啦！……」斷垣裏的伏兵齊聲吶喊着。

獅子崗崖下烟火瀾漫，我不禁熱血沸騰，躍進傷兵退出的陣地，用手鎗瞄準射擊。忽然看見身邊的兵士伏在鎗上，不喊也不動。我猛推一把，他仰過臉來，原來早已死了。我抓過他的鎗去，連射四十餘發，覺得肩頭痛不可忍。這時候鎗聲漸疏，我回頭巡視着，呂笑媽等仍在用步鎗射擊，袁姍和張淑芹等在忙着替受傷的伏兵包紮。

突然背後又傳來一陣騷亂聲，我以為担架隊出了事情，提着鎗跑向桑林去，祇見躺着、伏臥的、一片傷亡的兵士，一片呻吟，個個都是血淋淋地，後邊的仍順着石屋攙扶着，揹着、抬着、簾湧的撤下來。金越和于蘭在指揮着民伏，把重傷兵從軍用担架，抬到民伏担架上，又照顧着抬出去，處理得有約不紊。

我率領着女隊員替傷兵們裹傷，蓋被……他們哭媽叫娘的喊着，看見我們便忍住了疼痛，有些竟含淚笑了！不過大部份却都在叫罵着要担架，但是祇命我們預備了兩百付，臨時也發不出來。金越和于蘭總算死拖硬勸的，把他們打發走。張溶和歐亞帶着呂貴花、臧

少華等不知到哪兒去了。如果沒有金越和于蘭，今夜真要不堪設想了。他堅定、果斷，實在是一個好幹部。我乘隙記錄了一夜的工作，預備來日總結。

黎明以前，又從東邊攻擊了一次，結果又傷亡了千多人，銳氣已減，當然更打不上去。團員們也都疲憊不堪，因為石屋裏遍地血污，大家便鋪着桑葉，在戰壕裏休息。我巡視了一週，在附近遇見呂笑媽和于蘭等，便跟着他們爬進一個覆盆式的小石屋裏去。

## 十五 戰場上的一段插曲

一覺醒來，太陽滿屋。金越站在門外邊，看見我坐起來便說：「醒了嗎？主任！再睡一會兒吧，時間還早呢！」

我看看腕錶已經十一點半了。忽然歐亞嚷着跑來說：「啊！主任！妳們有房子住啊！」呂笑媽和于蘭、袁姍等也被吵醒，幾個人睡眼惺忪，一片嬌啼。

「金越！今天夜晚担架要重新準備了。笑媽！謝謝妳看看我的頭髮，我要到師部去聯絡一下。」我整理着衣褲，一邊對金越說話。

呂笑媽替我梳整着頭髮，于蘭端來洗臉水，我抹了一把。似乎嗅到身邊有一陣屎臭氣，拿起一片石塊來看，啊！我們在牛糞堆裏睡了一夜。黎明前進來的時候，因為鼻子凍得麻木了，竟嗅不出。

我跑出屋去剛要說明，呂笑媽也發覺了，她抓着一塊牛糞餅嗅了一下，誇張的稱頌着

說：「這是什麼檀木，怎麼這麼香啊？哎呀！真香極了！」

「什麼？檀香？我聞聞！」歐亞和張淑芹幾個嚷着過來搶，呂笑媽做不肯給的樣子，但是終於被她們搶過去，嗅了一下，便紛紛叫苦着連忙拋開，追着要打呂笑媽。

張溶真有政治眼光，預先弄斷了一付担架，藏在石牆裏邊，睡起來十分舒服。他被我推醒了，剛要發火，又改了口氣矇矓着眼說：「主任！怎麼？」

「上級調來了大批的重武器，決心今天夜晚，一定要打下獅子崗來，担架的事，我交給金越和他們，你——」我把去師部聯絡的經過，簡要的告訴他。

「主任！交給老金行啦！我們白天睡睡，夜裏好有精神。妳——」他說着微睜了一下眼，翻身便又睡去。

我巡視了一週，所有的人們都在沉睡中，獅子崗上也靜悄悄地，祇是轟塌了的壘牆處，有大批的農民在搶築。雙方兵將都在養精蓄銳，準備夜晚展開更大的廝殺。

雪花隨着夜色淪淪地降落，一千二百付担架，從黃昏就帶到桑林裏來隱蔽待命。

十二點、一點，接連的過去了，四週仍然靜悄悄地，間有幾響疏散的冷鎗，淒厲的擦過上空。獅子崗上出現了大批的農民在巡守。

于蘭靠在金越身邊，闔着眼低聲問着：「金越！也許今天夜晚不攻了吧？」

「不會的，大家找地方休息吧，睡一覺起來都不會晚的！」他肯定的說着，把桑葉舖到雪地上。于蘭過來舖好狗皮大衣，和我貼背的坐着，用毛毯把兩人圍起來，祇剩下頭在外邊，我利用這一點空隙，來冥想着鍾靈；想着在戰爭中人類變成了獸性，不禁噓了一



聲。于蘭輕聲體貼的問我：「……你想起了過去的我們，是嗎？」

「是的！」我閉上眼，被她提醒的說：「于蘭！我在想我們的生命，才真是苦難的生命；在冰雪裏；在暴風雨裏；在黑暗裏我們都生存了。就說打仗，現在聽起來也像過年一樣了。記得四年以前，在東江幹校第一次碰上戰鬥，聽見鎗響嚇得都潮到褲子裏。」

身邊傳來一陣笑聲，我微微地掀開眼簾，不提防金越他們都坐過來，偷聽我們的密談。我不以為慮的反問他說：「金越！你參加過幾次戰鬥了？」

「大概有三十幾次了吧！這不算「參加」戰鬥，這叫「參觀」戰鬥！要跟着突擊隊衝鋒肉搏、拚手榴彈、解決敵人，那才算參加戰鬥，主任！我看妳對於作戰好像很感興趣，將來總會遇上那種機會的！」他緊裹了一下兜蓬，微笑的閉着眼睛，說得很風趣。

金越的堅定和機智，又爬上我的心來，想起昨夜向他純摯一笑的時候，我彷彿看到鍾靈灼熱炙人的眼神。遠從第一次他代表支部對我談話起，便處處對我體貼，捨命忘己的來維護我。難道我已經愛着他了嗎？

想到這兒，不禁暗責自己的薄情無義，離開鍾靈剛半年心就變了，山盟海誓等待十年，真是白日夢話！但是不管怎樣責備自己，金越在我生命中，事實上已經不可缺少，這種情形不禁使我惶惑起來，最後把金越和鍾靈聯想到一起，才覺得我仍是深深地愛着鍾靈，那種愛親切、微妙，實際上已經超過了我愛母親。真是罪過，自從心裏有了他，竟把母親忘了似的，不過經過比較，我清楚了對金越純粹是一種友愛，就像母愛一樣，中間祇差着一綫之隔，根本無法和愛鍾靈相比。想到這兒才放下了心。從這一件事，我體會到一

個少女，在她的生命之中，無時無刻皆不能脫離愛情，甚至在這大撕殺的時候。

……我從一陣襲人的寒冷中醒來，看見四週白茫茫地，雪屑仍在飄着，鎗炮聲突然由西邊排山倒海的響起來，這才把我睡着的思想驚醒了。

「起來！起來！拂曉攻擊了！」金越催醒着團員們。大家剛睜開眼，四山的鎗聲，便驟雨似的遙相呼應起來。我抖去身上厚厚地積雪，伏到斷垣邊，看見山寨下面幾百路的兵士，抗着長梯奔涉過沙河、冰雪，衝向獅子崗去。

「滴！達！……」悽森的軍號聲，在狂濤似的鎗炮聲中哀鳴着。獅子崗下面，炸彈連片的爆炸起來。殺聲、吶喊聲、隆隆的排炮聲，響成了一個聲音，淹沒了一切。同時天空又出現飛虹，嗤叫聲不息，火光一片閃亮，迫擊炮彈數十發，在獅子崗上爆炸了，飛虹不熄，炮火連天，無數的士兵，陸續的衝過冰河；衝進瀾漫的烟火，突然獅子崗下面，掀起一片震耳欲聾的巨響，幾里路長的獅子崗，整個的被烟火吞沒了，透過烟火，傳來大刀劈嘖的砍殺聲；雲梯翻倒的折斷聲；石壘寨牆嘩啦啦地倒塌聲；不斷的軍號聲；殺聲；慘呼聲；四週山寨上一片吶喊呼應：「衝啊！衝上去了！殺！」獅子崗下面再掀起幾陣驚天動地的巨響，一切聲音便都被淹沒了。

巨響停息了，我才覺得斷垣裏，仍在進行着劇烈的鎗戰，身邊嗤嗤地彈火，燒得雪花吱啦啦地響着，不久鎗戰也停息了，週圍復歸平靜。桑林裏傳來一片叫罵的聲音，幾呼連獅子崗上都可以聽得清楚。

「担架！担架！……」我奔向桑林邊，看見趕廟會似的人羣，我的心當時就麻木了，

所有的桑樹，被炮火打得亂七八糟，整個的山坡上，躺滿了軍裝碎爛血人似的傷兵。

我走向師部去，連石屋後面也躺滿了，傷兵仍似潮水般的湧來，各處都在喊叫担架。金越和于蘭在對傷兵們解釋着：「同志們！担架不夠分配，上級決定先抬走的同志，送到前方醫院，等大家包紮起來，担架很快的就回來了！」

「×你媽的！你們在後方幹×？」幹部們殺紅了眼睛，暴跳的叱罵着。

「上級叫我們預備這麼多担架，想不到臨時——」金越婉言的向他們解釋。

我也下手幫助受傷的幹部包紮，心裏真有些恨張溶了，兩夜戰鬥他始終躲在後方，我原諒他人的短處，但是怎麼能連這時候都不露面？大家忙到天明，總算把全部傷兵抬走，剩下死的便讓民伕就地掩埋了。

女團員們一個個都筋疲力竭，倒在凍結的血污上爬不起來。我倒在于蘭和呂笑媽中間，神經麻木，無法入睡。金越嘴唇乾白，從師部回來，滿臉肅穆的說：「……情況判斷錯誤了，起初估計敵人有一個團，一打打出一個師也多來，輕重機鎗最少有千多挺，大炮也有幾十門。大部份同志，都是被迫擊炮彈炸傷了的。劉司令火了，說有敵人就沒我們……咳！最失敗的是附近的羣衆，全集中在獅子崗上，幫助敵人，所以情報錯誤……據說突擊隊，已經攻上寨去了，可是，又被羣衆扔迫擊炮彈炸下來……」

「金越！你休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呂笑媽解嘲的反駁着。

大家都沉默着，金越輕輕地咳嗽一聲說：「馬主任和黃副師長始終反對強攻，主張政治瓦解和圍困為主……主任！一一五師來了兩個常勝旅！」

「兩個旅？那麼我們可以少預備點担架了！」笑媽要調和這個空氣，可是大家的心情，都沉重得笑不起來了。

「咳！……可惜黃師這次損失重大。……我要受涼了！」我拭着鼻水，裹了一下大衣，無然的說：「金越！你快換藥休息去吧！」

「咚咚咚！」突然獅子崗上東門外面，掀起十餘聲巨響來，石壘和寨牆嘩啦啦地在烟火裏倒塌着，炮聲響過，緊接着便是熾烈的重機鎗聲，節奏配合得非常動聽。大家紛紛地爬起來觀望。金越說：「機關炮！啊！大家快來看，白晝攻擊了！」

在獅子崗河東的幾條山坡上，散兵羣正直着腰向獅子崗前進。機關炮第二次響過以後，獅子崗東半邊的壘寨，整片的被掀下來。接着獅子崗上數十門大炮，也一齊還擊，散兵羣改爲彎着腰躍進，不料敵人炮火過於密集，山坡處一片烟火氾濫，在幾陣排炮互轟之後，雙方便靜下來，烟塵漸漸地淡散，山坡上的散兵羣，拖死扶傷的撤回谷裏去。

大家看見這個情形，不禁長吁一聲，又紛紛地躺下去休息了。

黃昏到來的時候，獅子崗上看不見一個兵士，祇有農民和婦女們出陣，在石壘上噹噹地拍着大刀叫罵……

「頑軍弟兄們！我們都不要放鎗！大家出來談談吧！」張溶展開政治攻勢了。

「共產黨你們這些害民賊！紅槍會是抗日保家的，你們爲什麼來殺我們？」一羣農民和婦女的怒喊聲傳過來。

張溶領導着男團員們利用喊話筒，根據政治部擬定的口號反攻：「你們紅槍會被漢奸

利用了！勾結日本鬼子——」

「祇有你們共匪才勾結俄國！出賣祖宗！出賣良心！不打鬼子！專打老百姓！燒我們的房子！殺我們的人！……」無數的農夫婦孺一齊出來罵陣了。

「老百姓聽着！一個人幫助漢奸！連累全家！打開獅子崗一律漢奸治罪！殺得一個也不留！」女團員呂貴花也尖着嗓子助陣叫罵。

「共匪！賣國賊！來打吧！祇要老百姓有一個活着的，就和你們拼到底！」所有的婦女孩童和農夫都站起來了，戟指着破口叫罵，聲勢奪人。

「轟！轟轟！……」背後總部炮兵團的山炮，突然迸發了，幾乎同時，敵人數倍於我們的炮火，也加到南寨上來。多少兵士被山坭生葬，又被炮火掘出來，再被埋下去；多少兵士隨着劈裂的山岩，和倒塌的石牆一起墜落懸崖。炮火飛過斷垣，飛過我們的頭上，把成片的森林翻過來，兩個山寨全被烟火包圍了，不久炮聲停息，山寨依然屹立，祇是雙方又添了一些傷亡。

入夜以後，張溶藏在「掩體」裏，率隊喊話，不料任他怎樣挑戰，獅子崗上却始終一聲不響。大家嚼着馬肉，紛紛地議論着：「敵人真狡猾，現在又想搞什麼鬼呀？」

「不管搞什麼鬼，今天夜晚一定要打開！週圍據點的鬼子都增加了，再不打開，情況也許會有變化了！」張溶望着獅子崗搔起頭皮來。

金越和于蘭去探訪回來，說劉司令預備了五千口棺材，又調來決死一、二、三、縱隊，一二九師又組成突擊隊，黃副師長領頭，預備了兩千架雲梯，大量的土造毒瓦斯和硫

礮彈，大家都立下了血書，表示打不下獅子崗不回來。

總攻擊在拂曉以前開始了，劉伯承和鄧小平等親自到斷垣裏來督戰，這是三夜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聽不到機鎗和炸彈聲，祇見天空裏，火燄熾成了稠密的羅網，鋼鐵匯成了巨流，縱橫交錯，歷久不息。突擊隊爬上山寨，被迫擊炮彈轟下來，後面的人又爬上去，最後敵人的炮彈用光，寨上起火。

黃副師長親自架梯子，錢政委跟着突擊隊，督戰鼓動。毒瓦斯大量的拋擲着，寨上一片噴嚏聲，連、營幹部也突上去了，敵人被刺刀拼退了，不料無數的農民和婦女，揮着大刀、鋤棍、叉鏟、農具、石頭等，轟湧殺來，他們和紅槍會一樣，不顧死活，和多數幹部們拼抱着一起墜山，同歸於盡。突擊隊又被逼着跳下山來。三千担架抬完了，打到天光，仍然沒攻上去。

我正率領女團員，在緊張的包紮，聽見石屋後面傳來一陣吵噪聲，黃副師長被許多幹部拖回來，他的軍裝被燒爛了，濕淋淋地仍在冒烟，左臂被大刀砍爛了，滿身血污，仍然發瘋似的嘶啞着在叫喊：「我要回去攻擊！放開我！……」

我激動地的跑上去，拖着他叫：「黃副師長！黃副師長！」他頹然的跌坐在石塊上，雙手顫抖的緊抱起頭來，我和于蘭立刻動手替他包紮。

忽然金越從石屋後面趕來，急迫的說：「主任！馬副主任負傷了！」

我立刻站起來，跟着他穿過密密地傷兵羣，在石屋前邊，站着劉伯承和鄧小平，及各師旅首長、醫生等圍着一張軍用担架，上面躺着一個血人，胸膛炸開了，鮮血仍在湧着。

把担架和地上的枯草都染紅了，他微闔着着眼，氣息奄奄，如果不是金越說，我絕對無法能辨認得出這是馬副主任。

「馬副主任！馬副主任！」我屈膝在他身邊，拿着紗布不知怎樣包紮才好。他迷茫的睜開血眼，透着一陣溫祥的光輝，呼吸終於停止了。

我和于蘭用紗布包起馬副主任，難過的扭開頭站起來，由兵士們把他抬走。這時候黃副師長吊着膀膀走來。劉伯承和鄧小平眼眶青烏深陷，轉過頭來命令黃副師長：「現在渡過河去挖坑道，用炸藥炸塌了寨門，我帶着隊伍上去！」

太陽藏在密雲裏，天氣像大家的心，陰森森地。所有的信念都被滅了，連吃飯的勁都沒了，紛紛地擇地倒頭睡去。

「好消息！今天夜晚常勝旅來換防！明天一定會殲滅敵人的！」呂貴花憤忿地說着，大家聽了像耳旁風，連眼睛都沒人肯睜一下。

白晝過去，黑夜又來臨了，我見師部沒新指示，便要同志們儘量休息幾晝夜來的疲憊，以應付未可預知的變化。

……突然我從噩夢中醒來，山區裏出現着一片可怕的沉寂！

「鉢！鉢！……」寨下傳來刻板的鏗擊聲，挖坑道的戰士們，在鋼板似的凍地上挖着。團員們一片呻吟和咳嗽。在雪地裏伏了三夜，狗皮大衣都凍得硬繃繃地。

我已經無心去想敵人突然的沉寂，祇在回憶着馬副主任；相處快一年了，工作情感總是有，但是却使我感覺到，那是一種工作上的照顧，與周揚的對我絕然不同。現在邊區

唯一正派的人，偏偏死了，怎能讓我不懷念呢？「唉！」想到這兒我不禁長吁一聲。

「主任！」金越這時在一旁輕咳着問我：「天快亮了吧？」

我看看錶，應了一聲，轉望着傷心的獅子崗，忽然發現寨牆裏的敵人，正在急促的奔竄着，我被一種敏感揪坐起來。

「叭咚！叭咚！……」遠處山寨上的三八式輕機鎗突然爆發了。

大家警覺的爬起來，看見獅子圍寨牆裏，大隊的敵兵，正在彎着腰向東躍進。我急忙叫着：「金越！敵人突圍了！快去報告！」

「轟！轟轟！……」東寨響起手榴彈聲。南寨的人們都醒了，紛紛集攏到牆邊，射擊撤退的敵人。接着炮兵也大發神威。黃副師長和錢政委率領着大批幹部，倉惶的從西邊跑來，一邊叫罵着……「怎麼搞的？敵人突圍了！警戒隊伍死了嗎？」

團員們驚訝失望的，看着他們奔下東坡去。寨上的敵人仍然在逃竄，寨下的兵士仍然在鏖戰，而東邊的鎗聲竟停息下來。我恍然領悟到狡敵連夜沉默的原因了。

劉伯承和鄧小平在衛隊警戒下，忽忽地趕來，兩個人氣得像瘋豬，邊趕邊暴跳的罵着：「怎麼把敵人放走了？傷亡了這麼多人！我找誰算賬？不准放走一個敵人！……」

我招起身邊的一批團員，跟着劉伯承衝下東坡；衝向混亂的鎗聲和炸彈聲裏，這時堵截的隊伍已經趕到了！

「繳鎗！繳鎗不殺！……」戰士們一片吶喊，衝進突圍的敵羣裏。

敵人誓死不繳鎗，拼命的衝殺着，在機鎗和炸彈的火光閃爍下，我恍惚看見無數的農



民和敵軍，把重機鎗和大炮，分馱在驟馬上，橫衝直撞，潰散奔逃。

我衝進沙河的冰流裏，和敵人磨肩擦掌的滲混到一起。敵人也在大聲叫着：「繳鎗！繳鎗優待！……」

短鎗的火舌，在前懷裏劈啪的噴射着。天色漆黑，無法分別敵我。鎗火閃爍中，一個大胖子竟闖到我懷裏，金越抬手幾鎗，他一頭插進冰水裏。我看到跌下一顆左輪，衝上搶起，不料另一個敵人，却被我撞倒，我看到兩個髮辮一愧，她的手鎗剛抬起來，又被擁上來的人羣撞掉，我乘機抱住她，糾纏之間，竟和團員們失掉了聯絡，這時又被人抓住，藉着閃爍的鎗火，才看清是呂笑嫣，忙把俘擄交她帶走，我繼續跟向前去，但是在混亂中，大部份敵人都已突圍了。

天光了，獅子崗上沒逃走的敵人，仍然在頑抗着。劉伯承一面派二縱隊追擊敵人，一面在山炮猛轟下，親自指揮突擊隊攻擊，烟火中，獅子崗東邊，經過一陣劇烈的衝殺，寨上起火了，東寨門崩塌，終於被突擊隊攻上去了！

隊伍繼續在獅子崗上攻擊着，解決沒有逃走的敵人。我和金越帶着團員，緊跟隨在預備突擊隊的後面，爬上了烟火瀰漫的東寨門，寨崖邊屍體狼籍，土造瓦斯彈的餘息，刺激得大家淌着淚涕，不斷的打噴嚏。

我們踏着屍體，闖進熾烈的鎗聲裏，彈壳和空箱，鋪落了街頭，積雪染成殷紅的硬塊，充滿着薰人欲嘔的血腥屍臭氣、烟焦氣和火藥氣息。大小幾十口棺材，被翻倒在街心裏，屍體被揚出來。成百的傷兵，被火燒得從屋內爬出來，被戰士用刺刀穿死。農民的屍

體，用席捲着藏在屋後邊，也全被刺刀挑開穿爛了。

一個個戰士殺紅了眼，敲不開的門，便縱火焚燒；有些戰士，用棺材蓋撞塌了薄門，抓住逃命的青年婦女，剝得一絲不掛，用削尖做鐵絲網的粗木樁，猛釘進肚子裏，連少女也不倖免，有些十幾歲的女童，被抓着腿插穿在炸斷的樹杈上。

有些女兵，被用刺刀從肚子下邊挑開；也有些被用燒紅了的鐵枝，插到肚子裏活活地插死；還有些婦女，被用鎗探條彎成的鉤子，插進肚子裏，把子宮和腸臟都鉤出來；也有些婦女，被將手榴彈塞進肚子裏，拉了弦活活地炸爛了，幾里路的山寨上，一片拚命的淒厲聲，有些無人看管的嬰孩，被士兵提着腿扔到火窟裏，躲藏在屋裏的母親們，號叫着跑出來，奔到火裏去搶救，被士兵和嬰兒一起燒死。

有些鬚髮霜白的老人，跪着哀求，當場被鎗殺在街邊。寨上風勢強烈，轉瞬間，所有的房屋都被烈火吞沒，各家藏躲的婦女和老人，有些正在吊頸，大部份仍用菜刀，石頭等拼搏着；有的臉牆四散逃命，隊伍在後邊惡罵着追逐殺戮。

我極力的鼓勵自己看下去，但是這個驚心動魄的場面，再看下去便要瘋狂了。我不願回身，翻身走去，後面的隊伍正鏖湧殺來，我祇得踏過血淋淋的婦孺，奔向西寨門去。劉伯承率隊一路清剿到西寨，敵人用門板把寨牆搭成了夾壁，許多婦女和兒童躲藏在裏邊，逃出來的，被用機關鎗射死，不出來的，被撞倒石牆全部活葬在裏面。

我直奔出轟塌了的西寨門，岩下的木梯橫折雜陳，夾埋在崖牆崩塌的亂石裏。堆積得丈多高，堆上的彈壳和手榴彈木柄，有半尺多厚，石崖炸得烟薰灼黑，數里長的山寨下

面，一片血肉狼藉。有幾個戰士，仍在默默地挖掘着葬在亂石下邊同伴的屍體。整個的獅子崗變成了一座活地獄！

文工團和直屬機關等，都奉命在前方司令部莊頭集合，聽到獅子崗上的射擊和手榴彈聲，仍在不斷的傳來，大家受了幾天幾夜的罪，不但沒獲得補充，反而遭到這樣大的一場失敗，心裏都說不出的懊喪，不但沒心情唱歌，連平時集合場中的說笑聲也沒了。

女俘虜被張溶綑着雙手，拴在馬鞍上，我連忙替她解開，看到她身上的軍裝仍然有些濕，便叫于蘭從馬套裏，找來我的一件上身，讓她換下來。她似乎認得出我，便怒視着我把推開，問她的姓名和籍貫，也盯着我，拒絕回答。

看她的年紀，頂多十八、九歲，皮膚微紅而細膩，面目清秀，但是却充滿着一種敵愾。她的痛苦，引起我內心的不安，張溶却不耐的說：「主任！這個傢伙真頑固，問她半天都不做聲，他媽的！準是個啞吧！」

我安慰了她幾句，爲着避免團員們傷害她的自尊心，便把她帶在身邊。當時，關於戰傷俘虜、武器和物資，政治部有着明文規定，少數量可由本部處理，大量的則必須交「公」。因此我將俘虜留在團內，把原來的的手鎗給于蘭，把繳獲的新左輪自用，然後到前方政治部，去說了一下便完事。

這時鄧小平忽忽地趕來講話了。他大言不慚的說獅子崗之戰，是討頑戰役的偉大勝利！同時指出放走殘敵的，是「內奸」和喜歡傳說的「小廣播」，敵人有了可靠的情報員，才能在一二九師和常勝旅換防的空隙裏突圍！命令各部門負責人嚴格管理，不准到獅

子崗上去，如果有人再「廣播」，便要受到最嚴厲的軍紀制裁！

我聽不進去這種說教，腦子一直被獅子崗上慘烈的景象，刺激到似乎成爲一塊空白，我開始覺得；爲什麼我這樣幼稚？幾年以來，對於一切宣講報導，始終都尊爲聖典，確信不移，就以重鎮屠鄉和獅子崗戰役來說，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的話，對於鄧政委的話，我仍然會深信不疑的。

最後，鄧小平竟稱頌這種殺戮，是黨軍優良的作風，並且表示決心繼續對國民黨頑固派報復到底！這時，突然崗後傳來一陣飛機的摩打聲，隊伍測的一聲，驚恐地站了起來。

「不要動！」鄧小平大喝一聲，伸手制止的叫着：「各部負責人掌握部隊！馱馬牽到樹林裏！藏起發光的東西來！」

話剛說完，八架日本飛機已經出現在頭上，突然從高空直滑下來。

「投彈了！」金越急促地叫了一聲。那機翼下面血紅的日徽，閃出一陣銳利的彈翼聲，大隊哄然四奔，我拖起女俘擄的手，幾步搶臥到附近的乾溝裏，同時以身掩住了她。

「轟！轟轟！」幾聲爆炸中，接着便是驟雨似的一陣機鎗，和掀起的泥土蓋到身上來，廣場上烟塵瀰漫中，一片咳嗽和呻吟聲。烟塵逐漸疏散，但是另一股濃烟却冒起來，那是莊頭上的房屋，中彈燃燒了。廣場路邊炸了兩個大坑，週圍一片血肉狼藉的屍體。馬匹在桑林裏嘶叫，飛機仍在頭上盤旋着。

我關懷團員們的安全，轉臉却看見不知道是誰，將頭插在溝裏，把臀高舉起來。  
「轟！轟轟！」莊裏又響起轟炸聲，那個高臀一挺，便翻到溝裏去，原來是呂貴花，

她看見滿手血污，不禁驚恐的哭叫起來：「哎呀！我媽呀！炸着了！……」

溝裏一片騷動，衛生員和于蘭過去搶救，才看見是一塊彈皮，砍進呂貴花的背包，切割裏面的衣服和書簿，擦爛了寬的皮帶，斜砍進臀肉裏，還有一大半露在外邊。她把屎尿全廁在褲子裏，直着嗓音叫喊：「哎！怎麼光炸着我呀？哎呀！……」

「哎呀！……」突然她又狂叫了一聲，衛生員把飛楞的彈皮鉗出來，替她包紮着，同時安慰的說：「不要這麼兇險！彈皮拿出來了，祇是掃過了一下，還有別的地方痛嗎？」

「哎！這裏怎麼這樣痛啊！哎！」呂貴花臉色慘白，仍指着下腹驚叫。衛生員查看過沒有傷痕，便替她換了褲子說：「那裏沒傷，是妳太緊張過度啦！」

莊裏火勢漫延，沖霄的濃烟，使飛機無法偵察，它飛得低觸着樹梢，用機關鎗四處驅趕，可是我們就不出去。

「媽的！勾結鬼子！」張溶望着飛機，狠狠地咒罵國民黨。大家都沉寂在憂慮裏；如果敵人乘機掃蕩，那才真要命呢！至於鬼子是否國民黨勾結來的，誰也不願意去動腦筋了。

不久飛機便滾了，大家重新回到廣坪上來集合，剛緩過一口氣，東方又傳來隱約的重炮聲，將剛剛平抑的心情，又轟倒下去。這時各部門的人員，正在陸續走來，但是等不及到齊，隊伍便開始向西出發了，同時政治部發下保密指示來；劉伯承是「八號」，鄧小平是「九號」，餘此類推，以後一律用代號，任何人不得稱呼首長的職銜。

在廣場上被炸死的人員，就地掩埋在彈坑裏，凡是負傷不能行動的，爲了安全着想，一律寄下。呂貴花寸步難行，這時不禁又哭叫起來，要求我不要「拋棄」她。張溶惟恐負

責。對於女同志的事更不願理，我就叫兩個男同志照顧呂貴花，讓她爬在馬背上，盡一切可能，把她帶在團裏療養。

走過莊頭不遠，忽然前邊傳來一陣叫罵聲，原來「九號」命令一個衛生員，留下照顧寄存的傷兵，衛生員哭着不肯，氣得他破口大罵：「……怕死的東西！你真污辱了衛生員這個光榮的稱號，留下你照顧傷員，不是叫你去衝鋒！」

呂貴花在馬上牢騷着說：「你不怕死！讓大家在場上吃炸彈，你却先溜了！要不然何至於傷亡這麼多人？」

「把他留下！」「九號」命令着隨員，轉身要走：「把糧票和菜金都給他！」但是那個年輕的衛生員，却不顧一切的跟在他身後哀求：「我不！我沒經驗！敵人來了，我，我一個人！爲什麼不留黨員？……」

「怎麼？你反抗命令嗎？把他押起來！」「九號」站住了，勃然的指令着衛兵。

衛生員被用細子捆走了。廿幾個經過草率包紮的傷員，躺在路旁的担架上，紛紛在要求「九號」不要扔下他們。正在紛亂中，「八號」率領着衛隊，從後邊趕上來，問了一下，便暴跳如雷的臭罵起來：「×你媽！搞什麼鬼？你不願意留下，我還不想留下你呢？你媽的×！回頭再跟你算賬！便衣隊！留下一個！」

便衣隊裏拖着長音，不慌不忙的走出一個老便衣來，嘴裏咬着土製的短烟袋桿，敞着襟的藍短襖襟下邊，露出盒子炮的紅飄穗來，麻撒着眼皮斜眼望住劉伯承。

「警衛團留下兩個班！你們來幫忙他！」「九號」說着，招呼站在一旁看光景的幹

部，幹部們回身招呼行進中的隊伍，隊伍則互相望望裝着沒聽見。

「九號！」我帶了幾個團員過去說：「讓我們來幫他們掩藏吧！」那些幹部聽見有人代勞，便充滿謙讓美德的紛紛追尋自己的隊伍去了。

「好，馮主任！妳指導他們搞！搞恬了快前進！」鄧小平說着和「八號」趕上前去。呂笑嫣挽着袖子叫起來：「喂！同志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哇！大家快些拾呀！我們來蓋草，主任照顧新同志看情況！大家快下手啦！」

當時金越指揮着戰士們，抬起傷兵來，向寒崖的僻處走去。我不禁默想着，一個誠實的青年，却要挨罵，受人恥笑，被繩子捆。另一個沒半毫誠實的老奸巨滑，却受到尊重。難道青年男女，被註定了，永遠都是扮演悲劇角色的一代嗎？

在拾走最後一位傷員的時候，我跑到崖際處看了一下，在千尋懸崖的裂隙裏，蓋着十幾堆枯草，看起來還算隱蔽。向崖下望去，不禁一陣暈眩。傷員們仍在哭哭地哀告着：「哎呀！不要拋下我們吧！敵人就會來的！……」

「同志！不要怕！上級留下人照顧你們。敵人過去了，就會來安置你們的！」我想應當是這樣，所以便向他們這樣解釋。老便衣靠在一旁的樹榦上，刁着烟袋，乜斜着眼，下流的盯着我笑。對於受人注視，最能使我感到陶醉和快樂，但是現在却使我感到忿怒。

當我走到山下，回頭仰望時，心裏頓時感到不安的說：「哎呀！金越你看！老遠的一眼就看得出那兒掩藏着人！」

「但是，主任！妳說，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金越無可奈何的說着。

## 十六 突圍分散歷盡艱險

經過半天一夜的強行軍，隊伍跳出百餘里路去，太陽剛冒紅，十二架飛機，又從北面轟炸而來。我們隱蔽在山坡上的樹林裏，望着廿幾里路以外，田野的上空，裹起一片濃烟，蟻螞似的人羣，正沿着山路向前蠕動着。我想廿里路以內，總該是平安的，讓大家放心憩一會吧。忽然女團員們，指着東山叫起來：「呀！主任！妳看——」

大家紛紛扭過頭來，看見東山嶺上，又出現了蝗羣似的民衆，從山前不斷的湧過來。金越到樹林外面觀察過，提醒大家隱蔽，同時向我報告：「一定是山東邊發現敵人了，西、北兩邊都有敵情，我們又陷入包圍了！大家隱蔽好，快做防空偽裝！」

「轟！啪！……」飛機從山前面，像脫弦巨箭似的，軋的一聲射過來，同時炸彈在蟻似的人羣裏，掀起幾股烟塵，跟着又降下一陣急雨似的機鎗。人羣不顧死活的奔逃，飛機在樹叢上空，往返的掃射着，歐亞躲在枯草堆裏，氣得指着被炸者咒罵：「活該！活該！媽的不肯隱蔽，連累大家挨炸彈！」

「可是他們背後也有敵人追趕，停下來也是死呢！」金越說着和于蘭向北注視。

「叭！……」北邊響起清脆的三八步鎗聲，果然敵人追上來了。

休息的隊伍看見前邊移動，也「化整爲零」的絡繹前進了。我帶着女俘虜，在後邊負責收容，她仍舊不言不笑的仇視着我。金越趕來報告，隊伍無法點查人數。說話時，呂笑



媽由草叢中走出來，她在替我做偽裝。隊伍走光了還不知道。因為情況混亂不能停留，大家便急忙前進。

四個人順着狹谷走去，沿途盡是掉隊的散兵和拋棄的背包雜物，大家默默無語。離開獅子崗，我的心情總算輕鬆了一些。

「哎喲！同志！給我點水喝吧！同志！」走過一段山谷的削壁下面，忽然聽到這個慘悽的哀叫聲。我們找尋了一下，竟看不見人在哪兒。

「哎喲！同志呀！渴死了！哎！我是地方部隊的負了傷，同志！鬼子不會來吧？」這個聲音從兩丈多高的懸崖隙中傳出來，不知道他怎樣被弄上去的。崖上陰處有些積雪，但是他却無法取得。我們在河裏打了幾塊冰，不過要爬上那個陡壁，也非常困難。祇好由金越拋了兩塊上去。

前進了約有五、六里路，便找上了大隊，直屬機關和區黨委等，都藏在這條口袋似的山峪裏，正在休息早餐，所謂早餐，也就是打開乾糧袋，嚼饅頭乾。我和于蘭用山水調了些炒米麵。女俘擄大概也餓急了，兩眼濕濕地不時望着我，我分了一份乾糧，讓于蘭遞過去，她居然不再拒絕，接到手裏便嚼起來。這時袁姍等剛剛從後面趕上來，她們也是做偽裝被掉在草叢裏的。

「主任！妳們看見了嗎？一個受傷的戰士，蹣跚死在山劈縫下邊的冰上，河裏的冰水全染紅了！看樣子才廿幾歲呢！死得真慘呢！」袁姍說着搖頭嘆惜。

想起拋冰的情景，不禁追悔着說：「金越！早知道停一會沒事，我們設法送點水上

去，他也許不會跌下來摔死呢！」

「主任！妳總是憐憫別人，從不憐憫一下自己。在這種情形之下負了傷，有什麼辦法好想呢？當然死了不好，如果活着受罪，我寧願死！」他顯然在以本身的態度來堅定我。大家沒話可說，各人心內在想着各人的心事。

十餘架飛機壓在頭上，反覆的搜索着，直到山峪裏泛起一片昏黑才遁去，「八號」召集幹部傳達情況；說敵人已經要包圍起整個的山峪，現在祇剩下一條秘密的出口，在黎明以前，也要被敵人封鎖。這個秘密出口，除了山裏的幾個老人以外，再沒其他人知道了。要各負責幹部掌握隊伍，掉隊是非常危險的！接着由「九號」嚴肅的「講話」，他着重指出；這是國民黨勾結日寇的鐵證，動員全黨全軍堅定意志，澈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

隊伍行動了，在黑漆漆地狹谷裏，高一步低一步，緊一陣慢一陣的走着。登上高山之巔，已經是半夜以後了。全身被汗水濕透，刺骨的寒風吹來，禁不住全身抖戰。女俘擄在我前邊，也不斷的顫縮着。忽然前面傳來一陣嘩啦啦地聲響，跟上去時，才看見隊伍岔向巔側，踏着碎石滑下山去，騾馬和人羣，在碎石堆中仆跌着、翻滾着。

在這樣緊張的時候，我竟被身後的人，踏掉了一隻鞋。呂笑嫣把女俘擄交給于蘭，和我在碎石亂雪坡上摸着，我以為很容易便會找到，不料直到隊伍將要過完，才摸到一隻寬大的破鞋，也顧不得那麼多，她幫着我繫到腳上，滑下山坡去，隊伍已經不見了。

我們用盡了各種方法，都聯絡不上隊伍，忽然發現前邊，有幾點燈火閃爍。趕了一程，才看見是一個小莊子，部隊好像剛剛休息，在街上圍火取暖，騾馬馱子堆放在路邊，

同時一個念頭掠我的腦際；隊伍休息了嗎？這樣多的騾馬，好像似戰鬥部隊，但又認不出是哪一個部隊來。看到篝火心裏感到溫暖。呂笑媽發現像有女同志在烤火，便拉着我過去烘烘渾手，順便問一下。

「同志！烤烤火！」呂笑媽說着擠過去。他們大概看見呂笑媽那付輕鬆的面孔，哄笑着讓出一個空隙來，同時又拋上兩塊木柴。

我隨着呂笑媽剛伸出手去，才看清楚烤火的人，都是短帽舌，晶瑩的五星帽徽，黃泥子軍裝……我們圍到漢奸和鬼子窩裏來了。呂笑媽也覺察到了，在這樣緊張的生死關頭，她笑了。鬼子噤哩咕嚕的問着我。我向呂笑媽遞着眼色，回身便向莊外跑去。

「什麼事？啥事？……」烤火的敵人，登時一片意外的嚷着。

莊頭上的敵人，也驚慌的奔跑起來，裏外亂成了一團。高崗上的哨兵在喝問着口令。我們剛剛跑上岔路，馬蹄聲嘩啦啦地從身後奔來。呂笑媽拉着我，潛到橋下去，兩個人還沒藏好，幾匹洋馬發瘋似的衝過橋去，蹄鐵濺飛着一片火花。等了片刻，馬蹄得得，平列着魚網似的隊形，從漫地裏拉回莊去。

我和呂笑媽緊緊地擁抱着，剛要透口氣，忽然聽見身邊一陣蠕動聲，回頭看見地上躺着幾個鬚髮着白的老人，腹部血污一片，我們認得出，這是引路的老人，大概軍隊爲了秘密，把他們刺殺了。我和笑媽驚叫一聲，飛步爬上溝去。

跑了有三、五里路，呂笑媽停住了腳，伏在地上聽聽，望着我笑了。我伏身聽時，果然有雜亂的腳步聲。

兩個人又趕了一程，終於找上了行進中的隊伍，大家還沒發覺我們掉隊呢！聽呂笑嫣談到誤闖敵營的「笑話」——當然她不會談到遇見橋下屍首的事。起初都爲我們捏一把汗，後來又不禁笑出眼淚來。

聽金越說過，我才知道，原來隊伍趕下山來不久，敵人便把峪口封鎖起來了。

劉伯承時常把他的反掃蕩戰術原則，在幹部中訓告：「敵人從東邊來，我們把他「打」到西邊去！」我們就在黨的這種天才底指揮之下，「打」遍了晉、冀、魯、豫邊區，粉碎了敵偽無數次的掃蕩。不料敵人這次不到西邊去了，却緊緊地沾在我們身後，一定要把我們掃得蕩然無存。

最後，隊伍被敵人逼得上天無路，劉伯承又施出殺手鐮來，一夜苦行軍，隊伍跳出約一百四十餘里去。沿途爲了保守秘密和解決給養困難，便下令打狗，這一場偉大的戰役，真是戰果輝煌，部隊每人背一條死狗，試想一個師五個縱隊，將有多少條狗打？機關部門不需要親自下手，沿途祇收拾隊伍拋下的，就帶不了啦！

東方朝霞升起，隊伍裏傳染着輕鬆的歡笑，眼前呈現出一片廣濶的平原，每一個人的心曠，都像平原一樣的寬亮起來，我們重返兩年以前，撤出的平原老根據地。隊伍正行進之間，突然停止，原來便衣捉住衛立煌部的一個逃兵，供稱衛總部住在前邊。

忽然又有便衣回來報告；三里路外的大莊，發現剛剛有隊伍在找房子。果然在朦朧的朝霧裏，用望遠鏡還隱約的可以看見，隊伍正在進莊的影子。「八號」認爲真是天賜良機，決心先行殲滅衛總部，然後再吃早飯。當時一聲令下準備戰鬥，決死二、三縱隊，立

刻上起刺刀來，跑步前進了。

文工團被指定隨政治部，到側翼安全地帶去，大家不能跟隨衝鋒，實現「補充」的願望，每一個人都感到掃興。隊伍剛到達一條約半里路寬的河灘前邊，十幾架飛機突然從背後直撲上來。

「快跑！」我果斷的命令着，同時拉起女俘虜的手，衝進乾河裏去，鬆軟的沙灘，把兩條腿殘存的一點力量也吸去了。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機羣掠過頭上，發現目標旋身而回，我們已經搶過了沙灘，伏到總部炮兵團小丘陵陣地，拖馬的附近。炮兵們緊張的架起六門山炮，做出預備放的姿勢。隨着飛機的俯衝，炸彈和炮彈同時響了，接着一陣啪啪啪的機鎗，掃起身邊的暴土。

「轟隆隆隆！」在伏臥河灘的隊伍裏面，掀起一片烟塵，瀰漫了整個的河面。回頭看去，因為朝霧更加濃密，祇能模糊的望見莊中烟火四起，兩個縱隊已經迅速的衝上去了。

我們離開炮兵陣地不到半里路，敵人便開始激烈的還擊了，那隆隆的巨響，接連不斷的圍着丘陵轟炸，飛機肆虐的掃射着，丘陵地帶暴起十餘丈高的塵烟，吞沒了一切。榴彈在衝鋒隊伍的上空，霹靂似的響着。三八式的鎗火，響得不分個，把耳朵震痛得叫起來。

大家見到這個情形，心裏頓覺詫異，這絕不像是國民黨的軍隊，別弄錯了情報，是日寇鬼子吧！正在這樣猜想，突然西邊又傳來激烈的排鎗，和驚天動地的殺聲，回頭望去，霧裏出現了黑壓壓地一片人羣，那是決死縱隊在掩護中，撤退下來了。

文工團和前後的隊伍，同時拔步飛奔，我一面催促女同志不要掉隊，一面擔心敵人的

騎兵出現。隊伍擁成了一團，衝向一陣白茫茫地霧裏去，突然背後一片馬嘶，鐵蹄濺飛着火花，轟隆隆地奔馳而來，大家以爲敵人騎兵追到，紛紛端起鎗來便開火，但是我迅速發覺，這併列衝來的，是炮兵團的馬隊。

大家不約而同的，停止了射擊，看見最前面的一門山炮，祇剩下炮杆和一隻輪子，馬子仍然發狂似的在拖着跑，最後的一門山炮，有一匹馬被射殺，兩個炮兵揮着馬刀，幾下便砍斷了拖繩，拋下馬屍追上前去。

大家紛紛躲避馬羣，隊形更被衝亂，金越在前後奔跑的聯絡，我却始終不放手女俘擄，一面督促擄隊的女同志快跟上去！正在這時，日本騎兵真的在側翼的迷霧中出現了，「開鎗！」我一面奔跑，一面吶喊，同時連發左輪，在混亂中，大批穿黃泥軍裝的騎兵狂喊射擊着，從後邊兜剿過去，把大股的決死縱隊包圍了。

我們在彈雨中，一口氣跑出約五、六里路去，直到背後的鎗炮聲稍遠，這才透過一口氣來，金越點查人數，發覺祇少了袁姍一個人，我意外的站住了，想派人去尋找，金越才報告說：「主任！袁姍在敵人馬隊包圍時負傷了！」

我聽了不禁一楞，心裏頗激怒他爲什麼當時不告訴我，便走向馬伕叫着：「呂貴花下來慢慢走！把馬給我！」

于蘭、呂笑嫣等跟着圍上來，金越抓着馬韁不放說：「主任！當時情況太急！我不是有意不報告妳，妳不能回去的！」

我急氣之下，抬手擱了他一個耳光說：「你看見袁姍負傷，却丟棄她！走開！」

金越歉疚的沒有分辯，但是仍然不肯鬆手，這時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窮，帶領着警員從後邊趕來，問了一下，便說後面有收容隊，我不可以冒險回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祇有放棄回去尋找袁姍的希望。

「唉！——于蘭在默默行進的隊伍裏嘆息着，轉移我心情的說：「真虧了這一場大霧！不然的話，真要不堪設想了！」

「你放心吧！有馬克斯他老人家在天之靈的保佑！我們一定會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的！」呂笑嫣的戲謔，也仍然無法使我輕鬆起來。

情況稍為緩和，飢餓和困乏便又都回來了。因為進入了平原區，又逢凶化吉，大家也頗感覺慶幸，有的說多虧了「八號」指揮有方；有的談論着逃竄時情形的狼狽，總之是儘量的想法，忘掉飢餓和失掉戰友的創傷。

沿途我一語不發，袁姍的喪失，使我心裏到感難過；這裏有責任感和工作感，如果袁姍是一個沒有前進心的女團員，死十萬我都不會皺皺眉頭，可是她是一個善良而純潔的少女；是我用血汗和精神培養起來的新人！

「主任！」金越跟上來，一旁低聲向我承認着過失，然後談到個人的觀感，他說「……你是被公認為最好的一個工作領袖，但却不是一個政治領袖。妳究竟是女人心腸，也許將來妳會改變，不過這總是妳天性裏的一個弱點。」

「……無論怎樣，我在良知上總是要負責任的！」我知道他在安慰我，我這樣說，也希望使他了解我的痛苦，能諒解我打了他的事。

隊伍的輕鬆情緒，隨着脚步漸漸消失了。大家默默地觀察着週圍環境的變化；路上枯草掩脛，一望無際的良田完全荒蕪，遍生蒿蔓，樹木祇剩下一棵棵白禿禿地光桿……

隊伍休息進餐的時候，文工團恰巧停在一個百多戶人家的農莊裏，房舍頹敗破舊，滿目荒涼。成羣的農民像剛從土裏扒出來，偎在牆腳邊，無精打采的望着我們。忽然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大娘，領着一個約三歲的大頭孩子，走到隊前，望着張溶手裏的饅頭片發楞。

「去，去去！」張溶討厭的揮着手說：「軍隊不打發要飯的！去！……」

「去！我們也是要飯吃的呢！快去！快去！」呂貴花的傷勢根本已無大碍，他對張溶的每一個表示，向來都不放過迎奉的機會。

老大娘聽見她是女的，便淚眼昏花的向她哀告着：「太太！我不是要飯，我把這個小孫孫，賣給你們吧！」

「個死不了的！妳叫誰太太？誰要買妳的孫子幹什麼？走開！走開！」呂貴花氣得蒼白着臉，呵斥着揮手驅逐。

「……孫孫沒病啊！跟着我要餓死了！太太們救命吧！可憐領他去吧！」她邊走邊叨叨的向大家告求。

「去！她剛走，妳又來了！快去！」小崔說着從張溶那邊躲過來。迎面又來了一個滿面誠樸，穿得比較乾淨的少婦，挽着一個約十幾歲削瘦的少女，滿眶淚水的向張溶求告：

「救命吧！同志！這是我的女兒，賣給你們吧！祇要五斤高粱養活公婆呀！」

「去！我們買姑娘做什麼？快去！」張溶轉過臉去，無情的揮着手。



「……走吧！孩子！賣不出去，還是回去，一起餓死吧！」少婦無奈的自語着，滿臉失望地，牽着少女慢慢地走過來。

我手裏抓着一塊饅頭片，沒法吞得下去，幾次想站起來，把糧袋倒給她們，我寧願餓着，但是街筒裏，站了約有百多名災民，忽然想起一個辦法來，便拿着糧袋站到隊前說：「注意啦！同志們！現在我們經過災區，看見這兒災民的情形，都很受感動。我想大家一定都感到，一個人無法幫助這麼多的災民，我號召全團同志，每人節省一口糧食，大家湊起來送給災民，我個人平日吃得就少，我願意把糧袋的一半送給他們！」

「贊成！我贊成！全體同意！」于蘭、張淑芹、金越等幾乎全體同志都拿着糧袋站起來。前後的機關和部隊，也立刻紛紛響應，真是意想不到，一會兒我們收到二百多斤乾糧，還有衣服等物，大家交給我統一分配，隊伍出發了，我交給于蘭和金越去辦理。災民看見這個情形，欲哭無淚的望着我們離開了村莊。

傍晚，隊伍在一個大莊裏停下來，也許心理和嚴冬的關係，街頭上顯得異常的荒涼和蕭條。農民們一個個都重病似的乾癟失神，孩子和女人們，爆突着兩顆死滯的大眼，嘴唇翻得像缸邊似的那麼厚，手脚虛腫，穿着臃腫的爛衣裳，形狀異常恐怖。

我想訪問點材料，便趁着找房子的空隙，和于蘭走進一家大門去，看見一個頭髮禿白的老婦人，坐在屋前的石條上，把玉粟黍的芯、花生皮、草根、樹皮等物搗爛，一面又把煮成的糊，慢慢地用手抓着往嘴裏抹。她不理不睬，也不回話，我們祇得退出去。

走了不遠，又看見一個老太太，衫褲像稻草人似的那麼襤褸，什麼都露在外邊。她在

扯屋簷上的稻草，但是連這一氣力似乎都沒了。于蘭幫她拖下來。她感激的望着我們，原來她的年紀才不過廿歲左右，披散着頭髮，像癱瘓一樣的走回屋去，把稻草在水桶裏按了兩下，放到鏊裏去煮。

她燒着火，慢慢地訴說着；災荒是起於兩年以前，那時候，鬼子、漢奸、共產黨、國民黨、你來我去，不是捉壯丁，就是要糧食，莊稼人天天逃難，年輕的人捉光了，田地荒下來，連種糧也被搶了去，不料田裏一季接不上去，來季又遇上天災和掃蕩，六月裏下雪，樹木莊稼都凍死了，牛羊牲畜被搶乾淨了，接着又來了瘟疫，老百姓連狗畜也吃完了，所有的人，能走的都走了，能逃的也逃了，剩下這些走不掉的，祇好等着餓死！

回到團部，等到夜晚十一時才開晚飯。保健飯和病號飯，是幾塊長了毛的饅頭片，大饅飯是餵驢馬的料豆，每人半碗。現在大家後悔拋掉那些肥狗，不然豈不是在咬嚼着又肥又嫩的香肉？呂笑媽掉了一粒豆，尋了半天才找到，像粒珍珠似的放在舌頭上。

「唉！」張淑芹歎着粗氣說：「俗語說，三山六水一分田，剩下這點點平原，還在鬧災荒，這麼多人，沒吃的怎麼受得了呢？」

「小日本心眼可真不少，他把我們「請」到這兒來「參觀」，讓我們吃點小苦頭，隊伍甬打，自動的就垮了。」呂笑媽說着把豆子一粒一粒的往嘴裏擱。門邊有一個少婦，拖着餓得祇剩下一顆大頭的孩子，偎在那兒望着，不說也不去。

「大家注意！」張溶忽然板起臉來，招呼了一下說：「這兩個料豆也不容易籌來的，上級有訓令，不准隨便浪費！」張溶乘機向我反擊了，敏感的團員紛紛地注視着我。

呂氣花嚼着饅頭片，咒罵醫生，因為經過檢驗，未得到殘廢待遇，便向少婦漫罵污辱，藉題發洩。我把饅頭片給女俘擄，讓她交在少婦手裏，少婦一無表示的慢慢接過去餵孩子，孩子却把饅頭片往少婦嘴裏遞，一邊有氣無力的叫：着「媽媽！媽媽！」

飯後，政治部召開緊急幹部會議，在路上遇見總支部書記洪明，和我個別的談話中，開門見山的批評我目無組織，輕視黨的訓令，列舉事實（一）不通過黨委會擅自發動一口糧運動。（二）浪費給養，隨便施捨。

我知道，這是張溶二次向我反擊。總支書的談話意味着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

在這種心緒，和環境極度動盪的情況之下，我氣憤難忍，不顧任何後果，說明他舉出兩個例子當時的實際情況，不但不接受批評，反而指出邊區黨，未能注意人民的疾苦，和制止一些輕視災民，喪失立場，沒有羣衆觀念錯誤的。

談話的結果，雖然我也做了嚴格的檢討，可是總支書對我的印象壞透了，也就是說，從現在起，黨認爲我已不是一個好幹部，所謂模範工作者等榮譽，也無形中被剝奪。

趕到政治部的時候，恰巧碰見那個「留守」的老便衣回來。「八號」看見他，劈頭便問：「你怎麼回來了？」

「敵人下午四點，到了獅子崗，我遠遠地看着，傷員都被掀到山底下去了，我不回來，還在那裏幹什麼？」老便衣咬着烟桿，那種說話的神氣，使人覺得他沒一分教養，我雖然急欲獲悉袁姍的消息，也不願去問他了。

那個抗命的衛生員下場如何，無人知道，老便衣却顯然的沒受到處分。

「八號」見各部門負責人到齊，接着便報告情況；說明敵人把我們趕到災區，四面圍困，要餓死我們。指示各部澈底實行精兵簡政，準備緊急疏散突圍。

會後「十號」（宋任窮主任）和刁春堂到文工團來，親自動員；宣佈金越、呂笑媽及另外一批團員，調到一二九師做指導員。大部份同志分散到「地方」上去，馬上出發。女團員心情慌慌地，聽了這個消息，一個個更是眼淚汪汪，紛紛地叫苦起來。

「……跟着部隊雖然苦，可是有上級掌握情況，有武裝保護，到毫無保障的羣衆中去，叫我們怎麼辦呢？」尹戴芬和臧少華等向我抱怨着。

張淑芹拭着淚水說：「分散的沒一個幹部，主任！上級是不是不要我們了？」  
我難過的向大家解釋着；說各部門的疏散人員，統由政治部和總支部提出，我確實無能爲力，最後她們集體的要求「十號」去了。

這些男女團員，工作都積極負責，她們遭到這種不幸，我祇能忍痛的看着，尤其是金越和呂笑媽的調動，顯然是張溶的第三個反擊；打擊了所有親近我的人，今後使我陷入孤立。這個沒人性的東西！金越曾經捨命救過他，他竟忍心對他施辣手。

要求跟隊的女團員，受了一頓批評之後，哭啼着回來了。這時候，我遽然改變了主意，決定採取斷然的措施，立刻去找「十號」提出意見：「主任！我要求把我留下，照顧疏散的團員們。掃蕩期間，我可以領導她們協助地方黨，作些羣衆工作。況且文工團祇有少數人跟隊行動，在行軍中也沒多少工作，有張教導員一個人也就可以了！」

「那是絕對不可以的！」刁春堂和張溶在密談，這時焦急的叫起來：「馮主任！這是

幹部問題，妳不能標新立異！」

「十號」當然又「政治」了我一場，從前這些或許會發生作用，現在却祇能引起我的反感。我認定了，留下照顧這些本份的團員，即使犧牲了也是值得的。最後我提出有嚴重的「婦女病」，不能隨軍行動。在這種理由之下，他們被迫得沒辦法反對了。

我首先找金越和于蘭話別，感謝一年來給我的許多幫助，希望他們珍重，保證掃蕩過去，盡一切力量調他回來。金越謙謝之後，也留下寶貴的意見；要我兼作政治領袖。他認為在掃蕩之中，很難說什麼地方安全，一切祇有聽天由命！在他和于蘭吻抱的時候，我便去找呂笑嫣安慰她，她却覺得無所謂，到哪兒都好，祇要不久能回來。

時間太急迫，金越和于蘭交換了衣物，如果金越戰死，將來于蘭便設法將他的遺物，交給他的父母，如果于蘭不幸，他也照樣把一切送給于蘭的家人，他們的純真愛情，真令我羨慕。大家來不及多談，便匆匆握別了。

我把馬匹交給于蘭，以便她照顧林培玉等，不料她臨時改變了主意，也要和我一起到地方上去。被「疏散」的團員們，覺得在最危險的關頭，我仍然能和她（他）們共患難，大家才有了依靠似的，紛紛的去準備出發了。

統計了一下被「寄存」的人數，連女俘擄在內，總共卅二名，立刻去領了介紹信，帶齊全體三個月的糧票、菜金，分帶着劇團貴重的服裝和物品，立即向指定的地點突圍，到六十里路以外，接近敵區的平原地委底駐區——王家坪去。

我帶領着卅二個人的一支小隊伍，順利的向東北行了一個通夜。環境使大家利害一

致，互相間感覺得更加親切。女俘虜經過多日的影響，感情上和我已經沒多少隔閡了。現在離開張溶和呂貴花這一夥，她高興得說起話來，告訴我她叫陳美雲，十八歲未婚，河北省石家莊人，高中學生，和我一樣是被日寇的炮火，從學校裏趕出來。她感激我給她以人道主義的待遇，因為被俘以後恐懼被活埋，所以什麼話也不敢說……

我聽了她的恐懼，覺得很好笑，在我的意識裏，認為祇有國民黨捉住共產黨，才會野蠻的活葬，更下意識的覺得國民黨裏，不會有貞潔的女子，好像重鎮的鄭大娘一樣，雖然我知道這都是些所謂「政治」，但是心裏却仍然有些疑問。

陳美雲聽我這樣說，不禁也拘泥的笑了，原來她被俘的時候，還以為我們都是公妻，每夜嚇得不敢睡。現在說穿了，兩個人才明瞭，「政治」就是這樣一回事，結果因為我們性情相投，竟從死敵一變而為摯友了。

黎明以前，我們到達了王家坪，在一家地主的大廳裏，順利的會見了平原地委。他們也正在整裝寄物，忙着分散，一個又髒又胖的幹部，接過介紹信去看了看，讓我等一會，我乘機出去安置了一下隊伍，回到院裏時，便聽到廳裏在吵着。

「……到這個時候，把幾十口人搪塞給我們，我們搪塞給誰？真正豈有此理！」說話的是另一個男人，嗓音很尖。我停住脚步。

「我們推給縣上不就得了嗎？小點聲！」這個老腔老調的是那個髒胖子。

但是尖嗓子不耐煩的，用吩咐的口氣說：「聽見怕什麼！都弄到縣上去，寫條子馬上打發他們走！」

我走進廳去，看見尖噪的是個瘦子，他皺着眉頭，向我說了一大堆困難；這裏正是掃蕩啊！這是新地區啊！反正我們不該來麻煩他。聽話的語氣他像是地委書記。我在污辱裏，接受了介紹信，他說再趕十里路，到南佐莊去找——縣委。

團員們飢腸交迫，聽說還要走十里，對地委頗不滿意。結果費了約四十里路的时间和精力，才到達縣委駐村南佐莊。這是一個約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街頭上早起的羣衆，用一種驚奇的眼神，盯着我們。查詢之下，這兒根本沒什麼鬼縣委。

于蘭等幾個分組去訪問的女團員，也問不出頭緒來，也許是情況變化，縣委臨時轉移了？但是地委說過不會移動的，莊名和路綫並沒錯誤，怎麼會找不上呢？附近的火車，怒吼着不斷的開過去，情勢緊張萬分。忽然我看見兩個幹部似的羣衆，便把介紹信給他看。他們仍然搖頭不懂。陳美雲一旁微笑着說：「馮主任！我看如果不是寫錯了地址，便是你們被那部份人出賣了！這裏是淪陷區，離石家莊祇有十幾里路，離我的家也不遠。現在保裏的民衆，還以爲你們是漢奸呢！天就大亮了，要趕快離開這裏才好呢？」

當時的憤恨和焦灼，我真無法形容，大家都太睏乏了，而且白天穿着軍裝也無法走脫。團員們驚惶的急待我決定。我馬上把大家集中到一個農民家裏，用分帶的演劇服裝改扮起來。研究的結果，陳美雲表示她有些同學住在附近，可以設法掩護大家。

這真是怎樣也想不到的事，陳美雲竟在絕望中，幫助我解救了全體的危難，使我對她祇有感激。我們的腦子，被教育得祇知道共產黨抗日，誰想到敵區青年的愛國熱情，更加動人，聽說我們是抗日軍，也不問是哪一部份，當時每個村莊兩名，立刻便分配好了。糧

票和菜金不敢拿出來，感謝民衆也毫不計較，管吃管住還說保險沒事。在安置下大家以後，陳美雲說要回家看望父母。這時我祇能完全信任她，並且託她代我問候伯父母安好，又送她一批糧票和菜金。

我被陳美雲的同學，送到石家莊外的大郭村，住在鄉鎮長丁村圍先生的家裏。

丁先生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士紳，不管家裏的事。丁太太另一個纏着小脚的婦人，生得滿面慈祥，看見我就從頭到腳的讚着，問這說那的，聽我描繪着一個假的動人故事。鄰舍和親友們絡繹不絕，家裏頓時熱鬧起來，但是却使我心裏又感到頗爲不安。

從她們口中，我知道丁太太有一個兒子叫大虎，在市內當警備隊長，不住家裏。女兒小蘭祇有十七歲，聰明漂亮，十分熱情。每天吃飯時，便把茶飯端到內室，餐餐紅龍葡萄肉，鹹菜和卡蛋等家常飯。夜晚讓我睡在內室。一家人都待我像回娘家的女兒一樣，但是我覺得感情上還是有着許多隔閡，一旦出了事，環境決不能保存自己。

過了兩天，不知丁大虎怎樣知道了，夜晚從市內趕回來。剛踏進院子，便直着喉嚨亂嚷：「娘！咱們家裏來了個娘們嗎？什麼人妳們就隨便收留？若是共匪的奸細呢？」我望着室門的時候，丁大虎已經闖進來，穿着一身「虎皮」，腰帶上掛着一支手鎗，用強烈的手電光照着我。我扭頭迴避，老太太呵斥着。丁大虎兩步闖到牀前，我以爲他伸手抓我，抬臂躲閃，却不料他一把將綿被拖開，幸虧我穿着睡衣褲，便忙躲到大娘身後去。

丁大虎兩隻狼眼，隨着電光照耀着我轉移着，嘴裏吹起下流的口哨。同時丁小蘭扣着衫跑進來，用拳頭打着他的背，一面痛罵他漢奸。老太太護着我罵了丁大虎滾！丁大虎毫不



理會，直到看夠了，才掉頭而去。

吃了這次虛驚，我知道事情的嚴重尚未開始，今天送上門來，我想無論如何也逃不脫了，但是灰心並不能解決問題，經過了思考，立刻爭取主動，和小蘭結成金蘭姊妹，親熱的叫大娘一聲：「娘啊！」老太太喜歡得眉開眼笑，此後的情形果然不同了，小蘭告訴我；她還有兩個哥哥都當國軍。不停的問我一些抗戰的道理；白天全家一個桌子吃飯，夜晚和小蘭同炕而眠，融融洽洽像一家人似的。

在丁鎮長家，就這樣平安的挨過了半個月，與邊區和分散的女團員，隔閡得像在另一個星球上似的，一點消息也聽不到。陳美雲也沒音信，每天隔着玻璃窗，看見漢奸和保甲長，進來出去。我總擔心這兒早晚要出事，因此心情愈加苦悶和急灼不安。

有一天上午，大娘帶着小蘭和我到村頭去，讓一個姑婆看看我，我不能拒絕她的好意，同時心情實在太過苦悶，也希望乘機出去透透氣，不會那麼巧就遇上事的。剛好是日天氣和暖，河中冰塊融解，看到村外那廣潤的天地，縱橫交錯的鐵路網，心裏不禁悵悵的想着；誰會知道「疏散工作」竟是這樣痛苦呢？哪兒是「疏散」，簡直是「離散」！環境和一切都這樣險惡，這幾十條人命的責任太重了，讓我怎樣去衝破這許多無法解決的困難呢？我正在想得神，突然一塊石頭拋進河裏，濺了我和小蘭一身水。

回頭看時，不禁吃了一驚：原來了大虎從岸上正得意的走下來，嘴裏吹着口哨，截住了我的去路，小蘭抓起一塊石頭，便上來衛護，我不理睬了大虎，但是內心却十分焦灼，怕一旦鬧大了，必然使我身份暴露。

丁大虎闖到近前，小蘭以身護住我，舉起石片來，怒聲的罵着。我越急氣臉越紅得利害，丁大虎的左手，猛的撥開小蘭，右手便抓來，我急忙閃躲，但是已被擒住。小蘭的揮着石片，我拼命掙扎，三個人糾纏着，突然丁大虎啊了一聲，臉頰上出現了兩條血痕。

我和小蘭乘機掙脫了，拔腿便跑，丁大虎撞火了，急追了幾步，便已趕到，攬腰把我抱起來。小蘭回身雙手掙着他，大聲喊叫：「娘啊！娘！」

在路邊閒談的大娘出現了，丁大虎一怔，我已從他懷裏掙下來，和小蘭向大娘跑去。事後我向小蘭道歉，爲了我而使她兄妹感情惡劣，但是她反而慚愧的向我道歉，怨哥哥不爭氣，請我不要記恨這件事，她決不會讓我吃虧。從此，我知道丁小蘭是一個深有正義感的少女，不禁動了念頭，將來想把她帶回文工團去！

這一天過了許多飛機，風聲很緊，丁鎮長回來說日本南進，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我不禁想起外婆和一切親人，但是這個掛懷一會兒便消失了。夜晚村外又過火車，聽說日本兵掃蕩回來，在附近抓了很多人。我不禁又担心着團員們的安全，我既不能拋棄大家而逃走，又無法在這個環境裏再耽擱下去，日思夜慮，寢食不安。我知道這是戰爭，但是我尚未變成野獸，我還要做一個人。這種深切的不安，大娘似乎有些覺察出來了。

黎明以前，我被驚惶的犬吠聲驚醒，大娘正在傾耳聆聽。小蘭已經出去了。忽然街上啪的一聲鎗響，就聽得嘍通，好像有人中彈撞跌在門邊，連聲的呻吟起來。接着忽亂的馬蹄聲奔踏過去。我和大娘剛起身，小蘭便跑進房來。

「娘！鳳姐！皇軍包圍了，快！」她滿面緊張的叫着。

我爬下炕去，跟着趕到院子裏。聽見門外邊一陣雜亂的脚步聲，跑向西邊去。

「咻！……」莊頭上響起機關鎗聲。有人在屋頂上，用手電亂照着高叫：「老百姓不要跑！皇軍『訪問』你們來了！……」

「轟！」街頭上響了一顆炸彈，從門縫裏看見人羣又從西邊湧回來。大娘示意我們先回屋內去。小蘭挽着我的手，坐在炕邊安慰着說：「皇軍來一定沒好事，反正不是捉赤匪，就是抓壯丁。不要怕，鳳姐！一切都有爸爸的！」

想起了大虎來，担心他乘機作怪，祇得抱歉的說：「蘭妹！都是我連累了妳們！」

「快別說了，鳳姐！我們都是中國人，誰願意做亡國奴？祇有赤匪——」說到這兒，她忽然望着我，停住了話。也許當時臉上的神色不對，使她起了疑心。這時候，街上熱鬧起來了，紛紛嚷嚷，一片鷄驚、狗吠、敲門、喊叫聲。

大娘站在屋門外邊。我乘機挽着小蘭走去，聽見女漢奸尖着嗓子在喊叫：「老百姓都到莊頭祠堂裏面去！聽皇軍講話！」

「老百姓聽着！家裏不許留一個人！女人坐月子的也要去！一家搜出人來，四家受連累！……」男漢奸們窮兇惡極的恐嚇着。大娘望望我，好像說有她在，不要怕，遂整了整衣服，挽着我和小蘭走出大門去。

大街上，擁擠的人羣扶老携幼，孩子哭老婆叫，擾擾嚷嚷地向東湧去。後邊有男女漢奸在驅喊。我攙着大娘混到人羣裏去，心裏祇在盤算着；假若有一個團員出了意外，大家都會受到牽連，而且這個責任實在太大了，回去之後讓我怎麼交代呢？但是危難已經來

到，我從不畏縮，我要堅強起來向命運應戰。

我們隨着上千的人流，湧向莊頭去，丁氏祖祠門濶庭深，巍峨壯觀，很像一座廟宇。門前的土堆上架着輕機鎗，馬隊在黑影裏奔馳着。門內一班矮壯的日本兵，有的在用刺刀把男女們分撥成兩邊；有的在把成千的神主牌，堆在院中燃燒起來。借着火光我看着日本兵，果然神色兇殘，滿臉橫肉，令人不寒而慄。這是參加抗戰以來，第一次清楚的看見大和民族，我們本來是一個祖宗的子孫，想不到千百年以後，竟變成了仇深似海。

人們剛剛站定，門外一陣皮靴喳喳聲，走進一羣鬼子和漢奸來，丁鎮長陪着一個戴眼鏡斷橋鬍矮壯的日本軍官。漢奸們緊張的喝叫着：「不准說話！……」

「都抬起頭來！……」檢查開始了，手電光紛紛射向男人們的臉上搜索着。

「舉手！出來！……」漢奸們不斷的吆喝着，從人羣裏拖出五、六十個人去，在地委聯絡的胖子瘦子和瘦子，還有在南佐莊看介紹信的兩個「農民」。一個個面無人色，猶矢口否認曾經犯法，不料叛徒們上去一一指證；胖子是組織部長，瘦的是地委，兩個「農民」竟是正副縣委。他們啞口無言的被捆起來。

檢查開始臨到女人羣中來了，女漢奸們率領着鬼子，恐嚇大家不准轉臉，手電光在臉上往返的梭巡着，正當電光停留在我臉上，漢奸們大喝一聲：「站出來！……」

我幾乎緊張得要昏倒，定睛看時，身後有幾個女子被拖出去，在刺刀下面，解衣裸胸，任憑他們「檢查」。有兩個女子臂上鮮血淋淋，像是負傷的樣子，立刻被逮捕了。我剛鬆了一口氣，門外又傳來一陣哭叫聲，大批武裝警備隊，拖來幾個病弱的婦女和老人。

我一眼就看見了大虎，耀武揚威的直向女人堆走來。我緊握住大娘的手。小蘭忙以身掩護我。不料丁大虎一眼便看到，闖進人羣，一把扯住我的手腕，就向外拖。大娘和小蘭掙着我喝止他：「大虎！大虎！」

丁大虎毫不理會，猛的把我拖出人羣去，同時幾個漢奸男女圍上來。

「娘啊！」我真急了向大娘叫了一聲，轉向丁大虎發脾氣：「大虎！你要做什麼？你——」丁大虎仍不作聲，祇是滿面怒容的拖我。

兩個女漢奸過來問：「丁隊長！她是——」

「我是大虎的媳婦，妳們——」我嗔惱着，借題向丁大虎反擊。丁大虎聽了這句話，不禁楞住了，意外的望着我，嘴角得意的翹起來，可是仍然不肯鬆手。

日本軍官和翻譯官都過來了，全院的眼光，幾乎都集中過來，他們打量我一眼便問：「大虎！是怎麼回事呀？」

丁大虎被翻譯官問得眼巴巴地望着他，搔起頭皮來。小蘭趕過來挽起我的手，搶着說：「我哥哥——叫我把臉抓破了，他竟要在這裏欺負人，真不害羞！」

「妳再還敢嗎？」丁大虎不理小蘭，怒氣不息的威嚇我。

我掙扎着，嗔惱的再向他反擊：「你鬆開手呀！當着伯伯嬸嬸你不怕人笑話，我還怕呢！爹呀！你看大虎！」

丁鎮長也被我叫暈了似的，說不出話來。翻譯官察顏觀色的盯着我說：「丁鎮長！這是你兒媳婦嗎？——不是當地人吧？我怎麼沒見過呀？」

丁鎮長連忙應聲回答着：「是是！翻譯官！這——還沒過門，兩個人不大對！」翻譯官聽了冒起火來，責罵了大虎家醜外揚，日本官聽了翻譯的話，也拉長了臉。大虎才不得不鬆手了。小蘭激動得不禁哭起來。

翻譯官不耐煩的說：「好了，別哭了！有話回去說吧！」這時候，他們押着被檢查出來的男女向外走着，忽然我發現張淑芹被捕了。我忘記了丁大虎的威脅，直望着她。她眼淚汪汪地望望我，在刺刀下邊走出大門去。

翌日上午，丁大虎帶着警備隊的軍官回家來了。丁鎮長夫妻責怨他無事生非，那些漢奸官，都知道丁大虎弄來個女人，紛紛向兩老道賀說：「鎮長！老太太！這個年頭，管她什麼來歷不明，祇要隊長看好了，就快成親吧！我們好喝你的喜酒呢！」

丁大虎在屋內，看見我不理睬他，便粗野的說：「好！妳這個小婊子！妳敢不理我！立刻就把你當赤匪，抓去坐牢！……」

大娘氣得說不出話，小蘭則漢奸長漢奸短的罵不絕口。丁大虎被擠得眼睛冒火，翻身走出去。事情要決裂了，我當機立斷的趕到門邊叫着：「大虎！你回來！」

丁大虎聽見我招呼，便回到門前，雙手叉着腰，怒氣沖沖地。我不願那些漢奸的打趣，便走進屋裏說：「大虎！我是一個沒過門的媳婦，妳叫我怎樣理你？」

他被我一句話問住，大娘和小蘭見我突然轉變了態度，也頗訝異的望着我。

「大虎！」我借題發揮的向他說：「做夫妻是百年大事，你怎麼可以仗着勢力逼迫人？你待娘和妹妹好，妳好好地談入。我自然會千依百順，你若是這樣欺負我，讓娘和妹

妹傷心，我寧死都不會依從你的！……」

丁大虎這個鐵漢子，被我兩滴眼淚便打倒了。他陪着笑臉說：「妳、妳要是早這麼

說，咱、咱——得了別哭啦，娘也別生氣啦，快一點給咱們看日子成親吧！」

丁鎮長一直在旁邊，注意的望着我，這時臉上的神氣像說：真的嗎？我乘機做得更真一點，表示一切願意讓老人家做主。

大姐不禁大喜望外。當時裏外一片歡笑聲。祇有小蘭嗒然若喪，藏到內屋去，關起門來。她真是太純潔了。回憶起往事來，覺悟到我不也是一個被純潔毒害了的少女嗎？回想五年前離家的時候，如果有人告訴我，國家是我所看到這麼黑暗，革命要像我所經歷的這樣苦痛，我不但不會相信，反而會認為他思想反動。我根本就不會想到，怎樣去考慮別人說出來的問題。所以青年的一代，是命定了的悲劇角色。

我怎樣都得不到小蘭的諒解，她從同情我，一變而為仇恨我。爲了安全起見，又不敢把全盤計劃過早的告訴她，這個情形使我內心頗感不安。

是日丁大虎在家裏吃飯，我便乘機談起張淑芹被捕的事，說她是我的學姊，請他設法放出來。他根本就不相信，但是看到我突然淚水盈眶，放下碗筷罷飯，就祇好答應。當天夜晚張淑芹回來了，我便挽留她住在一起。

過了兩天，老太太看了吉時喜日，定於舊曆年結婚。恰巧傍晚陳美雲來了，她因爲躲避掃蕩，延遲到現在。小蘭把她叫進室內去，大概告訴她，我變心的事。陳美雲知道這兒變化的情形，心裏也很着急。我相信大掃蕩一定過去了，便即刻決定，要她和淑芹到各莊

去通知大家，明晚八時正，到南佐莊西邊的墓林裏集合。

是日定婚筵客。我乘隙在大娘面前，勸丁大虎回家務農，誰知他借酒發瘋，一口咬定我是奸細，經過一番口舌，他又纏着要帶我去市內買金飾和衣料。經過親友勸說，我答應明天同他去，才算平息了這場風波。

當我擺脫開丁大虎，時間已將八點，我的心情，每一秒鐘都在緊張之中，因為我要早一些先去等候團員們呢！

丁小蘭看見我走進室內來，賭氣的轉身向着牆壁裝睡。我走到炕前輕聲的說：「蘭妹！現在我要走了！」她好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轉過臉來望着我。

「蘭妹！」我握着她微微抗拒的手，坐到炕邊道歉的說：「真對不起妳，我爲了挽救姊妹，被大虎逼迫騙了妳和娘。現在姊妹們都在等候我去抗戰，蘭妹！再見吧！」

「怎麼？妳、妳答應大虎是假的？」她驚喜交集的坐起來。

「是的！蘭妹！妳對我說過，他不爭氣不學好，總惹爹娘傷心！我怎麼會不聽妳的話，嫁給他呢？」她未等我說完，突然緊緊地抱着我哭了。

「蘭妹！」我拭着她的淚水，安慰着說：「我也捨不得離開妳的，可是留在這兒，就不得不嫁給大虎，妳想是嗎？現在時間快到了，我要走了。再見吧！」

她流淚無語的望着我。最後握握她的手，便拿起預備好的包袱，剛走到門邊。

「鳳姐！」小蘭突然輕聲的喊着，跳下炕來抓住我，眼睛裏閃着異彩的說：「妳這樣走不脫呢，我跟妳一起出去，爹娘不會疑心的，妳帶着我去抗戰好嗎？我也不願意在家



裏，受鬼子的氣了！」

這當然是我最期望的結果了。我們又擁抱在一起，她興奮已極，僅僅帶了幾件隨身的衣物，在桌邊的書皮上，留下兩句話，兩個人裝做到廁所去，坦然的逃出了大門。

我們牽着手奔出莊去，這時候，夜色已深，郊外一片昏暗，小蘭頻頻回頭，淚水紛紛，但是她仍然跟着我向前急走。我知道幾句安慰，在這個時候是最親切的，她抓緊我的手，忽然想到小蘭的名字，深怕被親友們認出來麻煩，要我替她換一個名字。

「——改做丁紐蘭好嗎？」我想了一下，便說我喜歡這個新名。

「丁紐蘭！」她重唸了一遍，含着眼淚興奮的點了點頭。不一會，兩個人趕到南佐莊西面，順着田陌走進墓林裏，四週冷清清地，時間已經遲誤了快五分鐘，他們沒趕來？還是等不及先走了呢？回身望去，路上有隱約的人影出現，忽然背後有脚步聲，轉過頭來，樹後和草側站出一片人羣，于蘭、張淑芹等都來了。

「主任！」她們興奮的叫着，大家忘記了男女的避嫌，像兄妹一樣親切的擁抱着、哭着，誰也說不出話來，外邊臧少華和尹戴英等最後都趕來，我將丁紐蘭介紹過之後，時間已過了八點，大家都認爲俘虜陳美雲，無論如何也不會來了，我則堅持再等一會，正在焦灼不安，這時樹林後邊發現了一個人影，大家急忙隱蔽好，待走近些看時，果然是陳美雲，她因爲躲避村人，所以遲誤了。我簡短的鼓勵大家幾句，隊伍便出發了。

我們奔着根據地的方向前進，相信總會遇到自己人。兩天之後，我們又重回到分散以前的地區，不料分別一月餘的晉、冀、魯、豫邊區，掃蕩雖然結束，但是已經面目全非，

交通點綫全被敵人佔領，封鎖壕溝密如蛛網，公路交叉，據點林立。天將拂曉，大家不禁進退兩難，我派于蘭和陳美雲等四出聯絡，結果遇見幾個傷兵，問到後方醫院的地址，大家立刻繞到邊界的龍鳳山去。

## 十七 劫後重逢悲喜交集

我們趕到醫院——山凹裏的一個小村，真想不到，院長竟是魏秀儀。她從重鎮戰役之後，便又調到邊沿區來開關工作，支持着這個艱苦的局面。

兩人正在談着，于蘭回來了，劫後重逢，備訴懷念，別有一番親切。魏秀儀熱情的招待着我們。我打聽袁姍的消息，却依然無人知道。原來醫院距離敵人的據點，最遠的祇有十六里，最近的還不到四里路，連炮樓上的太陽旗，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醫院每夜都要「搬家」三、四次。她們的職責，僅是收容傷兵，再分散到各處去。

黃昏時分，莊頭上過着成千的傷兵，因為他們被認為是一個負擔，所以敵人也不要。大家站在門外默默地看着，忽然一個跛脚的傷兵，雙手和頭顱用紗布包紮着，離隊走到我面前，舉手行了一個敬禮。我意外的竟忘記了還禮，祇怔怔地望着他。

「……主任！」啊？原來是呂笑嫣。我一時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立刻攙扶着她，要求魏秀儀收留她換藥治療。喘息稍定，呂笑嫣便述叙出別後悲慘的經過；

從平原災區分散以後，呂笑嫣和金越到了一二九師，當天便遇上敵人的拂曉攻擊。

她們從晉東南跑到晉西北，再跑回晉東，又跑到冀南、冀中，整個的敵後根據地都喪失了。最後跑回太行山，決死一、二、三縱隊，及邊區司令部終於被包圍了。

隊伍拚了七天七夜，全部「化整爲零」，呂笑嫣和金越參加了敢死隊，掩護劉、鄧首長等，率領着少數幹部突圍，大部份人被俘擄了，但是她們誓死不肯繳鎗，拚到最後，山寨上五尺厚一丈多高的圍牆，全被子彈打平，金越右臂被打斷，兩隻眼都打瞎了，仍然用左臂指揮隊伍，最後彈藥打光，敵人衝上來，金越先犧牲了，呂笑嫣跟着跳了懸崖。

敵人撤退了，她醒過來，才看見自己跳在死屍上，跌得重傷，後來遇見收容隊，便和許多傷員沿途求乞，尋找本隊，想不到竟在這兒會面了。

大家聽了呂笑嫣的敘述，都感動的哭了，于蘭尤其悲痛莫名。呂笑嫣淚水未乾又笑起來說：「主任！我這樣跌爛了大好的頭顱，折斷了手脚，該能得到榮譽待遇了吧？」

「現在上級明文規定，爲革命辛勞致疾的，都按照殘廢待遇，你的情形當然沒問題。」我極力的安慰着她。

但是她却直言不諱的說：「我看未必吧！金越在重鎮負傷，爲什麼不被批准殘廢呢？主任！妳用不着解釋，這個環境，實在沒一點值得留戀的，祇是想到妳，我覺得應該回來，直到將來，我們完全不能相聚的那天爲止吧！」

讓我怎樣回答團員們呢？這是不容諱辯的事實，我不禁歎息一聲沉默了……

「主任！林珍玉和雁翎也都「壯烈」了！」團聚使呂笑嫣興奮得忘記了傷痛，躺在炕上追述着：「當我們從災區突圍，剛到太行山和司令部會合的時候，又遭遇了敵人，那個

狼狽勁，簡直就提甬了，大家祇是沒命的跑，那些最後剩下的犯人，可倒了霉啦，跑快了說是乘機逃跑，跑慢了說是故意掉隊，企圖投敵。就在這個時候，上級下令全部清除，林珍玉和雁翎當然也不例外，文章還沒完，精彩的還在後邊呢！」

說到這兒，她喝了口水潤潤喉嚨，繼續說下去：「大概警衛隊的勇士們太緊張，那些犯人有些被砍死了，有些却砍得不死不活的，林珍玉挨了三刀，臉上、背上、後頭各一刀。雁翎挨了一刀，頭頸骨被砍斷了，祇剩下喉管和連皮肉，把頭連在頸上。」

唉！他們也真太倒霉了！兩個血淋淋的人，一個臉從中間被劈開，頭和背去了半邊，一個雙手扶着頭，走兩步頭便掉下來，扶上去走幾步又掉下來——你們都不敢聽，我也要休息了。」

女團員怕聽；男團員是一種要思想，又不敢思想的麻木。丁紹蘭在休息時間問我：「鳳姐！那兩個被砍死的是什麼人？是赤匪嗎？」

事情到了這一步，我祇得誠懇的向她說明一切，去留都尊重她的意見。丁紹蘭在感情上，和我已經不能分割；但是又不禁恐懼難安。我答應讓她到各處看看，若是不滿意，便送她回家。果然換了一個「方式」，她便完全相信的接受了。

過了兩天，魏秀儀問到政治部的行踪——在晉、綏邊區。于蘭已經從悲痛中重新堅強起來，她擔心把金越的遺物丟失，便請魏秀儀代為保存。在收容部隊經過時，我們又和魏秀儀握別，又開始踏上另一段生命不可預知的途程了。

我們趕到晉、綏邊區，已經是一九四一年年底了。政治部住在洞鎮，一個很大的莊子

裏。莊頭廣場上，許多人在抗棒繫台子，竟是張溶、呂貴花、林培玉、歐亞等，大家見了面一場悽涼的歡呼，還來不及寒暄，便發現一些陌生的面孔，我以為是新人，看見董金吾、陳播等，才知道西北戰鬥劇社、邊區民衆劇團及不久成立的青年藝術劇團等，都慰問來了。大家正在招呼，社頭嚴寄洲和酒鬼柯仲平，及劇院院長塞克等來了，互相客氣一番，使我覺得他們從上到下，都在傲驕自大，根本沒把我們看在眼里裏。

走進莊去，街上冷冷清清，各部門都被敵人給澈底的「精兵簡政」了一番。遇到幾個人都愁眉蹙額、神情頹喪。

張溶帶的一部分團員，除了莊頭上幾個，其他的都被俘擄了。我換過衣服，梳洗了一下，便到政治部去，路上歐亞又告訴我；趙毅敏率領「魯藝」文工團來慰問，他們都住在鄰莊，今天夜晚五個劇團舉行聯合晚會。

見過劉、鄧、宋三位首長，再去宣傳部。刁春堂立刻來招集講話，鼓勵一番；說明敵人的掃蕩，已經被邊區的軍民澈底粉碎！五個劇團今天夜晚聯合公演，要大家榮譽必爭。最後他報告日本南進，及史大林的兩大口號；「一年打敗德國，兩年打敗日本」。大家情緒高漲，不要休息，立刻投入緊張的排演工作中。我去安置呂笑嫣，她說這兒離家不遠，我答應晚會之後，給她一個月的假期，讓她回去團聚過年，好好休養。

傍晚排演休息時，于蘭病倒。我知道她的心事，祇有深加安慰，決盡全力維護她。在鄰莊外面，便聽到鑼鼓喧天，進莊去遇到一些新人，不禁使我感慨萬端，踏進一所大院，裏邊有很多人，好像在排演秧歌劇。回身要走，忽然有人叫着：「呀！小馮！」

回頭望時，她們也發現了我，大家紛紛喊叫起來：「小馮！鳳鳴！……」

我透過淚水望見柳若鳳、張醒芳、歐亞、于金耀、江濤、黃昏等，仍有許多陌生的面孔，我們招呼着，奔跑上前擁抱着。這時候門外又紛嚷着跑來第二批人，吳艷冰、王佩荅、田忠、王克強、沈潔雲、綠萍，胡坤英一閃便不見了。朱菲等追在後邊。流着淚水的微笑；握手抓臂的寒暄，使陰冷的院子里，充滿了融熙的空氣。

啊！鍾靈站在門邊，他清瘦了許多，神氣却仍然那樣英秀。我激動得流出眼淚來，但是知祇能深情的望着他片刻，繼續和大家親熱。

鍾靈微笑的望着我，眼睛裏閃爍着晶瑩的光彩。我揉着握痛的手，對大家說：「等一會我們再開吧！不要妨礙了工作！」

她（他）們七嘴八舌的談笑着，王佩荅介紹了朱總司令的女兒朱英，她也是一付老太太面孔。肥婆朱菲指手劃腳的說：「戲已經排完了！她們在這兒練習的呢！」

「呀！我的天！朱菲哪！你更發福了呀？」望着胖朱的怪狀，我不禁好笑起來。

朱菲學我捏着嗓子，扭着牛腰叫着：「喲！我的地！鳳鳴哪！看妳更加迷人啦！大家被逗得笑出眼淚來。柳若鳳趁空扯我一把說：「鳳鳴啊！快回來吧好不好？妳不知道我們多麼需要妳呀！」

「回來？當然不好了！」吳艷冰尖酸的取笑着說：「需要啊？現在人家是上校團主任，帶百多個人，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老田忠等則在叫着：「馮主任！過年啦！發動一次慰勞，可憐可憐這些餓鬼吧！」

王克強的嗓門寬，有話聽得最清楚：「小馮！有愛人了嗎？坦白一點同志！」

「別理他們！」張醒芳拉我一把，關心的問：「小馮！林珍玉到爲什麼被捕呢？」

王佩峇笑着轉問我：「小馮啊！『娘家』好還是『婆家』好呀？妳怎麼一到『婆家』，就不想着回『娘家』了呢？」

吳艷冰的風涼話又來了：「喲！那還用得着說嗎？當然是『婆家』好啦！哪個出了門子的女兒不是這樣？『婆家』有保健飯，有馬騎，有勤務員！又是團級幹部，還有——」  
我想這些「家常」談過了以後，大家一定會談些數年來延安首腦，及「魯藝」的工作情形，不料即使我問到了，也沒一個人高興談起！

柳若鳳和張醒芳領着我，在去團部路上，我問起小陳和王亞男等。

他們說小陳和前進留在延安。我想；不知道又有什麼意外的亂子發生了。

在一家地主的大廳裏，劉戀和趙毅敏正在親暱的談笑着，見我來了，平淡的應了一聲，兩個人又繼續的接談下去。

這個氣氛如果在一年前遇到，我會轉身走開，但是現在我却處之泰然。趙毅敏架着一付玳瑁眼鏡，神氣更加顯得裝做，很像這家宅院的大地主。他和劉戀談完了，開口便對我講：「馮鳳鳴！明天妳跟文工團回延安歸隊啦！」

這話使我心裏更加不快，顯然的，他拿我當逃兵看待了，但是我臉上却堆出笑容，說話的聲音也頗悅耳：「當然我希望回延安了，在你和毛主席直接的領導之下工作！」

他覺得我在諷刺他，瞟了我一眼，看見我態度誠懇，也無可奈何。情形很僵，我泰然

的以須要回去準備工作的理由告辭了。

在門外又遇見胡坤英，她的臉色更加陰沉。使我勾起往事，一年前這個環境所給予我的一切痛苦，都重新現出猙獰的面目，一切已成爲死灰的念頭，又在我胸中復燃起來。

公演晚會中，刁春堂看見劉、鄧首長和宋主任，對「魯藝」文工團的小型秧歌劇十分稱許，他也跟着讚不絕口，把「魯藝」文工團和戰鬥劇社、民衆劇團等捧到天上去，把我們的文工團貶得一錢不值，損得沒半分可取之處。

我在一旁聽着，給他一個沉默的回擊。我在考慮着，事情可能發展的幾個結果。

所謂聯合公演，是由五個劇團各選一齣戲組成。請劉、鄧兩位首長，宋主任和晉、綏邊區關向應政委、蕭勁光司令等，以作風和業務兩項作爲評判標準。演出結果「業務」是「魯藝」文工團第一，戰鬥劇社第二，青年劇社第三，我們和羣衆劇社第四。作風方面，我們榮獲第一，「魯藝」文工團和青年劇團包尾，戰鬥劇社第三，民衆劇團第二，我認爲團員們，在這種喘息未定的情形中，而能組織一次演出，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深夜裏，到宣傳部去送分散工作報告，刁春堂大發脾氣；說文工團兩年來毫無成就；說我們連戰鬥劇社都比不上；說我們的業務落後八百年；這一切都要領導上負責任！

張濟在一旁，始終做出事不關己的樣子。我不知道男性的忍耐能力怎樣，女子則在天性中，傳統的帶有高度的忍耐。刁春堂抹煞文工團的成就，祇能使我更加卑視他，也證明宣傳部對我們沒盡到任何責任！

最後，說到文工團獲得工作作風優良的榮譽，完全是政治工作的成就；是張教導員的



成就！

這個突如其來的風浪，終於把我激怒了，我忽然領悟到，這才是張溶勸我留下的真正意圖。我要讓他們知道，容忍不是懦弱，對於從前鄭大隊長的被捕，我無所畏懼。我坦率表示不同意刁部長的意見，更用一年多來的積怨，列舉出連串的事實，追根結底的反問他；在敵後這樣戰鬥頻繁和殘酷的環境裏，還要我做出什麼奇蹟來呢？文工團的工作，全部根據宣傳部的指示，如果文工團一無可取，那首先就是宣傳部領導上要負責任。

事態果然鬧大了。「藐視組織」「對抗領導」等等大帽子，硬戴到我頭上來，我不但不戴，反而踉蹌它幾腳再給擲回去，更以黨的原則來加以反駁。結果不歡而散，因時間太遲，決定明天召開宣傳部會議解決。

回到文工團，林培玉在院子裏痛哭不已，他已經知道林珍玉被殺的事，不管張淑芹等怎樣勸解，他認定了他姐姐是死在我手裏，在種種刺激之下，我不禁通宵難眠，經過詳細的思考，決定以攻爲守，立刻將一年來的工作收獲和缺點，做了一份詳細的總結，寫明昨晚事情的經過，要求辭職回延安高級黨校受訓。

黎明之後，我派小崔把「意見書」直接送交鄧小平政委，避免通過政治部而被羈押。我要求入中央黨校受訓，一方面名正言順，表示我追求進步，同時也告訴刁春堂，我對文工團的一切毫無戀棧，最後也希望藉着受訓，脫離這個環境，造成事實，而奠定我這兩年來的地位，使「魯藝」和太行山區的領導者，不能再這樣來對待我。

黎明前，休息了一會，被丁紹蘭叫醒，劉司令派警員來，請我去吃年飯，我把團裏的

事交代給張醒芳，便隨着警衛員來到司令部。

想不到宋任窮主任和參謀長也在座，鄧小平說已看到意見書，認爲我的意見完全要得，承認一年多來，由於環境動盪，對我的照顧非常不夠，答應即刻擴大和補充文工團，席間的氣氛逐漸融洽起來。

我覺察到政治部新舊主任的作風頗有不同；在劉、鄧首長面前，馬副主任一向都極少講話，但是這位宋主任，不僅生了一副令人不開心的面孔，而且也喜歡把首長的意見，跟着加以強調和描繪，令人覺得他把別人都看得太低，看來一定是很難相處的。

在便談中，我和劉、鄧、宋三位首長，展開了一場轉彎抹角的迂迴戰，我乘機說服他們，派一部份團員，到「魯藝」去受訓，我到中央黨校去，提高政治和業務水準，待晉、冀、魯、豫邊區的環境好轉，我再從「魯藝」要求一批幹部帶回來。

起初三個人不表示可否，但是聽說我還可以帶回一部份人來，竟也覺這倒是一個一舉兩得的辦法。我當場擬定了一份人員名單，經三位首長看過允准。劉司令又送了我一支派克鋼筆，若有困難，可以寫信給他們，答應我受訓回來，幫助我解決婚姻問題。

因爲有了當初被「扣留」的教訓，三位首長的話，雖然說得確鑿而又懇切，但是我却不能毫無提防，考慮了一下，飯後便直接趕到鄰莊去，對老同志們放了一炮，希望通過大家的意見，迫使趙毅敏快些到政治部去要人。

回到文工團，因爲年底和掃蕩之後，工作處於半休狀態中，宣傳部務會議通知尚未發出，我去衛生部補領了殘廢金，休息到傍晚，便接到政治部的移防通知，這時我才領悟

到，三位首長的所謂誠意，完全是在和我演戲，而且表演得比我還要逼真。他們相信，祇要哄着我乖乖地離開了「魯藝」文工團，我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不料就在這時候，趙毅敏和晉、綏邊區的關向應政委，不慌不忙的來了，帶着我一起到司令部去，拿出毛主席的親筆信來，要劉、鄧首長負責交回被「扣留」的四個人。

劉、鄧、宋三位首長，經過研究和交涉，舉出無數理由，證明我的確實無法離開，以及工作將遭受的嚴重損失，無奈趙毅敏堅持非要到人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乘機重提集體受訓的意見，劉、鄧首長可能爲了爭取我，便祇好退一步着想，答應按照我的計劃進行。

在我提出的團員名單之中，有呂笑媽、陳美雲、丁紹蘭、張淑芹、林培玉連我共六名，張溶也要求前去，並且寫下尹戴芬、臧少華和馬列。馬列是誰呢？

張溶高興得陰陽怪氣的說：「是呂貴花呀！主任！她嫌這個名太酸了，現在趁着調動的機會，換換招牌！」

「馬列？啊！這個芳名可真的太偉大了！馬克思和列寧的總和！」張淑芹一旁挖苦起來：「如果叫馬列史，包括了史太林，豈不是更加偉大嗎？」

「那不行，那樣人家會誤會，以爲是馬克思和列寧他們兩位老人家屙的屎呢！」呂笑媽說得一板正經，激得馬列過去要擰她。

「主任！」張溶喜色難掩的說：「帶着人馬回延安受訓，妳怎麼動出這股子腦筋來的？可是回到延安，妳能担保「魯藝」不把我們全部扣留嗎？」

回延安，當然也是張溶所希望的，我可以用「尊重」的理由不提他，但是他要求跟

去，我也無法拒絕。這時刁春堂拿着政治部調我們十二個人，赴延安受訓的命令，氣勢洶洶地趕到團部來，指責我玩弄手腕，替我的行爲覺得可恥，最後氣忿的要我交出左輪鎗和馬匹，對於張溶的鎗、馬則不過問。

我立刻再去見劉、鄧首長，說明鎗馬的來歷，如果祇是不許我攜帶，我可以交上去，但是不能加以「扣留」。劉司令立刻叫刁春堂發還鎗馬，並且讓我帶勤務員也帶走。

政治部出發了，呂笑媽帶着糧票和菜金，回家休養去了。我這才滿懷創痛，和張溶帶着十二名男女同志，連于蘭和歐亞在內，到鄰莊「魯藝」文工團來了。爲着避免給老戰友們刺激，我把馬匹和小崔歸十一個同志使用，把鎗彈塞進被套裏。天氣雖然寒冷，我把皮大衣給丁紹蘭披着，換上絲棉裏的舊幹部服，儘量收拾得和大家一樣。張溶的情形却和我完全相反，從頭到腳都打扮一新。

老戰友們看見我回來了，臉上都顯出一種難以言喻的興奮。休息一晚，翌晨，便隨「魯藝」文工團，和養病的關向應政委一同起程返回延安了。

## 十八 重返延安歌舞昇平

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梢，我率領着晉、冀、魯、豫邊區政治部文工團的十二名男女，隨「魯藝」文工團重返離別將兩年的陝、甘、寧邊區！

在幾天平靜的行軍途中，我覺察到一個問題；我回「娘家」的心情，一步興奮過一

步，也有着勝利榮歸的感覺。不管「魯藝」怎樣，延安在我心裏，總是令人嚮往的，而老戰友們的情形，則完全相反，起初我們交換着兩年來的別後風雨，漸漸地緘默起來，所有的心情，都一步比一步消沉；一步比一步鬱悒，好像被一幅巨大而看不見的黑布蒙住。在晉、綏邊區重逢時的，那種熱情和活躍；很久以前的那種明快和平靜，都完全消逝了。這種情形不禁使我感慨、驚奇，想不到別離一年多，她們之中竟有了這樣大的變化。

數日之後，羣山環抱的古塔，又重現在眼前了，到處一片春節的鑼鼓聲；一片後方的安逸氣氛。我看到瑟縮在寒風中，漫山遍野在開荒的男女；也看見那些洋房式的窑洞前邊，掛着排排地香腸和臘肉，一羣羣地寓公，在促膝圍坐；我看見了每一顆沉默得令人不安的心。

走進「魯藝」的大門，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她們的臉上，却顯出一片無可奈何的神氣。這種神情，祇有在太行山區被罰做苦工囚犯，在押回獄牢時，我才看見過。

踏進「魯藝」來的第一個感覺，便是已經物是人非；所見多是陌生面孔的新學員，老團員們的變化則更大，辦「華北大學」的沙可夫和音樂教授呂冀，從太行山突圍以後，學員全部垮掉，變成了光桿跑回來；丁毅等也到「魯藝」來了，至於賀敬之、邵玉南、張魯、荒煤、張庚等老資格，都顯得更加老氣橫秋。

陳波兒爛得連和前夫任伯生所生的兒子任克，都沒臉見人，毅然的聲明和她脫離了母子關係；周立波一見面就吹噓，說他正在創作一部一百萬字的長篇，預備名利雙收，崔嵬老編劇家，半年來連一個字也沒寫。

總之，個個鬚髮蓬蓬，臉色灰土一般，像長年的藏在窖洞裏，沒見過陽光似的。

但是最令我傷心的消息，却是洗星海到蘇聯不久，便患「肺病」去世了。真是活見鬼，他從來連咳嗽都少有，竟會有「肺病」！

幾個人連住處也沒安置好，我便拿着介紹信，張溶帶了組織關係，同于蘭和歐亞一起到院部看周院長來了。

「周院長！丁主任！」周揚剛剛吃完了飯，和丁夢綺看見我回來，一個嗯了一聲，祇顧和趙毅敏去說話和吃飯；一個却拿着抹嘴的毛巾，興奮的笑着，接過信件去，在面前照了一下，油滋臘味的說：「小馮！妳回來了嗎？啊！好哇！喝喝！妳要求留下休養三個月，領導上照顧了妳，哈！妳一住就兩年！這個——這個歐亞和于蘭，妳們兩個怎麼搞的也都不肯回來？還有誰呀？噢！那個林珍玉怎麼搞的會死了呢？」

周院長說到我要求留下休養時，我看了一下丁夢綺，她仍然若無其事的在談笑着。

「周院長！」歐亞這時却聳聳肩，乾咳了兩聲說：「這個、這個說來可話長了——」  
「好吧！妳們去休息，吃了飯再說吧！」周揚見我不出聲，便截住歐亞的話，叫田忠來增加十二人的伙食，同時給我們讓出兩間窖洞來。

這時我的心情又變化了；除了去看望余教授和宋毓秀，不願意到任何地方去，甚至不想延安有人知道我回來。

夜晚，在邊區政府的廣場上，舉行慶祝春節聯歡，由「文協」平劇研究院演出全本「玉堂春」，延安的各機關、部隊全部到齊，中央大員從毛主席、劉少奇以下，携妻挈

子，位設前座，「魯藝」則剛好排在他們的後邊。

在台上輕歌曼舞，絲竹悠揚聲中，我的淚水却不由己的流下來。中場休息的時間，江青在前邊招呼，我祇好從一旁過去，同時把手伸向蔡暢、康克清、鄧穎超等，並且問候她們。江青問我在太行山負傷的情形，責我不給她寫信，幾個人都說我長高和清瘦了。接着毛主席等發現了我，祇好過去問候他們，他握了一下我的手，預顫的笑着說：「妳回來又要做主演了！馮鳳鳴！妳會演京戲嗎？」

我搖搖頭，忽然想起受訓的事，便向劉少奇等說：「我是回來入黨校受訓的。」

我客氣了幾句，經過江青面前，答應安定下來之後去看她，不料中排的一邊，又有人招呼起來，那兒是丁玲、蕭軍和塞克、江安等幾個劇團的負責人。十分神氣的平劇院院長劉芝明、蕭三等也從後邊攏上來，這些特殊的人物，我不能不把手伸向他們，當然我也願意和他們寒暄。這種情形使我自慰，雖然離開了快兩年，延安還沒有把我遺忘！

「小馮！快演京劇吧！妳看！既省事又受歡迎！」丁玲的話在我聽來純粹是牢騷。

「我們的小馮啊！」蕭三竟朗誦起來了：「如今妳鳳還巢，不要再飛走了！妳，不落在這膚施寶地，妳要落到哪兒去呢？」——」

蕭三的詩篇還沒朗誦完，就引起那些在談論什麼報紙的同志，一片怪叫和求饒命聲，倒是幾個劇團的負責人，還問了幾句敵後文藝工作，及我為何不回延安的事？

「這是「魯藝」領導上的傾軋，和晉、冀、魯、豫邊區的欺騙，才使她無法回來，這真是一種可恥的迫害！」聰明的蕭軍仍然像從前，認識問題那樣深刻和明確，每發議論，

必受大眾熱烈的歡迎。

柯老（柯仲平）一旁閃出來，面孔紫紅色，喝得醉薰薰地，翹着幾根羊鬚說：「各位！閒談莫論國事！小馮！妳這隻脆弱的金絲雀兒，怎麼？哭了嗎？」

「哪兒！這齣京劇太使我感到女性的悲哀，演得太好了！」我掩飾的含着淚眼笑了。

這時蕭軍感慨的說：「我想是延安的景象，使妳徒然的發生一種感觸了吧？因為妳剛從出生入死的敵後歸來；因為妳在拼命流血的鎗林彈雨裏，生活了快兩年，突然看到這種歌舞昇平的氣象，眼淚就隨着感情上的不協調湧出來了，是嗎？」

我的心事被說中了，淚水大把的流下來。多虧台上這時鑼鼓重整，在震耳的咚鏘聲中，我走過鍾靈身邊瞥了一眼，他走出去一會，我也借故頭痛，退出會場去。

鍾靈在會場外面的歸路旁邊等我。在回延安途中，因為太過顯眼，所以無法暢談，現在我們重新吻抱了，互相傾訴着年來的懷念。環境的高壓，使我們的愛情更加堅定和深切。我們牽着手沿着延河慢慢地走着，無限的相思和苦重的辛勞，都得到安慰和報償了。

鍾靈告訴我別後「魯藝」的變化，陳金莉最近不知怎麼弄上孩子了，誰也不認，她自己也鬧不清楚是誰的，現在住在醫院裏；王亞男從太行山回來以後，就被保衛部叫了去，吊打非刑逼她承認投敵。王亞男寧死不承認，直到現在還被羈押着。

最後，他要我慎重的處理人事關係，應付這個複雜的環境。我們的相聚多麼難得，我盡情的纏住他，要補償這年半多的相思。直到會場上的鑼鼓聲停止，才做了一次死別的吻抱，無限眷戀的各回窩內去。



翌日下午，周揚仍然不找我談工作問題，張溶看朋友去了，我很懷念宋毓秀和余教授，鍾靈曾告訴我，余教授在中央研究院——住延安北面的十里鋪。院長是浙江蠻子范文瀾。黨中央的政策都要在那兒經過研究而制定，這是多麼重要而偉大的工作呀？但是余教授却住在一間快要倒塌了的寒窰裏，仍舊坐在破桌旁邊的矮凳上，燃着一盞菜油燈看報紙。身邊的舊棉衣，炕上的爛薄被，案頭的破牙缸，快脫光了毛的牙刷，構成他簡單清苦的生活，祇是書籍和報紙堆得架滿櫥平，大小厚薄總有幾千冊。他清瘦了許多，交握着手，鬆軟得像女性似的，勤務員也沒了，但是他仍然那樣和藹誠摯，忘記了自己而來關心我，他有見我帶來兩個紙包，便問是什麼？

「余教授！你猜一下看啊！」我藏到背後，立刻又放到他面前。

他微笑着打開紙包，意外的說：「是稿件！」戰鬥在太行！」很好的題材。啊！這包年菓是做什麼的呀？」——

「是我給你拜年的禮物呢！也算我請你批改稿件的一點敬意吧！我的國文程度太差，是寫來練習的，不過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我祇有在他跟前，才敢像孩子一樣的流露出真情來，我不等答覆，便把年菓藏到炕頭邊，一面翻找舊衫褲替他洗補。

他像生氣了，親切的責備着說：「鳳鳴！妳用殘廢金來買年菓，是嗎？妳不喜歡別人強迫妳，爲什麼要強迫別人呢？下次不准！」

我知他收起了，心裏非常高興，便把找出的衫褲用紙包起來，談起年前托鍾靈帶來的信，談到了珍夫的死……

余教授感慨的說：「這兩年多的時間不算短啊！不要說是世界了，看看我們的週圍，有多少變化呢？我常常聽見從太行山來的幹部，談到你奮鬥的情形，我覺得，你這次到敵後方去，得到了你生命裏最缺乏的東西；就是你實在的體會了什麼是人生，初步的改正了你對一切都太過於理想的毛病。負傷流血是最榮譽的，但是很痛苦是嗎？」

這無疑是鍾靈說的了，我不清楚他怎樣說的，想到這兒，無端的臉頰飛紅起來，我力持鎮靜的點點頭。

「怎麼會面紅起來了呢？有愛人了吧！」他說話的情形，一點也不覺得過份，反使人感到親切和關懷。我搖搖頭說：「沒有！」

「假若我沒看錯，那麼你是有的！今年——廿歲了吧？女孩子一般的說可以有。不過這個問題，你要特別謹慎的處理，免得把你帶進痛苦的泥沼，那將會影響你的一生！」

「你說得很對，余教授！你沒看錯，但是我還沒有呢！五年來，我仍然認為你，是我生命中最偉大最可愛的一位導師！我有許多事，都是從你這兒得到教益，婚姻的事情，我也一定會來請教你的。」我沒說出和鍾靈的關係來，因為我把徵求他的指教，和說出跟誰戀愛來，看做是兩件事。時間太久了，我得走了。來看望余教授，雖然跑這樣遠，又沒飯吃，還要找回一些「工作」去，但是每次前來，却都使我精神上感到一種慰藉，好像一切又回到東江幹校初期的那個時代去，同時從這兒獲得許多啓示和奮鬥的勇氣，今次也不例外，臨走又帶去幾冊「邊區文藝」和「穀雨」等刊物。

走出中央研究院，遇見已回到延安的王明委員，他的穿着仍然像從前那樣簡樸，另一

位黑刷子眉日本鬍子戴眼鏡的任弼時委員，抱着一捆報紙，在那兒談論什麼。

他們看見我，便親切的打起招呼來，我祇有過去行禮，問候他們的愛人孟慶樹和陳宗英同志，我不願和黨中央偉人們走在一起，便說來看望余教授，藉詞繞開，到莊尾看了看，不料剛走回莊頭，却又碰見他們。

王明和任弼時看出我的顧慮，便坦然替我介紹剛趕來的兩個同志，一個戴近視眼鏡的，是解放日報社長陳邦憲，另一個氣宇軒昂，有着寬大前額的叫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翻譯。任弼時邀我一起回去，同時取笑的說：「現在妳可以不須要怕了！我們四個人，如果『圖謀不軌』，妳可以利用我們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或是使我們自相殘殺！怎麼樣，妳懂得利用矛盾嗎？」

任弼時委員的話，使大家都笑起來，他們雖然都很隨便，但是我夾在裏面，却始終覺得有些拘束，王明委員似乎看出我的情形，便轉了話題，談起我被扣留在太行山區的事，連我負傷和掃蕩頻繁等都很清楚。他們傾聽着我的解釋，也給我提出一些深刻的指示；他們說青年人是民族的新鮮血液，舉例說明青年人的優點，但是也指出青年階段的缺點；認識膚淺，缺乏鬥爭經驗，却偏偏自以為是，喜歡用理論代替現實……要我多多接受政治生活的鍛鍊，從正確的自我批評中健強起來。

王明委員最後勸我不要過早的談到婚姻問題，免得影響了自己的進步。我們慢慢地走着，談着，不知不覺的便走完了十里路程。談話完全是在平等和真摯的關係中進行，使我絲毫沒有被小視的感覺，他們沒說過半句恭維我的話，像妳怎麼美呀！演戲怎樣有天才

呀之類的，但是也沒一句過份的責備，所有的意見，都使我心裏覺得十分親切，和極爲深刻，所以在清涼山前握別的時候，我又有些戀戀不捨了。

回到「魯藝」，便看見陳美雲從迎門的花園邊跑來，說周院長剛剛派人找我，我把書和紙包交她帶回密洞，便向院部走去。

當我來到院部外面時，趙毅敏正在喊叫着，用泥塊拋擲鷄欄上空的老鷹。踏進門去，便敏感到一種低沉的氣壓；張溶和歐亞站在一旁，于蘭站在辦公桌前邊。趙毅敏隨後進來，和在「沙發」椅上的沙可夫，擊節讚賞什麼刊物和報紙。丁夢綺在辦公桌對面，翻閱黨員鑑定書。周揚戴着眼鏡，站在桌邊看介紹信，見我來了，面無笑容的望了一下。

「周院長！」我行過了禮，便站到于蘭身邊，靜待着意外的風暴來臨。

周揚氣忿忿地轉臉說：「總而言之，我的事不喜歡你們任何人多來操心！」

「我也沒那時份閒情逸緻呢！」丁夢綺氣忿的頂撞了一句，立刻又去看鑑定書。

「這個信寫得——寫得簡直不通啊！」周揚起擰眉頭來，示着手裏的信說：「簡直是不通之至！小馮！妳自己說！妳本來在「魯藝」的幹部吧？啊？現在妳們回來，祇能說是「歸隊」，怎麼晉、冀、魯、豫邊區可以批准妳來受訓呢？如果大家都這樣的搞法，那還成個什麼體統？」

趙毅敏這時乘機插進來說：「我百份之百的同意院長的意見！這個問題必須弄清楚，而且要找清責任，不能胡蘆麻藥的又算了。當初馮鳳鳴妳向丁主任要求留下，組織上爲了照顧妳們，才答應讓妳們半休養，來完成未竟的任務，一切都說得明明白白。」

不料三個月過去了，院長連拍去五次電報，妳竟置之不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哇！爲了滿足妳虛榮的地位觀念，風頭主義和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而輕視組織。這棟風氣怎麼能夠容許？至於林珍玉的死，馮鳳鳴更不能推脫責任，妳回來是要受到黨和行政上，紀律底嚴厲的處分，以根絕這種錯誤的再度產生！」

趙毅敏「講演」的時候，我根本看也不看張溶，祇望着聽而無聞的丁夢綺，然後正視着趙毅敏和歐亞，兩個人的神氣非常得意，于蘭却在懊惱的低着頭垂淚。

我感到被羞辱了，但是這些曲解決不倒我，這是多數同志都可以爲我做證的。特別是歸來之後，便做了這番精神準備。我輕輕地吞了口氣，把滿腹的火藥悶熄。

趙毅敏剛剛說完，丁夢綺輕咳了一聲，抬起頭來似有含意的說：「馮鳳鳴！妳爲了做主任，上級指定的期間可以不服從，黨的電報也可以不理會！如果單獨派妳去執行工作，那還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亂子來呢！這些錯誤必須認識到它的嚴重性，妳不能再恃寵生驕；妳不能再當做耳旁風，聽過去就算了！領導上也決不能這樣把妳再縱容下去！」

這時候，我仍然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舟。他們似乎也覺察到，我不是嚇唬一下，或者顛倒黑白，拋過幾頂大帽子來就可以就範的，氣氛頓時嚴重起來。

「周院長！」不料于蘭戚楚的發言了：「對於趙團長和丁主任的意見，看情形，馮主任是不預備解釋的了，因爲她在事先曾經做過這個表示，但是有關我個人的，我却須要解釋一下；趙團長今天發表意見以前，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延安會去過電報這回事。至於說不服從命令，我們更沒有那樣想過。晉、冀、魯、豫邊區劉、鄧首長，當初用扣押的方法，

不准我們回來，馮主任盼望延安的電報，都盼得病倒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劉、鄧首長今次命令我們回來，我們如果不想回來，同樣也是不可能的。至於說林珍玉的死，若是三個月期滿時能調回延安來，也許根本就不會發生這件不幸。這是事實。馮主任不發表意見，張教導員和歐亞也知道這些情形！——」

「哎哎哎！這些我、我怎會知道？」歐亞眨着一雙雌豬眼，恬不知恥的推卸責任。

「歐亞同志！我告訴你，你說你不知道，這就是表示你對於黨和上級，根本就不負責任！」我向歐亞開了一炮，打得他說不出話。使張溶也有些侷促起來。我根本不理會趙毅敏，却把炮口轉向周揚：「周院長！我事先是曾經表示過不發表意見的，現在也不發表，因為這些都是事實，無須爭辯。而且兩年以來，我時刻都在盼望着重回「魯藝」母校，在周院長英明的領導之下工作。關於林珍玉和其他的問題，因為黨和上級把責任交給我，我沒做得更好，現在我請求你給我最嚴厲的處分——」

周揚不耐煩的截住我的話，坦護我的嚷着：「好啦！好啦！這又不是鬥爭會！小馮！你是說太行山區把妳們扣留了，是嗎？好！那麼我現在也把妳們幾個人全部扣留，我就是這麼決定了！好啦！妳們去吧！去吧！」

于蘭和張溶、歐亞懷着三種心情，默默地走出門去。祇有我仍然屹立未動。

「怎麼小馮？還不走，妳想要做什麼？快回去準備工作啦！新戲就要開排了，還要妳做主演的，妳放心！」周揚假做發脾氣，年前的那種文氓作風，似乎更加放肆了。

「周院長！」我毫不為動的和他們繼續展開迂迴戰：「劉、鄧首長的信上，是寫明着，

叫我進中央黨校去學習的，如果你不准我去，將來劉、鄧首長知道了，是不是一又變成了我黨視組織，和不服從黨的決定呢？」

周揚端起一盞茶來，嘴巴伸得長長地，笑口吟吟地說着走到我面前：「那封信我看到你了！小馮！你不是說妳很希望回「魯藝」嗎？不管怎麼說，我問妳！妳還有沒有良心？啊？妳承認不承認妳是「魯藝」的人？我周起應費了無數的心血，把妳培養起來，却要別人來替妳做主嗎？妳說，妳承認「魯藝」是妳的「娘家」吧？」

「魯藝是我的「娘家」，我們也都如同院長的兒女！我們的一切，當然要由院長來做主！」我承認了這一部份，却用另一部份來否定它：「不過，我是一個被「娘家」拋棄了的女兒，現在就算是我想要回「娘家」，問題也不能由我來決定，我的組織關係、供給和編制各方面，都隸屬於「婆家」，在沒得到書面保證以前，我不能再使我在「娘家」和「婆家」兩頭都難做了！」

「什麼「婆家」「娘家」的！真嚕嚇！好啦！好啦！快去吧！」沙可夫和趙毅敏終於找到機會，放下手裏的報刊，出其不意的向我突然襲擊。

「趙團長！怕嚕嚇是不能夠解決任何思想問題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樣會說出這樣勇敢的話來。「我一定要要求院長，准許我到黨校去學習，這是晉、冀、魯、豫邊區最高黨委對我的決定！在我沒有被發表公報調回「魯藝」之前，我必須服從，如果組織一定不同意，我可以馬上請求邊區黨委，再寫信來給我做證明——」

趙毅敏和丁夢綺都未想到，我敢公然地這樣衝撞他們，兩個人抬起頭來，剛要向我攻

擊，周揚却麻撒着眼皮，氣笑不得的直望着我說：「小馮！啊！妳到底是進步啦！現在可以熟練的利用組織手段，來對待組織啦！啊？好吧！我問妳！我寫信給妳到黨校去，畢業以後，妳能保證不回晉、冀、魯、豫邊區去嗎？」

「我希望能夠這樣！但是，我祇有服從組織的決定和分配。周院長！現在你已經答應我了！我謝謝您啦！」我乘機反將周揚咬住，直到這時，才給他一甜蜜的笑臉。

「妳這個「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小東西！想不到竟變得這麼難纏了！快去啦！」周揚說着伸長了下唇，抬手竟在我臀上拍了一下。丁夢綺猛的抬起頭來，拍的一聲，拋下手裏的鑑定書。我也未想到周揚竟會這樣，不僅楞了片刻，在這半小時中所忍受的一切，以及終於獲得勝利的歡愉，使我那滿腔的激動，突然化成兩眶熱淚跌落下來，乘機回身走去。

在我被調赴中央黨校之前，「魯藝」黨內正在進行增強「黨性」的決定。我早就想通了，因此便自願的將馬和鎗彈，還有小崔一起獻給周揚，他用不着上戰場，便繳獲了這些勝利品，當然高興得闔不攏嘴巴。

在離開「魯藝」的早晨，陳美雲和丁紹蘭淚汪汪地送到山下，使我的離別更加深了一重痛苦。

## 十九 到中央高級黨校受訓

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是羅邁（即李維漢），副校長康生、林彪，教務主任劉芝明。當時



學員的條件，必須具備地委以上的資格，行政職位則要師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我距離這個標準，當然還差得很遠很遠，但是文藝工作者在政治上的待遇較高，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有力後台的支持，當時被黨中央特許批准的，也祇是我一個人而已。

黨校五期的學員，約有四、五百人，而女性不過一百名。我被編在第二隊三小組裏。組員計有兩名不和凡人說話的區黨委書記、前黨中央宣傳部長楊松、邊區留守兵團副黨代表馮克、一二九師副師長黃克強、冀中工人支隊副司令吳永生。女的有懷孕七個多月的冀中區黨委秘書長郭芬、延安五大名女人之一的丁玲等，連我總共十一名。

踏進校門的第一天，就發覺我抱的想法錯誤了；頭一件事便是吳永生不守校規，帶鎗入校，又命四個警衛員替他整理窩洞。羅邁來制止，我第一次和他打招呼，他生得身軀高大，滿臉橫肉，很像一個俄國人。吳永生不聽勸說，反而罵起街來：「老子革命十四年了，從來沒離開過鎗！這個鬼窩洞，你要老子自己動手來搞嗎？老子臂上十年前的機關鎗傷，還在流膿呢！老子吃飯筷子都抓不住，你叫老子搞個×！」

羅邁真稱得起是老油條，竟毫不在意的笑着說：「這個情形組織自然會幫助你！」

「幫助我個×！」吳永生氣得臉色像紙一樣白，不理羅邁，回頭大罵警衛員：「你們搞什麼鬼！快點打掃！老子要別人幫忙！別人要誰幫忙？老子現在成了大兵了，有×資格支派別人？」

正鬧得不可開交，大肚子郭芬和其他幾個「高幹」，都帶着大批警衛員抬包抗被的來了，連丁玲也找到一個小伙子，替她抗着大得驚人的行李。羅邁看見這個情形，祇得聳聳

肩壯嚴而去。

第二件事，是黨校的生活待遇，比延安所有的單位都高得多，每天鷄、魚、牛肉、蛋、麵飯……楊松每餐例必講演：「三組的布爾什維克們！」——因為毛主席報告常這樣稱呼大家。艱苦奮鬥是我們工人無產階級的本色，史太林同志教訓我們，時時刻刻要記住全世界飢寒交迫的人民！」在大家鼓掌歡笑的時候，他已把盤碗裏的鷄肝和瘦肉，全部挑到自己的大碗裏，守着炭爐慢慢地去咀嚼。

大肚子郭芬的丈夫，在延安開會，每餐專派警衛員送飯菜來，她在禁地似的書桌上自嚼自食。我看過她的菜，並不比黨校的好，但是却要這樣表示她是吃小灶飯的。

第三件事；是編組以後選舉組長，郭芬自動的提出來，她可以爲大家做組首長。她那一派傲慢可憎的作風，我永遠都不會把自己交給這種人管理的，但是在介紹會中，她的黨齡最高，誰的鬥爭歷史都沒有她老，楊松又乘機號召大家，高度自覺的民主集中，結果一致通過郭芬任組首長。她當時便指定楊松爲副組長，因爲他處處愛護黨的利益，立場站得穩。她把這種家長作風，從冀中帶到黨校來了。

郭芬當選了組首長，立刻露出本來面目；她脾氣暴戾，個性剛復，誰也不敢有一點違拂她的意思。大家不禁大呼上當。

有一天，郭芬組長到醫院檢查去了。她丈夫和幾個區黨委書記，來看望她，幾個人便在禁地裏打起羅宋來等待。郭芬回來看見了，勃然大怒，掀翻了書桌，擲碎了椅子，把茶壺等物全部擲爛。幾個大員狼狽萬狀，她仍然到處找鎗，誰也不敢勸，大家都躲開了，她

這才自消自滅。奇怪的是這樣鬧那個肚子竟能不流產，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最後一件事；我所希望的黨校學習，認為一定是整天的鑽研馬列文獻，要比東江軍校更加緊張，其實還沒開學，在大會上已經座談出學習方式來；「以小組討論為主，馬上展開坦白反省」。要大家把對黨隱瞞的事，全部坦白出來，保證不停止黨籍、不懲罰，但是在這些冠冕堂皇的偉人之中，誰肯揭破那付尊嚴的假面具呢？因此楊松提議拈鬮，結果，黃副師長倒霉，拈到第一個發言。他被迫得沒辦法，祇有咬牙切齒的說：「我有什麼好反省？我拚了十五年命，打了勝仗功勞都是劉瞎子的，他指揮錯誤把隊伍拼垮了，拿我來做替死鬼！還有一個就是錢靜江這個王八蛋！處處拿我老粗當鎗使，利用我！有一天祇要見到他，不管在哪裏，我若不馬上鎗斃他，我就不是我爹娘造的！」

這是王婆罵街，怎能算反省呢？其他各組的情形也大同小異。校部爲了打開局面，組織部長陳雲來了兩天，楊松經過個別「談話」以後，回小組來做示範反省，他用訓話的口氣，開口講了兩點鐘，他有本領能夠全部講的都是廢話，最後才輕描淡寫的說出兩點來，第一；一九四〇年在延安檢查宣教工作，曾經錯殺了一批由國民黨區跑來的青年。第二；一九四一年到延北地委佈置工作，會和六十幾個地方婦女，發生過肉體關係。他反省了以後，當時受到全校大會的表揚和鼓勵。

果然楊松的示範反省，起了帶頭作用，全校各小組的情緒都推動起來了。留守兵團副政委馮克，也避重就輕，坦白了幾年來帶隊伍打游擊，曾經鎗殺過兩、三要千名「頑固」的老百姓。發生肉體關係的婦女，十幾年來，自己也記不清有幾千了。丁

玲發言，臨時喉嚨痛被迫作罷。郭芬有了這些「本錢」，大肆宣傳小組的成就。

這些駭人聽聞的罪行，當時我雖然在面前聽了，心裏却仍然有些不大相信，這會是真的嗎？他們在我的心目中，是多麼偉大和修養高深呢？平日我所見聞到的，都是最好的，他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呢？多半是誇大事實和風頭主義在作祟。

二月一號開學典禮會上，毛主席作「整頓三風」報告，連續幾天。這是中共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報告，全部精神都在打擊智識份子。不料在報告期中，馮克和吳永生兩個人，把南市烈屬王延泰十一歲的女兒姦污了。郭芬爲了顧全小組的名譽，派丁玲和我去向王大娘解釋，賠償了四百斤公糧，四百元邊幣，私下解決了。這些大員們，都帶有大量的公糧和公款，區區之數根本不在乎。丁玲縱容我乘機勒索代價，我不願意這樣做，記得在太行山災區分散時，剩下了數千斤的糧票和鉅額的菜金，在回到晉、綏邊區之後，我如數交公。也許因爲我的生活願望不高，所以不願意染污自己的歷史和良知，也沒這種需要。因此丁玲便自己進行去了。

小組裏的幾位男首長，都對我格外的愛護，使我意味着他們似乎對我將有所求。果然在一天便談會之後，馮克副政委便向我提出來，說「魯藝」有那樣多的女同志，

應該給他們介紹幾個對象。這個意見，果然博得全體歡呼。其實這些首長們太主觀了，在這種女性缺乏的情形之下，不要說是「魯藝」那些女智識份子，即使是地方上的婦女，如果談到介紹對象，她們的條件，也多半都是要年輕、漂亮、有地位、有警衛員、有小灶飯和馬子，這是最起碼的，不管她們嘴上的革命高調唱得有多響。因此我祇好以無能爲力而

婉轉推却，讓他們找人事關係多的丁玲幫助。

「啊！得了吧！我的天！」吳永生副司令舉手搖頭的說：「我還敢再請她幫忙？那個「捐稅」誰受得了？」

從吳永生的口氣聽來，可能丁玲索取的代價很高，男同志們看見我不能夠幫助，解決最迫切的對象問題，對我的態度也就沒那麼親切了。

其實，說到工農幹部選擇對象的問題，他們嘴裏雖然說：「祇要是女的就行啦！」但是實際上他們的要求却都不低，最好是又年輕、識字又漂亮，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最後找「破鞋」上級又不會批准，怕兩個落後結合，那問題就更大了。在這幾種情形之下，工農幹部要打一輩子光棍，許多女的也要守活寡。他們都是人，都有人的需要。因此，在高壓之下，便產生了無數的馮克，到處都有「破鞋」好穿。再一想；黨那一套邏輯也須要造成這種局勢；減少享樂就是增加革命工作，制止腐化，也就等於堅定了幹部的意志呢！

這是黨校剛剛開學時的情形。在這些人中間，比較起來，我的生命真是太平凡了，當時我把他們這些罪過，都看作是在戰爭環境中，一切失去常態之下，不可避免的。甚至我認爲無論如何總比舊社會好。雖然我反覆的唱這些高調，來說服自己，但是這些事實，總是非常有力的煩擾着我的心，使我不滿意於自己的答覆，一面痛恨這些罪惡；一面却仍然要「愉快」的跟他們相處，內心的痛苦和鬱悒漸漸地地膨脹起來了。

接着「反省」而來的，是要澈底「反省」、不保留一個問題的「反省」。大家一時熱血衝動，爲着表示個人英雄，而互相眩耀了一些污辱女性爲榮的罪行；不論什麼人聽了，

都會認爲是罪過的可恥行徑，至於更大的罪惡，便不肯說了。有幾個人竟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大家一致的認爲；後方更加胡塗，地方黨還不如後方，要反省的應該是他們。校部認爲普遍的思想搞不通，又指示大家聯系本身細讀「整頓三風」的文件。

這時候全校的學習情緒，更鬆懈下來了。楊松認爲聯系本身要從週圍談起，因此便談論「魯藝」，「女人」和「陝公」等等，祇要談到女人，大家立刻精神抖擻。

丁玲生瘡的嗓子也好了。我知道她最健談，果然幾天來所積存的話，一齊爆發了；她談起藍蘋怎樣利用徐一新搞戀愛，抬高自己，又被周揚如何利用拉馬和毛主席同居，現在一直在「搜集材料」。因此周揚的地位，比長征老幹部成仿吾還高。又扯到李富春的愛人婦女頭子蔡暢，在蘇聯和史大林的羅曼史。又批評鄧穎超和周恩來，每天吃海狗丸鹿茸精，搞得太多了，連孩子也養不出。

這一來，大家的「學習」情緒，真是高漲到極點，更歡迎丁玲報告她自己的羅曼史。丁玲越談越興緻，從胡也頻的死，跟沈從文和馮達——現在台灣。的同居談起，直到延安和彭德懷鬧翻，痛罵彭色狼是玩弄女性的魔王，惡咒浦安修是騷×，和一個工程師搞上了孩子，又和羅隆基搞，現在又朝三暮四。她又承認會和朱總司令發生過肉體關係。她認爲一個女人，最少要嫁過六七个男人以上，才能分辨得出什麼是好和壞。她現在已找到一個廿六歲的青年李明——就是替她挽行李的那個小伙子。豫鐵打的一樣那麼硬壯，既可以當愛人又可以當兒子，一舉兩得，說到這兒全班嘩然，認爲她夠坦白澈底。

楊松眼看着他的一羣衆被丁玲奪去，便調換口味，談到延安的切身大事；說以智識份子

王明爲首的國際派，從蘇聯歸來以後，便被劉少奇排斥，現在居然當起女大被長來了。

這些事，雖然不像男女問題那樣動人，却也是大家所想知道的，這是一種變態心理；以能聽到黨中央大員的噩耗爲快。楊松看見有羣衆了，便振起精神來接着說：「不過王明的勢力也不可少視，李立三、張聞天、任弼時、關向應、秦邦憲等等所有被劉、毛挾斥的大員，都團結在他的週圍，連賀子珍也參加了他的陣綫。他們不斷的利用解放日報及刊物等等，公開指責延安的宗派和腐敗，深得大家的擁護呢！」

最近雙方的鬥爭越來越利害。不久以前，王明發表黨內的「增強黨性」，現在已被老毛的「整頓三風」痛罵一場，宣判了黨八股的死刑。大家瞪着眼看熱鬧吧！正面衝突不久就會開始的了！他扯到這裏，看看郭芬沒注意，便欲罷不能的說：「整頓三風」實際上就是毛、王鬥法。如果說要整全黨的風，首先也要整黨中央大員，革命中的每一個挫折，都是由於他們決策的錯誤所造成的。像一九四〇年「苦迭打」——恐怖大屠殺。全國的黨員和青年被錯殺了何止千萬！——」

「喂喂喂！你們漫談是允許的，但漫談是有限度有中心的，從現在開始注意，漫談不是漫無邊際的談！」郭芬將自己的事忙完，便抬起頭來再指導一次。

楊松立刻也嚴肅的對大家說：「各位布爾什維克！漫談要掌握住「整風」的精神與實質，從文件出發聯系本身！」談到真正的聯系本身，則沒一個人肯發言了。

並不是說楊松這種表現沒人惡感，祇是有些人把它藏在心裏罷了。幾個工農份子對他厭惡到極點，前面走後邊便罵：「……什麼東西！就指望着兩片皮。發生「肉體關係」！多

好聽，你就是強姦啊！你還在吹！」

這些工農幹部的情緒，陷在深不可拔的悲觀絕望之中，他們時常表示；革命是有前途的，個人却沒有前途。

在與智識份子的團結中，他們更沒有信心，祇要他們湊在一起，便是嘆息的說：「唉！工農幹部是利用過了。現在是智識「糞」子的天下啦，晚來十年的，現在地位都比我們高！×他親娘！就指望着兩片皮了！……」

楊松聽見了，也裝作聾子，找到機會便向我和丁玲樹立威信：「工農幹部是要成爲過去了，時代是無情的，不進步則必然被淘汰！現在不是內戰時期，打土豪分田地鎗桿子主義，現在是政策第一！也就是說智識份子第一！」

但是，不管下邊如何陽奉陰違，校部黨委會却有着一定之規。黨中央辦過多少年學校，當然有充份的辦法來對付。不久，他們便被「整」得看見文件就頭痛，但是指示又下來了；要大家逐字逐句的細讀文件——這也是刑罰中疲勞審問的另一種方式。不怕你們不反省，慢慢地就會把你們的神經系統，完全「整」崩潰！

學習進入另一個階段了；丁玲讀她的文件，他們打他們的呼嚕，叫醒了，他們會說：「我正在聚精會神的聽！」任妳丁玲怎麼長氣；任妳組長怎樣領導，會上就是不發言。

我的發言提綱交上去，校部批下來要我再深刻的反省。看起來本組「開刀」的對象不是我，可能是兩個區黨委書記。這兩個「神仙」反省出一點鷄毛蒜皮來，便再也不肯有什麼表示。校部叫他們個別反省去了。這是一種極不榮譽的事情，因爲這樣一來會使人「誤



會」，他們一定有些見不得人的行爲。恐懼之下，大個立刻又改變了態度。

在小組會議上，個個都做出苦思熟慮的神氣，散了會，則完全是另外一套；忙着抓鬮賀鵝、燉牛鞭、酗酒、補腎、狂吃大喝、拉拉唱唱，借着酒瘋吹噓當年的過五關。因爲都是布爾什維克，而且互相間已經比從前熟習了，說話更無須考慮和虛偽，大家樂此不倦的談論着女人的隱私，和男女間的房事。

楊松逐一的描述着，和六十幾個婦女發生肉體關係的詳細情形，每天談到午夜三、四點鐘，仍然精神奕奕。我不像組長郭芬非常喜歡聽，却裝出一派聖潔的神氣，也不像丁玲說得比男性還要澈底。我當然鼓勵自己，聽一些兩性之間的常識，祇是有時候說得令人實在聽不下去，我始終鍛練不夠，不禁臉如火紅，便裝着忙別的事，或者做出惋惜的樣子，藉故走開，但是他們有着嚴格的規定，不散「會」誰也不准中途退席。

「小馮！封建餘孽，破壞情緒，抓回來懲罰！妳現在這樣封建，將來一定會後悔的！」丁玲首先大聲的指責。

同時楊松堵住了密門威嚇着：「女人越扭捏越壞！小馮！准是透壞了，捉住她剝下褲子來檢查一下！動手啊！」

大家一齊吆喝着湧上來。我左躲右避，正在走投無路，黃副師長從中一攔說：「喂！各位高級首長！小馮同志還是黃花處女，我們要給她一點面子！」

「哈哈！老黃在動小馮的腦筋啊！請客！……」

「哈哈！老黃！小馮是黃花處女，你怎麼知道的？快坦白！……」

我趁着他們的精神分散，便從丁鈴的身邊溜出審門去。

我和丁玲及另外八個女學員，睡在一個寬大的審洞裏，她們都是黨中央大員的愛人，一個個趾高氣揚，比黨中央大員還要神氣。白天大家都分散到各組去學習，祇是早晚和休息時間才見見面，所以誰也不理會誰。現在我已經每夜都在枕邊失眠了，我在反覆的思索着；在青年人純潔的心目中，對這些大人們，抱着一種多麼崇高的敬意；一種多麼神聖的感覺；認爲高級幹部一定都是覺悟高、修養深、能力强、認識清。可是，現在我所看到的這些事實，和我入黨以前的理想，相差了有多遠的距離呢？這是我修養不好？還是他們錯了？還是革命和黨就是如此呢？如果是他們錯了，爲什麼他們還要改正下級呢？最奇怪的却是在全校月底的學習總結會上，我們竟榮獲了卅幾個組的模範。

「三八」婦女節來臨了，延安每年均召開婦女大會，所有的女性一定要參加。宋毓秀也來了，她已經聽說我回來的消息，因爲肚子又大了，所以沒來看我。我把滿腹的苦悶向她哭訴，也得到她親切的慰藉。分別兩年來，她被苦痛折磨得像一個中年婦人了。

會上有康克清重彈老調，報告一年來的邊區婦運。蔡暢的講話，把年輕的女性都煽動起來，她慷慨激昂的振臂吶喊着：「……全中國五億人民，我們女性佔了一半！不管什麼大事，沒有女人參加，是決不會成功的！男人能辦的事，我們女人都可以辦！女人能辦的事，男人不一定能辦得到！（畧）」說到這兒，全場女性瘋狂似的歡呼着；解放啊！平等啊！好像真的已經得到解放，真的已經男女平等了，當然也有不少年紀較大些的女性，像我和宋毓秀一樣，態度冷靜，始終都沒什麼過激的反映。

在每年一屆的婦女節大會上，都例必有一段頗爲「刺激」的插曲；那就是舉凡平日輕視女性，或者喜歡說怪話的男同志，在「三八」節之前，大家便把他們監視起來，以免得被逮蹤，屆時便以大會的名義，「請」他們前來列席，在全體婦女們的面前，飽受一頓教訓，最後再被「歡迎」到台上去，做一番大家認爲滿意的自我檢討。可是今次會上，那些被「邀請」來的男仕，果然「整風」進步了，他們不但不把這種行徑引以爲恥，反而當着出風頭和真夠刺激，結果幾乎把大會主席團氣死！

晚會由「魯藝」演出一些小型的秧歌劇。黨校全體參加。黃副師長臨時病倒了。我心裏很不願去參加，但是，又深恐引起「魯藝」老戰友們的誤會。去了當然會被發現，那就不能不到後台看看，愛我的人，流着眼淚打起招呼，恨我的人，咒詛着走開。大多數戰友態度淡漠，我知道他（她）心情苦重，及在長期高壓下，造成的一種心理反常。

呂笑媽傷癒回來了，陳美雲在整理着成堆的服裝，丁紹蘭和張淑芹在替演員梳頭，尹戰英等在搬着沉重的道具。鍾靈和小陳走來，祇淡淡地點點頭便走開。我很想找他談談，但是環境不允許。柳若鳳和張醒芳等做幕後提示。她（他）們都被排斥了。最好的是領導幹部一個也看不到，他們是怎樣的輕視着婦女啊！

我迅速的退出後台，陳美雲和丁紹蘭跟來了，她們沒老同志們的顧慮那樣多，因此敢告訴我，說在我離開「魯藝」的第二天，于蘭便被捕了，前幾天剛剛放出來，身上都用火燒爛了，現在還爬不起來，她叫陳美雲告訴我，不要掛心她。另外于金耀等許多同志都病倒了。丁紹蘭很不安，要回家去。我祇能安慰她再看看，表示我畢業以後，不管到哪兒

工作，都要和她們在一起，這才哄孩子似的把她哄回後台去。

晚會游藝開始了；第一個節目是「十二把鐮刀」。我坐在台下，聽着那不合諧的歌聲和不協調的音樂，全身陣陣地慄起雞皮來。我低下頭去，聽着觀眾們的評判；說「魯藝」還不如新成立的青年藝術劇院……我想這就是別後兩年來，「魯藝」的成就嗎？我不願意再聽下去使心傷痛了。便隨着紛紛退出的老觀眾們，黯然的離開了會場。

在歸途中，踏着如銀的月色，聽着各式各樣的批評。心裏一陣歡樂，一陣悲哀；「魯藝」！我又開始感覺得你，有些不合於理想了。

爲什麼在一個機關裏工作幾年，便會開始痛深惡絕的厭棄它呢？它固然有缺點，我本身的修養一定也太差，我看不下去，我忍受不了。忽然我體會到所謂厭棄它，就是消極的逃避現實。我要勇敢的把自己投進這個熔爐裏，讓各種苦痛來冶煉，把我堅強起來，我這樣不斷的鼓舞着自己，終於覺得奮鬥的勇氣和信心，又開始變得光明和有希望起來。

在到「女大」和黨校的岔路上，行人稀少了，環境使心情油然的產生了一種不安的感覺。我警惕的走着，腦中一會兒湧現出鍾靈的吻抱；一會兒是宋毓秀含着淚水的慰藉；一會兒又是呂笑嫣等等團員，想到她們的成敗與我血肉相關，我希望她們都能夠繼承在太行山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那麼任何勾心鬥角，都無法把我排斥。我正在思索着，無意中看見前邊石崖處，好像有人影閃動。我站住望了片刻，不見有什麼，雖然這兒離開黨校不到半里路，可是我仍然不敢大意，一會兒看見後邊有一夥人來了，這才放心的向前走去。將近石崖的僻處，忽然一個人迎面走來，走到附近時，他竟擋住我的去路，我避開走，又被

他擋住。我愠怒與不安的抬起頭來，不料發現竟是黃副師長。

「——黃副師長？病好了些嗎？你看戲去嗎？你怎麼啦？」我詫異的向他招呼着。他穿着一件舊大衣，雙手插在袋裏，帽子戴得很低，嘴裏沖出濃烈的酒精氣味，瞪着我病牛似的喘着。我拉他走，他木然不動。我正在覺得有些不妥，後邊的人羣已經走上來，我回頭看時，猛然打了個寒噤，幾個人竟是吳副司令、馮克、楊松、還有那四個黨官。一個敏捷的思想告訴我，他們是有計劃的。我剛要招呼，幾個人已走上來把我圍住。

楊松眼裏閃着火燄，最後通牒似的說：「小馮！我們要搞妳！妳的褲子自己脫？還是要我們來？」

我迅速的瞥望一下附近，竟連一個人也不見，我要喊叫，突然看見吳副司令手裏的鎗，我相信他們急了，會殺死我滅口的。這一切都在眨眼之間，我嚴正的大聲提醒着他們：「你們喝醉了酒啦！你們不想想事情的後果嗎？」

他們等不及了似的一擁而上。楊松一把扯住我的手腕，我無法掙脫他的蠻力。馮克從背後攬腰把我搶抱起來。

「你們這樣，我寧死都不會——」我的憤怒他們毫不理會，馮克抱着我，剛踏上一塊坡地，我掙扎着被就勢按倒，幾個人搶上來動手便扯衣褲。

我急極了，不顧一切抓着他們的手臉，拼命的掙扎。但是四肢立刻被壓住，皮帶被掙開了，崩的一聲，褲帶斷了，我把整個的生命化着聲音，向木立在一旁的黃克強哭叫起來：「啊！黃副師長！黃副師長——」

「啪！」突然一聲鎗響。屠宰我的人們一怔，我乘機掙脫開手臂。幾個人同時驚問着：「怎麼啦？老黃！」黃副師長不作聲。他們大聲喝問：「怎麼啦？」

「走火了！」他僵木的說着，從衣袋裏掏出手鎗來。四個黨官發現後邊路上有人羣來了，立刻拔腿奔逃。吳副司令和馮克也沉不住氣，接着楊松也跑了。坡地上祇剩下我和黃副師長，我嚇得半昏的已紮住褲子站起來，用手梳攏着頭髮和皺折的衣褲，覺得週身冰。這時，後邊的人羣過來了，我驚悸猶存的走回路上去，一面沉靜着情緒；一面望着四週，過路的人站住了，詫異的看着我，見沒什麼事，便繼續走去。黃副師長仍然站在坡地上。我停住了，忽然一個思想兜上心來；逃過了今夜，逃不過明晚，總有一天——他們敢這樣做，就不怕我去報告，我要先抓住黃副師長再說。

我考慮了一下，轉身回到坡地，邊關切的說：「黃副師長！你傷着了嗎？」

他在木然裏被我喚回，酒已經嚇醒了，慚愧的望我一眼，低下頭去用拳猛擊着說：「噢！我胡塗了！我、我——」

我誠摯的安慰他說：「黃副師長！你不要——一切都原諒你，你傷着哪兒了？」他難堪的低着頭說：「沒傷！還不如——爲什麼不打死我！……」

「黃副師長！不要這樣，我們回去吧！他們會把罪過都推到你身上的！」我說着和他向前走。他右腳有些跛，垂頭喪氣的走着。我欠身看時，鞋邊襪子被打爛了，碎綻處血跡殷殷，看樣子傷勢不要緊。

我繼續慰藉他說：「黃副師長！我原諒你！我知道是他們用酒把你灌醉了，騙你來

的！我們自從獅子崗戰役在一起，我就看出來，你是一個真正的好人，我也知道，平時你處處都在愛護我。剛才的事，我看着你，決不告訴組織和任何人，你放心好了！」

「——馮同志！我該死！真該死！妳太好了！妳——」他低着頭像在告訴自己。

「黃副師長！」我轉了話題，進一步的要求着他：「你看我在這個環境裏，多麼可憐呢？我想請求你盡可能的來維護我。前一次你送那匹棗紅馬，我心裏便時常在感激你！關於你婚姻的痛苦，我也想過要幫助你，可是我的那些女團員，未必能夠使你幸福，這件事又不好勉強，直到上次到南市去解決吳司令的事，我認識了一個地方婦女，大腳漂亮，識字又有着很好的脾氣。我把她介紹給你好嗎？」

他放慢了脚步，低着頭喃喃地說不出話。我肯定的說：「是真的黃副師長！她叫張淑貞，是西安人，今年廿七歲，丈夫在新四軍裏，兩年多沒信了，她要我替她介紹一個「對象」，我調查了這些天，知道她確實是一個好婦女，我才敢對你說——」

「馮同志！妳太好了，妳真太好了！……」他感激已極，祇這樣反覆的說着。他埋怨黨，十幾年來他拼命流血，從來沒想到幫助他解決婚姻問題。萬料不到我會原諒他，還幫助他——他答應堅決保護我，今後誰敢再欺負我，他就用手鎗對付！

將走近黨校，我叫黃副師長在後邊等一會再進去。我跟着剛歸來的女學員，走到客前邊，馮克、楊松和四個黨官矜持的峙在路旁，面色冷峻的叫着：「小馮！停一步！我有事告訴你！」在這兒我不怕了，但是內心却不禁羞忿難當。我責罵自己；他們這樣不要臉還不知羞恥，我怕什麼？這時才凜然的站住了。

「小馮！現在我們警告妳，不管你對誰說出這件事來，立刻便有人殺死妳！像殺死一隻螞蟻！」楊松狠狠地恐嚇着。我不看他們，也不作聲，轉身趕回窩洞去。

躺在炕上，才覺得週身痠痛不堪，查看時，手臂都抓得青腫起來，那搏命似的情形，猶歷歷在目，越想越覺得可怕，這時候，我才相信他們反省的罪行，是完全幹得出來的！想起他們平日把面孔板得那麼「尊嚴」「高尚」，使我越發痛恨他們的卑污和虛偽！

請了兩天病假，我不想使那些豺狼認爲是懦弱，恰好遇到星期日，身體剛能支持，便和黃師長到南市找張淑貞來了。

張淑貞聽說黃副師長來了，高興得要去買肉、炒蛋，挽留吃飯，她是迫切希望結婚的女子，像旱苗盼雨一樣，祇要是水就可以。

我到門外去，帶黃副師長進來，兩個人見了面，互相一笑，立刻就擁抱到一起。

我吃了一驚，正要說明，他們已經壓倒到炕上去，動起手來。我轉過身去，際着脚制止：「哎！你們不可以這樣！你們不能這樣的——你們快——」

我聽不到回答，轉身制止時，兩個人正在搏命——羞得我惱叫一聲，奪門而去。

直到深夜。黃副師長才回到黨校，高興得佛爺似的合不攏嘴，不知怎樣向我感謝才好。我怨他太性急了，初次見面就——其實後來我才懂得，工農的求愛方式，和智識份子完全不同，他們不會卿卿我我的去談情說愛，他們是願意了就來，不願意則去，而且在乾柴烈火的情形下，做出這種事來並不爲奇，主要的是不應該在我面前做。事情好在兩個人都願意了，祇能要求他們答應，絕對不能說是我介紹的，不然我就會受到組織處分的。



黃副師長當夜要楊松寫了一封結婚請求書，呈交上去。不料黨中央不但不批准，反而批評他不安心學習，黃副師長當時便氣得昏倒，被抬到醫院去，從此再沒回黨校來。

有一天星期，我到南市看張淑貞，她的房門虛掩着，叫了一聲，沒人答應，我想也許她在午睡，推開門，惱得我轉身便跑，原來她和另外一個軍人在——不久便聽說，她變成一個人人可穿的「破鞋」。在我們認識的時候，她是一個相當本份的婦女，祇有我知道，她為什麼會變成了「破鞋」。回憶起來，良心上便感覺到很大的不安。

男學員的「事件」沒鬧完，女學員之間的問題又爆發了；因為那些和黨中央大員結婚的女學員，驕傲自大，認為自己是當朝二品，學校對他們又包庇縱容，因此不可一世。

那些未婚和離婚的女學員，處處遭受冷語薄待，忍無可忍，便公開反擊，罵她們恬不知恥，質問她們憑什麼這樣欺人？

雙方爭論到後來，就牽扯到黨中央大員，玩弄女性沒有道德，被罵得一錢不值。那些太太們仗着特殊的地位，竟開鎗打傷了一個女學員。因此激起公憤，一齊下手，將卅幾個太太按住，把陰毛全部拔光；有些竟把臭襪子和洋燭，梳子和辣椒粉等，塞進她們肚子裏；有的用木板把下體打得皮破肉爛，鬧得無法收拾。男學員都在看熱鬧。副校長康生帶來保衛部的武裝，才制服住了雙方，把大部份肇事的女學員都帶走。

劉少奇氣青了臉，跑來把那些離婚和未婚的女學員，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們被特務王桂馨（劉少奇曾追求過的少女）利用。這段精彩的講話，在初版的『論黨』中有着詳細的記載，他怒罵說：「妳們太不像話了！妳們真是要作死了！妳們這樣狹隘！這樣虛榮！別

人和「高幹」結婚妳們眼紅！我告訴妳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結婚是絕對自由的！祇要妳們願意，妳們和戰士結婚去好了！我告訴妳們，不要胡塗，和「高幹」結婚這也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畧）

可想而知，這樣的報告，根本解決不了思想問題，事情表面上壓下去了，實地裏雙方仇恨更深。妳見了她故意的唾棄，或者扭過頭去；她得到有力的支持，更加氣憤萬丈——這些糾紛我和丁玲都沒資格參加。卅幾個大員們的太太，大部份住院去了。被捕主要的女學員四十幾名，怎樣處分沒人知道，祇是她們永遠也沒回黨校來。

男學員們又增加了談笑資料，他們污穢的擴大渲染，製造刺激來忘記「整風」。有些在評「多數派」手段毒辣，「拔毛政策」無異打碎太太們的「飯碗」！不過有些意見也很有道理；他們認為物極必反，離婚的女性，心理和性情都反常，她們正在求死不得，黨委的那些太太們太張狂了，竟敢用鎗殺人，當然她們再受到過度的刺激，便不惜拼命了。

楊松和馮克認為損失最大的是他們，兩人公開表示，曾經和大部分離婚的「小寡婦」，有過「肉體關係」，而且說裏邊有幾個確實難遇。這些話已經聽得平常了，不但沒人向上反映，反而互相打趣，藉以發洩苦悶：「老楊！老馮！又有新發展嗎？給我介紹「認識」一個可以嗎？」

經過我對他們的歷史全面了解，才知道這些複雜的精神變態，是由於他們多年以來，都在高壓和殘暴之下工作，整年的忍受着排斥和傾軋；遭遇到叢出不窮的誤會和打擊，他們看到的事實在太多了，他們的情緒也習慣了殘暴和荒淫，他們太熟習共產黨了，因此

便能熟練的運用共產黨的方法，專門鑽共產黨的空子。

像他們這些姦污的罪行，即使領導上知道，頂多也不過是黨內記過，行政警告罷了；而且他們也有着一套熟練的戰術來應付，必能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因為共產黨認為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小事；是生活問題。祇有革命事業才是人生大事。這些道理，對「馬列主義」有些常識的人，是不難體會的。

校部因為工作推也不動，便搬來毛主席報告「坦白」問題。除了鼓勵和指出傾向之外，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又有新的噱頭了，他說：「各位布爾什維克！你們到中央黨校來，學會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便可以無所不通，無所不曉！你們不要再學別的了，你們就用這一套方法，來學習一個問題，就是「堅決相信黨！」黨給你們最高的職位和權力，證明了黨絕對相信你們，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大家堅決的毫無保留的相信黨！……反省的越澈底，表示對黨越相信，而越會得到黨的信任！得到更高的職位和更大的權力！反省的越快，越可以很快的回到你們的工作崗位上去！……」（畧）

校方繼毛主席的報告以後，更加步步追緊，像年關逼債似的，逼得每一個人都透不過氣來。有的女學員三番五次反省，校方仍然說不澈底，精神痛苦得瘋狂了。有兩個政委同時自殺了。接着康生乘機帶人來檢查，把所有暗藏的鎗彈都搜索去。

## 廿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五月廿三日，毛主席在邊區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談話。黨校全體參加，我敏感

到這個報告，聽了「整頓文風」以外，還有一種難言的隱意；聽毛主席報告，總有幾十次了，但是每次看見他的臉色和笑容，會象今天這麼的不自然。

果然下午校黨調我和丁玲，去出席邊區文藝工作者座談會，鬥爭蕭軍。丁玲是著名的寫着。會議開始由「女人裹腳」周立波發言；（因為他說話又長又臭，所以文藝界送他這個光榮稱號）。他挖苦蕭軍是牆頭上的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是山中的竹筍，嘴尖皮厚到別的星球上去白相白相。『周立波剛要借題發揮，丁玲派劉白羽跟他耳語了兩句，可能是要他發言精要一些，不料他把臉一老，索性坐下去結束了意見，給丁玲一個難堪。』

詩人艾青和蕭三繼起攻訐；把蕭軍的代表作『八月的鄉村』，罵得一錢不值。說他是

從極端自私的個人英雄主義和純粹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出發；挖苦他是温情主義、人道主義，同情反動地主王三東。（『八月的鄉村』中之人物）；特別指出『八月的鄉村』的結尾：『到帽兒山去吧！』『就是這樣，準備明天吧！』說這是一種錯誤的灰色收場！最後指出，蕭軍時刻以魯迅的弟子自居，來到延安三、四年，吃着人民的公糧，沒寫一個字，實在是延安的污點，實在沾污了魯迅。警告他睜開眼睛，不希望這是他一生最後的低點。蕭軍不能忍耐，豁的站起來，不但不接受，反而以牙還牙的劇烈駁斥說：『同志們！我寫『桃色的綫』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是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我說『地球上不准沒』，是說給國民黨聽的。周立波斷章取義，故意曲解污蔑，其居心昭然若揭。想不到這本書十年

以後，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到犯罪了！國民黨反動還允許我有發牢騷和罵它的自由，更可以出版書報來罵！照周同志這樣說，共產黨的自由在哪兒？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沒這麼進步呢！蕭三和艾青惡意的污蔑『八月的鄉村』，我告訴你，你們才真正的沾污了延安，污辱了魯迅先生！『八月的鄉村』我本來把結尾寫成了『大團圓』，經過魯迅先生親自修改，魯迅先生最滿意的，就是他修改的『準備明天』的結尾！我承認我比你們差，而且差得比整個太陽系的距離還要遠！但是你們既然這麼革命，思想又這樣純潔，爲什麼在國民黨時期，連『八月的鄉村』這類臭東西都寫不出來呢？說我來到延安三、四年，全在糟蹋公糧，我完全承認！不過我還沒再糟蹋紙墨呢！我若是光寫毛主席萬歲和史太林太陽，我可以寫千萬億字。我承認沒你們那麼革命，那麼進步，至於說我是魯迅的弟子，那你們實在太捧場，太抬舉我了！我鄭重聲明，那純粹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匪幫無恥的造謠！……」

蕭軍剛住嘴，會場上掀起一片「主席」的叫聲。在共產黨內，鬥爭是一種優良的傳統，鬥爭性越強，表明鍛練和品質越高。蕭軍這番話，給許多要抬高自己的人，製造下機會，作家、詩人、黨員等紛紛開火，從生活言行，到各方面更進一步的攻擊；說蕭軍逼死蕭紅，說他一九四一年入黨以後，就後悔到延安來；說他曾經污辱黨是「秦始皇加法西斯」，又公然誣衊黨的文藝政策是開倒車，一貫的以超黨派自由人的態度自居，經常擺出作家的臭架子，籍以嚇人和要脅黨，專門和別人比較享受，向黨要求待遇，裝病拒絕參加開荒生產，說得他連平時放一個屁，都是反動的，全身連汗毛孔裏都沒半點好處。

最後由劉少奇總結，他着重的指出；蕭軍的發言，純粹是一種流氓態度。特別嚴厲的

批評他，同情中央研究院王實味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如果不虛心接受意見，嚴格的糾正，將受到黨紀的嚴厲制裁！

蕭軍在重大的壓力之下，不得不低頭了，他採用着最前進的口吻；最迎合黨人心情的言詞，來表示他悔改的態度，對於所有的意見，全部誠懇接受，並且引用「整風」的精神，來清算自己的歷史，坦白他的父親是一個發行地方流通券的商人，因為發行額過多而破產。痛責自己革命意識模糊，坦白自己曾經投入舊軍伍，做過小官僚，以企圖尋找出路；曾經當過反動的憲兵，……最後頌揚黨的偉大，表明自己改正錯誤的決心。會議一口氣開了十幾個鐘頭，才算「圓滿」結束。

——想不到慘勝之後，蕭軍要求回東北去辦文化報，那時，他對黨已經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有着相當豐富的鬥爭經驗，終於因為他那太過直爽的東北性格，落得個「流氓加才子」的頭銜，共產黨忍了四、五年，才找到機會把這筆總賬清算了。

回到黨校，金鷄三唱，男同學都還沒睡。丁玲累得腰痠背痛，一屁股癱在馮克懷裏，叫他和吳副司令照例的推拿鬆骨。傳達給我送來一本『邊區文藝』，和劉、鄧首長派專人送來的信，附帶兩千元邊幣。我放到一邊，掀開『邊區文藝』，目錄上刊登着我的稿件，這是余教授寄來的了。我正在歡欣的閱讀着，楊松喝得醉薰薰地，聽了丁玲談起開會的情形，便意料中似的說：「怎麼樣了大姐！我就知道，蕭軍這個傢伙不長眼，今天本來鬥不着他，延安幾乎每一個中下層幹部，都同情王明。祇是他出風頭沒節制，偏偏又有點小名氣，正好借他開刀。今次可以老實幾年了！」

「哎喲喲！心肝哪！輕一點喲！」突然丁玲嬌聲浪氣的叫着，拋開馮克放在她腿根上的手，尤怨的說：「鬥爭誰我都沒意見，爲什麼要利用我當主席呢？知情的人，說我是被指定的，不知情的人，會罵我打擊同行，我和蕭軍今後算完了！」

「問題的中心不在這裏！這叫着「外圍掃蕩戰！」先將王明在延安的影響肅清，把「據點」孤立起來，再開始「攻堅戰」！事情並沒完呢！不談這個——」楊松看見大家打「喊路」，便轉移了話題，又要開始課外「活動」了，我便藉詞頭暈要早休息。

「頭暈嗎？來！我給你鬆一鬆就好了！」楊松說着上來動手，我閃開他便奔出門去。

回到室內，在燈下把一段稿子連讀數遍，字句大部份都被余教授修改過了。現在看起來，非常通順和生動。回想一下原稿，才相信我的國文實在不通，這一次對我幫助太大了，祇是太辛苦了余教授。這時，山下傳來陣陣地鷄啼聲，看看錶已經深夜四點了，陸續回來了幾個女學員，丁玲却始終不見回來。

我必須說明；在別的機關裏，是不能這樣毫不顧計的，黨校全是幹部黨員，大家都是高級的同志，階級感情，把私生活問題看得更平淡，祇要不太明目張胆，便沒人會干涉的。祇有我，把真操還看得那麼神聖，大家都認爲我封建，當然也就是說我的意識落後。這種風氣加到我身上的壓力，是很大和很痛苦的。有時候我也狠心想試一下，但是立刻有無數的觀念，罵得我連頭也抬不起來。

過了四天，果然在中央大禮堂，召開了轟動全黨的幹部大會，清算中央研究院王實味思想。黨校全體參加。因爲到十里論看余教授歸來時，會和王實味他們談了一路，不禁使

我擔心自己的安危。趕到會場時，鬥爭已經像狂風暴雨似的在進行中了。

會場裏擠滿了人，我坐下去，半天才敢抬起頭來。主席台上有陳雲、王稼祥、徐特立、羅邁、董必武等等。轉臉望時不禁打了個寒噤。康生和劉少奇坐在我身邊，進來時竟沒注意，我極力的鎮靜着自己，裝着沒看見他們。

黨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毛主席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捧着報紙和刊物，一口閩南話正在激烈的發言：「……王實味同志，是一九二六年入黨的。現在已經有着十七年的黨齡！黨讓他在制定黨的政策，最高學府的中央研究院裏，翻譯「馬列主義」的文獻，可見得黨是怎樣的看重他，但是，王實味同志的個人英雄主義登峯造極！竟利用黨給予他的優越條件；利用黨的喉舌解放日報和刊物，來進行他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反黨活動！

我們看『野百合花』第二節『必然性』，『天塌下來』和『小事情』，『聽一聽下級的牢騷』。」他迅捷的翻出預備好的證件，用激憤的聲調引述着：「兩個青年女性低聲而興奮的談話：『不管什麼事總是說小資產階級意識，我看到是某些大人物未免太特殊化了，對下面的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死也罷，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平日總在說階級友愛呀！同志友愛呀！屁！到處烏鴉一樣黑，連人類互相間的同情心都沒有。看看吧！吃小灶飯的見了吃大鍋飯的，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大頭子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卑躬屈膝，對我們則神氣活現，好幾個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他的小鷄被老鷹啣去了一隻，以後看見老鷹就嚎嚎地叫，拾起石頭來拋擲！真是自私自利！』



同志們！這就是王實味同志、假造兩個女性的談話，來歪曲事實污蔑黨的謾罵！讓我們再看三月七日，解放日報『野百合花』第四節，『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他說：『我並不是一個平均主義者，但是在革命陣營裏，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也實在沒有這個必要。我們看看，一方面大家每天兩餐稀粥吃不飽，病了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在問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些大人物身體非常好，却仍須不必要和過份的享受，使下層覺得他們是些異類！』

同志們！異類的不是別人，而正正是王實味同志！你！這樣的誇大某一點現象，而來攻擊黨，王實味的思想和立場，已經站到異類那邊去了！我們再看看下面，他說：『領導幹部不但不接受這些善意的意見和批評，反而仇視他們，卑視他們！延安照舊歌轉玉堂春，舞迴金蓮步。仍然照樣的迫害婦女，壓抑青年！外邊粉飾太平，內部毒瘤叢生！他們滿足的對青年說：『有人覺得延安不平等，黑暗專制，但是總要比國民黨好。這不過是微疵小節。』他們不止不檢查自己，反而怨青年們不夠老成，修養不夠。』

同志們！我們看看王實味的用心何在，爲了顯示他瘋狂的個人英雄主義，不惜用種種卑污無恥的手段，挑撥離間黨與羣衆密切的關係，造成羣衆對黨的不滿；造成黨與羣衆的對立！我們再看下面，王實味更裝出一副狐狸一般慈悲的面孔，他說：『你們要知道，青年人是坦白、純潔、忠誠、勇敢的！他們到延安來追求光明和溫暖，但是看到的，却是一些黑暗與醜惡，因此就免不了發牢騷。他們不一定說出來就四平八穩，我們要接受他們意見的精神與實質，研究出這些不應該有的現象的根源，加以合理的糾正和根絕。』可恥

的行徑！可恥的陰謀！可恥的——」陳伯達剛要結束他長篇大論的引證——

「主席！」許多發言幹部，和王實味同時站起來。一方面是衝動和鬥爭的鐵面孔；一方面是態度穩重，氣宇寬宏。陳伯達和要求發言者，不知怎的全坐下去了。王實味涵養深邃的說：「同志們！我不想對陳伯達同志的意見，提出反駁，那將要浪費大會寶貴的學習時間。今天我把『兩個女青年談話』的原稿帶來了，有真名實姓，而且作者可能今天也會來了。請主席團准許大家傳閱。」

他心平氣和的說着，從衣袋裏提出一束紙稿，擇取了兩張舉在手裏說：「同志們！我入黨十七年，始終安心做一個普通的黨員，證明我沒野心，我不必假造歷史，求取偶像崇拜！也不必打擊別人抬高自己，陳伯達同志還遺漏了許多意見，我還在解放日報上指責過，延安多數人是在莊嚴的工作，少數人却在荒淫與無恥。現在讓大家回頭看看吧！」

全體同志果然順着他的手，扭頭望向北面一排長窗的遠處，棗園密洞前邊的蔭影裏，掛着一串串的臘腸臘肉。三五成羣的人物翹着腿，正在攬扯着紮雙辮的女同志，在嘻戲着。禮堂外面，立刻有人把窗子咚的一聲關上。我急忙低下頭去，心裏說不出的難過。接着，會場裏湧起了海濤似的一陣洶湧。王實味輕咳了一聲，繼續說：「同志們！事實擺在眼前，我們要有勇氣來承認！要有決心來改正——」

「主席！」艾思奇、康生、成仿吾等先後站起來。成仿吾酷烈的責斥王實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犯了嚴重的錯誤；艾思奇結結巴巴地，說王實味忽視了這些言論對黨造成的損害。康生則逐字逐句的舉例，來證實批駁。幾個人接連的攻擊了六、七小時，聽起來頭

頭是道，條條有理。最後，也引經據典的要大家看『穀雨』一卷四期：『藝術工作者起來！負起人類靈魂技師的責任，揭發這些黑暗與污穢，起來清洗這些罪過，這像歌頌光明同等的重要！』

「王實味的這些邏輯，純粹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黨的敵對立場，來對待光明裏的一點黑暗！王實味說這像歌頌光明同等重要，可是他對光明祇作了污蔑，並沒有歌頌！我們要求王實味對大會的意見，不要避而不談，應該給大家一個明確和圓滿的答覆！」

「主席！」王實味隨着聲音站起來了，態度仍然那樣正派和親切。他列舉「陝公」和「女大」的事實，因為黨有訓令，開荒生產以後，早就不發菜金了，但是種了半年的菜，兩個月便吃光了，給養祇發小半，其他的要自力更生。他問這是否事實？

「這是對「女大」和「陝公」的污辱！」成仿吾和「女大」兼政委蔡暢當場否認。

不料「女大」和「陝公」的部份學生，低着頭紛紛叫喊着：「這是事實！……我們喝稀粥上課有半年了！……」

蔡暢和成仿吾注視了一下喊話者，才坐下去。王實味並不咄咄逼人，他針對着三個大員的論調，將他們列舉的事實逐一批駁。他所說的，都是中下層的親身經受，令人感到親切有力。最後他說：「成仿吾同志指責『穀雨』一卷四期的一段，證明我立場上嚴重的錯誤。請大家注意，那段論據是我引證毛澤東同志，在第十次黨中央大會報告的第七節，一字未加，一字未減，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原文，已經帶來了，請大會審查！」

陳伯達是中共的著名理學家。成仿吾更是知名學者。艾思奇是權威哲學家，幾個人被

王實味批駁得啞口無言，尤其是他們發言，詞嚴語重，色厲內荏，使人覺得是感情衝動，修養太差，和王實味的穩重親切，成爲一種強烈的對照。

在這一場激烈的政治搏殺中，起初我覺得；王實味在「野百合花」等中的舉例，對領導層的攻擊未免有些過份，因爲在我眼睛裏的延安，似乎還沒他說的那麼壞，可是爲什麼多數人都同情王實味的意見呢？這時我才發覺到問題的關鍵，在於我是一個脫離羣衆的幸運者，好像一個大家庭裏，最受寵愛的子女，便看不見它的黑暗與不合理，因爲我吃得飽，穿得暖，處處受重視，便難怪我看不見這些普遍的現象了。

現在會場肅靜下來，沒人敢再攻擊了。主席團密議了片刻，宣佈休會明天繼續開。

黨校又增加了清談的資料了，在宵夜酒筵席上，楊松舉起杯來叫着：「各位布爾什維克！我們爲王明同志和毛主席乾杯！」

吳永生副司令自以爲是的說：「這管他媽的王明和毛澤東×事？」

「吳副司令！」楊松呷了口酒，立刻又斟滿了同時說：「這是毛主席下了「總攻擊令」，向王明「攻堅戰役」的第一回合。王明打勝了。王實味夠利害，大會照這個開法，一年也完不了。我看十個中央委員，也不是王實味的敵手。特別是「藉口」太無力了，稍微頭腦靈活一點的都看得出，這是陰謀！艾思奇是黨報的副主筆，康生是黨報委員會主席，黨報犯錯誤，首先要「整」他們兩個，今天他們竟翻過來整別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秦邦憲社長也不照面了？」丁玲在讓馮克和吳司令鬆骨，忽然提起這個問題。

楊松乾了一杯酒，滿臉卑衷的說：「秦邦憲？他怕事早就被分化孤立起來了。最無恥

的是張聞天，老毛找他談了一次話，大概答應給他個小官坐坐，沒有骨頭的東西！立刻就出賣王明，當了投降派！」

「娘的鬼孫！爲什麼他們的領袖慾都這麼大？祇讓我們替他們拼命！」吳司令說到氣頭上，竟狠力的抓着丁玲的大腿，痛得丁玲嬌叫起來：「哎喲！你看都抓青了！」

吳副司令被鬧醒過來，連忙重新工作。楊松填滿了一口牛鞭，興緻的嚼着說：「老吳！你要知道，如果王明是黨中央主席，今天大會就要鬥爭老毛了。同時大地主成份的，就不是王明，而是毛澤東了。祇要當了領袖，錯了也是對。否則像王明和王實味今天一樣，怎麼對也是錯。所以權力不可不爭，也不論是誰當了領袖，手下有本領比他大的，一定要想法把他澈底的「整」垮「整」臭，不然的話，夜晚連覺也睡不着呢！不過毛、王的明爭暗鬥已經五年多了，現在老毛看見王明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大，再不下手就危險了。可惜王明抓到手的兵權太少，你看老毛，彭標子是他的老鄉；賀龍是他的妻舅。當權的黨中央大員，十之八、九都是湖南老鄉。王明失敗是註定了，但是祇要他有一口氣，就是老毛的心腹大患，因爲祇有他，才能團結起所有反毛的人物，而且真正有本領！」

「不談他娘的這些×事，我們談——」吳永生暴躁的制止楊松。我靜聽了半天，才省悟到回延安以後，看到許多人讚頌解放日報的原因，不過他們現在却又站到咒罵的一方面去了。會幾何時，飛機場的歡呼；大會上的狂烈，一切歷歷在目，昨天的戰友，今天變成死敵，權力和野心，使他們忘記了一切！我又想到楊松雖然討厭可恨，但是他認識問題，却十分尖銳。當他們的話題剛要轉移時，我便急忙站起來溜走了。

對於王實味的歷史和一切，我根本不清楚，因此對於他被清算的結果，認為與我沒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是大會所給予我的印象，終於使我覺得，必須正視這一場政治鬥爭，以從別人的血跡和痛苦中，記取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因此在丁玲回審洞來的時候，我向她借閱曾經發表王實味言論的「穀雨」和舊的解放日報等刊物，當時全黨校和全延安的人，似乎都在到處搜尋，丁玲把從「文協」帶來的舊報紙和刊物，都交給我代她整理，因此我能夠剪輯出多餘的一份——解放日報的資料，閱過之後覺得非常珍貴，和具有歷史意義，便收藏在雜記的夾頁裏。

——附抄原文於後，試看今日中共，和廿四年前延安時代，基本上有些什麼進步？

## 「野百合花」

王實味

——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

延安的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裏裝得有些不舒服。

爲什麼呢？我們的生活裏缺少了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

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的男女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  
還有人回答說：延安的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與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興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的。但是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的，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的，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裏裝着不舒服，就是爲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我不敢輕予同意。

那麼我們的生活到底缺了些什麼呢？下面的一段談話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裏，前面有兩個青年男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的談着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脚步凝神的諦聽着：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是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的同志，身體好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樣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之間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了人裝着笑嘻嘻的！其實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眼睛，搭出首長的臭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對上級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却是神氣活現，好幾個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有一次老鷹抓了他的一只小鷄去，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嚙嚙的叫着，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的尖利，一方面心裏悵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能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的，真正關心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也不錯！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羣衆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着，因為要分路，我就只聽到這裏爲止。這種談話也許有偏頗和誇張，其中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是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

## 二 碰「碰壁」

在本報（解放日報）『青年之頁』第十二期上，讀到一位同志底標題爲『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兩段原文：

「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便牢騷滿腹，到處發洩的情形，深不以爲然地說：『這算得什麼！我們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氣！……』」

他的話是對的，延安雖然也有着令人生氣的『臉色』，和一些不能儘如人意的事物？



可是在一個碰壁多少次，嘗過人生冷暖的人看來，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麼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學校哺育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現實的丑惡和冷淡，對於他們是陌生的，無怪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到從來未有過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中年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是我認爲這種知足者長樂的人生哲學，不但不是一「對的」，反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貴，就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着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敢大胆的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

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裏，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罵」）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

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是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的。

當然，青年常表現不冷靜，不沉着。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題，但是青年如果真的個個都是「少年老成」起來，那麼世界該有多麼寂寞呀！其實，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的那兩位女同志的「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我們不

但不應該討厭這種「牢騷」，而且還應該把它當着鏡子照一照自己。

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學校哺育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我認爲這說法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嘗夠人生溫暖」，但是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鬥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的生活，不見得也那樣多的「愛和熱」；相反的，他們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陣營裏來追求「愛和熱」的。

依「碰壁」作者的看法，彷彿延安青年都嬌生慣養，或許因爲沒有糖菓吃，就發起「牢騷」來，至於「丑惡和冷淡」，對於他們也並不是「陌生」的；正因爲認識了「丑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丑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把這些「丑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們的黨曾經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的「牢騷」，這對我們的工作會有很大的好處。

###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我們的陣營存在於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對呀！這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只是半截「馬克思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却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

之後，我們就須要以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減黑暗的滋長，最大限度的去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

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裏的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把黑暗消滅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會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只提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師」們還對自己溫情地說：同志！你也是從舊社會裏出來的呀！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的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別臉紅吧！於是，我們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

在「必然性」的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些「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吧！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便說你不應該只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那個×！女同志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

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是每一個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裏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裏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 四 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聽說，曾經有某同志用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壁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的「首長」批評打擊，以致陷入半瘋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

但是連羸弱的小兒，都確鑿會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健康」，但是却自信還有着足夠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致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伙（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為我覺得有些諷刺畫的意味；但是在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呀！）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上是存在着的。

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說等級制度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

- （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
- （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共產黨人三分之一，無黨派人士三分之一，民主黨派三分之一稱三三制）。

(三) 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爲都有商量的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軀體，支撐着煎熬，許許多多的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無論是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的，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到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鐵一般的團結。

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較重責任者，也可畧予優待。

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該有太大的等差；對於非黨人員可稍予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

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都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飯。(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要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王實味。

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

我把王實味發表的文字，反覆的看過幾遍，使我進一步認識了黨的政策和觀點；同一個問題，一件事情或者一個人，在需要的時候，可以解釋它是進步和善良的，一旦厭惡起來，也可以把它解釋為落後和惡意的，就以『野百合花』來說，如果站在黨的立場上來看，它是一篇積極的，富有建性的，非常深刻和恰切的意見。

但是，因為王實味被認做是王明集團的人，因此他的一切，便全部被否定了，一切優點和善意，也全部變為罪證和一無是處。

鬥爭大會連開了三天，黨中央委員們，顯然都經過了充分的準備，搜集了王實味十七年來的點滴材料，套上大的原則。鬥爭越來越尖銳，對王實味已經省去「同志」的稱呼，而且一直叫他王屎味！但是王實味却仍然態度溫和，言詞有力，有條不紊的逐一反駁，一口氣說八小時，從上午直駁到傍晚，使攻擊者連插嘴的時間都沒有。

大會第五天，陳伯達命警衛員抬來兩大捆資料，連主席也不叫，便激烈的發言了：「我繼續昨天的控訴！王屎味製造反黨材料來舉例！」他的態度和語詞顯然的不受歡迎。大家心裏在暗自慶幸，這個糟老頭子成了中心發言人，都等着看他被王實味鬥垮氣死。他忙了半天，從資料中找出一束破紙來說：「現在我們來看王屎味，在中央研究院壁報上發表的『硬骨頭與軟骨頭。』他無恥的對同志們說：『還是問問自己吧！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

王屎味！我可以告訴你，大家的骨頭都很健康！祇有你的骨頭有問題！你在耍骨頭！待我後面引證。同志們！王屎味在中央研究院大會上，常常利用主席的地位，發表反黨的謬論，他卑鄙污濁的說：『現在我們的黨，已經變成了功利的黨！領導幹部變質了，蛻化了！某些特殊人物利用人民的名義，利用黨內的職權，欺世盜名進行獨裁專制，剝奪人民的權利，強姦黨內的民主，使全黨變成了少數獨裁者的奴隸！』

污穢中國黨『變成功利主義』，這一點我後邊引證。無恥的王屎味！現在你指出姓名來！『領導幹部』是誰？怎樣『變質』？怎樣『蛻化』？『某些特殊人物』又是誰？何時何地怎樣『利用人民名義』？何人何事又怎樣『利用黨內的職權』？剝奪了哪些人民的『權利』？『姦污』了哪些黨員的民主？使哪些人『變做什麼樣的奴隸』？『少數的獨裁者』又是誰？無恥的王屎味！所有的事實都證明了是你已『蛻變』『變質』！你是『特殊人物』！是你在利用『人民』和黨的名義，掩蓋着你們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陰謀！

無恥已極的王屎味呀！你這個長期潛伏的細菌！你這個認賊作父的代言人！你這個不知死活的鎗手！你這個歇斯特里的白癡！你這個魍魎魑魅的化身！你這個又黑又厚的流氓！你這個『領袖慾』衝昏了頭腦的『功利主義』者！你這個工人無產階級的姦賊！你這個披着『馬列主義』外衣的階級異己份子！你這個令人作嘔三日的反黨份子！你這個死心塌地的爪牙！你這個滿身血腥味的應聲蟲！你這個厚顏無恥滿身屎臭的開路先鋒！你這個涼血的人民公敵！你這個黨內不可救藥的敗類！你這個資產階級的幫兇走狗！你這個日本帝國主義的義務特務！你這個國際法西斯托洛斯基匪幫！你這個披着人皮的豺狼！你這個

死有餘辜的挖墳賊！喪心病狂不顧一切的來打擊黨的威信！想把我們親愛的毛主席從黨中央擠出去！敗類王屎味！你這個中國革命的毒瘤啊！你這個牛鬼蛇神的黑幫！你這棵惡魔化身的大毒草！你這個陰魂不散死而不僵的……」

陳伯達引用了共產黨有史以來，所有謾罵的名詞，口沫橫飛，張牙舞爪，不重覆一句的痛罵了王實味半個鐘頭。會場氣氛緊張萬分。我擔心王實味暗藏一顆炸彈，拋出來和他們同歸於盡，或者反口痛罵，引起交手戰來。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屏住氣息，靜待着變化來臨。

王實味突然站起來，靜了片刻，微微地吁了一口氣，他沒拋炸彈，也沒痛罵，態度仍然那麼沉重，祇是說話稍快而有力，間中吁一口氣，他列舉自從一九二六年，參加共產主義研究小組以來，中國黨所有的文獻，幾乎全部是他翻譯，和經過他校閱的，他晝夜不停的為黨工作，把右手已經累得癱瘓了！說着舉起蜷瘦的右手。他說他的右手殘廢了，便改用左手抄寫，為黨工作十七年如一日，他從來沒考慮到個人的安危，他已經快五十歲了，也從未考慮過地位、待遇、婚姻、享受等個人的問題，他祇知道列寧曾教訓他，向黨內的傾向做不調和的鬥爭，是測驗一個共產黨人優秀的準繩，是——」

「停止發言！我停止你發言！」執行主席陳雲，豁的從劉少奇身邊站起來大叫。

「主席！」王實味堅定不移的向陳雲質問：「第三國際書記長季米特洛夫同志被捕，在希特拉公審的法庭上都有發言權，我是共產黨員，在黨指定要我發言的會議上，我必須把意見對黨說完！」



陳雲又轉身密議去了，會場上的人們內心竊喜着；仗勢欺人的，終於敵不過真理。王實味繼續解釋他的出身成份；他父親是漢口鐵工廠的技師。他是一個鋼鐵工人，做工自學參加黨的組織，研究共產主義的理想——」

「停止你發言！我停止你發言！」主席團全體咆哮着站起來，終於以時間已到的藉口，停止了王實味的發言。大家內心感到異常的憤懣和不安。表面上還要做出十分痛恨王實味的樣子。其實大會開了幾天，除了黨中央委員以外，根本沒別人發言。現在大家對於這種不公正的會議，已經不感覺興趣，因為內心都跟着王實味的不幸而感受到痛苦。

黨校更不例外，有許多人請假不出席了。楊松和馮克大發牢騷：「娘的鬼孫！你們爭權奪利拉上我們幹？」丁玲的臉色和嘴唇像紙一樣白，兩條腿走路都劈岔了，可是，睡到半夜，仍舊要爬起來出去。記得楊松曾經說她是虎狼年華，在半老徐娘都要過去的時候，不但不知羞騷和臉不要，連命也不要了。

會議進入第七天，黎明時我到三組密洞去，推開門嚇得轉身就走。楊松急忙叫住我，原來郭組長流產了。六個男首長手忙腳亂，丁玲躺在炕上，下體腫得像皮球，小便阻塞不通，漲痛難忍的呻吟着，要我替她去拿來內衣，立刻和郭芬以跌傷的理由抬到醫院去。三組垮了，祇有我一個人，懷着頗為懷喪的心情，隨校去出席鬥爭大會。

組織部長陳雲首先發言了，他十分嚴肅的代表黨，用法官判決的口氣，指斥王實味在黨的面前賣老居功；說事實已經證明，王實味實際上已經是黨的敵人！是中國革命的死敵托洛斯基匪幫思想的——

王實味不待說完，豁的站起來，像肉搏戰鬥中兵士一樣的憤怒了。他沒有叫主席，劈頭便質問陳雲；七天的大會中，是誰始終嚴守愛護黨的立場？他沒說過一句失掉立場的話，態度沒一分偏差！他認爲指他「托派」思想是不應該的！既然與黨思想上發表分歧，他自會向所隸屬的組織，請求退出黨籍！」

「你退黨有自由，但是黨有權利，把黨的秘密從你心目中挖出來，免得被你這個叛徒，托匪」出賣！」陳雲戟指着王實味惡狠狠地罵着。

「王屎味！你這個不知死活的臭東西！你——」林伯渠接着又破口大罵。

王實味詞嚴義正的立刻反擊了：「我是不知死活！從十七年前宣誓入黨起，我個人的生命，早已不存在了！爲了真理，我早已準備隨時犧牲！我決不怕任何要脅恐嚇！」

「快取消托匪罪犯的發言權！……」是張溶在劉少奇身邊振臂高呼了。

王實味却轉向會場宣稱說：「同志們！黨中央動員我來參加大會，曾經說明，是爲着以究黨內一般的思想問題，如果黨員對黨的意見有一點不同意，便成了特務和「托匪」，這才真正是托洛斯基匪幫的黨！這才是——」

「制止「托匪」發言！……」所有的黨中央大員都紛紛揮拳咆哮起來。

「快快停止罪犯發言！……」大小的黨幹部吶喊着響應了。主席團立刻緊急集議。王實味却毫不理會這些，仍然激昂痛切的繼續說下去：「各位黨團的負責人！請你們冷靜一點吧！中央研究院的同志，研究「馬列主義」最淺的歷史也有十五年了，照現在的做法，共產主義是空想！是騙局！我們將成爲中華民族萬古不赦的罪人！」

「拖下來打死托匪罪犯！……」劉少奇暴跳着用尖嗓子狂喊。

「……一切都利用人民的名義！可以欺騙無知的青年！可以取得全中國！但是永遠取不到人心！歷史會做出最後公正的裁判！」王實味仍在激昂陳詞。

「逮捕反動派嚴厲懲辦！……」所有的幹部黨員都站起來了。

「快打死特務托匪！……」所有的負責人都揮着拳臂，瘋狂似的擁上前去。

「打呀！……」鼎沸的口號聲，淹沒了一切。王實味被潮水似的人羣打倒了。康生率領着大隊的警衛員衝上去。王實味被抓起來，滿臉鮮血，手臂斷折了，全身像個血人，仍然奮聲叫着：「……綜合了歷史上所有統治者的黑暗！殘暴！……」康生猛的在他小腹上撞了一膝，警衛員和便衣已掏出手銬來，人羣却仍然在擁上去踢着、唾棄着、咬着、脫下鞋來打着、哭泣的叫罵着……。

張聞天抓着一根椅腿，痛罵着衝上去：「瘋狂的叛徒啊！我險些被你出賣了啊！」邊區政府秘書長周文被擠下來，猶在捋着袖子，咬牙切齒的惡罵着：「王屎味呀！你這個中國革命的劊子手！你這個靈魂的扒手！你真無恥到極點了！竟敢在黨的頭上糞屎！在黨的後園裏挖祖墳！……」

陳伯達擠不上前，站在人羣外邊怒罵不絕。周立波痛哭流涕的在跺着脚叫：「哎呀！該死的叛徒呀！你損害了我們的黨了呀！……」

「我有黨性！我看到毛主席被損害，決不能容忍！」張溶抓着手鎗衝上去。在刺刀監視下，王實味的嘴被用手巾塞起來，銬鐐琯瑯的響着被帶走了。公正的思

想，也跟着一起被鎖走。激烈的份子究竟佔少數，我像大部份人一樣，始終一言不發，祇在呼口號時，跟着舉舉手，動動嘴皮，經過一陣忙亂，秩序才靜下來。

大會繼續由劉少奇作聲色俱厲的報告。會場上多數的頭顱都低垂着，像浸在沉痛中。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聽報告時，都是把頭仰望着講演人的。

我的頭隱隱地刺痛着，什麼也聽不進去，祇在反覆的想着；政治是多麼無情啊！政治是多麼偏見！王實味的話，爲什麼這樣有力的感動人呢？我已經捲入黑暗的政治鬥爭裏去了，我已經宣誓，終身站在共產主義方面，恐懼逼使我極力靠向黨的立場，同時用期望來安慰自己；革命還不至於像王實味說的那樣吧？但是眼前立刻又顯現出一羣猙獰的面目……心情不禁陷入惶惑和痛苦的矛盾之中。

劉少奇的咆哮把我從沉思中驚醒。他疾聲的警告着大家：「……你們的頭腦還是清醒一點吧！並不一定要參加反動組織才是「托匪」，祇要附合「托匪」反黨的思想，實際上已經是「托匪」了！」我的天！現在我才清楚，原來「托匪」的組織竟是這樣的！

反王實味思想鬥爭大會以後，到處都熱烈的掀起「整頓三風」運動，「反省」清算各部門的王實味思想。傳說王明病重，到醫院長期療養。王實味的下落祇有天曉得了。因爲怕落個附合的嫌疑，所以也沒人敢去關那份心。

從這時候起，全延安、全中國凡是有黨底組織的地方，都停止了戰鬥和工作，全日或者半日的，進入緊張而長期的「整風反省」「學習」之中。

黨校靠近黨中央，反而燈下黑，全體學員在「高度自覺」的口號下面鬼混。三組的男

首長們經過兩天休養，都可以行動了，楊松升爲代組首長，痛罵王實味思想的反動；責斥某些人，把大會曲解爲毛、王爭權奪利的荒謬；控訴某些人造謠，說王明被黨中央用「療養」的名義，長期幽禁。更厚顏無恥的，要大家澈底「整風」，堅決保衛黨的利益。他讚頌毛主席的英明，把清黨變做「整頓三風」，挽救了億萬人的生命……

楊松在全校大會上，發表了這樣進步的意見，會後便跑到女同志密洞，拖我去「討論問題」。丁玲在這兒，我總可以逃避過去，現在他們餓狼一樣的盯着我，夜晚礙着同居的女學員，白天我不能不參加小組學習，我正在憂愁，忽然他們變得「正經」起來。我知道他們絕不會放過我，可能在變換方法，打着更壞的主意。我祇有行動謹慎，裏外褲子都用皮帶紮緊，但是却仍然不能安心。

星期日，楊松等幾個約我去桃園，我推辭不掉，便乘隙溜到邊區醫院去看望丁玲。

丁玲有着充足的物資來調養，身體很快便恢復了，祇是臉色還沒變過來。她正準備出院，見我來看望便非常高興，豐盛的招待我一次。席間我們無所不談，她知道我還沒落到他們手裏，便意外的望着我：「小馮！小心妳的頭吧！你們會對我說過，要打昏妳下手呢，不過妳的觀點還是封建，妳認爲男人玩弄女人，可以原諒，我們玩弄男人，就是不正經，其實我們損失什麼呢？」她大發議論，引經據典，暢談男女平等的新觀點。

傍晚和丁玲回到黨校，她發誓休養兩個月再「說」。不料當夜失眠又摸出密洞去了。環境裏這種空氣耳沾目染，不想倒也無事，想起來痛苦難熬，我決心去約鍾靈幽會。

不料翌晨接到周楊的來函，因爲工作的需要，經過黨中央批准，調我回「魯藝」。這

時候的我，已經被「整」得比羔羊還要「馴服」。實際上隨着見聞的增廣，我也逐漸的世故起來，哪怕內心最痛恨的人事，表面上也能做出「愉快狀」來應付了。

……踏進「魯藝」的大門，環境和人事所加予我的痛苦，又湧現心頭，我彷彿墜進一個冰窟裏，感不到一分溫暖。

「……小馮！一九四三年快來了，黨中央決定「魯藝」要鄭重的演出「黃河大合唱」，爲了工作的需要調妳回來，一面工作一面「整風」，妳的職位已經公佈了，是文工團的二副主任。至於待遇各方面，比妳在晉、冀、魯、豫好得多了。妳「個人」有甚麼意見嗎？」周揚在我回到院部報到時，勝利的微笑着，向我徵求意見。

我已經被調回來了，「個人」還有什麼意見呢？到底周揚比劉、鄧首長頭腦靈活，搶先把我抓到手裏，免得發生意外措手不及。

飯後，我被分配和總支部書記劉戀，住在一間窑洞裏。有一個勤務員料理瑣事。我的鎗，周揚配在腰上，愛不釋手，那匹棗紅馬，更像寶貝似的，我若按照規定去討還，那真是未免太不懂事了。若是不要呢？每當看見舊物，心裏便感到說不出的難過，因爲那是我用血汗從戰場上拼來的。

當時，「魯藝」全體，正在緊張的整日開會「反省」，夜晚，舉行了一個簡單的歡迎儀式，散會後，照例的和老同志交換意見，大家在環境的痛苦折磨之下，把一切聚散都看得淡薄和沒什麼；都不容易露出內心真實的情感，祇有丁紐蘭和陳美雲高興得流出珍貴的眼淚來。這時候，張溶雖然行政上的職務，僅是分隊長，但是却做了黨的組織委員，參加

領導「整風」，操縱着「魯藝」黨的實權，使我相形見拙，幸喜帶來的九個團員——勤務兵小崔也升做學員了，苦幹作風，獲得全院的重視，每一件工作，他們都跑在前面，但是我也敏感到，老戰友和她們在心理上，存在着深遠的隔閡。張溶的死黨馬列，已經「努力」成黨員了。徐了陳美雲和丁紐蘭之外，大家還算安心工作。可是「魯藝」的老戰友却沒一個人不想走開。

回到「魯藝」翌日，便開始分派角色，進行排演。在這個「整風」十分緊張的空氣中，黨校給我燃起來的慾燄，被澆了一瓢冷水似的涼下去。見了鍾靈不但不敢幽會，連約會也不敢了，誰敢在「整風」「反省」中談戀愛，那首先要被當做典型來開刀呢！

在迎接一九四三年的演出晚會上，我在後台燈下化妝，對鏡自望，不禁滿懷感觸；今年我廿歲了，已經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姑娘了！從海外回國來六年了，始終沒給慈愛的母親和外婆寫過信，她們顯現在我腦幕上的慈容，好像年久藥蝕的像片，影像有些模糊了。親愛的母親啊！妳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遠非昔比了！這是因為幾年來過度緊張的工作，忙得我沒時間回憶妳了！想到這兒，忽然理智告訴我：想這些幹什麼呢？這時候的我，已經被現實的鞭子抽醒，摒棄了少女時代那些公主式的美夢，即使有些不切實際的事，我也可以控制自己，很少去做逃避現實的空想了。

我第一次在這樣的晚會上演出，觀眾的情感，被「整風」嚴固的封鎖在心底。演員們則用政治理論來演戲，在演出中，觀眾極少受到波動，熬過三個鐘頭去，理智的笑笑走了。後來張溶在「整風」總結時，竟說這次晚會是非常成功的！

一九四三年在整日的「整風」「反省」中熬過去。「反省」在中國古時即有，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修身之道，像古訓「吾日三省吾身。」「反躬自省」等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黨的「整風」「反省」則絕然不同，它是一種鬥爭形式的清算；它除了要用最苛薄的言詞，來「挖苦」自己以外，更要「幫助」別人，和互相「幫助」。因為大家的修養和閱歷差，就難免產生問題，像意氣用事、攻擊別人抬高自己等等。在「善意」的掩護下面，你「幫」我一點，我「幫」你十點，不管黨中央和領導上怎樣動員、防止，這些弊病像其他所有的問題一樣，始終佔據着統治的地位，造成滿天星斗一樣的惡果。

就拿我和鍾靈的關係來說，他愛我那樣深，更曾經在戰場上捨命的救過我，但是在「幫助」他的時候，竟提出問他爲什麼要接近「叛徒」胡坤英？害得他一直「反省」了三年。追索原因，（一）自從我做了副主任，他好像對我就有了隔閡，我總覺得他對坤英，比對我還要真切一些，他若即若離的態度，使我的內心痛苦，因此向他借題發洩。

（二）回憶起在太行山負傷，和跟他山盟海誓以及重聚的情形，使我由嫉妒而變爲惱恨他，結果使用「原則」和「大帽子」，把他從全院積極份子的王座上趕下去。更以職位上的便利，處處阻撓他，時時折磨他，向他報復。

工作時間我在團部，趙毅敏和沙可夫驕傲自大，有功利的事都是他們的，苦重的工作和過錯都推給我。他們有着濃重的官僚習氣，高高在上，利用假民主的手段，獨斷專行。我却仍然保持着在晉、冀、魯、豫邊區文工團的作風，處處和團員打成一片。這時候劉戀被張溶排斥，患病住醫院去了，我便自動的取消了勤務員，親自勞作。我把鍾靈看做是我



的愛人，他對我的遭遇漠不關心，我氣不過，便和他鬧彆扭。這是第三個原因。

最後，文件指得明白，「整風」就是「革自己的命」，就是「長期痛苦的思想改造過程。」我在黨校「整」了快一年，調回「魯藝」來，仍要跟大家從頭「整」起。而「學習」的材料，祇是根據毛主席的「三風」報告，翻來覆去，整日疊年的清算自己。

像高級黨校的那羣偉人們，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災難。他們反省十萬年都不多。可是這些單純淺薄的青年，也要被強迫的，做出一套污穢醜惡的自傳來。譬如幼年會對乞丐卑視過，或者跌過一粒米，現在都要提到原則高度，去認識那是立場和思想上的嚴重錯誤。又接連迫逼大家「脫褲子割尾巴」，「打通思想」「放下包袱開動機器」……黨要消滅一切階級和思想意識，要用一個框子，把人類造成一個無產者的類型，沒有先天和智慧上的不同；沒有個人慾望；也沒有性格，就這樣把大家都「整」得心理反常；「整」得寢食俱廢，許多同志不堪精神痛苦和刺激，竟發起神經病來了。

毛主席在「整風」報告中曾說：「整風就是要佔領小資產階級靈魂的王國，使其思想最後繳鎗。」換句話說，就是要解除大家的思想武裝，今後不論黨和上級怎樣，我們祇能像牛馬一樣的，被牽着鼻子走。「整風」不久，大家已經體會到；「整風」確實是清黨的一種方式，當然頭顱不能拼掉鎗刀，祇好把靈魂退守一隅，運用「整風」的各種方式，來對付「整風」。所以越「整」，越普遍的內心與黨對立，不相信和仇恨一切人。以我和鍾靈的關係尚且如此，一般同志之間，莫須有的猜忌和陷害，更是可想而知了。

劉少奇報告「整風」總結時說：「整風已經從基本上改造了全黨，無產階級思想在黨

內；取得了普遍的勝利。』的確，從表面上看來，到處的風氣都變了，每一個人都寡言少歡；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都要經過審慎的考慮，但是實際上呢？就以「魯藝」來說，我和鍾靈的戀愛兩個人都未坦白；我和胡坤英因為誤會而造成的積怨，也並未因「整風」而稍有改變；被俘姦污釋放的于蘭，仍然深受歧視；品性善良的學員更受盡環境的折磨。可是張溶等邪惡份子，經過「整風」「反省」，更會熟練的利用人民和黨的名義，掩蓋着他們的卑污和自私，喪心病狂的攻擊別人，因而成爲黨的可靠幹部。這才是化費了幾年寶貴光陰，「整風」「反省」所真正達成的結果。

在「整風」期中，『戰鬥在太行山』的報導已經刊完。邊區「文協」發表對我的獎勵。同時黨也「鼓勵」我，把殘廢金儲蓄到銀行和投入合作社，支持生產建設。

團員在「整風」中變化得最大的，是陳美雲和丁紹蘭。自從我由黨校回來，他們彷彿得到精神上的依靠，一知半解的學了點東西，便覺得黨的主張光明偉大，要求我介紹入黨。關在黨的大門外邊固然痛苦，若是告訴她們入黨之後更痛苦，她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我彷彿看到六年前，在東江幹校時期的我。我體會到那種矛盾的心情，就是一座火山地獄，也要踏進去，這是入黨前後，兩種絕然不同的心情，這真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 廿一 第二次「百花齊放」

一九四四年仲夏，黨中央又發下訓令來，指出『領導幹部因爲鬥爭資歷深，問題積累

過多，因此嚴重的錯誤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廣大的中下層，經過幾年來的「整風」「反省」，思想覺悟提高了，却又產生了另一種偏差；對黨和上級「唯命是從，不肯積極，唯恐出錯，不負責任。」因此黨中央宣佈，在全黨全軍舉行連級以上幹部的「民主檢查」大會。「開揚民主，發揮自由思想，下級給上級提意見，改善領導。」好像一九三八年剛到延安時，黨中央號召「議論紛紛」的性質一樣。

回「魯藝」來轉眼快兩年了，每天都處在憂心積慮之中，我終於不堪痛苦而病倒了。過了兩天，團員們來看望我，說毛主席做過「民主」大會的報告，支部也開了動員大會，要大家保證給領導提意見，但是他們覺得；「整風」實在是疲勞審問刑罰的一種，黨不怕我們不怙服，有三、五年的時間，總可以把大家的銳氣消磨淨盡，直到精神抵抗完全崩潰。領導幹部向來放一個屁都正確，現在也輪到他們來嘗嘗這個滋味了！

我躺在炕上，密洞裏整天靜悄悄地，祇有團員散會歸來時，才聽到一陣嘈雜聲。晚飯後呂笑媽等來坐，說昨天黨中央開始做大會「民主」示範，有幾個人不提名的湊付了兩句；如某科長感情用事，對下級太不關心啦！某股長腐化墮落貪污公物等等，後來有人竟敢提出某黨中央委員官僚習氣，到「平劇研究院」去玩女戲子，想不到發表意見的人，竟受到大會的表揚。今天報名發言的人很多，意見相當激烈，大會的高潮又掀起來了。

團員們的話，使我回憶起幾年來，由於黨的領導者犯罪所加予我的痛苦，我真希望有這樣一個機會，把積累在心底的痛楚，盡情的傾訴出來。

大會的第二天早晨，眼大露神的組織部長陳雲，親自到密洞來慰問我，帶來了大會主

席團的專函，措詞萬分謙虛和民主，指出政治部和「魯藝」的領導，完全是官僚主義的，並且深知我有很多寶貴的意見，請我儘可能的參加大會，提出來幫助改善領導。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任何一個人，也無法不答應帶病出席的了。

在赴會途中，丁夢琦鼓勵了我半天，說毛主席指出：「祇有最好的幹部，才能得到最多的意見。」其他幾個領導者，也勸我報名發言。果真全院的情緒，都被激動起來了。

在整個的這種氣氛之中，我在心底積壓了幾年的憤懣，躍躍欲試，但是理智却在警告我；算了吧！蕭軍和王實味的教訓還不夠嗎？他們不管怎樣錯，也都是對的。在黨的手掌裏，還是老實一點吧！在提意見的時候，一字一句都反映了我的思想意識，黨可以從我的意見裏，窺破幾年來「整風」的實質，定出我的政治和改造水準……經過了思考，終於抑制住情感的激動，決定不發言。

隊伍走進中央大禮堂，裏邊早已塞滿了各式各樣的幹部，連一排長窗的外邊，都擠得重重疊疊。迎面主席台兩邊，懸着醒目的大標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發揚民主，改善領導」還有一幅寫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正中是毛主席親筆書寫的一幅「發揮自由思想」。下面附有毛澤東三字簽名。

主席團有陳雲、林伯渠、高崗、康生、王稼祥、胡喬木、蔡暢、羅邁等一個個滿面平等民主的樣子，正襟謙容的坐在台上，會議已經開始，有一個幹部拿着發言提綱，慷慨激昂的在發言，不時激起一片掌聲和歡呼來。

我們匆忙的坐下去，椅子還沒暖，周揚拿着小簿子，彎着腰擠過來，親熱的坐到我身

邊，抓緊我的手說：「小馮！怎麼樣？大會對於妳扶病來參加，表示歡迎啊！希望你能開誠佈公的發揮自由思想，提出意見來改善「魯藝」的領導。屬於各方面的意見都可以提，對黨的、對個人的、特別是對我個人領導方面的，希望你能毫無顧慮的提出來，怎麼樣？小馮！啊？我寫上妳發言啦！」

周揚一面說，一面拿出鋼筆來要寫，我按住了他的手說：「等一等，院長！我還要做一些思想準備呢！」這種措詞既不得罪他，又可以擋一陣。

周揚剛到于蘭身旁，劉少奇拿着破簿子，又塞進騰出的空座，附在我耳邊說：「馮同志！黨給我們發揚民主的機會，希望你能像毛主席在動員大會上所說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發揮自由思想』。對黨的政策；對任何一級的領導；對自己本身；像婚姻、待遇、享受等等問題，不管任何意見，不拘任何方式都可以提，這是不能讓別人的，希望你報名，踴躍發言！」

「我沒聽到毛主席的動員報告，我想學習一下，立刻報名發言。」我的思想陣地，對一般的「攻堅戰」都不會有反映。他點點頭臨走又說：「希望你能吐苦水！有一個人不能夠提意見，就是表明了黨沒有民主。至於別的同志給妳提意見，也希望妳能抱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來接受！」

現在發言的是「女大」的學員，她大胆的提出林伯渠官僚習氣，一個人用廿幾個警衛員，指陳他浪費公物，用公糧釀酒喝，大家都在餓肚子！……

剛聽到這兒，康生又拿着爛簿子來了，吊頸眼笑成一條縫：「馮同志！——」

「主席！」忽然身邊有人站起來發言：「這幾天大會上，有許多幹部在會場裏亂「發動」報名，影響大會的情緒。我提議停止這種毫不誠懇的擾亂行動！」

「同意！……」會場裏湧起一片歡呼聲來。

康生彎腰縮頭的輕咳着，像老鼠似的溜走了。許多「發動」幹部，立刻聲銷跡歛。

主席更表揚了提議者，對大會關心負責。表揚「女大」發言的張同志，大胆勇敢的提名，是對黨高度負責。大會真的處處表現着「民主」了。

這時激烈地發言，不時引起哄堂的反映。我注視了一下，發言人是一個雙眼睛子，模樣像是中級幹部，他在暴跳的說着：「……營養不良，上級要整年的突擊工作！一九四三年元旦，要突擊印刷毛主席的新年獻詞，十六個男女幹部，四天四夜不睡，中了油墨和煤烟的毒，全部薰死了，因為我倒入門縫旁邊，被外面的寒風吹醒，拉開門爬出窗去，才留下這條殘命。不料送到醫院以後，煤毒轉成了急性沙眼，本來是可以挽救的，住院的幾個太太，江青、浦安修等她們都有安氏錦煲霜，預備給小孩子治脾病的。我幾次請求，太太們不理會我。後來醫生又說醫院裏有藥，官僚主義的院長不肯拿出來，爲了留給那些太太們的孩子用，竟看着我兩隻眼睛全瞎了！一個幹部的性命不如芥草，我的一生就這麼完了！我對黨沒意見，我要求大會把這個官僚找來！聽我吐苦水！」

「我們也對邊區醫院有意見！……」有些女同志站起來響應了。

「要官僚院長來大會聽取控訴！……」

「清算害死人的官僚主義！……」台下口號鼎沸，大禮堂幾乎被掀了頂。主席團果然

「民主」，接受大家的要求，立刻派總政治部幹事解方，以大會的名義，到邊區醫院去，要蘇院長來聽取意見。

這一個行動，更把會場的情緒鼓動起來了。這時候，有一個拄着雙拐的幹部站起來，揮着手臂大叫：「大會主席團！到會同志們！我叫王立明，現在住在招待所。今天我要控訴邊區留守兵團兼政委，高崗同志的官僚主義！」

隨着他的話，所有的人不約而同的轉望着台上。高崗那張痘皮臉的顏色，更加鐵青，用手按了一下腰帶上的手鎗，情勢緊張，但是王拐子不顧一切的喀了一聲，繼續說：「一九四〇年，我在邊區留守兵團任特務連長，在反胡宗南進攻邊區的戰役中，我的一條腿被炮彈炸斷，被國民黨俘虜了。敵人優待我住院治療，答應傷癒之後升我當營長，但是我是共產黨員，我不能叛黨，我乘着傷沒好，敵人防範疏忽，便逃到西安辦事處去，不料他們貪着我當特務，不肯收留，我雖然逃出了虎口，不幸在半路上傷口發炎了，我用兩條胳膊爬到了邠縣，被自衛隊送到留守兵團，

邊區保安處，沒經過一句問話，便用手銬腳鐐把我砸起來，押到死牢裏去，關了半年不聞不問，我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他們找不出我投敵的證據，一直到監獄裏沒給養吃，才把我放出來，可是我的左腿殘廢了，右腿也完啦，直到現在三年多了，黨籍不恢復；工作不分配；殘廢金也不發。如果認爲我投敵叛黨了，爲什麼不乾脆的殺了我呢？我若是沒犯罪，爲什麼這樣來對待我呢？認爲我被俘虜是恥辱嗎？這是留守兵團黨的罪惡，在戰場上拋棄彩號！拋棄幹部！難道說高崗政委太忙嗎？可是在這三、四年以內，他離了兩次婚，

養了三個孩子，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是黨員的政治生命！這是一個幹部的一生！就這樣馬虎宣佈我的死刑了嗎？「民主」大會要我吐苦水，我希望英明的黨，在這裏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我就是死了，也閉得上眼睛了！……」

王立明說到後來，大聲疾呼，號啕着被扶坐下去。台下羣情激動，同時約有卅幾個人，站起來呼主席，要求發言。高崗不安的退到後台去，主席團經過短暫的計議，由劉少奇宣佈休會，明天按時召開，並且極力表揚大家發言的「精神」好，希望能更廣泛的準備意見，務必達到普遍吐苦水的要求。爲了避免發言的顧慮，再由黨中央提出；嚴禁不負責任的小廣播和「自由主義」，絕對不準到會者帶鎗，每個單位祇准一個人記錄。

散會以後，所有的隊伍都垮了。到處三個一堆，五個一夥，在招呼寒暄。忽然看到了玲，比在黨校時瘦了，顯得又黑又老，咳得很利害。她說我離開黨校不久，她又到邊區醫院住了半年，現在已經回到「文協」去了。

轉臉又看見楊松，和十幾個女同志在談什麼，剛要躲開，他已經招呼着過來了；「小馮！你躲我？我還沒罰妳，調走的時候，怎麼不說一聲呢？」

「哪兒呢，楊部長！我是被臨時調走的，這兩年來我時常都在想念着你。好嗎？都好嗎？」我比他更熱情的應付着，一面想法脫身。

楊松奸滑的咧着嘴，牙痛似的笑着說：「這嚮才像是「整」過「風」的樣子。很好！都很好！馮克和吳司令都陣亡了！」

「他們回前方去了嗎？在哪兒犧牲的呢？」這個消息使我感到意外。



「看！剛誇讚了你一句，妳這個「風」怎麼「整」的呀？他們在「丁玲谷」「雙峯山」犧牲的，妳明知還是故問？妳的「風」能「整」好這一點，就大有進步了！」

「楊部長！」我迅速的瞥了丁玲一眼，却看見宋毓秀，便轉移話題來擺脫他：「大會要我發言，我應當怎樣呢？」

「小廣播加「自由主義」！雖然還沒有離開會場，但是責任問題，不准亂問，回頭妳到黨校去一次，我們詳細談談——」楊松半真半假的，要讓我自己送上門去。

他的話沒說完，幾個搬動是非的女同志過來了，我連忙嚷着：「好的！過幾天有時間我一定去，再見！宋同志在等我呢！」

宋毓秀看到我，便轉身向外走去。她又懷孕了，肚子大顯得更加清瘦。我們沉默的走了幾步，忽然看到她眼睛裏，充滿了忿怒的火燄，邊走邊切齒的說：「有人注意我們，鳳鳴！不要報名發言！」

我應了一聲，便走向回「魯藝」的岔路。沿途對對雙雙地男女同志，在交換意見。我的腦幕上，不時的浮現出大會中熱烈的情景，宋毓秀的話，更堅定了我不發言的決心，我不禁深深地感激着她，在幾次危難的關頭，都忘却自己，而來關懷我，這無非是因爲，我們在生死患難中取得了解，但是這個環境，却連這樣的一點點友誼也不允許建立，想到激烈處，不禁滿懷憤慨。

忽然看見張溶「團結」着馬列、胡坤英、丁紹蘭等，在前面邊走邊談論着什麼。我便避開向小路走去，將到清涼山下，陳美雲、呂笑嫣和張淑芹在等我，說趙毅敏和丁主任已

經發動她們報名了，又問我的意見。

我被煩惱苦擾着，便嚴肅的警惕她們不要發言！幾個人緘默的跟着走回院部去。

夜晚熄燈之後，學員們全體「放假」，院部怕落一個妨礙民主的罪名，早已都閉門安睡，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隨便學員「造反」也沒人敢管。

我徘徊在河邊月下，回憶着往事，不料竟發現陳金莉和王克強在僻靜處幽會。急忙躲避時，又碰見柳若鳳和江濤——他們真太大了，竟這樣毫不顧及。不過，這也難責怨，他們是人，終有人的要求，因為在這種環境之下，得不到正當的解決，才被逼走上錯誤的途徑。我做過團員，我深知團員的痛苦，便裝着沒看見，轉身走開。

這時大部份男女團員，都散佈在延河邊上，交換意見，他（她）們燃起野火來，吃着零食。放肆的攻擊周揚、趙毅敏和吳老頭子等的醜史。當然也攻擊到我，他們認為我的運氣好，有的認為我得寵於周揚，完全是感情宗派作祟。也有人罵我像婊子，但是多數人都比較公正，說我並沒忘本，認為我的成就，是用苦幹換來的。

他（她）們從本院談到有關部門，從中級幹部扯到黨中央大員，由領導方式攻擊到私生活。滔滔不絕，無窮無盡。

我聽了一肚子牢騷，祇是沒看到鍾靈，便悶悶地回到寒窰，窗外夜色清涼，睡不着又無處可去。不禁想到我真真是小胆，竟連柳若鳳都不如。我鼓足了勇氣，跳下炕來，找鍾靈去！推開門，竟看見他端着一盆水走來，不禁全身顫慄，失去控制的叫着：「鍾靈！」

「主任！妳的病完全好了嗎？」鍾靈看見是我，便站住了。我像瘋子似的滿嘴胡說：

「好了！你忙嗎？等一會到我這兒來一次，我有話和你說。」

他答應着走過去。我看見附近有人，便回身掩起了窗門，靠在門上定了定神，急忙燃着一支紅燭，對鏡梳整長髮。不禁心頭鹿鹿。我想今次我決心了，和愛人發生關係，是不受良心責備的，雖然沒有黨的批准和儀式，但是我一分鐘也不能等待了。

我的心隨着時間，在急劇的變化；我考慮到事情的後果和終身；想到黨和行政的處分，但是在這個環境裏，我們都是些說不定明天就不存在的人。戰爭無盡無期，有誰能顧到終身和將來呢？戰爭葬送了無數青年的生命和前途，使男女關係，也演出了無盡的悲劇。我自然也逃不出這股洪流，我所思慮的，祇是怎樣把「錯誤」犯得更週密而已。

我走到門邊，看看附近寂靜無人。回到燭下心裏又不安起來；他不會不來嗎？但是立刻又安慰自己；不會的！他一定在設法擺脫他們呢！雖然我難為過他，那是爲了掩護我們的關係；那是不得已的，我們究竟是生死患難的愛人，愛人之間是不能記恨的，今天夜晚，我要把我的貞操獻給他，以把這些誤會解開。

忽然我又擔心起來；如果他來了，萬一不肯——我總不能求他。遂換上最心愛底一套粉紅色的內衣，心裏做着各種打算……

「主任！」他來了。聽到叫聲，我立刻躺到炕上，左腿放在炕邊，右腿微垂着，把褲帶露在外面，讓長髮披散着，做出一幅迷人的春睡姿態。

我朦朧起眼來，看見鍾靈推門進來，不禁全身熱血沸騰，心胸劇跳，臉在燒炙。

「主任！」他站在門邊，望着我又叫了一聲，見我睡着了，輕步的走到燭光附近，一

瞬不轉的望着我。我全身熱得都要熔化了，兩乳和臀拼命的起伏着。

他忽然望望門外，走到我身邊，伸手把我掀起的衫襟拿下來，我以為他要解褲帶，不料竟把被單蓋到我身上，翻身要走。我扯開被單，傷心的捧着臉坐起來。鍾靈回來抱，被我推開，吻我被我揚手擱了一個耳光。

「出去！出去！我馮鳳鳴嫁不到人了，一定要等待你啦！」我大聲的驅逐着他，說完又捧起臉來，背着他悲切：「你覺着是我的愛人，可以隨便來欺負我，我為你受盡了痛苦，始終替你保持着貞潔，你多麼自私！沒心肝！我恨死了你！我恨死了你呀！」

鍾靈抓住我的雙臂，氣促的說：「鳳鳴！鳳鳴！不要哭，會有人的，妳聽我說，鳳鳴！爲了愛妳，我不能走錯一步的！有幾次夜晚，我曾經徘徊在妳的窗外邊，我知道窩裏祇有妳——鳳鳴！那麼一來，就把妳的前途一切都毀了！妳想有多少人都在找尋一點藉口，要把妳打倒；在等待一個機會，要把妳排斥出去。鳳鳴！請妳相信，我永遠都是愛妳的！爲了保存妳的前途，我願意忍受這無盡的痛苦！讓我們咬緊牙關，全心全意去追求知識，互相的爲我們保持貞潔，期待我們的希望，還有四年了！鳳鳴！說原諒我吧！……」

我哭着一頭撲到他懷裏去，用盡了一切力量拼命的抱緊他，用臉頰慰貼着他那被擱紅了的臉頰，昏迷似的說着：「鍾靈！鍾靈！我責打你，我辱罵你，兩年來我都在折磨你，啊！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愛！快說原諒我呀！……」

「不，不！」他說着擁起我來狂吻和撫愛，同時閉着眼說：「鳳鳴！妳打我，罵我，折磨我，才使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像妳愛我這樣深！鳳鳴！妳太被人注目了，現在許多

人，都猜到我們在相愛，這對我們極端不利，爲了應付這個環境，我們不能太封建，妳不能祇對我好，我也要利用別的女同志來掩護妳，鳳鳴！不忍受目前的犧牲和痛苦，我們就沒有將來的幸福！鳳鳴！好了！……」

「主任！有人來了！」突然窗外傳來呂笑嫣的聲音。

鍾靈放開我翻身飛奔出去，我怔在一邊全身抖着。呂笑嫣進來了，我狼狽的急忙轉身穿軍裝，掩飾我的難堪。

「我想或許沒給他們看見！」呂笑嫣的語氣親切，安詳。

「誰？」我換穿衣服惶然的問着。

「張溶派！丁夢綺派！等等之流的一丘之貉！」說到這些人，她的語氣有些憤怒。

我不禁羞赧的說：「笑嫣！我、我真胡塗了！怎麼做出這樣胡塗的事來！」

「不，主任！她們和有婦之夫幽會都不胡塗，妳和愛人胡塗什麼？陳鍾靈個書呆子！一片空話，也祇有妳才會上他的當！」她說着便替我疊整被單。我梳整起亂髮，戴上軍帽。不禁擔心「事情」發生意外。忽然窗外人聲吵嘈，我和呂笑嫣不約而同的奔出門去，看見附近崖下荒草處，一羣人揮擲着木棒，忿怒的喊叫着：「打！打！打！……」

「我眼看着他從裏邊出來的！打！……」

我迅速的想到鍾靈，便不顧一切的從斜坡上奔下去，闖進人羣中，以身掩護着，同時大聲質問衆人：「你們爲什麼要打他？你們爲什麼要打他？」

滄浪、綠萍、王克強、吳艷冰、朱菲等站在前邊，見我阻攔，不禁一愕，便紛紛指斥

的說：「這條不要臉的狗！出賣大家！卑鄙污濁的東西！吃裏爬外，兩面三刀，各處探聽大家活動的秘密，向校部去磕頭報告！吐！狗東西！」

「主任！讓我們教訓一下這條狗！打！」

這時候，我看清楚被打的竟是馬列，一顆心才如釋重負，一時大意險些鬧出笑話來。

我婉言規勸的說：「你們要把他打壞了！算了回去吧！」

大家見我說情，便憤怒的警告着她，扔下木棍和石塊，吐棄、咒罵着歡呼而去。馬列頭破血流，最後爬起來狼狽溜走。

這時崖邊祇剩下我一個人，不禁嘆息一聲回身要走。

「馮主任！」何其芳瀟灑的站在崖上，招呼着微笑的說：「妳爲什麼那樣緊張啊？幾乎使我誤會，以爲是妳的愛人被打了呢？」

何其芳在教授中，是最年輕和最有地位的一個。他正派、熱情，極得學員的愛戴。他一句話提醒我，戀愛真的迷了我的心智，剛才怎麼會那樣疏忽？這種想法可能也不祇他一個人。我這樣想着，心裏像懷了一隻兔子似的跳起來，臉也紅了，我極力的控制着，嫣然一笑的說：「何教授！難道不會是我的愛人在打人嗎？別開玩笑了，責任所在，我不能看着他們打出人命來呢！」

「啊！我現在才明白，爲什麼妳能夠在那些棘林和荆叢中間，站得那樣穩！」他微笑着，向路邊移動。

我已經走上崖去，甜蜜的望着他說：「何教授！你把我估計得太高了，我各方面還差

得很遠。我想徵求一下你的意見，不知道你——」

「喔？妳要我暫做一次護花使者嗎？好吧，我就掩護妳一次吧！」他回過身來，用一種詭惑的眼睛望着我。

我用一個迷人的笑容否認着，走近前去，讓他順手攬住我的腰肢，繞過人羣，沿着山徑河邊，慢慢地談着。

「何教授！聽說你和吳艷冰很要好！」忽然我轉移了話頭來揶揄他。

「妳們女性真的比男人更富於幻想，我到希望這是真的！」他心不在焉的聳聳肩頭。

我呶呶嘴從他懷裏脫出去，作爲一個抗議，在一處湍湍急流旁邊的草地上坐下來。他跟到我身旁，奇怪的說：「怎麼，妳一定要我說那是真的嗎？」

「到處都沒人肯要，我們不是都要做老處女了嗎？」我匍匐在河邊，用手攪着水裏的月亮。他也坐下來，默不作聲。

我翻過身來，仰望着明月行雲，聽着流水蟲鳴。突然他伏過半個身軀來壓着我，捧着我的臉頰，輕輕地吻起來，最後才變成瘋狂的，經過很久的時間，我才想到鍾靈，複雜的情緒昇起來，我挑撥的偎到他懷裏，閉着眼在他唇邊問着：「啊！你真的愛我嗎？」

忽然他放開我，興意闌珊的把石塊投往水裏說：「好厲害的女人！妳要做什麼？」

我嗔惱的呶着嘴，攬到他的懷裏偎着說：「其芳！怎麼你不愛我嗎？」

「哈！」他笑着吻了我一下說：「誰要說不愛妳，那就是騙人，妳也別信他們。一個美人兒，如果有人見了會不愛，那一定是神經不健全。不但我愛妳，每一個人都在內心裏

狂戀着妳！，可是我們不能愛妳，今天夜晚我能夠吻抱妳，已經是死而無憾了！」

「——不能愛我？那是爲什麼呢？」我抬起頭來，奇怪的望着他。

他燃吸着一支土烟，意味深長的說：「爲什麼？誰愛妳誰便會身敗名裂！……因此大家都看着妳，不讓任何人獨佔！」

「我不信！其芳！現在組織上，已經放寬結婚條件了，你真愛我要搶快一點呢！」我從反面向他窺測。

他噴我一口烟，聳聳肩無可奈何的說：「妳以爲是組織不批准，才沒人敢愛妳嗎？許多中央大員都想得到妳，他們還怕組織不批准嗎？不過他們也不敢愛妳，妳是一個——一個災星！祇有一個人敢愛妳，但是現在他炕頭上，還有一個女人佔着，不久等到炕頭空下來，妳就可以榮登皇后的寶座了！」

「胡說八道！」我緊抱他一下，掩飾我內心的不安，引誘他閒談中的這些珍貴的反映，我輕描淡寫的說：「我認爲，那還不是真正的愛情，真正的愛，一切危險都不能阻止；真正的愛，是能夠爲它犧牲一切的！」

「哈！」他看見附近有幾雙男女走來，便笑着說：「好了！不要再讓我迷惑了，我已墜入妳的情網，妳要人能夠爲妳犧牲，爲妳犧牲了，又有什麼意義呢？那才真是一個大傻瓜呢！還不如就像現在，大家都在內心裏愛慕着妳，沒人干涉，沒人爭奪，也沒人嫉妒！生命也得到安慰，這就非常滿足了！怎麼？吃驚了嗎？不過妳也不必悲哀，反正大家都在愛妳！妳呢？是很聰明的，妳會明白，有人和妳結婚，也不見得是妳的幸福！」



他的話，使鍾靈在我心底的山盟海誓動搖起來，我陷在惶惑中無法安寧。他見我沉默不語，便慰藉的說：「我的話傷害着妳了嗎？請原諒吧！那我是無心的，時間很晚了，妳沒注意到嗎？有人始終在跟踪着我們呢，掩護妳的任務，應該結束了，我必須先走開！祝福妳——快樂吧！」他說完了，吻吻我的手，逕自的走了。

河邊靜靜地，祇剩下我一個人，何其芳的每一句話，都使我想到了鍾靈；想到他幾次的吻抱、撫愛……我覺得他是真愛我的，但是想起平日他對我的冷淡，不由得不相信何其芳的話很有道理，越疑惑覺得證據越多，越使我內心感到痛苦。

「主任！夜深了，妳一個人在這兒幹什麼？」呂笑媽和陳美雲出現在我的身後，她們看見我同何其芳漫步，直跟踪到現在。我悶聲不響的長歎一口氣，怏怏而回。在將到校外的路上，我想起唯一可以請教的人，要呂笑媽陪我到十里舖去。

果然不出所料，余教授的窗上，還亮着燈光。推門進去，大出意料之外，胡坤英和張醒芳坐在桌邊，聽余教授講話。她們看見我突然出現，也覺得十分意外，張醒芳說是來研究問題的。我則說是特地趕來，道謝余教授幫助我修改稿件的事。張醒芳和胡坤英走了，余教授好像看出，我有意外的事發生。

我假借着別人的事，婉轉的提出何其芳說的問題。余教授聽了，燃起自製的草烟，沉默了片刻，看着我說：「我想這是一件事實，妳也應該有勇氣來承認，更要有勇氣來負擔。妳現在才廿一歲，還很年輕呢！再過幾年結婚也不晚。把心靈寄託到事業上去，利用這一段寶貴的時間，來充實自己的生命。沒有人敢愛妳，這當然是一個女孩子的不幸，但

是你有了認識和能力，還愁選擇不到理想的愛人嗎？妳認爲是這樣嗎？」

我不禁淚珠滾滾，他顯然的是在說我，一陣莫名的悲哀，嚥嚼着我的心，我扭過身去，雙手捧起臉來，啊！鍾靈！爲什麼你要欺騙我？你應該知道，世界上再也沒別的事，能這樣傷女人的心了！現在我才看清楚，這個環境裏，一切都在講權術；一切都是虛假的，祇有余教授，從東江幹校起，始終這樣關懷我，想到被鍾靈玩弄的情形，幾乎冤屈得痛哭失聲，最後終於在憤恨裏長歎着忍住了。

在這場刺激之下，我決心和鍾靈斷情。歸途中，雖然內心仍有些戀念，但是我認爲這是斷情初期所難免的，因此苦重的心情，開始覺得減輕了許多，週圍的壓力似乎也不復存在了。我要把整個的心靈，寄托給我的希望，我相信；祇要有真正的能力，將來還愁找不到理想的愛人嗎？繼而我想到；明天的「民主」大會，事實上，我絕對不能「緘默」，「緘默」就是消極！對黨消極的黨員，那還不該死嗎？因此在南城附近我要呂笑媽和陳美雲先回去，我萬分審慎的考慮了三項意見，準備明天「過關」。

當我走過延河邊時，忽然聽到身後一聲嬰兒的啼叫，站住回身尋望了一下，附近靜悄悄地沒人，祇是路旁有一件好似衣物，可能是同志們遺失的，走過去看時，原來是一個包裹，用布帶紮起着，一個奇妙的思想，掠過我的腦際，剛要俯身察看，果然嬰兒的啼聲，從布包裹傳出來，我不禁虛吃一驚，再抬頭四望，附近仍然一片寂靜，不禁愣住想到；不知是誰這樣狠毒！竟忍心把親生的骨肉拋到這兒！後悔讓呂笑媽等先回去，不然總有個人可以商量一點辦法。

我望着布包，一時不知怎樣才好！想到自身目前的處境，實在不能再添麻煩了！不禁無可奈何的長嘆一聲，木然的轉身走去。剛走出幾步去，忽然又聽到嬰兒清脆的哭了一聲，我不禁又站住。望望四週依然無人，心裏想；如果這樣沒人理，也許不用到天亮，嬰兒即使不餓死，也會被活活地凍死了！

我不忍的望着布包，心裏在想；無論如何這是一條生命，見死不救，無異於幫助殺害！但是讓我怎樣救他呢？帶回學院去嗎？這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未婚生子」的笑話而已，其恐怖的後果將是可想像的！

忽然想到南市的張淑貞，交給她收養是比較理想的！我再望望四週，確實沒人，這才俯身抱起布包來，扒着敞開的一頭看了看，便直向市內走去。

一路上，心裏忐忑的盤算着，萬一遇到人查問，回答的措詞；就說是鄰居的孩子，急病去看醫生！也許因為「民主檢查大會」和夜深的關係，直到叫開了大嫂的房門，也未遇到一個人，而嬰兒竟始終一聲也沒有再哭過。

張淑貞睡眼惺忪，看見我深夜裏抱着布包，也不管房裏有沒人，一聲不響的走進房內，便隨後關上門，詫異的眼來點着油燈。

我已經把布包放到炕上解開，看見那剝了皮底貓似的嬰兒還活着，而且是一個男孩，望着那柔嫩細小的身軀；那純潔而屬於我的小靈魂，心裏遽然的起了一種變化，覺得嬰兒比從我自己肚子裏生出來的，似乎還要可愛！

「啊！」張淑貞不知何時在我背後，意外的叫起來：「馮同志！妳、妳的孩子？」

我抱起嬰兒來，放到臉上貼着，闔起眼睛來點點頭。

「妳什麼時候懷的孩子呀？我竟一點都沒看出來！」她欣然的抱過去，扒開布看了看，喜悅不已的說：「啊！好漂亮！生了幾天啦？男孩還是女的？」

「男的！」我坐在炕邊，平靜的回答着，心裏却在盤算着另一個問題。

「男孩！啊！馮同志妳真是好福氣呢！」張淑貞羨慕已極，看見我滿懷心事，便婉勸的說：「噯！還愁什麼？養都養出來啦，這個年月，姑娘養孩子又不是妳興的頭——」

「大嫂！」我經過再三的思考，終於狠心的說，嬰兒不是我養的，遂把從河邊拾來的經過告訴她，最後說：「大嫂！妳知道，如果我把他帶回「魯藝」去，沒時間照料，結果反而害死他，那樣我便有罪了，後來我終於想到了妳，我記得妳曾經對我說過，妳多麼想要一個孩子！所以我便把他抱來了！」

「噢！馮同志！妳真是好心！」張淑貞被意外的感動得流下淚來：「妳，馮同志！——祇有妳不嫌我是破鞋，肯幫我，我祇要能有個孩子，我一定會學好的！噢！」

我誠懇地諒解着她說：「大嫂！我知道妳是一個好女人！現在活着有了希望，妳就不會再那樣了！不然我們兩個便都有罪，都對不起這個孩子了！」

大嫂拭着淚水點了點頭，我安慰她說：「我抱孩子來，路上誰也沒碰見，什麼人也不知道，如果鄰居和幹部查問，就說是妳自己養的，如果要證人，就說今晚這個時間，我來幫妳接生的，記住了，孩子的一切費用，都由我負責，妳祇要好好地撫養他！」

「妳放心吧！馮同志，孩子就是我的命，我不吃也要給他吃，不穿也要給他穿的！」

噢！妳看他多乖！真比從我肚子裏扒出來的，還要喜歡呢！」她拭着眼淚，邊說邊不停的吻着嬰兒，兩眼一直在望着我。

我把衣袋裏劉、鄧首長送我的錢，都拿出來，放在桌上說：「這兩千元妳先用着，需要什麼祇管買，我銀行裏還有存蓄，過兩天再送來，太晚了，我要回去啦！」

在房門邊，我又看了看嬰兒，便掩着門說：「不要送了，外邊——別涼着他。」

大嫂點着頭，歡慰的眼睛裏，噙着盈眶的淚水，再三叮囑我珍重身體，忌食生冷，要請假休息幾天……我知道解釋將使她更加誤會，祇好默然的點點頭，直到快走出巷口，才聽見他輕輕地把門掩上。

## 廿二 一場「自由民主」的噩夢

翌晨，會前一小時，隊伍來到中央大禮堂外面，遇見劉少奇、康生、蔡暢、林伯渠等主席團的中央大員，一個個都換上補破了很多次的舊幹部服，腰上束着裂折的舊皮帶，手裏拿着雨鞋，高崗、張稼祥、林伯渠等連眼鏡都藏起來了。

他們紛紛閃開，躬身垂手，臉上一片卑謙的笑容，說話的聲音像蚊子，往時那種不可一世的官僚風和戾氣全消失了，非常民主、平等的樣子禮讓在路邊。

踏入禮堂，看見周揚和張溶等在主席台上，指揮馬列、歐亞和前進等在掛着一幅大的新標語，許多人在張貼牆報和漫畫，王克強和黃昏等自動的過去幫忙，都被拒絕了。

在這時出風頭，真羨死多少人？白布紅字的標語被扯起來，上邊寫着「真正爲人民服務和利用人民的不同點，就在於一個是真的自由民主，一個是假的「自由民主」。

這條標語，把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鼓舞起來，大家紛紛讚嘆着措詞的尖銳。漫畫和牆報，對黨閥和官僚們的作風，極盡諷刺，大快人心。雖然我仍在想着昨晚拾來的嬰兒，同時已確定不上當，但是置身在這個狂熱的高潮之中，內心不禁猶蠢蠢欲動，覺得錯過這個機會，便成爲運動中的落伍份子了，這將是我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損失，然而我不能和他們去爭奪，祇有內心惋惜而已。像我這種風頭都出厭了的人，都仍然不能自持，可想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麼大！

人類本身存在着善忘的弱點，王實味事件的教訓，血跡尙未乾，遇到一點誘惑，便把所有的痛苦和恥辱都忘却，以致悲劇重演！

大會報名的紙條，疊有一尺多高，許多人報名兩三次。我撕了一張紙，寫了發言的性質交上去，想不到頭一名就是我發言。關心我的，都期望我能替他們揚眉吐氣，一鳴驚人；恨我的人，臉上一路神氣，像說；妳？哼！狗嘴裏長得出象牙？

我提出了三點意見：（一）「魯藝」對全國文藝工作領導及今後的開展問題。（二）「魯藝」對新人材的培育問題。（三）對「魯藝」老團員的待遇問題。勉強的拖了一點鐘，當然也發洩了一些內心的積憤，情緒也很激動，但是談到個人積怨、痛苦……大家最感到興趣的問題，我却說「……別人已經說過，不須再重複了！」

意見結束了，沒人喝采，也沒人鼓掌，台上和台下，都顯出頗爲不滿的感覺，好像在

可惜這寶貴的時間。愛我的人失望了，恨我的人得意着，我自己也覺得，發言和昨天會上的氣氛太不調和，更感到自己是落後和當衆出醜了。

接着發言的，偏偏又是胡坤英。我低下頭去，半天不聽見說話，抬頭看見她雙手捧着臉，突然抬起頭來，臉色像白臘，指着台上的蔡暢劇烈的開炮；「同志們！我們的婦女領袖蔡暢！女官僚！每一次講話都指摘「魯藝」的女同志；『小資產階級意識！愛漂亮不羣衆化！』現在「魯藝」的女同志們站起來，請大會民主的評判一下，到底是誰不羣衆化？」

「魯藝」的娘子軍紛紛站起來，成萬的目光對準着我們，又像鏡子一樣，對着台上的蔡暢，她老黑醜瘦，頭髮淨亮像擦過油脂，紫髮的一條花帶露在帽子後邊。

「蔡暢不羣衆化！……」羣衆無情的指着台上高呼。

「看！她穿着一雙綉花鞋，上邊的花用青布罩起來！」胡坤英在「魯藝」娘子軍坐下以後，繼續有力的攻擊。

突然蔡暢戰抖着站起來，臉色慘白的叫着：「這雙鞋！是慰勞品！——」

「反對壓抑民主！反對假「民主」！……」

「剷除民主障礙！貫徹民主精神！……」會場被口號聲淹沒了。

蔡暢當時脫下了鞋，狼狽喪氣的被主席團勸到後台去了。

胡坤英深受刺激，竟語無倫次的叫起來：「官官相護，官大一級壓死人！爬上去了怎麼樣做都不錯，在下邊的怎麼苦幹都不對！「魯藝」——無期徒刑！」說到這兒，突然昏厥了。後來才知道，他要痛罵，想起被捕後在刺刀下宣誓的痛苦，神經便錯亂了。

會場的秩序安定下來，接着是邊區參議會文書馬炳烈發言，他歷訴參議會上，黨的傾軋，和勾心鬥角的種種罪行！

然後談到領導者，他以諷刺的口吻，和老奶奶教訓晚輩的聲氣說：「……毛主席天天教訓我們，說共產黨是工人無產階級的政黨呢！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事實，先看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吧！黨中央委員會裏的委員老爺們，他們有哪個在工廠裏做過工？哪個下田種過稻，很顯然的，他們百份之九十九都是大學生，在中國也祇有地主家庭的子女，才能有錢升大學，我們不必指名了，黨中央委員會裏，哪一個不是大學生？他們把地主階級的一切罪惡，都反映到黨內來了，還硬說那是布爾什維克化！黨已經是地主階級化了的政黨啦！黨完全由這些地主階級出身的人在統治，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是事實！……」羣衆中有人高呼答覆了。

馬炳烈繼續的唸叨說：「今天到會的幹部，革命資歷最淺的，也有五、六年的歷史了，大家爲黨的事業，流了這些年的血汗，可是我們過去對黨有一分批評的自由嗎？我們對自稱無產階級的地主老爺們，敢發表一點意見嗎？他們是神！我們對他們祇有迷信，我們從沒自由來研究黨對不對，祇有權利來討論如何爲黨去流血汗！黨綱上規定着：『入黨沒有自由，退黨有自由。』但是誓詞裏却說：『若有背叛黨的行爲，要受黨最嚴厲的處分。』這就是我們的自由！所有規定的權利都是空話，實際上我們都像牛馬一樣，永無休止的，替掛着人民招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主老爺們盡義務！

最可笑的，還是劉少奇委員同志，在參議會上的講話，那簡直是對革命封閉知識！他



說：「你們過去所學的，都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的毒素，學問越高中毒越深！所以祇有不識字的老粗，才是中華民族的救星！凡是能對黨提出疑問的，都要不得！」

這些爆炸性的意見，引起會場上哄然的反映。我望着主席團，一個個都在垂首恭聽。

這時馬炳烈扔下發言提綱說：「參議會是民意機關，可是讓我們來看看，黨的老爺們玩的民主把戲吧！政府裏所有的一切政令和法令，事先都由黨中央決定好了，頒發給地方黨，由地方黨保證，「代表」人民提出來，硬說那是人民的要求。參議會再找幾個老百姓黨員，拍兩張照片，說幾句話，登登報紙，這就是民意！這就是真正的民主！」

「假造民意便是利用人民！……」馬列和前進同時領導着呼起雙人口號來。

一陣紛囂過去，馬炳烈再接再厲的說：「大家再看，所有中央級的黨閥和官僚老爺們吧！他們百份之九十九是放牛羊的出身，他們一切都有黨中央的訓令和指示來當護身符，到了時候搬過來照樣唸一遍，這就是領導！他們不會懷疑黨的決策者，但是他們却毫無科學頭腦，還拼命的反對科學！他們說國民黨二加三等於五，共產黨二加三等於八！這些黨內的歪風邪氣，應不應該得到清算？中華民族在他們手裏能有好結果嗎？可是我們這些對國民黨絕望，自願跑到延安革命陣營來的，反而備受排斥和得不到信任！」

「清算黨內的禍國殃民份子！……」雙人口號到處出現了。

忽然台前一陣騷動，我隨着大家抬頭望去，昨天派到邊區醫院去的解方回來了，他披頭散髮，血污淌得滿臉全身，正在向主席團耳語。

「同志們！」馬列站起來高叫：「我們要求解方同志，向大會報告到邊區醫院去的經

過情形！」

當時全場報以熱烈的響應。主席團難犯衆怒，解方不報告也不成，他站到台前說：「同志們！昨天我奉了大會的使命，到邊區醫院去，恰巧遇見醫院的「民主」大會發生了衝突，我便避到院部去，蘇院長跑回來，撕了主席團的信便把我扣留了！醫院的同志們要拖他出去開會，他就亂拋炸彈，架起手鎗來掃射，不管誰去就開鎗。到了夜晚，他說沒女人不能睡覺，他要雞姦我……我不肯，不料被他打昏了！就——」

解方說到這兒，會場裏羣情激憤，口號此起彼落，我一直聽說後方更糟，今天才知道會糟到這樣無法無天。想起在高級黨校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解方的話多半是真的。

「要求黨嚴懲無法無天的官僚！……」口號多到聽不清呼喊的是什麼了！……

「主席！」許多人激憤的站起來舉手發言，但是無法平抑掀起的巨浪。

「同志們！」劉少奇走到台前揮起拳頭，咬牙切齒的怒吼着：「同志們！不管多大的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你們不遵守秩序，你們要造反嗎？」

會場突然平靜下來。馬炳烈並沒坐下，反而乘機大叫着：「同志們！我們應該看得清楚了，這些黨閥老爺們官官相護，哪裏有什麼平等民主！要真正發揚民主，要讓大家毫無顧慮的發表意見，祇有重新選舉民主的主席團！」

「贊成改選主席團的舉手！」台下十分之九的手臂都舉起來了。主席團黨中央的大員們，垂首無顏的走下台去，連記錄也溜了。

台下的手臂揮動着，在春雷似的掌聲，和洶湧的提議、歡呼聲中，新的主席團誕生

了；馬炳烈、癩子、王立明、胡坤英、前進等等廿餘名，全部是苦水最多，受打擊最重或被誣陷害，及發表意見最激烈者。

他們登上主席台，在幾萬人面前，一個個揚眉吐氣，出盡了風頭！

這時候我感覺到後悔，不應該抱着消極的態度，以致在運動中被時代遺棄了！

馮毅敏和沙可夫等上層幹部，也立刻都「靠攏」民主陣綫，吶喊助威，將功贖罪。

新主席團的作風雷厲風行，立刻通過馬炳烈為執行主席，會場上激動的情緒，已經匯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了。

「主席！……」台下一片手臂轟然的舉起來，要求發言，後邊的人被手遮住了，紛紛地站到座位上高呼，窗外邊的人也羣起響應。

馬炳烈宣佈；仍然採用紙條報名的方式，寫明意見的性質，以決定發言的秩序。

不過五分鐘，主席台桌上一尺多高的紙條，堆積了十五、六疊。

「主席團！」繼起發言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紅軍，他笨嘴拙舌的說：「咱老子叫吳彪，在井崗山上入黨，老朱（朱德）當班長，老子打了這些年的仗，全身都是鎗眼，受傷的次數也記不清了！可是老子是大老粗，不會講漂亮話拍馬屁，眼前還是個×蛋精光的老兵！看看那些黨閥官僚！頓頓是鷄魚肉蛋，個個吃得肥頭大腦，都要往外淌油了，哪裏還想着這些拚命的老兵！……」

「主席！」有人以為老紅軍說完了，乘機叫起來，但是老紅軍瞪他一眼又說下去：「劉少奇看見老子打不死，便要老子當他的警衛隊長。」

在戰場上，要老子把死人的球蛋（睪丸）割下來，給這些鬼孫當補藥吃補身。在白區工作的時候，劉少奇玩夠了他太太，便利用國民黨把他太太抓了去，在南京監獄裏鎗斃了，劉少奇當天夜晚就結婚了。到新四軍去，又和一個十八歲的衛生員同居，回到延安又搞上一個地方「破鞋」，每天用馬子往丈母娘家裏馱公糧。他們懷裏摟着老婆，却叫老子「咬緊牙關」，——當時黨中央提出的口號。平等民主個×！」

「主席！」老紅軍的發言，使大家驚詫萬狀，要求發言的人，終於把他捺下去，一個矮瘦的幹部舉手大叫着：「同志們！我們看到了黨閥和官僚們！昨天穿着嶄新的幹部服，今天都換上十年前的舊軍裝，來裝模作樣。這是何必呢？又沒外界來參觀，也許這是黨閥和官僚們的民主精神好，表示知過必改吧！但是我們不是小孩子，大家知道他們都是些大貪污犯！關於劉少奇一個人有多少財產，現在歡迎他的警衛員錢更生對大會坦白！」

在全場狂風暴雨似的情緒之下，錢更生惶悚的站起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逼使他發言了：「劉少奇同志——我祇知道，有、有四百箱黃金和珠寶——」

「那是我的嗎？那是毛主席的！那是黨的！」劉少奇終於暴發了忿怒，跳起來顫抖着，咬牙切齒的戟指着錢更生。

「發揚民主！要求毛主席前來對證！……」會場裏還敬劉少奇一個空前的騷動，所有的人都站起來，後邊的全站到座位上。劉少奇怒氣沖沖地走出門去。可是羣衆的情緒並沒有平復，大會更改變了發言方式，讓訴苦的同志到台上去，面對官僚們控訴。

接着是一個神態溫淑的女同志，被攙到主席台上，她聲音微弱，聽不清是哪個機關和

姓名，說了兩句便雙手捧着臉哭了。主席團及大會一再的鼓勵，不管發表任何意見，都絕對保證她的安全，因為黨和毛主席說爲了「懲前毖後」，要大家來發揮自由思想的。

會場沉靜下來，她聲淚俱下的說：「……同志們！我說了一定會死的，但是這樣活着，還不如死了好！……大家不會忘記，五年以前，延安恐怖的大屠殺，我也是無辜被捕的一個，當時在監獄裏熬不住刑罰，屈打成招，被迫承認參加「托匪」的反黨組織，當時若不承認，便會被認爲是死心地活活地打死……」

到今天事實證明了，這是一場冤獄，是當時黨犯了「寧殺一千不放一個」的罪惡！但是死的枉死了，活的却仍然被永遠開除黨籍，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因爲保衛局釋放以前，在刺刀下面強迫着宣誓，凡是洩露被捕以後任何秘密的，都死——」

「你敢背叛誓言！你發瘋了！……」康生豁的跳起來，怒目切齒的指着台上咆哮。

「驅逐官僚主義出會場！……」所有的眼淚都化成力量了。

「要求黨平反大屠殺事件！追究責任替死者伸冤！」在羣情嘩然下，康生溜了。

會場上，當年曾經被捕的男女，都激動得泣不成聲。雖然大會一再保證，可是那個女同志，始終未敢洩露被捕後刑審的情形。

「同志們！」這時在禮堂正門的通道上，有人呼叫。我拭着淚水回頭望去，看見有一個瘦弱的女同志，穿着便裝，站在台級上說：「同志們！現在有一位被某偉人玩弄厭了，拋棄了的女同志，她有着滿腹的苦水，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參加大會，可是有人恐嚇她，威脅她，不准她來參加，現在她逃脫了監視，已經來到會場外邊，要求大會能允許她來吐苦

水！」她說完了，便期待的向大家望着。

這時舊主席團的黨中央大員們，突然都站起來，一個個臉青唇白，大概以為是他們的棄妻來了，便紛紛藉病要求退席。想不到他們受「馬列主義」教養數十年，竟沒一個人敢於面對自己的缺陷。

主席團來不及理會他們，忿怒的羣衆情緒，又狂濤似的捲來；

「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

「侗嚇威脅是法西斯蒂的手段！……」

「同志們！」瘦弱的女同志被接到主席台上去。

「她是誰？她叫什麼名字？」羣衆紛紛地提出了質問。

「她曾經被稱做是黨最優秀的兒女，她是毛主席的第二任棄妻賀子珍同志！」瘦黑的同志激憤的說着。

全場情緒騷動起來，正在惶惶不安密議對策的黨中央大員們，這時才鬆了一口氣。新主席團立刻接受要求，派胡坤英等代表大會主席團，去請賀子珍來發言。

「同志們！」馬炳烈恢復了會場秩序，抓緊這個空間說：「現在有後勤派來參加大會的代表，報告好消息，邊區醫院的蘇官僚畏罪自殺！後勤被服廠的民主作風，也不落人後，工人弟兄們驅逐了廠長和政委，把他們貪污的公物全部沒收，要交給黨中央處理！……工人同志們今後要真正的自己來當家了！」

羣衆中不斷底掀起熱烈的掌聲和歡呼，淹沒了主席台上的報告。

我突然產生一種敏感，覺得他們太過火了，大會照這樣的開下去，怎樣結束呢？除了這種不安以外，也引起我一點興趣來；今天要聽聽「神」的秘密了，過去大家祇聽到一些「神話」，說「神」如何艱苦的用白水刷牙，有一次秘書齊燕銘領了一包牙粉，「神」大發脾氣，又逼着他送回去。大家祇聽到這樣片段動人的傳說，至於「神」的私生活秘密，雖然住得近在咫尺，也沒一個人清楚，這件事好像和反革命問題有關，誰也不願也不敢過問，就這樣便形了「鐵幕裏的鐵幕。」但是四百箱黃金把「神」的尊嚴打倒了！

時間不給我考慮的機會，擾攘聲驟然沉寂。我隨着大家向禮堂的正門望去，胡坤英出現了，她身後跟進一個人來，這個人不是賀子珍，而是穿列寧裝戴工人帽，肥胖地毛澤東。他身後緊跟着劉少奇、康生，和一羣如臨大敵的警衛員，滿臉殺氣的衝向主席台。大家立刻感到一陣不祥，全場都非常緊張的默視着。剛剛要求退席的舊主席團們，病症馬上都痊癒，也乘機昂胸挺頸的站起來。

「同志們！」毛主席直衝上台去，他的臉色和口唇都氣青了，湖南土語和濁音全抖出來，他聲色俱厲的暴跳着：「……你們的頭腦應該冷靜一下了！你們在做些什麼事啊？你們是否忘記了還有黨？黨是你們的救生者！黨把你們從末落的階級上搶救過來！給你們以光明的前途！黨首先給你們以生活保障，使你們免受饑寒；黨給他們以充份的教育，使你們免除災難，你們在黨的教養下這些年！都不知道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嗎？」

共產黨的「民主」是集中的！是要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來講的！否則便沒有民主！共產黨的「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誰能認識「自然」，誰便有「自由」！否則便沒有自

由！黨發揚「自由」和「民主」，你們是在幹什麼？你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發揮自由思想」？你們動搖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你們吃着黨的飯來反黨！你們不想一下，如果沒有黨，你們是否能今天？如果在日寇和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你們將會怎麼樣啊？……」

劉少奇接着又站出來斥罵。新主席團的苦主們，一個個十分虛心的走下台來。舊主席團的黨中央大員們，又民主集中而高度自覺的走上台去，高崗和蔡暢等人的眼鏡當時戴上，又挺胸壯勢，昂首揚氣。前幾天所見到的「笑容」和「讓路的謙虛」，全不見了。

自由和民主的夢，突然被驚醒！大家臉上都隱現着，一種說不出的憤懣和沉痛。我的心情也隨着變化了；我慶幸自己和宋毓秀沒墜入陷阱，也不禁替那些「吐苦水」和報幾次名要發言的人擔心。我聽不進劉少奇的講話，他一句接一句的斥罵，忽然指着台上的大標語質問：「這是哪一個寫的？漫畫是哪一畫的？站出來！站出來！」

這時台下誰還敢應承呢？掛標語的那一羣人物，好像他們早就料到會有今天似的，一個個又神氣活現。

劉少奇最後痛斥了一頓，便宣佈各部門回去繼續召開大會，痛切的反省坦白，澈底的進行清算！

散會了，隊伍紛紛走出大禮堂，沒一個人說話，所有的臉，都繃得緊緊地。呂笑嫣在我身邊苦笑的低聲說：「嘿嘿！連偽裝的民主和自由，也被滅得這麼快！……」

「站在黨的立場，那有什麼屁好放！自由思想！發揚民主！欺世盜名！該死的大騙子！」胡坤英切齒忿恨的低聲咒詛着。



我一面走一面思忖；忽然覺得這一切，完全是一種預謀，它使大部份人把本質暴露無餘。大會上的「鼓動報名」和「表揚」，沖昏了他們的頭腦。這一次「民主檢查」大會，使我在思想上，對於共產黨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也就是說，我融會貫通了「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例如；黨宣佈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口號，國人都以為共產黨誠懇的讓步了，實際上共產黨以本既定的政策，我行我素。國民黨和其他人士若來指責，反而會被攻擊的說：「你們實行的三民主義不「革命」也！」

例如在「新民主主義」中毛主席說：「發展民族工商業」「發展富農」。這完全是指着「共產黨式的」「新民主式的」「工商業」與「富農」，和工商業家與農民們心裏想像的那一套，根本是兩件事情。

例如「學習」——並非青年人心目中所想像的先生教授，學生研究，而是「坦白」「反省」「勞動」「改造思想」「入黨」等等，根本不注重課本。這和當初從海外回國以前，所想像的求學，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例如舊社會所公認的「德高望重」者，共產黨都看着是「罪深孽重」！「功臣」則被看成是「罪犯」！至於社會名流和賢達之類，都夠得上清算和拖死的資格了。

從資產階級學校裏出來的學生、靠攏者，不論自以為對革命多忠誠和堅定；不管口號喊得多麼動聽，行動怎樣徹底，你們的那一套必須脫胎換骨，從根本上改造，直到你們不可改造，消滅了肉體為止。

對自由的解釋更加玄妙，毛主席說：「認識自然發展的規律，才有自由，否則便沒有

自由。』天賦與人類的自由，被認為是『自由主義』；是一種類似反黨那麼嚴重的罪惡！

例如許多被清算的靠攏者，當初他們祇看到「寬大」兩個字，都以爲得了共產黨的「便宜」，豈知「寬大」的後面，是「有限度」的；是對共產黨認為「可改造的」，凡被殺者，當然是反動派和不可改造的。至於現在尚未被清算的，「人民」隨時可以「提高」覺悟，要求清算你！如果你的覺悟提高了，就應該自動要求代表人民的共產黨，把你交給人民清算！如果你不覺悟，一旦事發，就證明你是潛伏的反動派，死有餘辜！

例如史大林提出的口號；『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和平相處』。——這就和抗戰中，共產黨提出國共合作的策略是一樣的。共產黨的「和平」「合作」，並不是人們想像的和和氣氣，互相敬讓，而是從『鬥爭中團結』和『鬥爭的和平』。

總之，經過這一次「民主檢查」大會，我一切原有的認識、歷史和世界觀全被否定。後來，聽到從敵後來的幹部談，各戰畧軍區的「民主檢查」大會，都鬧了更多更大的亂子。我相信此後，不管用什麼「方式」和「口號」，這些人可能再也不會受騙了。

事後統計大會的「傾向」，思想脫黨的佔百分之九十五；被上級陷害排斥的佔百分之九十九；而大會上所反映的，也不過僅僅是問題的一部份而已。另一方面，那些曾經被控訴的中央大員們，依然我行我素，那些敢於「發揮自由思想」，和提意見要「改善領導」的，反而備受「改善」。

我以爲我沒像那些激烈者一樣，暴露自己的思想側面，情形總會好一些，同時我的思想也打通了，在觀察分析一切問題上，都能夠從明確底黨的階級立場出發，但是事實恰恰

相反，黨中央認爲思想已經「繳械」者，從此無法抗拒，黨可以任意操縱，經過「考驗」以後，紛紛予以「重用」。像我這樣的，黨却認爲是不可叵測，才是真正的危險份子。此後，我的苦難處境，便更加深重的陷落下去了。

周揚在全院大會上，總結了「傾向」以後，便根據發言的紙條，向每一個報名者逼「債」，直到對你的反省坦白認爲滿意，接着來的，便是一年一度的「黨內思想鑑定」。

大會之後，本想抽空去南市張淑貞家，看看孩子，由於環境這樣緊張，我必須格外謹慎，暫時不去想它，接着支部發下了厚厚地鑑定書，掀開看時，我的中農成份竟被篡改成資本家。我想「民主大會」的報復來了！我抑制着心頭的怒火，當時向小組長丁夢綺提出請問，後來在小組會上展開「討論」，支委趙毅敏認爲這是根據東江黨和太行山黨的資料，對我非常客觀的鑑定，也就是說從一九三七年入伍，黨就懷疑我的成份了。

當時的處境真是萬分爲難，我無法取得家信證明，胡坤英是惟一的知情者，但是不能找有「政治問題」的人作證，即使她已經「清白」，說出實際的情形來黨也未必肯相信。爲了個人的安全，這時候讓我是對方，即使是親姊妹，也不能出來作證的。我真是有口難言。對於大家的百般估計，和「科學」而「辯證」的推測，我祇能學習王實味論戰的氣質，逐一的予以耐心的解釋。

會議開了六、七小時，大家都疲憊不堪。張溶在結論時說：「……懷疑的產生，是由於事實的存在，譬如說一個人生活舒服，不愁吃穿，自然會長得又紅又白。如果是勞動階級的兒女，終年飢寒交迫，風吹雨打，她會生出資本家女兒的形相來嗎？而且一個人的日

常生活習慣、思想意識比任何解釋和說明都確切。

馮鳳鳴同志！已經坦白在家裏訂過婚，雖然還沒有結婚，但是妳已經是張家的人了。

如果革命失敗了，妳回海外還不是到張家去嗎？馮鳳鳴同志能坦白出張家有橡膠園，在美國有生意，以及她父親在國民黨學校幹了廿多年，這種精神是非常好的。

希望馮鳳鳴同志！更能澈底的對黨坦白，表示一個黨員，對階級對人民無限忠誠的品質。黨確定一個幹部，基本上，是以目前的實際行動為標準。大家革命都有六、七年的歷史，不應該對黨再有所隱瞞了！

張溶的話如果不是當事人，任誰聽了都會十分感動，而且換一個人，也決沒有精力再辯白了，但是，我是由反抗裏生長起來的，我以磊落的態度，不倦的解釋着，指出「華僑都是富翁」的錯誤觀念。雖然明知道這些解釋，可能是白費唇舌，但是我一定要解釋，更表明了決不為個人的安危而欺騙黨，並且願意接受任何考驗，不管經過多少年月，我一定站穩黨的立場，尋求一切可能，使黨得到正確的情況。

大家看見我簡直無懈可擊，態度又沒絲毫退讓的跡象，再逼可能也逼不出什麼來。張溶祇得結束會議，將記錄和我的鑑定表，一起提交中央組織部決定。

過了兩天，環境裏的氣氛稍微緩和了一些，便趁着領廢殘金的時間，來到南市張淑貞家，看見嬰兒躺在炕上睡得很甜，內心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慰藉，心情上的苦重，似乎得到了解脫。我把全部款子都留下，吃着特別為我煲熱的薑醋，張淑貞一旁問我身子有沒不適？說起私生子在地方上很平常，街坊幹部和鄰居除了嘲笑幾句之外，也沒人追究，這時

我才放下了這段心事。恰巧張淑貞的工作，便是代人找奶媽，對週圍數十里之內奶媽的情形，非常熟習，因此我要她找一個最好的奶媽。

剛回到「魯藝」，勤務員便說組織部長陳雲，在院部和周揚找我。來到院部看見祇有他們兩個，身上補舊的軍裝早已經脫掉了，態度似乎很客氣，使我想到也許不是爲鑑定成份的問題而來的？他麻撒着眼皮，談了幾句隊裏「整風」的情形，便說「魯藝」的領導，從來都和下層脫節的，祇有我與下層的關係，始終都能保持打成一片，黨爲着加強「魯藝」的整風領導，因此「動員」我到女分隊去。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可能是支部從鑑定會之後，覺得要從政治上打倒我，確實要費一番時間。因此便採取行政手段，將我降職爲團員，以打擊我的影響。想起在團部趙毅敏和丁夢綺的那付嘴臉，徵求意見不過是一種形式，組織上早已決定了，我不是三年五載的新人，還會不識時務的去要求，反正也沒人愛我，還怕丟臉嗎？祇要真正有認識和能力，不管做什麼事，心裏也會坦然。因此我毅然而愉快的接受了，並且即刻自己動手，從獨居的窑洞搬到女分隊去。表面上，我極力的做得平淡和坦然，實際上，却像被一隻看不見的黑手緊緊扼住喉嚨，使我窒息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從此開始我生命史上更加沉痛的歷程！我仍然被安插在王佩苓的分隊裏，回復了五年以前的團員生活，雖然陳雲和周揚都在全體會上，做了一番例行的解釋，但是並沒有平復大家的懷疑，延安所有認識我的人，很快的都知道這件事，說我被排斥受打擊了。

對於外界的一切，我不聞不問，祇是日以繼夜的學習，領導上，也拿着我當一般的學

員看待，根本不讓我「反省」。至於其他男女同志，也都被苦難折磨得更加堅毅，延安顯得一點朝氣也沒了。至於我回國時的那種熱情，也早已消磨淨盡！

正當「整風」進行得雷厲風行之時，「魯藝」却有不少的人，仍然在一面「反省」一面犯罪；陳金荊從醫院回來，又和導演王大化發生了「肉體關係」，在小組會上批評得體無完膚，可是散會以後，兩個人立刻又「失蹤」了，但是，最嚴重的却是活「馬列主義」前進，幾年以來她錯誤不斷，「整風」以後更加猖狂，終於被捕！

事情爆發在「七七」抗戰七週年晚會以後，小崔到南市去送還借的衣服，經過一家窗外，突然看見前進從門內走出來。前進也發現了她，兩個鬼不纏終於碰頭了。

「小崔個死豬鑼！敢來調查我？」前進的辯證法講得太辯證了，以為秘密洩露。

小崔摸不清頭腦，可是也警覺起來的說：「請妳別誣賴好人，我剛剛過來呢！」

「我知道妳都聽見了，跟我裝蒜！啊？」前進看見小崔裝得很像，便恐嚇她了。

「好！妳說我聽見了，那就算我聽見了好啦！」小崔說完鞠躬告退，劈啪！兩個耳光擱上來。小崔剛要叫，看見前進掏出手鎗，便陪做笑臉軟下來。

「妳承認來調查我，問題就很簡單，跟我來！我們再找一家，吃喝玩夠了，以後我們再回去！」前進逼她下水了。

「什麼？那如果讓上級知道了——」小崔究竟沒見過世面呢！

「放心！我們玩了他們，把錢櫃打掃乾淨了，他們也不敢對人說。妳偷聽了我的秘密，如果不跟我去，說不了，爲了我的安全，我就要殺妳滅口！」小崔知道她說得出做得

到的。後來坦白的時候，她說被用手鎗逼到店裏去。

那個小店的王老闆有五十多歲。前進要他叫醒了兩個伙計，起來炒菜做麵。他們看見深夜裏跑來兩個女同志，也摸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前進大吃大喝，然後逼小崔脫衣服，老百姓究竟怕事，可是前進却要叫喊，說老闆姦污了她兩個，老闆也迷了本性，跟着做出胡塗事來，兩個伙計是自衛隊員，想跑出去報告，也在手鎗的指點下，和小崔睡了覺。

事後前進把臉一翻，說店家三個人把她兩個強姦了，在脅迫下又劫收了錢櫃，臨去警告店家，如果敢隨便對外人說，難免三個人賠上腦袋，家破人亡！

兩個人走出店門去，小崔才敢叫冤枉！說根本就不知道她在這兒搞這個！……」

前進看見情形不像是假的，便想鎗殺她，幸虧遇見留守兵團的隊伍，便改了口氣，約定以後再帶她去尋樂，說着就兀自先走了。

小崔究竟沒胆子，而且認爲這是對黨表示忠誠的機會來了！便從去「魯藝」的路上折回來，剛到棗園保衛局門外，就被「便衣」用手鎗鎖住逮捕。

小崔懵頭懵腦的被押進門去，康生咬牙切齒的，上來摑了幾個耳光，把牙都打掉幾隻，飽毆了一頓，臭罵了半天，指着桌上喝問：「——這些東西認得嗎？」

桌上擺着一堆邊幣，及拋在小店裏的髒底褲等，小崔剛點頭說認識，便又被痛撻一頓，押了起來，寫過「坦白」反省以後，康生又把她提了去，大罵了一頓說：「你還不坦白？我告訴妳，前進早來報告了，她經過南市王家小店後窗外邊，聽見妳在誘姦三個店家，又搶劫財物，出門去遇見前進，妳又用這些錢財收買她，要拖她下水，妳這個不要臉

的東西！物證人證都在這裏，妳還敢狡賴！」

小崔有口難辯，祇得要求康生去提店家來作證。不料王老闖和兩個伙計，也被前進所迫脅，竟一口咬定是小崔誘姦，經過一再的刑審，才吐露出實在的情形。保衛局遂破了這件駭人聽聞的案件，十年來，前進祇在延安，用同樣的方法誘姦、搶劫了幾百戶人家。最後雖然她正在誘姦洗切店時被捕，但是小崔被姦污和拷打，却是白受了。

黨中央爲了截止這種一邊「整風」，一邊「犯風」的錯誤，提高學習情緒，便召開了延安幹部「坦白」「反省」大會，把前進等拿來做「典型示範」。

大會在總司令部廣場舉行，到會萬餘人，想不到頭一個反省的，竟是從東江把我帶來延安的參謀長唐日新。主席團宣佈他的罪狀是貪污瀆職，在從東江來延安的路上，挾仇打死張主任。吞沒一百廿名學員的公款。在數年的「整風」學習中，死不「坦白」，對抗「整風」。宣佈永遠開除黨籍，罰做伙伕。

不料參謀長在罪狀宣佈之後，仍然拒絕認罪，更苦苦地哀求，說他革命十八年，從沒犯過第二次錯誤，他認爲宣佈的罪狀實在冤枉，永遠開除黨籍連改過的機會都不給他？不如鎗斃他。

「怎麼？你自持老資格，以爲不敢鎗斃你嗎？帶下去！」劉少奇激怒的站起來喝斥。兩旁的武裝兵士立刻衝上去……

我低下頭去。七年了，一切恍如昨日，衝過敵人的封鎖綫；演出在衡陽街頭……往事歷歷在目，一時感觸，不禁黯然淚下。參謀長固然不對，但是他究竟爲革命流了十八年血



汗，應該給他留一個改過的餘地。也許革命須要這樣嚴厲，或者他這些年來，根本沒做過對人民有供獻的事，照這樣辦，人人都應該鎗斃！我覺得處理得太過份了。培養一個老幹部多麼困難，這樣草率地就處理了？我熬十八年，或者廿八年，我沒有信心能趕得上蔘謀長、王實味、王明……就算有着他們的地位，有一點點錯誤便身敗名裂！這種政治必需嗎？如果不是爲了挽救民族，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做這種職業革命家的。何況女人對於爭權奪利，很少有這麼大的興趣和野心。

在我思索的時候，前進被帶上來，沒有綑綁，上身穿着細布吊兜幹部服。兩扎頭髮梳得油光光地。不知在哪兒弄了一條中央軍的大耳朵褲子，全身像剛換的衣服。那股子神氣，像帶着大批警衛員來作報告的首長。主席陳雲指斥前進革命廿年，一貫的犯着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在「整風」中，一邊「整」一邊犯，隨後便宣佈開始「坦白」反省。

前進扇起了兩頁屁股，曲着兩條不相稱的的瘦腿，站到主席台前邊，神色泰然，沒有絲毫內疚的樣子，她像是出風頭來了。

「大會主席團！到會各位同志！」她把插在褲袋裏的手掏出來，模仿毛主席講話的姿態，用湖南腔調反省了：「今天，大家到這裏來開會，這是一個什麼會呢？這是一個「坦白」「反省」大會！辯證的說，也就是黨的學習大會！我們每一個同志，對於大會都應該有着一個辯證的認識——」

她那一派教訓的語氣，昂首挺胸的姿態，哪兒像「坦白」「反省」，簡直是偉人在訓話。果然主席團羣起喝斥了：「拖下去！」

警衛員們衝上台去，前進不待衆人動手，便又夾着兩扇屁股扭開了。

大會由劉少奇委員總結，他把這些罪過歸於不肯「學習」，以及「整風」與實際脫節。我却在想；前進入黨廿年，每天都在開會「學習」，提起「馬列主義」來，哪一節哪一張，她立刻就能背得出。這是「學習」得太多了吧？她和黨校的楊松一樣，把什麼都看得太透澈了。這些情形，外界不知道，「魯藝」的人是騙不了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前進是工人階級出身，是共產黨的基本組織，她從幼年起，就呼吸着共產主義的空氣，是用「馬列主義」教養起來的最革命底細胞，但是一切文件中所標榜着的，先進的工人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嗎？果然不是，因為劉副主席在更正了，他說：「前進的成份是流氓無產階級！她父親是一個鐵路局的搬運工人。黨給她的處分是永遠開除黨籍！」

雖然前進事件與「魯藝」的女同志沒關係，但是在一個團體的女性中，發生這種醜事，總是不名譽的，而且累得大家回去跟着又來一番「反省」。許多同志反映出思想情況來；他們根本就沒見過工人無產階級，可是却看見過「列寧主義」中所寫的工人無產階級，先天的帶有進步性、革命性、團結性、服從性、能動性、堅決性、澈底性、組織性、戰鬥性、大膽性、優越性、堅強性、積極性、覺悟性、光明性、偉大性、正直性、熱情性等等七、八十個性，但是這個唯一標準典型工人無產階級出身的前進，却證明了她全身上下沒有一個「性」。如果有，全部都是反黨性。陳雲部長的解釋最好，他說：（畧）「這些「性」，並不是說每一個工人都是這樣，而是說他們具有這種素質，要向着這個方向努力奮鬥！」我是熱愛工人階級的，照這樣解釋，顯然是利用工人的名義而已。

## 廿三 「平妓」研究院與棗園之夜

在最近的「整風」學習期間，丁玲和劉芝明時常到「魯藝」來，他們之間本來有着同行冤家的利害，忽然關係這樣親切，使我意味着事不尋常，這一天，竟連周文也來了。

全體同志集合在操場上，周揚到隊前宣佈，經過組織部決定，調我和張醒芳、江濤、陳鍾靈兩男兩女，到邊區文協「平劇研究院」去，「協助」「整風」，幫助「改造」京劇和「團結」舊藝人，由陳鍾靈負責，時間三個月，從實際工作中，去證實「整風」改造的成績。真想不到周揚竟捨得讓「他用心血培養起來的人」，去幫助向來都和他競爭得很厲害的同行，真是「整風」進步了！祇是在隊伍解散之後，他才半玩笑的說：「小馮！妳可不許再重演第二次太行山事件呢！」

「院長！這個我可不敢保險，對於「文協」的決定，我是不能違抗的呢！」我說着不待他回答，便連忙去準備行程。

調換工作必須攜帶黨內鑑定書，可是丁夢綺却推說組織部還沒發下來，在出發之前，四個人領下了便服——藍面白裏的工作裝，我藉詞不合身請人修改，到南市來送錢給張淑貞，看見請來的奶媽年輕漂亮，嬰兒經過多月的調養，已經長得白白胖胖地了，閃爍着兩隻大黑而活潑的眼睛，身上發出一種迷人的馨香，使我吻抱着捨不得放手。

張淑貞替我把絲棉鋪到工作裝裏，聽我說要去「文協」幫助工作，便從容的說：「馮

同志！你給孩子起個名吧！」

「叫——叫明兒吧！好不好呢？」我微吁一聲解釋的說：「大嫂！我們這一代受盡了苦難，但願明兒將來不再像我們這一代了！」

「明兒！明兒！好！就叫明兒啦！」張淑貞滿意的說着，便對嬰兒叫起來。

「明兒！……」我也親切的叫着吻他，我想如果他的父母知道他是這樣美，這樣可愛，他們寧死也不會拋棄他的！

在張家消磨了一個下午，等張淑貞替我改好了衣服，我餵明兒吃過菓汁，替他沖涼換了衫，抱着他和淑貞、奶媽一起吃過晚飯，我把竹手扒上綁了一塊紅布，來逗明兒玩，他的一雙小眼睛盯住紅布靈活的轉着，我把竹手扒遞給張淑貞，剛要走他竟兩眼紅濕，撇着小嘴哭起來，這時明兒尚未滿百天，便已認識人了，我喜悅已極的重新把他抱起來，輕輕唱着「催眠曲」呵睡了他，交到張淑貞懷裏，這才戀戀不捨的離去。

翌晨踏進「平劇院」的頭一天，就看出內部正在分崩瓦解，鬧得不可收拾。連介紹會都無法召開。一把台柱小彩鳳，是一個廿五、六歲的女子，她的養父母和師兄弟廿幾個人，連行李都捆好了，堅決退出，不聽院方的任何勸解。

我們的來臨，使空氣稍為緩和，因為彼此都看過對方的戲，心中互相存有好感，彩鳳對我尤其是崇拜。我發覺她性情溫善，誠樸可愛。傾談之下，她便說出「平劇院」的背景，和「事件」發生的全部經過：

原來「平劇院」的前身，是晉、陝邊區的一個地方戲班，被邊區「文協」硬拉軟勸的

改編過來。當時曾經答應按照團級待遇，大家也就沒話可說了。

戲班裏的台柱郭蘭英，是一個反串文武生的女子，年紀約有廿七、八歲，她的養父母拿着她當搖錢樹，但是郭蘭英可忍不住了，首先和「文協」的幾個「教師」發生了關係，隨後又和劉芝明、任桂林等鬼混……孩子也打掉好幾個了。

她的養父母常說：「蘭英嘛！最少也要嫁個軍長司令的，落得個一生有靠！」因此哪兒把劉芝明之輩看在眼裏，但是郭蘭英却祇要解決「現實」，結婚與否倒不在乎。因此與父母之間發生了爭執；養父母便以堅決退出為威脅。郭蘭英在這裏誰都不敢管，她怎麼肯離開呢？養父母裝瘋自殺，每天吵鬧，越來越兇……彩鳳的養父母看見這個情形，擔心她也向郭蘭英「看齊」。同時收編以後「團級」待遇，變成「劇團一級」的待遇，已經怨聲載道，更因為受陝北藝人的排斥，她們便聯合起原班的兄弟來首先要退出。

大家聽了彩鳳的訴說，才知道「平劇院」有着這樣複雜的糾紛。張醒芳首先忿怒了，她說：「劉芝明爲什麼要把這些隱瞞起來呢？表面上對我們那麼熱情，想不到居心竟是這樣險惡！」

「我們來了，做出成就來歸功於他，「平劇院」垮了，責任便推到我們身上！」大家都同意江濤的看法。他又尖刻的說：「真是「整風」進步了！犯錯誤都非常絞盡心機，使我們提都無法提！」

「馬上提出意見來！否則——」張醒芳究竟性情直爽，催促陳鍾靈去提出質問來。但是我却覺得這兒比「魯藝」好得多，我勸大家容忍，如果我們剛來就發生不愉快，

容易被人誤會。大家經過研究終於採納了我的意見。因為舊藝人都跟隨彩鳳行動，便決定由我和彩鳳拉感情，說服她的養父母。

經過我廿四小時口不住聲的「耐心的說服」，——實實在在應該說是疲勞轟炸。同時彩鳳內心根本也不願意離開的，這時怎說怎好，她的養父母也祇好順從了女兒，恰巧又趕上一九四五年快到了，生活獲得改善，分崩離析的「平劇院」，終於又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重新完整起來。

接着高崗、周文和丁玲等來了，在院部和劉芝明研究新劇問題。提出排演「林冲夜奔」，要我飾演林娘子，我毅然的說我不會演京劇，但是丁玲却說聽見我唱過，在張醒芳等的婉勸之下，我也不禁想到，已經很久沒有演出了，一個演員長期的不登台，便會被羣衆忘記，我也想乘機試驗一下，最後祇得勉強的接受了。

在排演期中，我才了解到「平劇院」和「魯藝」的情形完全不同，「平劇院」算是一個「羣衆團體」，內部的人事，從上到下都霉爛透了，看來看去祇有彩鳳一個好人，這時我們已經親如姊妹，教師們對我擺身份，她却把一切技巧毫不保留的都教給我。

郭蘭英爲了面子，也來參加了兩次晨早的學習，但是在會上，她連書本都未打開過，祇是注意我怎樣把腰肢弄得那麼細？問我擦什麼牌子的粉？怎樣使皮膚那樣細白，對於其他的事毫無興趣。

至於其他舊藝人，有的在吸鴉片烟和賭錢；有的忙着去嫖女人，吃喝享樂，根本無法改變他們根深蒂固的惡習。

關於周文和劉芝明這兩個負責人，行爲和品格比周揚更加下作，他們爲了討好黨中央大員，不惜利用郭蘭英做鈎餌，以遂其目的，我們幾個人在「魯藝」，都是本份的團員，從來不關心外界的閒事，所以對於「平劇院」的情形，根本是陌生的，最後彩鳳懨然的說；外邊早把「平劇院」叫着「平妓院」了！

劉少奇、康生、陳雲、李富春等經常由周文陪伴着來「看排戲」，惹得那些舊藝人十分不滿，覺得周文眼睛裏祇有女伶人，因此看見他們來了，便用晉西土話互相取笑着：「噢！首長「打茶圍」來了！讓坐！——」

他們叫周文和劉芝明是「茶壺」，看見兩個人便尖着嗓子喊：「茶壺！——」

「不開！」另一個拖着音聲不高興的答覆着。

「小櫃一塊錢哪！」第一聲怪裏怪氣的又喊了。

「嗚——開啦！茶到！」另一個戲謔的做出一副下賤狀來。

這種情形，誰看見也無法干涉他們，而劉芝明和周文又常常帶着郭蘭英，出去陪着首長宵夜，他們美其名曰這是爲了「團結」和「照顧」舊藝人，但是舊藝人們却說：「這是首長讓「茶壺」叫「條子」來了！」

我從丁玲那兒，才知道「條子」和「茶壺」是妓院裏的妓女供人玩弄的意思，回想周

院長宣佈我們來「平劇院」的時候，真是人人羨慕，現在幾個人却都感覺頭痛起來了。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來劉芝明和周文爲了爭權奪寵，明裏一團和氣，暗地却在勾心鬥角，周文究竟是新歡得寵，便嗾使郭蘭英向中央宣傳部控告，說劉芝明強姦了她，

見到首長便說，又指劉芝明替她墜了兩次胎，又勾姦拉馬把她送給高崗和李富春。睡了覺首長給的東西又被他吞沒了，因此鬧得滿城風雨，劉芝明是有太太的，他身為黨校教務主任，兼「平劇院」長，鬧出這種事來，延安文藝界爲之嘩然！

但是劉芝明的後台也很強而有力呢！高崗祇讓他在支委會上，做了一次不關痛癢的「反省」，劉芝明承認被動的和郭蘭英發生過關係，同時無恥的指責「傳說」的人，忽視了對黨的影響，說他的動機是爲了搞好工作，他——那樣是團結落後的一種方式！

我恨不得打他一頓耳光，姦污婦女是一種團結落後的方式，他還是爲了黨的利益，虧得他臉皮厚能說得出口，但是會後事情也沒有再加追究，祇以工作需要的理由，仍然留他在平劇院負責。

「林冲夜奔」演出了，使我幾年以前的榮譽更加活躍。當時的後台，又像一九三八年五一晚會似的那麼熱鬧。卸妝的時候，周文和劉芝明在一旁候着，要把我做「條子」領去見首長。我却毫不客氣的表示說：「請你們不要弄錯了，我不是「平劇院」的人，不管你要我到哪兒去，「魯藝」的四個人決不會單獨活動！」

兩個人碰了釘子，知道我不大好惹，也改變了方針，對我曲意遷就，送東西，施小惠……但却更惹起我的反感，這是後期的事了。

剛卸完了妝，忽然看見宋毓秀，我爲了避開衆人，便拉着她僻暗的角落裏，向她哭訴和陳鍾靈斷情的經過，以及環境和精神上的苦悶。

她像姊妹般親切的吻着我。她已經知道我被排斥的事，委婉的勸慰着說：「鳳鳴！不



管怎樣都不要提了，他們做出來的事，錯了也是對的，提意見祇會使他們覺得幼稚，何況你比別人究竟幸運，有挫折更要能忍受，等到抗戰勝利了，我們復員回去！……」

「鳳鳴！」宋毓秀聽見有人叫我，急忙吻抱了我一下，我來不及告訴她關於「明兒」的事，她已經回身去了。

剛走到化妝室，柳若鳳、沈潔雲、陳美雲、呂笑嫣、張淑芹等都來了。

「怎麼哭了嗎？鳳鳴！」柳若鳳親切的低聲慰問着。

「……卸妝以後，眼睛見了風就流淚。」我笑着用手去拭眼。她們告訴我，前進被送到西安腐蝕國民黨去了。唐日新被鎗斃了。周院長聽說我演京戲大發脾氣！幾個人正在談着，王克強、于金耀、黃昏、陳金莉、吳艷冰等也來了。

「小馮！我們是來給你捧場的，結果用不着捧。你什麼時候學的京劇呀？」大家七嘴八舌的談笑着。王克強忽然說：「小馮——給介紹一下嚟！」

轉臉望見彩鳳和郭蘭英走過來，我便為雙方互相介紹。

這時周文跑來，告訴我江青和蔡暢來了。我祇得跟着到招待室去「招待」。陪着她們說笑。劉少奇七歲的兒子毛毛也來了，兩眼瞪着我出神。

「鳳姐姐同志！她們都說你是戲子！」毛毛叫得大家都笑起來。江青見我臉紅了，便緩和氣氛的說：「真的！小馮！你什麼時候學的京劇呀？真比科班出身的都帥呢！」

「我怎麼行，您才真的是前輩呢！」我無法不和她們客氣幾句。

「小馮！收拾完了嗎？走！我們宵夜去！」蔡暢說着挽起我的手來就走。在這種情形之

下我實在無法拒絕了，便讓張醒芳替我請假，特別說明一會兒就回來。

剛走出後台，司機送走毛主席又開車回來，我們塞到車裏，便直向北門棗園駛去。

在軍事委員會門外毛毛下了車，轉過幾排棗林和嚴密的崗哨，專車便在一片空曠的草地上停下來。曠地間用磚塊砌成了幾圈花園，因為是十月的天氣，顯得一片凋零和蕭條。江青披着水獺大衣，蔡暢也有狐裘禦寒，我穿着絲棉裏子的單薄便裝，微微覺得有些冷意。三個人下了車，迎面一排穹形的窰洞，每一個窰洞都有半截牆，四扇長窗一扇門，上邊是扇形的大格窗，穹門之間的上端，有一條龍頭狀的樑伸出來，顯得樸素壯嚴。

這是我在延安逾六年，首次到棗園禁地來。據我所知，不但一般人沒到過，連多數黨中央大員平日也都難得踏進來。忽然我想起「民主大會」期間，何其芳在河邊的談話，心情頓時感到有些緊張起來。

進了窰門，是一間亮爽寬濶的會議室。長案兩邊靠滿了單背椅子，壁上是馬、恩、列、斯和各國共產黨領袖的掛像。內進用壁隔開着，靠外邊有玻璃門相通，進去便是餐室，靠窗長型精緻的餐檯上，擺了四、五十隻盤碗，警衛員正在分放勺匙和筷子，把飯分盛到碗裏，給我們擺好餐具毛巾、和坐椅便退出去。

我正在看懸掛在頭上一盞宮殿式的古銅吊燈，蔡暢便招呼我吃飯。

「小馮！妳先和大姐吃，我就來！」江青招呼着，像燕子似的飛進內室門去。

我跟着蔡暢端起碗來，稻米白得油膩膩香噴噴地。最精細的綠釉燒磁碗盤，雕字的象牙筷子。菜餚是辣油鷄、加喱鷄、鮑魚、海參、火腿肉、燻鴨、辣筍炒腰花、辣鯉魚、辣

湯……此外還有水菓……燒做和配調，精細講究，我默默地吃着，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我腦海裏起伏翻騰。

隨着一陣說笑聲，毛主席和朱德、劉少奇興緻的從外室走進來。朱總司令戴着老花水晶眼鏡，挽着袖口走在前邊，毛主席隨後穿着拖鞋，眼鏡架在鼻頭上，耳朵上夾着一支鉛筆，袋裏一卷紙，嘴角刁着香烟，眯着眼，頭髮蓬亂，鬍鬚也沒剃，三個人都敞着衣領，那神氣和偉人像聯想到一起，幾乎使我笑出來，同時他們也看見了我。

「哎呀呀！這個是誰呀？」朱德用手托了托眼鏡，下巴一收故做嚴重的向我叫着。

「啊？是小馮啊！怪不得喜鵲兒叫，燈花兒跳，原來是貴客來到！歡迎！歡迎！」毛主席態度談諧的用右手指敲着左手掌走過來。

「歡迎！歡迎妳！棗園夜奔！」歡迎！歡迎！」朱總司令抹一把嘴端起碗來。

「馮鳳鳴！我聽說妳最怕走上層路線，是嗎？」劉少奇翹起一邊嘴角來，雖然在這種場面中，也仍使人覺得尖刻冷酷。

「哪兒，劉副主席！我、我是怕給首長添麻煩！我——」我雖然極力鎮定，但是却仍然有些心慌。

「祇要你們歡迎，小馮說啦，今後一定會讓你們頭痛的！」蔡暢不客氣的一旁替我解圍。江青從內室趕出來，臉上塗過淡淡地脂粉和口紅，穿了一件綠緞子碎花織錦的長寢襖，射出濃郁的芳香，脚上一雙毛邊的繡花拖鞋，衝到毛主席面前捧着臉就吻，朱德和蔡暢大聲叫着：「再來一個！加油！再來……」

江青連吻了幾下，放手就端碗吃飯。毛主席腦門和臉頰上，一片淡淡地口紅，右手象牙筷正夾着餃子，左手端着碗餘驚未息的叫起來：「阿彌陀佛！你們看這，這受得了嗎？唉！今後的太太陣綫裏，又要增加一員後備主力！嗚呼哀哉！」

我默不作聲，接着他們便對京劇大發議論；批評郭蘭英等已經定了型，演什麼都是老一套，而我却能根據劇情和人物創造出不同的性格！朱德總司令尤其是讚不絕口。

「小馮！演『三打祝家莊』吧！妳來反串石秀，做給郭蘭英看看。妳會打武吧？」毛主席越說越興奮，竟連角色都替我分配好。

這時我不能再沉默了，便用和藹的態度說：「毛主席！現在老同志們都拿着我當戲子捧起來啦！周院長聽說我演京戲，也很不高興。我實在不想演京戲啦！」

「革命的女戲子還不值得捧嗎？世界上做什麼事都有反對的。周揚——不要睬他！」毛主席半鄭重其事的解釋着，遂又鼓勵的說：「台上的鑼鼓響起來，誰不去受教育？看一次戲，幾天的辛勞都消除了，這樣的工作沒有意義嗎？如果中央委員會同意，我連主席也不想當了，我也要去當演員呢！」

「得啦，還是當你的主席吧！別工作不安心啦！」劉少奇牙痛似的笑着，放下碗筷去盥洗。這時候我注意到毛主席，他除了最興奮的那一陣，祇要一停下來，連吃飯都陷在深深地思慮之中，他吃飯並不多過劉少奇，但是却一口連一口的嚼菜。他很能吃辣，連雞肉餡的餃子都是辣的。

蔡暢放下碗筷，抹着臉招呼朱德和劉少奇一起走去。我便被留下來。

「小馮！等一會兒，我洗澡回來有話跟妳說！」江青說着跳到外間門口，拉開門回身向毛主席說：「潤之！我給你領來了，你可別亂來，以後她不敢來你可別再怨我！」

毛主席抹着手聳聳肩，飯廳裏除了我，另有兩個低着頭收拾餐檯的警衛員，兩個人剛走，毛主席長吁着把我攬到懷裏說：「唉！我心力交瘁！到裏邊來吧！」

內進是一間非常寬濶的寢室，燈光輝煌，映照著潔淨的粉壁，窗前斜放着幾張桌子併成的大寫字檯，上邊疊放着幾尺厚的文件，和用白布罩住的東西，陳設着幾瓶似野菊之類的鮮花，再近窗前，並列着兩張懸着紗帳的大牀，當中有一架小牀，粉紅色的紗帳裏睡着一個小女孩，大概有四、五歲了，白白胖胖地，牆上掛着一張彩色的大照片，寫着「幗英攝於週歲」。牀邊坐着一個面目端正的少婦，棉衣上罩着淺海藍色細布的單衫，看見我們進來，放下手裏的畫報，斟過茶來便又坐回去翻閱。

毛主席緊攬着我的腰，吻着我的頭髮和臉頰，我微拒着，突然他兩手猛的將我扳正，眼睛裏閃爍着炙人的火燄。我轉望那個少婦，猝然被他強暴的按倒牀邊，從領口一把掙開了衣扣，伏身便吮咬着領、頸、胸、肩胛。

我充滿了恐懼和羞辱，深怕江青一步闖進來；我滿腹忿怒，但是却不敢忿怒，祇是本能的用手掩拒着。他突然抬起頭來，看見我羞怯的坐起來，又笑着猛的把我攫在懷裏說：

「啊！小馮！我喜歡美麗的女人，我好色！我喜歡妳！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被懊惱和恐懼、羞恥與緊張，把心擾亂了，衝口說出這樣的話來。  
「你應該知道的！不要怕，妳是很勇敢的，祇有愛我妳才會快樂的！」他說着又吻咬

起來，我仍然抗拒着，他却滿足的抱緊着我，閉起眼睛來長歎一聲：「唉！祇有這樣，才能使我無法休息的腦子，得到一刻的安憩！祇有美麗的女人陪着我，才能使我不想那無窮的問題！小馮！妳爲什麼不早來？今晚留在這裏，妳說毛主席我願意！」

「毛主席！我年紀還小，在心理上，在各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會給你快樂的——」他的率直使我失去考慮的機會，我說出口來又很後悔。突然他殘暴的攫緊我的雙臂，猛的往牀上摔去，痛得我失聲哭叫起來：「哎呀！……」

小牀上的女孩懶英被驚醒了，便大聲的哭叫起來，毛主席鬆了手，我跟着爬起身，同時江青從外間跑進來，連忙懶英乖！乖懶英的抱着哄。懶英却大發脾氣不要她，結果毛主席抱過去哄着她說、玩，但是她越哭鬧越厲害。江青敞着長寢褸，裏面穿了一套粉紅色的薄紗睡衣、乳罩和三角褲什麼都看得清楚，我惶恐而低聲的向她道歉着：「……真對不起！江青同志！我痛極了竟忘了！……」

「妳住下吧，時間已經很晚啦！」她心不在焉的挽留着我。

「謝謝妳江青同志，謝謝毛主席，我必須回去，以後——江青同志妳、有話對我說嗎？」乘着毛主席不注意，我低聲說着向門口移動，一面整理着衣褲和頭髮。

「妳需要什麼東西嗎？妳隨時來我給妳！」她悵然的攬着我走出內室去。我致謝着並請她向毛主席解釋，在大門邊我們握過手，江青派兩個警衛員送我回「平劇院」去。

我的心，像寒月一樣的清冷。靈魂的深處，感到一種難喻的污辱和傷害，充滿了無處可訴的痛苦與戚楚，又恐懼着未來的報復。我麻木着彷彿作了一場噩夢，像遊魂似的默默

地走着，走着……

「鳳鳴！」突然我被一陣熟習的聲音喚醒，定睛注視時，竟是張醒芳、江濤、陳鍾靈三個人，在「平劇院」門前等候我，在極度的疲乏之下，我連話也懶得說，回頭看了看兩個警衛員，向我行禮以後走去，便把頭在門邊靠了一下，這才走進室內去。

張醒芳已經替我鋪好被，我飲了一杯水，楞坐了半天，情緒才逐漸的平定下來，但是兩臂却開始覺得劇痛，幾乎連上衣都無法脫除。張醒芳知道我遭遇了什麼事，一直默然的望着，這時起來幫我脫下衣服去修補，在燈光下，看到兩臂出現了幾條繩網似的青痕，胸、肩上一片齒印瘀血，這場恐怖的印象，在我心靈中像毒蛇似的蟠據了許久。

接着「平劇院」開始排演「三打祝家莊」，經過多天的忙碌，噩夢似的情景，才漸漸地被緊張的排練工作所淡忘下去。

在這齣連演三小時的京劇中，我反串石秀，因為跟彩鳳學武的關係，兩人的感情更加親蜜，她祇要和我在一起，便歎息連聲，好像心事重重，總說自己老了，言外之音，似乎希望我能幫助她尋找一個理想的對象。不料王克強自從在後台替他們介紹之後，便藉詞到「平劇院」來看我們，暗地便和彩鳳「好」起來了。

禮拜日休息，我利用做戲服剩下的碎布，縫了一頭精緻的小狗，預備帶給明兒，忽然陳鍾靈走來，遞給我邊區旅館寄來的一封信，拆開看時，竟是報告「十月卅日午後，王克強帶彩鳳去租房，二人發生了肉體關係……」。問題反映上來了，鍾靈徵求我的意見，恰巧王克強又來找彩鳳，我便當面提出質問。他矢口否認，但是當他看到報告信之後，才抱

歡的說：「鳳鳴！我知道不應該這樣做，但是要求結婚組織不會批准的，我愛彩鳳，她也愛我，你們可以問她，鳳鳴！我絕對沒有強迫和欺騙她！……」

他最後的話觸動着我的傷痛，我從陳鍾靈手裏拿過信來便撕了。兩人大感意外，我便表示我同情王克強，彩鳳也是一個心性很好的女子，我願意爲他們兩個担罪，希望江濤和張醒芳能權作不知道這回事，陳鍾靈要對黨負責，自可去報告，更希望王克強能真心愛彩鳳，以後最好少來找她，如果弄出差錯追究起來，會害了彩鳳和我，也害了他自己。

王克強誠懇接受我的意見，表示他深愛彩鳳的樸素和善良，發誓決不變心。我看見他態度真摯，便不理睬陳鍾靈，逕自的去找彩鳳。

彩鳳可能看見我的臉色凝重，不待我問便很誠摯惶恐的，說王克強帶她去旅館睡了覺，並且告訴她決定請求組織結婚，抱了很大的希望。最後又問王克強的人如何？

覺都睡過了，才問人怎麼樣！真使我急氣不得，我祇能照樣的安慰她，要她謹慎，如果不耐耐一時而鬧出意外來，那將破壞兩個人的婚姻，造成終生的痛苦。

「平劇院」剛演出「林冲夜奔」，在一個月之內，又演出了「三打祝家莊」。沉默已久的延安被激動起來了，所有上次不來的人，都被轟動來了；所有反舊劇的人，竟總動員的來了，越反對「平劇院」越紅，因爲京劇有着民族的習慣和刺激的音響；有着奪目的裝飾和特殊的演唱；最重要的，還是因爲它是歷史的東西，大家看了可以暫時的忘却現實，麻木了心靈上所忍受的災難及痛苦。

從毛主席和黨中央首腦，到街頭巷尾的老百姓，延安所有的人都在談論着「平劇院」。



周文和劉芝明更加神氣活現。

周揚到後台來了，看見交口讚揚的人羣，他像後悔，也像含着一顆酸葡萄，毫不客氣的要人來了：「周文！劉芝明！你們這麼個搞法，大家還搞不搞哇？得了吧！一九四五年來啦，「魯藝」就排戲啦，我們的人——」

「院長！你這不是等於要「平劇院」的命嗎？院長！三個月還不到一半，一九四五年還有兩三個月！院長！還有一半！」劉芝和明周文兩個人又聯合一致行動了。

我從化妝鏡裏看見周揚過來了，用諷刺的口吻笑着說：「小馮！可真賣力氣吶！陳鍾靈！怎麼搞的？你們多做些政治工作，少出點風頭不好嗎？」魯藝」的名譽都讓你們這麼搞完啦！得了吧！收拾一下回去吧！」

「平劇院」的舊藝人聽說我要被調走，立刻羣起挽留，丁玲、周文、劉芝明加上郭蘭英等，把周揚拖去宵夜，經過談判，周揚讓步，採取了折衷的方法，把陳鍾靈、江濤和張醒芳先帶走，留下我一個人，過了新年回去。

## 廿五 「整風」四年晉西受難

周揚以工作急需的理由，將調來「平劇院」的三個幹部帶回去，諒我在被警告之後留在這兒，也不敢再有什麼不利於「魯藝」的表現。

「魯藝」的幹部只剩下我一個，其他的十餘名都屬於「文協」，過去領導上的實權，

完全操縱在「魯藝」的四人小組手裏，雖然我們極力避免宗派排斥，但是「文協」輕視他們而信任外人，却使他們感到無法忍受，他們痛恨「文協」，爲什麼要「魯藝」的人來處理問題？尤其是這時「文協」又頒發了一紙獎狀，褒揚我在改革舊劇運動中；

第一；糾正了傳統的舊劇中錯誤和被歪曲了的歷史觀點。

第二；用新與活的表演藝術，創造了活生生地歷史人物；發揮了新的京劇表演底系統的理論。

這些功績更加激起「文協派」的嫉恨，他們早在反「魯藝」的口號之下，結成一個小宗派，乘着陳鍾靈等三個人被調走，便以多數通過的優勢，把黨的實權搶奪過去。真是禍不單行，王克強和彩鳳打得火熱，朝夕幽會，偏偏在這時，被「文協」秘書處發覺調查出原委來，立刻警告兩個人停止關係。

我當然洗不掉責任，便請求組織處分，雖然丁玲儘力的袒護我，大事化小，但是在政治威信上却受到損失，「文協派」將「話把」抓到手裏去了。

這時候「文協」又決定「平劇院」到晉西呂梁山區，跑數百里路去慰問，在這處處受脅制的環境中，雖然有彩鳳互相同情，同時又能暫時的遠離棗園，但是這次行動中的不幸遭遇，終於成爲我在敵後十年來，精神上最痛苦和最悲慘的一次。

爲着離開延安，可能要個多月才回來，便請假去領取殘廢金，但是費了很多手續，才由邊區銀行提取了一點款子和利息，來到南市張家，淑貞替明兒又換了一個年輕的奶媽，家裏也收拾得頗爲乾淨，明兒穿着細布縫製的新衣，似乎又長大了許多。

「明兒！」我不斷的叫着吻他，他也手舞足蹈啊啊地叫着，我拿出花布狗來，放到面前逗他玩時，他竟呵呵地笑着伸手來搶，把我喜歡得將他緊緊地抱在懷裏。

當談起爲什麼又換了奶媽的時候，張淑貞不禁啼笑皆非的說：「馮同志！要是對外人說，誰也不會信的，明兒一個禮拜換一個奶媽，一連換了七個，奶媽來的時候，每一個都是又年輕，奶水又足，可是讓他吃到第七天，便一滴奶水都沒有了，不管我用花生煲豬腳還是吃什麼，眼前延安左近的奶媽，聽說是明兒竟都不敢來啦，就算我認得延安所有的奶媽也不行，後來我答應人家，一日吃奶便終身是娘，萬一奶水被吃沒了，我也不辭退人家，這才請來了這位曲媽，也真是和明兒有緣分，曲媽的奶水一直沒斷過，妳說怪不怪？大家都說以前的奶媽，沒有做明兒媽媽的命呢？」

我喜極的吻着明兒，看見他精力充沛的神氣，相信換奶對他可能不會有什麼不良的影響，便支閃奶媽去買菜，然後把款子全交給張淑貞，我說要到呂梁山去，一個多月才能回來，留下的費用足夠維持兩、三個月。本來我想吃過晚飯，去向余教授辭行，可是看見明兒這樣懂事，我便哪兒也不想去了，我抱吻着明兒，直流連到深夜裏，他那甜蜜醉人的笑聲，那動人的臉兒，使我幾乎捨不得離開。

從「魯藝」回到「平劇院」，已經夜色很深了，各部門猶在整包裝箱，忙做一團。

翌晨飯後，「平劇院」一行男女七十餘人，馱馬、推車，浩浩蕩蕩地離開了延安，經過五天的行程，在延川逗留了半天，便來到晉西呂梁山區的馬坊鎮，備受當地軍民的熱烈歡迎，我也備受「文協派」的冷待熱嘲，我雖然告訴自己，留此的時間僅僅個半月，一切

要逆來順受，但是精神上却極爲痛苦。而劉芝明又儼然成爲反「魯藝」的領袖，把我和魯藝人同等看待，在排定節目時，根本不經過商量，便宣佈了三天全部都由我主演的重戲，不禁使我想到一九四〇年到太行山區，丁夢綺對待我的手段，他們似乎也要設法折磨我，甚至要使無法拒絕的苦重工作毀掉我，以免得我再落到周揚手裏。

這時候我的身體，像大多數的同志一樣，情緒稍爲不好，立刻便不能支持，因此在演出的前一天，我突然發燒病倒，隨便劉芝明發幾號的脾氣，都無法使我退燒，我將醫生送來的藥倒掉，直到台上開鑼，他們實在無法逼我上台，祇得拉教師臨時反串。

呂梁山區的賀龍師長和黨政首腦們，早就風聞我們在延安的聲譽，如今不遠千里而來，竟不看我到我，遂引起全體一致的不滿，招待也立刻壞到不能再壞。

劉芝明認爲我有意的使他大爲丟臉，便使用最惡劣的言語和最粗野的態度對我咆哮着，我更給他一個毫無反映。不幸這時候，又遇上敵人的冬季回師掃蕩，雖然在太行山區幾次分散的教訓，已經夠痛苦，但是在對比之下，跟着「平劇院」行動，更可能使我隨時被陷害。要死的話，我寧願死在地方上，因此到卅里路之外的後方醫院馬寨去了。

所謂住醫院，也就是分散的住在村中農民家裏，我重新回到三年以前戰爭和羣衆的環境中來了，飛機和隆隆地重炮聲，由東面隱約的傳來，敵情似乎非常緊急，醫院也正在大規模的分散；本地人回家，有親友的投靠親友，否則——忽然我記起呂笑媽的家上河莊，距離馬寨僅有數十里路。當時領了兩個月的糧票和菜金，我不願意去接受那點被剋扣剩下來下的慰勞品，遂伴同了黨委的五個女同志，便一起向上河莊出發了。

我是屬於休養性質的。五個女伴都患着嚴重的婦女病，她們的身份很高，根本就看不起「羣衆團體」的我，沿途大家貌合神離，我也沒精神跟她們去打交道。

上河莊是一個大莊，但是地形却頗爲偏僻。我們在莊北首找到了呂家，一幢倒塌的門牆，四合房子，院子裏有兩棵大棗樹。一個八、九十歲的老婆婆坐在窗邊，看着一頭瘦驢拉磨。幾個男病員在交涉什麼，另一個臉型很像呂笑媽的大娘，看見我們便皺起眉頭來，聲音嘶啞的說：「……你看！是不是同志又來了，全莊兩百多戶人家，怎麼都送到這裏來呢？三百多同志讓我們怎麼忙得過來呢？」

「大娘！可真麻煩妳啦！」五個女伴搶先搭訕着。

「咳！」大娘歎息了一聲說：「麻煩到不要緊，但願能打出鬼子去就好啦！既然來了就在這裏吧！大家到屋擠吧！男同志都自己找地方去睡，我們祇能幫你們煮飯啦！」

男同志們去了。我走近堂屋，看見當門的地上，爬着一個不滿週歲的嬰孩，拉了屎在哭叫，另有六、七歲的三個女孩，在忙着燒飯和拾柴草；有兩個大些的少女在洗菜；還有幾個在忙着餵豬、打狗。裏外烏烟瘴氣，亂作一團。另有兩個年紀在廿到卅歲之間的少婦，大着肚子站在檯板邊，一把眼淚一把汗涕的忙着做麵飯。

還有兩個孩子纏在她們的腿上哭着要什麼。少婦抽不出手來，便按着爛屎的嬰孩，用鞋替他拭了兩下屁股，少女把鍋底的柴燼揚到屎上，燒得臭氣沖鼻。我到山區七年來，首次着個一個富農的家庭。怪不得呂笑媽三過其門而不入，這樣的環境讓一個有思想的人怎麼忍受呢？大娘和嫂嫂看見我向室內看望，便問：「同志！要找什麼呀？」

「大娘！有一位呂笑媽她是妳的——」我的話還沒說完。

「笑媽是我們三妹呀！這是我媽！同志認識笑媽嗎？」兩個少婦親切的招呼我，同時兩手仍然在忙碌着。

「原來是大娘和嫂嫂！我、我和呂笑媽在一起工作，我從馬寨醫院，分散到兒來……」我說着把禮物放到桌上。

……我和大娘正在寒暄，大爺和大哥得到洗菜少女送去的快信趕回來，非常高興的介紹、讓坐。忽然二嫂望着我說：「馮同志！三妹常常說有一個馮團長，人也長得好看，待她又那麼好，我看妳就是馮團長吧？」

我承認了，但是說明現在我已經不當團長啦。他們全家更加歡躍，立刻燒茶、殺雞，如待貴賓。她們道謝着一九四二年笑媽回家養傷時帶來的禮物。又詢問笑媽的近況……正暢談着，二哥回來了，農會讓他招呼大爺和大哥去藏公糧，他們用井水泡食冷飯，扒了半碗便被第二批來人催走了。

隨着黃昏，熾烈的機關鎗聲從東面傳來，村中人心惶惶，大娘仍要伺候三百多人吃飯，一夥夥地人羣，從五點忙到八點以後，剛剛伺候完，接着又要忙明天的早飯。

這時，我順便到東西兩屋去看看，炕上、地下擠了六十多個女同志。南屋的一邊農具堆積，放着一架一個驢力的機器彈花弓，另一邊是驢欄無法住人。

夜晚，大娘留我跟她們在堂屋休息，內間的炕上，躺着一個廿來歲的病婦，孩子們睡在裏外的地上，大人連躺的地方都沒有，便圍在燈下紛紛向我訴哭：「……莊裏三反五

反、清算、復查、……都實行過啦！我們有卅畝中地，十年以前就分了家啦！三個兒子四個姑娘加上老人家，做八份分的，一份分不到四畝地。大份和二份各有八、九個孩子，十幾口人四畝地怎麼活呢？三份兩口人少，老太太跟着他。——農會又把我們全家算到一起評爲富農。莊裏出伏、納公糧、擁軍、慰勞不管什麼都攤派給我們頭一份。今年秋裏，一畝中地繳三百廿斤谷，我們卅畝地要繳九千六百斤，外加麥子四千斤，收的糧食如數繳上還不夠，沒有辦法，祇得把彈花機器弓和牛羊都賣了，把二哥和娘逼成了神經病……」

說到這兒她們悲痛難言。這時讓我怎樣解釋呢？窗外傳來女孩子單調的推磨聲，和老驢辛勞的嘆息！二嫂和四妹年輕氣盛，竟毫無顧計的說：「農會早就看上了那架機器弓和老驢啦！全家老少一年到頭，過着驢馬不如的日子！三嫂把肚裏的孩子都忙掉啦！結果還說我們是反動富農！小地主！鬼子掃蕩又說我們會投敵！」

她們說着不禁由悲憤變成忿怒。我開始覺得地方上的問題，比後方更加複雜，而我僅祇「深入」了一角。在這一切還落在腳工業時代的窮困農村，看見機器再加上三十畝地，沒有被拖死就應該算是僥倖了。我由她們的處境而想到本身，在呂家固然能得到照顧，但是在精神上，却跟着她們一起感到威脅，萬一情況危急，我怎能捨棄她們呢？

經過了考慮，我終於異想天開，把白被單拿出來剪了一套短衫褲，在大娘全家的幫助之下，人多手衆，一會兒便連白鞋都裱好。又預備了白頭帶。她們聽我說要扮穿重孝的，起初頗不以然，後來想到爲着掩護安全，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大爺半夜回來一次，說地委幹部報告，敵人已經被一二〇師打退了！將來如果有了敵

情，全莊都要跟着轉移，不許留下一個人！他囑咐大娘好好照顧我，帶了些高粱餅和鹹菜，又埋公物去了。

拂曉以前，突然步鎗聲在東邊約十幾里路處，激烈的響起來。有些女同志胆小先走了，我便回到東屋去，躺到炕上闔目養神，不禁想到人生的際遇真是難以預料，回憶一九四〇年，被扣留在太行山文工團，因而認識了呂笑嫣，由於自己的幼稚，而引起全體的反感，當時呂笑嫣是堅決的反對者，在轉黨支部大會上，也是對我激烈的攻擊者之一，但是在我從善如流之下，大家反而從死對頭變成「死黨」，更想不到在這危急的關頭，她的家人竟能給予我莫大的方便，想到這兒，不禁迷糊起來……

「快快快！」突然大家被一陣緊張的喊聲驚醒，便紛紛地爬起來搶打背包，忙亂了一陣，提心吊胆的靜待第二聲信號彈便逃走，但是停着、停着却毫無動靜。

「——什麼事呀？是誰弄得這麼緊張？」忽然有人查問了。

「我剛剛睡着，就聽見響了一聲炸彈！」地委那個女同志餘驚猶悸的說着。幾個女同志氣急敗壞的嚷起來：「什麼炸彈？妳睡胡塗啦！是誰放了一個屁！」

金鷄聲聲，喚來了黎明，今天過新年了，太陽也好像比往日格外的親切。可是說也奇怪，飛機聲消跡斂，連炮聲也聽不到了。

拂曉前出莊的女同志和大爺一起回來啦，她們帶來了好消息，說幹部報告敵人被一二〇師殲滅了，現在有隊伍來找房子，農會要大娘預備早餐八百斤麵餅。

情況變得太突然了，我心裏總覺得有些不安。便勸大娘不要鬆懈了準備。



女同志們看見我穿上白鞋紮起白頭帶來，不禁都楞住了，隨後便笑起來，說我難看；嘲笑我真像一個小寡婦。我想；妳們笑吧！如果有情況，「工作裝」會害死妳們的。院子裏正在開飯，我催促大娘們先吃，大家剛端起碗來，外邊便傳來一片喧嘩聲。

「轟！轟轟！」隨着莊頭的炸彈聲，四姑娘嚷着從門外邊跑進來：「娘啊！娘！鬼子進了莊啦！馮同志快走呀！」

傷病員們立刻一哄而散，我急忙把包袱圍在腰裏，像懷胎八月的孕婦，搶抱起二嫂的孩子，她們紛紛牽驢、提籃、擾嚷、慌亂的一齊擁出大門去。

門外成羣的民衆，也在扶老携幼，呼兒喚女的驚慌奔走，幹部們指揮着民兵，在後邊用鎗驅趕，一邊高呼着：「上級命令！集體轉移！誰不走就是附敵份子！……」

這時的情形，很像一九四一年底大掃蕩，在石家莊隱蔽時的被拂曉包圍。

跑到大街上則更加熱鬧了；重傷兵拄着雙拐在淌急汗，醫務人員在旁邊催促着；有的躺在担架上被拋棄在街頭；也有些正從屋裏喊着爬出來；還有被抬走的，在奔忙中，被人羣從担架上擠翻到溝裏去。農民們揹着大得可怕的布袋，塞得滿滿地包袱和籃子，鷄飛狗走、豬驢尖叫，嚷嚷擾擾，亂成一片。

突然莊頭上的人羣，潑水似的潰退回來，從紊亂的空隙中，我看見幾個武裝軍人和便衣，用木棍在揮打着，一邊大叫：「不要跑！奶奶個鬼孫！是自己的隊伍！」

「快回去做餅！我們是一二〇師八路軍！……」他們喊着，幾個穿規定色式「工作裝」的地方幹部，被打昏和頭破血流的逃回來。

我懷疑這些「一二〇師」，忙拉住大娘掩藏的擁向前去，突然一個穿軍裝的兵士，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我剛要叫喊，却看見他臉上粗眉濃鬚，果然是日本鬼子偽裝的！這時孩子哭大娘叫，及後邊擁上來的人羣，終於使我掙脫了糾纏，衝出敵人的包圍。

地委指揮着民兵大隊，已在事先拉出莊去，幾十名受監視的地主和「特戶」，被全部砍殺在路邊，附近幾十個莊村的數萬民衆，在武力強迫之下，湧向南嶺來匯合了。牽牛驢的、趕豬羊的、担挑、推車……密集的人羣浩浩蕩蕩，緩慢的移動着。

莊裏響着鎗聲，大路上的日本馬隊在馳騁着，大家剛上了南嶺，心還沒定，望見嶺南面騰起了一片狼烟，不禁又慌亂起來。這時地委和縣區幹部，滿臉緊張的講話來了；說上級黨委號召呂梁山區六十萬人民，創造反掃蕩的奇蹟！實行徹底的大轉移！上河莊是模範點，別的莊村都跟着它行動，因此要上河莊帶頭！不管大家走到哪裏去，不必愁吃穿住用，一切都有政府供給！馬上準備出發！

宣佈未畢，農民便騷動起來了，叫他們拖老帶少的拋家離業，不管說得怎麼好，我想是不容易的。雖然他們不敢反抗，但是却把包袱、籃子等攤開，一件件慢慢地整理着，一面互相埋怨：「看情形山後也有鬼子呢！唉！逃到哪裏去安穩呢？……」

「左右的鬼子好像都撤退啦！就是大路上有，民兵下去探聽過啦！軍隊這個時候都到哪裏去了呢？……」他們守着被褥訴說。看見幹部來催促，便緊張一陣，詢長問短的拖延時間。幹部走了，他們便把衣物再攤開。

拖延到下午四點鐘，大家滯留在南嶺上，仍然無法行動。突然馬寨方向揚起了一股狼

烟，是敵人放火啦！地委幹部急了，下令武力迫遷，凡是不肯走的，一律用繩子捆走！在大批民兵的刺刀威脅之下，民衆開始向東山移動了。

忽然馬塞到下河莊中間的幾個小村，也冒起濃烟來了。南嶺西端亂哄哄地一片擾叫聲。幹部們立刻趕過去鎮壓，可是上河莊的人却又停下來，惶恐的望着烈焰騰空的馬塞。

「呀！下河河起火啦！」突然有人驚心動魄的大叫起來。

果然下河莊裏蹾起了幾股火頭，迅速的擴大起來。下河莊的農民看見莊裏起火了，財產和祖業要化爲灰燼了！就要傾家破產了！不禁一片驚惶的哀號起來！

幹部們率領着大隊民兵，端着鎗，拿着繩子，緊張的喊着趕過來催促：「不准停下！工農青婦掌握組織！各莊歸各莊！不准亂！快跟上去！……」

同時下河莊裏千百個火頭伸張起來，轉瞬間變成一片火海。「天哪！啊！天！……」孩子們看見父母哭叫，也驚惶的跟着哭起來。連牛羊猪狗等牲畜也惶恐的嗚吠不已，祇有幹部們堅定的逼遷着，不肯稍讓。

「啪啪啪……」大路上閃爍着一陣烟火，三八式機鎗向南嶺上掃射過來，幹部們迅速的仆倒，那些被認爲毫無軍事常識的農民，連腰都沒彎，祇站了一下，待鎗聲稍停，又哭叫着向嶺下走去。

「噼噼！」突然背後響了兩鎗，大家不約而同的停住了回頭望時，幹部們舉着手鎗，大聲咆哮的趕上來鎮壓：「你們不要命了嗎？各村負責幹部抓緊！快回來向東山走！」

遍山的民衆都站住了，哭聲低啞下去，望望幹部們又木然的望着大火，走頭無路的自

語着：「家都沒有啦！我們還逃什麼呀？啊天哪！……」

從下河莊到上河莊，祇有五里多路的一段平原，當中隔着中河莊，距離南嶺也祇有幾里路，附近的情形，在嶺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羣民衆，麇集在下河莊南頭的高梁棵堆後邊，想進莊去搶救，莊裏的敵人端着鎗追出去，他們便退幾步，敵人退回莊去，他們便又跟過去。

「啊！快看哪！來啦！來啦！」忽然有人指着下河莊東首叫起來。民兵們也忘記了還的任務，跟着大家望去，原來有幾股穿黃軍裝的隊伍，從莊裏走出來了。

「就是這伙隊伍放火的呀！……」中、上河莊的人們，臉上都變了顏色，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下河莊到中河莊才僅僅有里半路呀！

「唉呀！到中河莊來啦！……」隨着一片哭聲，似乎所有的人都哀號起來。

幹部們的恐嚇已經失掉了作用，連民兵也都哭了。轉眼中河莊也捲起幾股濃烟，火燄冲上了雲霄，放火的隊伍走出中河莊來了。同時嶺南面各鄉的民衆，也翻過嶺面向這邊跑來。羣衆看見嶺南面的大火已成燎原之勢，不禁更加驚惶起來：「放火燒着山林了！我們的後路斷啦！鬼子要把我們全燒死呀！……啊！……」

嶺南面的濃烟捲過來，噙得人羣中一片咳嗽聲，薰得我也透不過氣來。這時漫山遍野，鬼哭狼號。大批的幹部率領民兵，端着鎗擋住去路，並且喝令他們快向東走！但是在這頃刻即將毀家的關頭，羣情激動，雙方僵持起來，危機一觸即發。

「大家不要哭，我有一個辦法，也許可以救下上河莊來！」突然我在絕望中，想到一

條生路，便不顧一切的站出去，向大家呼叫。

「什麼辦法呀？啊！快點救命吧！……」隨着呼號聲人羣擁過來。

「現在我們派幾個人，快點趕下嶺去，自己放火把莊外邊的草堆燒起來，也許敵人會認為是他們放的火，待騙過了敵人，我們燒幾個草堆，也許會救下房子來呢！」我一面解釋，一面觀察着羣衆的顏色。

「怎麼？妳是什麼人，妳要大家替敵人放火嗎？」地委幹部聲色俱厲的過來干涉了。

「這倒也是一個辦法呀！……」有些傷病員表示態度了。

「什麼辦法？敵人也許不會來，放了火倒會把敵人引來了呢！」區、縣幹部們也羣起指斥，同時催促大家快走。

突然一個柱雙拐着的傷員破口大罵起來：「他媽的！敵人都出了中河莊啦！還睜着你媽的瞎眼說不會來！我×你祖宗三代！」

「羣衆自己想了辦法，他們還反對！……」傷病員們紛紛鼓噪起來。

「大家不要捨不得幾堆柴草，我們自己放火也許會混過敵人！就是混不過去，也逃不過一把火！既然有一分辦法，我們爲什麼不試一試？要眼看着敵人把我們的莊子燒光了呢？」我最後再向悲憤的羣衆呼籲了。

「對呀！對的！……」羣衆和民兵都表示態度了。

「幹！……」幹部們一哄而散，一面開鎗向我射擊，一面大叫着：「上河莊叛變啦！……」

突然婦女們哭喊起來，有一個少婦被擊中了。另一個約七、八歲的女童，被打出了腦漿。幾個民兵趕過來，我搶過去撫視時，女童哀喊着娘！娘！抓了兩把沙土便死了，幹部們仍在射擊着。幾個民兵忿怒的開鎗還擊着追上去，我制止無效，但是却把大爺和大哥喊回來，跟着我奔下嶺去。

從南嶺到上河莊，比敵人的距離稍遠，我們一口氣趕到莊西頭，中河莊的幾股敵人，正向莊頭走來，經過溝凹和高梁棵堆，便開鎗和用刺刀穿刺，因此延緩了一些時間。

「大爺！我們快檢離開莊遠一些的草堆先點火！」我燃着兩個掃帚草，一手一隻，迅速的點着了幾個大草堆，莊頭上立刻捲起火舌來，隨着烈風，濃烟吞噬了整個的莊頭。

南嶺一片哭聲傳來，嶺上也響起清脆的三八式機鎗，嶺南面的敵人也包圍過來了。

我從烟火隙中，注視着莊西路上的敵人，果然，他們看見大火便停止了前進，轉望着南嶺上龐大的人羣。我們正在欣幸，不料風勢太大，附近的幾間房屋被波及了。因爲屋頂全是麥秸搭成的，容易引火，大哥和幾個壯年人搶起場園裏的鐵耙，便猛撲着冒烟的屋簷。我招呼大家快點斷絕火路，二哥爬上屋去，用農具撲熄着火頭，地上的人便把麥秸耙下來，不料簷邊的麥秸被打鬆了，耙落的麥秸堆得一人多深，上下串了風，濃烟瀰漫，火苗從脚下蹶起來，霎時便聯成一片，這時即使有水也無法搶救了！

我們冒着烟薰火炙退下來，突然聽到背後一片馬蹄、指揮刀和皮靴叮噹的撞擊着，回頭看時，不禁大吃一驚，竟是一批日本馬隊突然出現，使大家連逃走都來不及，不料他們看了看我們，便勒馬向莊南走去。

大爺和大哥們四處逃散了。我注視莊西頭的路上，敵人正在繼續前進，而且相距已不很遠，我的計劃全部徹底的失敗了！

這個時候，我才想到事情的後果，羣衆家破人亡的仇恨無處發洩，我是決難倖免的，現在罪過全落到我一個人身上了！南嶺上的哭喊聲驚醒了我，我想我不應該送到他們手裏去被毀滅，還是逃走了吧！

我從火堆中間向莊北跑去，一不做二不休，經過草堆便燃起火來，奔出莊北看時，整個的莊頭已陷入一片火海。我的計劃徹底實現！雖然失敗了，心裏也感到痛快。南嶺上的哭喊聲，透過烟火傳來，我不禁灑了幾滴熱淚，順着田邊的淺溝向西趕去。

當我繞過下河莊去時，夕陽便落山了。嶺南和上河莊的大火，把凹處的積雪照得像鏡子，沿途幾家一夥的村民，從四面八方走回來。繞過馬莊北面，遠遠地望着莊頭上一片人羣，我潛入靠莊的菜園裏，聽着傳來陣陣地紛嚷。

「打死！全打死！留下一個將來全莊都活不了啊！」

「這些害民賊啊！把我們老百姓逼得實在沒有法活下去啦！」

「推到火裏燒死他們！不能留下證據！」

「他們的機器都埋在莊外的新墳裏！……」

「他們都藏在南嶺上啊！我們領着皇軍去抓吧！……」

千百名農民激憤的鼓噪着，對日本兵訴苦，用石頭和農具，痛撻着被俘擄來的地方黨幹部，然後拖着腿把他們拋到火堆裏去。

這真是不敢想像的事！這兒是八年的老解放區，經過「減租減息」「改善生活」「土地改革」……這些人是經過多少次淘汰，碩果僅存的真正的基本羣衆。——絕不是解放初期的那些地痞和投機份子可比。他們平日表現得多進步、積極，環境一旦變化，八年的教育竟完全失去作用，而且看出他們對地方黨痛恨之深，這是爲了什麼呢？

漢奸隊從園邊走過去，吹着輕佻的口哨，拋擲水菓等物嚇我。我捉迷藏似的躲避着，這兒一分鐘也不能停留了，但是我已經陷身在重圍之中，躲到哪兒去呢？我已經一整天沒吃過任何東西了，便挖了一束蘿蔔，帶了些番薯和場上曬乾的花生，踏進漫漫地田野，遙望着上河莊燒得紅光通天，像一個大火爐似的。

我藏進高粱堆裏，解下紮在腰部的被單蓋起來，嚼着花生和蘿蔔發呆。

週圍犬聲隱約，天空閃爍的星辰，宛如我腦海中在閃爍着的思潮，一切愁腸都化做思維，像輪盤似的在腦子裏轉起來，我受過的挫折和苦難，不能算少了，但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苦重得使我幾乎不能忍受，無限的心事化着眼淚，終於迸流出來。

「唉！」我惘然的長歎一聲，七年了！過去有鍾靈伴在我身邊，不覺得有什麼愁苦，現在戰爭對我變成可怕的遙遙無期，世界上的一切，對我都變得悲觀和黯淡，整個的生命充滿了苦悶和煩惱，沒有一分歡樂。

在苦難面前，我顯得徬徨無依，現在我不像一個孤魂野鬼，亡命在荒野裏嗎？我已經廿二歲了，這樣下去前途一片渺茫，結果還不就是老處女嗎？想不到我掙脫開舊世界的枷鎖，竟走進了新社會的牢籠。往事在我心中祇剩下一片悔恨，一切理想和希望都落空了；



一切努力和情意都枉費了！

我恍惚的覺得像躺在山谷裏，陳鍾靈跪在身旁替我裹傷，然後抱起來，吻着……跟在担架旁邊，世界多麼燦爛！生命多麼富有意義啊！忽然他離開我而去了。

「鍾靈！鍾靈！」我像被揪去心肝似的那麼哭着撲下担架去。

我傷心的哭醒了，睜開眼看見我仆跌在高梁稽堆外邊。一切幻象都消逝了，眼前是一片冰冷的世界，我的心又恢復了無限的淒涼和空虛。

我伏在地上任憑眼淚流着，不禁想到我是多麼薄倖！爲什麼不敢想鍾靈呢？祇有想到他的那一刻，我的生命才能獲得復生和光輝，我到哪兒去找像他這樣能在危難中，以生命來愛護我的人呢？我怎樣會失去了理智和清醒，我真胡塗了！我不自覺的被環境裏的虛榮迷了心性；被這個環境逼成了冷酷無情的性格，祇有受到打擊，才能把頭腦冷靜下來；才能恢復我原來的人性，因此這時候，我才清醒到，我是深愛着鍾靈的，他也更深深地在愛着我，換上任何一個人，在那幾次的情形之下，都會糟蹋了我，然後再把我一脚踢開，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別人不是正在挖空了心思想要毀掉我嗎？可是祇有他。啊！鍾靈！我愛！我不能失掉你呀！

希望隨着我從地上爬起來，回到高粱稽堆裏去，重溫我逝去的舊夢。

東方魚肚白，田野裏一片謎一樣的寧靜，嶺南和北邊仍然濃烟凌空。我現在夾在敵人中間，怎麼辦呢？吃完了花生，把被單圍回腰裏，看看自己的樣子，不禁也覺得好笑，用手撲理着頭髮和衣褲，向遠圍望了一會，便順着寬濶的大路向東走去。

逃到山裏的羣衆，陸續的歸來了。婦女們向我查詢附近莊裏的情形。我撇着滿口的晉西土話，說是從上河莊逃散了，要回娘家去的。我用同樣的理由，瞞過了沿途帶着敵人搜索的農民，但是最後有一夥漢奸却攔住我，硬說是八路，一定要帶走。

婦女們紛紛地替我申辯着說：「八路上不准穿孝的！地方幹部就是爺娘死了都不穿孝呢！女工作也沒有這樣穩靜的！……」

在她們的掩護之下，歷盡驚險，總算漏了網。年輕的婦女們，尤其是同情我這樣年輕便守寡，她們說四鄉還不穩，怕我一個孤女路上難走，挽留我跟着她們回田莊去。

田莊是一個約有百餘戶人家的村子。街上亂烘烘地，農民們把埋藏在耕地下邊的公糧和被服、機器等都扒出來，鬼子全部分散給農民。大家立刻將棉花做了被褥，把布匹付之一炬。將抓回來的縣區男女幹部，用爛布把嘴塞起來，背捆住手脚吊在樹樑上，下邊燃起柴火，羣衆圍繞起來用刀剪穿着、咒罵着、用棍棒猛打着、直到把他們的肚腹燒焦了爆裂開，肝腸五臟都掉出來……

我跟着婦女們去領取衣物和食糧，看見縣區地方幹部被羣衆處死的慘狀，背上一一直在淌着冷汗，雖然我到上河莊才僅僅不到兩天，這兒沒人會認識我，但是却一直想不通，地方黨究竟犯了什麼罪惡，竟會普遍的被人民痛恨到這般地步呢？

婦女們看出來我似乎很不安，婉勸我等待環境安靜一些再走。我說怕老人家掛心，要即刻趕回去。飯後我把領取的衣物留給她們。恰好村人來送信，說仇恨已經報了，要大家逃到山裏去，免得那些死不了的區縣幹部，知道曾經回來過，將來那就麻煩了。

我隨着村民奔出莊頭去，鬼子和漢奸隊隨後追出來。他們沒有開鎗，祇是嚷着說莊裏沒有八路，皇軍決不擾害！勸大家回來，不必害怕！但是羣衆却又偏偏向山裏奔去。

在莊外我離開了衆人，夜色已經朦朧，沿途越村而過，一夜走了約七、八十里路。黎明以前，就宿到靠近大路的高梁糶堆裏……忽然被一陣爭吵聲驚醒，從高梁糶隙中，窺見大路上有卅幾個武裝民兵，細着十幾個穿「工作裝」的男女幹部，吵鬧着擁擠而來！

「我們有組織介紹信的！你們要幹什麼？……」

「我們都是地委的幹部！你們要把我們帶到哪裏去？」幹部們暴怒的反抗着。

「你們是漢奸冒充的！不走，打！……」民兵們把刺刀猛刺向他們，一面惡狠狠地罵着，把他們拖向莊頭去。

幾個幹部被推到扒走公糧的坑裏，亂鎗打死，莊裏有鬼子和漢奸出來了，眼看着民兵又奔回南山去，一路向莊頭上射擊了半天。

我怔住在高梁糶堆裏，我在想；敵人的「屠殺政策」改變了，這種懷柔的「攻心戰」，才遺留下無窮的災禍呢！祇有在這種「軟」的情形之下，才能使廣大的農民敢於起來，向官僚主義的地方黨幹部報復！

向西又走了一夜，黎明時週圍熱鬧起來了。敵人撤退了，一二〇師和所有的地方幹部、團隊全部出現，要堅決澈底粉碎敵人的掃蕩！

後方醫院移到附近的河村，我懷着死裏逃生的心情，回到醫院去報到。院方看見我身穿重孝歸來，顯得非常意外。原來分設隱蔽的傷病員，大部份都被俘虜和犧牲，醫務人員

早逃出來了一部份，祇有我一個人最後從「敵區」逃出來。我便把晝宿高粱糟堆、吃生蘿蔔、喝冷水的一段說出來，其他的情形，即使他們提到，我也推說不詳細了。

住了一週，忽然院方要我把一個半月的糧票和菜金交出來。我解釋說分散到上河村時，已經全部交給房東，莊子被火燒了，人也跑散了，根本無法索還。院方不信，把我的牀舖、衣物、背包全檢查過，結果什麼也沒找到。

第二天上午，護士來叫我出院，剛收拾起牀單等，偏偏月經又來了，祇得要求院方再住三、五天。院方竟派女醫生來檢查，見是真的，便把我放到一邊不聞不問。我從未受過這樣的污辱，有一分辦法都走了，我怕出院證被加上罪名，祇有忍氣吞聲。

過了兩天身體剛好，護士便把出院證送來。我也實在不願意再待下去了，走出莊頭不遠，又流血不止，我知道長途跋涉，將會毀了我的身體，可是出院證上註明了出院日期，在外邊多耽誤一天，回去都無法交代，如果說出實在的情形，連鬼也不會相信，醫院會讓一個病體未癒的人出院嗎？慢慢走吧，如果倒下去便找担架再抬回來。

忽然東邊大路上，隆隆聲中駛來了一輛汽車，我想找他們碰一個釘子吧，便整整衫褲站到路邊，老遠的便揚起手臂，汽車駛近了，原來上面滿載着士兵，毫不理會的從我身邊鳴的開過去。我正在噓氣，它却喳的一聲軋住，兵士像遭遇了敵人似的，紛紛跳車執鎗包圍，一個像營級幹部的人瞪大了眼睛，過來打量着我：「——你是幹什麼的？」

我說明想要他們順帶一程路，到晉、綏邊區政治部去。他看着出院證，盤問了半天，始終對我身穿孝服表示懷疑，經我說明爲了掩護休養的情形以後，才得通融准予上車，這

個幹部真是惡作劇，竟讓我和大兵擠在一起。

大兵們一個個虎視眈眈地瞪着我喘粗氣。我不禁提心吊胆，怕再發生棗園之夜的意外！誰知這些戰場上的魔王，不但不敢沾着我，連偶而的撞個滿懷，也被我撞得手足失措。看到他們這麼有趣，我才放下一顆心來，更故意的乘機撞他們一下玩。

沿途所見的莊村，燒得萬分悲慘。幹部們向我宣傳着，當地軍民英勇堅持反掃蕩的壯舉。我默默無語的聽着，漸漸地發覺，我又從逃脫時的原路回來了。

天將黃昏，汽車駛過中河莊，我心裏忐忑不寧起來。遠遠地望見上河莊，竟出現了一排排的房屋，不禁疑惑着；啊？怎麼沒燒嗎？不會的！我眼睜睜看到大火已成勢的。汽車駛近一步，我的疑惑也隨着冰釋一分，將到莊西頭時，才清清楚楚地看到，祇燒光了「場圍」裏的那些柴草堆和靠近的幾家，莊裏的房屋都完整如前。

「啊！」我意外的興奮得不禁大叫起來。汽車突然軋住，大家忙問我什麼事？我才如夢初醒，推說有一個同志的母親住在這兒，如今看見莊子沒燒，不禁高興到那樣，我要去看望她們，不要大家等我，說完跳下車來，表示着謝意便揚手而去。

走向莊北時，街頭上有些農婦在匆忙着，忽然看見了我，便紛紛注視地交頭議論着。踏進呂家院裏，四妹和大嫂的幾個女兒，從屋內探頭張望，突然驚喜的叫起來：「呀！娘啊！馮主任來啦！馮主任來啦呀！」

半門開了，大娘迎出來，我走到跟前，她抓緊着我的手哭着：「妳、妳到哪裏去了呢？都說妳讓鬼子抓去了，大爺和全莊上，怎麼也問不到妳的下落，快屋裏坐吧！」

「馮主任！我娘想妳都想病了！」四妹也高興得拭着眼淚。

大娘清瘦了許多，她用衣襟沾着淚水，聽我編造的一套太平詞。剛問到大爺和哥哥，姑娘們便把兩人找回來了。大爺看見我，不禁老淚簌簌，半天才嘆了口氣說：「唉！馮主任！妳大娘光想得吃不下飯去！……誰能給我們想出這種好法子來呀？若不是妳，老老少幾千口人，眼前都要蹲在冰天雪地裏，無家可歸了！莊裏都感妳的恩德，給妳供了神主位……啊，老二！把那兩隻鷄鴨殺了！馮主任妳歇歇，我就來！……」

大爺招呼過我，用粗手拂着眼淚走出去，兩個哥哥忙着去殺鷄、拔菜，四姑娘換了一支臘燭點起來，大娘談起大嫂和二嫂，因為娘家也燒了，都回莊想法去了，可憐三嫂受了驚嚇，兩天便死了。我心裏一直在詫異；房子怎麼會沒燒？大家反而這樣感激我呢？

這時門外忽然人聲鼎沸。大爺被一羣少女、少婦們湧進屋裏來，她們滿臉誠摯的感激和敬仰，都不說什麼祇是出神的望着我，外間的婦女們擠不進來，携着的孩子在哭着。

「出來讓我們看看吧！……」窗外的人們也在嚷着。我端起臘燭來，順着大家閃開的空隙，走到外間的屋門口，看見院子裏男女老少逾千的人，擠得轉不過身來，窗台上、牆頭上、樹樑上、車架和石磨上……全是人，大門外面的人羣，仍在往院子裏擠着。

「我們看不見哪！……」幾個角落上騷動起來。

我站到遞過來的椅子上，向大家誠懇的致謝，解釋那天我逃到莊北邊，遇見醫院的護士，當夜跟着他們向西逃出一百多里路去，直跑到晉東南。今天路過順便來看望大家。

我退下來，婆婆們摸摸我的頭髮，撫撫我的臉龐和手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接着，村幹部們勸說大家回去，答應飯後請我到各家都去坐一坐。

這些人剛被勸走，大門外邊的人又塞進來，連半門子都擠爛了。村幹部態度很好的向大家解釋着，說我很累要吃飯了。這些幹部就是曾經在南嶺上領導「叛變」的人。

在休息的時候，他們告訴我當草堆起火以後，鬼子趕到莊前，聽說是同志放的火，便動手幫着把火救熄了。同時嶺南面的鬼子和嶺下的馬隊，又包圍了南嶺，所有的人都逃到山裏去——一直到主力軍反攻勝利，大家才敢回來。誰想到許多區縣幹部都犧牲了，傷病員走不動的都遭俘擄了，埋藏的糧食、公物都被扒了去，說時不勝憤慨！……

忽然我看見在南嶺上負傷的少婦，慰問她時，幾個人便異口同聲的說：「傷快好了！幹部「鎮壓」都是爲着我們好，妳想當時如果都跑回來，那還能有命活嗎？……」

正在談論着，晚飯端上來了，鷄、鴨、蛋、肉，還有少女、少婦們現包的餃子等。

各家送來的菜餚，雖然每份祇能留一筷子，碗盤也把桌子都擺滿了。她們看着我吃飽，然後又跟着我和大娘，一起到各家去走一遍。老年人看見我穿了一身白，仍然相信是菩薩顯靈。我勸各家把神位撤了，談笑問詢直到午夜才回來。

可是少女們却仍然不肯走，又幫着四妹替我洗衣服、梳辮子、糊窗、鋪炕……我祇得挽留她們一起休息。

羣衆的熱情激動得我無法入眠，前次我蓋過的被，現在已經換上軟綿綿地新花，想起逃上南嶺被迫「創造奇蹟」的一幕，我相信人民的真誠，決不是口號和欺騙所能取得的！對他們的貢獻出於大公無私，他們也會捨命相報。反之，刀鎗和血腥維持十年廿年，人民

總會覺悟被利用和欺騙，不論多久，總有一天會落到人民手裏的。

休息了兩天，身體恢復了健康，因為逗留的時間不能太久，我堅持要走，大娘拿出我的糧票和菜金，我便勸她留下維持全家的生活，反正我已經向醫院報失了。這天的早晨，劉莊頭上又截了一輛汽車，在全莊歡送之下，終於戀戀不捨的揮淚告別了。

當天下午回到晉、綏邊區政治部，這時，我才體會到一九四二年文工團在晉西慰問公演之後，回延安時垂頭喪氣的那種心情了。

「平劇院」顯得冷冷清清，當天夜晚，劉芝明召開了黨的小組會，讓我檢討住院期間的思想。不管他們的態度如何，爲了自身的進步，我總要鞭策自己的，待反省完畢，劉芝明非常衝動而卑視的，把兩封信拋到我面前，氣忿忿地說：「同志！這就是妳對黨的坦白嗎？妳還夠一個共產黨員的資格嗎？」

我意外的拾起信來看時，竟是呂梁山最高黨的機關地委寫來的，說我「在反掃蕩中分散到上河莊，曾經鼓動地主叛變，並且幫助敵人放火，燒毀四百餘戶的中河莊，使人民蒙受重大的損失，嚴重的破壞了地方黨的威信！……」

另一封是醫院的來函，說我「在分散休養的敵佔期間，有半個多月行踪不明。歸院後，貪污一個半月的糧票和菜金。院方決定出院裝病不走，不守院規……」

我似乎被一股莫名的火燃燒着，全身在止不住的顫抖，眼前一陣昏黑，心裏說不出的厭惡和痛恨，在任何地方我都敢把這些信撕爛，拋到對方臉上去，但是在這兒却不能，我必須忍受誣陷和罪犯的頭銜，我在爭論和辯白中過了五、六年，現在我不願和不可理喻的



人再爭辯，也不想再虛耗寶貴的精力了。真是進步了！從前一切都寫到出院證上，現在直交本部，我闔了一下眼，把信退回去說：「是的！我真不夠黨員的資格了。」

「馮鳳鳴！妳犯了這麼些嚴重的罪惡，這麼不痛不癢嗎？這麼輕鬆嗎？妳想要威脅黨嗎？妳拿着退黨做護身符嗎？你的表演術運用到生活中來了？妳的心眼這麼靈活嗎？妳就是這樣絕頂的聰明嗎？妳受了黨七、八年的教育，這就是妳的覺悟和對人民的貢獻嗎？呸！」劉芝明卑視而苛刻的挖苦着我，最後的一聲，口水四濺，噴到許多人臉上去。

這些名詞現在對我平淡得多了，甚至喪失刺激作用，何況事實是被歪曲了的，因此我的心情憤慨，但是外表却能夠保持沉靜，祇在欣賞着劉氏可笑的那副嘴臉。會後他們更疏遠了我，但是我反而覺得非常鬆快。

回到分隊去，彩鳳才告訴我，郭蘭英全家和幾個師兄弟，都跟着鬼子跑了，把最好的戲箱和行頭全都帶走，「平劇院」垮了。

回到延安，尚未放下背包，周揚便來了，不由分說，命人把我的被物搬走，就此結束了三個半月的「戲子」生活。

## 廿五 四回「魯藝」苦難逼人

踏進「魯藝」的大門，那雙看不見的黑手，立刻又扼緊了我的脖頸。陳美雲、張醒芳、呂笑嫣、沈潔雲、吳艷冰、張淑芹等紛紛幫我接過背包去，圍着我坐在室內，大家的

心情都萬分苦重，沒有擁抱和寒暄；也沒有歡笑和愉快，靜坐了半天，才平淡的談着別後幾個月來「魯藝」的變化，好像在談論五百年以前的歷史；

「民主檢查」大會轟轟烈烈地民選主席團都不見了；劉副主席的警衛員，說是被國特利用留下遺書自縊了；其他報名而未發言的，都被「整」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胡坤英患了嚴重的神經病，住在醫院裏，不然也會名在失蹤之列的；

柳若鳳和董必武結了婚，可是第二天就瘋了，她嫁過去才發覺董老不能人道，而且他的重孫女比柳若鳳還大。這段婚姻的促成，起於柳若鳳進「魯藝」不久，董老來上課，看見她無人照顧怪可憐的，便約她去吃飯、送東西給她，接着董老就提出結婚的事。若鳳僅祇十六、七歲懂得什麼？她不敢直接拒絕，竟答應過兩年再說。

董老離婚轉眼便過了兩年，立刻書面向黨中央提出這段舊事來，說柳若鳳答應他兩年以後結婚，可是柳若鳳却根本否認，認為她當時的「再說」為一種婉拒，黨中央組織部却認為「再說」即是結婚之意，便批准了董老的要求，但是柳若鳳和江濤相戀已經很久了，由於兩人在音樂上志同道合，因此情比金堅，不料在組織的迫脅之下，柳若鳳終於被逼瘋了！江濤則變得沉默寡言，不管看見誰都仇人似的；

此外，于金耀病垮了抬到醫院去；于蘭得了嚴重的肺病，爲了求得快死，每天跑到河邊，躺到冰上去冰着，她說列寧的肺病就是在雪裏凍好的，但是她的結果却使病勢愈重；林培玉終於不能忍受精神上的痛苦，而跑到西安去。當然，好起來的也有，像馬列等又都成爲得寵的紅人了。

開飯的時候，我一面和呂笑媽談着住在她家裏的經過，一面望着陳分隊。呂笑媽低聲的在我耳邊說：「他病了！在醫院裏，據說情形很嚴重。」

隊裏的一切消息，都未能使我這樣震動，這句話却立刻使我食不下嚥。我也顧不得去看明兒，立刻請假藉詞看醫生，便帶了禮物到邊區醫院去了。

好在醫院上下都認識我。護士說陳鍾靈害着可怕的傳染病回歸熱，院方不准探視。經我再三的要求祇看一看，連話也不說。她們却不過我，祇得破例的答應了。

我梳整了一下，和醫生們走進一間小型的密洞，陳鍾靈面色蒼白的躺在炕上，忽然看見我，眼睛便潮濕了。我忘記一切的叫着奔上去，伏跪在炕邊，擁抱着他竟吻起來。護士們連忙上來把我扶開，我把自己的兩套內衫褲，和兩百元撫傷費放到炕頭，連一句話也來不及說，就被帶出密去。

我向護士們道歉着，她們都是我的觀眾，在偏愛的心理之下，對我原諒多過譴責。她們告訴我胡坤英已經好得多了。柳若鳳稍癒以後，已被董老接回去。

我懷着沉重的心情，來到南市張淑貞家，看望濶別三個多月的明兒，他那雙滾圓的小手臂，和腿部的肌肉，都已經相當結實了，當我吻着腋下時，他竟會呵呵不停的笑着閃躲。他最喜愛的玩具，便是那隻花布狗，連我餵飯時都不肯放手。張淑貞因為有奶媽的幫助，裏外都收拾得十分乾淨，證明她是一個很要好的女人。飯後，乘着奶媽不在，我把生活費交給她，把明兒放到炕上，教他叫媽媽！

「……媽媽！」明兒望着我的嘴半天，終於叫出來。生平第一次有孩子叫我媽媽，心

裏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快慰，張淑貞也喜得闔不上嘴，直到哄着明兒睡去，才懷着一顆鬱悒的心情回到「魯藝」。

當我走過院部時，看見江青派勤務員小王，給我送來了兩套細布碎花的內衣褲，幾千塊錢邊幣和一封約我去吃飯的便條，我正在爲難答覆時，周揚却推門對我說，組織部有電話來，陳雲部長叫我去。我知道一場大的風暴來了！

不知道他們是有意的，還是事情就如此巧合，總之這個局勢真巧妙極了，但是也真壞極了！他們可能想到，在這樣一場兇惡的大風暴之前，我一定會乘機到江青那兒去躲避，付出任何代價我都認爲值得，可是他們的辯證法用錯了，我却勇敢而堅定的投進了暴風雨，而躲過一場無法推辭的邀約。

中央組織部在西關邊區銀行的對面，我準時來到辦公室外叩門，屋內祇有陳雲部長一個人，他讓我坐在辦公桌子的對面，桌上擺着晉西地委及醫院的兩封信，另有一卷報告，這是早已預料到的，因此我態度比較鎮定，掀開報告，見是「平劇院」支部，對我三個月工作的思想鑑定，整齊的小字寫了一百多頁，我翻閱了一下，看到最後的結論上寫着：

「……因此我們認爲馮鳳鳴政治上有問題。」

參加革命七年來，我真是太幸運了，周圍多少男女都倒下去，而我却仍然活着，這是應該知足的，但是「瓦罐難免井上破。」致命的政治問題，終於降臨到我頭上來了。

「政治問題——我覺得倒還不至於。」陳雲的話使我似乎感到又有了些希望，他看見我淚汪汪地注視着那結論，便瞪着鱒魚眼站起來，徘徊着嚴峻的說：「不過，妳應該痛

切的自我反省，妳不是個一般的同志，妳有着很好的歷史，在延安這麼久，整風也已四年多了，爲什麼還會犯這麼多這樣重大的錯誤？這都不是一般的問題！妳不要以爲妳是被冤枉了！組織決不會無故的毀譽一個幹部！妳必須澈底的反省和認識這些錯誤的嚴重性！祇要能決心的去改造自己！妳還會是黨的一個好幹部！……」

是的！整風四年多了！如果我不是在「魯藝」有着這些年來的血汗保證，這兩封信和一卷報告，豈不立刻把一個青年的一生都葬送了嗎？黨已經有着三、四十年的歷史了，爲什麼還無知於黨內的這種種流弊呢？現在幹部們的修養都高深了，犯罪的方法也更加進步了！一切都藉着「革命」「人民」「黨的」口號，掩蓋着他們最骯髒的心機和最卑污的手段，進步了的頭腦，要比從前更會週密的犯罪，更使別人無法提出疑問和反駁。

也許因爲有了明兒和陳鍾靈在心理上的支持，雖然我知道叫來組織部談話，問題已經嚴重到將會被捕的程度，但是我站住了，因爲有蕭軍、王實味等一切敢於反抗者的前例，內心雖然痛苦，前途也不知將會如何？我還是把全部都默認了！

想到這兒，忍不住的把千言萬語化作淚水，在約半小時的申斥中，不斷的滾落着，最後陳雲着重指出，反省的原則，讓我把信件和總結帶回去，再澈底和認真的加以反省。

回到「魯藝」，看到江青送來的信物，現在已有恰當的理由，回信給她，說明陳雲部長叫我「個別談話」的經過，因此不能去看望她，請她原諒，然後把兩封信和報告交給支部。過了個多月，經過一再的索取，支部似乎才無奈的把鑑定書發給我，地委和醫院的來信及報告上的結論，雖然不是事實，也必須照樣的填到鑑定書上，以證明這一個階段我的

思想表現，如果歷史上有一部份是「空白」，那麼問題就更麻煩了。

當我掀開鑑定書看時，不禁心中又被激怒了，爭論了許久的「成份」問題，從「城市貧農」竟硬被改成「富農」。

他們一定要把我弄成了階級異己份子，再進一步才能把我從黨內排斥出去，或者給我更多的迫害！使我自動的到棗園去求救。這件事爭論不出結果來了，又不能去問組織部，那麼一來，又要被戴上「超越組織」「輕視黨」的大帽子了。

經過再三的考慮，我覺得還是改表有理可辯。使用刀片把「富」字刮掉，填上一個「貧」字，在恥辱裏填寫了本年度的思想總結。

交上鑑定書去，立刻便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小組會上又加來新的罪名「擅改黨的鑑定書」。我抓住這一點質問；到底是誰擅改呢？改了以後又不敢交還？我的「貧農」成份，是經過黨中央承認的。改成份要經過黨中央和我個人的同意，否則我決不承認，我有責任忠於黨中央對我的決定。

爭辯的結果，他們事前準備太差，顯得理由不夠充份，但黨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犯錯的仍然是我，成份照寫「富農」，惟准予留待將來考查，同時鑑定書上又多了兩項；「擅改成份」及向黨「質問」錯誤。」

這時候，邊區劇團突然公演了「血淚仇」，一齣三幕十七場的新型大秧歌劇。其他大小劇團也顯得很活躍。「魯藝」幾年來祇演了幾個小秧歌；沉悶了許久，好像被羣衆遺忘了，現在工作處處被別人佔先，一個領導機關反而被人領導。不管如何，人家演足三個鐘

頭的大劇，觀眾過癮了，而「魯藝」却什麼也沒有！

周揚回到院部大發脾氣，破口罵街，罵全體領導幹部！罵創作研究室！……

陳鍾靈病癒回院，帶來幾份舊的冀中日報，我發現其中有一段河北恩縣白毛仙姑的新聞，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素材，便把報紙剪下來去找崔嵬，却被邵子南碰見，他鬼斧神工一夜寫成了故事。院部和創作室也認為素材難得，周揚到底具有眼光，踢開邵子南，不用崔嵬，指定親信派賀敬之、丁毅等執筆改編。音樂家賀綠汀、呂驥等不用，而要馬可、張魯等作曲，向偶、煥之、瞿維等研究伴奏。工作全部被擁周派把持，周揚一切親自下手，工作迄始即展開有計劃的大規模宣傳。

老同志到底不愧為老同志。七、八年來養精蓄銳，一旦看到機會，便孤注一擲，幾十個人集中力量，日夜突擊，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在毛主席指導之下，寫成了五幕十八場一百多個插曲的民歌劇「白毛女」。老導演們來幫忙都被謝絕。周揚早指定了王大化、舒強、張水華等一起參加創作研究，根據他的意見聯合導演。

主要角色的分配，經全體大會通過，分成四組，被認為最理想的是黃昏飾趙大叔，張醒芳飾大嬸，陳美芸飾二嫂，王佩苓飾黃老太太，歐亞飾狗腿子，江濤飾黃世仁，回院不久的陳鍾靈飾大春，田忠飾楊白勞。女主角喜兒的分配，却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黨內得勢的一派，堅決反對由我主演，認為不能再給我任何機會，要使我永遠爬不起來。這一次黨內事前有了週密的佈置，周揚孤立了。我自知沒有參加演出的希望，也不作這份奢想。黨內提名保證，大會通過由林白和朱英主演，轟轟烈烈地排演開始了。

呂笑嫣、張淑芹等伴着我在窑洞裏，靜聽着外邊熱烈的工作，撫今追昔，不勝淒涼，雖然我處之泰然，並且婉言安慰她們，同時指導幾個人練習，但是他們心裏却始終感到憤慨，這時忽然外邊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小馮！小馮！」周揚瘋子似的喊着跑進來。

「小馮！哈！……」他望着我又喊了一聲，奔上來便緊抱着我大笑著。

我吃了一驚，以爲他受刺激得了神經病。周揚大概這時才看見旁邊還有三個人，便放開我亮着手裏的一封信，得意的叫着：「小馮！喜兒非妳莫屬！非妳莫屬！毛主席來信指定了要妳主演，這個一定要以工作爲重的！……這是我四個多月的心血呀！……」

我接過信去，張淑芹等圍上來看時，信上祇有簡單的幾句，但却是毛主席的親筆，字一個比一個大，最後的簽名幾乎佔了半邊。周揚珍貴的收藏起信來。我喜歡得流出了眼淚，內心不禁深深地感激毛主席，但是表面上却沉靜的說：「院長！我怕會使你失望呢！」

「提起信心來！有毛主席怕什麼？快準備起來！馬上進入工作！」周揚又恢復了家長態度教訓着我，他那一派文氓作風，「整」了幾年沒有絲毫改變，雖然他從來沒像今天這樣發神經，我想他也許實在太興奮了。

周揚還沒走出門，張淑芹等幾個人大笑著，熱烈如狂的抱着我吻起來，又歡騰的跳出門廣播去了。我隨後走出來，默默地想着……在思想方法上，我也有了根本的轉變，從前凡事祇往好處着想，現在却不敢不想壞處了；回憶從黨校調回「魯藝」，派下分隊，借到「平劇院」，匪去東園，強改成份，組織談話，抵制我演戲……我把這一串的事件聯系起



來，便覺得似乎是黨有計劃的要促成這個局面，通過組織來打擊我就範。

「總支」雖然執行着任務，對我施盡壓力，恐怕也沒有人知道這個政治權術的內幕，因為他們不曉得我到棗園的事。現在造下一個好機會，毛主席出來把我解放了，取得了我完全的傾心，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想到這兒，我的感激開始變得苦澀起來。

摒棄了這些邪念，轉想到自己從「黃河大合唱」到現在，幾年沒演過正式的戲了，整年的「整風」「學習」，也沒心思去考慮工作，甚至疑慮我的「藝術天賦」，恐怕被折磨得已經枯竭消失了。不料在「白毛女」排演的過程中，我體驗到許多新的問題，時代使我忍受着非人的苦難，磨練也使我變得更加堅韌，覺察問題更加敏銳，我將八年來所忍受的那些折心的痛苦，和長期鬱壓在心底的情感，藉題發洩，同時由於在聲樂方面，我受過嚴格和長期的苦練，更讓我在表演歌劇中，使所有的演員都變得黯然無光。

到了四月中旬，「白毛女」隆重的舉行了首次正式公演，距離當晚上演前約三小時，太陽還未落山，延安的黨政軍民各機關部隊達數萬人，便早已經到齊了中央廣場，羣衆團體則圍攔在外面，爲了位置前後的劃分和爭執，秩序頗爲紊亂，這是從所未有的現象，一方面由於觀衆很久沒看到「魯藝」公演，同時也可見「白毛女」宣傳工作的成功。

爲着避免觀衆的反感，「魯藝」也提前開飯，趕到後台化妝，當我到前台熟習佈景地位時，從幕隙中望出去，祇見台下人羣黑壓壓地看不到邊。連毛主席和劉副主席等中央大員們也都提前來臨了。

周揚在掌聲中上台致過詞，這才懸掛上汽燈，用前奏曲拖到週圍昏黑下來，公演終於

正式開始了。

在四個多鐘頭裏，五幕十八場不知不覺的便過去了，演出中竟沒有一個觀眾「抽籤」，閉幕後，觀眾起立，掌聲連續一刻多鐘，演職員們謝幕無法離台，直到周揚抓着我的手，走到台前向大家舉起雙臂，致謝了又致謝，掌聲暴起之中，幕布垂落，但是觀眾仍然不動，於是幕布再拉起來，在首長們的離開之後，觀眾才開始離場了。

毛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和中央委員們，出現在後台隊前，一個個哭得兩眼紅腫，朱總司令在毛主席和我握手之後，也抓住我的手半響不放，毛主席鼓勵了一番，才神情黯然的走去。

後台立刻又塞滿了各劇團的負責人和男女同志，我逐一的握手請多批評。統計延安歷史悠久的正規劇團十幾個，都是人材充裕，各有所長，大家在業務上的競爭，一向都十分激烈。這時幾個劇團的領導人，紛紛說笑的向周揚抱拳承認甘拜下風；承認「魯藝」不可動搖的盟主地位！祝賀「白毛女」演出空前偉大的成功！

觀眾們則一致的在讚頌；「魯藝」到底還是「魯藝」！「血淚仇」被從剛得到的王座上打翻下來。

我剛應付過各劇團的負責人，周揚又興奮得佛爺似的，一路應酬着過來說：「小馮！江青同志她們在等你，去聽聽她們的意見！」

他伸手把我攙下台去，爲着避免一年前「林冲夜奔」的舊事重演，雖然覺得余教授的解釋有理，但是我仍然在事前做了應變的準備，以防推却不掉的邀約。

來到接待室附近，看見後台外面圍着重重地觀衆，站滿了武裝整齊的警衛員，接待室裏傳出銀鈴似的喧笑聲。一眼望去，便看見鄧穎超坐在椅子上攬着毛毛，身旁是江青抱着她的愛女幗英，丁玲、蔡暢等都哭得兩眼紅通通地，正由丁夢綺在陪着說笑，一旁另有兩個面孔陌生的新客人。

丁玲無拘的在笑着，首先看到了我，便大聲嚷起來：「啊！小馮！院長不去叫妳還不來吶！把我們都害得大把鼻涕大把眼淚的哭！妳可倒好沒事呢？周起應你說；你們兩個怎樣來賠償我們的損失吧？」

「請客請客！我請客！妳們——」周揚向大家抱拳揖手，推出我去轉身便溜走。

「哎你別溜哇！你個老滑頭！你——」丁玲在嚷着。我打過招呼，開始向江青等徵求意見。蔡暢和鄧穎超却異口同聲的誇讚着。

那個坐着一副貓臉，身材畧肥的女客讚歎的說：「我在敵後看過無數劇團的演出，聽過的歌劇也不少了，現在才第一次體驗到『繞樑三日』這句話！」

我正在和幗英握手，這時連忙向客人點頭致謝。江青便對我說：「鳳鳴！我給妳們介紹，這是張茜同志！剛由湖北來的四野陳毅司令的太上皇！」

「張茜同志！我叫馮鳳鳴！請代我問候陳毅同志好！」我說着把手伸過去。

「聽見了嗎？張茜！不但戲演得好，嘴巴還夠甜呢！」江青取笑的又指着，身旁一個體型畧瘦而修整，懷抱嬰兒的女客說：「鳳鳴！這是林彪司令的太座！王瑩同志！」

我伸過手去，客氣了兩句，看了一下她懷抱的嬰兒說：「呀！幾個月啦？王瑩同志！」

是男孩還是女孩？」

「快六個月了！是個女孩呢！」王瑩高興的忙扒出嬰兒的臉部來讓我細看，一面說：「叫——明兒！名字却好像是男孩子呢！」

「明兒！啊！真好漂亮呢！」我誇讚着嬰兒輕輕地吻了一下，其實我心裏在想，如果我的明兒在這裏，即使穿着破布爛衫，也掩不住他的明慧呢！

「那裏！將來能有妳一半，我就心滿意足了！」王瑩說着引得大家哄笑起來。

丁玲從丁夢綺那邊又回過頭來說：「小馮！回去告訴周起應，明天再演『白毛女』，叫他通知各機關部隊，一律各帶手巾一打，好來抹眼淚！」

大家說笑時，我發覺一旁暗處，站着兩個體態較肥但是一個身材畧高，一個較矮的女同志，也各抱着一個嬰兒在頻頻地拭眼淚，江青見我注意，便招呼着說：「光美！車不會這樣快回來的，來我給妳們介紹一下，鳳鳴！這是王光美同志！這是陳淑莊同志！」

身材畧矮的陳淑莊和王光美，這時才走出來，微笑着把手伸向我。

原來陳淑莊是羅瑞卿的太太，王光美是毛毛的新繼母，劉少奇的第五任太太，聽說他的前妻——新四軍政治部的衛生員，隨劉少奇回到延安，替他養了幾個孩子，他又和當地一個十六歲的少女王貞同居了，不久之前，這個北大出身的女智識份子，又代替了王貞。劉少奇會稱讚她的風度，是他所看到的女同志之中最好的。

王光美和劉少奇同居之後，她很少參加集會，即使出席也從不「拋頭露面」，所以在延安，很少人能看到她，私生活則更加少人知道，今晚也被「白毛女」吸引來了。

她握緊我的手，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我說：「怪不得大家都說漂亮，真是好看呢！」

「那裏！」我謙虛的說：「王光美同志！久仰妳的風度！真是名不虛傳！」

這時丁玲又插進嘴來說：「看妳們兩個客氣起來沒完了！」

「王光美同志！」我一笑却開丁玲，伸手扒看懷裏的嬰兒：「是弟弟還是妹妹呀？」

「也是個女孩！還不滿四個月，叫木蘭，好醜怪呢！」王光美撇開些兜蓬讓我欣賞。

「木蘭！真好玩！」我看了一下，女嬰果然紅紅地生了一副尖削的面口，很像劉少奇，便也在那張小臉上輕吻了一下，轉臉看陳淑莊的孩子。

「也是個女的！叫紅玉！」陳淑莊做開些兜蓬，讓我吻了一下嬰兒的小臉，笑着說：「她們大約是商量好了一起來的呢！」

我叫了嬰兒兩聲，讚了一句，然後才謙虛的向她們徵求批評。

王光美歎息了一聲，兩眼濕潤的說：「常常有人說清算鬥爭過火，看了『白毛女』，

我覺得一點也不過火！唔！這是我個人的——算不得是意見，不知道對不對！」

「好啦！小馮！別淨談這些啦！」丁玲一旁岔過來嚷着：「妳害得大家哭了四個多鐘頭還不夠？說點開心的吧！」

「對了！」鄧穎超附和的說：「妳們如果誰想生出來的孩子是個樂天派，我看就天天

守着丁玲，保管養出來的丫頭，又白又胖又會逗人說笑！」

丁玲聽見被作弄了，大家笑聲未止，她也噘頭不讓人的說：「哦！哦！那麼妳這麼多

年不養，是機器出了毛病？還是怎麼着呀？」

「因為我沒找到合適的樣版呢！」鄧穎超說着，自己也忍不住的笑起來。

丁玲跟着頂上去說：「那不是有現成的馮鳳鳴嗎？」

「不！」鄧穎超伸手拒絕的說：「女的這麼多，夠啦！我、我要養個男的呢！」

江青忍住了笑聲說：「那容易！叫馮鳳鳴扮成個男的，妳就照着版樣子生好啦！」

「那怎麼成？」不料丁玲又大驚小怪的反對說：「照那個樣版生出來的，外表像男孩子，裏頭却是女的，那不是「二頁子」了嗎？」——陝北土話叫陰陽人爲「二頁子」。

大家又被丁玲笑得前仰後合，江青首先停住了笑聲說：「好啦！別淨拿人家鳳鳴開心啦！說實在的，延安也許是水土的關係，要不怎麼會都養女孩子呢？」

「也難怪養出來的孩子都是那麼醜怪，天天都看些土頭土腦的！有什麼辦法呢？」蔡暢擰着眉頭說完，忽然轉向我揶揄：「小馮！我看以後，「婦聯」應該派給妳一份新的工作，誰要大了肚子，就天天守着妳，那時候養出來的孩子，就一定沒有醜的了！」

「那樣更不行！」丁玲又插嘴反對說：「那樣，大家以後養出來的孩子都像馮鳳鳴，到那時候，不但分辨困難，而且會弄得來路不明，問題豈不是更加麻煩了嗎？」

丁玲話尙未完，惹得大家又哄笑起來，江青一面罵丁玲缺德，一面笑得拭眼淚，祇有王光美和陳淑莊又躲回暗處去哄該子，始終沒有怎麼笑過。

這時汽車駛來，在外面響了一聲喇叭，江青見我無意跟去，才站起來握手告別。

策二晚，「魯藝」仍在原處爲地方羣衆機關演出，觀衆從甘泉、安塞、米脂等數十里路之外源源湧來，場外則圍着各機關和部隊，觀衆比首晚更多，延安各劇團全體到齊，毛

主席和劉少奇等中央委員仍在開幕之前到達，就在這種情形之下，經各界紛紛要求，『白毛女』接連演出卅餘場，有許多人，接連着看了卅餘場，劇中的插曲膾炙人口，直演到延安大街小巷，到處都聽到有人在唱；到處都聽到有人在議論。

演出期中，陳鍾靈幾次托陳美雲帶字條，約會我於黃昏後，我雖然已經確定不移的愛着鍾靈，同時也很想抱吻他了，但是當我看到他那樣的受重視，想起自己長期被壓制的境遇和過去的情形，自卑感又使我心理反常了；我擔心他會不會覺得，妳當了團員就找我來啦？同時，我敏感到許多蠱惑的眼睛，正在暗中盯着我，爲了兩個人的前途，必須暫時的忍受犧牲，不管在演出或者休息中，我的態度十分謹慎，對陳鍾靈則更加莊嚴。爲了疏淡他，我連一個字也不回，不給別人造下半點機會，我看得出陳鍾靈精神苦痛，但是我對得起他，連江青一再的約會，都被我禮貌的謝絕了。

演出以後，黨中央指示各機關根據『白毛女』，反省階級觀點，進行學習。

在這一段緊張的工作忙過去，稍稍緩過一口氣來時，內心不禁又懷念起可愛的明兒來，自從晉西北歸來之後，每月我無論如何都要設法去吻抱他一次，由於『白毛女』的排練和公演，似乎很久未見明兒了，同時記起他將滿一週歲，在七月一日早飯後，藉詞請假去醫院檢查，帶着早已買齊的衣物來到南市。

看到張家破落的門庭，心裏都感覺到難以形容的親切。張淑貞把內外都收拾得十分整潔，正在屋裏和奶媽替明兒換新衣，明兒看見我，便「媽媽！媽媽！」的叫着，哇地一聲哭起來，我忙把他緊抱到懷裏，連吻帶說的哄住了他的哭聲，換上新衣服。

飯後，我把帶來的糖菓、筆簿、銀元和新鞋帽、玩具等擺在炕上，把明兒放在當中，將花布狗也放在玩具裏，讓他來「抓週」。

明兒看見身邊擺了這樣多的東西，喜歡得嘎嘎地笑着，一把抓起了花布狗，一把將玩具、銀元、新衣、糖菓等都撲到懷裏去，看見張淑貞和奶媽笑得前仰後合，急忙又「媽媽！媽媽！」的叫着，張臂撲到我懷裏，緊緊地抱住不放。我喜極的祇是猛吻着。

在明兒的笑聲裏，渡過了快樂的一天。回到「魯藝」學習還沒結束，政治部隨即又召開全延安文藝界聯歡大會，座談『白毛女』的演出及文藝運動的新方向，除了毛主席以外，黨中央大員差不多都來了，延安的文教部門和幾十個劇團全部參加，盛況空前。

這本來是攻擊別人的一個大好機會，可是文藝界多數都是些聰明人，大會既然稱爲「聯歡」又是「座談」，攻擊別人也許將會得不償失。因此發言的多數是負責幹部，他們祇提一些關於補充劇本，和表演技術方面的商榷，發言的修辭，都很有涵養和分寸。

除了「魯藝」幾個別有用心的人，來挖苦我幾句之外，外界却沒有一個人不說我值得學習的，大家用盡各種形容來褒譽我。大會連開了三天，局面始終打不開。

在第四天的上午，忽然戰服團的一位女同志提議，歡迎我報告主演『白毛女』從開排到公演的全部過程。當時獲得全場歡呼一致同意。

八年多以來，在延安文藝界的集會中，這是首次我有發言的機會，在「魯藝」他們從來都不給我一點說話的權利，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怎能輕易放過呢？因此，從座談會的頭一天起，我就準備發表意見了，即使不准我發言，我也無所謂。我要折斷扼緊在我喉



管上的魔手；我要讓延安所有的人都能認識真正的馮鳳鳴！

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我從容的站起來，微怯而誠懇的謙虛了幾句，便語氣輕鬆的談到此次演出中的體會：

「第一點，從階級立場和經濟生活上去認識和掌握角色，而不是從一般理論書籍中所說的，從空洞的性格上去了解和再現角色；

用這個觀點我解決了幾年以來，在主演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例如『農村曲』的小妹，『黃河大合唱』的少婦，『白毛女』的喜兒，這三種角色，如果單從性格上看，她們之間沒有多少懸殊的差別，但是當我從政治上；從社會根本問題上去分辨的時候，就會發現她們之間的差別很大，而且非常明確，掌握起來一點也不會混淆。（畧）……」

大家看見我站起來連發言提綱都沒有，認為不過是幾句便談而已，但是聽了這一段我在藝術理論上珍貴的發現，立刻便引起普遍的注意，紛紛地開始筆記了。

我停了一下，接着說到關於演出的體會。

「第二點，突破舊有的既成的創作及表演的風格；

風格的優點這兒不說，它的缺點，就是束縛了作家和演員的提高與發展，陷入八股老一套。例如『白毛女』裏的黃世仁，觀眾一眼便看出是一個壞人，但是我們在現實生活裏，所看到的壞人，却多數在表面上都做得比好人還要好，他們嘴裏說得比什麼都更加動聽，可是他們的心機却陰毒卑污，險惡狡詐，如果一看就曉得是壞人，這樣的壞人有什麼可怕呢？不論在創作和表演中，這種風格，早就應該打破了！（畧）……

例如邊區劇團的雜耍「吳老二」，被公認是一種很好的民間形式，但是聽了八年老一套的滑稽，觀眾就不滿足了。我希望能突破它，演員何嘗不可以幽默、談諧，把面孔板得一派正經，嚴肅到六親不認的神氣呢？據說「吳老二」是乞丐討飯的，爲什麼不能叫大亨們也來討飯呢？——後來這一點始終都沒實現，聰明的讀者一定能知道爲什麼。

在每一次演出中，我都要有一些新的體會；每一次都要有一些發展，在演出中，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表演不受肉體的羈絆，祇有這樣，才能深入到劇中去發掘寶藏，從點滴中去充實風格和創造風格。我向來都很注意導演的啓發，但是導出來的和模仿的，與經過自己體會而創造出來的，三者絕然不同，祇要具備這種修養，就不難分辨得出來。由於感情因人而殊，體會自然不同，因襲就無法突破風格。……

第三點，政治和技術是一致的，要在羣衆運動中來鍛練充實自己；

我們不要拋開政治生活，而去專修和提高所謂什麼技術，那是一種錯誤的方法，那將使我們無法去理解複雜的社會人生，而且技術也絕對不可能提高。……（畧）

要求得鍛練和充實，就要把自己勇敢的投入羣衆的運動中去，養成文藝工作者擅於觀察的習慣。譬如我們看到一張精彩的風景畫，會覺得真美麗極了，如果我們有着觀察的習慣，就會意識現實生活裏的景緻，要比畫片美麗過無數倍，這個道理用來觀察人生和社會，都是一樣的……（畧）

第四點，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許多書籍和理論教導我們，說創作的的方法，首先要找主題，或者根據一段故事；或者

先產生人物，還有的說可以根據一句話……我把這一套叫着是現實主義的舊的創作方法。

新的時代當然要產生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文藝……新現實主義的新創作方法就在這種政治條件之下產生。新現實主義的作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政治運動的發展趨向。

譬如將來擊敗日寇以後，軍隊要向大城市進軍，這是可以預見的，但是我們沒有去過敵佔區，怎樣來準備劇本等等創作呢？

新現實主義的新的創作方法，便告訴我們；敵佔區人民普遍的對國民黨存有幻想，因此就產生了創作的主题，和要爭取的主人翁。他應該有幾個兒子，壞的代表末落；好的指出青年一代的方向；他也可能有一個無主見和軟弱的女兒，代表一般舊的女性，必被時代所淘汰；一般溺愛不明的母親，結果必然是充滿痛苦，當然還會有許多人，例加需要堅決打擊的敗類；要孤立的民族意識模糊的份子等……（畧）

創作的原則和方向都成立了，至於結構和穿插得怎樣才合理、生動，那就要靠修養和平時蒐集的材料，來加以充實和發揮了，創作的原則雖然雷同，但是環境和人事條件的差別，却使作品不會成爲千篇一律的新八股；這就是新現實主義的新的創作方法，它的濼淵適合於一切創作的要求……

第五點，新現實主義的新典型的新定義；

典型是創作中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在這兒單獨的來談。

典型的定義，許多書上寫着是：「從幾十幾百個人裏，抽出他們最性格的階級特點、

習慣和言行……綜合成爲一個人。」現在我同樣的，把它稱做是舊典型的舊定義。

我在太行山工作時，曾經寫過一個小歌劇叫「送郎參軍」。當時正是大參軍運動的前夜；有人認爲我應付公事，但是我們演出了以後，各處的農村劇團都隨着上演了。

在大參軍運動中，到處都出現了妻子送郎參軍的熱烈事實。「妻」和「郎」的性格、特點，就像「送郎參軍」的劇本是根據他們來寫的一樣。

因此我發現了新典型的新定義：「是少數沒有出現的人與事，但却是時代所必然產生的，必須是創造的；是指導現實的；是推動時代的；是活生生地無數人最性格的階級特徵、習慣和言行、思想意識……綜合爲一。」

如果依照舊的創作方法，我們等待參軍運動展開，再從許多「妻」和「郎」的材料裏面，綜合特點創造典型，再編寫劇本，再進行排演，這個時候恐怕連第二個運動也都結束了，所以舊的典型，應當跟着舊的時代成爲過去。

最後談到音樂的階級性，和我演出歌劇的初步的經驗，我覺得要演好了歌劇，比演話劇更要有專門的技術，像歌喉和對聲樂、器樂、作曲的理解等等……」（畧）

我有條不紊的一口氣把意見說完，全場靜悄悄地，看看錶不知不覺的已過了四小時。

我還沒坐下，全場便報以長而熱烈的掌聲，情緒興奮激動不已。起初他們都以爲我不過是祇會演演戲吧了。做團長那是僥倖，憑着臉子主義，政治上一定落後的要死。我敢說幾乎延安所有的人，都用這個眼光在看我，但是現在這個觀點和印象不同了！甚至在座的黨中央大員也不例外，連最接近我的「魯藝」的人，也都驚訝不已。

各劇團的負責人擁過來，向我借發言提綱抄錄。女同志們則要我簽名留念，希望能夠

和我通信。張稼祥和丁玲過來親切的說：「小馮！我以為妳祇會演戲那麼好，這些體會都很深刻！對於新文藝運動理論上的貢獻很大，好得很！等會兒大會的記錄整理出來，妳帶回去補充一下，馬上交給我來付印，作為各宣傳部門和文藝工作者的學習手冊！」

我不但抬頭站起來，而且這一次文藝運動歷史性的文獻，震動了整個的延安，得到「文協」最高的金章榮譽獎，——圓形上面浮雕着高爾基和魯迅的頭，背面是日期、地點和我的名字。我像吐出在胸中積鬱了幾年的一口悶氣。

但是過了幾天，政治部並沒把記錄交來，手冊也沒付印，支部却要我根據呂梁山地委等的信件和報告，進行澈底的反省。

## 廿六 抗戰慘勝 苦難愈深

八月的陝北，天氣早晚已經很涼了。蘇聯和跟它訂有互不侵犯條約的日本突然宣戰，由西北利亞出兵，從我國東北開始攻擊，勢如破竹，捷報頻傳，人心大為振奮。

我們確信勝利真的不會遠了。對於蘇聯進攻締約國的背信棄義，因為對抗日戰爭有利，大家反而都覺得是十分應該的。雖然從來沒人講過，但是我們却幾乎都知道，英美為了利用德國消耗蘇聯，延遲了四、五年才開闢第二戰場，在希特勒崩潰之後，蘇聯也同樣的以各種理由和藉口，而遲遲地不肯動手，要使日寇和英美兩敗俱傷，直到美軍將登陸日寇本土，這才突然出兵，以極少的代價，取得巨大的收獲。

黨中央爲了配合當前的政治形勢，決定「魯藝」全院即刻分組出發，到郊區四鄉去進行羣衆宣傳工作，大家早出晚歸，興奮得連午飯都不回來吃。

這一天，我被分派到城南機場附近，中午溜到南市張淑貞家吃飯，走進院子，從窗口處未看到房裏的明兒，心裏便感覺有些不安。走進臥室時，看見奶媽在炕邊滿臉愁容，張淑貞端着藥壺隨後走進來，果然是明兒病了。

明兒躺在炕上，我撫了一下他的前額，熱度不算太高，兩片面頰却燒得通紅，身上汗水濕淋淋地，掀開被子看時，他身上穿着絨布內衣、兩件毛絨衫、大小棉襖再加棉被，我相信是給他穿得太多了，而且門窗緊閉，空氣污濁。遂說服張淑貞，勿替明兒穿得太多和吃得太飽，一面替他換上乾爽的內衣褲，祇在毛衫外面罩一件夾衣，把窗上的通風捲起來，又餵了他些薏米糖水，一會兒，熱度果然退下去，精神立刻便活躍起來。

這幾年來，我的生命無時無刻不陷在深深地鬱悵之中，祇有吻抱明兒的時候，心靈上才感到一種完全沒有憂鬱的快樂，明兒似乎也知道，我用全部的愛在愛他，張淑貞和奶媽都很愛他，而且時刻都在愛他，但是却習慣吻他，她們僅是一種責任，不像我的愛簡直是狂熱的；是經過隔離和盼念才能獲得的。

張淑貞和奶媽談笑着明兒的頑皮可愛，說他一眼看不到就會闖禍，他已經能夠躡着門後的橫木爬上炕去。爲了試驗一下，我把帶來的花生分成了六堆，其中一堆多些，一堆少些，讓明兒來挑，他似乎看都沒看，伸手便抓那堆多的，把他的小手拉向那堆少的，他怎樣也不肯，惹得大家笑個不停。

飯後，明兒吵着要我抱到院子裏去玩，我認爲讓他到處跑跑，活動一下，小病也就好了，不料轉臉和奶媽說話時，一眼沒看到，他小手裏竟抓着一隻生猛的蝴蝶，我急忙用吻把蝴蝶換下來，淑貞替他洗着手，大家都覺得奇怪，他還不到三歲，竟能捉住飛着的蝴蝶！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我抱着明兒用口餵他吃了大半個梨，陪着他說笑和玩一會，在輕拍着入睡之後，這才走出門去，剛到大街，迎面馳來一匹駿馬，在我跟前突然勒住，馬上的警衛員滿頭大汗，異常興奮的叫着：「馮主任！日本投降啦！無條件的向盟國投降啦！」

我一時記不起這是誰的警衛員？正在愣着，他說完了便揚鞭飛馳而去，引起了途人的佇望和猜測。我站在路邊，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本投降了？而且是無條件投降！這會是不可能的嗎？因爲最近日寇正在醞釀進攻邊區呢，但是警衛員的神情又不像假的，這究竟不是一般的消息，我懷疑的折回「魯藝」去，在院部外面遇見王佩苓和吳艷冰等，問她們，大家也都不知道。

當我由分隊走過院部，欲到南市繼續午後宣傳時，丁夢綺站在門外，質問我從哪兒聽來的日本投降？傳播這個謠言的用意何在？是誰告訴我的？要我交出這個人來！不然便要

我來負責造謠的責任。丁夢綺說話時氣勢洶洶，好像和我不知有多大冤仇似的。

我正在想那個警衛員是誰？丁夢綺以爲我被抓住了痛腳，又不斷的把大帽子扣到我頭上來，指斥我造這樣淺薄的謠言，用意在製造混亂！表示我對抗戰勝利已經絕望，她一定要把件事提到政治上來追究，不能讓我再隨便下去！我不禁心裏一急，終於想起那個警衛

員，是去年底從棗園回「平劇院」之夜，江青派來護送我的兩個警衛員之一。

「我記起來了，丁主任！是毛主席的警衛員對我說的。」她愈氣忿我則愈加淡定。

「啊？妳還要狡辯！」丁夢綺氣得連嘴唇都白了，戟指着我咆哮：「妳是永遠到死都不肯承認錯誤的！妳拿毛主席來嚇我？我馬上就和妳到組織部去對證，這次我若搬不倒妳馮鳳鳴，我就不姓丁！我跟着妳姓馮？走！跟我到組織部去！」

看到丁夢綺對我發這樣大的脾氣，我反而覺得她可笑亦復可憐。正在這時候，周揚鞭着紅馬從路上奔來，興奮的喊着：「日本投降啦！日本無條件投降啦！……」

丁夢綺怒沖沖地不禁一楞，我却報復的說：「周院長！請您別造謠好不好？」

「是真的投降啦！」周揚已跳下馬來，抹了一把汗，高興得眉開眼笑的說：「我剛到政治部開會，接到的電訊！日本天皇親自宣佈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的！」

「丁主任！還要去組織部嗎？」在周揚衝進院部之後，我便不卑不亢的反問着。

「雖然不是妳造謠，可是這種消息，妳不報告院部而隨便亂說，這同樣是錯誤的！」丁夢綺最後申斥我一句，似乎要看着我走開才肯消氣。

「丁主任！」但是我却仍然嘔氣的說：「如果我直接報告院部，妳不是又要說我超越組織嗎？我向分隊長王佩苓報告，怎麼能算隨便亂說？怎麼能是錯誤呢？」

「我說妳錯誤，妳就是錯誤！我沒時間跟妳多說！」丁夢綺氣極了，說完掉頭而去。當同志們集合在操場上，聽到周揚報告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之後，大家都萬分意外的愕然着，隨後每一顆心都像是從被囚禁了八年暗無天日的地獄裏，一步便跨上了天堂，



情緒又高漲到抗戰爆發時的程度，不！應該說還要高得多，因為大家多受了八年的苦難和折磨。雖然日本帝國主義不是被我們打敗的，可是它終於失敗了！

大家在精神上獲得了這一點慰藉之後，好像八年來全部的血汗和悲痛，都已經獲得了補償，因此，所有的人幾乎都陷於狂歡之中。我却極力的壓抑着內心的歡慰，在窩洞沒人的時候，無聲的把嘴角翹了幾次，立刻又用謹慎把愉快的情緒壓入心底，用最痛苦的回憶，來清醒自己的頭腦，最後獨自到河邊去，望着遙遠的山路，唱着最能發洩我胸中苦悶的世界名曲「茫茫的西伯利亞」；

「茫茫的西伯利亞，是俄羅斯受難者的墳！

多少英雄的戰士，被消磨在這萬里的途程！

刺刀是那樣無情，鞭子又抽得緊，

每個人的身上，是一片片的血痕和淚痕！

誰做我們的伴，是天邊的白樺林；

誰送我們的行，是東流的河水聲！」

這時附近傳來一片和聲，是陳美芸、呂笑嫣、張醒芳等接唱着走來；

「難友們！不要呻吟，

我們得把牙關咬緊，又粗又長的鐵鍊，把我們捆成一條心！

我們向着黎明前進！我們向着黎明前進！」

隨着裊裊欲逝的歌聲，大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在「魯藝」的女同志中，祇有這少數

的幾個人，命運和遭遇雷同，在這狂風暴雨的時代中，能極力的保持着冷靜，大家心裏都懷着各人的遠憂，知道隨着狂歡而來的，必然又是一番痛苦的「整風」和「反省」。

在我們這幾個不幸者之中，要以于蘭的悲痛更深！她每天都在恨自己還不快死，拒絕任何同情和援助，好像一切對她都望絕了。

雖然我在這樣的克制自己，但是我不否認，我的內心却浸沉在一種難以言喻的歡慰之中，因為毛主席說過：「勝利之後幹部地方化。」政策也明文的規定着：「二等殘廢可以復員。」因此我覺得希望真的不會很遠了。將來和陳鍾靈雙雙回到故鄉的田園，重晤闊別八年的母親和一切親人，啊！幾年來每天緊張的工作和學習，現在要做一場故鄉的夢；要回憶起母親和外婆慈愛的面龐，都已經非常困難了。

正當我們在山邊悲歌發洩的時候，有人却在歡笑乾杯；劉戀結婚了，院部各負責人和老同志們大吃一頓，「新人」祇有張溶和馬列靠攏上去了。傍晚劉戀抱着枕頭跑進另一個窰洞，婚禮即算告成。「新郎」不是別人，就是副團長趙毅敏。

聽到大家談論結婚，我幾乎失去自持的幻想着；今年我已經二十二歲啦！看着自己全身都像一棵熟透了的櫻桃，我須要結婚了！我也時常夢到和陳鍾靈結婚。

黃昏之後，大家都到各處狂歡去了，爲了逃避被捲入這一股狂流，同時心裏懸念明兒的發燒是否會重犯，便逕自到南市張淑貞家來，明兒正躺在炕上，聽見我的聲音，便生龍活虎一般怎樣也不肯入睡了。

張淑貞祇好起來點着燈，我摸摸明兒沒發燒，他身上祇穿着一件夾衫，窗上的通風也

開着，剛要叫他，不料明兒「媽媽！媽媽！」的連聲叫着撲到我懷裏。

我喜極的吻着他，和淑貞說笑着，見明兒毫無睡意，便教他唱「月亮亮我愛妳！」一面教他表演，直到他累了，抱起來講完小灰鼠的故事，再唱「催眠曲」哄着他入睡了很久，這才輕輕地放到炕上，把手裏的花布狗拿到一邊，免得翻身時墊住他的身體。和張淑貞談到日本投降以後的打算。……

午夜之前，回到「魯藝」，窑洞裏冷清清地祇我一個人，無法入睡，便找出「魯迅全集」來在燈下閱讀，聽着外邊不時傳來一片隱約的歡笑。不久，窑外響起一陣腳步聲，竟是張醒芳、沈潔雲、呂笑嫣、陳美芸、張淑芹幾個人，拿着水菓和肉餡找來了，她們要守着，回憶三年前那時的歡樂。讓我怎樣能拒絕她們呢？幾個人望着我，不作一聲的喝着悶酒，一會兒便都醉了，倒在炕上痛哭起來。呂笑嫣大罵了丁紹蘭，不想想如果不是我，她怎樣會到「魯藝」來，可是她竟忘恩負義的投降了張溶！

陳美芸流着淚水在問：「爲什麼革命裏，也有這樣多的黑暗與不合理呢？」

我替了丁紹蘭解釋，說她年紀輕，抵受不住環境中的壓力和痛苦，我本身也沒有能力幫助她解決黨籍等等問題，她有自由去選擇，但是我相信，現在她也不會愉快，我婉勸大家寬恕她，然後又把她們送回窑洞去休息。

離開山上的窑洞，夜涼如水，遙望城週的燈火，宛如仲夏河邊的流螢，幾處的崖下，都有歡笑聲傳來，我不想被人發覺，仍然繞着小路走去。

忽然聽到河邊琴聲鏗鏘，一片歡笑和歌聲；一片瞿火和擾攘，我正在探望，忽然前面

崖邊有人站起來問着：「誰呀？」

「是我！」對方的聲音很熟習，但却不是「魯藝」的人。

「小馮嗎？」原來是丁玲，我無法不上前寒暄幾句，却被拖向河邊走去，轉過崖角，在瞿火照耀下，我才看見延安較活躍的文化人，幾乎全部在場，艾青、蕭軍、柯仲平、何其芳、蕭三、呂冀、賀綠汀等等四、五十名，圍着一堆熊熊地柴火，面前擺滿了酒瓶、肉類、水菓等，原來他們正在舉行野火晚餐。

「啊！妳們看誰來啦？」丁玲在將走近衆人時，抓起我的手臂來叫着。

大家看見丁玲竟把我帶來，一時噓聲四起，鼓掌歡迎，紛紛讚揚丁玲神通廣大，在一致通過之下，我首先高歌一曲毛主席的『沁園春』，接着便羣起向我敬酒。

我向大家解釋，學聲樂不能喝酒，但是他們怎樣也不肯聽，反說今晚狂歡，百無禁忌。在被迫之下，我呷了一口高粱燒，立刻被燒得心慌意亂，臉熱如炙，掉頭便走，但是退到任何一角，都被推回當中去，他們都醉了，要在我身上儘情發洩。

何其芳、蕭三紅着臉站出來，對我表演起他們的朗誦天才，蕭軍更模仿古代武士求愛似的，到我面前一膝下跪，伸出雙臂來，要求我吻他，大家不禁歡笑如狂，爲防止我逃走，拉起手來把圈子緊縮到靠在一起，紛紛用手帕拭着嘴巴，伸長了脖子，等待一吻。

「節目繁多，小馮！如果妳不吻，可就別怪我們要吻妳啦！」艾青向我提出最後通牒，獲得全場贊同。

這時我心裏真有些急起來，但是又無法脫身，因此我便宣佈：「凡是要接吻的，首先

要守秩序，其次是要閉上眼睛，我吻到誰便從誰開始，誰若偷看便喪失被吻權！」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紛紛闔攏眼睛，我僞裝檢查，乘機走向丁玲，我知道她肋下最怕癢，便出其不意的猛搔一把，她尖叫着縮手閃躲，我跟着突圍而去。

回到審前，聽見王克強分隊一片琴瑟悠揚，正在合奏着「快樂進行曲」，拍和着辟啪的掌聲，我剛要回身，看見江濤和柳若鳳親暱的擁抱而來，同時向我招呼着：「鳳鳴！妳到哪兒去啦？大家派陳鍾靈去找了妳半天，快來吧！」

我剛要解釋，又被不由分說的挾持着，走進王分隊的審洞去。

審洞裏熱鬧極了，環壁燃了十數支臘燭，新學員們在伴奏着，有些在一旁敲着手掌，大家正在跳舞，張醒芳和王克強，黃昏和吳艷冰，陳金莉和田忠，張淑芹和剛從醫院回來的于金耀，沈潔雲和滄浪，歐亞和朱菲，胡坤英和陳鍾靈共七對，大家看見江濤和柳若鳳把我拖來，便停下舞步埋怨我；有的擁到桌邊去喝酒，吃餚肉，吸煙……

「小馮！」吳艷冰一旁叫着：「今天夜晚全世界的人都在狂歡，爲什麼不快活一下？」

「我——王佩苓和于蘭她們爲什麼不來？」我剝着柑子察看隊裏的其他同志。

「于蘭總支書找她談話去了！佩苓喘病又發啦！」張醒芳說着白柳若鳳一眼，因爲她

也早在七年以前便暗戀着江濤了。

王克強攬着張醒芳的腰肢，已喝得半醉的說：「得了吧！她們不參加我們的會，高的

我們攀不上，低的我們也不歡迎，同志們！吃一會就奏樂，跳一會再吃！不管明天怎樣，今晚慶祝日本投降，大家都要儘醉方休啊！」

大家齊聲歡呼着，不一會，樂隊開始奏起「水兵歌」來，他們八對成雙，祇有我一個人是單的，我不時瞥一眼陳鍾靈，看見胡坤英自從我進來，就神色忿然，一直抓住他不肯鬆手，直到一曲既終，大家交換舞伴時，她才無可奈何的走到一邊去。

我站起來走向「場中」，幾個男同志一齊伸過手來，我却向柳若鳳笑笑，投進了江濤的懷抱，跳舞的時候，我不時的注意着鍾靈，他緊皺着眉頭，好似滿腹心事。

舞曲重複，大家交換舞伴時，我兩眼盯着陳鍾靈，他微顯不安的走到我面前，拉起我的手來，把我攬抱在懷裏，當我接觸到他炙熱的手和面龐的時候，全身感到一陣酥軟，快樂達到極點，突然顫抖着失去支持的癱瘓過去。

當我甦醒過來時，發覺我是躺在陳鍾靈的懷抱裏，內心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舒適，不管週圍的人怎樣呼喚，我不願意使自己甦醒，我不能再看見他被胡坤英所擁抱。

「酒酒酒！快！」我閉着口也被灌了半杯，我怕再灌，便裝着呻吟一聲甦醒過來。

鍾靈謹慎的把我抱到炕上，問我覺得何處不適？我祇推說是身體不好，一時支持不住便倒了，大家停止跳舞，又開始吃喝。

鍾靈扶着我坐起來，我才發覺胡坤英和新同志已經走了，吳艷冰等在放肆的喝酒和吸煙，柳若鳳躺在江濤懷裏，兩人公開的在撫吻，陳金莉坐在門邊痛哭流涕，于金耀喘息着粗野的大罵：「現在來裝關他媽的心，介紹我入黨！八年以前嘛，我什麼也不懂，現在抗戰勝利啦，快閉上你媽的臭嘴吧！誰要是再來介紹我入黨，我把他媽×死！」

呂笑媽則在姿意的嘲笑，那些在延安抗戰八年，連一根鬼子毛也沒看過的人！

這個環境我覺得必須馬上離開了，遂對鍾靈表示精神已經恢復，並且故意讓他給胡坤英帶些水菓去，便招呼呂笑嫣和陳美芸等回去休息。

幾個人剛跨出窰門，突然女生宿舍裏傳來「砰砰！」的兩響鎗聲，夜晚聽來分外響亮，附近窰內和崖下的人都跑出來，大家猜想必定出了事，連酒都被驚醒了一半。

三宿舍的窗口黑茫茫地。裏面沒點燈，我愣在那兒片刻，突然想到于蘭，剛要奔過去，却被張醒芳等拖住，和大家一起走向前去。

「于蘭！于蘭！」走到門前我喊了兩聲，窰裏靜靜地。陳鍾靈推開虛掩的門，裏面黑得什麼也看不到，這時已有人去取來臘燭，燃點起來，便照見地上躺着一個人。我掙脫開她們，跑過去看時，果然是于蘭自殺了，鮮血正隨着微弱的喘息，透過胸口的夾衣湧出來，我俯身握起那軟而漸涼的纖手，忍痛的呼喚着：「于蘭！于蘭！」

但是她已經安祥而寧靜的停息了最後的呼吸。張淑芹等幾個人剛剛把我拖開，周揚、丁夢綺、趙毅敏等都忽忽地趕來了。

我躺在窰內的炕上，女同志們也都回來了，大家都沒睡，但是却沒一個人說話，我望着窗外烏雲隙中的孤月，平靜而僵木的回憶着于蘭的遭遇；從踏進「魯藝」見到她的那一天起，去太行山軍區患難與共，一九四二年回延安，直到離開我們，她始終不肯低頭，在太行山軍區她分担了我的痛苦，但是回到「魯藝」之後，眼看着她受盡折磨，內心深深感到負疚，如果當初不把她調回文工團，也許她不必受這樣多的罪，但是她却諒解我，認為到別處也許更壞過這兒，誰想到在勝利之後，她竟用自殺來結束了自己！

過了兩天，果然不出所料。接着而來的便是一連串的會議，我不能再落一個脆弱的罪名，便忍受着身心的苦重而去參加。丁夢綺痛斥狂歡者，說他們被勝利冲昏了頭腦，必須受到組織的處分，在行政上，也要普遍的進行痛切的「整風」「反省」。

院部把女三宿舍封閉，搜索了幾天，女同志的行李才被獲准搬出來。不管丁夢綺在追悼會上怎樣解釋，把于蘭說成一個負責任，從來不講求個人問題的好幹部！說她是失慎走火致死的，但是我却認定了她是被逼死的！

爲了擺脫回憶的痛苦，課外活動時間，我便到崖後邊去練聲，想把胸中的鬱結儘情的發洩。有一次，却發現劉少奇走過崖邊，看見我便站住了。我望望他表示一個禮貌，不料他劈頭就說：「妳又到這裏繁殖妳的個人主義來了！」

我回敬了他一個卑謙的沉默，希望讓他自己覺得無趣而走開。

「馮鳳鳴！」他生硬的叫着說：「妳、妳入黨幾年了？」

「七年啦。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入黨。」我回答着，看他沒有走開的跡象，便絞着腦汁來應付事態的變化。

「七年的黨員應該是一個老黨員啦！妳過去獨當一面的負責過黨的重要工作，妳進過高級黨校，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之下，經過長期的「整風」「學習」，妳有着良好的鬥爭歷史，可是妳對於本身的錯誤，始終都沒有很好的「反省」，妳把個人看得太重了，妳總是認爲黨虧待了妳，排斥了妳，我說錯了妳嗎？表面上的工夫妳做得很到家，但是內心裏却始終與組織對立着，各中央首長都願意誠懇的幫助妳，妳却緊閉着進步的大門，把接近



黨中央首長看做是可恥的！一個七年的老黨員，還存着這樣落後的封建意識，妳認為黨對妳不夠痛心嗎！」他嚴峻尖刻的望着我，一句接一句的逼問着、駁斥着。

「——我現在自卑感很重，哪兒也不敢去，從前，我幼稚無知——」我心裏被冤得幾乎要哭起來，結果連話也塞住了。

「妳不要在我跟前裝樣子，妳這是違心之論！妳還是老老實實地，不要再賣弄妳主觀的聰明吧！組織對妳十分了解，妳心裏另有一套！妳有愛人，爲什麼不向組織正式的提出來？」他的態度漸漸地使我覺察到，他平常的談話就是這樣冷酷，並不是對我申斥和苛責。連平日生活也毫無溫情可言，這才是布爾什維克修養的最高標準！

他的話使我想起，剛到延安時即遭不幸的楊再興，便謹慎的說：「這件事情，起源於去太行山慰問，因爲我負傷掉隊的時候，遇見了陳鍾靈，他找担架把我抬回去，我承認當時很感激他，他竟自作多情亂說我愛他，真想不到他會這樣，難道說感激一個人，就一定要嫁給他嗎？在這五年裏，我和他分開了兩年多，相信事久自明，我這是最坦白——」

他不耐的截住我問：「那麼妳說，現在妳到底在愛誰？」

「我沒有，我這麼落後，也沒人敢愛我，我也不敢愛別人！」我繞到問題的側面，窺視他的用意。

「哼！『魯藝』愛妳的人很多，外邊也不少。妳呢？總是腳踏幾隻船，弄得許多同志長年的工作不安心，妳自己也鑽到牛頭角尖裏！這些瑣事，妳找江青和蔡暢同志，她們會不幫助妳嗎？」說到這兒他更明顯的表示了：「我告訴你，今年妳不提出對象來，爲了妳

的前途，組織有責任替妳解決婚姻問題！」

我沉默的跟着他走向「魯藝」去，同時低着頭在想；爲了我？何必費這麼多的心機，說得這麼冠冕堂皇？乾脆一句：「小馮到棗園去！」這多直截了當！

「妳答應了就不不得反悔！」他結論似的總括了一句，不給我還價的機會，便緊接着追問：「妳看了于蘭的遺書，爲什麼不交給組織？」

「于蘭的遺書？」我望着他緩慢了脚步，意外的說：「我根本沒見過，當時有許多人

在跟前，如果有什麼遺書，大家都會看見，請你調查，我、我沒見過遺書。」

他兩眼一瞬不轉的直盯着我，沉吟了片刻說：「嗯！黨相信妳，馮鳳鳴！妳不要胡塗，想一想如果沒有黨和毛主席，妳能有今天嗎？妳具備着良好的條件，形勢也有很好的機會，黨願意培養一批新人，給他們以國際的地位，來担负新的重任，但是先決條件，是要你們和黨一條心，妳肯放棄妳封建的落後意識嗎？妳肯去找江青她們幫助妳嗎？」

「我儘力克服自卑感，祇要不妨碍工作，不給黨造成影響，我希望——」我低下頭去走着，對於政治權術的懷疑，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也領悟到「文藝工作者手冊」，爲什麼沒付印。

「組織信念在妳腦子裏，回去考慮一下吧！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坦率的告訴妳，今天黨就是要妳爲事業、爲人民的利益而犧牲，難道說妳沒有共產黨員這種優越的品質嗎？黨希望它的每一個黨員，都能夠有着高度的自覺，以能担当重任！自覺就沒有痛苦，我對妳已經做了最後的忠告！（畧）……」

回到「魯藝」，劉少奇到院部去。全院同志走北路到桃林聽報告去了。我踏入審門，趙毅敏和張裕正在搜查我的背包，被我撞見有些老羞成怒。我反而磊落的站到窗前，若無其事的梳梳頭走出審去。

在去桃林的路上，我想着劉少奇的「忠告」，不禁全身陣陣地顫慄，尤其是想到和鍾靈的關係，更不禁徬徨起來；爲了鍾靈的安全，我在他面前說得這樣決絕，將來要求結婚時，怎樣自圓其說呢？今生不管到哪兒工作，祇要結婚就得經過黨中央，劉少奇會批准嗎？這樣想來，唯一的路子就是復員。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復員上去。

趕到桃林，會場正在休息，一眼便看到余教授，他清瘦了許多，已經知道了我在聯歡會上的激言，不禁極力稱讚，又談到主演「白毛女」的成就。我却把這一切都歸功於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趁着無人注意便說：「余教授！現在日寇已經投降啦，你可以告訴我們一點未來的遠景嗎？」

「一切都往最壞的地方想，作最好的準備。妳有什麼打算嗎？」他含蓄的暗示着，反口却來問我。

「還沒有呢！不過我們早也預料到日本是一定要失敗的啦！」

「唔？如果能在一九四〇年以前預料得到，那就可觀了！爲什麼？因爲如果沒有盟國，中國可能永遠也打不敗日本。妳不必驚奇，由於日本是一個海軍國家，即使幾十年以後，被我們趕出大陸，它仍然能夠在一萬公里的沿海，隨時登陸。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

妳想怎麼辦？所以我說妳預見的價值在這裏！」

我的認識範圍和眼光實在太狹窄，從未料到這樣遠的大事。我們正在談着，蕭軍走過來，說他和陳波兒等要到東北去，特向大家辭行，希望我多多珍重！

剛回到「魯藝」隊前，江青來了。我向她致謝送給我的物品。她對我關懷備至，問我還需要什麼？她的親切使我猜不出其中深奧的含意，結果祇有往壞處想了。

毛主席接着報告了；他說日本投降，全是由於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紅軍的強大！把老大哥形容成天兵天將，舉足輕重，出兵七天解決世界問題！指出勝利以後，有一批人沖昏了頭腦，溫情右傾思想上升。他號召全黨全軍，迅速作民族鬥爭轉為階級鬥爭的思想準備；全面的清算享樂腐化的右傾思想，準備迎接新的任務！（畧）

事關之夜的聲音，在我耳邊嗶叫着，直到散會我沒抬過頭。消息越封鎖便傳得越加神秘，大家都在談論美國在廣島投下的原子彈，新同志們一口咬定日本敗於強大的紅軍，老同志們却預感到，恐怕不久便要 and 美國人拼命了！

勝利在各解放區也掀起了空前的熱潮，黨中央乘機提出口號：「大參軍！到大城市去！」「建軍四百萬準備接收全中國！……」

「魯藝」增加了兩千多名新血。周揚認為有希望的不過兩、三名，一個是十七歲的青年蕭光明；一個是十六歲的少女向明。她們是老解放區，完全由共產黨培養起來的第三代，眼睛裏閃爍着一種單純的熱情；一種淺薄的稗氣，但是卻滿口大道理，一肚子死教條，除了共產黨以外，什麼都不信服的一種蠻橫神態。好像連天空的太陽都是她（他）們的。從她們身上，彷彿看到八年前，由海外跑回祖國那時候的我了。

日子越痛苦，就越加覺得時間緩慢難熬，在勝利之後的這一段「整風」「清算」期間，我心裏雖然想見明兒，但是行動却份外謹慎，強忍着渴念的痛苦，以免得引起別人的懷疑，而造成更甚的痛苦，好容易盼到月底，便趁着去衛生部領取殘廢金而來到南市。

當我踏進街門，看見明兒正扶着窗台在屋內玩花布狗，我的心情不禁豁然開朗，這時明兒發現了我，也高興得跳躍着大叫起來：「啊！……」

「明兒！」我掀開布簾親切的叫着伸出雙手來。

「媽媽！媽媽！」明兒抓着花布狗呵呵地笑着，急忙向我跑來，我緊緊地把她抱到懷裏，叫着、吻着。明兒也雙臂緊抱住我，連奶媽和張淑貞也不肯跟了。

這情形更使張淑貞喜不自勝，她說起自從明兒學會了叫媽媽，她和奶媽不管怎樣教，他也不肯再叫，可是今天看到我，隔了這麼多天却還記得！奶媽眼裏的神氣，好像她的懷疑可得到證實了，她早就疑心明兒是我生的，張淑貞祇不過是代養罷了。因為奶媽將要滿期，我也不想去解釋，祇是仔細的注視着明兒，他又長大了一些，令人越看越覺得可愛，越抱越不捨得放開，守着明兒，不知不覺的便忘却了心靈上的一切痛苦，但是在離開之後，不禁立刻又憂心着黨替我解決婚姻的問題，劉少奇是說到做到的，他一旦決定了，我祇能絕對服從，不管將我嫁給誰。

如果現在我到棗園去，什麼「國際地位」和「文藝手冊」都可能如願以償，但是我已經去過一次，今生都不想再去了！我不能做出對不住鍾靈和我自己的事，可是不去又怎麼辦呢？我日夜的憂心如焚，終於被難倒了。

……當我一覺醒來時，覺得世界變了；我躺在鬆軟的厚墊牀上，臂彎全身疼痛，瘦削得一動也不能動。室內清靜爽潔，幾個醫生正在牀邊望着我。

不久，江青、蔡暢、康克清、浦安修、陳宗英等等幾個大員的愛人來了。醫生把我的嘴用紗布罩起來。他們輕輕地安慰了幾句便走了。

接着來的是宋毓秀、柳若鳳、呂笑嫣、陳美芸、張醒芳、張淑芹等，相見之下，大家都是兩眶淚水，無限的關懷。我是躺在醫院裏了，我想不到發生了什麼事情？從調養上看，似乎病勢很嚴重。醫院祇給我水喝，幾天之後才能餵點稀米湯和薄粥，這時，我全身氣力罄盡，連牙齒似乎都不會咬嚼了，每天仍然須要打針，經過一個多月慎重的調養，在室內可以練習走動了。我問醫生發生了什麼事？她們祇說我病了。

有一天江青來了，帶來許多吃的和用的，她說我得了一種酣睡病，飲食停頓，日夜不醒的足足睡了廿七天，全靠注射葡萄糖，和各種維他命藥針，否則早就睡死了。

隨後余教授來了，我像看見親人似的痛哭失聲。憂鬱的心事被他猜中了，他解釋的說：「……妳還是一個小孩子，這些擔心其實都是不必要的，如果你不自願，組織強迫也是無益的，來日方長，組織有方法會使妳自願的！……江青對妳的態度，更無須憂慮，江青很聰明，她知道賀子珍等失敗的原因，爲了本身，她待妳好這是最上策的辦法，妳會想得通這些複雜關係的。……」

經過余教授的指點和冷靜地思考，精神才逐漸的穩定下來。過了一九四六年果然沒「事」，我的一顆心才漸漸地放下去。

在休養期間，生活頗不寂寞，余教授是常客之一。他把我帶到隔鄰的窑洞去，介紹給晉、綏邊區的創始人關向應政委，我們在晉西聯合公演的晚會上，曾經握過手。他患腸胃病，住在這兒五年了。現在手臉腫脹，據說肺也爛了。窑裏堆滿了書，「三國誌」和「列國誌」及「古文」「四書註釋」等，還有托爾斯太、屠格涅夫、辛克萊等的名著，古今中外，洋洋大觀。他和余教授勸我不妨看看，多了解一些人類的過去。關向應和余教授一樣的談吐風趣，無所不知。而且也是態度親切，和藹可人。

有一次，任弼時領着二女兒遠征和余教授，及靠攏的晉西北行署主任續範亭來了，幾個人談論着國民黨崩潰的日子；估計到南北韓及越南的爆發戰爭；史大林死後混亂的政治局面……由國際未來，談到邊區目前「平劇院」沒有女主角而演出「獨木關」！

「好戲！」關向應咳了一聲，突然讚歎起來，他說：「獨木關」諷刺的好！飛鳥盡良弓藏，兔死狗烹！別人流血汗，功勞是他們的！」

有一天，關向應忽然問我：「馮鳳鳴！妳參加革命的目的是爲了什麼？」

「真正的爲人民和爲自己作事！」我想這樣說該是實際的啦。

「不要說名詞，實際的說是爲了做官！妳知道什麼是官嗎？」他見我答不出，便幽默的說：「官者入則美女酒肉，出則車馬隨從，堂上一呼百諾，行人側目而視，佇足而立！

歌功頌德三呼萬歲，是爲官也！」

我好像感覺到他們內心都有着極重的痛苦，但是因爲涵養深邃，使我無法進一步看出任何端倪。數月來，我讀了幾百冊書，不間斷的從各方面去請教他們，因此使我在見識上

得到極大的收穫；使我知道許多共產黨以外的世界！

我的健康已經恢復了，臉頰又像一朵盛開的牡丹，我屢次要求出院，直到四月底，院方才答應予以考慮。

因為這樣久未看見明兒，內心渴念不已，這種想念牽魂動魄，與日俱深，我開始覺得，這不僅是年齡和女人天性的關係，我也開始體會到一點母親是在怎樣的懸念我！

在出院的前幾天，我藉詞練習走路，去衛生部領取了幾個月的殘廢金，路上替明兒買了幾件衣服、一頂織的花帽，和一個花綫纏的小球，然後來到南市。

一路上，我在想着明兒甜蜜的笑容，他一定又長大了，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幸福和慰藉，當我踏進大門時，看見明兒在院子裏，牽着那隻已經破爛不堪的花布狗在玩，果然他已經可以活動得很穩了。

「明兒！」我拿着綫球欣喜已極的叫着。

明兒回過頭來看到了我，突然張着兩手向我哭叫起來：「媽媽！媽媽！……」

我急忙奔上去，俯身把他抱到懷裏吻着，他也緊抓住我不放，左手仍然牽着花布狗，我把綫球放到他右手裏。張淑貞聽見我的聲音，拿着一個小鍋，出現在後厨門處，不知爲什麼竟顯得神情憔悴，臉頰凹陷，不禁使我暗吃了一驚。

「大嫂！我病了幾個月，妳怎麼也不舒服嗎？」我拭着淚水，說着來到西間，放下衣服，和明兒坐到炕上，聽張淑貞述說，因爲我一個月沒來，她會到「魯藝」去打聽，才知道我進了醫院！她無法去探望，奶媽又走了，明兒日夜的吵着要我，不料近來她的奶瘡又



復發了，明兒不能一時沒人照顧，真使她不知怎樣才好！

我接過她燙熱的羊奶，用口哺餵明兒，把數月的殘廢金全數交給淑貞，勸她不可忽畧自己的健康，快去看醫生吃些補品。

在出院的前一天，我來南市看明兒，同時看了張淑貞紅腫堅硬的乳瘡，顯然的病勢很不輕，她却迷信土方，塗了些污泥和鍋灰，因此我再催她快到邊區醫院去看醫生。

「唉！馮同志！」誰知她竟長歎一聲說：「這兩年來，明兒和我用了妳多少錢！幸好明兒誰看見都喜歡！可是鄰居們却都說，他不是我的孩子！唉！這一次奶瘡，又犯了，一天厲害過一天，看來我是沒有做他娘的命呢！」

我婉言安慰她，不要理會外人的閒話，珍重身體要緊，千萬不可再遲誤治療，同時要她找出媽來幫忙，正說話曲媽抱着一個女嬰來了，原來她接到張淑貞的信時，已經受聘在地委一個幹部的家裏幫忙，祇好答應替淑貞另請一個合適的。我抱過女嬰去，讓曲媽整理一下房間，不料明兒也撲到我懷裏，用力的扒着女嬰，我祇好放下女嬰，講了一個「小螞蟻」的故事，看他表演「月亮亮我愛妳」，唱了兩隻民歌，直到睡熟，才從他那隻小手裏，把破爛的花布狗拿開，帶回去要再給他做一套新裝。

不料在我「出院」院要向關政委辭行時，他突然的停止歡笑，與世長辭了！他的死引起我新的感觸，不久續範亭也死去！

回到「魯藝」，呂笑嫣忙着替我剪髮，大家問詢紛紛。我把病情說得沒什麼。雖然住院後期我整天的學習時事，可是現在支部仍然要我作補充學習，以能跟上時代的發展。

這半年來的國內形勢和思想各方面，的確都有了很大的變化；軍調小組、政協會議、聯合政府……起初大家都寄托予衷心的期望，老同志們都深信，祇要和平實現，蔣介石的政府便會更快的崩潰，但是漸漸地夢都醒了，在毛主席時事報告的記錄上，我看到其原因；他說……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勾結，利用和談的空間，在全國調動和部署兵力，準備大打。因此共產黨一面要向全世界呼籲和平；一面被迫的要積極的做堅決自衛的準備，因此必須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後盾，那樣才會有「和好」談」。

我沒看見國民黨在怎樣做動員，不過可以預料，大概也在高呼和平，說他們是純粹為國家而「被迫」的，這就是雙方「和平」的誠意。因此在三人小組和馬歇爾來延安視察時，大家都說間諜來了。留守兵團在前方的大炮，一夜間便藏到四十里之外的窖洞裏。巡視小組前邊走，後邊便把大炮拖回陣地裏去。

那些對勝利存在幻想的人，失望灰心透了，情緒低落得比慘勝以前更甚。我那「復員」和「地方化」的夢也已支離破碎，但是我又像多數人一樣，再去期望另一個夢，幻想着它總有一個會實現的吧？

接着而來的是「學習」和「土地改革」。這個運動立刻激動了大多數消沉了的心，我更感到難以言喻的欣慰，因為我家裏有三口人，在鄉下祇有二畝薄地，政策規定每人四畝，我們應該再分得十畝中地。姐姐出嫁可以在婆家領，我的四畝出嫁以後可以帶走，照顧軍屬，我家裏無勞動力，應該分得近地和園地，特別是園，這是我與母親盼了一輩子的希望。爸爸勞碌一生，買不起一分園，想不到這個志願竟讓我實現了！媽的犧牲是值得

的，祇有這樣，才能使媽九年來爲我所忍受的一切苦難，稍微的得到一點慰藉。

不料呂笑媽却慘笑的說：「嘻嘻！不過當老百姓也同樣可以分到園地的呢！我們幹這幾年的革命，可真是未免太冤枉了！我家裏不說了，我們所走過的村莊，除了報紙上的宣傳和做作以外，哪兒有拿着軍屬當人待的？分地？少逼幾個神經病就好了！」

「唉！」張淑芹拿着家信頭疼的說：「都是這樣的嗎？我母親也瘋了！最近來信說地被沒收了，全家都討飯吃，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家裏對地方黨不滿呢？」

我相信這些多半都是事實，也明知道空想會帶來痛苦，但是我總覺得，故鄉可能會比她們那兒好一些。

這時候，民主同盟等中間人士飛來延安參觀。八月裏，毛主席又帶着江青等到重慶去談判。大概雙方的軍事都已經佈置就緒，內戰便全面的爆發了。

隨着前方軍事上的失利，延安便步入沉悶的階段，雖然經過六年多的「整風」「反省」；經過一年多「階級鬥爭」的思想準備，但是却仍然產生了普遍和嚴重的混亂。黨，政、軍、民到處都在鬧右傾情緒；到處都在鬧復員、地位、待遇、享受、結婚等等「個人」問題。從普通幹部蔓延到中上層。

同時最大的問題，是大家對政策和黨中央的訓示，都像對待史太林「一年打敗德國，

兩年打敗日本」的兩大口號一樣，看成是政治謊言，都沒有人再肯去聽信了。

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每一個人不祇是行動在黨的掌握之中，即是思維意識活動，也被黨絕對的控制着。那種無微不至的深度，是生活在鐵幕以外的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

的。總之，不管下邊產生了什麼「傾向」和「偏差」，黨中央必有一套辦法，差不多都能預見的提出來防止，所以這一次「混亂」也毫不例外的，受到殘酷的「清算」。

「右傾」「悲觀」的風氣，受到了壓抑，更頑強的發展為普遍的「情緒對抗」；所有的人，工作作風都慢條斯理的，一天的工作，說不定幾天也完不成，誰也不肯費力氣去突擊，大家還用「細膩」「慎重」等等，作為政治上的理由。這是在「整風」以前所不會的。在工作最迫切需要的時候，稍一突擊，立刻便病倒，乾脆抬到醫院休養去了。

## 廿七 空前絕後的「評定等級」

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黨中央針對着普遍的「情緒對抗」，立刻又對症下藥，頒佈了「評定等級」。利用大家的「右傾」心理，來打一針麻醉劑，給大家精神上一個期望；一個自我陶醉的遠景。這一套「以毒攻毒」的策畧，是中國共產黨最特長的手法。

「評定」的開始，當然和一切運動大同小異，政治動員仍然由毛主席在中央大禮堂的幹部大會上進行，祇是到會的人數空前擠擁，情緒也異常高漲，毛主席更是興緻勃勃地談笑風生，他說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形勢提出新的問題來，那就是「評定等級」。

他指出因為戰爭時間的漫長和物質條件的困苦，產生了疲乏、厭倦。和毫無根據的「右傾」「悲觀」情緒。

繼而談到進行「評定等級」的重大意義，以及如何達到「正規化」而接受新的政治形

勢。又指出「評定」的根據，是「德才資」，標準分爲三等九級，評定的辦法；首先由個人在小組會上，作澈底的「坦白」「反省」，根據個人的「德才資」，提出對自己擬定的「等級」來，然後由小組會討論，經全體通過，提交黨中央批准。

他更指出在「評定」中，可能產生的左右偏向以及功利主義。最後警惕大家說：「同志們！『等級』是人民給予我們的！不要互相嫉妒、爭奪，誰想要爭權奪利的話，應當向階級敵人去爭奪！」

報告將結束，毛主席又附帶的提出，說有些人對斯大林同志「一年打敗德國，兩年打敗日本。」的兩大口號不滿，他說：「同志們！要知道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兩大口號，是努力的方向和奮鬥的口號！是要全世界人民向着這個目標努力，並不是你們所想像的，一年之內德國就敗了，兩年以內日本就垮台了，這是你們思想方法上的錯誤！」

同志們！你們不要忘記了，一九四一年是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一年，如果沒有斯大林同志的兩大口號，給予全人類精神上的鼓舞和希望，那麼當時困苦所造成的結果，那將是難以想像的！所以兩大口號，是史大林同志偉大天才底英明的創造！

同志們！如果你們一定要怨，那麼去怨恨英美帝國主義好了，他們遲遲地不肯開闢第二戰場，才使你們多受了幾年的痛苦！……」（畧）

共產黨人深信着一種哲學，他們的那一套「想法」和「作法」，不怕你不歡迎。他們在你耳邊和面前，「大言不慚」「理直氣壯」的說着、做着，一而再，再而三……他們相信在不覺之中，你必然受到薰陶，天長日久漸漸地你終於會受到改變。

像這一次毛主席的報告，包括了許多問題，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中聽了，最多也不過感覺到強調詞奪理，令人可笑而已，沒有人能清醒的覺察出其中的荒謬和錯誤。相反的，可在思想上多少還會解決一些問題呢？

毛主席報告以後，於是各部門再從黨內進行動員，行政上再學習一個月搞通思想。到「評定等級」正式開始，果然大多數同志都積極起來啦，他們忘記了眼前現實所遭受的困苦，而在「評定」中，互相斤斤較量，爭執不休。因為「等級」的後面，是地位和榮譽；是待遇和享受；是保健費、小鍋飯、結婚、馬匹等等，因此雖然差一絲半毫，也要堅決力爭到底！

多數男同志們都興奮自慰的說：「將來子孫們也都要以我們引以為榮啦！」

女同志們也當仁不讓的說：「是呀！革命除了為別人，多少也要為一點自己呢！」

至於我的內心却依然十分冷淡，因為那時候我正處在被排斥之中；因為我有復員思想；我要急流勇退，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我厭惡透了這種黑暗和充滿罪惡的政治生活！我認為「等級」和「民主檢查」等等一樣，又將是一些毫不兌現的空話。

院部的主要幹部首先「評定」結束，周揚是少將，趙毅敏和張溶等是上校。文工團團員最起碼的「底價」是中尉，新學員都算少尉。

不久，各分隊也陸續的「評定」出來了，劉戀、王佩苓、田忠、馬列、陳鍾靈、黃昏等是中校；王克強、張醒芳、江濤、吳艷冰、沈潔雲、歐亞、于金耀、胡坤英等是少校；呂笑嫣、張淑芹、綠萍、朱菲、連陳美芸和丁緞蘭都是上尉級。

從前的勤務員小崔也是少尉，我「評定」自己什麼呢？這個環境已經使我失去信心，我也不願和他們去爭奪，自取其辱，不「評定」自己當然是不成的，經過一番考慮，我決定「評」自己是少尉，把自己「評」低了總比自視太高，受他們污弄一番要好得多。

共產黨的一切政策和論據，從字義和表面上看，都頭頭是道，條條有理，真是無懈可擊，令人嘆服得五體投地。譬如黨中央明文規定；連級以上的幹部每年有兩個月的休養期，看起來對待幹部真是體貼備至，事實上你如果真的去休養，就會被黨內那些牛鬼蛇神們，看作是思想意識落後、不艱苦和沒有模範作用，那麼以後的麻煩就多了。

再如「評定等級」，要下級自行「評定」，經過羣衆討論，作爲上級批准的參攷，這種由下而上的方式，看起來是既「民主」而又「合理」，但是事實呢？我相信黨中央一定比誰都清楚，每一個人都有着兩層的屬性，除了表面上的進步性以外，還有着內心被壓制着的貪婪和自私；虛偽和狹隘；偏見和報復；權利和領袖慾等等罪惡的落後性。

在與個人利害衝突的時候，「整風」「整」得的修養就用得着了，他（她）們熟練的藉着「人民立場」和「黨的利益」！「誠懇坦白」與「和平正義」等等一切動聽的教條，來掩飾他（她）們內心最卑鄙污濁的落後性，這種內部假公濟私和陽奉陰違的情況，決不是在共產黨內混過三年五載的人，所能完全了解的。

在「評定」會議上，我很少「評」別人，會後我便繼續「魯迅全集」之後，研究世界文豪高爾基。有時藉詞縫補衣襪，便到南市去看望明兒。

一年來，我的心神大部份都寄託在明兒，和對這種學術的研究工作上，我想接受這些

我最敬仰的偉人們底豐富的生活經驗，從他們的作品中，多了解一些共產黨外邊的天地，以探討出政治生活痛苦的真正根源，同時，我也想知道高爾基對「聯共」的態度。

雖然「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書裏面，寫着高爾基對「聯共」有些「中學生式的」疑問，而被列寧所說服，但是這類「宣傳品文學」老同志們早就不發生興趣了。經過初步的研究，我獲得以下兩點意外的收穫：

(一)魯迅沒有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他筆下很少談到共產黨，這是不足為怪的。但是高爾基却活在「聯共」執政之下十七年，他幾乎從來都沒報導過「聯共」的德政，和共產黨帶給俄國人民的福利。

高爾基在遊歐時，對資本主義的弊病百般攻擊，但是從「列寧由奧地利寄給高爾基的十五封信」中，單從列寧方面的信裏，我看到高爾基對共產黨的態度，始終是分歧的。

(二)關於高爾基的下場，在「聯共黨史」和「蘇聯名人傳」中，都很少有記載——這些書可以相信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所編纂，但是從片斷的記載中，却得到了一個結論；即是高爾基受過共產黨最優渥的待遇，他却始終沒有接受共產黨為理想。

最後高爾基終於走出，另組中間的第三黨，到達突尼斯以後，不久就突然死去。

根據我對共產黨處理此種問題的經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謀殺的。

這些問題，引起我思想上極大的變化；我從幼年起，即深受高爾基的影響。我深深地崇拜着他；崇拜着一個被貧困、恥辱、黑暗和罪惡所踐踏的人，能夠完全依靠着個人的不屈，從苦難中站立起來！



高爾基的一生，指示着全世界一切受苦難的人，祇要奮鬥便有前途！像高爾基這樣的人，黨綱上寫得清清楚楚，這是黨的基本骨幹，他的出身和成份——幼年忍受的困苦也許比他更甚。正是迫切需要共產主義這樣的理想的，爲什麼他會拒絕參加共產黨，反而走出另組中間的第三黨呢？

像高爾基一生忍受了那麼多的苦難；像他有着那樣高深的修養和閱歷；像他對於世界和人生的觀察與理解那樣明確，對共產主義都不能接受，這個問題就很值得研究了。

當我對自己提出這些疑問的時候，腦中的「黨性」，也跟着提出：「共產主義却能迎合青年一代的心理呢！」我承認這是事實，但是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缺點是什麼呢？我爲他拼了九年命，從來沒機會想到這個問題；也沒人敢去想它，現在一但想到了，九年來身心所忍受抑壓的痛苦，便在腦中像爆炸似的響着；是極權暴政！是高壓恐怖！是消滅人性和消滅個性！是絕無自由！是黑暗不合理！是舊社會所有的一切黑暗和不合理，共產黨都有而且更甚！這樣的新社會對於人民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忽然我又轉念想到；現在是戰爭時期，爲了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應當採取最無情和最暴烈的手段，來對付反革命。「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中記載着；「高爾基對列寧批評共產黨太無情，列寧被狙擊負傷，便反問去看望他的高爾基：『對反革命要溫情還是要無情呢？』高爾基不語」。

對反革命無情，誰也不會反對。誰都知道，對敵人溫情，就是對自己無情。

可是我是反革命嗎？顧正紅、冼星海、蕭軍、王實味、王明、余教授等人都是反革命

嗎？廣大的勞苦農民們是反革命嗎？爲什麼要對黨員和人民實行極權統治呢？祇有暴政和極權才能集中力量嗎？祇有高壓和血腥才能使人民絕對擁護嗎？

共產主義既然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產物；既然爲世人理想的歸依，爲什麼要用刀鎗來強制人民服從呢？爲什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要用鐵幕關起來不敢公諸於世呢？是懼怕腐朽無能的資本主義破壞？還是不敢讓世人知道共產黨的眞象呢？不過謳功頌德的書籍，可五花八門的出版得比中國有史以來的書還要多呢！而共產黨以外書刊，除了被認爲絕對有利於「人民」，在這兒連書名也聽不到，共產黨以外的人事就更不用說了。而我們所看到的報紙，也全是新華社用「」括起來，斷章取意另加注釋的消息。

「黨性」和「人性」在我腦海中劇烈的搏鬥着，一會兒「黨性」又提出：「爲了戰敗強大的階級敵人，黨應當專制獨裁！共產主義祇要對多數人有利；祇要能給人類的將來帶來眞正的幸福，我應當捨棄個人的一切！」這個道理更令人口服心服，但是事實呢？從晉、冀、魯、豫邊區到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等八省，祇講親眼所看到的，除了上層極少數的統治者以外，千千萬萬地人民都痛苦難言，種種罪惡多得像污溝裏的穢泥！

至於說共產黨能給人類的未來造福，我覺得這個說法就好像說一個人，在目前他姦盜邪淫，無所不爲，口口聲聲還說他們將來必是人類的救星一樣，這是可能的嗎？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黨派的政綱，是規定着要奴役人民和賣國獨裁的，但是事實却往往和他們的主義完全相反，共產主義的理想確動聽極了，但是照共產黨的一套作法，人類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而那個「上天堂」的理想還在虛無渺茫之中。許多同志都說：「

等到共產主義社會實現那一天，恐怕人類也早就全被殺光了！」

按照一般人的希望來說；共產主義既然是人類的幸福，對人民更應當善和、慈愛，實行真正正地自由民主，那不是更會深得民心？在呂梁山掃蕩中，發生的那些民衆藉刀殺地方黨的慘事，不是可以避免了嗎？黨爲什麼偏偏不肯這樣做呢？看來在一九四〇年，以及後來蕭軍和王實味對於領袖野心和權力貪婪的分析，真是千真萬確的了。

最後，我回想起一九四〇年延安的大屠殺；翌年太行山區的屠鄉事件，想起一九四二年王實味在鬥爭會上，最後被細走時喊着：「綜合了人類史上所有統治者的黑暗與殘暴！……」從事實上說，所謂爲人民服務，完全是利用人民，爲少數極權統治者服務！高爾基不參加共產黨，淺顯的來說大概就是爲着這個問題了。

我接受「馬列主義」的教養，和頗爲克苦的學習，已逾越十年的時間，雖然不算很長，可也不能說是很短了，因此我已經初步的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思想；已經能夠比較熟練的，來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辯證的去觀察客觀的世界。

因爲我有了共產主義的「人生觀」，所以對於事物的觀察和判斷，在基本上是不會犯主觀和片面的錯誤了，同時，前面我所聯想的，都是從我自己十年來的身歷目覩；從我週圍所發生的事情之中來求證的，這許多由客觀事實而產生的疑問，經常在向我質詢，而且越來越多，終於使我無法去找出合理的答案來。

我歸納了一下這許多疑問，根本上的一個問題，便是爲什麼書本上共產主義的理論，都是那樣的冠冕堂皇；那樣的聳人聽聞，而所有做出來的事實，却又完全變成另外一回

事，理論和實際竟完全脫節呢？這個事實是普遍和一貫的，而不是偶然和局部的。

從前進、陳金莉、胡坤英、王亞男，于蘭等幾個典型，以及黨校的楊松、丁玲等所有「整」了八年「風」的同志，連我自己也在內，爲什麼會越努力，離開那些美麗的原則竟越遠呢？我把問題再歸納到根本上，首先便想到無產階級的立場，我開始覺得所謂那許多優越性，事實上却是一個空泛的、虛浮的、臆造的、強加上去的、完全不可能的。

就拿共產黨的領導來說——由上到下都是一樣，從我十年前參加「東江幹校」起，它所有表現的一切鬥爭，清算、控訴等等基本精神，都不是東方人所喜聞樂見的，好像恐怖的「托肅」事件；公審顧正紅，清算王實味，像那樣顛倒黑白、無賴撒野、說大話、無信無義、時時刻刻鬥爭清算別人，却不允許別人對它有絲毫的意見和批評，中國廣大貧苦的下層階級，並不是這樣的，連一無所有的乞丐都不屑如此，祇有最下作的匪徒，令人憎惡的潑婦和惡漢，流氓、地痞他（她）們的行徑才有些少相似，也許馬克斯和列寧認爲非以此種流氓政治爲手段，不能革命成功，那麼他們就忽畧了它的反效果了。

在經過黨將十年的教育和工作中，我看到貫串「馬列主義」思想的，但是却和東方民族精神傳統完全相反的「仇恨性」，這是由於一百年前，馬克斯在起草「共產主義」宣言時，正當社會經濟大恐慌，個人前途渺茫苦悶，每天又陷入三餐不繼，餓得頭昏眼花，呼天不應，求告無門，那種痛苦一切受過飢餓和不幸的人都不難想像，正像中國古時落魄的書生，十年寒窗，滿腹經論，却落得飢寒交迫走頭無路的情形一樣。

但是馬克斯透過飢餓冒火的眼睛，却祇看到同宗人類社會的醜惡和偽善，而忽畧了另

一方面的善良和人性，他認爲人類的本性是惡的，因此他恨透了這個世界；恨透了一切人，他要將它全部打碎、砸爛；要將所有的人類都毀滅！

我們也不難想像，馬克斯落魄在一百年前文化道德基礎薄弱的西方，由於這樣的社會條件和背景，而產生了這種以仇恨爲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

而中國古代無數落魄的文人，因爲有着孔、孟的儒家思想，其結果却走了另一條路，而去完整了優美而淳厚的東方的道德和傳統。

「馬列主義」思想如蝙蝠一樣的「靈活性」，是最便於造反和破壞，而且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因此被不滿現狀的智識份子所利用，而奉爲經典。由於社會的太不合理和太不公平，而又守舊、落後、腐爛、敗壞，因此在「馬列主義」的標榜之下，迅速的形成了一簇龐大的反抗陣營，這原不是不足爲奇的。

由於舊世界的霉爛，共產主義很快的便在各國繁殖起來，而且奪得了政權，這時就必須從造反破壞，而進入建設和安定。可是我們從抗日根據地的一切措施，和對廣大智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從這十年的效果上看，現在雖然是戰時，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來，「馬列主義」這種流氓政治的本身，就存在致命的矛盾；一方面它把鬥爭決定爲進步的因素，因此提倡、尋找、製造鬥爭資料以達目的，因而產生偏激的「愛則欲其生，惡則欲其死」的風氣；造成互相猜忌、仇恨、不信任；在黨的立場上說，祇有在這種恐怖、不斷的鬥爭中，人們才會忘記本身的事，社會才會進步。另一方面這種政治祇能利於製造鬥爭、破壞、紊亂、糾紛、戰爭和毀滅；這一套方法和手段，絕不能施行於治國和安定，它要永遠

都處在鬥爭、動盪和不安之中，否則它便不能存在。

中國數千來的孔、孟儒家思想，和「馬列主義」剛剛相反，看來它雖然古板、溫和，似乎被動無力，不利於爭奪和破壞，但是它却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美好的無可比擬的法寶。

即使在共產主義的理論上，也存在着致命的矛盾；對於土地和人口數倍於美帝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執政四十五年，人民為何永遠窮困的原因，起初我百思不解，這時我明白了，即使中共有一天控制了人口和土地更大的中國，不管統治多少年，人民将更加貧困，其原因則是，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祇有無產階級的窮人，才被認為是最好的，——即使撇開人民怠工反抗的因素不講。不論到什麼時代，都是越窮越好，生活改善，則會被認為將要變質，——因為生活決定意識形態。那就難免要被鬥爭，因此大家祇好永遠都做窮的無產階級，這就是一切共產黨集團，貧窮的心理因素之一。

想到這兒，忽然覺得環境恐怖起來，我的思想不是和黨已經水火不相容了嗎？在極端獨裁的共產黨統治之下，這是最不能容許的第一條，雖然我永遠反對舊社會。我不禁又想到，既然與黨的思想發生分歧，我可以要求退伍復員，但是我能夠要求退黨嗎？那我首先難免像王寶味一樣，要受宣誓中「最嚴厲的處分。」和「把黨的祕密從心中挖出來！」「整風」把我也「整」得進步了，一九四二年的方式我不會拿到一九四六年來用，我要更深入的去發掘事實，來證實以上思想的正確性。

我相信我沒有偏愛和成見；也沒有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衝突；更沒有和黨對立，黨的

理論是可以發展的，有前例可以證明；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學說，認爲「一個國家不能單獨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全世界工人階級一起暴動。」史太林把它發展了，證明共產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度裏實現。毛主席也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總之例子很多，我就是站在這樣一個尋求真理的立場上，不把自己看得過高，可也不對自己努力毫無信心。抱着像在一九四五年發掘文藝新理論一樣的態度，去發掘這個關係自己和整個民族前途的共產主義理想。

九年前，我從海外跑回祖國，就是爲了尋求理想，現在也未改變。

在「評定」期中，我經過幾番苦思深慮，恍惚在迷途中摸索了九年，豁然開朗的前邊出現了一綫途徑，突然覺得對政治從來都像今天這樣關切過，我覺悟到，過去所厭惡的祇是極權和腐敗的政治，對於真正能造福人類的政治，我還是願意爲它貢獻出一切的！

「新的信念」就這樣在我心裏樹立起來。我覺世界上祇有最無用的人，才會對於有關自己和全民族存亡前途的問題，存有卑怯的觀念。

這時我覺得心靈中，從未有過這樣的深澗和慰藉。九年來所流出的血汗；所忍受的一切苦痛和災難，似乎都已得到了真正的義意和最高的代價，我看到美麗的遠景在呼喚，得到精神上無限力量的支持，祇有在這樣神聖的使命面前，我的警惕性才能提到最高度，剛才所感受的恐怖減退了，同時我做了思想準備，即使將來爲了這個「新的信念」而犧牲，我也無愧於民族和自己！

現在我要更進一步從理論到實踐的真理中，從各方面去研究和證實，共產黨主義的理想究竟能否實現，廣大備受苦難的中國人民心目中所真正希求的又是什麼？

我結束了對高爾基的研究，奇怪着自己思想的演變，記得毛主席在「評定等級」的報告中曾說：「因為戰爭時間長環境苦，所以產生了厭倦和悲觀！」

現在我爲什麼却充滿了希望和勇氣呢？可見「時間長」和「環境苦」，僅僅是次要的，而政治上最主要的原因，却被抹煞了；被巧妙的歪曲了，那就是大家對極權政治社會制度的厭惡；那就是普遍的對共產主義空想喪失了信心和興趣。

有一天會後，到南市看望明兒回來，剛拿起了書本，吳艷冰、呂笑嫣和陳美芸、張醒芳、張淑芹、沈潔雲等幾個人尋來，談起柳若鳳幾次來信，要她們勸我一起去吃一頓。

柳若鳳從「八一五」來過以後，很久沒見了，老戰友們經過傷殘、病死、自殺、逃亡……剩下來的祇有殘缺不全的這幾個了，年前我在病危中，若鳳托人帶來很多東西，在禮貌上來說，我也須要去看望她。

董必武委員的窑洞，關在清涼山北角桃園風景區附近，環境壯觀幽靜，幾個人剛走到崖下，便聽到窑內傳來一陣撞扑和玻璃的破碎聲。

「你打！你打！你有鎗殺了我好啦！」是柳若鳳的哭叫聲。

「妳打算怎麼？妳說！妳太使我傷心啦！咳！」董老急促得嗆咳起來。

我回身要走，却被呂笑嫣和吳艷冰攔住，其他的幾個人便向我打着啞謎手式。

「哼！」董老憤憤地質問了：「……妳愛他沒有關係，祇要妳對組織提出來，我絕對讓妳嫁給他！」

「你把我糟蹋了，讓我去嫁人！」柳若鳳接着反駁過去。



「……我不過是看着妳年紀輕，處處容讓妳，我哪一點待妳不好？妳說！妳爲什麼要這樣做，這是黨所不容許的——」董老滔滔地說着，腳下發出踐踏破了玻璃的聲音。

「我願早死！我願早死！」柳若鳳不待說完便不顧一切的喊着放聲痛哭。

「……妳不要以爲我什麼也不知道，「八一五」妳跑到「魯藝」去酗酒，在許多人面前躺在他懷裏！」董老的聲調低沉下來。

「守着那麼多人我躺嗎？沒人的時候我才躺呢！你毀了我一生，我不過是讓你嘗一會兒睜眼烏龜！」柳若鳳煞住了哭聲，惡意的答覆着，

突然陳美芸扯我一把，幾個人不約而同的回頭看去，路上有人來了，大家欲退不能，祇得走上石階，張醒芳放開嗓子叫着：「若鳳！在不在呀！」

「醒芳嗎？進來呀！鳳鳴她們來了嗎？」柳若鳳改換了些口氣問着。幾個人應着走進審去，董老剛剛步出內間來，他氣得一付害了病似的雷公臉，麻沙着眼皮，強笑的和我們打着招呼，這時候兩個警衛員提着幾隻鷄，隨在我們身後走進來。

「若鳳近來身體總鬧病！審裏亂得很，小王！快打掃一下！鳳鳴！妳們隨便坐吧！我開會去！」董老招呼着挾起文件「活頁」便走了。

同時柳若鳳梳整着從內審裏走出來，她口唇蒼白，淚水汪汪地笑着，趕上來和我及張醒芳、吳艷冰擁抱，問我病後的身體，談及團裏「評定」的情況，挽留大家在這兒晚餐。

「對啦！若鳳！有什麼好吃的？快自願的貢獻出來吧！不然的話，我們便要代表人民來接收啦！」吳艷冰說着兩隻眼睛便向四處搜索。

「這兒有！剛帶回來的！」她說着便請大家進內室去；「小王！快走開！別打掃啦！你們喜歡哪樣隨便吃吧好啦！」

內進的桌上，堆滿了扁圓大小各式的罐頭，地上堆着火腿和竹籃等。小王最後掃除了地上的玻璃便走出去。大家選了幾罐雲腿，又開了些菠蘿和碎菓，吳艷冰嚼着輕鬆的說：「若鳳！我看老頭待妳，真比他親娘還要孝順得多呢！」

「他啊！別的可真是沒有一點好，不過我來了以後，從來沒吵過一次嘴，沒紅過一次臉，就是這一點算他的好處吧！」她避開大家的眼睛，說着便去猛開罐頭。

幾個人迅速的望了我一眼，又邊吃邊談笑起來。……

我一面吃，一面默默地在想着；在「魯藝」幾千人裏面，柳若鳳是一個心地善良，性情溫淑的少女，兩年來的結婚環境，把她完全改變了，她本來和江濤矢志相愛，不料在組織的壓力之下，竟嫁給一個做得她爺爺的老頭子，結果婚後第二天，便不堪痛苦而瘋狂了。離開神經病院之後，又不顧一切的和江濤打得火熱，把「政治生命」「黨性」和女性最低的羞恥心和自尊心，全部拋到九霄雲外。江濤也變得消極浪漫，爲了一個快死的老頭子，而葬送了兩個青年的前途！

柳若鳳的行爲，在一般人看來，都指責是她的錯誤，但是誰知道她「被毀了一生」的內心痛苦呢？她並不是前進之流的甘心墮落；她也並不是不可造就，爲什麼也逃不出這個悲慘的下場呢？

由柳若鳳想到宋毓秀和于蘭；想到邊區離婚大隊的幾千個瘋顛的女人；想到女子可悲

的命運，使我覺得我未婚是幸福的，而那些婦女解放的高調實在是諷刺！

柳若鳳發洩的把罐頭開滿了一桌，呂笑嫣仍像老鼠似的在各處搜索，這時候她拿着一個紙盒，一路分散；一面嚼咬着說：「每人兩個，維他命丸！補養、補養！」

「呀哈！」柳若鳳抬起頭來，突然失聲尖叫着大笑起來：「哈！……」

「又發神經病了吧？」大家看見她笑得厥了氣，不禁有些焦急起來。

「啊哈！……快！……快！……」她撲上來抓打着，笑得歪倒在牀上跌到地下去，笑到褲子都尿了，仍然止不住的笑。幾個人執住她，弄到炕去，喘息了一會，她才臉色乾白眼淚紛紛地說：「快！別吃！那、那是——調經丸啊哈！」

「啊呀！」大家聽了不禁狼狽萬狀，紛紛回身嘔吐着，用手挖擲着嘴裏的丸渣，叫苦不已的漱着口，有的去追打和咒鬧呂笑嫣。

我想起在太行山掃蕩中，有些幹部把毒瓦斯和油墨當罐頭，用刺刀戮開吃；把鞋油當藥膏擦。想不到我們也會把調經丸當維他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晚餐以後，柳若鳳看見大家要告別，不禁頹然淚下的說：「祇有在看到你們的這一陣，我的人才是在活着的；我的心才能暫時的忘却一切痛苦。」她執意的要送我們，把大家直送到「魯藝」門外，才一個人黯然而去。

「魯藝」的「評定等級」進行了三個月，大部份都已經完成，祇剩下少數幾個人。起初我畧自解嘲，以為或許這是黨給我充份的時間，讓我去做準備？最後各組全部「評定」完，祇剩下我一個人，黨內仍然在拖延着不肯「評定」，漸漸地使我覺察到他們另有居

心，但是我却不顧一切，仍然抱定初衷決不改變。

有一天夜晚，「評定」我的小組會終於舉行了，當我從頭到腳「坦白」「反省」一通，然後「評」自己是少尉階級的時候，全組同志不禁啞然，都瞪大了眼睛瞪着我。

趙毅敏認爲小組會都沒意見，便「自然」的提交到全院大會去「評定」。

我的估計得到證實了；這完全是一場預謀，「魯藝」的黨委會，要藉着「評定等級」的機會，有計劃的對我發動一次歷史性的總清算。

全院大會召開了。有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宣傳部長陸定一、副部長陳伯達、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委員吳玉章、秘書喬木等人參加。誰想表現前進和勇敢的對黨負責，便可以藉着提意見的機會，肆無忌憚的在政治來打擊我了。

九年來，我參加過許多次大會，看見過許多人被清算和鬥爭，今天終於臨到我被弄上大會來做典型開刀了。

會議雖然名義上是「評定等級」，但我不是阿Q的妹妹，我不想在這時還至死不悟。會場嚴肅的氣氛，足把政治生活鍛煉得淺薄的人嚇得半死。我開始感到的，僅是一陣難堪的羞辱，如果不是有了「新的信念」和可愛明兒，我會在會前的一分鐘，走上于蘭的路子。「恥辱感」過去了，修養的潛力支持着我冷靜下來。我默默地鼓勵着自己；事實上我早就和團員一樣了，「體面」和「尊嚴」，從「整風」的那一天起就完全喪失了，現在「評」自己是少尉，還擔心損失什麼呢？在鬥爭面前怯懦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正需要這樣一個機會，來發掘和求證我「新的信念」；來從羣衆的認識中真正的認識一下自

己；來考驗一下陳鍾靈對我愛情的真偽；來使我的頭腦更清醒一下。

大會首先由張溶再重複一次「評定」的「正確」意義，和大家應抱的態度。接着便宣佈開始發言了，但是會場上却異常的沉寂着。

我想這大概是耍攻擊我的人，怕發言太早過於暴露自己，一般的同志，則要看看領導上的風勢才敢駛舵。這時，投機份子就大有用場了，歐亞第一個站起來，眨着母豬眼，用手帕捏捏鼻子，鄭重的咳嗽兩聲鎮鎮情緒，客氣了幾句開場白，替自己鋪下後路；什麼意見是初步的啦！僅供參攷啦等，接着便揭開筆記簿：「……咳咳！我們知道，從八年以前，馮鳳鳴同志，踏進「魯藝」的那一天起，她仗着臉子白，討人喜歡，就專門走上層路線，造成「魯藝」一切壞風氣的開端，技術觀點政治落後！幾年以來，「魯藝」全體同志，蒙受着外界這種非常非常不名譽的批評，追究責任，馮鳳鳴！妳自己說！妳是不是「魯藝」的第一號罪魁？

馮鳳鳴「評」自己是少尉，我認爲連少尉也都還頗值得慎重的考慮，我的根據；馮鳳鳴參加革命以來，她是一貫的；完全有意的；明目張胆而無法無天的大犯錯誤！

到太行山去慰問，黨中央拍幾次電報調她回來，她對大家裝糊塗，竟敢抗拒命令不予理會；派她到「平劇院」去，她又嚴重的破壞了「魯藝」的信譽，造成「魯藝」和「平劇院」的不團結！她的胆子真是越來越大啦，到呂梁山去住醫院，在掃蕩中，她竟幫助敵人放火，燒光了一個千多戶人家的村莊；在「白毛女」演出座談會上，她標新立異發表謬論邪說，遺臭文藝界！咳咳！直到勝利以後，她更加「右傾」消極，賣老資格，鬧情緒，裝

病住醫院……犯了這樣一系列重大的錯誤，她仍然死要面子不肯「反省」，她企圖再到上級面前去撒嬌賣乖，來兩句甜言蜜語，不了了之，這種態度是完全要不得的。我的意見應當「評定」她做下士。」（畧）

歐亞還沒坐下，王克強一臉煞氣的站起來；他批評我在太行山軍區文工團身為團長，不負責任，害死林珍玉。說林培玉的叛變投敵，也完全是由於我的錯誤所造成的。不滿意我從高級黨校調回來「整風」以後，有能力不發揮；有意見不發表，眼看着工作毀了！特別指出，我把自己「評」得比勤務員還低，這樣傳出去，外界對「魯藝」將發生一種什麼印象？請我解釋用心何在？

接着新學員向明也憤慨的發言了；說她進了「魯藝」以後，對老同志都抱着很高的看法，特別是對我，聽說我當過文工團團長，可是她並沒看出我有什麼特殊來，如果要說有的話，那就是很少關心她，祇是一年到頭的看着書……（畧）

幾個繼續發言的，都是一般的意見。直到「民主檢查」大會時，在崖下被眾人痛打的馬列站起來，我不禁敏感到黨佈置的發言人，大概就是這個「中校」了。她板着鬥爭的鐵面孔，開始便氣喘喘地尖着嗓子說：「我首先要求大會原諒，我的情緒雖然經過儘量的壓制，但是却仍然有些激動！」

幾年以來，都在看到黨的利益遭受損害，我實在無法再忍耐下去了！今天我要從歷史上對馮鳳鳴同志，做一次澈底的清算，使馮鳳鳴同志能夠深刻的認清自己，以正確的「評定」出等級來。」

說到這兒，她展開發言提綱，吁了一口氣繼續說：「馮鳳鳴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從海外回國，在走投無路之下，參加了「東江幹校」，所以她的革命動機就是模糊的。」

到一九四〇年初，跟隨文工一團到太行山軍區去慰問，在掃蕩中，她曾因動搖逃亡企圖投敵，而被區黨委逮捕！……爲了滿足她個人虛榮的地位觀念，又拒絕黨中央的指示和訓令，而欺上瞞下的不肯回來。她留在太行山軍區文工團，實行感情拉攏宗派團結，和毫無原則的領導！在這兩年的時間裏，她一直和領導上在鬧對立，因此工作毫無任何建樹，這都是由於她的驕傲和一貫嚴重的自以爲是所造成的！

直到一九四二年，馮鳳鳴在太行山軍區又混不下去了，又以鬧情緒和工作不安心威脅上級，要求調回延安來，並且再度拒絕工作，爲了滿足她個人誇耀的虛榮，而要挾領導進入「高級黨校」受訓！

領導上爲了照顧華僑和女同志的關係，雖然她已經是一個有着幾年革命歷史的黨員，却仍然不得不給她以遷就，可是她更加得寸進尺，由「中央黨校」回到「魯藝」之後，又領導對抗「整風」，隱瞞階級成份，私改黨的鑑定書，同情「托匪」王實味，同情政治落後份子蕭軍！

到一九四三年，馮鳳鳴在一貫的陽奉陰違底掩飾之下，她的錯誤更得到驚人的發展，黨派她到「平劇研究院」去幫助工作，她竟然包庇錯誤，破壞了雙方領導上的關係，給黨造成了無法估計的損失！在去晉、綏邊區慰問時，到醫院裏休養，竟幫助敵人放火，燒燬了一個有千多戶人家的村莊，貪污一個半月的糧票和菜金。犯了一連串這樣嚴重的錯誤！

晉、綏邊區黨最高機關的來信，她也竟敢置之不理！

在「民主檢查」大會之後，馮鳳鳴的「右傾」消極思想更加嚴重，她把一個共產黨員優秀的水準，降低到連一個普通的羣衆都不如，竟然拒絕參加任何突擊工作！

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她的個人英雄主義真是達到登峯造極，革命的熱情可燃燒淨盡了，革命的偉大事業，對她已經失去了吸引和慰藉，對於男女問題却極有興趣，她和宋毓秀發生同性戀！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最優秀的品質！對同志拒絕關心，對自己不負責任！污辱了老同志這個光榮的稱號！變成了革命裏名符其實底十足的一個遊蕩份子！

我們把馮鳳鳴同志整個的歷史，聯繫起來看，證明她犯了極端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而且她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從來都拒絕「坦白」，死也不肯承認！對黨一貫的陽奉陰違，抱着兩條心，嚴重的與黨對抗！這就是馮鳳鳴同志的「德」「才」「資」！事實證明她的思想早已經蛻化變質了！

這些年以來，馮鳳鳴對革命和黨所造成的損害，真是比一個公開的敵人還要多得多，她的表現，已經早就無異於一個階級異己份子，我懷疑她不是從海外跑回來參加革命的，簡直是敵人派她打入革命陣營，用各種方法來腐蝕和破壞革命的！……」

馬列用最苛刻的字眼，在衆目睽睽之下，極盡一切歪曲的來打擊我，會場上氣氛肅穆。我坐在偏僻的一角，用顫抖的手將意見錄到筆記簿上。

我覺得這種會議，最低限度對醫治我的虛榮心有好處，我不時輕輕地疏通着胸中的悶氣，聽她繼續的指斥着；她說她遇到違反人民利益的事，她看不下去，她給我提了六年意



見，我却從來不肯接受，始終都不肯改正，因此她對環境悲觀不滿，常常發牢騷！

馬列這時竟越說越氣忿，她厲聲的提醒我；不要再做團長和副團長的夢啦！不要再自我陶醉啦！時代一去不返了！她挖苦我「評」自己少尉的動機是在污辱黨！

最後，她氣得用力的拋掉手裏的厚簿，怒氣沖沖地向我質問：「馮鳳鳴！妳受了黨八、九年的教育，妳看過黨無數的理論書籍，哪一條上寫着叫妳這樣的來對待革命？妳浪費了人民的血汗，却在做着反革命！妳難道無愧於良心嗎？人民就是餵一條狗，牠也知道看門守戶！妳却變成了一個厚顏無恥的冷血動物！聽了批評連一點反映都沒有！」

我彷彿被當頭痛擊了一棒，不禁忿怒的抬起頭來，直望着馬列，然後迅速的眨向會場一眼，發覺所有的眼睛，都緊張的在注視着我。陳鍾靈坐在斜對面，眼光中充滿着堅定和完全相信，我想到「新的信念」和可愛的明兒，遂又強抑的低下頭去。

馬列狂風暴雨似的結束了戰鬥。張溶幾次徵求發言，會場上的嘴巴都緘默着。

陳雲和周揚先後站起來，他們引用着毛、斯的教訓，指示我應該怎樣用一個共產黨員嚴格自我批評的精神，來接受大家意見的精神和實質，作為「評定」自己的參攷，最後說：「馮鳳鳴同志！現在妳作補充檢討吧！」

在全場肅穆的氣氛中；在幾千隻睜睜地目光之下，我平靜而悲抑的站起來，在這個「一字喪身」的關頭，老同志們差不多都經驗過，知道應該怎樣做。現在即使對方的意見完全莫須有，也變成絕對正確的。因為她們附合了黨當時清算我的目的。至於她們意見和態度上的錯誤，黨抓在手裏，在須要的時候，也都是清算她們的好資料。這些意見我能夠

點滴的接受，再加以深刻的檢討，我就會被認爲自我批評精神還好，如果否認一點，立刻便會被羣起圍攻，結果就難免更加不幸了。

如果我有一點「反映」呢？那麼鑑定書上，便要被填上「冲動」「脆弱」，「不堅定」，「失掉立場」等等更加嚴重的政治結論。

我看見多數同志的眼光中，都流露着一股神氣，好像認爲我一定要反駁，因爲我是「魯藝」著名的理論雄辯家，從來沒人能駁倒過我，何況馬列的攻擊人身和意見中錯漏百出！有些非黨員臉上的神氣，好像在等着欣賞黨員的這一場勾心鬥角的醜劇呢！

我的情緒在急劇的變化着；一會兒覺得，這些攻擊不能污蔑我真正的人格，倒可以激勵和鞭策我奮鬥，不論對方存心如何，嚴格的要求自己，總是我對自己一貫的主張。可是一會兒，不禁又心情黯然；流了九年血汗結果竟是如此！所有的出生入死傷殘哀榮，現在都變成了罪過！連平日放一個屁，今天都被指着是有意破壞革命！這些歪曲和捏造，不論如何總要使我失去一部份友誼！我又再次體驗到這個流氓政治的罪惡了！

「妳有什麼意見嗎？」張溶的催促聲驚醒了我。

我抑制着心頭的悲痛，我對黨和少數人有意見，對大家却同病相憐，我祇得向他們誠懇的說：「同志們的意見，都很正確，我——誠懇的全部接受。」

「主席！」馬列大叫一聲，驀然的站起來，聲色俱厲的說：「馮鳳鳴同志的態度，大家看得很清楚，她犯了這樣一系列嚴重的錯誤，竟想用輕鬆的幾個字就企圖混蒙過去！

馮鳳鳴！黨要妳更深刻的來做檢討啊！黨要妳澈底的「坦白」在「民主檢查」大會期

間，妳和誰發生過肉體關係？在太行山妳怎樣投敵未成？在呂梁山掃蕩的那一個月裏，妳到哪兒去了？在幾次分散遠離組織的時候，妳又幹了些什麼隱瞞黨的行動？這些年以來，在每一個時局的變化裏，妳那一套骯髒透頂的思想，在做着一些什麼樣的反黨活動？……妳不要在人所共知的問題上兜圈子，避重就輕，偽裝虛心！今天妳要把大家所不知道的問題；妳始終隱瞞着黨的錯誤勾當！那些罪惡！都澈底的坦白交待出來！

「主席！」胡坤英臉色蒼白豁然的站起來，顯得忿怒難忍，那種激動的神情，使我不禁捏一把汗。她咒詛似的說：「我認爲馬列同志提意見的態度，不像毛主席在大會報告中所說的：『從評定等級中，幫助一個同志認清自己！』而是在利用一個同志的錯誤，落井下石；而是在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我同意大家對馮鳳鳴的意見，馮鳳鳴藉着一張甜蜜的面孔，掩蓋着她最卑鄙最骯髒的心腸！最下作的道德和品質！最沒人格！世界上幾乎找不出像她這樣壞透了的！但是他比馬列總還要好一點！」

胡坤英說到這兒，全場爲之震動，但是她仍然不顧一切的說下去：「馬列把一個革命的同志，比作一隻狗，這又是站在什麼立場上呢？這又是黨的哪一部書，叫妳這樣來批評一個革命的同志？厚顏無恥和冷血動物，這是對一個革命同志講的話嗎？我不清楚這是什麼東西，使馬列同志衝動得失去了理智，說出這樣失掉立場的話來？」

「主席！」馬列和幾個人同時喊着站起來，胡坤英見形勢不利，便豁的坐下去。張洛指定馬列發言，吳艷冰以爲自己叫得最早，便急不及待的發言了。這張尖酸刻薄的嘴，也是對我貌合神離的一個，不過胡坤英的發言，却增加了我聽取意見的勇氣，甚至

我願意被痛罵一頓，而恢復那種「暫時的友誼。」

這時吳艷冰也發覺主席不是要她發言，但是她已經情緒無法仰制的對馬列劈頭便說：「我也認爲馬列同志的態度，值得嚴格的檢討！馬列說馮鳳鳴同志「落後」，落後她怎麼不投敵呢？難道說還有「落後的共產黨員」這個名稱嗎？」

馮鳳鳴同志是有着嚴重的缺點，但是同志！今天是「評定等級」不是公審鬥爭會，我們要看到一個同志的缺點，也要看到她的優點，祇有這樣，「評定」才會是全面的，才不是誇大一點抹煞事實的！

馮鳳鳴同志的缺點大家談了很多，現在我來談談她的優點；首先從「德」的方面，我們來看，馮鳳鳴同志的對黨忠誠，她曾經在敵後最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經過多次的掃蕩和分散，都證明她對黨始終是忠貞堅定的！其次，我們再來看「才」也就是工作和領導、組織能力方面對黨和事業的貢獻，馮鳳鳴同志！單獨的負責領導過一個戰畧軍區的文藝工作的開闢，訓練和培養了整個晉、冀、魯、豫邊區，整個太行山區的文藝工作者，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至於「資」格方面也是一等的！我們應該平心靜氣的來說，全「魯藝」的哪一位同志能夠和她比較？她稱得起是「魯藝」的第一號功臣。

馬列同志把演戲看作是出風頭，不能作爲「才」能來「評定」，這個觀點也是非常錯誤的！照她的意見，馮鳳鳴既然英雄又好出風頭，當主演更是求之不得的才對，爲什麼她還要拒絕呢？我們認爲馮鳳鳴同志，把主演當作是一個重大的任務，惟恐負不起責任來，

也難怪馬列同志體會不到當主角的心情，馬列同志在舞台上，從來都是「主演」不開口的羣衆，或者在後台做小道具，去借一個花瓶啦，去砍一條樹枝啦，除此以外，「馬列」這個名子是很革命的。同時馬列長得高大，站隊可以當排頭，這當然都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這也就是我們的馬列同志，對黨和對人民的貢獻哪！馬列同志就憑仗着他這些偉大的貢獻，把自己「評」爲中校。

我覺得馬列同志對自己的認識實在太不清楚啦，所以對別人的認識也就必然錯誤！如果照馬列同志的「評」法，「魯藝」的馱騾都可以「評」爲上校！我覺得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評」，馬列都不夠中校的資格，最高「評」爲中尉！

「主席！」許多人叫着同時站起來。馬列不理一切的搶着說：「我認爲胡坤英和吳艷冰同志的意見，在基本上都是錯誤的！黨一再的告訴我們，「評定」等級，「德」是基本和主要的根據！不管「才」「資」如何，對黨不忠，思想錯誤，一切便完全談不到！忽畧了基本問題，就是立場上的錯誤！」

馮鳳鳴同志負傷，受死亡和戰爭的考驗，這是事實，但是她抱着個人英雄主義，就是死了也是爲出風頭，而不是爲人民！因此根本就談不上對黨忠誠；根本就談不到「德」；也就根本談不到任何貢獻和歷史！（畧）……」

「主席！」要求發言的人更多了，吳艷冰又站起來，但是被制止住。陳美芸被指定發言，她涵養深切而微含悲憤的說：「我覺得馬列同志對於「德」的解釋，還是不夠充份的。她把「德」孤立起來「評」，所以犯了錯誤。」

對黨忠誠是「評定」的根本原則，可是黨同時也告訴我們，要聯系「才」能和「資」歷；「評定」要以今天為主，黨同時也告訴我們，不能抹煞過去。必須這樣，「評定」才會是全面的，但是究竟怎樣才算是對黨忠誠呢？按照馬列同志的忠誠標準，是遠離一般她認為落後的同志，眼睛裏祇有領導幹部，而不是黨所認為的，「革命堅定對思想改造的態度，和對事業用血汗創造的功勳！」

馬列認為馮鳳鳴同志的「德」性是與黨對立，與黨兩條心！劉副主席在「整風」報告時曾說：「思想鬥爭的結果能夠服從黨的利益，就是對黨忠誠。」

馬列提出馮鳳鳴同志對黨不忠誠的證據，我覺得是片面和極端惡意的，目的是在要打擊一個同志！馬列同志認為自己對黨是第一等的忠誠者，她對黨的忠誠，祇是在演出中貢獻一隻花瓶，站隊時當排頭，「評定」中打擊一個同志！……而馮鳳鳴同志對黨的忠誠，對事業的貢獻有目共覩，誰也無法歪曲！我對「德」「才」「資」的認識不一定全面，希望大家幫助我！（畧）……」

「主席！」一片呼聲中，張醒芳不待指定便搶着發言了：「關於陳美芸和大家對馬列的意見，我完全同意！馬列懷疑一個負責過黨重要工作的幹部，和經受過九年鬥爭考驗的同志，是敵人派來的，這不僅對馮鳳鳴同志是污蔑！對黨過去的決定也是歪曲！」

按照馬列同志提出的忠誠標準，黨員祇要對黨和黨的領導者毫無意見，那就是最高的忠誠，如果黨的領導者對黨員的了解資料不夠，黨員堅持黨的立場，那就是不承認錯誤和不坦白、對黨兩條心，思想對抗和對黨不忠誠啦！

關於思想對抗，我認爲是思想改造的問題，那是幾十年和一輩子的長期大事。誰敢說他的思想與黨完全一致？那就不必「整」這樣多年的風了！至於對黨忠誠，經過考驗就立見真假，所謂真金不怕火煉，就像今天馬列同志自以爲對黨絕對忠誠，但是在羣衆的考驗之下，就露出他的尾巴來，證明她對黨忠誠的程度很差！如果馬列認爲他基本上是對黨忠誠的，那麼她純粹是主觀主義的忠誠，也就是假的忠誠！

關於馬列對馮鳳鳴同志的「評定」態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事實上，馮鳳鳴同志從一九三八年起，在每一個重要的關頭，爲黨爲「魯藝」我們全體爭了無數的榮譽。她會得過模範黨員、模範工作者和學習模範，文工一團到太行山慰問，戰爭頻繁，環境艱苦，工作需要她，她就留下，「平劇研究院」用得着又派去，用過了就推開，然後又下分隊當團員，到現在三年多不恢復工作，可是我們聽見她發過怨言嗎？誰聽見她發過牢騷？她作風樸素，埋頭苦幹。她不像馬列和前進等那麼擅於迎合，這是她的缺點。馬列把她的「右傾」「消極」來怨馮鳳鳴同志，那麼大家的「右傾」情緒怨誰呢？

馮鳳鳴同志在團裏，我們有目共覩，她沒有一分官僚習氣；沒有一分做過團長的驕傲！她也從未誇過功勞賣過老！據我所知她對這個環境也不滿意；也看不下去，但是誰聽到她怨過別人？她對黨「反省」却祇說自己的修養不夠！

最後，我認爲馮鳳鳴同志「評定」自己是少尉，也是不對的！馮鳳鳴同志從一九四二年調回「魯藝」，那時候她就是「團」級上校待遇。

根據全面的歷史情況，我們將馮鳳鳴同志的「德才資」，拿來比較好了，我認爲實事

求是的說，應該「評定」爲准將！」

丁夢綺和趙毅敏等狼狽極了，他們太過於自信，以爲利用張溶在行政會上，毫無問題的可以鬥倒和搞臭我。他們錯估了女同志複雜的心理，可能在黨內也沒進行動員，祇「佈置」了幾個「積極份子」，想不到竟弄出這麼一個結果來。

我也未料到這些自顧不暇的人，竟會反常的寄予我以同情。我敏感到老同志們對「評定」的「等級」，也覺得不公平，因此藉題發洩，同時，對馬列久已心懷不滿，她在「魯藝」和張溶一樣，在精神上始終被認爲是「外人」，我若是被「外人」鬥倒了，老同志都會感覺到丟臉，在幾種複雜的心理和這個非鬥爭的「評定」名義的會上，藉着黨的立場和負責的招牌，才敢作一點點兒同情的表示。

這實在是共產黨統治下絕無僅有的事——雖然在戰時。現在不管「評」我什麼，打擊我的計劃破產了。領導上要重新來認識我。我覺得九年的血汗還不完全白流，我政治上的信譽，也仍然生活在大家心裏。我也知道隨着而來的，將是政治上更大的陰謀和迫害。

在會議的變化中我形成了這些感覺。幕後人物經過密議，這時祇得出來收拾殘局了。

「同志們！」丁夢綺把騷亂制止下去，語意深沉的說：「大家發言的「精神」非常好！不過今天的會議，主要的是「評定」馮鳳鳴同志，大家對馬列同志的意見和「關心」，可以在小組會上提出來。爲了時間的關係，發言要掌握住中心。現在大家繼續對馮鳳鳴同志的「評定」提意見吧！」——

「主席！主席！」于金耀從會議開始即舉手要求發言。張溶始終不理睬他，現在丁夢



綺又制止他，于金耀忿怒已極，臉如白臘。近幾年來，在極端困苦的物質條件之下，他的身體不斷的病，三年瘧疾引起惡性貧血，又得了黃胆病和支氣管炎、肝硬化、心臟病尤其嚴重，魁梧的體格被淘得虛有其表。院部不滿意他常年的住院，處處歧視他。

于金耀靠着牆站在那兒，劇烈的顫抖着，突然哇的一聲，鮮血從口鼻中一齊向外湧出來，一頭栽倒下去。不料急救遲誤，一口氣上不來，竟當場被悶死了。

會場紛亂了一陣，屍首被抬走，血污也抹掃了去，但是慘死的景象和血腥氣味，却仍然蟠據未去。會議繼續進行，會場情緒已經完全破碎，雖然丁夢綺重複闡明剛才的意思，可是誰敢對黨不忠誠？正因為沒人敢表示異議，會場便沉默起來；那是一種義憤和一種追悼的沉默。馬列想是怕觸犯衆怒，也就此緘口。大會祇得宣佈結束。

大家懷着鬱憤的心情默默走開，會議顯然是不公平的。想不到于金耀被氣死，竟做了大會的祭禮。大員們還沒走，朱菲等便若無其事的大聲唱起小調來，綠萍和幾個非黨員也羣起響應：「東邊有張伯倫，西邊有希特勒！」

狗咬狗來兩嘴毛，

狼吃狼來一樣的長尾巴！

哎——啾！長尾巴！……」

會後，我和老戰友們在內心，像沖破了無數層深固的藩籬，互相都短暫的獲得了一點兒友誼的慰藉，但在表面上却仍然是疏遠和隔閡的。

從前一個「運動」，總可以維繫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熱度，但是現在「等級」剛剛「評」

完，情緒跟着便涼下來。費了數月時間「評定」出來的「等級」，可能是怕更加深內部的矛盾，也就像一切動聽的諾言和口號一樣，結果又是不了了之！

這時候，希臘、越南和中國三大戰場正在血戰方酣，同志們在閒談之中，也都認為世界第三次大戰實際上已經爆發了。

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經過十四年到日本宣佈向盟國投降便已經結束。

大家都覺得，戰爭不管是誰勝或誰敗，小米飯和饅頭沒有多少年月的好吃了！這時未免心裏有點怨，因為大家還都是一些沒結婚的王老五呢！

就在這思想混亂的時候，各部們的工作和學習，都是推一推動一動，不推不動，到處都是皮條鬆懈。因為怕被批評，大家都以負責的姿態，將工作一級推一級的交給上邊，實際上却是誰也不願多事和自找麻煩的去負責任，經驗告訴大家，但求無過是最好的辦法。

因此毛主席又在中央大禮堂召開全延安幹部大會，做例行的政治時事報告；他代表黨中央，號召全黨「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

他指出由於中國革命的特點；長期和艱苦鬥爭的關係，因而產生了疲乏和厭倦！在革命形勢突然轉變之下，思想缺乏準備，便陷入了混亂，甚至於對革命事業沒有了愛，和失去了最後勝利的信心！

他著重的說：「同志們！對革命事業沒有信心，哪裏會能有勇氣呢？對革命事業沒有愛，哪裏會能有熱情呢？對待革命事業沒有了熱情和勇氣，工作作風又怎樣能夠轉變

呢？……」

這時候我們都早已經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政策，都是首先在延安來做典範試驗的，延安如果混亂，則全國各地也必然如是，政策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大家將每一次的報告，也都認爲是有着它特別重要的意義。

所以毛主席報告的每一句話，都使大家看到全國各根據地在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却第一次聽出，他的話裏有着謬誤，對於「失去了愛和信心」的基本原因，事實上，並不是鬥爭時間的長短和艱苦，那是由於普遍的政治上失望和苦悶所造成！鬥爭時間和環境條件，僅僅是次要的和枝節問題，這是不容歪曲的真理和事實！

例如在白色鬥爭中的黨員，有許多曾經被捕判刑，那時的環境豈不是更艱苦？那種黑暗的時期豈不是更悠長？但是爲什麼他們反而表現得那麼堅強？死得那樣壯烈呢？

其真正的原因，是我們看到了部份實現的理想，一直看了九年多，結果發覺事實和理想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如果事實符合理想，即是時間再多些年月，環境更加艱苦一些，甚至於爲它犧牲，也是甘心情願的！

自從有了「新的信念」之後，理解力的深刻和政治嗅覺的敏銳，連我自己也覺得驚奇，比以前好像換了另一個人，相信這是我心目中衡量世界的尺度提高了。

我在考慮和觀察着，毛主席爲什麼要掩飾事實的真象，是有意的曲解，還是他就是這樣的胡塗預顛？但是也許由於年齡和經驗的限制，我無法從他那神色和聲音中尋找出答案來，祇有從黨所教給我的思想方法上，認爲站在他的那個地位上，就難免智慧和真理全部

被蒙蔽起來。

看看週圍和身旁的人羣，一個個全都是很清醒、很聰慧和很進步的樣子，我不也是這樣「清醒」和「進步」了九年嗎？想到這兒不禁打了個寒噤。

會後，回到「魯藝」，開始學習「轉變作風」的文件，作風真是轉變了；從上到下，普遍的都學會了嘴裏一套，心裏又一套，臉上一套，手裏還有一套，在會議上，滿口都是熟練的爲「人民！」「站在黨的立場上！」可是散會以後，丁夢綺關在窑洞裏，從炕上滾到地下，疼得死去活來，原來她服了大量的坤寧在打胎。

在女同志中間傳說着；大部份想當主角的女演員，都和周揚發生過「肉體關係」，而現在他又和陳金莉在進行「個別談話」。

因爲陳金莉從日本投降以後，就變得吸烟、酗酒，根本談不到什麼愛情，像妓女一樣陷入一種肉慾的放縱中，她霉爛的情形，比黨校時期的丁玲更加無法無天。

吳艷冰因爲同性戀毫無節制，而引起嚴重的急性關節炎，在第二天早操起牀時，突然雙膝不能站立，啼哭着被抬到醫院去了。

一向被公認爲修養最好的王佩苓，由於情緒長年的被壓抑，鬱悒不能發洩，造成非常嚴重的哮喘病，每年在冬季一定復發，屢醫罔效。今年秋涼時，便開始窒息的咳嗽及呼吸困難，臉色鐵青，兩眼死滯，不必說她自己，連同住的姊妹們都替她感到恐怖和痛苦，現在實在無法再挨下去，也隨吳艷冰之後被抬走了。

男同志方面的情形，我知道的較少，但是就所看到的來說，也毫不比女同志遜色，連

平日黨氣噴人的張溶，也扯破了他的假面具，和臧少華發生了同性戀，兩個人在業餘和飯後，以「共同研究」爲名而鴛鴦似的形影不離。

當然在任何混亂的時期，都有少數同志頗能自持，在我們密洞裏的沈潔雲、張醒芳和陳美芸、呂笑嫣等幾個人互相鼓勵，咬緊牙關，白天忙累還不覺得難過，最辛苦的是夜晚，由於生理上的自然條件引起了失眠，大家實在熬不住，便起來洗冷水澡。

陳鍾靈幾次要陳美芸約我，呂笑嫣也從旁婉勸，但是「新的信念」却使我更加謹慎，我相信不久便將面臨一場最殘酷的清算，因爲從來沒人能欠下共產黨的「債」，而不以最高利息去償還的。

奇怪的是，在「新的信念」之下，生理上的衝動也不知不覺的減輕了，爲了新的理想；爲了和鍾靈的未來；爲了可愛的明兒；爲了斷絕鍾靈以後再產生這種慾望，我既不回信也不理睬，近於冷酷的拒絕了他，使陳鍾靈對我失望到誤會我變了心。

這種反常的風氣，像傳染病似的蔓延得那麼快，連有丈夫的太太們也不甘落後，柳若鳳領着幾個同輩，到「魯藝」「打野食」來了。

因爲女同志幾乎全體都有白帶病，不必担心私生子，但是劉戀却樂極生悲，偏偏懷着私生子，離開了「魯藝」。

這個時期的延安，真是從來都沒這樣的混亂過，這是由於日本突然宣佈投降，黨中央也不禁被弄得手忙腳亂，連月的都在忙於會議，厘訂各項政策，因此造成這段真空。這些十多年的「老革命」，看着別人擁抱着嬌妻愛子，而自己却在咬緊牙關；看着別人幾次離

婚再娶，而自己却要永遠做和尚與尼姑，事實上，婚姻問題又不能解決得這麼多，因為受了上層腐爛的影響，及生理上刺激的痛苦，又遇到革命低潮，所以混亂便產生了。

黨和各級負責者，對這一切知道了也裝聾做啞，暗中却在準備着另一次新的行動！

在這一段苦悶漫長的時間裏，我幸有明兒作爲心靈上的慰藉，當然我並沒因爲時日經年而言行疏忽，反而時時檢討儘量約束自己，保持每月去南市看望和吻抱明兒一次，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我和明兒在感情上，已經達到不能分割的地步了！

在明兒滿四週歲時，我帶齊着豐富的禮物來到南市，剛走到巷口，看見門邊附近停着一輛空牛車，五、六個小孩子，正抓住車後的橫木在蕩鞦韆，車杆被翹起來，孩子們一鬆手，咚的一聲，車杆便又撲回地上去。

同時巷裏走出一個老人來，大聲恐嚇着驅趕，不料孩子們不但不怕，反而和老人對罵起來，其中一個最小的，竟指着老人嚷着：「怎麼？誰叫你這處停車？撲車杆子玩嗎？你還敢踏着小肚子，把『雀雀』給咬了去嗎？」

老人氣急了，趕上來時，孩子們一哄而散，車杆猛的撲到地上，咚的一聲竟被撲斷了。最小的那個孩子回頭跑進張家，這時我才認出，啊天！他竟是我的明兒！

我跟進門去，明兒早已躲到房裏，從窗上看見我，又歡天喜地叫着撲上來，看見他滿臉滿身的泥土，不禁心一酸眼淚便落下來。張淑貞在廚房裏忙着，乳瘡弄得她對明兒疏於管理，爲了節省，又不肯請人，我怎能怪她呢？明兒見我不樂，似乎知道做錯了事，便「媽媽！媽媽！」的叫着，捧起我的臉來猛吻。

我曾經想過明兒入學的問題，可是他不能入較好的軍屬小學，如果進地方上的學校，讓他再和那些撲車杆的孩子在一起，那將來恐怕真要不堪設想了。

張淑貞聽我說着明兒在門外的情形，也不禁急得流眼淚，原來明兒對她說到門外去等我，誰知竟惹出這一場禍來。

她長吁一聲說：「唉！真是沒聽說過，像明兒這樣淘氣的孩子，前兩個月，就吵着要去上學，我說他年紀太小，便帶他到學校去看看，誰想到他看見老師癩腿，便也學老師跛着腿走路，妳說當時叫我——幸好老師沒怪，還誇讚他聰明，叫我過了年再送他去，可是剛離開老師，就叫人家「癩腿驢」，也不知從哪裏學來的，妳說急不急死人。」

回來以後，我讓他吵得沒法，便買了書和筆墨簿子，每天教他認書寫字，他一會兒就學會了，又吵着要去找妳，若不然就用筆把裏外的牆全畫了！」

「孩子是這樣的！」我看着櫃上的大字簿，悲喜交集的安慰張淑貞，又忙着燒水替明兒洗澡、換上新衣服，勸他乖乖地聽話，然後把款項留下，讓淑貞賠償人家的車杆。

不料明兒自己繫着褲帶對我說：「媽媽不走，明兒天天抱媽媽，明兒就乖乖！」

這時我祇好再向他耐心的解釋，說我也不願意離開他，不能在一起是爲了要工作賺錢，給他買新衣服，給他上學讀書，誰知明兒却搖着頭說：「媽媽！明兒不要買新衣，不要讀書！明兒要媽媽，媽媽帶明兒去呀！媽媽！」

明兒無邪的哀求，使我忍不住淚水撲簌簌地落着，我無法再哄騙他，祇有緊抱住他吻着，答應按時來看望他。又拿出帶來的糖菓和新帽等，淑貞也忙着端上豐盛的午餐。明兒

似乎知道我仍然要走似的，一直纏在我懷抱裏，直到飯後，表演了「月亮亮我愛妳」，才讓我攬着躺到炕上，講完「醜小鴨」，再唱兩隻民歌，這才抓着我的手甜蜜的睡去。

## 廿八 戰火逼近代表中共中央赴大連

在全黨新的大清算到來之前，一九四七年已開始它新的一頁，陝北混亂的氣氛突然緊張起來，胡宗南的四十萬大軍配合全國內戰，向陝北開始進攻！

陝北一二〇師和留守兵團等，早已備戰多年，毛主席當天在中央大禮堂的全黨幹部大會上，進行了戰爭動員，接着又到「魯藝」來做報告，大家都意味着一定又有新的事件，果然，他說由於國內情況急劇的變化，和國際形勢的需要，黨中央決定派丁主任負責，由「魯藝」抽調一批優秀的幹部，組織文工二團，代表中共中央，到大連去慰問蘇聯紅軍和馬林諾夫斯基元帥！

並且特別指出；這是第一支代表中共中央出國訪問的隊伍！要虛心的向老大哥學習；向有着建黨四十餘年寶貴經驗的社會主義底祖國「聯共」學習！學習城市經驗！我們此去，負着增進中蘇兩黨團結的偉大使命！去多少人回來多少，回國後每人晉陞一級！

當時 我像所有的同志一樣，希望能夠幸運的被選派出國。以逃過這一次邊區殘酷的內戰和不久即將到來的大清算，但是經驗告訴我，對任何事都要聽其自然，以避免患得患失的痛苦，因此，當許多同志去苦苦要求丁主任時，我却若無其事的到南市去，看望我可



愛的明兒和乳瘡嚴重的張淑貞。

翌晨，爲了備戰全院暫停早操，丁主任在隊前宣佈了文工二團的組織和人選；計男團員王克強、江濤、歐亞、黃昏、滄浪。新人盧光明。女團員陳金莉、呂笑嫣、張淑芹、沈潔雲、丁紐蘭、胡坤英、綠萍、陳美芸、馮鳳鳴，新人向明。副團長馬列。軍事隊長陳鍾靈。事務長田忠。慰問公演主要節目「黃合大合唱」！

最後，丁主任強調的說；文工團的人選，是經過組織部和毛主席批准的，但是不管她怎樣解釋，大家都知道陳金莉是由她父親出面硬要求的，此外每一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十九名團員之中，一期的老同志半個也不用，除了田忠、陳金莉等和我幾乎全部新人，因爲新人容易控制，不敢有意見，我們幾個即使對領導不滿，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隊伍解散以後，被選中出國的人，不禁暗自慶幸的去準備行裝，大多數同志都面無表情的去備戰。老同志便打趣的，向這些被選中的「優秀幹部」祝賀；對於提升馬列的事，報以嘲笑；說毛主席親自批准她爲副團長，可見得是如何重要？全院應該特別舉行一個茶會慶祝一番，以示隆重才對。

陳美芸和呂笑嫣等，向我表示憤懣，甚至不惜要求留下，以抗議馬列的被提升。

我却心平氣和的說服她們；表示我把地位早就看得很淡！尤其是和丁夢綺共事，其結果是不難預料的。

關於馬列的品質和修養，不祇在被選派出國的同志之中，即是在一般人裏面，她也是最差的，丁主任偏偏選擇她爲副團長兼副支書，大家都知道她另有用心，首先轉移了團內

對她不滿的情緒；對我則無疑給以顏色；將來工作中的一切錯誤，都有了替死鬼，至於功勞和榮譽，那當然都是臨不到別人的了！

對於上級黨來說，她却響應了大胆提拔新幹部的號召，「整風」之後的丁夢綺，比去太行山軍區慰問時的確進步得多了，真是做到八面玲瓏，面面俱圓！

這是我內心對問題的看法，但是對於姊妹們，我却避免刺激的說：「老實說，我並不嫉妒！而且還保證接受馬列的領導，記得幾年以前，「整風」的時候我就說過，人在一生之中，都有朝陽的一天，也都有陰天的季節，但是人不會永遠倒霉，也不會永遠幸運。因此朝陽的時候不必得意，陰天的季節也不必灰心！祇要自問沒浪費生命，求到了實在的進步，其他的都無足輕重！」

經過耐心的說服之後，幾個姊妹才快快地去準備行裝。

丁主任大概爲了緩和和大家不滿的情緒，和要利用我發揮工作的積極性；又表示領導上的虛心，便派勤務員來特別找到院部去徵求意見。

我本來已決定，對任何領導永遠都沒意見的，但是我怎能忘記，三年前「民主檢查」大會沉默的懲罰呢？遂謹慎而謙虛地表示說：「黨和丁主任決定的人選和節目，都是正確的！我保證對黨和上級給我的任務，努力去完成。」

爲了表示不是應付，在無關重要的小節上，我提出一點不成熟的意見，說我不了解蘇聯紅軍的實際情況，但是却覺得歌劇在他們可能並不稀奇，若演中國風味的「白毛女」，成功條件反而會居多。他聽着似笑非笑的，臉上一派神氣好像說，妳總是有意見的！

退出院部，出發僅有一天的時間，張淑真的乳瘡十分嚴重，很久未見宋毓秀了，聽說她和柳若鳳在邊區醫院，便決定去探視王佩苓等辭行，同時替張淑真設法留醫。

走過邊區銀行和合作社，想到旅途中怎能沒點錢呢？便決定提出萬餘元的存款和紅利，不料負責人要組織部和本部簽字證明，才肯付欸，但是一個黨員「重視」金錢，彷彿是品德上的污點，雖然這是我幾年來儲蓄應得的血汗錢！心裏深恨自己的愚蠢受騙，結果祇有忍氣吞聲的趕到延北邊區醫院去。

在村外下車時，便使我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有幾個灰土裏扒出來似的孩子，正在追逐一個約廿歲的裸體瘋女，村裏的人竟然都視若無覩。找到院部的密洞，正在詢問，忙碌備戰的護士便指着外邊說！「喏！院長來啦！」

回頭看時，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院長竟是魏秀儀，她仍然那樣秀美和白皙，祇是清瘦了一些，她看見我也意外的叫起來：「啊？馮主任！，是你？這不是做夢吧！」

我迎上去緊抱着，她激動的說：「啊！是真的！從龍鳳山邊區醫院分別，六年多了！想不到又見面啦！我剛剛從太行山區調到這裏來，正要設法和妳取得聯絡，馮主任！讓我仔細的看一看，啊！比以前更漂亮更美了！怎麼樣？妳好嗎？」

「謝謝妳！魏醫生！不，我要稱妳魏院長了！妳還是叫我鳳鳴吧！」我握着她的手坐下說：「一點也不知道妳來到這兒！」

兩個人寒暄着，我剛要提淑真的事，外面傳來熟習的吆喝聲：「噢！是鳳鳴來了嗎？咳咳！……還有誰呀？」說着柳若鳳和抱着嬰兒的劉慧走進來，後邊是形容枯槁個背袋

老、掩着嘴在猛咳的王佩苓。

「呀！若鳳！佩苓！妳們怎麼知道我來啦？」我連忙起身招呼。

「妳大主演到哪兒沒人認得！看我們都倒霉，妳却越來越漂亮，怎麼不令人嫉妒呢？」劉戀半開玩笑的坐到一邊去。

「鳳鳴！妳看我這個活死人！咳！」王佩苓說着掩起嘴來，咳得兩眼喝醉了酒似的。

「快別說啦！」我客氣着過去抱嬰兒，見瘦得沒毛猴子似的，比當年的明兒還要難看，不禁詫異的說：「呀！怎麼這樣瘦？爲什麼不送到託兒所去呢？」

「托兒所？嘿嘿！」劉戀的牢騷爆發了：「那些白白胖胖的孩子嗎？那是中央大員的，還臨得到妳我的份兒嗎？」

「叫阿姨！」我把二百元邊幣放到嬰兒手裏說：「阿姨給錢買東西吃！叫吶！」

「來吧！別髒了阿姨的衣裳！小馮！怎麼妳不是來住院吧？」劉戀說着抱過孩子去。

「我能有這個福氣呀？又要到大連去當「慰勞隊」，來向妳們辭行嘛！」我招呼着怔怔地柳若鳳，遂問魏秀儀說：「怎麼？院長！我倒忘了問妳幾個孩子啦？」

不料魏秀儀立刻面頰緋紅的嚷起來：「噢！我正要問妳呢！我還沒對象呢，老啦！誰肯要，祇好當一輩子老姑娘啦！」

劉戀却毫不在乎的笑着說：「哈！老姑娘！守活寡的哪個滋味才真的不好受呢！馮鳳鳴是在待價而沽！院長可千萬別學王佩苓！看我這個私孩子養得好嗎？雖然男人受點委屈，但是對國家民族來說，可是一個不小的貢獻呢！哎！我說小馮，妳要是錢多的話，就

再給一點吧！現在我才知道，世界上什麼都是假的，祇有錢！」

我再給了她和王佩苓二百元，同時請魏秀儀殺幾隻鷄，買點肉來大家吃一餐團圓飯，她立刻派人通知廚房，但是却怎樣也不肯收錢。大家談着「魯藝」的近况，魏秀儀提起于蘭來，我不禁黯然無語，氣氛一片凝重，王佩苓慘淡的說：「唉！她真有福，早獲得解脫啦，偏偏我們——咳！却不死，可是，死了，罪讓誰受呢？咳咳！……」

我見大家情緒憂鬱，便歎息了一聲，轉換着話題說：「魏院長！這兒有一位宋毓秀同志嗎？——是保衛部康生的愛人！記得我會經和妳說過。」

魏秀儀想了一下剛要問護士，柳若鳳驀然的說：「噢！是她！在坑下的離婚大隊！」我強調着和宋毓秀關係的深切，提議去看望一下回來吃午飯，劉戀藉口孩子麻煩不去，魏秀儀便陪着我們離開了院部。

途中我們從備戰談到裸女的事，魏秀儀無奈的說：「這裏有兩千多個病號，加上五個離婚大隊，幾乎一半是神經病，工作人員太少，實在沒辦法管得了這麼多呢。……」說着來到坑下窖前，所見儘是些臃腫的婦人和孩子，有一個老婦，正在和護士將一個童屍裝進木匣，看見他們滿臉麻木的神情，心中不禁爲之悽然。

到達隊部的破窖，說明來意之後，半天護士才和那個抱童屍的老婦走來，魏院長不耐的說：「怎麼？找到了沒有？」

「不是來了嗎？」護士指着那個婦人，我愕然的注視着這個全身臃腫，頸粗如頭的女人，祇見她兩眼青蛙似的暴突着，神色遲滯的站在那兒，我仔細的辯認着，發覺她那神色

的深處，仍然隱約着過去的神情，她真的是宋毓秀！

這時，我不禁兩眼突然被熱淚封住，走到她面前，抓緊她的雙臂抑制的說：「……毓秀！我是鳳鳴！怎麼妳、妳不認識我了嗎？」

她平淡的望着我，眉頭慢慢地皺着，半天才似乎找到一點印象，木然的說：「……唔！是妳！鳳鳴！」——「她說完了，像重又陷入深深地回憶中去。」

自從我患睡死病，宋毓秀去看望過之後，兩年多沒見，她竟被折磨成這樣了！她今年才廿六歲，便彷彿是一個老婦人，九年前的影像，不禁又掠過我的腦際；一個端莊熱情的少女，從踏進「東江幹校」的第一天，到延水河邊忿怒的眼淚：「將來總有那一天！……」一切都恍如昨日，但是她却已經被折磨成這樣了！

歸途中，魏秀儀見我心情黯喪，便解釋說女人生悶氣的性格，最容易患這種病。這時走過一個窰洞，她指着門內說：「唔！這裏還有一個癱瘓的，好像也是——」

「吳艷冰！」柳若鳳又神經質的叫起來，突然脫光了衣褲，我叫喊着要上去制止，却被魏秀儀阻住，看着她狂笑跑去。

「由她吧！當她發作的時候，失去了理性，接近她是很危險的！」魏秀儀說着帶我走進窰去，看見一旁炕上坐臥着十幾個女人，有些在織毛綫，牆邊放着一排雙拐。

「啊！鳳鳴！」我正在觀察着，突然其中一個神經質的叫着，伸出雙手放聲來慟哭。僅僅才幾天沒見，吳艷冰變得形容憔悴，聲音嘶啞。用破布紮着蓬亂的頭髮，我坐到炕邊婉言安慰着，她哭泣着掀開棉被，露出削瘦如柴的兩條枯腿！難怪她完全絕望了。

吳艷冰有一個時期，是攻擊我的集團中的積極份子，她和我同歲，但是身裁和面龐都美過我，國語流利，若在別的劇團裏，毫無疑問的她一定是主演，但是在「魯藝」八年，却始終沒一次機會，起初她遷恨於我，到一九四〇年我離開了「魯藝」兩年，可是她仍然被埋沒着，這時她才把一切都歸咎於自己的命運。現在下體已經死了，上級叫她復員，她寧死也不肯，所以被送到這兒。我默默地走出窗外很遠，仍然聽到她傷心的哭聲。

這一餐豐盛的午筵，我將宋毓秀和她的孩子都接來，飯後柳若鳳又剝光了衣服跑去，宋毓秀則始終一語不發，劉戀和王佩苓慕羨我的命好，但是她們怎能知道我的苦衷呢？

離去之前，我請求魏秀儀代我照顧幾個姊妹，她慨然應允，後來聽我說起撫傷費被積欠數月的事，便從醫院裏替我支付，又把她的私蓄全部贈送，這才使我有了一筆相當充裕的款子，當她送我走出村頭時，我不禁長歎一聲說：「秀儀！我來醫院，本來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正好妳在這兒，這真是上天的安排，不論怎樣妳都要替我想辦法的！」

魏秀儀見我神色凝重，不禁也領首定神的聆聽着。我便把兩年前，在延河邊拾到明兒，交付張淑貞收養的經過，詳細的說出來，她臉上也流露出一綫猜疑，但是却不禁興奮的說：「啊！真會有這樣的事呀！孩子還在嗎？」

我點了點頭謹慎的說：「秀儀！妳聽我說，這件事，兩年多了，連「魯藝」最要好的姊妹，我對任何人都沒說過，妳知道的，如果傳出去，說不定會弄出什麼亂子來呢！秀儀！妳沒看見明兒多麼可愛！白皙細嫩的皮膚，配着兩隻又大又黑的眼睛，沒人見了不喜歡的，誰想到張大嫂前個月乳瘡又發了，情形似乎很嚴重，可是明兒又不能沒人照料，我

馬上又要離開，真使我不知要怎樣辦才好，今天遇見妳，真是張大嫂和明兒有福，妳如果有時間，我們一起去見見孩子，妳看看大嫂，設法給她住院，還是——」

「好！把大嫂交給我吧！」魏秀儀說着看了看手錶：「現在一點鐘，如果來得及妳就回醫院去，等我檢查一下備戰的情形，一個鐘頭之後一起去好嗎？」

因為在延安祇有這最後的幾個鐘頭，同時不願再見到王佩苓她們，我便說要去看望余教授，兩人遂約定準四時半，到南市張家門外見面。

我和魏秀儀緊握了一下手，便滿懷沉重的踏上了歸途，經過十里舖，順路繞到余教授那兒去辭行。

中央研究院的密洞一切依舊，「整風」以後幾年不來了。我站在洞外拭乾了淚水，閃身進門，室內陰沉沉地像一坵古墳，余教授伏在破桌上寫什麼，四週重叠堆積的全是書，都用細子捆成一包包的。我放下手裏的禮物，他仍然沒發覺，便繞到背後，伸手握住他的眼睛，突然像摸到一具骷髏，打着寒噤，駭然的縮手退開，我疑惑走錯了密洞。

那人轉過身來，我才看見他深陷的眼睛，嶙峋的顴骨，僵背蓬髮，果然認錯了人！猝然間他看見我張口結舌，便臉上堆滿笑容的咳着說：「啊！我猜準是妳來了，果然！鳳鳴！怎麼眼睛紅紅地呀？好嗎？」

想不到幾年沒見，余教授竟變成這樣，在這短短地一瞬間，我的心情起了很大變化。

「不好！你病到這樣，看你瘦得我都認不出來了，還要工作，余教授！你不能不要命的！」我轉身去拭着眼睛，快快地說。



「我沒有病啊！我瘦了嗎？」她乾咳着用手摸了一下臉頰，轉向我說：「鳳鳴！先說妳吧，咳咳！從『白毛女』到聯歡會，在認識和修養上，才真正的有了大的進步。妳開始會思想了！十年啦！所有的人都走上衰老，或者已經成爲過去，祇有妳，廿四歲了吧？青春好像剛剛才開始，生命充滿了朝氣，妳說爲什麼不好？」

「他們都死了我也不管，我祇要你活得好。看見你這樣，我從來就沒這麼不快活過！」我不禁觸起滿腹心事的轉過身去。

「傻丫頭！我怎麼啦？妳不是每天也廢寢忘餐的在爲主義奮鬥嗎？」他說着替我整整帽下的髮辮：「不要不快活，那會損害妳的美麗，來這裏妳要帶着快樂回去呢！」

是的！祇有到這兒，才能解脫了我心靈上的一切桎梏！想到這可貴的團聚，我強作笑容的把放在牀上的包袱打開，說着一件件地亮着：「余教授！這是她們送我的，兩套內衫褲、毛巾、肥皂、牙膏……看！好嗎？那麼我再送給您吧！我還有呢，余教授！我要隨文工團到大連去慰問紅軍，明天一早就要離開，所以今天特地來向您辭行，這幾件有紀念的東西，請您收下吧！」

「唔！明天就走？好吧！妳做了十年多的賠本生意，我是永遠都沒法謝還妳的啦！——」他看見我堵起耳朵來，便坦然的接受了。

接着我便問起胡宗南圍攻延安的事！余教授整理着書籍說：「這好像一個毒癩的患者，表面看來似乎很強壯，但是內裏早已腐爛透了！祇要一擊，就會倒地不起的！」

把擁有數百萬軍隊的國民黨，形容得這樣糟，我總覺得未能全信，我帮着余教授收拾

書報，怕他問起和鍾靈的事，便提出一年來，研究的心得，問他高爾基組織第三黨的原因，雖然我在余教授跟前比較「無拘」，但也僅僅是限度寬一些而已。

他觀察了我頃刻，才沉吟而似乎謹慎的說：「答案妳自己已經找到了，那是因爲思想分歧，對於革命事業的策畧和方法見解不同！」

我問他爲什麼參加革命越久，越會覺得黨有許多地方不如理想呢？他乾咳一陣含蓄的說：「我想——這是因爲妳過去的思想 and 認識都太純潔了，用理想來代替事實，誤解了什麼是理想，經過時間和痛苦的過程，才漸漸的清醒過來，開始認識現實。咳！不祇妳一個人這樣，所有的純潔青年都是這樣的；必須經過冗長痛苦的年月，才能真正的學會了運用頭腦，革掉空想，認識現實。如果不會思想？那麼一生都懵懵懂懂也說不定呢！」

談着我看了一下錶，時間已不早了，我想到必須回「魯藝」去一次，遂向余教授告辭。他直送到數里之外，途中幾次想提出「新的信念」來請教他，但是不僅又擔心後果嚴重，因爲這究竟不是一般的問題，雖然和余教授已經有將十年的關係，過去的一切也證明他不會出賣我，可是我始終不敢。

余教授見我沉默着，便關懷的說：「妳還有什麼心事嗎？咳咳！不要藏在心裏，要離開了就說出來吧！」

「沒有！」我毅然否認，同時想到要走了，我技巧的提出來，即使他翻臉，我也遠在天邊，不然便沒機會了，遂鼓足勇氣但是却輕描淡寫的說：「余教授！于蘭同志自殺以前，曾經對我提出過一個問題，她說：共產主義的目的是很好的，但是，在實現它的方法

和策畧上，都有着許多致命的錯誤，如果不改正的話，我們便會離開共產主義的目的越來越遠！甚至永遠都不能實現！——」

余教授慢慢地點點頭，面容嚴肅的乾咳着說：「咳咳！嗯！還有呢？咳！」

「黨的思想體系、社會政治制度、政策各方面，都存在着許多基本上的錯誤，連毛主席也在不斷的說謊，她看到理想離開她越來越遠，所以絕望的自殺了！」我謹慎的說着，同時在注視他的反映。

「于蘭錯了！」余教授直爽而輕鬆的批評着，遂又乾咳了兩聲，情緒逐漸的明朗起來：「她不應該消極，其實，即使數十年之後，共產主義也不過是一種在摸索之中的認識過程，鳳鳴！我必須向妳慶賀，妳終於找到了思想上的出路，這十年來的痛苦總算沒有白受，至於我沒有倒下去，主要的就是靠這個思想和力量支持着，我們希望從荆棘叢中，找出一條真正屬於人民的道路來！這裏有一個組織，但是多數是年老的一代，現在終於在你們這一代裏有了種子，「新信念」的形成不會太久了！好吧！就到這裏啦！這就算是今天最值得紀念的臨別贈言吧！」

余教授說完了乾咳起來，在離別的最後一刻，我却忍不住的灑着眼淚，余教授揚起了手說：「再見吧！記住！不論如何，時代總是在前進的！如果能夠再見的話！願我們能夠看到這個理想，在這塊大地上如野火春風一樣吧！」

回到「魯藝」，同志們都在忙碌着，呂笑嫣和陳美芸找了我半天，已經替我把全部留下的衣物都包好，我袋了做好的新花布狗，一起拿到南市來寄存，正在考慮是否帶她們見

張淑貞時，魏秀儀從迎面走來，我連忙揚手招呼，給三個人介紹之後，魏秀儀便接過包袱，讓兩個人先回「魯藝」去。

我和魏秀儀提着包袱，轉過橫街幾步便是張家門口，走進院去，聽到房內傳出明兒的哭叫聲！我急忙奔進房門，扔下包袱叫着：「明兒！」同時掀起西屋的布簾，發現張淑貞跌在炕邊的地上，明兒伏在她身上哭得滿臉淚痕。

「大嫂！大嫂！」我急忙奔到她身邊去。

明兒看見我，便哭叫着撲到懷裏來：「媽媽！媽媽！……」

「明兒！媽來啦！媽來啦！」我緊抱着他撫吻，一邊把換上新裝的花布狗給他：「媽在這兒！明兒不哭！明兒乖乖！……」

明兒看見花布狗，果然停住了哭聲，恐懼的用小手指着張淑貞。魏秀儀已走過來，俯身撫試了一下，兩個人合力把大嫂抱到炕上去。

「大嫂！」我抱着明兒難過的說：「我把魏院長請來了！妳放心！不論怎麼樣，我們都會悉心爲妳治療的！」

魏秀儀偏坐在炕邊，神色和藹地對她說：「大嫂！我和鳳鳴是最好的姊妹！明兒的事她都告訴我啦，妳是一個很好的女人！我們都很敬重妳，妳心裏還有什麼話，現在就告訴她吧！」

大嫂的臉色已由慘白轉爲紅潤，望着我頃刻，微笑而平靜地說：「……妳爲我請醫生——妳的恩，永世難忘！我要等妳，我知道，我，我不中用啦！」

「大嫂！」我情不自禁地叫起來，但是魏秀儀却用手在背後阻止我。

「……我永世都感激妳……讓我有過兒子……我對天說，我、我再未找過男人！多好的明兒啊！他像知道妳是他的生身之母，他這樣小，沒有人教過，便知道叫妳媽媽！……妳對我好，可是我、我沒有做他娘的命！我死了，妳讓他替我穿穿孝，到墳上拜一拜，我就瞑目了！我知道，從頭一晚，妳抱他來，我就知道，他是妳的親生骨肉！是妳的！……妳不能爲了怕人說，忍心讓他一生，做一個沒爸媽的孩子！他是妳的兒子！他是妳的親生骨肉！我求妳……不要再寄養，不要給人——不要——」

我頻頻地點着頭，淚水撲簌簌地灑落着。……

大嫂說着聲音微弱了去，隨着口角的停滯呼吸也停止了，但是眼睛却仍然睜着。魏秀儀順手把枕邊的一塊黑布，蓋到她臉上，用手帕拭着手，回過頭來平靜地說：「這種乳癰是無藥可救的，除非及早發現開刀，可是她已經太遲啦！」

這突然發生的變故，把我怔在那兒，用臉頰撫貼着明兒，不知道怎麼才好。

「不必難過啦！回頭我派人來安葬，給明兒穿孝拜墳好啦！來！讓我看妳的心肝寶貝兒子吧！明兒！」魏秀儀說着過來，明兒聽見叫，抬起頭來，魏秀儀看了不禁興奮的叫着：「啊！真是漂亮啊！這樣像妳！真是個乖兒子！」

「叫媽媽抱！」我把明兒遞過去。

「媽媽抱！媽媽不走啊！」明兒叫着撲到魏秀儀的懷裏，用拿花布狗的小手指着張淑貞，對我說着：「媽媽！媽媽不走呀！媽媽！」

「喲！乖兒子！媽媽不走的，明兒真乖！……」魏秀儀喜不自勝的吻了明兒一下，明兒也用小手捧起她的臉頰來吻着，愛得魏秀儀緊緊地再把他抱在懷裏。

但是，我却仍然怔在一旁，愁苦的說：「秀儀！我明天一早就娶——即使把淑貞安葬了，可是讓我和孩子怎麼辦呢？」

「交給我吧！妳不知道，很多年以來，我就夢想一個兒子了！就算我們倆的好啦！有了兒子，我更不要結婚了！妳——」看來魏秀儀喜歡明兒不見得比我差。

我不禁感激的說：「妳能夠——秀儀！那真太好了！祇是醫院的環境——」

「你放心！離婚大隊的那些孩子不會和他在一起，我會好好的教養他，我就送他到軍屬學校去，等妳從大連回來，就會相信，如果我稱不上是最好的母親，妳有權力隨時領他回去。」看來魏秀儀是怎樣也不肯放手的了。

「秀儀！我永遠都相信妳，祇是太累妳啦！」我感激的長歎一聲，總算鬆了一口氣，回身走到炕邊說：「大嫂！魏院長答應好好的安葬妳，讓明兒替妳穿孝、跪拜！我也聽妳的話，不再把明兒交給人家，因為明天我要暫時的離開，魏院長和我比親姊妹還要親！她不是外人！她撫養明兒一定比我還要儘心！大嫂！妳閉上眼吧！」

我說完了，掀開黑布看時，張淑貞果然闔上了眼睛，我回身不禁歎息一聲。

「媽媽！媽媽不走！」明兒這時又張手哭叫，我接抱過來吻着，隨魏秀儀走出門去。

四鄰和街上的幹部都在忙備戰，無暇過問我們。魏秀儀見天氣要變，在南門外找到一輛騾車，分別時，我含着盈眶的眼淚狠着心說：「明兒！媽要暫時到別處去些天，媽媽也不願

意離開妳，可是——妳跟魏媽媽要乖，媽不久就回來，帶好多玩具給你！」

誰知明兒這時却抱緊着我，直叫媽媽不走，叫得我心肝疼痛，任怎麼哄也不肯鬆手。我見時間已不早，便硬着心腸把抓緊着我的小手搬開，乘勢放到魏秀儀懷裏，他却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媽媽！媽媽不走！媽媽！」的叫着向我張着兩隻小手，我又忍不住的過去吻他、哄着，那兩隻小手向我懷裏抓着、猛掙，車伕揚起了鞭子，驢子縱上前去，明兒掙了一把我的頭髮，魏秀儀一邊哄着一邊揚手勸我回去，哭泣聲隨着驢車逐漸的去遠。

我任憑淚水在臉頰上流着，留戀不捨的向明兒看望那甜蜜地最後的一眼，直到他的影子消逝在那遙遠和蒼茫的暮色裏。

我雖然年僅廿幾歲，被死別生離折磨得近於麻木，可是對於和明兒的分離，却使我心肝被抓走似的掩面痛哭，直到內心的鬱積稍微感到一些發洩，這才拭乾了眼淚，低頭發現花布狗，不知何時跌在腳邊，我拾到手裏，彷彿明兒似的抱着，滿懷悵惘頻頻回顧的走去。

## 廿九 走不宗的道路 受不盡的苦難

翌晨，我把花布狗放到背包裏，早餐時，魏秀儀從醫院打來電話，告訴我已經把張淑貞安葬在附近，昨晚她和明兒睡在一起，她找來許多玩具，明兒很乖，今天給他做孝衣，午後去祭墳，她會很好的照顧他，要我放心！聽我說隊伍不久即要出發，便說怕明兒受不了

寒霜，而且忙着移防，因此不能來送行，叮囑我一路多多珍重，希望歸期一定，早寄信來，也好帶着明兒去迎接！

我雖然極力的說服自己，明兒有魏秀儀撫養最爲理想，但是我和他的靈魂已經不能分開，因此連早餐也吃不下，在凜風飄雪和緊張的氣氛裏，文工二團出發了。

在一種錯綜的心情之下，隊伍離開生活了將逾七年的古城，踏上萬里迢迢地長途。在抗日戰爭中，大家走了八年，在飢寒交迫裏走；在暴風雨裏走；在烈日和夜露裏走；在冰天雪地裏走，走過千山萬水，我把十隻腳指甲全部走掉，如今還要曉行夜宿，每天七、八十里路的走着，我心裏雖然有着「新的信念」，却也感到幾乎難以支持的苦重，挨到第六天，便到達晉、綏邊區的武鄉休息。

武鄉已經光復很久了，我重新回到七年前，初抵邊區慰問時的會場；夜間大集合的廣場；我所走過的路徑；我負傷灑過熱血的地方，現在祇剩下了一片虛幻的回憶，都化做一陣飄渺的西風！飯後，大家結伴一起去逛街，因爲我一直在懷念明兒，醫院裏悽慘的情景，仍然縈迴腦際，心中怏怏不樂。忽然想到金越的家鄉，好像是這兒，便從日記裏翻出他的地址，但是當我找到那兒時，祇見週圍已成爲一片廢墟，問到鄰近一個老婦，她揮淚歎息着陳述金家的演變；自從十年前金越逃離了家鄉之後，他的父母由於過度的懷念而相繼去世，家裏祇剩下一個結婚不久的年輕的妻子，連孩子都沒有，三年前，八路軍收復了武鄉，隊伍開進縣城，許多人都回來了，金越的妻子在街上等着，她看見每一個人都像她的丈夫，但又都不是，直到隊伍過完了，她一頭仆倒在路邊，終於全家都死乾淨了。



這個消息使我更無心去逛街，忽然呂笑媽回來，說她遇見怎樣也想不到的一個人，一定要帶我去看看，我祇好跟着離開冷落的街衢，走過寫着「建設自由幸福新中國」大標語的城牆邊，踏過那片石塊被挖走的泥地，兩邊的矮屋燬於炮火，遍地的垃圾爛物，臭氣沖鼻，一些陋門裏站着脂粉滿面的女人，我皺着眉頭跟過去，正在詫異，見呂笑媽已在前邊一塊塌牆的埝口處站住，牆內有一個七、八歲衣衫襤褸的少女，在望着我們發怔，門邊破草蓆上，一個蓬頭垢面衣褲都不遮羞的女人，嘶啞的問着：「小妹！誰來了？」

「笑媽！」我微含譴責的向她問着：「妳在鬧什麼玄虛？」

「啊！馮主任！」那女人突然尖聲叫着跳起來，伸着顫抖的枯手：「馮主任！」

我注視着她兩眼翻白，根本認不出，她却倉啞的說：「啊主任！我，我是袁姍哪！」

「啊！——袁姍！」我怔了一下，意外的喊着跨過牆去和她擁抱了。

「啊！馮主任！真想不到今生還能遇到妳！啊！……」她號啕大哭的嚷着，突然抑制的推開我說：「噢！妳——我有梅毒！別碰了妳！」

我望着她頸臂間滿生疥瘡，不禁打了個寒噤，遂致歉五年前在平原突圍，她負傷之後又趕上分散，聽說她住了醫院，後來便沒消息了。這時袁姍已平靜下來，但是却恨恨地說：「主任！過去是戰爭，不能怨人，誰想到我會瞎了眼睛？上邊認爲我光是消耗公糧，便把我送回家來，說地方黨會很好的照顧，地方黨？哼！不要說優待了，連撫卹金也不發，大妹妹被餓死，剩下小妹和我媽，爲了扶養小妹，迫得我和媽當妓女！……」

她說到後來聲聲咒恨，我望着地上的半截破蓆，蛛網似的爛面巾，牆角磚上的一個鐵

鍋，一邊堆着些菜葉，門窗木框和椽子都被挖掉燒了。我的神經似乎要爆炸，半天才忍淚的說：「袁姍！我們是患難姊妹，除了同情妳的不幸，我更敬佩妳偉大的人格！」

她冷酷的笑了一聲說：「嘿嘿！可惜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嘿嘿！小妹！笑媽媽呢？」

「我在這兒呢！」呂笑媽在牆外冷冷地應着說：「時候不早了，我們該走啦！」我留下幾百元，算是畧盡一點姊妹的情義，隨後她和小妹在牆外，默默地望着我們離開。

我躺在地舖上，仍然把花布狗抱在懷裏，以慰藉心靈中對明兒無限的懸念，但是袁姍和老同志們的不幸，却使我輾轉無法成眠。呂笑媽說這對於治療我的空想病，將頗為有效，豈知我在用這許多事實，來求證我「新的信念」呢！

幾天之後，走進太行山老解放區，沿途數百里河邊的田舍，儘被洪水沖毀，到處都是殘垣斷壁，人烟稀少，田園荒棄，忽然我覺得週圍似乎曾經走過很多次，好像非常熟悉，但是由於外貌變動得太大，一時又辨認不出。

這一天，從朝到晚所經過的區域，人烟杳絕，滿目荒涼。越往前去，越覺得可怖，所有的樹木，全被剝得光禿禿地枯死，田裏和路上深掩膝部的荒草，一望無際，週圍死寂一片，不但看不到狗，連飛鳥都沒有一隻。

隊伍停在一個大莊頭上休息，大家望着頹牆上「無人區」，「萬人塚」，「人民救星」等等殘舊斑剝的標語。馬列在咒罵日本強盜和國民黨的罪行。忽然我記起來，這不是五年前討頑戰役打紅槍會的重鎮嗎？便趁着解手和呂笑媽、張淑芹等走進莊去，看見場壁上遍生野草，門窗木框都被挖光，在每一家的牆框子裏，都有幾坵墳墓，荒蒿叢生，街頭瓦礫

遍地，像很多年都沒有人來過了。

尋到鄭大娘門外，那兒也僅僅是幾堵殘壁，深深地枯草裏，掩蓋着幾丘荒塚，我憑弔着睡過的炕基，和這一家人共餐的地方，心中引起無限的感慨。

本來這一次途經太行山區，我頗盼望能夠舊地重「遊」，順便探望一下那些親切的民衆，但是離別不過五年，沿途所見，人物全非，不禁使我觸目傷情，心裏更有些恐懼起來，不料兩天之後，隊伍偏巧又在七年前蒙難的黃泉休息。

由於離開延安已有多日，對明兒的懷念和醫院的景象，已經逐漸疏淡，飯前趁着夕陽未落，獨自來到村東頭，望着那些被燒燬的房屋，走過河邊當初與鍾靈定情的大柏楊樹下，七年了！我在這兒流過血汗；受過凌辱，我會拚命的工作過；也曾獲得不少的榮譽，這一切都像一場夢境似的消逝了！走到二分隊的頹牆外面，大娘愁眉苦臉的在院子裏自語着，見我走過也不理會，我想可能因爲我把頭髮掖在帽子裏她認不出。

我默默地來到一分隊，院內巨槐成蔭，從屋裏跑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望着我驚然的愣在那兒，我滿懷酸楚默然的走出來，街頭上也冷清清地，連狗也不見一隻。

來到馮大嫂家塌牆的外面，大門也沒了，小樓燒塌得祇剩下半邊，連一片足以引起回憶的殘物也看不到了。我喟歎着鼓起勇氣走到西間門外，恰巧一個大娘端着一盆污水走出來，衣褲破補得都無法再補了，看也不看我，逕自到欄邊去刷洗。我覺得她好像馮大嫂，但是大嫂年輕美麗，今年頂多不過廿七、八歲，這個女人瘦黑、憔悴，前額堆滿着風霜和憂愁刻下的深紋，我仔細的辨認着，發覺果然是馮大嫂，累年的辛勞和痛苦，使她很快的

便衰老了。我極力抑制着情緒的激動，望着她一刻才說：「大嫂！還認得我嗎？」

「認得！」她這時才約畧的瞥了我一眼，說完又繼續去洗盆子。

「認得？」——「這個答覆使我頗感到意外。」

「月前你來過。」大嫂無精打彩的說着，蹣跚的走向西屋去。

我知道大嫂認錯了，便跟着走進半門，屋內蕭然四壁，炕上幾個襁褓的孩子，瞪着閃閃地眼睛。我歉然的說：「大嫂！妳、妳認錯了！我來過，住了很久，但却不是月前，而是七年以前！」我儘力的使聲音平抑，以免得驚嚇着她。

大嫂緩慢的抬起頭來，望着我半晌，才回憶似的說：「——噢！馮主任！」

「大嫂！」我悲喜交集的叫着，想到我們生離死別，七年重逢，即使不抱頭痛哭，也一定是熱淚交流喜出望外的互訴懷念！不料大嫂的震動瞬息即消，又低下頭去掀鍋端菜，我正在感到愕然悲哀，却聽到背後的半門響，原來北院的大姑娘不知什麼時候站在那兒。

大嫂頭也沒抬，仍然聲色平靜的說：「小鳳！這是馮主任。」

「剛才主任去我家，我認出來了，我、我不敢叫！」小鳳掩不住內心的興奮。

我看着這個好像幾天以前，還穿着開襠褲子的女孩，現在已經亭亭玉立，不禁苦笑的说：「我看見妳用眼睛瞪我，我怕認錯了人。」

「……多少年了？不知道妳在哪裏？」大嫂在低首忙碌的唸着。

「七年了！我一直在延安，大嫂！我從來沒忘記過，妳對待我們的恩情！」想起過去，我忍不住的長歎一聲灑下淚來。小鳳要我去坐，她剛剛走，大哥便和兩個削瘦的女童

走進院來，高些的是七年前的的小蘭，大哥滿面愁苦和蒼老，聽大嫂說我來了，臉上毫無表示，木然無語的坐在矮檯上。

大嫂連歎息都不會了，祇是神情淡漠的說：「他像一頭牛，祇會做活，還是顧不上兩餐，窮得連補碗都沒有，蘭和珍兒太小，胖胖——死了！不做怎麼辦？」

這時候，我才覺得和大嫂之間，已經有着一種深邃而永遠都無法解釋的隔閡。孩子們圍攏到桌邊，大嫂把野菜似的東西，舀到破碗裏。今天是農曆二月二日，但是他們哪有一分節日的氣氛？她盛到最後一碗，我伸手接住，她不肯鬆手，我誠懇的說：「大嫂！六年前，我們一起過年；一起渡春荒，我天天吃妳的飯，今天你怎麼好不留我呢？」

「妳不能吃的。」她不知如何是好的說：「這是花生皮、地瓜秧、玉黍芯、樹皮和野菜煮的，妳不能吃的。」

我想羣衆能吃，我自然也能吃，菜碗終於被我奪過來，吃了一口，覺得苦澀粗糙，鹹鹹地，嚼了幾下兩腮刺痛難忍，祇得放下碗，看着在俯首吞嚼的一家人，黯然的走出門去，我吐着口水，發現竟是一口鮮血，原來腮肉被粗渣刺破。我滿懷悶塞的走出莊頭，看見陳金莉、陳美芸、陳鍾靈、張醒芳、張淑芹、田忠、沈潔雲等正走來。

「鳳鳴！我們找了妳半天，妳竟一個人先來了！」大家說着沿河堤走了不遠，停在棵巨楊樹下，我記得這兒有着排排地垂柳，河流是東西的，翠紅和金幣的墳便在河邊，但是現在却是一條水流急湍的南北大河，根本沒有什麼墳墓。大家怕記錯了，查問村民，才知道幾年前大水災，河道改流，墳墓被衝走，柳樹在荒年裏都被燒光了。回憶起七年前在

此，馮大嫂朝夕陪伴；離別前打着燈籠送行，一切歷歷如同昨日，但是環境却起了滄海桑田的變化，大家心中無不戚楚難言，祇有默默地離去。

在二分隊房東牆外，看見呂笑媽站在那兒，大娘顛狂的向她訴說；兒子出伏病死了，才廿二歲，媳婦被區幹部強姦逼着改嫁，她不肯，說着又乾號起來。我叫呂笑媽回去，找了幾件較舊的衣服，包了幾百元一起去送給大嫂和大娘，她們既不拒絕，也沒有感謝，祇是默默地望着，那種絕望的情景，使我在後來幾天的行程中，心情都無法平復。

隊伍走過晉、冀、魯、豫邊區，沿途各軍區的歡迎和要求被一律謝絕。三月底到達魯東海岸的烟台，乘搭風帆飄洋過海，歷一晝夜的航程，翌日黃昏之前，終於到達大連了。

從船頭上遠遠地望去，大連市好像浮在海上，往返的船帆，飄渺的山峯，聳疊的樓房，怪物似的巨輪排列在碼頭邊。整個的城市，籠罩在瀟灑的烟塵和夕陽的晚霞裏。大家興奮的心情，像海鷗似的在飛翔。暈船的同志也有了精神，都換上乾淨的軍裝，躺在船上

跟着大家高唱「祖國進行曲」。船兒也挺起了胸膛，衝風破浪，英勇前進！

忽然迎面有兩隻汽船和一艘炮艇，成山字形直向風帆衝來。船家立刻落下布蓬，大家站在船面上，望着炮艇前舷飄着鐮刀斧頭的紅旗，架着機關鎗和鋼炮，儘是些穿大衣皮靴的俄國官兵。汽船上則全是中國人，端着蘇聯式的手提機鎗，形勢頗為緊張。歌聲停止了，丁主任便站到船頭上去聯絡。

「別動！都不許動！……」小汽船衝上來，所有的鎗口都對準着我們。

丁主任把介紹信拿出來，由中國人轉交給俄國軍官。軍官操着流利的中國話說：「你

們都帶有武器，全部放下來！」

大家祇得跟了任把鎗彈拋到船頭上。汽船上的中國人，才紛紛跳過船來接受和搜查。俄國軍官則根據名單核對人數，個別反覆的盤問着。

中國女人把女同志的衛生紙和底褲等都翻開，搜查了逾半點多鐘。俄國軍官一揮手，中國人跳回小汽船去，風帆才在「保護」之下駛入港口。

大家心裏感到有些不大舒服，但是却都忍着默不作聲。盧光明究竟還太理想，竟率直的說：「老大哥的歡迎，似乎有點太不大客氣了吧！」

「同志！」陳金荊轉臉用教訓的口氣說：「這是警惕性高，不像咱們中國人的劣根性，處處講面子，這種公私分明的立場，我們正缺乏，正須要虛心學習呢！」

「我覺得這是我們過慣了刀鎗相見的生活，這樣接待夠禮貌嗎？請妳別忘記，這是我們中國的港口呢！」陳美芸的話使大家更加沉默了。

先大家而來的田忠和副主任馬列，在碼頭上望見了我們，揚手招呼着。登岸以後，我買了兩份報紙。大家坐上停在路邊的一輛破舊不堪的卡車，便開進市內去。

駛過幾條燈火初上的街道，卡車便在一條僻靜的路口，勸業工廠門前邊停下來。迎面幾幢玩具似的日本洋房，有一幢較新的，在門前貼着「延安魯迅文化藝術工作團」的紙招。這就是政府特別指定招待我們的住處？

大家首次住日本房屋，心裏覺得很新奇。可惜屋內的許多間隔，門窗和電燈設備都沒了，因此顯得十分寬濶。窗子用新紙糊的，地板上鋪着場場米。大家一住下，立刻便找自

來水盥洗，可是自來水頭也不見了，其他的幾幢日本屋裏，連地板和磚塊也被拆空了。

「主任！沒水沒電，這怎麼搞的呀？……」大家紛紛地質問起來。

「水電？」田忠不服氣的說：「我們來的時候，門窗地舖什麼都沒有呢，裏邊全是臭糞和垃圾，雇人打掃了一整天——」

「你們的介紹信呢？怎麼不到市政府去交涉？你們早來幹了些什麼？」丁主任看見馬列回來，向她大發脾氣。

「市政府說很困難，讓我們自行解決！」馬列說着命身後的槓仗，把白麵饅頭和豬肉黃瓜的晚餐端出來。丁主任噓着氣立刻到市政府去了。大家幻想着，從延安代表黨中央不遠萬里而來，起碼也得住個旅館，不料受到如此的招待，實在令人喪氣。

飯後大家圍着看大連日報，林彪大軍圍攻瀋陽的消息，我却注意到一則延安被攻陷，黨中央移往晉綏邊區的報導，心中不禁又懷念起明兒來，但願醫院能夠遠移，避過這一場災禍。馬列在門外驅散帶着孩子等待施捨的襤褸婦女，附近傳來陣陣驚人的撞擊和喊叫聲。大家紛紛查問着：「附近什麼工廠？叮叮噹噹地開夜工？」

「開鬼夜工！老大哥們喝醉了酒，到處亂打門，我們撞到了一次，啊呀！那個歡迎可真受不了！」田忠解嘲的笑笑，見女同志都不理他，便回到男同志一邊去了。

在屋裏待了一會，才嗅到一陣陣潮濕的臭氣，老鼠吱吱，蚊子嗡嗡。大家把窗紙撕開一格，躺下去仰望着凌空的皓月，休息一晝夜來海上的疲憊。附近的撞門聲，震得窗紙嘩啦嘩啦地響，但是却聽不清楚在吶喝些什麼。



「夜晚了，打老百姓的門幹什麼？」蘆光明爬起來詫異的問着，可是沒人回答他。

「啊！救命啊！……」突然附近傳來一陣悽厲的呼聲。大家翻身爬到窗口處瞭望。

街頭冷落的路燈下，一個俄國兵正在毆打一個人。接着慘呼聲又傳來：「救命啊！」——是主任哪！」不知誰喊了一聲，大家便向門外一擁而出。

俄國兵突然看見房裏衝來這麼多人，端起鎗來就掃射。

「啪！……」子彈密集的飛來，前邊的同志接連的仆倒着，江濤振臂疾呼的衝上去。接近俄國兵廿餘步，第二排鎗又射來，陳美芸仰倒了，田忠跟着跪下去，胡坤英抓着磚頭衝上前，後邊的人猶豫了，就在這危急的關頭，我挺身大呼：「衝啊！」

陳鍾靈衝到前邊掩護我，大家踏着屍身衝上去，俄國兵剛端起鎗來，突然仆倒下去。

大家撫傷扶死，回身便走。同時鬼哭似的警報車聲，沉重的摩打聲，從四面八方傳來，幾十支強烈的燈光，紛紜的照射下，裝甲車、摩托車、輕、重型坦克都出現了，機鎗和鋼炮瞄準着我們，情勢緊張萬分。照明的燈光，搜索到門邊文工團的「招牌」上停住了。大批的俄國兵端着機鎗，佔據了窗口，衝進院子和屋內，高呼舉手，俘虜了我們！

前後街的屋頂上，也同時出現了大批武裝的便衣隊。一陣喳喳地皮靴聲，幾個俄國軍官殺氣滿面的闖進屋來，用手電筒照着憤怒的臉；照着鋪上一片傷亡的血人，照到了主任臉上便停下來。她的眼鏡沒了，門齒被打掉，口唇破爛，頭髮被扯掉快一半，滿懷血污，連褲子都沒繫着整齊。

「你們是延安文工團嗎？是誰鎗殺了蘇聯上士？」軍官忿怒的用中國話質問着。

「事情是這樣的！」丁主任昏亂的解釋着自我介紹說：「我是文工團的負責人。我由市委回來，在街口下了馬車，看見蘇聯的弟兄，用木樁在撞老百姓的門，我解釋說這是不對的，他使用鎗托來毆打我，用皮靴踢我。團員們聽見我呼救便跑出，來蘇聯弟兄就開鎗了。我們赤手空拳，哪裏來的鎗殺死蘇聯弟兄呢？」

這時軍官下令動手搜查中，門外一個高級軍官走進來看了一下說：「……發生誤會！祇死了一個嗎？傷了不少呢？」救傷員闖進來，忙着包紮，陳美芸身上被打成了蜂窩，當場的軍衣都打爛了。呂笑嫣和張淑芹拒絕敷藥。

高級軍官將丁主任帶走，遠處又傳來激的鎗聲和爆炸聲。軍官們催促着，救傷員急忙的包紮時牢騷着：「總是你們中國人鬧事……！」

皮靴聲和燈光隨着一片龐雜的紛亂逝去，街巷和日本屋重歸平靜，剩下瀰漫刺鼻的火藥和血腥氣味。傷的傷了，死的死了，連握握手道歉都沒一聲，誤會就冰釋了。

我一直在撫着陳美芸的屍身，腦子裏似乎變成了一個真空。大家圍着我也默默無語。我把殘廢金交給陳鍾靈，去買一口好棺木和一幢石碑。呂笑嫣、張淑芹用我背包裏的衛生棉，和沈潔雲、張醒芳等把屍身洗淨，換上我的一套新衣褲。

陳美芸全身軟綿綿地，面目姣好宛如熟睡似的，任我吻着她的前額和頭髮、手臂，祇是閉目不語。大家知道我悲痛極深，我愣愣地望着她，無法能把自己從沉痛裏拖出來。這時候，我才深深地感覺到陳美芸那優良的品質和正派的風範，在她被俘時，祇是因

爲我對她一點的人道主義，在我率隊分散敵區，陷於無人管問的絕境中，她絲毫不計較個人的恩冤！本來她可以隨時走掉，但是她却設法把大家掩護起來，最後又一起回到軍區，在相處七年之中，她不奉迎權勢，也無畏於任何威脅，安心而知足的做她的非黨員。

她性情樸實，勤謹而具有遠見，有着深厚的同情心，「整風」以後進步更快，她永遠把自己放在最艱苦的崗位，從來都沒意見，再想培養這樣一個患難與共和息息相關的好姊妹，將是不可能的了，誰想會跑到萬里迢迢之外來送了命！她死的太不值得！我遂又想起于蘭，想到了宋毓秀……我百思不解，爲什麼偏偏要這些善良的人死呢？

幾個女同志陪着我，不食不眠的守候到天明，在一種切心的痛苦之中，忽然陳美芸睜開了眼睛，微笑的叫着我。正在這時，陳鍾靈等買來了棺木，但是任他們怎樣勸說，都不能使我放開陳美芸，我相信她並沒死。張醒芳和陳鍾靈等強拉開我的雙手，我看着陳美芸喊着被抬走，便不顧一切的大叫着：「你們謀殺！陳美芸真的沒死呀！」但是他們竟沒有人肯相信，我一急之下突然昏倒，醒來時神經便失常了。

我掙脫了陳鍾靈和幾個人的攔阻，追到院子裏，又被田忠、呂笑媽等抱回來，按到鋪上。在燭光照耀下，我看見每一張臉孔上，都長滿了寸多長發光的毫毛。我駭然的要讓他們走開，但是嘴裏却嚷着：「欺世盜名！明兒！純潔！……」

他們按住我的身軀和四肢，我羞惱的急起來，心裏想放聲大哭，嘴裏却喊着：「衝啊！我全部接受！明兒結婚十年！……」

「鳳鳴！鳳鳴！」陳鍾靈的熱淚滴到我唇邊，我心不由已漸漸地靜下來了。張醒芳、

呂笑嫣、沈潔雲等過來替我整理衣褲，輕輕地按着我，幾個男同志才滿身大汗的走開，我担心失去控制的嘴，洩露出心底的秘密，雖然是神經失常所說的，在共產黨裏也可以當做犯罪的根據，可是嘴巴已經完全不由我作主，竟滔滔不絕的亂說着：「謀殺高爾基！癡瘋女……我有新的信念！……我有冤仇我有恨！哈！明兒！……嗚美芸！……」

大家孕蓄着兩眶的眼淚，被我一聲痛哭便全震落下來。

直鬧到午後，陳鍾靈和田忠請來市立醫院的醫生，大家關心的問着。醫生檢驗了一下說：「這是神經錯亂，搶救得早，經過適當的療養，就會復原的！」

醫生替我注射和服藥之後，我便悠悠地失去了知覺。

到我醒來的時候，週圍的人們練樂的練樂，唱歌的在唱歌，張醒芳用疊起的報紙，在身邊替我驅拍蚊蠅，見我醒了對我笑笑，我覺得全身痠疼難忍。丁主任已經被釋放了，鎖着眉頭，用手帕掩着嘴，站在一旁。

呂笑嫣端來了鷄湯麵，張淑芹等也來了，她們談笑自若，像這兒從來都沒發生過什麼事一樣。隨後來的幾個人，也都不談我的病和陳美雲的事。我也怕想起這些來刺激自己，但是却覺得頭腦昏痛，心情煩悶，不由己的時刻想哭。

後來排戲的時候，我也隨時會想起陳美芸來，不禁淚水紛紛，心神呆滯，大家便忙用劇詞來逼我接着排演，或者故意說我唸錯了詞爭執起來。領導上一天到晚排演，過度的勞累，使我沒有時間去思慮別的了。

在多數同志這樣的關懷之中，黃昏、滄浪、歐亞等幾個人却始终在一旁看熱鬧，連金

莉等的虛假探視都沒有。

一天飯後，市委梁部長來作報告，她是一個四十歲左右黑瘦的女人，穿着半高跟的皮鞋，一件毛布旗袍，罩着一件藏青呢子的狐裘反領大衣。滿臉紫色的痘皮和暗瘡，敷着薄薄地一層脂粉。這是大家最無法了解的，城市黨居然可以化妝了。她首先代表大連市委和全市一百廿萬人民，向萬里跋涉而來的我們表示敬意，向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致敬。

然後她譴責開鎗打死蘇聯上士的罪行。這時我不願意聽下去，便去廁所，然後輪到垂幕後面的舖上，聽她報告大陸戰況，以及蘇軍從日寇手中解放大連的特殊環境。她說日寇統治旅、大四十餘年，人民痛苦深重，國民黨特務組織遍佈，她要大家提高階級警覺性。又說中國黨的經驗和素質，都沒有「聯共」高，要大家虛心的向老大哥學習。

不知道她爲什麼，最後才提出文工團代表黨中央，和中國人民的熱情使命，慰問大連人民，和慰問出兵擊敗日本的蘇聯英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

她要我們附帶開展旅、大的戲劇運動，協助健全「旅大劇團」。要我們立刻學習俄文；學習交際和禮貌等。至於吃住等等困難，她批評我們進了大都市脫離羣衆，要我們住到羣衆的家裏，順便進行調查了解工作，吃住等等問題豈不是迎刃而解？

可惜梁部長講完了話，連坐的地方都沒有，祇得馬上離去。

張醒芳見我一個人愁思，立刻又過來陪伴，以轉移我初癒的心情，她談起聽到鄰近的婦女說；俄國兵喝醉了酒，到處姦污婦女，連俘擄營的日本女人都把頭髮剃光了，僞裝男人，因此年輕的女人嚇得不敢上街，他們才到處亂打門，看情形不像是造謠。

這時文工團的女同志們，也都忙着在改頭換裝，一個個扮得不男不女的，但是我却有些不想改妝。

午後，田忠劃分好了民房，大家分住在這兩條街上，好在距離不遠，日本屋仍被留做排演的劇場。男女分隊都在忙着遷移，呂笑媽等幫我梳好了髮辮，盤在帽子裏，把花被單疊起來圍在腰部，使曲綫消逝，扮成一個男教員的樣子。

傍晚，直到大家都要搬完了，呂笑媽等仍在陪着我，田忠隨陳鍾靈來婉勸說：「鳳鳴！丁主任叫單獨給妳找了一個清靜的環境，就在街頭的十七號，姓康的，一間非常乾淨的北屋，已經都交代好了，妳快去吃晚飯吧！糧票和菜金明天一早辦理。」

田忠說着，和陳鍾靈順便把我的背包等先帶過去，在呂笑媽和張淑芹等的催促下，我要她們回去吃晚飯，然後才無精打采的，離開那座曾經使我喪失了一個好姊妹的日本屋，獨自鬱悒滿懷的向街頭走去。

其實同志們都以爲我僅是爲着喪失了陳美芸，而心情受到影響，却沒人知道，這是一種在一定時期內的全部鬱悒積纍的總爆發；這是我心裏神夢縈對我可愛底明兒的懷念；對於環境和理想的破滅；對婚姻和復員的焦灼；對於領導上加予我的歧視和不公平的憤懣，此外，自從經過太行山區時，不知爲何月經停潮，起初我也未予在意，我想，不來更好，倒也乾淨，這是勞累過度常有的現象，祇要休息兩天便會正常，不料來到大連快兩個月，却仍然毫無恢復的跡象，這是從來未有過的，也使我內心的不安與日俱增。

回想着這一切可悲的遭遇，不僅長吁一聲，回頭望時，張醒芳等仍在門前看着，我祇

有避開那片戰友們流過血和倒下去的地方，來到街頭十七號，恰巧大門虛掩着，我輕輕地走進去，果然裏面是一個寬濶和打掃得十分整潔的院子，同時嗅到芬芳撲鼻，原來有一株花蕾怒放的秋海棠，樹旁有一磬石磨，中國式四合建築的房舍，東北南三面的屋門都緊閉着，窗上也沒燈光，祇有西屋掩着半門，但是也沒開亮電燈。

「大娘！」我無然的在半門外邊輕叫了一聲，沒人答應，走近前去，發現黑烏烏地屋裏，像有幾個人，圍着地上的矮桌在吃飯。

「媽！」忽然背後跑來一個約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端着一個小碟，裏面有幾塊腐乳，喘喘的望着我跑進去。

「大娘剛吃飯嗎？」我悶悶地向裏面應付着。

「同志！給您端到房裏去吃吧！」果然有一位大娘說話了，我彷彿聽到母親的聲音。

「不要啦，一起吃吧！」我長噓一聲，鬱鬱地走進屋去。這時視覺已經漸漸清晰，看見桌邊坐了五個人，其中三個都低着頭默不作聲。

「可是沒有好飯。」大娘說着把矮櫬讓給我，她坐到鋪墊上，從鍋底拿出一枝燃着的樹條，用微弱的火燼照我，正要拋開，却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又把火燼舉起來。我坐到她的右邊，那個小姑娘身旁有一個年輕的媳婦，閃爍着兩隻大眼，放下碗筷來替我盛粥；對面坐着一個氣宇軒昂，滿面怒容約廿幾歲的青年，大概是她的兒子；旁邊則是一位大爺，祇顧低頭吃飯，看不清面部，回顧大娘已快有五十歲的年紀，滿面慈祥，忽然她背後有一張白皙端正的女人面孔一閃，隨着火燼的熄滅而隱沒了。

我客氣了兩句，便喝着稀高粱粥，吃着蒲公英做的豆沫，桌上一碟鹹魚，一碗蒸蘿貝絲，幾塊腐乳，生活十分清苦。他們都默不作聲，我一時也不想多說話。

「同志慢吃！」大爺推下碗，頭也不抬的起身走出去。大哥要放碗却被大娘制止住。

「——大娘！大爺到哪兒去呀？」我乘機揭開話題，想改變一下屋內的氣氛。

「到街政府去開會呢！」她的聲音裏充滿了祥和。

「我們來多給大娘添麻煩啦！」我無法不向她表示我的歉意。

「同志在外邊，老百姓這是應該的。祇是沒什麼好的，要同志受難爲。」她的聲音裏充滿了慈愛，使我覺得沒有一分應付的虛偽。

「哪裏，妳們也太苦啦！這些年來——」我說着微吁一聲，看見幾個人仍然都不說話，隔膜的氣氛仍然沒有打破。

「香子！給同志添飯！」大娘痛苦似的笑笑藉題把話岔開。

「大娘！謝謝您，我吃好了！您慢用吧！」我說着客氣了一下放下碗筷，大娘的溫慈，使我無法不做兩句禮貌上的虛套，遂說：「大娘！我姓馮，請問您貴姓啊？」

「啊馮同志！我們姓康。」她回答着又從鍋底拿起一根燃着的柴枝來照我。

同時，我也藉着柴火，看到她和媳婦的眼裏充滿着疑惑，這時大娘又和藹的說：「同志在北屋裏睡呢，裁！領同志先過去休息吧！」

我客氣了幾句，便站起身來，長吁一聲，跟着叫裁的小姑娘來到北屋。

當裁扭開一支十幾燭光的電燈時，我才看清楚，原來這兒是一間喜房，炕上放着我的



背包和大衣。花紙的糊壁和鮮艷的紅雙喜字、彩花等等，連陳設也仍然嶄新。

在那油漆過的衣櫥上，鑲着一塊全身的玻璃鏡子，我走過去看看自己，畸形怪狀的模樣，不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要給我添飯的香子，抱着一牀碎花褥子，這時走進門來，說是大娘讓她送來的。

在燈下我才看清楚，香子不是媳婦，而是一個十七、八歲發育早熟的少女，紅噴噴地的臉龐上，配着一對雙眼皮的大眼，閃閃地盯着我，我祇好客氣了兩句，接過了褥墊，她便和裁曳上房門走去。

我舖整好了炕，從玻璃窗上看見香子和裁仍然站在西屋的半門裏，向這邊望着。躺到炕上，輕輕地吁了一口氣，新的環境使我覺得心神也輕鬆了不少，腦子似乎也稍

為獲得了一些安靜，懷裏抱着花布狗，不禁熱淚泫然的想起明兒和陳美芸來，母親雖然遠在天邊，離別也已十年，但是將來總還能有重見的一天，要見陳美芸却永遠也不可能了。想到這兒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翌晨，我從郁香的夢中清醒，芬芳仍然陣陣撲鼻，心曠神怡，便坐在鏡前梳攏着垂散的長髮，忽然外間傳來一陣腳步聲，是裁端來一盆熱臉水，我要她放在外間的盆架上，幸喜張醒芳和呂笑嫣等來了，才使我能掩飾過去。

練習之後，田忠說我的麥票和菜金，都交給房東康大娘了，果然回到北屋時，香子換穿了一套素色碎花的夾衫褲，用木盤端來了四碟菜和一盆麵條，未等她放下，我便推住木盤說：「端回西屋去，和大娘大爺一起吃吧！」

香子紅着臉，相持了半天，終於被我推回西屋，不待大娘開口我便誠意的說：「大娘！我們像一家人一樣，爲什麼要分開吃呢？在一起吃好啦！」

「不能的呀！同志！不能那樣的呀！」大娘也婉言的起來推辭着。

「怎麼不能啊？我一天二斤半麥子吃不了，快放下盤子吧！大娘快坐下來吃啦！」我把菜盤按到矮桌上，拉大娘坐下輕吁着氣說：「昨天夜晚妳把褥墊給我舖，還沒謝謝您呢！今天又忙着給我做麵炒菜，大爺和小妹妹呢？」

「同志！這樣怎麼好呢？」大娘見我心意誠摯，不知怎樣才好，便吩咐香子再煎兩個蛋。大哥出去了，我擺放着六雙筷子和碗，大娘疑惑的瞪着我的一雙手，我祇好故作鎮靜的各處望望，却發現迎面靠南牆懸着的一條素色長幃，——那是用來遮隔內間的。在離地約二寸許的裏邊，擺着一雙精緻的繡花女鞋，忽然這雙女鞋輕輕地移動了一下，原來那兒有人躲藏着。從繡花鞋的色調和織整上，可以推測得出那必定是一個十分端正的女子，同時想起昨晚在柴火下，一閃而逝的面龐。北屋的喜房可能就是她的了，可是，爲什麼她要藏起來呢？昨夜就像在躲藏。我又聯想到大爺閃爍的態度；大哥忿怒的臉色，不禁記起「特務組織遍佈」的話，頓時感到一陣恐怖。

這時候大娘端出昨天的粥，我不准她吃，正爭執着，大爺、裁和大哥回來了，這時我才看清楚他有五十幾歲，滿臉虬髯，眉目像被深深地憂鬱鎖住，他沒說話，祇做了一個淺淺地苦笑便坐下去。我把一碗麵雙手端在他面前。他也作苦笑狀。大娘忙拉我坐下，香子端上韭黃炒蛋，一盤豬肉炒高白，一盤肉釀豆腐辣椒，一盤牛肉番茄，一盤蒸魚，再加

上鹹菜、豆沫、鹹魚、腐乳等擺滿了桌面。我把一碗麪分成兩碗，一根一條的吃着。和他們互相勸讓，談詢着……同時留意迎面的懸幃，希望能發現那個神秘女子的全貌。

原來大爺在大連郵政局，當了幾十年職員，大哥在一個百貨店做售貨員，——但是從他的氣質上，我却覺得他不像店員。他們祖輩即是大連人。談起來大娘長吁短歎。我也不好再問，便祇管注視那雙繡鞋，但是直到吃飽，它不止沒再動過，竟連一點聲息都沒有，使我內心不禁更加納悶起來。

「香子！給同志盛麵。」我還沒吃完，大娘便命大女兒來拿碗。

「大娘！我在這兒就和自己家裏一樣，我不會客氣的，妳們倒是太客氣啦！看！都不吃菜，我們要把這些吃完了，下午還有呢！」我說着端起盤子來，把菜倒在他們碗裏。大娘抓住我的手，這樣一來，空氣便比昨天夜晚親切得多了。

「同志坐罷！」大爺說着推下碗筷，大哥也跟着走出門去。

大娘一瞬不轉的注視着我說：「同志不會吃飽吧？你兩碗麵還不滿一碗，你們年紀

輕，一碗麵怎麼飽呢？連裁也要吃三碗！」

「我吃菜多呢，大娘！菜和麵都做得很好吃，我很久沒有吃得這樣飽啦！」香子見我

稱讚，嫵媚的向我一笑，又羞怯的低下頭去。

大娘見我不走，便守着餐桌和我談起來；問我的家鄉和親人，出來多少年月等等，由於大娘的慈祥，使我也想從閒談中，了解一些當地的情形；了解那幃幕後面的秘密。大娘聽了我的敘述，不禁潛然的說：「我看着同志也像似南邊的人。我們北地人，沒有長得像

同志這樣——噢！離家十年不寫信，妳爸爸媽媽不都想壞了嗎？」

「在國內打仗郵信不通，現在可以通信了，我——我怕給爸媽惹禍！」談到母親，我不禁長吁一聲，臉上猶強做笑容，但是心靈上又感到沉重了。

「同志寫信接母親來大連吧！住到這裏。」大娘一句話提醒了我，這到確實是一個好辦法。「復員」「回家」的夢，早就應當清醒了，今生回家的希望太渺茫了，在這兒起碼還有半年，我想得興奮不禁感謝的說：「啊！如果真能把母親接來，那可真好極啦，祇是又要給大娘添麻煩，母親知道您待我這麼好，她一定會很感激您的！」

「這也沒有什麼，你快寫信吧！」她也許怕引起我的傷心，說到這兒便轉了話題：「同志有太太了嗎？」

「啊？」我不禁一楞，立刻忍不住的笑說：「還沒有呢！長得這麼難看，誰肯跟！」

「馮同志可真會說笑，女孩子都沒長得這麼好看的，今年還沒廿歲吧？」大娘輕微的做一個笑容，立刻又被重憂斂住。香子却用肅穆的眼光正視着，使我感到那是一種譴責。

「廿歲？十四歲離開家，整整十年，今年廿四歲了，老啦！」我苦澀的說着向香子歉意的笑笑。不料她仍然用嚴肅和鋒利的眼光，一瞬不轉的望着我。

「同志沒有廿歲吧！她姐姐今年十八歲，看妳不比她還年輕嗎？」我似乎感覺到，大娘在從各方面探測我。我要走了，瞥一眼幃後的那兩隻腳，仍然一直未動過，那真是驚人的一種耐性。更奇怪的是，大娘全家，好像都沒注意到這件事，她們做得太坦然了，這倒使我一定要了解這件事情的內幕。

午睡前，從廁所出來，看見東南兩個屋門前邊，有幾個女學生，和香子在吃吃地說什麼，看見我注意，便紛紛做忙碌狀，回屋去掩起門來。大連解放兩年了，還會有這種現象，可見地方黨的官僚主義，也許她們都是梁部長說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特務？

傍晚，利用休息時間，寫了一封萬言家書，心裏不禁感到份外的痛快。

在日本屋排了一天戲，夜晚歸來，北屋桌上放着一碗綠荳粥，和兩個糖芝蔴酥餅。我喜歡那種家庭溫暖的氣氛，便端到西屋去和大家分食，一面談心，看見幃幕下邊的繡鞋仍然在那兒，大娘戴着斷了一條腿的老花鏡，藉着鍋底的火光補衣服，問我喜歡吃些什麼菜？談起爲什麼夜晚街上各家都不開燈？她長吁一聲說：「咳！他爺兩個找不到工作，吃用又太貴，節省一天的水電費，全家可以吃一頓飯。我們都快要兩年不開燈啦，那些燈火輝煌的樓房，都是幹部的家。唉！工作是有，可是——」

談着話，香子從鍋裏盛出炒的栗子，給我做零食。我幾次想要問幃後的人是誰？始終怕破壞了我們之間的融洽氣氛而作罷。

「同志有換的衣服，就讓她姊妹來洗吧！」大娘問得很大方。我祇能藉詞婉謝，說我們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熨。我打定主意，要看這雙腳在幃幕後邊，究竟能躲藏多久？

翌日排完了戲回來，康家院子裏熱鬧起來啦，一會兒來了幾個少婦；一刻又是一羣少女，都修飾得像過年似的。起初我未注意，漸漸便看出其中的門徑，她們不知聽誰說，康家住着一個年輕的，便紛紛地藉詞推磨、借物等……來看個究竟。

吃飯時這個少婦送點小菜，那個少女端些湯來，屋裏人羣不斷，直至深夜仍然不走。

這個玩笑可開大了，可是我又無法不扮演下去。

深夜裏，我從西屋回到喜房，蓋上被單，抱着花布狗在燈下看書，嗅着陣陣撲鼻的芳香……忽然被什麼驚醒了，睜開眼，看見大娘拿我的帽子站在燈前，攏着我披落下來的髮辮，臉上的神氣，像說早就知道你是女人了！我笑着起來招呼，一面拂拂髮辮，恢復了原本的聲態：「大娘！您什麼時候來的？請坐吧！哦！我開着燈睡着了！」

「妳爲什麼不告訴我呢？」她說着坐到炕邊攬起我的手來。

「大娘！」我任她揉着手，歉意的笑笑說：「女孩子在外邊做事，不像在家裏，我們又剛來到大連，人地兩生，這樣方便一些！」

「從頭一天起，我就疑心妳是女的，後來看見妳手，又吃那麼少的飯，我斷定妳不是男的。咳！在外邊真不容易，早些睡吧！」她似有感觸的說着替我整整被單。

一陣匆促的脚步聲，香子和裁出現在門邊，滿臉意外的神氣，跟着大娘退出去。看情形大娘不像壞人，不會害我。不一會，隨着奔跑的脚步，咚的一聲門被撞開。我一驚未了，香子和裁抱着蚊帳和枕頭、花被等闖進來，姊妹倆笑嘻嘻地說：「馮姐姐！妳真是女的嗎？媽叫我們來送枕頭和新被，給妳掛起蚊帳來呢！」。裁不理香子的白眼，裁起我的軍帽來照鏡子。香子掛好蚊帳坐到炕邊，挽着我的手不肯走，她在西屋要睡地舖，我祇好挽留姊妹兩個同睡。

「……別着了涼，快睡吧！」大娘拿來她們的枕頭和被，催我們上炕以後，便曳上門走出去。女孩子實質上是比男孩子喜歡鬧的。香子初見我時顯得很羞澀，熟習了便無話不

談；原來她們是大娘的外甥女兒，寄居在這裏，因為生活困難，姊妹倆被迫輟學，大娘沒有女兒，便把她們兩個像親生一樣來看待。

有一夜，在日本屋正式彩排之後，我和香子、裁一同回家，大娘仍在西屋忙着，我們坐下來喝粥，姊妹兩個敘述着參觀排演的熱鬧，忽然香子興奮的說：「媽！我要和鳳鳴姐姐拜乾姊妹，媽！妳說好不好呢？」

「我怎樣能有那麼好的命啊！」大娘欣愉的笑了，顯然她已經意動。

「大娘！妳看，我們就像親姊妹一樣！不必拜了，以後我跟您叫媽，您就拿我當女兒，香妹！妳說好不好？」爲了母親來後的方便，我欣然贊同。

「好！快叫媽！姐姐叫媽呀！」……於是隨着媽、姐、妹的親切叫聲，掀起一陣歡樂來。我向幃下望了一眼，綉鞋隱沒了，我正在詫異，却看到大娘身後，又出現了初來之夜的那個端正的面龐。定睛看去，果然是她側向着我躲在那兒。因為她在暗處，所以進來時竟沒看見。大娘深吁一聲，像被我發現了秘密似的，屋內的歡樂立刻跌進沉寂的深淵。

那個女子似乎感覺到氣氛的變化，慢慢地回過頭來，和我的視線接觸着，藉着院內透過樹葉反射的月光，顯出她那白淨的卵圓臉龐，兩顆晶瑩閃爍的淚眼，一付無限幽怨和極度驚恐之後的神態，就在這短暫的對視之間，她不安的轉過臉去。

大娘歎息了一聲，我故作平靜的問着：「媽！這是誰呀？怎麼前幾天沒看見呢？」

「唉！這是妳大嫂！」她長吁一聲拿起衣襟來拭淚。

「媽！大嫂有病嗎？我看您和爸爸好像很憂心！」——「我把手放在她手裏，她的熱淚

滴在我手上。大嫂在握着臉啜泣，裁裁着我的帽子，靠着香子咬緊下唇望住我。

「媽！」我握住她的雙手懇切的說：「您待我就和親生女兒一樣，您有什麼心事還要瞞着我呢？您說出來，大小的我總能儘一點心，媽！您告訴我吧，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唉！」大娘平仰了一下感情，才顫抖的說：「她們、她們都被俄國兵糟蹋了！」聽了這句話，我心內像烹進了一滴滾油，感到說不出的難過。

香子和裁也嗚嗚地哭了。這時不要說向她們解釋，即使一句安慰的話我也找不出。人類的同情心和「黨性」在劇烈的糾纏，被污辱民族的自尊，女性最不能忍受的，比死還要深的一種痛恨，隨着「新的信念」，從胸腔裏翻騰起來，我咬着下唇，熱淚迸流，不禁想起了陳美芸；想起了大爺的憂鬱和大哥臉上的忿怒！

「我們世代是忠厚人家，這叫我們怎麼活下去呢？」大娘恥難的哭訴着。大嫂偏着雙眼跪在那兒，這時艱難的爬起來，扶着牆躲回垂幃去，幃下又露出那雙纖整的繡鞋。

「媽！這不能怨妳們！這不能怨妳們的啊！這是那些畜牲！那些要受雷轟的畜牲！」女性的同一命運激動着我說：「大嫂病了，我們要快替大嫂醫治！……」

大娘嘆息聲起，又流着淚水緊握住我的手說：「咳！——連吃飯都要靠賣破爛維持，親友們也都一樣的困難，哪裏有錢醫治呢？唉！日本人在大連四十年，沒有俄國人兩年這麼狠！唉！我媳婦是最賢慧的，……她寧死也不肯——那些畜牲把火柴、爛襪子都塞到她肚子裏，使她求生不得，欲死不能——」

「媽！明天我到醫院去，找一位女醫生來給大嫂看看！」裁聽見我說，便呶起嘴來嚷



着：「媽！我也痛的！我也要去看醫生！」

「唉！」大娘有些意動的望望我，終於又歎息一聲，顧慮的說：「還是不看吧！傳出去，更見不得人啦！」

經過我再三的懇求，說明女醫生會同情我們，加上香子和裁的哀告，大娘才愧難的望望我，我安慰她說經濟問題由我負責，勿須她們顧慮，遂到幃後去看望大嫂。

幃後有一條狹窄的牀板，血腥氣味頗重，大嫂倚在板旁邊，見我進來，便閃躲到窗邊透進的月光處，用一雙充滿驚恐、感激和羞愧的眼睛望着我。這時候，我才看清她面貌端正，年約廿一、二歲，剪髮垂肩，面如白紙，精神被深重的痛苦桎梏着，但是仍然掩不住她那強烈的求生慾望；掩不住她那眉目間一種少婦和初婚少女，兩者揉合起來的特有的美麗，身裁完美，清秀安詳的神韻，比香子和我更美。我跟過去，她不安的退拒着，突然雙手掩着臉，轉身躲縮進牆角的暗處去。

翌日中午，張醒芳和呂笑媽去醫院，請來一位丁醫生，我把情況事先告訴她，大娘看見醫生態度和藹，便不再拒絕。檢試的結果，香子和裁陰道與子宮發炎，驚後經脈失調，但是大嫂無論如何也不讓醫生看，香子和大娘也婉言勸解，扶她躺到牀板上，我伸手去撫，她哇的一聲哭出來：「呀！髒了你的手啦！」

我安慰着她躺下去，看見她褲襠裏血污狼籍，幫助醫生解下褲裏的襯布，嚇得我不禁全身顫抖，原來她下腹腫脹，陰唇破裂翻突，血污殷殷地流着。

大嫂和我退到幃邊，醫生診視了一刻，注射過一針，我便跟着先退出來。她洗抹着手

說：「病人不能站着，須要靜臥先止住了血，她很年輕，——恢復健康也會快的。」

這時候，南屋的大娘來了，求我請醫生過去看看她的女兒，原來她七歲的女兒閉子下體已死，高熱達一〇四度，晝夜不眠，嗓子都失聲了。另兩個大女兒都是子宮炎，醫生正在診視，東屋大娘也含着眼淚過來，醫生很受感動便跟她去，診視一個廿幾歲的媳婦，被輪姦流產，陰戶腫脹破爛，血肉模糊，一片蛆蟲蠕動。內室有少女的哭聲，嚷着要看醫生，同時南屋的兩個少女也流着淚跑過來，原來老人家不准她們看，幾個少女就是我一出廁遇見的學生，她們都害着嚴重的子宮炎，最痛苦的是便溺困難，苦痛難忍。

醫生分別留下藥，送出門時，她沉吟的說：「——她們內部都受傷很重！用藥水每天洗兩次，大嫂和小女孩——子宮裏有硬塊化膿，須要馬上住院開刀，割掉子宮，當然需要一筆頗大的費用，可是不能再耽誤了！明天我再來看她們一次吧！」

## 卅 演出失敗 病入膏肓猶無知

翌晨，呂笑媽把我最後的一筆錢，去兌換了現款，在丁醫生來覆診之後，我才順便談起兩月之前經潮停閉的事，她詢問我並無生理變化，而且歷年經期尚算準時，檢查了半天，始終找不出病源，便要我去醫院進行澈底的檢查。

大娘一直關懷的望着我，在醫生去後才惶恐的說：「閉經？這是女人最怕的病，兩個多月了，怎麼不早看醫生啊？妳怎麼不告訴我呢，可不能再耽誤了！」大娘又問我可曾錯吃了什麼？跌傷過沒有？……我感謝她的關心，說明因為工作忙，女孩子又羞於提這件

事，所以才拖到現在，我自信沒什麼蠱惑，因此，總以為休息些時，就會恢復的，沒想到竟會這麼久不來，最後祇有答應大娘明天去看醫生。

同時劇團經過半月多緊張的準備，翌日在大連市最新型的人民劇場，演出「黃河大合唱」，慰問大連黨、政、軍、民各界，並且有蘇聯貴賓參加。演出前全院狂瀉，情緒熱烈。我想我估計錯了嗎？但事實却是最好的證明，在演出中，觀眾越看越冷淡，太高的自信換來過大的失望，不到散場，蘇聯貴賓紛紛退出，各部首腦亦多不辭而別。

翌日各報大肆評論，指出「黃河大合唱」歌詞都是美的，主演稱職，但是曲高和寡，劇情太過單調、沉悶，它不能代表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形式，亦未能發揚民族藝術的特色。說我們「這種太過簡陋的「象徵派」的佈景，實際上是偷工減料。」連戲報上的措詞、陣容、作風等等都被嚴格批評，藉着蘇聯貴賓的反映，說我們是「山溝裏的藝術！」各界輿論認為我們「不過是三流貨色！」勸我們「勿在國際上丟臉！」「戲是好的，可惜不能接受！」總之是「慘痛的失敗了！」

劇團即刻舉行會議進行檢討，大家一致認為不是演職員的過失，而是要「領導上主觀主義錯誤的決定負責任！」當然客觀因素也有，例如舞台太寬大；播音等技術上的生疏等。原定公演一月的計劃，被迫一天便綴演，從此無人再談慰問的事，文工團有史以來，未受過這樣慘重的打擊，大家的情緒深受影響，我反而感到吐了一口悶氣，心中十分痛快。

直到這時，我才有時間請假去市立醫院，因為我不願要「中蘇友協」和市委寫介紹信，便直接到醫院去，誰知掛號之後，等了約兩小時才得入內，一個面目冷酷的醫生，望

了一下我的登記，便斜視了我一眼，冷冷地說：「脫下了褲子來，輪到牀上去！」

我沒有動，反而疑問的說：「醫生！沒有其他方法可檢查了嗎？」

他意外的擡起眼睛來瞅着我，不樂的說：「多話！」

我仍然未動，也不欲和他爭辯，祇用轉身而去做了我有力的答覆。

隔了兩天，我趁着了醫生來，才請假跟她到市立醫院去，經過一次較詳細的診視，接着延安又來了回電，指示我們長期準備，演出「白毛女」，堅持完成慰問的任務。繼續診斷的事，便又被放下來了，文工團重作雪恥動員，擬定計劃分頭進行；聘請了百餘名當地的音樂家，從旅大劇團挑選了百餘人的合唱隊，集中全力排演「白毛女」。

一天黎明，忽然我被西屋的哭聲驚醒，過去看時，原來大嫂仰臥在地舖上，大娘坐在她身邊哭泣，大哥肅立在一旁，我過去撫摸時，發覺大嫂已經死了，香子和裁也跟着哭起來。這個意外，使我感到不安，忽然香子發現大嫂手裏有一張疊整的信紙，我俯身欲拿，却被大哥搶先拿了去，他痛苦的展開看了一下便抓到手裏。

「給我。」大娘看了聲色溫和的要過去，伸手遞給我，大哥滿臉悲憤的瞪着我，我看見大娘一片誠意，便不忍違拂的接過來，見是一張信紙，寫着娟秀的墨筆字，但是很多被寫錯塗改，這是大嫂的遺書；內容說她不願意爲了殘軀，再連累家人和我，因此自願服安眠藥自殺，她讚頌公婆和小姑的厚德；感激丈夫對她的愛情和諒解，勿爲她的死而過於傷心，祇求一口薄棺葬身，所欠我之人情，願來生變犬馬償還，盼望丈夫勿對我隱瞞，並願能竭誠助我，她雖在九泉之下也必瞑目！

盈眶的淚水，使我艱難的看過遺書，大嫂和我沒說過幾句話，但是她不幸的遭遇和優美的品性，却深深地感動着我。我把信和最後的一疊鈔票放在大娘手裏，對屍體說：「大嫂！治病用不了多少錢的，我從未想到要妳報答，我們會買一口很好的棺木葬殮妳！」

翌日休息，我藉詞請假去醫院，租了一輛馬車，和大娘等去虎頭山郊區，祭祀大嫂，陳美芸的墳竟埋在旁邊，墳墓面海背山，風景優美。我不禁感慨的說：「這到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大哥！大嫂遺書裏，說你有事瞞着我。」

他轉望着海上點點頭，轉身向着墳說：「我不是店員，我是一個軍人。」

果然被我猜中，但是我却猜不出他的身份。他平靜而誠懇的說：「十年以前，我在北京求學，抗日戰爭爆發了，我們最後撤退南下，但是鐵路已經被炸斷，我們在阜平山區接受了東北軍的編制，在敵後打了八年。」說到這兒他苦笑的長嘯一聲：「抗日人人有責，捫心自問，我對得起國家民族，我不要在官發財，我不要自相殘殺！我有嚴父慈母須要奉養，軍隊不准復員，因此我放棄一切名、祿、地位回家來了。」

我平靜的望望大娘，她臉上充滿着歉意，我寬慰大哥說：「我非常敬佩你的勇氣；你的見識和孝心，更有大嫂這樣一位好戰友！」

「不。」大哥追悼似的說：「她是我幼年時的鄰居，我參加戰爭以後，哥哥逃到東北去，母親懷念我，她便時常來安慰母親，每逢年節則來陪伴母親，她家裏很有錢，多少富豪求親她都不肯，我九年沒有音信，許多人都說我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她却堅信我還活着，去年我回來，因為爸媽同意我們結婚了。」

「那麼——你外邊還有妻子的？」我這樣的猜測着，忽經覺得不該這樣來問。

他黯然的點了點頭，吁了一口氣說：「我結過幾次婚，都在戰亂中失散了，最後的一個妻子，知道母親要我回家結婚，便帶着孩子離開了我。」

「那你爲什麼還要和大嫂結婚呢？」我的語氣裏含有輕微的指責。

「在道理上當然是不應該的，但是在人情上，她等了我九年，爸媽年事已高，我怎能夠忍心違拂？爸媽爲我犧牲了一世，我難道自私到不能爲父母犧牲一次嗎？」他欸欸地說着，好像在向大嫂懺悔。漸漸地我也被一種稀有的，富於人性的神精所吸引，想不到在共產黨之外，也有這樣通達的青年，忽然我說：「那天夜晚的俄國兵，是你打死的！」

他抬頭正視了我片刻，光芒懾人的又瞥大娘一眼，低着頭說：「是的！我帶回一支左輪鎗來，不過却是第一次用，便被母親投到井裏去。」

「你以爲你的事，能瞞得過大連的地方黨嗎？」我提醒他，也希望使他知道謹慎。

「不會。」他肯定的說：「我回來僅是爲了安置和看望父母，然後再去——流浪。現在妻已經離開了我，我希望能夠償還一些妳的債再走。」

「如果須要，我會——不過，我不希望你償還。」我說完便招呼大娘等乘車歸去。

傍晚，大娘因爲醫院明天才能告訴我檢查結果，便命大哥去請來一位年逾七十歲長髯飄胸的中醫，樣子很有氣派，替我撫脈時問着：是否感到疲倦和孱弱？是否食量遞減和感到煩燥？是否焦心積慮過度？……我一點一點點頭。夜晚會議歸來時，大娘把我愛吃的蓮羹擺在桌上，一面替我鋪放着被褥，她要替香子和裁來陪伴我了。

「媽！醫生怎麼說呢？」我似乎感到一種嚴重的氣氛。大娘抓住我的手，滿面憂戚的落下淚來，我反而安慰她的說：「醫生怎麼說，媽！您告訴我，不要緊的！」

「唉！」大娘深吁一聲地望着我：「醫生說，妳得的是乾血癆，因為妳過度的勞累；過度的焦心積慮，心血被耗盡，所以、所以經脈停了——」

我相信這是可能的，因此寬心的安慰她說：「媽！我還年輕，等忙過這一陣，去醫院住些天就會好的！」

「噢！」大娘聲淚俱下的說：「孩子，妳不應該那樣早就離開母親，妳不懂得的呀！」

「媽！醫生倒底怎麼說呢？您若不告訴我，我反而會急出病來的呀！」我從大娘的態度中，覺得事情似乎已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

「醫生說妳再也不能耽誤了，如果不快一點治，妳便祇有、祇有七個月的壽命了！」

大娘怕我受到驚嚇，便無限溫慈的催促我說：「孩子！明天我陪妳到醫院去！」

我始終覺得這不會是真的，但是老醫生的神態，却又使我覺得似乎不是假的，不禁心情錯綜，想到繁忙的工作，祇好答應大娘等醫院寄來報告再說吧。

事實上，緊張的突擊忙得透不過氣來，怎麼能有時間再到醫院去呢？接着五一國際勞動節來臨，「白毛女」首次便在斯太林廣場舉行轟轟烈烈地公演了。

公演之後，我們接到全市各區熱烈的慰勞和邀請。觀眾從市外、旅順、赤塔、海參威等地源源不斷的湧來，越演越盛。這種情形，終於使「旅大中蘇友好協會」的馬會長，和梁部長等突然光臨，說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要我們舉行勞軍慰問。

人民劇場門前，懸起五丈多高白毛女的畫像。有精緻的演員介紹和俄文特刊等，我們已經學會了掌握轉台和播音等等現代化的技術。

是晚，到場蘇軍高級官佐和眷屬數千名。演出中全院激動的情形，幾次使我在台上無法演下去。我想起萬里之外的母親和明兒；想起于蘭和陳美芸；觸起自身的悲慘遭遇，及近幾年來滿腹的積怨，完全出於內心的情感，把深重的苦痛藉題發洩，尤其是想到新死的大嫂，和十七號院內的那些姊妹，望着台下的一片豺狼，激動得使我幾乎不能自持，整個的演出達到最高的成就，完場時謝了幾次幕，觀眾仍然歡呼不去，有些軍官衝上台來，抱住陳金莉等熱烈的吻着，嚇得大部份女同志紛紛地逃向後台去。

回到後台，不料也滿佈着俄國警衛兵和便衣，大家正在紛亂不安，「中蘇友協」的馬會長和梁部長等，陪同馬林諾夫斯基率領着數百名高級官員，步進後台來。他身軀魁梧，一望便知，戴着大皮帽子，黃呢子雙排鈕的大衣，領上四顆閃閃地金星，黑漆漆地長筒皮靴，年紀已在六十開外了，發出銅鐘似的笑聲，他身邊跟着一個不到廿歲的少女，衣着華麗，面龐姣美出眾，閃着兩隻碧藍色的大眼睛，好像混血兒。

王克強急促的集合起隊伍來，丁主任已經鑲了滿嘴的金牙，帶着金絲眼鏡，迎上去和馬林諾夫斯基握手，回頭招呼我過去介紹。

馬林諾夫斯基微笑的說着不算流利的中國話，介紹身邊那個相差五十多歲的少女，原來是他的夫人，她的中國話却說得清晰動聽，令人驚奇，兩人對我的表演備加讚揚，聽我說劇團住民房，立刻吩咐背後的一個軍官，要他明天接我們到蘇聯迎賓館去。



翌晨，迎賓館派來兩輛華麗的客車，同志們充滿了興奮和不安，不知道此去是福是禍？爲了要離開這塊傷心的地方，使我內心尤其傷感不已。大娘和香子淚汪汪地捨不得我離開，千叮萬囑的催我快去醫院，我祇得答應，並且說我會常來看望她們。

迎賓館在繁華的市中心區中山路口，樓高十二層，門面巍峨壯觀，內進設備豪華，這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建築物，我們被安置在第十層，我和馬列同住在一間最精緻的雙人房裏，沙發上罩着雕花棗紅色的絲絨，雕花厚地氈，彩色環壁玻璃浴室和洗手間，一切都異常講究。這兒本來是專門招待蘇聯高級官員的，現在「白毛女」使我們成爲貴賓了。

同志們一會扭開收音機，一會又開了電燈，從這間跑到那間，滔滔不絕的談笑着。馬列從丁主任房裏劈岔着腿回來。這些天，相信也真夠她受的了。

「馬列！」小陳在沙發上彈着，見她辛苦的樣子便問：「腿又怎麼啦？」

「唉！坐單車磨破了，一直沒好，真該死！」她說着拿起肥皂和毛巾挨到浴室去。

深夜一點多鐘，大家都回房去了，馬列蹲在穿衣鏡邊擦藥，似乎怎樣也看不到傷口，我同情她在丁夢綺面前，所遭遇的痛苦情形，便讓她伏在牀邊替她敷藥，却看見陰阜紅腫翻突，雞粟一片，便說：「祇是擦得紅腫了，並沒破呢！」

「唉呀！痛極了，小便都困難，也許是濕氣！要命！」她呻吟着去鋪牀，我剛躺下去，呂笑嫣、張醒芳、沈潔雲、向明等又過來聊天，我一時睡不着便看書，有的聽廣播，大家的的生活寫意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診斷時間的延誤，使我內心也感到深深的不安，遂決定明天無論如何也要去醫院，不料又接到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晚筵舞會的請柬，

丁主任立刻請來「中蘇友協」的一位徐女士，向大家教授簡單的交際舞，指導外交酒會中的禮貌等等，結果又無法離開，閉經病就這樣被一天又一天的拖下去。

是晚，文工團全體同志穿起劃一的藍布制服，小陳將胸部塞了許多棉花，把腰束氣得都透不過來，早晚刷了三次牙，等到「中蘇友協」的電話打來，大家才下樓乘專車直赴馬林諾夫斯基的官邸。

那是在接近市郊禁區底一片別墅式的園林，門外車輛排排，衛隊密佈，汽車駛入短牆環拱的紅門，龐大的園內，花木掩映的假山噴池中，綴滿了彩色電燈，長窗上鑲着雕花玻璃，拱門前面，鋪着名貴的花氈，數盞幾百頭的琉璃吊燈，燦爛奪目，樂隊輕奏着「伏爾加船夫曲」，在春雷似的掌聲中，我們步入寬濶富麗的「宮」中，這時我才看出，這兒原來是一座教堂，牆上的塑像和照片，換上馬、恩、列、斯，笏烟瀾漫，彩紙繽紛，迎門三條鮮花堆起的長案上，擺滿了名酒雕杯和各式的刀叉美饈，百餘名將校軍官，勳章金綫、琳瑯滿目，帶着盛妝濃抹的太太在起立歡迎。

「有暖氣設備呀！」張淑芹在我耳邊低聲說着：「噢！怎麼沒毛主席的像呢？」

「大概因為他們是主人，或者不是官式宴會？」我這樣猜想着安慰自己。

張醒芳却小聲的答覆過來：「但是在延安和全中國，却到處都有斯大林呢！」

同志們正在低聲議論，丁主任和「中蘇友協」的馬會長、市委梁部長等走過來，要我用英文致答謝詞，我以全忘了爲理由堅拒接受，同志們見我一直面無笑容，態度又變得從未這樣僵硬過，不禁都担心我的神經錯亂會重發。

正在這時，突然掌聲驟起，轉臉看時，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挽着他年輕的夫人，和幾個老將軍從後門走進來，這時候大家已經注意到，那些太太們的身上，都掛滿了閃閃地鑽石、翡翠，各種式樣的珠寶和金飾，披着名貴的狐裘，發出濃烈得薰人欲嘔的香水氣味，使我們這些自命樸素的服裝，感到簡直在遭受着嘲弄。連馬林諾夫斯基也改穿着一套黃綠絨閃閃發光的軍服，他舉手示意的走到長案中間，掌聲甫停，丁主任便和「中蘇友協」的馬會長、市委書記、徐翻譯等迎上去，卑恭卑敬的客氣了幾句，馬林諾夫斯基和老將軍們相顧大笑。丁主任回身招呼，馬列和張淑芹等催我過去，我却說是招呼她們，而嚴峻的拒絕出去。

馬林諾夫斯基等走到隊前，用粗硬的國語說：「歡迎中國嘉賓！」我們再報以熱烈的掌聲，他直走到我面前，伸出毛茸茸的大手來說：「馮同志！我對妳的天才和美麗表示敬意！」

在掌聲中，我祇有嚴肅的伸出手去，他放到唇上吻了一下，我便再和夫人握手，然後被介紹給老將官和太太們握手，我看到侍役端着酒杯盤走來，便乘機將手絹藏進袖筒裏。這時馬林諾夫斯基舉起杯來說：「爲斯大林元帥乾杯！」

我跟着舉起杯來，剛放到唇邊，一股辛辣的氣味直攢鼻孔，將軍們高舉酒杯喊着「嗚啦！」然後把頭一仰飲水似的一吮而乾，太太們也都面不改色，我乘機將杯裏的酒傾進袖內，跟着舉起空杯來。將軍們已把空杯對着文工團，紛紛大聲叫着：「乾杯！」同志們爲難的皺着眉頭，在接連的歡呼聲中，終於把酒喝下去，馬列等噙得眼淚都流出來，張淑芹

等轉過身去嘔吐着，「宮」內立刻掀起一片哄笑來。

侍從又來斟酒，我婉謝的取過一杯菓汁，馬林諾夫斯基舉杯向我笑說：「馮同志！中國的瑪莉茨卡姬！爲你的天才和美麗乾杯！」

「爲了感謝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和夫人的盛意乾杯！」我舉杯示意，又是一陣歡騰和豪飲，我沒有感到不安，爲毛主席乾杯是應該由丁主任提出的。

晚餐開始，文工團的許多同志不習慣拿刀叉，引起陣陣哄然的怪笑，這種失禮的氣氛，使任何一個稍微有些民族自尊心的人，都會感到難堪，因此我心情沉重，面色更加嚴肅，忽然馬林諾夫斯基夫人在耳邊低聲問着：「馮同志！妳有幾個孩子？」

我正在感到問得突然，丁主任却替我回答說：「她還沒結婚。」夫人回頭用俄語談了兩句，又哄然的大笑起來。我吃了一口沙喇之類的菜餚，便索然的放下餐碟，這時候音樂聲起，馬林諾夫斯基笑着走到我面前，把手伸出來，我祇有站起來，隨他到池中跳着慢四步，大家拍掌隨和，空氣爲之一緩。

「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爲鬆馳我緊張心情便說：「我沒結婚也值得好笑嗎？」他微笑的說：「我們在博賭，輸贏很大的，我——輸了！」

我知道不會再有好話，因此閉口無語。一曲既終，在掌聲中回到夫人身邊，樂聲重起，有些將軍已把女同志領進舞池去，她們被烈酒灌得臉紅耳赤，脚步錯亂。馬林諾夫斯基陪着夫人去跳，我正在不安，一個虬髯壯碩的青年將官，走到我面前豁的一個立正，便伸出毛手來，我剛放過手去，便被攔腰抱住，緊得眼淚都流出來，那棕毛刷子似的鬍髯，

刺痛我的臉頰，烈烟和濃酒臭味冲人欲嘔，這時拒絕和表示不快是失禮的，但我不相信這會是「聯共」的禮貌，因此我開始抗拒，誰知那粗臂像鋼鉗似的，緊抱得我幾乎昏倒。

忽然一陣喧嘩聲，大家看去是小陳和馬列把肚裏的酒菜，全嘔到將軍身上。呂笑媽的舞伴一個虬髯的矮胖子，突然大叫起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這一來果然他們不敢抱得那麼近了。樂聲剛停，忽然將軍們紛紛接起吻來，我顧全禮節未予拒絕，不料對方乘我不備，竟把舌頭伸進口腔，我感到一陣污辱和忿怒，轉臉用手猛的推開，直走到長案邊，另一個將軍却把我攬到懷裏就吻，我已經有備，使他的舌頭無法接近，不料他用右手猛攫我的乳房，痛得我淚水簌簌，幾乎喊起來，我不顧一切雙手猛力推拒的掙脫開。

恰巧馬林諾夫斯基夫人回來，我向她行禮，伸手攬到池中去，我雖然極力克制，相信臉色一定很不好，我抓住夫人跳了又跳，一面讚美她的風度和美麗，互相談論彼此的身世，致使將軍們無機可乘，直到深夜一時，全體站隊告辭，夫人在握別時，竟解下一隻白金鑲鑽的坤錶，戴到我腕上作為紀念，我怕重蹈宋毓秀的覆轍，便回贈一支派克筆。

回到迎賓館，我躲在房裏，內心說不出的憤怒，我會警惕自己不要將真情過於暴露，但是我總覺得受到了污辱，總在問着自己；革命四十年的「聯共」，為什麼仍然會這樣骯髒？難道「聯共」最尊重的禮節，便是吐舌頭和摸乳房嗎？他們並沒有喝醉，難道是有意污辱的嗎？這種污辱怎樣解釋呢？說出來有誰會相信呢？

翌晨，半數同志都病倒了，張淑芹等站在我房裏流眼淚，張醒芳、沈潔雲等沉默無言，祇有呂笑媽在切齒的說：「×他媽的！那個老不死的舌頭，幾乎給我咬斷！」

陳金莉却另有見解的說：「我奇怪，我們的男同志爲什麼那麼小家子氣，竟沒有胆量去邀請夫人們跳舞呢？」

「妳到真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呂笑媽冷笑着挖苦的說：「那些偉大的夫人們，每一個都重逾三百磅，誰活得不耐煩了，敢去請教她們？」

江濤吐了一口，喪氣的說：「我昨晚才發現，他媽的，俄國屁是香的！」

這時「中蘇友協」和市委等又派人送來請柬，舉行連晚的筵會和應酬，我抱定宗旨就是不參加，理由是有病，同時趁着休息，請假和呂笑媽等結伴到市立醫院去。

大家走到中山廣場，大街上車馬水龍，行人匆忙，其中多是軍車在瘋狂的奔馳，但是我却發現那些拉車的馬匹，竟全部都是瘦骨嶙峋，車伕們則衣衫襤褸，看不見一個年輕的婦女。越過勞動公園，一個乾癟的老婦，跟在我們身後說：「長官！要漂亮姑娘嗎？」

小陳勃然的罵起來：「走開！瞎了眼的！誰要妳找姑娘！」

老婦剛被逐走，公園裏幾個醉薰薰地俄國兵，嘩然的跑來，一把抓掉小陳的帽子，露出髮辮來，大家驚恐的逃過馬路，突然一陣刺耳的煞車聲，竟是王克強和張醒芳被軍車撞倒，捲入車底，拖了數十步遠，陳鍾靈和江濤見我們怔住，便大聲喝促趕快走。

丁主任知道發生了意外，反而責備大家惹麻煩，一面跟市委和「中蘇友協」聯絡，把張醒芳和王克強的屍體送往殮房去，一面找尋小陳，直到傍晚才用担架昇回來，原來她在公園裏被捉住輪姦，全身高熱，面白如紙。

在虎頭山安葬了兩個戰友，我默默地坐在房內，呂笑媽挖苦的說：「妳還難過什麼？」

那種人俄國人強姦她求之不得，今後她血液裏有了俄國成份，更可以向人誇耀啦！」

張淑芹一旁在哭泣着：「……我們這算是什麼呢？是慰勞隊嗎？……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嗎？趕快回去吧！不然我真的也要瘋啦！」

幾個人正在悲嘆，忽然向明發覺馬列跌在廁所裏，小便不停，惡臭薰人，鼻樑也跌壞了，經過醫生搶救，證明是急性梅毒，而被抬到醫院去。雖然我和她分牀而睡，還是曾經用一個浴室沖過涼，想起來不禁全身顫悚。

因為病號太多，丁主任便跟「中蘇友協」等商量，將舞會延期一天，屆時小陳都去參加，祇有我藉病無論如何不去，馬會長親自來催促，結果也失望而去。

翌晨，馬林諾夫斯基夫人有電話來邀約，亦被婉詞謝絕。我抱定決心不再參加任何受辱的「筵會」，寧受任何處分和報復，果然，團內當晚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黨性鑑定」，市委梁部長前來列席，首先報告了國內各戰場的偉大勝利，以及當前黨所交予我們的任務，然後直截了當的指定我，為支部鑑定的「示範」。

經過佈置的批評，像六月的冰雹，從四面八方，沒頭沒臉的向我襲來，兩小時之後才告停止，原則的歸納起來，主要的意見可分為五項：

第一：拒絕「聯共」的友好邀請，嚴重的破壞了中蘇兩國間黨的團結，把代表黨和國家的影響，看作是個人問題，忘却黨員應有的作用，未能從原則和立場上着眼。

第二：黨性很弱，毫無立場，在和蘇聯兄弟黨友誼的交際中，表現極端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失掉無產階級優秀的品質。

第三：嚴重落後的封建意識作祟，對蘇聯兄弟黨有着嚴重的對抗情緒，胸懷自私狹隘，毫無共產黨員光榮的國際主義者底精神。

第四：學習很壞，思想享樂腐化，落後的家鄉觀念非常嚴重，右傾消極思想上升，意志薄弱，經不起和平環境的考驗。

第五：毫無組織觀念，生活散漫，經常不彙報。

多年來的鬥爭生活，將我的臉已經磨鍊得不會紅了，特別是有「新的信念」之後，連情緒激動都很難，何況對方另有居心。綜合過以上的意見，我給自己做了結論。剛坐下去，丁主任却衝動的站起來，指斥挖苦着我：「馮鳳鳴！你的頭腦真未免太聰明，太靈活了！犯了那樣嚴重的錯誤，看你裝得多麼坦然！你還企圖輕描淡寫的拖過去嗎！馮鳳鳴！快睜開你的眼睛，醒醒吧！你以為你還能騙得過黨嗎？黨早就已經都知道啦！你無恥的竟和一個羣衆發生了肉體關係！肚子裏孩子都有啦！你還要企圖瞞騙嗎？」

這時，我不禁瞪大了眼睛望着她，她將手裏的一封信，狠狠地拋到我臉上，最後威嚇的說：「馮鳳鳴！今天你非要向黨有個交代不可！不然就不僅是黨內問題，行政上也要立刻採取行動！你不要以為離開了延安，你就可以無法無天啦！」

丁夢綺憤憤地坐下去，屋內空氣很僵，同志們都駭然的望着我，我抬起地上的信來慢慢地展開，原來是中央醫院的初診報告書，說我閉經的原因，仍然不能作最後的判斷，通知我即日前去會診，信是搬來迎賓館之前發的，丁夢綺今天才拿出來，而且做爲罪證！我不禁輕吁一聲，望着大家一刻才說：「——我和哪一個羣衆發生了肉體關係呢？」



「康家的那個青年！他已經被逮捕全部承認了，妳還要狡辯嗎？」丁主任將幾天來所受到的冷待，儘情的向我發洩。

「狡辯？」我從木然中難過起來：「到大連來才三個多月，但是我閉經却已快要五個月了，主任！妳想叫我怎樣來承認呢？」

「那要問妳自己！那要看妳對黨坦不坦白！」丁夢綺坐在那裏向我咆哮着。

「問我自己？」我的態度平靜，但是語氣却十分堅定和悲哀的說：「我沒和他——也沒和任何人發生過肉體關係，想嗎也許可能想過，這話到死我都不會改變，肚子裏有孩子總要產出來的，當然也可以用藥打掉，——如果一個月以前，給我這封信去醫院會診，事情也許早就證明了，雖然我已經看過中醫，也證明了是閉經，

同時醫生也告訴了我，如果延誤了醫治，頂多我也不過還有五個月的生命，我死了不要緊，還不如死掉一棵草，時代還是要進步！革命還是會成功的！可是我不能背着這樣的一個罪名，不明不白的就死了！現在就讓我到醫院去吧！馬上就可以證明，是私生子還是死！」我淚水盈眶的說到這兒，遽然的掉過頭去，但是立刻又把頭抬起來。

丁夢綺雖然也感到意外，但是却仍然反駁的說：「這麼多年啦，妳從來都是不肯承認錯誤！妳永遠都有理由！妳永遠都以爲妳所做的，別人都不知道，告訴妳，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問妳；寄養在邊區醫院的明兒是誰？那不是妳的私生子嗎？那是妳和誰發生關係生的？妳說！告訴妳！不管妳怎樣秘密；不管妳隱瞞多久，妳是瞞不過黨的！」

我沉默的注視着她，拂了一下頭髮，看見女同志一個個都淚水盈眶，滿臉驚駭的望着

我，詫異着這樣許多的意外，也許在担心我的神經錯亂復發，奇怪我竟敢這樣的衝撞了主任。我正決定說出明兒的身世，丁夢綺可能認爲打擊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便立刻宣佈會議結束，其他問題留待小組會上解決，命我即刻去醫院會診。

## 卅一 醫院待斃 十年幻夢一場空

我默默地回到房間去梳整，沈潔雲、張淑芹、丁紹蘭等隨後跟來，難過的望着我。呂笑嫣忍不住的埋怨說：「我的少奶奶！妳真是——妳怎麼誰也不肯告訴？整天的還好沒事，閉經是會要命的呢！這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呀？」

「在太行山的黃泉，我以爲和從前一樣，不過是辛勞過累，誰知道它會永遠不來了，我到希望裏面真能有一個孩子，可是沒人經手，怎麼會有呢？」我在解釋着嘲笑丁夢綺，可是幾個姊妹們却都心情沉重，無法說笑，立刻陪着我乘車趕往中央醫院去。

在路上，我把三年前那夜在延河邊拾到明兒，寄養張家，以及張淑貞病死，而轉交給魏秀儀的經過，原原本本地說出來。可能在離開延安的早晨，魏秀儀打電話給我，被院方偷聽而洩露的。幾個人聽了不禁大感意外，紛紛怨我不早些告訴她們。

來到市立中央醫院，找到了醫生，登記之後，立刻被領進內室去，半小時之後，來了六位醫生，經過檢驗會診，忙了半天，結果證實確實是閉經，因爲時間延誤過久，被主任醫生痛責一場，並且當時留醫。

我託呂笑媽把花布狗等替我帶來，同時送錢到康家去，代我看望康大娘。中午馬林諾夫斯基夫人打電話來慰問，她從迎賓館知道我住院的。我感謝她的關懷，然後提到康大哥被冤枉扣留的事，請她幫助，她答應立刻派人去查問，並且說要來看我。

由於元帥府的一個電話，醫院對我也另眼看待，傍晚，護士說有一位姓康的女人來看望我。在醫院特別准許之下，大娘提着竹籃走進病室，見我躺在牀上，淚水不禁奪眶而出，我含淚的請她坐到牀邊說：「媽！大哥什麼時候被捕的？您怎麼不告訴我？」

大娘捧住我的手歉意的說：「在妳離開的第二天，公安局就來把他帶走，我去看過一次，才知道是他們逼迫他，說曾經和妳成過親，這是哪有的事？唉！他怎能昧着天良亂說呢？呂同志中午去送錢時，他就被釋放了，過兩天他就來看妳，妳安心休養吧！」

隨後，大娘把呂笑媽託她帶來的花布狗交給我，她就心我延誤醫治，談起這種絕症，民間惟一的救法便是結婚，而且越快越好。我感謝她的關懷，說明醫院正在替我注射鏈霉素，很快的便可以知道結果，最後我不禁黯然的說：「媽！自古人生誰無死？我並不怕死！祇是萬一不能救的話，惟一的心事是希望在臨死以前，即使看不到明兒，也盼望能看得到母親一面，此外便沒有任何奢求了！」

大娘替我拭着淚水，歎息的說：「妳大哥在被捕以前，曾經跟我說過，因為怕郵信不通，為報答妳對我們全家的恩德，他想親自去一次廣東，把妳母親接來，誰知道——」大娘說着不禁又歎息一聲，見我沉思不語，便盛出煲的蓮羹，經護士看過，我勉強的吃了一點，最後我表示大哥南去的事，讓我考慮一下，她才戀戀地離去。

翌晨，我請護士買來大量的水菓，午後，果然張淑芹、丁紹蘭、沈潔雲、陳鍾靈、江濤等都來了，呂笑媽見我收到花布狗，知道大娘來過，便奚落的說：「哈哈！真滑稽！妳怎麼也想不到，老大哥見我們演不成戲，又不肯當慰勞隊，便讓我們從迎賓館又搬回日本屋去了！現在就等延安的電報一到，我們就要開路或者另作打算啦！」

幾個人心情沉重的向我解釋；說了主任忙不能來，其實我知道她恨透了我，那是毫無道理和不可理解的，如果硬要說，那就是這種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我原諒她，因為她也痛苦。我輕吁一聲便請大家吃水菓。忽然呂笑媽、張淑芹等伏到牀邊，機密的對我說：「這種病聽康大娘說，叫乾血癆！看起來像好人，但是却一天一天的瘦下去，神仙都沒藥醫，祇一個方法能治得好，就是立刻結婚，據說祇有藉着男人的陽氣，才能逐漸好轉！」

爲了求生，我不禁有些意動，但是却苦笑的推開呂笑媽，張淑芹確鑿的說：「真的！鳳鳴！別再這樣固執啦！即使有一點希望，都應該試一試，現在還顧慮什麼呢？」

「淑芹！」我感激的說：「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祇是有一種生還不如死，我想過了，如果那樣做，也許會挽救了我的殘生，但是她們那不是可以證明，我懷孕是實在的了嗎？那時候我真是百口莫辯，要被弄到——我自己不要緊，我怎麼能對得起母親？怎麼對得起患難十年的好姊妹呢？讓明兒將來怎樣做人？因此我寧願聽天由命，醫治不好就清清白白地死去！屈辱的日子，我實在永遠都不想再過了！」

張淑芹黯然無語，呂笑媽却說：「如果不住醫院，我們可以強姦妳！這真是命啦！」我捶了笑媽一拳，便和她談起去大娘家見到大哥的情形。

……一週之後，大哥隨大娘來看我，雖然經過多日的休養，他的臉色仍然慘白，神情清瘦，惟有眉目間軒昂的氣質，彷彿又經過一番烈火錘鍊。我把給母親的信交他看過，他已經找好了南去的貨船，預計最多一個月的時間，便可以趕回來。

我向他致謝，並且解釋母親在鄉下的情形，將鑽錶交大娘變賣，讓他兌些金塊縫在內衣裏，然後看着他默默地隨大娘離去。

……在大哥南去的半個月，雖然經潮仍無跡象，但是內心却充滿着希望。大娘和呂笑嫣等隔日必來，同進午餐，替我買來許多名貴的衣物，使我覺得時間並不過於寂寞，直到一個月過去，我便開始煩燥失眠，疲憊無神，而且每餐的珍饈美饌，任憑她們怎樣勸說，我都無法勉強吞嚥，體質也在急劇的轉弱中，而同志們突然的也都不來了。

隔了兩天，我覺得病室裏沉寂得可怕，便讓護士把花布狗拴在手腕上，忽然發現呂笑嫣神情黯喪的站在門邊，使我預感到團裏可能又有意外發生。她走在牀邊，無心去吃水菓，半天才苦笑着自語似的說：「完啦！文工團完啦！陳金莉和歐亞帶着公款走了！」

「——携款潛逃？」我怎樣也料不到他們兩個會弄在一起。

「一定要那樣說，也沒辦法！田忠和丁紹蘭接到家信，知道父母被清算打死，當晚服毒自殺啦，黃昏和沈潔雲失踪啦，兩個新同志走了一對，張淑芹大哭一場，怕責任無法交代跳井自殺了，胡坤英和陳鍾靈也不辭而別，江濤徵求我的意見，我們已經離團同居了，現在祇剩下老油條滄浪，梅毒入骨的馬列，還有那個見了誰都恨的綠萍和丁主任了！」

呂笑嫣見我垂淚不語，不禁苦笑的說：「——妳以為我們做錯了嗎？」

我輕搖着頭，無限感慨的說：「不！我是覺得生死患難十年，竟落得這樣——」

呂笑嫣不能久待，也不能常來看我，拿了幾張大額軍票便離去了。我却一直陷在一種苦重的回憶裏；十年的時間恍如一場春夢，它終於破碎了！而且破碎得這樣快速！——我不明白這個原理；一切事物最後破碎時，都是極快速的。從東江縱隊到「魯藝」，多少青年人倒下去，僅僅週圍我所知道的，譚翠紅、金蕾死於掃蕩；林珍玉被肅殺了；袁姍、吳艷冰殘廢了；前進被送走，林培玉被迫叛變；王亞男一直被扣押；于蘭自殺；于金耀病死；朱非被牆打死；金越死於戰場；王佩苓、劉戀再也不會積極了；柳若鳳成爲神經病；陳美芸死於俄國鎗下；張醒芳、王克強被車死；田忠、丁紹蘭服毒自殺了；張淑芹跳了井，……比起他（她）們來，我的生命真是很幸運的了！

但是他（她）們不是死於日軍手中，而是被折磨和陷害死的！幾乎都是被自己人殺死的！難道這就是革命十年的結果嗎？這是這些青年們的過錯？還是革命就必須如此呢？

當然，在這些受難者之中，祇好了張溶等極少數的一、兩個人，爲什麼像他那樣的人反而會好呢？我百思不解，心情反覆的演變着；受盡十年的痛苦，流過那樣多的血汗；吞嚥了無數的眼淚；忍受着數不盡的折磨；做了數倍於人的努力；葬送了青春的前途和生命，這一切對於危難中的民族和廣大的同胞，究竟使他們實際上獲得了一些什麼福樂呢？對個人來說，又究竟有着多少真正的意義呢？擺在這無數事實面前的惟一的解釋，便是共產黨的思想和做法，都有着很多十分嚴重的謬誤！它不但不能挽救中華民族，反而會使億萬同胞和他們的子孫，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

在大哥離開的第二天，市委會轉來中央組織部的電報，表示儘知團內一切，要我即日隨團啓程返國，並謂公佈令已發佈，我被晉陞爲「魯藝」文工團上校副主任，負責「魯藝」的訓練工作，一切問題回去解決。我讓護士將「診斷書」拍電報給中央組織部，說明因爲醫院的信被領導上扣留，以致延誤治療而生命無救，同時解釋明兒的事。

由於團內的變化和大哥南去時逾兩月，始終音信杳杳，使我的心情愈加頹喪，想到閉經已逾十個月了，生命的期限早已超過，更使我陷入絕望之中。

十一月六日晨早，護士替我梳洗，我覺得面部不適，從鏡中模糊的看到有些虛腫，除了胸部之外，四肢已開始失去了知覺，又不時的陷入神遊虛脫，我知道，神智雖未完全消失，死亡却已經很近了，可是，我仍然在熱切的盼望母親的來臨！……似乎在醫生注射之後，恍惚的看見大娘和大哥站在面前，我突然清醒起來，充滿希望的說：「大哥！媽、媽來了嗎？」

「伯母十一點半鐘到，我和媽立刻趕來看妳。」他的聲音很低，而微含着激動。

「媽！這不是做夢吧？」我的神智已經無法分辨夢境和真僞了。

「是真的！」大娘含淚的點點頭，撫着我的手，我微微地覺得有些痛楚，同時感到一陣難言的興奮，心情豁然開朗，讓護士通知院長，我要去看望母親。

院長和幾位醫生來了，他希望帶母親來醫院，但是大哥說母親經過長途的風浪，健康也不好，如果看到我在醫院裏，也許會發生意外，在我的懇求之下，院長檢查了一下，替我注射了一針，命醫生和護士跟去照料。

在救護車上，我蓋着水獺大衣，大哥告訴我，他抵達廣州鄉下時，被軍隊當間諜扣留，幸虧買通軍人給家裏送信，由姨丈等聯同保出，然後才和母親由香港趕來。

這時我說話已經極感辛苦，祇有衷心感激的望着他。當我從康家北屋門外離開担架，站在門邊時，才發覺醫生爲了免得我驚懼，一直隱瞞着的病情；那強烈的雲光和冷風，使我陷入昏眩和飄忽之中，繃衣和皮帽壓得我痛苦不堪，兩腿顫抖不支，我不願意母親看到我病得這樣，但是這時不要護士攙扶，已經不可能了。我痛苦的轉臉時，看見那些年輕的隣居們站在門外，驚恐的望着我，却惟獨不見母親，我望着大哥，他低聲解釋的說：「伯母在屋裏休息，她受不得這樣的寒冷呢。」

大哥將我抱進門內放下，輕聲的向屋內招呼着：「伯母！鳳鳴回來啦！」  
香子和裁從屋內跑出來歡呼着：「啊！姐姐回來啦！……」

「媽！媽！」我不禁熱淚撲簌簌地落着叫起來。

「鳳鳴！鳳鳴！我的孩子！……」果然是母親無限溫慈和熟習的聲音。我被攙進內室門邊，看見媽臉上有一塊白布，怔怔地坐在炕邊，向我伸着雙手，我不禁淚如雨下，不知從哪兒得來的神力，藉着攙扶，一個踉蹌，一頭撲到媽的懷裏，跌跪在地上。

護士把我抱到媽懷裏，媽用顫抖的雙手，撫着我的長髮和面龐，顫聲的說：「鳳鳴！我的孩子！媽以爲今生看不到妳了！啊？孩子！妳、妳是病了？這樣重的藥味！」

「媽！我、我在醫院工作。」我由半昏迷中掙扎起來，望着母親的面頰，原來她的兩眼被用寬的紗布包紮着，不禁顫抖的說：「媽！妳的眼睛——」



「瞎啦！盼望妳盼瞎啦！不要緊，雖然看不見妳，但是我可摸到妳的，妳胖了，胖得似腫？我的孩子！妳是在病着？」母親無限溫慈的撫着我，聲音裏開始充滿了疑惑。

我望着母親的臉，但是，她祇是愣愣地。我不禁又流起眼淚來。母親長吁一聲，安慰的說：「好啦！鳳鳴！不要哭，妳乾媽呢？」

「我在這裏！姐姐！」大娘在一旁拭着淚水說：「妳十年沒有見女兒，好好談談吧！我來照顧親友們。」

母親客氣了兩句，大娘和醫生們便走出去。我被放躺在熱炕上，聽母親興奮的訴說，十年前的除夕，她要去西華寺看我，不料戰事遽起，後來曾去姨丈家查詢過幾次，不料竟無人知道我的下落，她求了無數的神，替我算了多少回命，都說我還活着，而且在西北邊，但是她因為內心牽魂動魄的懷念，終日流淚不止，不久眼睛便被矇住了。自從獲知我的下落之後，心情豁然，枯萎的淚線又開始濕潤，北來途中，大哥照顧無微不至，前兩天，在船上施過了手術，醫生說雲膜這一兩天裏全褪完，紗布就可以拿掉了。

隨後母親又談起家人，祖母和外婆都已經去世數年，表姊妹們也都早已出嫁了，姐姐有九個孩子，張家已經破產。最後母親撫着我說：「鳳鳴！妳幾個孩子啦？」

我聽得很辛苦的沉默着，媽見我不回答，便繼續的說：「妳大哥對我說過，但是不從妳嘴裏說出來，我怎能相信呢？」

在極度的疲憊裏，我竭盡心力的說：「——媽！記得十年前，離家那天，我向你發誓，我雖然犯了很多過錯，可是，離開時是姑娘，現在，交給妳的，還是姑娘！」

母親對於我的未婚，似乎頗感不安，我提起明兒的事，她聽說留在延安，便問我可有意中人，並欲作何打算？這時，我感到一陣突然的迷失，竟至完全失去回答的能力，恍惚看見護士向母親說什麼，一會兒又清醒過來，那個長髯的中醫又出現了，一會兒又是院長，然後又陷入半昏迷之中……

突然我的神智又完全清醒過來，天色已經黎明，我又被抬回醫院，仍然躺在牀上，房內站滿了人，心神的疲憊，似乎已經消逝，我掙扎着要起身，護士搖起牀頭來，使我半倚的，看見一邊站着院長、醫生和護士們，另一邊是呂笑嫣、香子和一位穿長袍的神父，大娘扶着母親，在牀邊抽啼着，室內寂靜，大家肅穆的望着我，街頭隱約底傳來遊行隊伍的口號、歡呼聲、樂隊聲。……窗外枝頭上一片白皚，雨雪仍在霏霏地降落着。我看了一眼腕上的花布狗，便向走近的院長問着：「院長！我要離開人世了嗎？」

院長歉意的說：「我很抱歉，對於你的病，醫學界尚未能研究出有效的治療方法？」母親這時却忍不住的慟哭起來：「啊！我的好孩子！妳爲什麼要瞞着我啊？……」

「媽！請原諒我吧！媽！」我忍着淚水和激動，忽然看見母親已除去眼上的紗布，露出一雙黑瞳，她仍然那樣的慈祥和美麗，祇是清瘦了許多，我不禁興奮的說：「媽！妳的眼睛真的好啦！」

「啊！我的孩子！我寧願失去眼睛，我寧願折了陽壽給妳！」母親哭着昏倒在牀邊。想到和母親分離十年，一旦見面又要訣別，心內一陣酸楚，不禁悲從中來。院長親切的走近牀前說：「馮女士！妳有遺囑嗎？現在請說吧！」

母親全身顫抖的被扶坐在一邊，我抑制了片刻，才平靜而感激的說：「院長！感謝你，各位醫生、護士姐妹，幾個月來對我的愛護，請代我報告上級，團方扣留醫院的信，才使我耽誤了治療，責任不在醫院！」

院長嚴肅的點點頭。我望着呂笑媽，在她走到牀邊時說：「笑媽！謝謝妳這些年來，對我的愛護，告訴姊妹們，我們同屬不幸，若有過失，不值得記在心上，……看到坤英，告訴她，在東江幹校，我沒把她的話對人說過。」

呂笑媽拭着淚點點頭，我繼續說：「把我去世的事，告訴魏秀儀，好好撫養明兒！」呂笑媽含淚退到一旁，我對大娘說：「乾媽！感謝妳心地這樣良善，待我像親生的女兒，一年來，累妳操心勞神，妳的恩德，來生再報吧！——大哥呢？」

大娘拭着淚轉身望時，大哥走到香子身邊。我感到一陣愧疚的說：「你讓我在死以前，能償遂心願，看到我的母親，你爲我死而無怨，我要求你的太過了，我感激你，我欠你的恩情，但是我，我還有所求，我求你先答應我……」

大哥爲難的望着我，又看了母親一眼，才點了點頭。我感動的說：「……我死了以後，希望你，把我葬在大嫂和陳美芸她們中間……不要拿走，我手上的布狗……碑上寫着，你的亡妻馮鳳鳴！」

大哥困難的說：「爲報答妳對我全家的恩德，我自問，我從未敢那樣想過。」  
「我相信你的人格。」我感動的懇求說：「所以我求你這樣寫，我必須屬於一個人的，我必須……你答應過我的！」

大哥望着母親和大娘，低下頭去點了點。這時我才滿心寬慰的說：「謝謝你這樣寬大……我死了，請你代我伺奉母親，雖然我們僅有夫妻的名義，可是我，爲保全人類的良知和自尊而死，我未做過欺天害理的事，也不敢辱沒你，……可惜，我沒什麼敬送你，祇有保存了十年的幾本日記，會有人送給你，留做紀念吧！我的一切，都記得很清楚，……那是無數的人的痛苦和教訓；無數青年的生命和血淚，……如果值得，將來你把它寫一部書，使青年人，不要再受我們這一代的痛苦；不要再重複我們這一代的錯誤……！」這時我感到一陣昏眩的襲擊，聲音斷弦似的停住。

母親搶呼着撲上來：「鳳鳴！鳳鳴！我的好孩子！……」

我又被哭聲震醒，望着母親微弱的說：「媽！請原諒我吧！我年少不懂事……太任性，累了妳一生，沒盡過一天孝道，告訴爸爸、姐姐，過去……我錯了，我錯了！他們是該同情的，請他們原諒我，請祖母！外婆！……原諒我吧！……」

「鳳鳴！」母親放聲慟哭：「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妳這樣年輕，我怎能失掉妳！」母親又哭昏過去，我彷彿告別似的，輕輕地唸着「……沒有一點痛苦，好像……一切在消散中，媽！再見吧！明兒！你這樣美，這樣高了，明兒！……」我微笑着，神父走到牀前，舉起手來……我的眼睛已看不到甚麼，耳邊似乎響起悠揚的音樂聲……

尾聲——

那是大連市遊行的隊伍，正在走過街頭，——今天是十一月七日，偉大社會主義祖國

蘇聯的革命節。當歡呼聲此起彼起時，也就是馮鳳鳴在中央醫院，停止最後呼吸的一刻，外面雪雨正濃，大地萬物，彷彿披上皚皚的素妝，山川草木，也好似爲這一代青年人不幸的遭遇，在含淚暗泣。

一週之後，虎頭山上，康大嫂和陳美芸、張醒芳、張淑芹、丁淑蘭、田忠、王克強、的墳邊，又添了兩坵新墳；一坵是馮鳳鳴的，另一坵是她從萬里之外而來的母親的。

馮太太在愛女鳳鳴死後，日夜慟哭，寢食俱廢，到第五天終於藥石無效心碎而死！

虎頭山的九坵墳，埋瘞着一個慈母；一個賢妻；五個純潔天真的少女，兩個青年。她們都是生長在這個錯誤、悲慘的、罪惡、暴亂的、瘋狂、絕望的、血腥、恐怖的、可咒詛的、最黑暗的狂飆時代之中，而被殺害的億萬無辜的同胞之一。二十年來，她們默默地屹立在祖國邊沿風濤不息的海邊，遙望着她們的家鄉和同胞；遙望着那苦難深重的民族；遙望着那些仍在苦鬥不屈的勇士；遙望着她們的親人和在萬里之外那個無父無母的明兒！寒暑數移，桑田滄海，墳墓已被夷平，白骨亦變做泥土，但是無數歎息、悲憤、忿怒、吶喊所化成的長風，却仍在常年不息的吹過人間，宛如欲喚醒一切後來的！

——請留意下集——

文  
輯整理於一九六七年元月香港

BEHIND THE SCENES AT YE NAN

by

Wen Han

*Copyright Reserved*

Published by

New Tide Publishing Company

Hong Kong

1st edition. May 1967

狂  
飆  
時  
代

作者 馮鳳鳴  
出版者 新潮出版社

印刷者 東南印務出版社  
九龍彌敦道三三四號地下  
電話：八五二二四九

發行者 同德書局  
香港高士打道六四號

九龍砵蘭街二六九號  
電話：六五二七五一

星馬總代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歐美總代理  
民國五六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